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沧海人生

— 刘 海 粟 传



石楠，女，1938年生，安徽太湖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传记小说《沧海人生——刘海粟传》《画魂——潘玉良传》、《美神——刘苇传》《寒柳——柳如是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一代名优舒秀文》、《回望人生路——亚明的艺术之旅》、《石楠女性传记小说选》；中篇小说集《弃妇》、《晚晴》；散文集《爱之歌》和未结集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有百余篇。其中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曾获省级文学奖、国家级刊物和省级刊物最佳作品奖、一等奖、特等奖，《沧海人生——刘海粟传》是作者最有代表性的力作。

出版说明

本书系采用台湾地球出版社 1994 年的版本，封面为原设计（设计者洪光贤），为了适应横排本的需要，做了少许调整。彩色照片全部为后加的。

这是一部传记小说。著名传记作家石楠以挚热的情感，描绘了刘海粟为中国新美术运动顽强奋斗的一生，以及他的亲情、友情、爱情。

刘海粟是我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学贯中西、艺通古今的一代艺术宗师。他 17 岁创办上海美专，首倡人体模特儿和裸体画展，为捍卫中国新美术的成长，力搏群丑，与大军阀孙传芳展开激烈论战。他是位伟大的爱国者，为了抗日救国，只身赴南洋举办募捐画展，屡遭日寇、汉奸的迫害，所得巨款悉数献给祖国。他以“不怀庆赏爵禄，不顾非誉巧拙”的决心，努力发扬传统画学，介绍西方浪漫主义和印象派的艺术理论，融通结合，创新立说，为弘扬中华文化，沟通中西艺术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他视艺术为生命，虽磨难迭起，毁誉丛生，三度中风，九死一生，仍然顽强奋斗拼搏不息，九三高龄犹十上黄山，纵笔挥洒。他以长达三分之二以上世纪的辛勤劳动，创作了无以计数的国画、油画、书法、诗词艺术珍品，把美奉于社会。他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难而成为伟大。他的百年人生犹如他的笔底风云，撼人心魄。

编者

刘海粟传

序章 赤子心祖国情

刘海粟乘坐的小飞机悠然地盘旋在大峡谷的上空。

以世界奇景著称的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西北部，科罗拉多河流过谷底，犹似一柄利斧，劈开了幽深、不同地质年代的地层，悬岩、陡壁、绝岩、山峰耸立两岸，仿佛不同版本不同色泽的亿万册图书，层层叠叠垒在两岸一般。在阳光的沐浴下，不同色泽的岩层，随着光照的移动，强弱变化，时而缥缈，时而迷离，时而明丽，宛如绚烂难懂的现代绘画画廊一般。

海粟老人游历过大半个世界，他十上黄山，足迹遍及东洋西洋，诸多世界奇观奔腾于他的笔底，尽入他的画卷。他十七岁创办中国第一所艺术学府，首创人体模特儿写生，被封建伪道学们斥为艺术叛徒、螫贼，视为名教罪人。他而立之年就被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喻为“东方画坛之狮子”，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称作“中国文艺复兴大师”。九十岁时他始发现自己学问之不够，决心从头学起，开始新的艺术征程。到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游览，描绘这一世界奇观，是这位九十五岁老人的又一个小小心愿，他终于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如愿以偿了。

大峡谷的风和阳光都是闻名的。阳光在峡谷间恣意地流淌，穿过机上的玻璃窗，洒了老人和夫人夏伊乔满头满身。他头大嘴阔，满头银发，红光满面，双目像年轻人那样熠熠生辉，仿佛有两簇永不熄灭的火焰在里面跳动。细碎的汗珠从他那大艺术家宽阔才华漫溢的前额涔涔渗出，他自感体内正洋溢着生命的勃勃活力。他抬手松开了红黑交织的英格兰领带，解开了乳白和奶黄相间的阔格子衬衣的领扣，夫人帮他脱下了夹克。他把眼睛贴在舷窗上，双目炯炯望着窗外的视野。大峡谷雄浑恢宏的气势震颤着他。

这是怎样的奇观啊！他只觉得从眼前流过的仿佛是马蒂斯、梵高、马奈、莫奈、毕沙罗、西斯莱、伯特·摩里索、塞尚、德加、吉约曼……的色彩，原红、原黄、原蓝在盘旋，在回荡，没有平薄的表面，没有感情的节制，丰富的颜色粗粒在强烈阳光中颤动，耀得他眼花撩乱，他感受着它们溢放出的炽热光圈、空气和蓬勃的生机……他似乎听到了大自然的肝脏在搏击着浓浓的热血……

突然，金光辉煌的峭壁间有簇绿跳进了他的眼帘。他的心怦然一动，绿使没有生命的陡壁悬岩倏间活了起来，他急切地想看清它！

飞机刚一在山顶着落，伴随他同来的崇拜者们，就推着轮椅迎了上来。他迫不及待地指着泛着生命之绿的峭壁说：“我要就近去看看那棵顽强的植物！”

哦，它竟是一棵脱了皮折了筋的柏树，几近枯干的树干上，缀看簇簇新绿。他兴奋得像个天真烂漫的孩童，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奇迹！奇迹！这真是生命的奇迹！”他挥舞着双手向它欢呼致意，“多美的一棵古柏啊！我要把它画下来！”

他举笔凝望着古柏，他的心弦激动得阵阵颤栗。在别的植物无以生根立足的陡壁间，它活着，默默扎根向上，给大峡谷高唱生命之歌，数百年的风霜、雨、雪，也未能动摇它生存的信念，它屹立在那里，这是何等的伟大和顽强精神啊！

油画布布上辉煌的阳光。

你的生命为何如此的倔强？你一定是在寂寞冷落的历程中孕育了如此顽强的生存意志，才不畏风沙、烈日，而悠闲地奉出新绿！你是在以满腔的爱在回报阳光的抚爱，以挚情答谢岩石的养育之恩吧？……大峡谷特有的风沙呼啸着。

海粟老人眼里漾着泪花，心潮汹涌澎湃。画笔在他手里不停地飞动。夫人给他穿上夹克。观看他作画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同肤色的仰慕者在他的身后围就了一道半圆形风墙。他纵情地画着，没去在意愈刮愈烈的风沙，完全忘情在色彩飞腾之中，那些吹打在画布上粗粗细细的砂粒和着强烈浓郁的原色颜料，在画面上造就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给大峡谷凭添了一种粗犷、原生的魅力。他一口气画了两幅，仍意犹未尽，又突然想画国画。可宣纸和毛笔还远在数十公里外的旅舍中。伴他同来的崇拜者中立即有人驱车去取。纸笔取来了，两张油画也修整好了。

他兴致勃勃，右手握笔，左手掀起夹克衫的衣襟，挡住风沙，毛笔在被吹得哗哗响的宣纸上飞动，很快，一幅气势磅礴的大写意山水画画就了，又在画的上端即兴题上了：

天下奇观大峡谷，笔墨淋漓刘海粟。

九十五岁何尝老，兴来往往欺造化。

围观者中响起了各种语言叫好声和掌声。他又拿起宣纸，想继续作画，夫人拦住了他，“风沙太大，不能再画了，吃不消的！”同来的朋友也帮着夫人劝他：“您可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啊！我们得为您的健康负责。”

他无可奈何地放下画笔，扶着轮椅扶手缓缓地站了起来，对着大峡谷赞叹不已：“啊！大峡谷，鬼斧神工！站在你的面前，我才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人的渺小，真真沧海之一粟也！”

围观者中有人用英语、日语祝他“健康长寿”，他转过身，也用英语、日语滞洒地答谢他们。

风鼓起他们的衣衫，掀动着他们的须发，砂粒抽打在脸上，麻麻辣辣的，围观人群仍依依不舍散去。一位朋友请老人坐好，推起轮椅，他们这才让开一条路，慢慢散开。

老人被扶进车里，就在车门快要碰上时，有人向他的小车飞奔而来，大声地说：“刘大师，请您老等一等，我有话跟您说！”

老人的耳朵听力虽已减退了许多，但他的目力很好。他连忙伸手推开车门，倾身向外，微笑地望着因跑得有些微喘的青年同胞问：“你认识我？”

青年摇摇头说：“我不认识您，但我知道您。我参观过您的画展，很喜欢您的书画，也算您一个神交知音吧！我上月从祖国来，国内有关您的传说很多，我不知道是真是伪，很是困惑……”他看看前后，小车上的人都下来了，因而遂停住了话头。

“哦？”老人一惊，他诧异地理住那青年的手，“关于我的传说？进来吧！搭我的车回城，车上我们慢慢说。”

“不，我是访问学者，就要回去了，刚刚到这里，大峡谷的风光还没看呢！”

老人拉住那人的手不放，他急切地问：“都说了我些什么？请您告诉我。”

关于那些传说，他们从台湾飞到洛杉矶没几天，夫人就有风闻。她深知那是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莫须有的谣言，她最了解老人那颗赤子之心，为

了保护老人精神不受刺激，她对他封锁了消息。此时她慌了，绝不能让那些“传说”去伤害老人，她连忙对那青年人说：“这里风大，老人在风中待了整整半天了，我们借住在洛杉矶蒙特娄公园，请您经洛杉矶时，就便上家里谈。我们很想听您说说国内的近况。”

那人立即领悟了夫人的意思，连忙道歉：“请大师原谅我的冒昧，打扰了。”就要从老人手里抽出手。

老人却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说：“既然您是我的神交知音，为何不坦率地告诉我？”

那人被他的真情打动了，近乎喃喃地说：“我只是想知道，您还回不回国去？”

老人这下真正地震惊了，从他眼里猛然迸发出两簇痛苦夹着愤慨的光柱：“难道有人怀疑我不爱我的祖国？……”他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委屈的泪水像两条小溪无声地从多皱的眼窝里流了下来。

那人吓慌了，他没想到他的这个问题如此震撼了老人，他又伸出一只手，双手抓住老人的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我就放心了，那些传说您就别去理睬了！”那人使劲缩回了手向他扬了扬，“保重！”转身跑开了。

老人像只受了重创的狮子，郁闷回游在他心头，久久不肯散去，困惑和痛苦扰着他。他的同胞，或许还有他的朋友都“传说”他些什么呢？他们为何要“传说”他呢？

蒙特娄公园，阳光灿烂，碧草如茵，宁静又温馨，是休息疗养的好所在，可老人就是不能从那沉重的阴霾中解脱出来。他总是被人误会，在他的一生中，有许多时日都是在他人的误会中度过的。也许就是那些误会给他造就的痛苦，使他获得了艺术的灵感和创造的力量，也许，他又被误会了！

他挪动着轮椅，从画架上抽出他读过多次、总随带在身边的法国著名批评家李尔克撰的《罗丹传》，又读了起来。他的目光又一次久久停留在曾多次引起他强烈共鸣和深深感叹的那段文字上，“罗丹未显著以前是孤零的。光荣来了，他也许更孤零了吧。因为光荣不过是一个新名字的四周发生的误会的总和而已！”他又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他的名字已蜚场宇内，已不孤零了，他也深深铭记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得以痛苦为代价，但是，他想像不出那些“传说”的内容，难道有人对他近年的游历、画展产生了误会？从去年，他重访西德到现在，他孜孜不倦地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在奔走、呼号，他希望世界上多一些人认识、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灿烂和伟大，若不是自谦，他敢说自己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功臣。他这样评判自己，也问心无愧。他爱中华民族，爱生他养他的祖国，尽管他的人生有坎有坷，有祸有福，有笑有泪，受过委屈，可他爱得如诗如画，无怨无悔，他的爱，就是他自己超乎一切的选择，他不能忍受对他这种爱的怀疑。他不允许，不允许，那是对他那颗赤子之心和人格的亵渎！他在心里呼喊着他已是近百岁的老人，就要走到人生的终点，为何有人还不放过他？还要在他心上再捅一刀！误会！他已经不起误会了，他的心颤栗着，渗出了串串委屈的泪花。

上卷

艺术叛徒胆量大，
别开蹊径作奇画。
落笔如翻扬子江，
兴来往往欺造化。

……

——郭沫若：题海粟画《九溪十八涧》

第一章逃婚

—

秋天，总是和呼啸的风，蒙蒙的雨，瑟瑟的寒意连在一起的。

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的一个黄道吉日，也下着蒙蒙细雨。江南小城常州轻笼着沉甸甸的烟雨，城里名胜红梅阁的翘檐飞翠裹着一层湿漉漉的雾气，溢渗出大大小小像汗滴样的水珠，梅的叶子已经凋零，留在枝头的只是多数不屈的顽强者，香雪海的景致还很遥远。肉红色的石板街道溜滑溜滑，泛着惨白的光亮，低凹处积着污水。落叶零零落落，也有的被风卷成了堆，浸泡在雨水里，行人恣意踩着它们，但它们已失去了呻吟的力气了。小摊上到处是常州产的梳子篦子，撑着褐红色油纸伞，拖着沉重油靴的小贩，操着水乡好听的声音吆喝“梳子、篦子要哦！”在叫卖。天宁寺的钟声悠远而沉重，震得空气似乎都打着颤。唯有地处闹市的青云坊二十八号刘家，洋溢着一派喜气，他们家的小少爷季芳这天娶亲。

刘家祖居安徽凤阳。明朝洪武三年，他们的远祖随朱元璋的爱将汤和南下，镇守常州，落户西营，人称四营刘氏。后来季芳的曾祖父刘运帷买屋青云坊，才迁居城里。青云坊是条热闹的街，有座很有气派为表彰烈女节妇的青石牌坊。大运河就从身边流过，站在刘氏家门口，就能看到架在河上的浮桥和往来穿梭运河上的船舸，听到此起彼落的捣衣声。

刘运帷虽只做过小武官，但他却具有名士的修养和风雅。他在府内修建了两座楠木大厅，取诸葛孔明“非宁静勿以致远”之意，清华亭书法家许威题写了“静远堂”三字，制成金字大匾，悬挂堂上，很是气派。这在常州城乡，是绝无仅有的。但刘家到了季芳父亲刘家凤青年时代，家境已开始衰落，但仍不失丰衣足食。

刘家凤幼读诗书，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又赞同、拥护洪秀全的主张，他十三岁时，太平军护王陈坤书攻占常州，他毅然投了太平军，随军转战经年。军败回到故乡，娶了著名学者洪亮吉的小孙女儿为妻。他鄙薄功名，无意仕途，甘于经营族中钱庄维持生计。他的弟弟刘家麟和他却迥然不同，他做过一任知县，卸任回来，还要人叫他县老爷，处处要摆县太爷的架子，总是埋怨哥哥不去捐官，指责哥哥没出息。

这天，刘府从大门起，每一间都布置得焕然一新。每间的回廊上都悬挂着红绸宫灯，每扇门扉上，都贴了洒金红喜联。大门上的喜联，

右为：鸾凤和鸣，鸳鸯福禄，天作之合；

左为：三星在户，百年琴瑟，关雎志喜。

新房门上的喜联，

右为：绰约佳人，夸雪奇姿，黛写远山人似玉；

左为：风流才子，快乘龙壮志，花迎小阁梦初香。

祖宗堂里，铜烛台上插着印金的巨型红烛，八仙桌上摆满了精美丰盛的果品，正中祖龕上陈列着刘氏祖先的牌位，和着朝服显赫者的画像。

新房是一明一暗两个房间，陈设着新娘家前一天送来的妆奁、陪嫁。桌上铺着手绣的桌布，床上挂着手绣的凤穿牡丹图案的帐沿，叠放着整齐的锦衾和绣枕。桌上摆着玲珑精致的小摆设和巨型红烛，显得花团锦簇。

正中大厅权作招待宾客的处所，摆满整齐的桌椅和杯筷。厨房里堆满了

各种食品和佳肴，热气蒸腾，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刺激着宾客们的食欲。

在这常州城乡的大家小户，叙起来和刘家也都非亲即故。道贺的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细雨蒙蒙，如烟似雾，秋天的日子越来越短。新娘乘坐的火车还没到站，迎娶的花轿早到火车站等候去了。“呜——！”一声悠长的汽笛有如报喜的钟声响起了一般，刘府立刻忙活起来了。倏然间，彩灯齐放，红烛高烧，早就卷在竹竿上的数万响喜鞭扛出了大门，锣鼓、唢呐一齐奏起喜庆的曲调。青云坊欢动了，前后几条街也欢动了，看热闹的人像沸腾的潮水推涌方舟簇拥着披红挂彩的四人抬花轿，向着刘府缓缓而来。深红的枣子和白胖胖的花生果，随着轿帘的掀起，洒向欢乐的人群，人们抢着这象征吉祥和早生贵子的喜果，欢笑着。

祖堂上，高烧的红烛漾闪着酩酊般辉煌的火焰，回荡着欢乐。

新娘进了祖堂，就要行三跪九叩合卺大礼了，却发现不见了新郎官。

刘家凤的心一下子提拎了起来，紧张地拽了司仪一把，小声地说：“盘官不见了，怎么办？”

司仪也感到了麻烦，向人群里掠了一眼，突然灵机一动，像唱诗一般地宣布：“新娘长途跋涉，辛苦了，先请新娘休息一会儿，再行合卺大礼！”

合情合理，谁也没有发现破绽。新娘不由心里一热，刘家人如此善体人意，慰藉了她远嫁的悲伤，她感到了一种温馨安慰。

刘家凤感激地看了司仪一眼，小声地说：“我去寻他！”

二

盘官是新郎季芳的乳名，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二月初三生，因生时脐带盘在腹上而得名。他又因排行第九，又叫刘九。父亲一早就叮嘱过他，鼓乐一响，就去前堂迎接花轿。可鼓乐却使他的心剧烈地痛苦起来。那炮仗劈劈啪啪的炸裂声就像炸药炸裂在他的心中，他的心仿佛已炸成碎片一般了，在流着血，抗拒着，他不想去前堂，不想再听到那撕裂他心肺的鼓乐声和轰隆轰隆的炮仗声。他捂着双耳，逃到了后院，掩上了门。

后院不住人，旧时的花园，已经荒芜，几间矮屋，几丛海桐，几簇寒菊，还有一株腊梅，凄清零落。可它是另一个天地，听不到令他心烦的声音，静得又叫人心头发颤。他像一个长途跋涉在炎天沙漠中的人突然走进了树荫一般，依看门廊，闭上眼睛，怎么办？怎么办？他连连自问。

“九儿，”半月前，父亲把他叫到面前，“你该结婚了！”

顷刻间，他心中荡起了蜜样幸福的涟漪，脑海里猛然浮起了一个可爱姑娘的影像。光艳照人的面庞，又亮又黑的大眼睛，秀气的鼻子，樱红的唇，一根乌黑油亮的辫子春风摆柳一般荡在她身后，羞涩又脉脉含情地望……

“九儿，你怎么啦？发什么呆？为父的话你听到没有？”

他羞得满面红云，低下了头，他等着父亲说出那个让他心颤的名字。

“我已给你提亲，女方是丹阳林知府的千金林佳，……”

“啊？丹阳林家小姐？不是玉表妹？”他的脸恍如突然遭了霜打的芙蓉，顿时变得又灰又白。

“九儿，你阿爸不是不知道你的心事，我也喜欢玉儿这个孩子，她聪明，贤淑，又能绣一手好花，我和你妈生前也想到过她，请人为你们合过八字，

可你们八字相克呀！”

“什么八字相克？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们就能过得快乐，我不信那些鬼话！”

“孩子呀，有些事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父亲耐着性子劝着他，“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林佳小姐与你八字相合，林家又是丹阳的大户，她母亲是她父亲最宠爱的如夫人，你阿爸和林家钱庄合作多年，也算世交，门当户……”

“我不结婚！”他嚯地站起来，打断了父亲的话，“阿爸，我再说一遍，我不结婚！你去回掉这门亲事，就说我还小，我才十五周岁呀！阿爸！我还是个孩子呀！”说着转身就走。

“你给我站住！”

父亲的震怒使他站住了。刘家凤是个性格刚烈的人，儿子也接受了他的遗传基因，他一向宠爱这个小儿子，用这样的语气来呵斥他，还是第一次。他的语调立即缓和下来，走到儿子身边，握起他的一双手，轻言细语地说：“按照我们刘家祖上的规矩，男儿十六就已成年，应该完婚，为父给你择好了吉日，就在月底！”

“不，不，我不！”他像一个绝望的落水者，明知上岸无望还要高声呼救一般。他从父亲手里挣脱出手，大声说：“我非玉表妹不娶！”

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顿坐在身边的矮几上，犹似喃喃自语一般：“九儿，你怎么就这么不能理解你父亲？自你母亲去世后，我的身体已一天不如一天，这家的担子就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里里外外，我又做父亲又做母亲，这家里没有个当家理事的女人，哪里还像个家哟！你成了家，你阿爸就去了一桩心事，你父的心就安了，你母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啊！九儿，你应该体谅一个父亲的苦心哪！”

父亲的每一句话，都犹似一把铁钩，撕扯着他的心。父亲爱他，这是真的，他不忍心父亲过于伤心，就不再和他争辩了。父亲以为说服了他。可他怎么会甘心认命呢！他心里只有表妹的影子，他们从小一起玩，一起在绘画传习所学绘画，虽然从没说破彼此的心，但彼此在眼神中早有会意。他要表妹！去找她，说他爱她！待父亲一转身，他就飞跑了出去。

表妹家的大门紧闭着，他擂鼓般拍打着门。任他如何使劲擂打，也没有应声。一个邻人听到声音走出来告诉他：“杨家人送小姐到外地求学去了！”

“外地？什么地方？”他迫不及待地问。

邻人摇摇头。

他这才发现门上那把大铁锁，一种悲哀弥漫了他，他垂下了头，失魂落魄一般，痴痴地站在石铺的台阶上。

“九少爷，九少爷！”

不知过了多久，他似乎听到有人在唤他，他像从梦中突然惊醒了一般。周妈拿着一把油纸雨伞撑在他的头上。“老爷找不到你，急得团团转，我劝他别急，就来这了。”

“你怎么知道我到这里来了？”

“你这傻少爷，你是我带大的，我能不知道你的心！”她是母亲的陪嫁丫头，终生未嫁，带大了他们兄弟姐妹，可谓他们的第二母亲。“小少爷，听我的话，回去，老爷是为你好，你不能淘气，让他着急。再说，婚姻要缘分，你和玉表妹没有缘分啦！”她半拽半拉把他拉了回去。……

虚掩的院门被轻轻推开了，他惊觉地转过了头，见是父亲，潜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九儿，”刘家凤虽然又急又气，很想训斥儿子一顿，但他还是压住了怒火。他舍不得申斥他，特别是这个时候，他缓缓走近儿子，语重心长地说：“你已是大人了，不要耍小孩脾气了！父亲完全是为你好，成了家，就可以立业了！林小姐已进了我们刘家门了，就等着你去行三跪九叩大礼，你可得给父亲这个面子啊！”

季芳愠着脸，大声嚷起来：“我早跟你说了，我不要结婚，更不愿跟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结婚！”

刘家凤急了，但他又怕逼急了儿子会出事，但又不能依着儿子的性子，他不得不求儿子了：“九儿，你让老父怎么办？新人娶进了门，宾客满堂，不举行合卺大礼，如何向世人解释？如何向林家交代？儿子，阿爸求你了！”说着就要跪下。

季芳震惊了，他的心不由打了个惊悸。父亲枯萎的白发，眼中饱含的悲怆，软化了他的倔强。他慌忙拽住父亲说：“阿爸，我去！”

刘家凤喜出望外，拉住儿子就要走。

季芳原地站着不动。他说：“阿爸，你要我去，我只得去，但你得依我一件事。”

“依你什么？”

“不要行三跪九叩大礼，改用三鞠躬。”

这个要求虽然违反祖制和乡俗，但儿子已作了退让，刘家凤唯恐有变，他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回答说：“依你的！”

三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夜，渐渐深了，贺客们已陆陆续续离去，远道客人也到客房歇息了；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和家人也上床了。历经百年兴衰的青砖老屋，静阒得仿佛一座叫人心颤的坟茔。唯一未睡的只有一对新人。喜烛摇着瑟缩的红光，晃得大红喜字有似血染的一般。新郎像尊木雕站在窗前，纹丝不动，目光哀伤而凝滞。他痴痴地看着窗外的院子。天井里有棵铁杆海棠，已脱光了叶子，月亮刚从云层里探出头来，吐出一地的清辉，把海棠的枝干投在了湿漉漉的地上，他蓦地联想到一幅画。

雪停了，院里一片莹洁的白。阿妈边绣鞋面边教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六岁的他，攀着窗棂贪婪地望着银装素裹的院子，随母信口地念着。他念着念着就走神了。那株老梅树上是什么？好像无数的黄蝶簇满枝头，牙雕玉琢一般。雪，在他心里唤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一种奇异的快乐。他稚嫩的心不安了，颤栗了，发出了阵阵欢跳。他忘了母亲就在身边，撒开腿就跑了出去。

阳光从裂开的云层里探出头来，雪变得格外明清耀目。他蹦蹦跳跳地到了腊梅树下，仰起脸，端详着枝头。阵阵幽香扑向他。他张开大嘴吮吸着沁人心肺的冷香，歪着大脑袋想，院里别的花都冻死了，梅花为何反而开得这样灿烂？别的花怕霜雪，只有它不怕吗？是的！是的！他久久地凝望着梅树，真美！他的心被冲撞着，突然萌生了要把它画下来的念头，弯下身，用手指头在雪地上尽情地画起来。

突然，大朵大朵的雪落到了他的头和脖颈里。他抬头仰望着天，湛蓝湛蓝，几朵白云在缓缓浮动，他奇怪了，没下雪呀！

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闪着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拽着花枝在向他微笑：“九哥，你干吗呀？”

“我在画梅花。”

“画梅花？”她放下树枝，“画这树梅花？”

“嗯！”

“我看看。”她跑到他身边，不由拍起了双手，天真烂漫地欢笑着，“像，真像！”

小女孩渐渐变成了个文静美丽的少女了，手拿画本，在他办的图画专修馆里描绘假山前那株牡丹。她画得那么专注、凝神，以致他走到她的身后，她也没有觉察。他的目光，立即被她画本上的图案吸引了。两枝含苞待放的牡丹，仿佛并蒂莲一般，自然天成地组合在一起。他失声地叫起好来，“玉表妹慧心慧手，这牡丹画得好传神啊！”

她慌得忙用手盖住了画面，撅起好看的小嘴，一脸的娇羞说：“表哥笑话我！还吓了我一跳！”

一种神奇的快乐顿时漾及了他全身，他望望那丛含苞欲放的牡丹，又偷看了眼表妹那焕发着青春的面庞，他的脸也倏然红了。

“九儿，这里来。”父亲和颜地把他叫到书房里，“你姑父称赞你有绘画天才，我来考考你。”“我来磨墨。”玉表妹自告奋勇。

一张宣纸铺上了书案。

“画什么呢？”他像是自问，又像是问房里的父母、表妹。天真无瑕的表妹脱口而出：“画梅花！”

“好！”父亲点了下头，“就画梅花吧！”

有如花影落在被月色照亮的地上，宣纸上出现了两枝伸出到纸外的大型花枝，缀在枝桠间的花朵又密又大。牵纸的表妹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赞叹：“啊——！好美呀！”

他从小写字大，画画也大。父亲微笑地点点头，“有点气势！”就转过头去对妻子洪淑宜说：“夫人，你儿子画了两枝很有气派的梅花，你给题上几句吧！”

“我教过他不少诗词了，叫他自己选一首写上吧，这也是个锻炼！”

“好，我自己题。”他高兴地应着，未加思索，挥笔就在画的右上角写起来。他写一句，表妹念一句：“我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他写完了，她也念完了。父母会心地笑了。

那时他们多大？他好半天才想起来。他八岁，表妹七岁。一缕抑制不住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漾开了。表妹的影像又浮现了。

她全神贯注地伏在母亲的书桌上画什么，他从窗下经过，好奇地伸出脖子向里探望着。表妹在一块雪白的布上描绘双凤朝阳的图案。或许是他的头影惊扰了她，她忽地抬起头。他们四目相视，朝霞倏地漫上了她的脸庞，忽地低下了头，双手盖住图案，垂着眼帘，娇嗔着他：“九哥，你又吓我一跳！”

蓬勃着青春情涛的他，心怦然狂跳起来，脸也在瞬间红了。为了缓和由于心里激动产生的尴尬，他微微一笑说：“玉表妹，这枕头花画得好漂亮啊！”

“你若喜欢，就……”

“这是我的陪嫁！”

“什么？”仿佛是从酣梦中被人唤了回来，他转身四顾茫然。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身上。她的脸红得似初开的桃花，微欠着头，站在他面前。他这才想起房里还有另一个人——他的新娘，打断了他幸福的回忆。他没好气地说：“什么？什么陪嫁？”

新娘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她把那只装着箱笼钥匙的荷包放到他身边的桌上，小声地说：“这些都给你！”钥匙落在桌上时发出了一叠金属碰撞声响。他这才从往事的回忆中完全清醒过来，心里随之打了个冷颤，好像突然遭冰水浇了一般。他看也没有看新娘一眼，就把荷包推了过去，说：“我不要你的东西！”

沉默，和着夜一起深沉。

“咚——！咚——！咚——！”更鼓敲响了三下。远嫁的新娘被疲倦裹挟了，她已抵抗不住困倦，一连打了几个呵欠。她还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新郎根本还未接受她，还以为只是出于羞怯和不好意思。她再次走到他的身边，用温柔的声音说：“我困了，先去睡了。”就走进了里间，她以为新郎很快就会跟着也进去的。

他仿佛什么也没听到一般，玉表妹的影像又回到他的脑海，她在不断地变换着姿影。他心里只有她，不会再容得下别的人了。他心里又泛起了内疚的浪花，觉得很对不起他的新娘，她有什么过错，奉父母之命远嫁过来的，她是无辜的。可他就是跟她结婚，他心里爱着别人，她又有什么幸福呢？她会痛苦一辈子的！我既不爱她，就不应该跟她结婚，误了她的幸福，她应该有她的幸福，不能叫她为他的不幸去殉葬去牺牲！他们还未成婚，现在还来得及。

他一口吹灭了红烛，轻轻拉开了门，走了出去。他要把他的想法告诉父亲，请父亲帮他解开这不幸的枷锁，还给林佳和他的自由。

夜，静极了，室内传出了父亲粗重的鼾声。他突然清醒了，父亲既然给他们带上了枷锁，绝不会又为他们打开的！他这是幻想！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救自己！走得远远的！

他静静地站了片刻，在心里对父亲说，阿爸，原谅你儿的不孝吧！就迈开大步向大门口走去。他轻手轻脚抽开门栓，拉开了沉重的铁皮泡钉大门，走进了洒了淡淡月光的夜色。

四

月光如水一样冰凉，风掀动起他的长衫和拖在身后的长辫子。他的眼前浮起了母亲慈样的面影，他的心忽地一阵绞痛，母亲对他的诸般慈爱，倏地涌向心头。母亲生长在书香世家，精通诗词歌赋，是他的启蒙师，他刚学会说话，母亲就教他读诗。他两岁时，在母亲怀里就学了很多诗。稍长，母亲每日给他授课，有时她抱着他，边绣花边教他读陆游、读辛幼安，他不懂陆游的“马因识途偏疲路，人到吞声尚有声”的诗句，她就用最浅显的话解释给他听。他十二岁那年，母亲带他去拜谒外曾祖父洪亮吉的陵墓，一路上，给他讲外曾祖父的人品、学问，说他和江东才子黄仲则的友情。诗人华年早逝，外曾祖父从数千里外运回他的骸骨，为他编选遗著，安抚孤儿寡母，人称义士。她又教他读外曾祖父輓黄仲则的对联。他又无声地诵了起来：“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唯我抚；炎天走千里，素车白马伴君归。”母亲跪拜在

外曾祖父的墓前，泣不成声。他突然感到母亲老了，她的秀发像秋天的茅草，枯黄而蓬松，岁月和疾病在她脸上犁下了沟沟壑壑的绪纹。她边哭边诵外曾祖父悼黄仲则的文章。他情不自禁加入进去：“……月在西隅，始展黄君仲则殡于运城西寺……手不能书，画之以指。此则杜鹃欲化，犹振哀音。鸢乌将之，翼留动羽……”此时，不觉喃喃，直至哽咽。母亲，你的九儿今天格外想你哟！你听到了我的哀鸣吗？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刘氏的祖茔。

他泪如雨下地站在母亲的墓前。泪雾中，他好像看到了母亲，她正用目光爱抚着他，他又感到了无边的慈爱。

那是他最后一次伴病弱的母亲出门。他扶着她走进黄仲则的故居。他们伫立在“两当轩”中。阿妈对他说：“九儿，阿妈没有力气再带你出门了，不让你来拜谒下景仁太公的故居，阿妈死不瞑目，太公可是江东难得的才子啊！他三十五岁辞世，留给世人近三千首诗词，这是伟大的贡献，不朽的财富啊！人活着，就要活得有价值，你外曾祖父非常尊敬他。那，就是他有名的《别老母》。”母亲指着刻在“两当轩”墙上的诗，轻声地诵了起来。

黎明前的风料峭浸骨，掀动着墙头枯黄色的茅草，发出沙啦沙啦的声响。晓雾弥漫了坟头，墓碑湿漉漉。母亲诵诗的声音伤感而遥远，他不禁呜呜地哭了起来。

褰帔拜母河梁去，
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
此时有子不如无！

母亲，阿妈！不孝儿也要别你而去了！我知道，这会叫父亲伤心，也叫你在九泉之下不得瞑目，可你儿不得不这样了！你督我的最后一课——《报任安书》，它将永远鞭策我去开创人生！

“呜——！”

远处传来了火车汽笛雄浑深长的鸣叫，他仿似听到了号角一般，嚯地全身振奋起来。他用袖头揩去泪水，牵牵长衫，并齐双腿，恭恭敬敬向母亲的碑石鞠了三个九十度的躬，转过了身。

东方天际泛起了鱼肚色的曙光，他将耷到身前的辫子使劲甩到身后，踏着朝露濡湿的小径，告别了故乡。

第二章少年校长

—

刘季芳乘坐的火车，下午五点多钟才抵达上海。他走下火车的时候，天已黑了，站台上亮起了昏暗的灯光。他随着人流出了站。当他发现身前身后的旅伴犹似小溪汇入大海般没了踪影，他不由站住了。往何处去？他茫然了。由于昨夜未曾合眼，上车后他就昏昏睡过去了，上车前想的只是快快逃出常州，躲开令他感到窒息的婚姻，还没来得及思考到上海后将投奔何处。街对面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向他眨着困惑的眼睛。他漫无目标地沿着大街走去。

他的眉峰紧绉了起来。堆着厚厚脂粉，嘴唇涂得血红的拉客妓女，喝得醺醉的外国水兵，寻衅闹事的浪人，招摇过市的阔佬、小姐、太太，挥着警棍耀武扬威的红头阿三，满头大汗拉着黄包车飞奔的车夫，蜷缩在墙根的乞丐……大上海，怎么一点都没有变，还是这样污秽遍地，满身疮痍？十六岁的少年刘季芳心里像吞了一把苍蝇那般难受。他信步走到了黄浦江边。

两年前，母亲谢世，父亲犹恐悲哀压扁了他，同意他跟着绳正学堂的老师来到上海，进了周湘先生的背景画传习所学画。那时，他混蒙未开，大上海对他处处新奇，他睁着惊诧的眼睛看着这光怪陆离的世界。如今他的心情与那时已大不相同了。他久久伫立在浦江边上，了望着对岸，那里还是荒落的渔村，没有灯光，墨黑一片，也看不清从浣山湖流来的清流。江水滔滔，在路灯光的闪射下，像一条乌龙，在扭动、翻滚着它那不安的身躯！它往何处去？大海！他呢？这个问号像一把利钩挂在他的心上。

他想到一个可去的地方——姑太太家。不！他又下意识地摆了头，否定了！姑太太若知道他是逃婚出来的，就会马上打电报告诉他父亲，父亲就会立该追来。姑太太家去不得的！

蓦然，他脑海中浮起了他的盟兄，背景画传习所的同学乌始光的影像。美好的回忆立刻浸润了他。

八仙桥背景画传习所虽然只有十几个学生，校舍狭隘，教室简陋，没有整齐的桌椅，没有供素描用的石膏像，没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写生时就在火炉架上放只陶罐或花瓶。老师周湘，拿张自己的素描写生，钉在墙上，叫他们依样画葫芦。他仍感处处新鲜。老师的范本画的就是八仙桥畔的景致。他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他的作业又总是完成得最快的。记不得是他进去后的第几天，那天，又是他第一个交卷，老师展卷阅看，突然用惊喜的目光打量着他，赞扬起他来：“好，画得不错！”他举起他的画稿，向同学们展示了一下，“你们都停下笔，来看看这位新同学刘季芳画的画！”他把他的习作钉在黑板上，“你们看这，马路、街和树，这垂柳，这桥墩、野草，都给人一种立体感、深远感。你们知道吗？这就是美术理论中的所谓透视。他画的很符合透视原理呢！虽然我还没有给你们开这门课，他刚刚进我们所，年龄又最小，就有这种悟性，这很难得呀！”他喜爱地拍了拍他的肩，“刘季芳你有绘画才气，好好努力，能画出来的！”他心里像灌满了蜜，甜滋滋的。

“季芳，今天我请你吃晚饭。”一天下课后，比他年长的同学乌始光叫住了他，“我们到外滩番菜馆去尝尝日本风味的菜。”他像亲兄弟般挽起了他的手，快活地走出了传习所。

他俩盘腿相对席地而坐，吃着紫菜饭团和香酥菜卷。他突然问：“乌兄，

听说我们的周湘先生留过洋，是吗？”

乌始光微微一笑回答说：“也可这么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我告诉你，我们这位先生哪，大有根底呢！他早年受教于光绪皇帝的师傅翁松禅，维新变法失败后，因康党嫌疑，亡命日本，偶遇一位同窗的父亲出使欧洲，见他会英语，请他做了秘书。他虽未进过美术专门学校，但他喜欢跟画家做朋友，刻苦向他们学习。他正在绘一本《山水画谱》。”

“啊！”他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叹：“周先生真伟大！”

他们说天谈地，很是投机。突然，始光放下筷子望着他说：“季芳，你做我的弟弟好吗？我们义结金兰。”

他高兴地应着：“太好了，兄长在上，受小弟一拜！”他就势向他磕了头。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手足兄弟了！”乌始光回着礼说，“我们携手奋斗，互帮互助。”

“携手奋斗，互帮互助”。

他们形影相随，一同画画，一同读书。

一天，他在一家书店中偶然看到了蔡元培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他即联想起姑父屠寄常常说起这个名字，言谈间，充满了敬意。他立即买下这本书，回去就读。书中对黄宗羲、王夫之的反君权思想，俞正燮、戴东原的女权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是他吮吸到的第一口新思想之乳汁。半年后，他离开上海回到常州，仿效周湘先生，在家里也办起了个绘画传习馆。恰遇姑父离任在家，他和姑父谈起了他读蔡元培先生那本书的感想，姑父打开书橱，向他推荐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录》，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名著，在他年轻的心里播下了民主自由思想的种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又一天，他俩一同去逛外文书店，在“普鲁华”，他从琳琅满目的外文书刊中，突然看到了印刷精美的《伦勃朗画集》。他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苗一般欣喜若狂，虽然价格昂贵，他义无反顾地买了下来。他俩又马不停蹄地去逛了“别苾”、“伊文思”几家外文书店，又发现了拉斐尔、戈雅、委拉士贵支的画集，他的钱不够，始光掏空口袋相帮。昏灯下，夕照里，他忘情地临摹着那些世界名画，有时还忘了吃饭，忘了喝水。有一天，他又忘了时间。

“季芳，”乌兄叫唤着他，将只荷叶包放到他的面前，“你正长身体，可不能只顾画画不吃饭啦！”

他这才放下笔，展开荷叶包，惊喜使他欢叫起来：“酱肚子！猪尾巴！太棒啦！”他跳起来一把抱住乌兄，转起了圈圈。

一个浪头扑了过来，砸碎在岸石上，碎玉般的水花飞溅起来，溅了他一头一脸。冰凉的江水惊断了他的回忆，紧锁的眉心立即舒展开了，他转过身，离开了浦江。

“好呀！季芳，是你呀！”乌始光拉开家门见是相别了一年多的盟弟，高兴得一把抱住了他，“何时来的？快进屋！”

他走进门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乌始光惊诧地望着他：“为什么？”

他淡淡一笑，把他出逃的始末详详细细告诉了他。

乌始光到底长他十岁，没有立即表态，他沉吟了会儿，抬眼打量着他，问：“你对未来将如何打算？”

“我正在想呢！”

突然，乌始光拍了下脑袋，“你看我这做兄长的！不先为你接风洗尘，倒先问起这个来了！别急，别急，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现在去填肚子，我也刚下班，也没吃饭呢！”说着就挽起他，“走，还到我俩第一次吃饭的日本菜馆去！”

季芳说：“番菜馆太远，我的肚子早饿了，就近随便吃点什么吧！”

“那就主随客便吧！”乌始光锁上门，“前面弄堂口新开了家川菜馆，正宗的，上那吧！”

“好！”

川菜馆里热浪滚滚，火锅吐着长长的火舌，锅里翻滚着辛红的麻辣汤汁，南来北往的食客围着火锅，划拳喝酒，烫着对虾、鳝片、牛肚，油光满面，汗流侠背。谈天说地的有之，久别重逢叙旧者有之，高谈阔论者有之，更多的在传递着时局新闻，南腔北调，一片喧嚷。

他俩也叫了只火锅，配以鱼片、鳝丝、莼菜和鱿鱼。先叫了只冷盘凤爪。这都是季芳喜欢吃的菜肴。他已饿极了，等不及火锅，伸手先抓起只凤爪就啃。啃了一只又拿起一只，津津有味。突然，他停住了手，也住了口，一个湖北口音吸引了他。那汉子正说着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哎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们还没听说？”他神秘地放低声音，“皇帝就要完蛋了哇！我们湖北人向皇帝老子开战了，胜利了！”

他的同桌惊讶地停住了筷子，纷纷提出问题。

“莫急莫急！听我慢慢道来！”

说也奇怪，闹哄哄的菜馆顿然寂静下来，只有辣汤在火锅里翻滚的声音。

“革命党叫这次起义作武昌起义，是由同盟会的下属组织共进会和新军中的士兵组织文学社发起的，原定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六日起义。事前成立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因为时间太紧迫，准备来不及，就改在十月十一日。十月九日，担任参谋长的孙武在江口俄国租界宝善里革命军机关内制造炸弹，不慎爆炸受伤，引起俄国巡捕的搜捕，革命军的领导机关被破坏了。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决定自行联络，发动起义。十月十日夜，武昌工程兵营打响了向皇帝开战的第一枪，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经过一夜激战，清军溃败了，总督逃走了。到十二日，我们武汉三镇全部光复了，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满街都插上了象征汉满蒙回藏共和的五色国旗了！”他兴奋地举起酒杯，“朋友们，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干杯吧！”

他的同桌一齐端起了酒杯。

吃客们经过片刻的惊惶之后，猛然惊醒过来，大声欢叫着举起了酒杯，“为革命军的胜利干杯！”“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干杯！”

“为打倒皇帝干杯！”“……”

季芳和始光的火锅和酒还未送来，他们抓起凤爪高高举起，跟着欢呼起来：“为共和自由干杯！”

老板吓得面无人色，惊慌地奔到门口，伸头向马路两边张望，又慌张地关上门，跑回厅堂，向吃客们作揖打躬，“诸位先生！”

诸位先生！求求你们，高抬贵手，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许多人这才意识到了上海还在皇帝统治之下，欢呼声遽然小了下来。

刘季芳却久久无法平息激荡的心潮。这个消息于他，无疑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炸裂在他的心头，使他从彷徨和苦闷中惊醒了。透过火锅袅绕的水雾，他看到的仿佛是白云在蓝天中悠荡，百花在吐蕊舒瓣，绿叶在伸展，泛着生命的油亮，浦江涌着欢快的暖涛，海鸥在大海上自由飞翔。

他俩携手走到街上，仍感满身燥热，敞开衣襟迎着秋夜的寒露，感到少有的畅快，啊，赶上春天了！季芳慨叹了一声，苦难深重的中国，血染的土地，经过那么多的失败，义和团，太平天国，戊戌维新，潮州、黄冈、七女湖、防城、钦州、镇南关六次武装起义，两次广州起义，徐锡麟、秋瑾领导的安徽浙江起义、安庆马炮营的起义，都失败了，革命党人终于转败为胜了！

“季芳，你说武昌起义的胜利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季芳如行在无人之境，大声地说：“这是开天辟地的胜利，势必形成燎原之势，皇帝必败，革命必胜！中国必将走向共和！”

始光点点头：“你的见解极是，君主万恶，满清的君主不仅凶恶而且昏庸无能，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被他们弄成了什么样子！国土任其宰割送给外国人，百姓怨声载道啊！”

“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季芳接上说，“我拥护共和！”

他们聊到很晚才睡。季芳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中国在变，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该如何为它的富强去努力？他在黑暗中望着天花板，整整的一夜都在想，不应满足于逃出封建婚姻的枷锁，应该对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觉醒有所作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什么老受英、美、法、日、俄众多帝国主义的欺侮？他们凭什么来欺侮我们？突然，他想到了他的大哥刘际昌，听他说过，自从开展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大批有志之士为了救国，争相出洋留学。有上英、法的，更多的是到东邻日本求学。大哥此时也在东京读书。实业可救国，科学可救国，教育可救国，体育可救国，让国人分辨美，领略美，发展美术不也可以救国么？他的心头豁然一亮，仿佛有一盆烈火，倏然在那里蓬蓬燃烧起来。他猛地坐了起来，双手推拽着乌始光，“乌兄，乌兄，快起来！”

乌始光因酒的作用，睡得很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眯着朦胧的眼睛说：“天还没亮呢！”又沉沉地滑了下去。

他拽住他不放，激动使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半天才说：“你别睡，我有要紧事和你商量！”

“明天再说吧，我困死了！”他又躺下了。

他哪里能把心里那丛火留到天亮，灵机一动，双手伸到他的腋下使劲搔了起来。

“哎哟呀！”乌始光大声笑着叫了起来。醒了！

“乌兄，”他眼里放射出兴奋的光亮，紧紧握着始光的手，“我想去日本学美术！”

“到日本去学美术？”始光惊疑地望着他问。

“嗯！”他连连颔首。

始光这才真正醒过来，沉吟片刻问道：“你父亲能同意吗？”

“不知道，”他摇了下头，仍然激情满怀，“他不同意也阻止不了我！”

“东渡留学，需要很多钱哪！没有你家里的经济支持，你的理想就是空想！”

“哪有如此严重！”他仍信心百倍，“我大哥正在东京读书，我去找他，

他一定有办法帮助我。”

乌始光微微一笑说：“那也得征得你大哥的同意呀！”

“对！对！”季芳连声赞同，“我这就给大哥写信！”说着就滑下床，坐到了灯下。没一会儿，信就写好了。

这时天还没亮。始光说：“你又一夜没睡，上床睡会吧！”

“不，我睡不着。”他从长衫袋里拿出古拓本《玄秘塔》，坐进被笼，“乌兄，我出逃时什么都没带，就带着这个宝贝，是我大哥离家前送给我的。他很疼爱我，他一定会支持我去日本学美术的！”

乌始光点点头说：“这就好！”

两人就着灯光研读着《玄秘塔》拓本。

二

天刚蒙蒙亮，季芳就迫不及待地起床了。始光也只好跟着起来，陪他去寄信。等信的日子，也是季芳终日处在兴奋中的日子，两个礼拜期间，每天都有革命的新消息冲撞着他的心房。湖南、四川独去了！他挥舞着报纸大喊，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山东、江苏光复了！他每天都去邮局等大哥的信和看报。这天，他一早又上街了，他发现街上有了一种新的气象，家家户户店门口都挂上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帜，人们涌上街头，脸上浮动着激动、不安和兴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商店外，道路上，弄堂口，仿佛全上海的人都来到了街上，在议论，在聆听。黄包车夫摇着铃，拉着车子在人群中飞奔。发生了什么事？季芳飞快地想，莫非昨夜上海光复了？他突然听到一簇人中有一个兴奋的声音，“昨天夜里上海革命党人占领了江南制造局！清廷守军和总督吓得连滚带爬逃走了！”果然如他所料，上海光复了！

他的心不由欢跳起来！光复是大势所趋！

一队穿着灰制服的兵士迈着有力的步子扛着枪从大街上走过去，又一队过来了。

他情不自禁鼓起掌来，人们也使劲为革命军鼓掌。突然，人群像湖水般涌动起来，他也跟着人流向前涌去。

十字路口用方桌搭了个高台，有几个西装秃头年轻的革命党人站在上面，其中一个人手里挥舞卷成筒的报纸，在大声演讲，四周围着黑压压的听众。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却落伍到如此田地，根源就是腐败、专制、卖国的满清政府。我们要富强，就得彻底革命！彻底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新政府，此系民心所向，中国的希望之路……。”

季芳热血沸腾，他高高举起手臂，激动地呼喊出发自心底的声音：“拥护共和！共和万岁！”人们跟着他也呼起了口号。

“列位同胞！父老兄弟！”演讲人举起一把大剪刀，在空中挥了挥，又向台下扬了下手，台下就跳上一个有辫子的人。他握起那人的长辫，“这是清廷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绝不能让它继续法污我们人格的尊严！”举起剪刀，“咔嚓”一声，那人的辫子剪下来了。

又有几个人跳上台去。他们夺过剪刀，剪下了自己的辫子。

人群骚动了，往台上挤着，一片声嚷：“我剪！”“我剪！”“帮我剪！”

帮我剪！”

一把剪刀已不够用了，有人从剪刀店里一下拿来了几十把，只听得一片“咔嚓”之声，辫子飞舞起来，抛向空中，人们欢呼着与旧耻告别。

季芳好不容易挤到一个拿剪刀人面前说：“借我用一下，我自己剪！”拿到剪刀“咔嚓”一声，辫子就下来了。他摆了下头，觉得轻松极了！他把辫子也抛向空中。

一个着长衫戴瓜皮帽的老者从他身边走过，不满地“哼”了一声，说：“如此光复下去，怎地得了？不得亡国亡种！”手杖在地上重重地戳着。

季芳大声驳斥着他：“亡的是旧国，新国必胜！”又追上去，“你别走，我给你剪！”

老者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

季芳高举剪刀，大声喊叫：“谁要剪辫哦？快来哦！”他被要剪辫子的人团团围住了。细的、粗的、黑的、麻的辫子像条条死蛇被他扔得老远。剪呀剪，他不停地剪着，细碎的汗珠儿从他的额上渗了出来，他心里在滚动着奇妙的快感。

突然，有人拉了他一把。他回过头，见是始光。他一把揭下他的帽子，举起剪刀。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不由惊喜地问：“你何时剪的？”

始光快活地摆了摆短发，哈哈地笑了起来，又猛然收敛了笑，仿佛突然想起了般问他：“你大哥的回信来了没有？”

“哎哟！”季芳这才记起一早上街的目的，“我还没去邮局呢！”转身将剪刀交给身边的人，拉上始光，“这就去！”

街上辫子狼藉，踩在上面有种别样的快活，季芳不时抬脚像踢皮球一般踢起辫子，完全是个活泼顽皮的孩童。

他又一次失望了！大哥的回信还没有来。他陷入了沉思。莫非他没接到他的信？他不赞成他去？“乌兄，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东京！”他的目光转移了，几个把辫子牢牢护在怀里的人从他身边慌张窜过。他指着他们的背影，摆了摆头，愤慨地说：“且不说旧，这老鼠尾巴样丑陋的东西，还有人不愿割舍！美的教育在我们中国太需要了！学成回国，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一所美术专业学校，传播新兴的美育观念，教国人辨别何谓美丑！

当今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你赞成吗？”

“我举双手拥护！有次我去看望周湘先生，他也这样慨叹过呢！”

“周先生，他一定赞成我的观点。”季芳拍了下自己的头，激动起来，“我现在就去看望他！”

“你呀，什么事都是说风就来雨！”始光爱嗔着他。

他竟像孩子般撒起娇来，“乌兄，跟我一道去吧！”

季芳离开背景画传习所后没有来过上海，也没再见过周先生。久别重逢，他竟忘了问安，就迫不及待地对他的老师说：“先生，我陷入了婚姻的困境，在家里办的绘画传习馆也完结了。我打算到日本去学美术，回来后创办一所美术学校，它将是中国第一所美术专业学校。我想把它办成兼容并蓄中西绘画的新型综合性美术学校，传播当今世界新兴美术。先生，你支持我的想法吗？”

周湘眼里立时迸发出惊喜的光芒，他打量着他，真乃后生可畏啊！“好呀，季芳，有志气，有气魄！中国太需要你理想中的学校了！当今艺坛荒芜而凄凉，虽有提倡美育的先躯在拓荒，但屈指寥寥，李瑞清先生创办的两江

高等师范有个图画手工科，保定北洋第一师范有个图画手工科，浙江第一师范李叔同先生办的图画手工科，再算上你办的图画专修馆，和我这个背景画传习所，统统加起来，全部毕业生也不过百人。”他说到这儿，长叹一声，“季芳，办学难哪！我这个传习所已经山穷水尽，维持不下去了呀！”

“先生！”这是季芳和始光所没料及的，他们惊诧地望着他问：“先生，为什么？”

周湘尴尬地一笑，自嘲地说：“穷呗！我的一点家产都贴补进去了，还是难以维系，何谈发展啊！校舍要扩展维修，连房租也交不起，房主也没钱来修呀！设备也要添置，连尊像样的石膏像都添不起，学生能向我学到什么？岂不误人子弟！我正在物色一个有志于美术教育的人盘出去。”

“盘出去？”他俩又吃了一惊，他们知道办这个传习所的不易，“先生，有这么严重吗？”

周湘有些伤感地说：“没办法呀！”

他俩面面相觑，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中国的美术，在巨石的重压下，难以伸展啊！季芳打破了沉默，“先生！你一定要坚持住啊！等我学成回国，我一定来协助你！”

周湘苦笑了一下说：“谢谢你！”

三

等待，犹似伏在利刃上那般难熬。季芳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大哥的覆信。时日愈向前延伸，他的心情愈发焦躁不宁。半个月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仍无消息。他用画画来消磨孤寂，平息焦虑，拿着速写本，满上海跑。那天，他又来到浦江边，他画汹涌的江水和被波浪托起的小船。画着画着，那些困扰着他的焦虑和不安就从笔端流进了画里，化作动荡的小舟，颠簸的船舸。突然，他抬起了头，一艘外轮如履无人之境一般冲向像鸭群般沿着江岸缓缓行进的舢板，涡轮机掀起的大浪没头没脑地泼向舢板。它们有的被浪头掀撞到岸上，有的倾没到水里。欺人太甚！他怒吼一声，紧攥着拳头，眼里冒着熊熊的火焰。中国，多像一个贫病交加的弱女子啊！多么需要自信、自立、自强和振兴啊！这是必由之路！他热血沸腾，呼唤着，大哥！你为何还不来信呢？我要报国，我急需吸收世界的新鲜营养，来强壮自己的身躯啊！

他望着小舢板们挣扎着逃出波浪，向着宽阔的江面划去。他心犹似被人刺了一刀，他难过地转过了身，踉踉而回。他沮丧地推开了盟兄虚掩的门。始光正在画一幅插图，见他回来了，停住手里的工作，问他：“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遍了，也不见你的人影！”

“是我大哥的信来了？”他大步奔到他面前，惊喜地问。“不是，是伯父来了，你姑太太派人来这里来找你，要你快快去见你父亲！”

他惊诧地问：“他怎么知道我在上海？还知道我住在你这里？是不是你给他写了信？”

“没有。”始光摆了下头，“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知道的？”季芳突然一拍大脑袋，“我猜着了，是大哥给阿爸写的信，征询他是否同意我去日本！”

“你怎么办？”始光不安地望着他。

“我这就去见阿爸，”他满不在乎地微笑了下，“阿爸有时顽固，但他

也有很多可爱之处，重要的是他疼爱我，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会争取到他对我的支持和谅解的。”

“这就好，”始光站起来送他到门外，“祝你好运！”初冬的阳光像月光一样没有热力，过午就移上了东墙。刘家凤坐在妹妹家的客堂中，和她说着话。他已老多了，头发眉毛皆已花白，岁月和忧伤的铧犁在他宽大的额头犁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他那高大的身躯也萎缩了，挺拔的肩背也有些佝偻了，说话的语调透出忧虑和苍凉。他的目光闪烁不安，虽在和妹妹说着家乡的人和事，可他的心却在他心爱的小儿子身上。他的眼睛不时投向门口，心里明明在说，这小孽畜为何还不来？难道他就那么恨我？不愿再见到我了？他的心不由一阵锐痛，像有无数把小刀插在心中。

妹妹见他又走神了，心痛地望了他一眼。他们谁也不提季芳，心照不宣。

冬阳变成了薄薄的蜜蜂色，移上了屋脊，就要结束它一天的行程了。他们的心事也随之沉重了。妹妹又到门外张望去了。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街口走来。她惊喜地转过身，对哥哥说：“来了，季芳来了！”她走到哥哥面前叮咛着，“好好说，他还是个孩子！”

“我不会吃了他！”

姑太太又转身到门外去迎接侄儿。

“姑太太，我阿爸几时来的？”

“好呀，小子！”姑太太所答非所问，笑眯眯地怪嗔着他：“你眼里还有我这姑太呀？到上海来了，连门都不跨！我要叫你爸好好教训教训你！”

他咧开大嘴对姑太太歉意地一笑。

姑太太慈爱地抚了下他的肩说：“还不快进去！你阿爸等急了昵！”她说完就回避了。

刘家凤的心欢跳着，但他想尽力抑制住就要见到儿子的激动，装出一副对季芳的出逃不可原谅的威严神情。

“阿爸，你来啦！”

刘家凤只哼了一声，没去看儿子。

季芳的眼睛却突然睁大了，他惊喜地叫了起来，“阿爸！你也剪辫子了！这太好了！”

“常州也光复了嘛！”刘家凤仍然没有笑脸，“你去把东西拣拣，跟我回家去！”

“大哥没写信对你说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上学，学美术！”他急切地说。

“要不是你大哥写信告诉了我，我还不知你逃到上海来了呢？你爸为你担惊受怕，找不到你，忧心如焚哪！”他想起了一个月来的寻找和受到的攻击，他的脸倏地沉了下来，“你不能去日本，明天跟我回家！”他越说越气，数落起他来，“你这孩子，太让我操心了！你怎么就不为你爸想想，你拔腿逃了，叫我如何面对你岳父，如何面对乡邻，又如何跟你媳妇解释？林佳出身大户，哪点配不上你？你一脚蹬了人家，让她怎么见人？你对得起谁呀？你可想像得到，你的英雄壮举轰动了常州城乡，成为远近乡邻笑骂的谈资！”他说得更激动了，嘴唇都有些哆嗦，“你这逆子！你气死了我了啊！”他又尽力克制住自己，缓和了语气，“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跟我回家，帮我管管钱庄的事，你爸老了啊！林佳那里，回去向她赔个不是，以后相亲相爱过日子，你爸的心才得以安宁啊！”

“阿爸，我不回去！”他态度坚决地说，“现今已是民国了，我是国民

的一分子，不能只看到自己鼻子尖下那点地方，热血青年有责任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去作努力。我们国家太弱了，空喊要它富强起来又有什么意义？要实地去做、去干！首要的就需要学习，学习外国富强的经验，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先进成果为我所用。许多青年都这样去做了。你儿子没有系统上过学，但我酷爱美术，自觉在这方面能有发展前景。我要去学习世界先进的新兴美术，带回国来，传授给热爱艺术的人们。请求阿爸支持我，成全我的理想！再者，我大哥也在日本，你尽可放心，他会照顾我的。”

“这不行，你不比你大哥，你还是个孩子！”父亲坚决地说，“我不会放你去日本的！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我也绝不回家！”他大声嚷着，拔脚转身就走。

“你站住！”刘家凤气得站起来，大喝一声。

季芳没有停步，愤然而去。

家凤沮丧地顿坐下去，连声感叹：“逆子！逆子！这个不孝的逆子！气死我也！”

姑姑太闻声奔了出来，“你呀你，改不了急脾气！好好说不好吗？孩子少年气盛，性急不得嘛！还没说几句，就崩了！”她埋怨着哥哥，“还不都是你惯的！怪得了谁？”她给哥哥的茶杯加上水，“喝点水，消消气。”

季芳气鼓鼓地回到始光那里，什么也不说，往床上一躺，瞪大眼睛望着天花板。

“你怎么啦？”始光的目光还在画上。他喜欢画画，虽然在这方面没有太多天分，可他从不气馁，有空就学习。见没反应，转身望着他，“谈判失败，拖枪而回？”

他像没有听到一般。他在想，路在何方？日本去不成，该怎么办？

始光吃了一惊，走到床边，见他目光痴凝，吓了一跳，双手抓住他的双肩，把他拽了起来，大声申斥着他：“什么了不得的事，值得你这样？说呀！”

他这才从种种设想图景中走出来，自嘲地苦笑了下，“前景黯淡呀！父亲不但不支持我去日本，还要我回家去管钱庄，做他的孝顺儿子，向他给我娶的媳妇赔礼道歉，重归于好！”

“你有什么打算？”

“打算？”他又笑了下，“去不成日本，我也坚决不回家！”

始光沉默了，他了解他的个性，他不会向他父亲屈从的。他安慰着他：“别急，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季芳又躺到了床上。他的思绪空前活跃起来，他仿佛听到了个熟悉的声音，“……我正在物色一个有志于美术教育的人，盘出去！”好像有缕温暖的阳光涌进了他的心头。他一跃而起，“乌兄，我想到了条路！”

“哦！”始光惊喜地站到他面前，“说来听听！”

“倘若父亲让步不坚持要我回家，我也可以作个让步，不去东洋，留在上海，协助周先生把传习所扩创为图画美术学院。”

“这是个办法！”乌始光想了想，“这样吧，我先去拜望伯父，试探试探他的口气。”

“好！”季芳抓住他的手，“你真是我的好兄长！”

第二天上午，始光拎了两包点心，去看望刘家凤。老人还在生气，正在叫妹妹“派人去把那个逆子叫来！我要带他回去！”始光恰在此时到了。他客气地给老人请安问好，落座后寒暄了几句，就进入了正题。他开门见山：

“伯父，你比我了解季芳，也比我更理解他，看来要他跟你老回家怕是办不到的。他有志于美术，视它作救国一条路，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刘家凤颔首，客气地说：“你讲吧！”

“你老和他都作点让步，他放弃去东洋，你不坚持一定要他回家，允许他留在上海。”

“留在上海，他靠什么维系生存？”刘家凤不解地问。

“办学校。帮周湘先生把背景画传习所扩大成图画美术学院。”

刘家凤沉吟了。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他热情、豪气、重感情，有抱负，硬性要他回去会伤了他。但他还是个孩子，放他到日本去闯荡，他确实不放心，那是陌生的国度，天遥地远，即使有大儿子的照看，他也不敢放他去。而且供给两个儿子留洋，他也没那个力量。上海离常州很近，有姑太太和老诚笃厚的始光照应，就是有什么事，他还可以赶来。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说：“这是个解决办法！我再想想吧，请你叫他来，我要和他谈谈。”

傍晚时分，季芳来了。他站到父亲面前，微微笑着：“阿爸，你还在生我的气？”

“好，”刘家凤气已消了，他原谅了儿子，留在他心中的尽皆是疼爱之情，“我不生气，坐吧！”

季芳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我接受始光的建议，不坚持要你回去，你也不去日本，留在上海开创事业。”他抬眼看着儿子，心里注满了怜爱和不安，“九儿，你可想过，上海滩鱼龙混杂，三教九流，要在这种地方立足不易呀！”

“阿爸，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你爸就是不放心你这个什么都知道！到时碰得头破血流就迟了！”

“爸，不会的！”为了安慰父亲，他笑了笑，“就是触了楣头，吃一堑还能长一智呢！你就放心吧！”

“孩子，你不理解你爸这颗心哪！我怎么能放心，你才十七岁呀！”

“阿爸，你不是十三岁就参加太平军吗？”

刘家凤无言以对，儿子太像他了。他的心又微微颤栗了，掀涌起了爱的波涛。他颤声地说：“九儿，万一你失败了，无以立足，你就回家来，钱庄里有你做的事情。”

季芳眼里袅绕起一缕潮雾，“阿爸，不会的，你应该相信你的儿子。刘家男儿十六就成年了，我已是大人了，就是遇到千难万险，我也不会退却的！”

家凤用注满慈爱的目光，久久抚爱着儿子，“今晚陪阿爸睡一夜好吗？”

“好！”

父子俩说了半夜的话。清晨，季芳醒来时，天已大亮了，他发现父亲已走了。枕边放着一只布口袋，他拎起来，发出了一阵哗啦声响，解开扎紧的袋口，全是银元，他数了数，整整二百块。他抱着钱袋，心里翻滚起热浪。爸爸一声不响走了，却留下了资助他办学的钱，泪水不禁从眼里奔涌了出来。

四

“先生，这里是二百元，你收下吧！”他把银元袋放到周湘面前，“我父亲不让我到日本上学，留给了我这些钱，我想协助先生把传习所扩大成图

画美术学院。”

这是周湘万万没有料及的。他惊惶了片刻才相信了这是真的。他由衷地感动了。但他已对办学失去了信心，不无沮丧地说：“季芳，传习所我不想发展下去了，你有办学壮志，我把教具、设备盘给你，你自己可以另去开辟一个新天地，这不更好吗？”他把钱袋往季芳面前推了推，“我的那点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他从袋中取出少许银元，放到桌上，“这就够了，你愿意继续承租这里房子做校舍，下月的房租你交，如果看上了别处，我就把它退掉。”

这也是季芳所没料及的，他犹豫着，“先生，我不能趁你之危吞了你呕心沥血创办起来的事业！”

“呃，哪里话！我早想盘给人，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主顾，你来办，我太高兴了！”

“先生，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你有创办绘画传习馆的经验，你有雄心壮志，定有很好的发展！”

他们这就样成交了。

万事开头难。但他年轻，雄心勃勃，始光辞掉了别处工作，鼎力相助。为了觅到合适的校舍，他们跑遍了上海。一九一二年十一月的一天，他们从一则广告中看到乍浦路有幢西式两层洋楼出租。他俩风风火火赶了去。

这幢洋房坐落在乍浦路桥畔，院内还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坪，门对风光如画的苏州河。

他立即喜欢上了那里的环境，船舸争流，白帆点点，就租了下来。他和始光立即搬了进去。

季芳说：“我们得有个办学宣言，让社会各界了解我们的办学宗旨。”

“这很重要。”始光点头赞同，“你起草吧，明天我送到报馆去。”

季芳坐在灯下，一挥而就。“乌兄，你听听这样写可行？”

“念吧！”始光放下手里的工作，凝神听着。

他大声地朗读起来：

第一，要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

第二，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艺术能够救济现代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

第三，我们没有什么学问，却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

“你看怎么样？”他望着始光。

“不错，给我吧！”

“等一等！”他按住文稿，“我不想用这个名字，想重新起一个。”

“重新起个名字？”始光反诘地问。

“嗯。”他思索着，自语着，“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呢？”突然，他忆起了那次随姑父去游览东坡书院故址。姑父告诉他，东坡十一次路过常州，最后又病故在常州，说他的《赤壁赋》初读飘然欲仙，读几百遍后，那如画的风光，就变作了嘲弄人生有限抱负难以施展的冷笑，再读几百遍，才能从旷放散逸中品味到天才无所用的沉痛，以及不能济世，徒以文名的悲伤。姑父大声教训他：“休得目中无人，再有成就，比起前人，也犹似东坡所说，‘渺沧海之一粟’，自大谓之‘臭’。”他的心又猛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提笔在“宣言”后面署上了“校长刘海粟”。

“十七岁的年轻校长，恐怕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吧！”始光兴奋地说：

“‘渺沧海之一粟’，好！”他回过头，快活地唤了声“海粟！”

“呃！”他大声地应着。又动手制做了只木框，蒙上白布，将几支笔绑在一起，写上八个大字：“上海图画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史上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就这样诞生了。

第三章 美术先河

—

一九一五年初秋的一天。

刘海粟大咧咧地走出上海道尹公署。他已不再是初创图画美术学院的长衫少年了，如今的他已完全是西洋艺术家的风度气派了。西装革履，打着大大的黑色领结，长长的头发，鼻上架着金丝边眼镜，手执短小的斯提克（编者按：此乃英文 stick 手杖的直译）。他充满自信地走下道尹公署门前高高的台阶。

美专立案了，别人再也无由攻讦它是黑学校了，他的学生毕业后可以享受和别的学校毕业生同等的求职权利了！他再也不用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了。

他舞了下文明棍，这棍仿佛瞬间化成了魔杖，把他拉回到创业的艰难之中。学校好像突然幻化成了一枝才露尖尖角的荷莲，队污泥中挣扎而出，散放出独有的清香，引来了成群蜜蜂。辛勤的蜜蜂幻化成了才华横溢的求美学子。他的眼前浮现了首批十二名考生中的徐悲鸿、朱增均（岷瞻）、王济远……

一位面呈菜色的中年男子拎着一只旧藤箱，偕着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内向谦和的年轻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那青年人向他谦恭地问：“先生，报考图画美术学院是在这里吗？”

他被青年那双热烈含情的眼睛感动了。这是一双艺术家特有的眼睛啊！他是那位中年人的儿子。他只看了看他带来的习作和他写的文章就录取了他。首期新生的点名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姓氏：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一八九五年生。啊，学生长他一岁！

徐悲鸿家贫，但勤奋好学，一开始就显露出艺术天分。他的古文功底好，文章也很出色。他特别爱重他，他常常偕他一道外出写生。他作水彩，悲鸿就跟着画。半年后，他突然悄悄离去了，在他的宿舍里，只留下了一只旧藤箱。三天没音讯。上海滩，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什么事不可能发生？他忧心如焚，派人四处寻找、打听，这才得知，他已寻到了好的前途，到首屈一指的哈同花园为其主人姬觉弥画仓吉像去了。如今，他已结交了不少文界、政界名流了，有了好的发展环境。但他仍然为他的离去而惆怅，黯然神伤了好些日子。他不告而别两年多了，可他的离去，至今仍像一根带刺的鞭子，抽打在他心上。他的学校太简陋了，留不住人才，但也激发了他的决心，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办得好上加好，为热爱美术的青年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留住才华，发挥才华。

猛地，学校仿佛又化作了一艘航船。他和他的同仁们驾驶着它在动荡的波涛上，逆水而行，浪花飞溅，打湿了他们的衣衫、头发，他们衣冠不整地紧握着舵把，扯起远航的风帆，开始了中国艺术革命的远航……

那枝新荷在成长，舒瓣放香。

他们的队伍在航行中不断壮大发展，张辰伯、陈晓江、滕固、张书旂、张弦、萧龙士、吴萑之、李可染……新生一批又一批，纷至沓来。苏州河畔狭小的校舍，已不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学校开始搬来迁来，寻找理想校址，先搬迁到爱而近路，三个月后又迁到北四川路横滨桥畔的全福里，后又迁到海宁路启秀女校故址，再次迁校到老西门外斜桥路的白云观，租用原务本女校旧址做教室，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专科学校。在学校迁来搬去中，他萌生

了一个愿望，要在不久的将来，建造一所按照自己的理想设计的适于美术教学的校舍，宽大明亮的画室。可现在还不行，条件不具备。

他把白云观整修一新，在学校大门上贴上了激励奋进的新联，礼堂的门厅上挂上了他自撰的“美术先河”的特大横匾。他在教室的墙上挂上了他的油画《雄狮》，这张画大得和教室的墙壁一般大。添置了供素描写生用的各种模型，美专是他的作品，他要着意表达出他豪放的个性。他心里却极明澈，他的学校要在上海滩上立稳脚跟，办成出类拔萃的艺术摇篮，教学质量是决定的因素，教学质量的高下又取决于师资的高下。初创时，授课主力是他，他宵衣旰食地学画、写生，临摹世界名画，提高自己。他很快就请到杨清磐、夏建康、陈洪钧几位画家到校任教。

有天，一位同窗告诉他，新舞台出现了奇妙的背景画。他慕名而往。果然名不虚传，他被舞台上的布景、灯光、效果吸引了。那是他从未见到过的舞台景象，天上的雷电雨雪，海上的浪涛飞舟，声景交融，微妙微肖。李吉瑞《独木关》的山神庙前，有了自升自落的月亮；《洛阳桥》下鱼龙悠游戏水；《斗牛宫》里闪烁着争奇斗胜的星辰。

他戏未看完，就到后台打听布景的设计者。当他知道这些巧夺天工的背景画出自新舞台背景画主任张聿光先生之手，他就去找张先生。张先生是老资格的漫画家，擅长依照片作油画人物。他开门见山：“张先生，海粟佩服你的独创和奇思妙想！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想像是艺术的天使和翅膀。我想请先生出任我们图画美术学院校长，我自愿降为先生的副职，做先生的助手。”他满怀激动地宣传着自己的追求，“先生，我的办学目的，一为研究高深美术，培养专门人才，表现个人高尚人格，发展民族文化；二为选拔实施美术教育人才，培养、表现国人高尚人格，指导社会文化；三为造就工艺美术人才，改进工业，增进国人美的趣味。”他越说越激动，眼里漾着深情的浪花，“张先生，我拥护、赞赏蔡元培先生的‘注重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完成其道德’的美育思想，我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高喊过‘美术就是人生！’也高喊过：‘高尚艺术才是人类文化的象征’，却和者寂然。我并不气馁，我相信新生终将取代腐朽，新兴的美术必将导致艺术复兴。我倾慕先生的艺术功力，有你助我，必将使我们的教育质量迅猛提高。我们将取得更多的成就。”

张先生被他的强烈情感所感动，毅然放弃了新舞台优厚的经济待遇，接受了校长之聘。

他又先后聘请了以画时装美女出名的丁悚和学识渊博的吕征、虔诚艺术事业的吕凤玉为教务长。才华横溢的朱屺瞻、王济远刚一毕业他就聘为教授。王济远又升任为西画系主任。学校蒸蒸日上。

他又舞了下文明棍，得意地独自一笑。可猛然间，心头又浮上了淡淡的云彩。

“海粟，食堂怕只开得出两天伙食了！”始光包揽了总务这摊，为他分担了许多事务和烦难，“这个月教授的薪金怕也开不出了，……”

他猛然一愣，瞪大眼睛望着他的盟兄问：“这么严重？离阿爸汇钱的日子还有几天？”

“几天？你是忙昏了头吧？还早呢！现在学校发展了，开支也大了！”

他坐在办公桌后，眼睛望着前面的墙，双手搁在桌上绞来绞去，自问着，怎么办？突然，他眼里闪过一道泽亮的光，转过面来对着始光，“你别急，

我来想办法！”

始光惊喜地反诘着他：“有什么办法？快说给我听听。”

“你不记得了？”他有些激动起来，“那年我想去日本留学，没去成，我大哥总觉得有愧于我，几次写信来问我办学可有困难。他现在云南蔡松坡将军那里举持财政，向他求援去！”他边说边起好了电文稿，递给了始光。三天后，大哥的电汇就来了，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大哥并在信上写明了：“此乃薪俸的一半，以后每月汇寄同样数目。”

有了大哥的资助，他又开始了新的追求和设计了。

去年，他改革了学制，开设了正科、选科和夜科。按新学制的要求，高年级班应该开设人体模特儿写生课，这是西方美术学校必不可少的课程，但却是中国艺术史上开天辟地的创举。校务会议上就有争议。他坚持要按新学制进行。可广告登出后没有响应。人们出于封建迷信心理，害怕做模特儿被画去了魂魄，没人敢来应聘。好容易动员到一个擦皮鞋的小男孩，他愿意试一。可当他一走进教室，看到几十个学生拿着画板和笔望着他，还没脱衣，就吓得拔腿逃走了。始光赶到他家作说服工作，他父亲坚决不肯，说：“那么多勾魂的笔，岂不立刻要了我孩子的命！不行，不行！”

后来，雇到了个叫和尚的十五岁男孩，他虽然也害怕画走了魂魄，但为了给卧病在床的母亲治病，答应让他们画。第一天，他战战兢兢，第二天，仍然心神不定，一个月下来，他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得到五块银元的报酬。他逐渐打消了恐惧心理。他的工薪也加到了六元。他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个模特儿，应该写入史册！和尚，我多么感激你啊！

每天画着一个没有成熟的人体，学生们的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希望画到健康有力的成年人。这也是他的心愿。他早从西洋美术史中就知道，自米开朗基罗到罗丹，这些艺术大师们塑造人类情感，喜、怒、哀、乐等等人类个性，无不通过肌肉上特定的语言表现出来，这已成为艺术家们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丰富了西洋绘画和雕塑的表现力。他在上周校务会上再次重申：“我们大家都知道，稍有艺术知识的人也都知道，研究绘画最要紧的就是人体。我们虽然已开了人体写生课，可小孩与成熟的人体相差甚远，已不适应教学的要求了，我们急需活活泼泼、健康的成年人。只有这样的模特儿，才能表现出活活泼泼的生命力，才能展示出生命之美。我想再次公开进行招聘，除在报上刊登广告，还要把广告贴到大街小巷的墙上，提高聘金，女性应聘，工薪加倍。重赏之下，必有勇者。”

王济远第一个发言支持：“我拥护刘校长的提议，我们系迫切需要健康成年模特儿！”他是他的崇拜者，连他的发型、穿着都紧紧效仿他，甚至他的领结打得比他还大，他的头发蓄得比他的还要长。“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雇请适合美术教学的模特儿！这是我们教学的当务之急！”

许多教授都点头称是。只有校长张先生沉默不语。在改革学制制定新的课程时，他就有看法，由于他的坚持，他对设置人体写生课也就默认了。他也并非反对开设人体写生课，而是对封建军阀统治的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考虑问题也比他周全得多。课堂上画画裸露的童体，问题不会太大，可一旦让成年的男女模特儿在教室里一丝不挂，他担心不能被社会理解接受。良久之后，他才说：“招用成年男女为裸体模特儿，能否为国情相容？我们毕竟是封建意识沉积了数千年的国家哟！为学校的前途计，是否再慎重考虑一下。”

张先生虽然是一校之长，他处处尊重他，他也尊重他。但在设置模特儿

课程上两人意见有了分野，他觉得张先生太注重社会舆论了。他说：“张先生，你的胆子太小了！我们是美术学校，使用模特儿正大光明！如果我们的举动都要去迁就腐朽的社会意识，就什么也别想干了！还不如关门大吉呢！我的意见是，只要我们认为是对的，就不要去管他人说什么！美专要走自己的办学道路，走新兴艺术之路！这是不可动摇的。”

招聘广告今天已见报，贴上了大街小巷的布告栏，道尹署也接受了立案，美专又向前迈了一步了！他又不经意地挥了下手帕，在十字路口拦住了辆黄包车，往上一跳：“白云观。”

校门外的布告栏前站着一对衣着新潮的时髦青年。

他们是谁呢？海粟大声地叫住车夫：“到了，到了，停车！停车！”他跳下车，掏出钱塞到车夫手里，“零头不用找了！”就向校门走去。车夫在后面连连躬身道谢，他也没回头。

他的心不由激荡起来，他们在看刚刚贴出的招聘模特儿启示。他悄没声息地站在不远处听他们如何议论。

“什么叫模特儿呢？”穿着高领旗袍的姑娘闪着困惑的眼问她身旁的朗朗贵公子。

“模特儿一词来源于西语 Mode 的译音，一五七三年意大利修道士马尔柯用木料和黏土做了一具玩偶，给他起名为玛尼奇诺。后来，这种玩偶传到法国和美国以后，人们就称它作模特儿了。不过，美专招聘的可是人，作为绘画教学用的有着活活泼泼生命的模特儿。在欧洲，人体模特儿已成为一种职业，哪间画室里都有，没有模特儿的画室那算不得画室……”

海粟仿佛听到了一首悦耳动心的乐曲，这曲子拨动了心里的和弦。他用惊喜的目光打量起他。他身着质地很好、款式新颖、做工精细、熨烫得十分挺拔的薄呢黑西服，上衣口袋里露出雪白的手帕的一角，雪白的硬领衬衣大红领结，尖头高跟黑皮鞋，长长的头发，黑边眼镜，风度翩翩。人称他有西洋艺术家派头，可与这位先生相比，他只不过东施效颦罢了！他是谁呢？刚从欧洲留学回国的画家？

他们还在说模特儿。

“也有女模特儿吗？”

“当然有！”自豪和见广溢于朗朗贵公子的语气之中，“她们多是身材苗条、体态优美的女郎，为了保持优美的身材，每顿饭都得用秤称着吃呢！”

“啊！”那姑娘惊叹着，“她们的家人不反对她们做那种职业吗？”

朗朗贵公子摇着头：“在法兰西，人们视艺术为神圣事业，为艺术奉献青春美色是光荣！”

“啊！真不敢相信！”姑娘新奇地望着他，“你也一定画过模特儿啊！”

“当然！”他没去理会姑娘的惊讶，“学美术不画模特儿还叫什么美术！我们学校画室请的模特儿都是绝色的职业模特儿呢！”

海粟的脑海里飞速地闪过一个念头，他要抓住他，聘作教授！为了这个目的，他认着触楣头的尴尬，冒昧地走上前去，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先生，你是从法国学成回国的艺术家吧？”双手递上名片，“我就是这所美专的副校长刘海粟，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朗朗贵公子礼貌地接住名片，看了一眼，用惊喜的目光回望着他，“啊，你就是刘海粟！这么年轻？”他从袋里拿出名片，双手送给刘海粟，“在下江小鹈，刚从法国归来，早听说国内有个叫刘海粟的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

术专科学校，原来就是你！”他向海粟伸出手，“认识你不胜荣幸！”

“我有种相见恨晚之感！”海粟思贤如渴，他无比兴奋，紧紧握住他的手，仿佛怕他跑了似的，“江先生，日已近午，我还有事向你请教，我请你和这位小姐吃午饭，肯赏光么？”

江小鹮爽朗地一笑，回答得干脆：“好呀！”他突然想起了被冷落一旁正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谈话的女伴，“哎呀，张小姐，你过来，这位是刘海粟先生，美专副校长，这位是张韵士小姐，神州女校的学生，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啊！”海粟礼貌地向她一躬身，“张小姐，认识你很荣幸！”

韵士羞赧地一笑回答说：“我也一样！”

她那一笑，使海粟的心怦然一跳，在哪儿见过？怎么这样面熟？他暮地想起了她那风韵，那苗条的身材，姣好的容貌，这些年，他忙于创业，很少想到她，她从他的心里像空气一样消散了！他火辣辣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她慌忙低下了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慌忙转过话题：“张小姐，不知你喜欢中餐还是西餐？”

韵士的脸倏地红了，他看了江小鹮一眼，江小鹮会意地说：“客随主便吧！”

“我们上法国人开的罗莱士吧，那里有种浓郁的异国情调。”

餐桌上的水晶玻璃花瓶里插着两枝黄玫瑰，点燃的蜡烛散发出薰衣草的香味，亚麻布格子花纹桌布上摆着三份餐具，银制的刀叉和郁金香型高脚杯，在活泼的烛光中闪烁着晶莹的光。餐厅四周墙上贴着印花壁纸，挂着西洋油画的复制品。

海粟把菜单递给张韵士，透过柔和朦胧的烛光，他越发想起了她。他又走神了。

她把菜单推回来：“你别客气，我这是第一次进西餐馆呢！”

海粟有些慌乱，他把菜单推到江小鹮面前说：“这里的行家高手非你莫属！”

“那好，我就不客气了。”江小鹮把要的菜告知了侍者。

吃法国大菜，使用刀叉，江小鹮训练有素，海粟算半个内行，唯刀叉不听韵士使唤，差点把盘子弄翻，引得三人哈哈大笑。海粟切了块牛排，叉起来，停在手里说：“江先生，你在法国主修些什么？”

“我先学了两年素描，才开始学油画和雕塑。”

“你的素描一定相当有功力，学雕塑的都具有深厚的素描基本功呢！”

江小鹮谦虚地说：“说不上，说不上。”

海粟把叉上的牛排送进嘴里，细细咀嚼。他在思考，如何开口，突然地抬起头，望着小鹮：“江先生，我有个请求，不知你可愿意屈尊到敝校任教授，我们以研究……”他又将他们的办学思想和宗旨宣讲了一遍，“现在还处在艰难的发展阶段，但它代表着中国新兴美术的前途和未来，我急切希望你能来助我一臂之力，把西洋美术的新风带给我们美专！”

“好呀！”江小鹮高兴地放下刀叉，向他伸出手去说：“刘先生，你道出了我的心声，你若不主动请我，我还要毛遂自荐呢！学西洋美术的只有上你那里才是学以致用啊！”

他们的手在融融烛光中紧紧相握。

海粟没有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爽快，他高兴得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了，

今后望你多多赐教！”

“别说了，你需要教授，我需要职业，这是互相需要。”小鹈很快活，抬眼凝视着他，“听说，你创办美专时只有十七岁？真有胆识，了不得呀！”

“十七岁？”韵士惊讶地望着海粟，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真不敢相信，那还是少年哪！”

海粟被他们说得不好了，他微笑着摇摇头，“两位别夸了，我只是凭着一腔救国热情和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想在大上海闯片天地！我的胆子倒是大的。就说使用模特儿吧，别的学校也开了图画美术科，可他们至今不敢问津。去年，我就敢开中国艺术史上使用人体模特儿之先河，公开招聘。可悲的是迷信、愚昧，说供人做模特儿要被勾去魂魄，没有人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直陈裸体。在西欧，模特儿被视为高尚的职业。我们除了雇用过一个男孩，还没聘到成年人的模特儿呢！更别说女性模特儿了！我决心已下，用高薪招聘，你已见到了招聘广告了，能否有勇敢者前来应征，我这心里还没底呢！”

“落后！落后！”江小鹈愤愤起来，“落了几个世纪的后啊！”

海粟豪迈地笑了起来，“悲观不得，悲观不得！新兴艺术之风已经吹了起来，艺坛上已有了不少拓荒者了！我很有信心，只要我们艺术界同仁携手共进，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可望不可即之事，而是希望在即呢！”

江小鹈把酒杯举到他面前，“好！文艺复兴，希望在即！”

海粟付过帐，拽下餐巾，转身站起来准备离开，他突然被身后墙上的那张画吸引住了。他走近过去。

那是一个丰满的裸体少女的半身坐像，一手端着镜子，一手梳里头发，凝神注视着镜中自己端庄而妩媚的神态，微微上翘的嘴角，显露出一丝满意而羞涩的笑容，有种高贵古典的优美气质。

“小鹈，”海粟已改用亲昵的称呼了，“你来看看，这张复制他走过来，由于光线朦胧，他把眼睛凑到画上，读着法文的题款，说：“这是贝利尼一五一五年作的《照镜子的妇人》，我在罗浮宫里看过原作，那才真美呢！”

“就这复制品也叫我这个没出过国门的人开眼界了，像这样如此美丽的人体艺术作品，在别处是不可能有的。”海粟从画上移过目光转到小鹈脸上，“小鹈，你教我法文吧！我想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去法国考察艺术！”

“好！不过我的法文程度也平平。”小鹈点点头说，“罗浮宫是座艺术宝库，一定要看！”

他们在罗莱士们外紧紧握着手，约好第二天在学校相见。

海粟很想再见到韵士，还特地邀请了她，“张小姐，你和我的表妹长得很相像，今天有幸认识你，我很高兴，欢迎你常到我们学校来玩。”

“谢谢，我一定来拜访！”海粟回到学校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教务主任丁悚和始光正在他办公室等他，见他进来，他们就迎上去。未等他们说话他就大声说开了：“报告二位主任一个好消息，我聘到了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艺术家江小鹈先生来校任教，我们西洋画系将如虎添翼了！”他只顾继续着自己的思路，没去注意他们的表情，“广告贴出去后，有应征的上门吗？”

“有是有，可他们一听要脱光衣服就吓跑了！”始光回答着，“不过，也有几个人表示愿意试试看。”

“好呀！”他仍然处在兴奋中，“通知愿意试试看的人明日来，我要和他们谈谈……”

“海粟！”丁悚打断了他的话，“出事了呢！”

他打了个惊愣，问：“丁先生，你说什么？出了什么事？”

丁悚没有立即回答，把手里握着的一封信递给了他，“张校长留下的辞呈。”

欢快倏地从海粟脸上消散了，阴霾漫了上来，他颓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他感到意外，又觉似在意中，好半天他才问：“张先生他说别的什么了吗？”

始光说：“说了，新舞台夏氏兄弟要他回去，他还说画家太穷了。”

他下意识地摆了下头，他心里有数，张先生并非爱财之辈，这只是个遁词而已，“唉——！”他叹了口气，又嚯地站了起来，“这样也好，我更可以我行我道了！乌兄，你给报馆写个启示，即日起，美专校长仍由我刘海粟担任！”

第四章模特儿论战

—

天刚蒙蒙亮，刘海粟就起床了。为了不惊醒还在酣睡中的学生们，他悄悄地穿衣，悄悄地漱洗，放轻步子下楼。今天的日程是学生们去西湖写生，他将独自去探寻九溪十八涧的源头。

自一九一八年，他倡导野外旅行写生以来，他就经常率领学生走出校门，投身自然，去开扩视野，丰富生活，增进知识。这已成为他们学校的固定课程，并公布了《野外写生团规则》。他们或登临绝顶，或泛舟清流，或山村农舍，或傍水渔村，为得到有趣的理想素材，展痕处处。每年夏天，他们都浩浩荡荡开到杭州，车箱上挂着写有“上海美专旅杭写生队”大字的巨型横幅。他们中餐以面包干粮为食，待晚霞染红了天空，他们方回到住地白云庵。晚餐后，大家欢集在大殿中，拿出作品，互相观摩，请老师给予评判。他们还多次在杭州教育会堂举办过旅行写生展览，展览会在杭州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他们有时师生联欢，各人拿出自己的绝招节目。生活虽艰苦，但其乐融融。

海粟刚刚走出殿门一会儿，王济远就追上来了，“校长！”

他听到他的喊声，停住脚回过头来问：“今天不是该你带学生去柳浪闻莺写生吗？”

济远赫赫一笑：“我委托江先生带他们去，我陪你上杨梅岭。那里我去过，林茂山险，又没正经的路。”

仿佛有股细细的热流淌进了他的心田。他打量着他的得意门徒、崇拜者、事业的虔诚支持者，他背着画夹，拎着干粮和水壶，不由笑了起来说：“赫肯黎自称他是达尔文的‘斗犬’，济远，你乃我刘海粟的知音战友耶！”

“不，不，校长，”他说，“我是你的追随者、门徒、走狗！”

“哈哈——！”

他们两人哈哈大笑，把早晨宁静的空气都震得漾起了涟漪。

晨雾淡淡，似轻纱一般袅绕在葱笼的林木间、水面上、山谷中。湿漉漉的空气中浮荡着好闻的花香，吸进嘴里都有种甜丝丝的感觉。沾在绿叶边上的细碎露珠，仿佛水晶钻石一般闪亮晶莹，不时滴滑下来，落到脸上，滑进颈项里，冰冰凉凉，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

济远说：“我们就近先去十八涧。”

“听你的。”

他们往烟露洞的西南方向走去。先在诗人屿、孙文泂和鸡冠垅的合流处，一家道地的竹篱茅舍小店中吃了一碗西湖藕粉羹，又喝了一碗葱花豆腐花和几块松软的米粉糕，就沿着诗人屿和孙文泂间的大涧逆水而上。他大声地念诵清末学者俞樾的诗：

九溪十八涧，山中最胜处。

昔久闻其名，今始穷其趣。

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

咚咚叮叮泉，高高下下树。

他们穿林绕麓，两个钟头以后，他们到了龙井山下的龙井村。

他们在村头路边一户农家门外坐了下来。好客的茶农给他们端来了香喷

喷的龙井茶。他们一人喝了两大碗。济远说：“九溪在龙井南面。”

“我知道。”海粟点点头，“白云庵的方丈昨晚已给我作了介绍，他说九溪最远的源头在杨梅岭下的杨梅坞，下行会合清湾、宏法、方家、百丈、唐家、佛石、云栖、渚头、小康等九个山坞的细流成溪，再经徐村注入钱塘江。

“刘校长——！”

“谁在喊我？”海粟惊觉地竖起耳朵。

“在这儿会有谁喊你？”济远笑着说，“莫非校长的耳朵出了毛病？”

“不，你听！”海粟站起来，“好像有几个声音在同时呼喊呢！”

他大声地回应了一声，“呃——！我在这儿——！”

“奇怪！”济远也竖起了耳朵，站起来倾听，“真的有人在喊你，难道他们没去西湖，也撵我们来了？”他也大声地应了起来，“我们在井龙村头——！”

喊声还在继续向他们迭来，越来越近。

他们匆忙谢过农家主人，向着呼喊方向，边应边迎过去。

果然是他们的一群学生。他们向他飞奔而来，扬着手里的报纸，边跑边叫：“校长！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他们气喘如牛般跑到了他们面前。

“出了什么事？”他抓住跑在最前面的学生肩头急切地问：

“快说呀！”

那学生喘吁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才记起把手里的报纸递给他，指着头版上一个标题《上海县长危道丰严禁美专裸体画》，“您，您看这里！”

不用细看，这标题就已揭示了文章的内容。“污浊的封建气息弥漫了中华，要前进一步，谈可容易！就说这人体模特儿吧，还要准备反覆……”果然被蔡元培先生言中了，敌人又磨刀上阵了！他们又一次向我们进攻了！这是他们发起的第几次围剿呢？

“咚咚咚！咚咚咚！——”

他正沉醉在色彩的旋律中，画室的门突然被人擂得山响。他惊觉地从画板上抬起头，大声地问：“谁呀？什么事？”“校长！不好了，展览会出了事了！”

他慌忙丢下笔，奔去开门，一双惊惶的眼睛正望着他，他不解地问：“展览会出什么事？”

“早上，我们开门不久，就有位戴礼帽着长衫的先生，带着太太和小姐来看展览。我们客客气气地把他们迎进门，他们也高高兴兴地走进展室。可不到一刻钟，我们就听到第三展室有人在大发雷霆。我们几个同学连忙赶过去，只见那位礼帽长衫先生铁青着脸，怒气冲冲站在陈列的那几张人体素描习作前，挥舞着文明棍吼叫着骂您，他的太太小姐双手捂着脸背身站到窗边去了。”

“骂我？”他的心不由停顿了一下，忽又猛然间明悟过来了，“他骂我些什么呢？”

“他骂……他骂……”学生不敢覆述。

“哎呀，你怎么这样吞吞吐吐的，大胆说嘛！”他催促着。

“他说，‘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的蠹贼！公然展出裸体画，这是大逆不道，伤风败俗，非严惩不可！’还对我们直叫嚷，你们去把刘海粟给我叫来，我要当面教训他！’我们不知他的来头，更不知他是什么人，都吓

慌了，同学们叫我快来向您报告。”

“哈哈，好一个艺术叛徒！这顶帽子令我自豪！还要当面教训我！”他纵情地笑了起来，顺手带上门，“走，我这就去见他。”“校长，”学生余惊未定，拽着他说：“那人来头不小呢，您还是不去的好，好多人附和着他在起哄。”

“那么，我就更应该去！”他甩开学生的手，大踏步走出学校，边走边对跑步紧跟在后的学生说，“这是我们美专师生第一次成绩展览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绝不允许别人破坏！这关系到我们学校和新兴美术的前途！”他跳上一辆停在校门口的黄包车，大声对车夫说：“张园！”

他老远就望到了悬挂在张园门首的巨幅画展广告牌，粉红底色上写着朱红的字，“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他在心里大声他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第一次画展开幕的日子。应该记住这一天，写进我们的校史！”

广告牌下围了厚厚密密的人群。

他跳下车，直奔园门。

张园的老板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他迎上前说：“刘先生，张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盛况呢！”他喜形于色，“看画展的人比蜜蜂还多，展厅里拥得水泄不通。今天，我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购票了，祝贺……”他还要继续唠叨下去，他只得打断他，“有人在展厅里等着急要见我，失陪了！”说着直奔安垵第大厅。

展厅门外等了好多人，纷纷扬扬在议论、争辩。给他报信的学生冲到他前头为他开路，大声嚷着：“请让一让！让一让！我们刘校长来了！”

人们倏然停止了议论，都围了上来。留守在展览会上的学生闻声就奔了出来，拨开人群走到他的面前说：“校长，您可来了！刚才可吓死了我们！有人在鼓噪，说要捣毁我们展览会呢！”

“谁敢动展览会一根寒毛！”他怒吼起来，“你们去把那位要当面教训我的先生请出来，我在等着他教训呢！”他激动得嘴唇都有些哆嗦了。

“他走了。”

“走了？”

“他太太把他拉走了。他临走时还叫我们转告您，”说话的学生学着那人的语气声调，“告诉刘海粟，我要上书省教育厅，封闭这道德败坏的展览会！惩办刘海粟！呼吁新闻界口诛笔伐！”

“他是什么人？”

“这里有他的签名。”一个学生把参观留言簿递给他，说：“他把骂您的话都写在这上面呢！”

“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他知道这个人。他不理解，这种人怎么也会是艺术的先驱弘一法师的门徒？他难道忘了他的恩师在他刘海粟之后也组织过浙江师范学院的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画过人体模特儿吗？为什么看到公开场合展出了几张裸体画，就如此恼怒呢？他这是代表了一股腐朽的封建思潮。他冷冷一笑，骂道：“伪道学！”

“校长，”心有余悸的学生一个个闪动着恐慌的眼睛望着他：“我们的展览会还开不开下去？”围观人群也都把目光投聚到他身上。

“谁说不开？当然开！”

人群中响起了寥落的掌声。

一摞大小报纸放在他的面前。刊在小报上那些诽谤他和学校的文字仿佛

是涂了污秽的箭矢，急雨般射向他。他拿起一张《时报》，上面刊有杨白民讨伐他的文章《丧心病狂崇拜生殖器之展览会》。他读着，拿报纸的手气得瑟瑟发抖。追随在他周围的64沧海人生——刘海粟传年轻画家们也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被这铺天盖地向他们扑来的恶浪震呆了。室内空气像铅液一样沉甸甸，谁也不说话，沉默像石磨一样滚向他们的内心。

“哈哈——！”他突然大笑起来，“你们这是怎么了？济远，小鹤，乌兄，慕瑟，”他又掠了一眼也在和他们一起分担焦虑的学生，“还有你们这些孩子！难道都让这封建气息压倒了？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我们要微笑着走向刀丛，走向战斗！”

可谁也微笑不起来，缄默像山一样沉重！

他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喂，先生们，怎么啦！像被霜打蔫了的花似的，振作起来吧！人只活一次，就得活得像个样子！”

“海粟！”始光亲昵地唤着他，“众怒难犯哪！新生事物在它出生的初期，总是不被承认遭人反对的，如果能够策略一些，争取更多的人给予理解、支持，就有可能让新生的东西存活下来，我们最好……”

始光未说完，他就惊喜地叫起好来，“乌兄，你说得太好了，我懂了！”他转向年轻的同道们，“是的，我们要争取社会贤达和进步力量的支持。展览会继续展览，我已有了疏通的办法了。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不要遇到一点阻力，就垂头丧气，我们绝不可退缩气馁！新一定战胜旧，美一定战胜丑，这是真理！”

他当即就给提倡美育，曾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封信，请求支持。蔡先生的回信很快来了，并附有他给江苏省教育会负责人沈恩孚先生的信，招呼他关照他们。

他捧着蔡先生的亲笔信，热泪……

“校长！”济远见他半晌不语，从他手里拿过报纸说：“这次可不比过去呀，来势汹汹，又来自官方，我担心我们的新学制逃不过劫难啊！”

海粟不禁一愣，他猛然从往昔的战斗中回到了现实。他压制着心底喷涌而出的愤怒，情绪也镇静了许多，不管出现怎样的情况，前途如何，凶吉难测，但他这一校之长也不能慌乱，就是天塌下来，他也要用力顶着。他说：“这事由我来处理，你们都回去吧，继续留在杭州完成写生计划。济远，我不用你当向导了，你去火车站给我买张车票，我明天乘早班车回上海。”

济远望着他，他有些不懂，出了这样大的事，他为何还能如此镇定？“校长，你跟我回驻地歇歇吧！”

“不！”他坚定地说，“我还要去杨梅岭，我不想因发生这件事而改变我原定的游览日程。”

“你这样的心情，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去翻山越涧？”

他又哈哈大笑起来：“放心，你忘了我喜欢莱蒙托夫那首《帆》吗？”他说着就朗声地读了起来：

它下面是澄清的碧绿水流，

它上面是金黄的阳光；

而它，

不安地祈求风暴，

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详。

他从济远手里拿过水壶和干粮，向他们扬起手，“你们都去吧！我们各

干各的事去。”转过身向着通向幽深林木的小径走去。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碧绿丛中。

岚气氤氲，雀鸟啼鸣，经年的积叶散发出一种腐殖气息，没有了路。

他踩着吱嘎作响的厚厚积叶，拨开拱路的灌木荆棘，攀着岩石和树木枝桠，寻找着溪泉。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他在为后来的游人开着路。

办公室内寂然无声，唯有喝茶的声响和他自己洪亮的声音：“人类社会由男人和女人组成，学校为何要分为男校女校，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马路可以男女共走，为什么学校不能男女同校呢？既然有女学生投书我们，要求到我校深造，我们不能拒绝，应该举起双手欢迎她们。我们的学校会因为有了她们而生气更加蓬勃！”

“男女同校，中国教育史上还从未有过。因为模特儿的事，一些家长强迫他们的子弟退了学。如果我们又要开男女同校之先，恐怕——”乌始光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恐怕又要引起沸沸扬扬的物议，对我们学校的发展不利呀！”

“凡是开先河的事，都不可能立即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他坚持着，“人类文明要发展，人类社会要前进，总是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文明之先河！有人喜欢大惊小怪，就让他们去惊去怪，这没什么了不得的！”

“刘校长说得太好了！”济远眉飞色舞，“模特儿我们画了，裸体画也展了，他们鼓噪他们的，我们照开人体写生课！”

“招收女生，这在欧洲极为平常。”江小鹤逡巡了一下与会先生们，“我们没有必要去迁就封建落后势力。”

“我也不是怕伪道学们鼓噪，但物议哗然会影响学生的入学率。”始光一点不动气，“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择优录取部分插班女生，一同上课，把女生宿舍暂时放在校外。林荫路神州法专旧址有幢小平房还空着，租过来做女生宿舍，待没什么议论后，再搬回学校，视情况再扩大招收人数。”

“好！”他一向佩服他的盟兄，他虽然常和他唱反调，但他考虑问题的确比他周到，他向他赞美地微微一笑，“既开了先河，又避免了非议。”

美专考场。

洪野先生站在最后一排一位女考生的身后，看她作画。他向他招招手。

他走过去，和他站在一起。

洪野示意他看那女考生的画。

她笔下的线条流溢出一股才气，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打量着她。

她很少女性的妩媚，却有种男子的粗豪和爽气，年龄和他这校长也不相上下。

他小声对洪野说：“她的感觉很好，有股灵气，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她叫潘玉良，没正式上过学，是我家的邻居，常常看我作画，回去就偷着学。”

“哦？”他不无惊喜地说，“那是你的门生啦？”

“算是吧。”洪野点点头，有些黯然神丧地说，“她是个苦命的女子，父母双亡，被赌棍的舅舅卖进了青楼，结识了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他把她赎出来了，她就做了他的如夫人，她从夫姓。”

“啊！”他不无怜惜地点点头，“不幸的女子！”

“她却不甘命运的拨弄，一心向往着自由独立，对艺术几近酷爱。”洪

野继续向他介绍他的学生，“很有刻苦精神。”

“她的艺术感觉很好。”他立即表态，“这是能否成为艺术家的内在素质。她这几笔画得不错，她能画出来的。”

“刘校长！”洪野急急忙忙地冲进办公室，“潘玉良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你也说她有才气，外面榜上为何没有她呀？”“是这么回事，”坐在一旁的教务长连忙解释说，“我了解过她的出身，由于模特儿纠纷还没完全平息，再录取她这样的女生，不但要给人以口实，还要吓跑别的女生呢！”

洪野怒不可遏地大声说：“这是扼杀人才，这样作太不公平了！她是个纯洁不幸的女子！”

就这瞬间，他心潮翻滚，控制不住情绪了，“在美专，不论出身，一律以才取人！”他失口大吼起来，“我是校长，这里我说了算！”说着拿起一支大笔，饱蘸墨汁，大步走出办公室，洪野紧跟其后，他们一道来到大门口广告栏前，他挥笔就在榜前添上了“潘玉良”三字，又和洪野一起，把玉良的考卷贴在榜旁。“爸爸！爸爸！”洪野的儿子阿新飞奔而来，他一把拽住父亲，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

苏州河畔。

落日的余晖把苏州河抹得像一片暗红的血海。拥拥挤挤停靠在岸边的小舢板飘着炊烟。

潘玉良泪水盈盈地打着阳伞遮着面，步履踌躇，目光木然地望着混浊的河水，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窄又长。她环顾一下四周，见无人注意她，抬步正欲走下河堤。

“潘阿姨——！”阿新大声呼喊着她跑去。

他和洪野紧紧跟在阿新后面。

玉良惊慌地回过头望着向她奔来的阿新，垂下了苍白的脸。阿新一把抱住她：“阿姨，告诉你好消息，你的名字写在榜上最前面了！你画的画也贴上去，你是第一名哪！”

玉良抚着阿新的头，苦笑着摇了摇头，“我知道，你怕阿姨难过，故意编个故事来骗我吧？”

阿新申辩着：“不，不，我不骗你，我亲眼看到刘校长把你名字加上去的！他和我爸爸一道把你的画卷贴到榜边上的！”

玉良木然地望着走近的他和洪野。

洪野远远地说：“玉良，你录取了呀，刘校长一定要亲自来告诉你。”

玉良漠然地摇摇头：“不要安慰我，我都知道了。”

他立即说：“潘玉良女士，这不是安慰，是真的录取了！你考得很不错，应该录取，请原谅我们工作上的疏漏，我已纠正了，你名列第一。”

“不，刘校长！”玉良使劲咬咬唇，声音哽咽地说：“我永远铭记你的恩情，但请你把我的名字删掉吧！……”她说不下去了。

他不由一惊，倒退一步，诧异地问：“为什么？你不是很爱美术吗？”

“我是很爱美术，也爱美专，我不愿因为录取了我，使美专蒙受损失，更不愿毁了校长和美专的名誉！”

他的眼睛湿了，他激动地说：“你别听那些人胡言乱语，我和美专的名誉，就是靠像你这样有志气有才华的学生来赢取的。”说着就从自己衣上摘下校徽，别到她的胸前。“爱美的人从来都是勇士！潘玉良同学，跟我们一道回学校报到吧！”

玉良激动万分，泪水像断线珠似地落到地下，她向他深深地弯下腰去，庄严地鞠了三个躬。

美专画室。

窗幔低垂，一道紫红的丝绒帘幕遮住了讲台那面墙。

他大步走进画室，一直走到丝绒帘幕前，对坐在画架后的学生们说：“同学们，今天是这个新学期的第一堂人体写生课。因为有新生，我还得老调重弹。”

他的目光搜寻着学生中的新面孔。有人掩嘴窃笑，有人眼里溢荡着新奇，有的垂下了眼帘。潘玉良双手捂住了眼睛。

“人体是自然界造物主最完美、最和谐、最无瑕、最圣洁的绝作，是大自然最奇妙的创造，人类的这个认识是来自于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在长期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观念。劳动完善了人体的构造和机能，也培养了人们的审美观。云岗石窟，敦煌壁画，以及我们祖先留下的无以数计的宝藏，都表现了人体美的审美观，这是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的文明。世俗的偏见，把以人体为创作对象的裸体画视为洪水猛兽，这种偏见有碍于艺术的发展。艺术的忠实门徒们，我们首先要理解艺术的真谛，……”

“这叫什么艺术课？”一个新面孔，眼镜长衫，拂袖站了起来，“大伤风化，我抗议上这样的课！”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只要走进他的校门的学生，都是他艺术观的拥护者。即使那些屈服于家长的压力退了学的学生，他们也是因为拥护他的艺术思想才走进这美专的。在课堂上拂袖而起，拒绝上人体写生课的，还从没出现过。他克制着心底上升的怒火，平静地指着画室的大门说：“你可以退出去！我绝不强求你、挽留你，请吧！”

长衫悻悻然消失在画室门口。坐在门边的学生“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他继续讲了下去：“当今的卫道士们，以表现人体为丑事，岂非咄咄怪事！他们的审美观倒退了！倒退了几千年。他们是没有脸站在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艺术成就面前的！”他又掠了一眼他的学生们。他们都抬起了头，眼里流荡的已是神圣的表情。潘玉良仿佛已被他的演讲陶醉了，她的眼里溢荡着一片圣洁的亮光，完全忘了那个长衫学生演奏的小插曲。

“我校从一九一四年开办人体写生课以来，迄今已有五年历史了。最初我们只聘请到男孩，经我们师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努力，以高薪才请到成年男子为模特儿，却未能觅到愿意献身艺术的勇敢女性，就更别奢望美丽健康的青春少女。今天，艺术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的画室中了！”

他慢慢拉开丝绒帷幕，一个少女裸体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她的肌肤光洁细腻，如脂似雪。她取自然优美的姿势，斜卧在以宽大的讲桌装饰成的写生软榻上，乌黑的秀发随便地飘散在身体的一侧，在她的枕边，有束刚刚采撷的黄玫瑰。她有如牙雕玉琢的胴体，在她身下紫红锦被的映衬下，酷似提香创作的《乌比诺的维纳斯》那样美丽高洁。

瞬间，画室里被那种圣洁庆严的气氛弥漫了，每一颗纯洁的心灵都在经受这美的震颤和铸造。大家不约而同地起立，向着这美的躯体鞠了三个躬。他也毕恭毕敬地向那里鞠了躬。

少女的脸上顿然飞起了红云，一串激动的泪水滚了出来。

“姑娘，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他也异常激动地说：“你是中国艺术殿堂中的第一个女模特儿，你书写了中国艺术史的新的篇章，艺术史应该记

住你，也要记住今天，公元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三天，他们都沉浸在美的长河中，尽情地搏击着美的流水浪花，用生命的线条描绘着至诚至真至美的胴体。第四天，画室里又座无虚席，一双双眼睛投向帘幕，朝暾就要从那里升起，彩霞就要染红天空，他们热切地等待着新阳和她火红的仪仗。

值日的学生慢慢拉开帷幔，室内仿佛突然失去了光明一般，没有了女神，写生台上只立着一把寂寞的椅子。

她怎么没有来？疑问的目光一齐投向他。他也在自问，出了什么事？片刻惊诧，瞬间的面面相觑之后，议论纷然，嗡声四起。为了舒缓模特儿缺席引起的纷乱，他从后座上站了起来说：“同学们！”他抬起双手，示意大家静下来，故作轻松地说：“今天的课照上，我早想体验一下模特儿的感受，总因为忙，没有机会，今天我可以试试了。”

他走上写生台，脱下长衫，只留一条裤衩，悠然地坐在写生台的椅子上。

学生们激动地欢呼起来，有人竟喊起了“校长万岁！”女同学们也兴高采烈，师道尊严那堵墙倏然消逝了。

他扬起手，再次示意大家肃静，“开始吧！”他作了个遐想的姿态。

数十双眼睛投向他。画室蓦地静寂下来，他的思维立刻进入了一个最活跃的意境。

那个完美圣洁的女孩微笑着向他走来，那微笑似朝雾里的花，溶溶月色下的荷莲。她为他摆了个舞蹈女神的姿势，他挥舞着画笔，在一张巨幅的油画布上涂抹着羽衣霓裳。啊，奇迹在画布上出现了，五个美丽的少女在歌舞，那是此姿只应天上有的舞蹈！他从没领略过！她们的形体像梦一般变幻着，变幻着……。

“刘校长！”

有人轻声地叫唤他，他从遐想的天地里走了回来。

传达室的门房站在画室门口，谦恭地探着头，举着一个小纸卷，“一个小男孩送来的，说是要交给……”

他不等他说完，就已猜测到是谁写来的。他跳下写生台，从他手里接过纸卷，急急地展开，急急地读：

刘校长：

真对不起，今天误了先生们的课，只因为父亲发现了我给你们做模特儿，他大发雷霆，打得我遍体鳞伤，把我锁在房里不让我出来。我担心你们久等误了课，求我的弟弟给您报信……

他被这颗善良的心深深感动了！她身陷囹圄，却为误了他们的课担心，这是怎样一颗圣洁的心啊！同时，愤怒的利爪也在撕裂着他的心，他感到心在阵阵作痛，他怒吼着，抗议着！美丑不分，黑白错位，人们啊！何时能区分开它们？何时能理解美育的功能？他恨不得立即去救她出来！可这课不能停！他的学生们不能误课，他得先上完课，再想办法去作她父亲的工作。

他向学生们扬扬手说：“继续上课！”又坐回到写生台上。

可他怎么也无法回到刚才的宁静，刚才的意境，他的右眼皮在使劲地跳，心在阵阵发悚。如何才能让人们理解他们呢？……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一个男人的沙哑声音在喊叫。

“这是学校，里面正在上课，你不能进去！”

“……”

校门口传来争吵的喧闹。学生们停笔竖起了耳朵。

“什么学校？这分明是妓院！”

这声音高得刺耳，学生们仿佛被雷电击中了似的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有的奔出了门，有的从窗口探出了身子。他再坐不住了，也顾不得穿上外衣，拨开学生就往大门口奔去！

“你们伤风败俗，诱骗无知少女，来画春片！”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不顾传达室门房的拦拽，硬要往里冲，“我要找你们那叛徒校长刘海粟去！我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王济远一把拉住了他：“校长，你避避！”

“他不是要打我吗？我送给他打，但我要说服他不要怪罪他女儿，她是圣洁的！她无罪！”他想挣脱王济远。

江小鹮也帮着济远拉住他：“校长，你不能去！理是讲不通的，别吃眼前亏了！要不明天报纸一宣扬，说刘海粟逼良为娼，挨了打，事态一闹大，又要给学校造成损失。我去跟他说，你避一避。”

他被拉回到画室。吵闹声还在继续，有如无数把小刀，一齐戳进他心中，他顿坐在一只画椅上。……

“哎哟——！”刘海粟失声地痛叫了一声，后退一步，才知自己撞在一丛荆棘上了，利棘划破了他的额角，他伸手一摸，鲜血染红了手指。他拨开了这丛棘，向前迈了一步，前面又是一簇棘丛。他不停地拨开荆丛棘棵，沿着曲折蜿蜒的溪水逆流而上。要开创一条自然界的路，即使要经陡壁山川，但比起开创一条人生之新路来说，还是要容易得多的。

静安寺路环球学主会的小会议室里。墙上挂满了油画、素描。门口贴着的白纸上写着：“刘海粟、王济远、江小鹮、于慕琴联合画展。”

那是一个上午，展室里来了两个陌生人，挺着肚子，仰着头，东张张，西瞅瞅，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在室内走了一圈，站在陈列的几张人体素描前，用秽涩的目光打量着。突然转过身，以不可一世的神情环视着展厅问：“谁是刘海粟？”

他和王济远刚从外面进来，暗暗吃一惊，包探？他一眼就认出了他们。麻烦来了。他迎上去说：“我是刘海粟，请问有什么事？”

“你是刘海粟？”包探歪着头，以瞧稀奇动物的目光审视他。

他感到受了侮辱，说：“有什么事，就请说。我刘海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上海海关监督看了你们的展览，向工部局举报你们张挂了淫画，证据就在这里，我们奉命前来查禁。”

包探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态使他们受不了，大家一齐围上去抗议、申辩。

“我们奉命行事，令你们立即关闭展览会，”他们板起面孔，“如若违抗，后果自己负责！”说完扬长而去。

展室里立时沸然起来，观者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人体素描前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嘴里骂着：“伤风败俗”，却赖着不走。有人说他们是“吃饱没事干，自找麻烦！”有人还把他们认为“纨绔”、“花花公子”什么的。但也有人对工部局十分不满，追在包探后面，骂他们是“斩杀艺术的刽子手”、“伪道学的走狗！”

他们几个聚在休息室的一角。怎么办？向卫道者低头，还是对抗下去？他们都用目光询问着他。

他掏出一包烟，给他们每人扔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猛吸几口。室内顿时烟雾弥漫。

他又猛吸一口，又使劲掐灭了它，仰天长啸起来：“封吧！砸吧！风暴、雷电、箭矢、石块一齐朝我们来吧！我们绝不关闭！等他们来捣来砸！我们绝不屈服，一定要坚持到闭幕那天！”

“切不可意气用事！海粟兄！”环球学生会的管理员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画展已取得了成功，五天展出，观众盈万，这就够了，况且距原定闭幕时间也就两天。何必要扩大事态呢！你们忍得一时之气，也就免了我面临之大忧了！”

“什么？”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们去威胁了你？责备你借给了我们场地？”

他点点头说：“刚才有两个包探来警告过我，说你们如若不立即停展，他们就要取缔我们这儿开展的一切活动！”

不能祸及他们。这是他此刻首先想到的，“关！关！关！”他连声哀号般说：“绝不能影响别校师生的活动！关！我们马上关闭！”

观众们走了，画展衔版摘下撕了，门关了，作品堆了一地。他们像一群斗败的公鸡，垂头耷脑地坐在一起，被悲愤和忧伤裹挟着，久久沉闷在烟雾里。他的心上也萦绕着沉重的雾蔼。一片迷茫，看不到光明，满眼的黑暗。

难道就这么被黑暗吞噬？就这么被拉到俎上任屠夫们宰杀？人生如不能获得意志的自由，还能算是成功的人生吗？他不甘败在这些伪道学们的手里！他要冲出去，向他们宣战！让新艺术的风荡漾中国大地。

他站了起来说：“大家不要这样丧气嘛！我们的展览关了，并不说明新艺术在中国就已失败了！这查封一事，就证明它的强大影响。”他在室内踱起步来，“我早就在想，如果我们团结起更多的画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就可以和黑暗势力抗衡、较量，“对！”他未说完，江小鹑就兴奋地跳了起来，“我们组织一个美术家的团体，仿效法国的春、秋沙龙和日本的帝国画展，每年春秋两季，征集新的作品，举办展览，选优胜者吸收进团体。”

“这个提议太好了！”丁悚立即响应，“我们艺术家太需要一个这样的团体了，它可以推动艺术创作的繁荣和兴旺！”

“这事我来牵头。”江小鹑激情满怀，“丁先生，我们现在就去联络发起！”

大家欢欣雀跃地响应着。

“你不要太性急，此事重大，并非一句话就能实现的。”他说，“政府曾发布命令，集会结社得事先呈报批准，组织一个民间团体还得呈文政府。你们失去联络活动，我来拟文呈请批准。我们分头来进行。”

“海粟，”江小鹑跃跃欲试，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叫它沙龙好呢，还是起个什么别的名称？”

他想了想说：“我们的团体应该有个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名称。”

“这个名称应该既具有我们中国特色，又富有理想精神。”丁悚思索开了，“大家要合计一下。我们这个团体的主张、宗旨得明告于天下，才能登高而呼！”

“是的！”他接上说，“我认为，这个组织要肩负起中国新艺术运动启蒙之责，促进艺人自由研究的精神和自我觉醒的趋向。”他坐了下去，掏出钢笔在纸烟盒上写道，我们的信条：

- (一) 发挥人类之特性，涵养人类之美感。
- (二) 随着时代的进化，研究艺术。
- (三) 拿“美的态度”创作艺术，开拓艺术之社会，实现美的人生。
- (四) 反对保守的艺术、摹仿的艺术。
- (五) 反对游戏态度来玩赏艺术。

他写完后，把纸烟盒递给丁悚。

丁悚连连点头，又传给小鹁，小鹁拍手称好，又传给济远

他站起来说：“叫个什么名称，大家再想想，既要寓意深长。又要形象。”

有了团体的名称，才好呈文。他们想出了很多名字。却没一个理想的。

那日午休，他为之辗转反侧。突然，他眼前浮起了六匹腾空而起的马，啊！昭陵六骏！

他一骨碌从床上滑下来，从一堆书刊中寻出了一本外国人印刷的《中国古代雕刻作品选集》，他翻到了《昭陵六骏图》，一个极理想的名称突跳了出来！“天马会！”他叫了一声，挟起画册就去找住在楼下的丁悚。

“慕琴！”他未走近就大声嚷嚷说：“有了一个好名了！”

正是盛夏八月，丁悚只穿了条裤衩，正在午休，听到他在叫唤，也没来得及衣冠出迎，就急忙开门把他让进屋里，迫不及待地说：“快告诉我！”

“天马会，怎么样？”

“取‘天马行空’、‘天马歌’之意是吗？”

“老兄，”他用力拍了下丁悚的肩，高兴地说：“对，正是！”

“我们去告诉小鹁！”丁悚随手拽了件长衫套在身上，拉着他出门了。

江小鹁也没有休息，他屋里聚集了一群年轻的西画家，张辰伯、刘雅农、杨清盘、陈晓江。他和丁悚一进去，江小鹁高兴地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他们，说：“在座的都是自愿具名的发起者。”

“加上我！”丁悚说，“我们的团体有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名称，天马会！”

“天马会！”江小鹁高兴得欢呼起来，“太好了！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此乃我辈之追求也！”

“我们要招天马自由之魂，”他接上说，“唯此天马之魂，不属于形体，不被社会一切需要所拘束，超然于实利与功利之外也！”

年轻的画家们仿佛听到了自由之神的钟声，一个个激动得满脸绯红。

他将昭陵六骏图指给小鹁看，“我们的会徽你来设计吧！”

小鹁朗声应道：“我已有了一个构思，暂且保密！”

“那好！”他站了起来，“我这就去起草呈文。”

天马会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呈文报上去了两个月，却不见下文，小鹁他们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年轻的画家们也不再管它了，他们拟定一九一九年十月廿三日在白云观美专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他执笔撰写了《天马考》张布于礼堂门首。会徽汇集了小鹁与辰伯的智慧，方形、中选昭陵石刻马之一，加上飞翔，下面环刻发起都姓名。辰伯用方砖刻成一个浮雕，以赭石黄土打底，加用石青石绿泥金涂抹，犹似古铜色彩。不曾料及，与会者竟达数十人。一致拥护天马会的主张。会议通过了天马会章程，群推他为特别会员，给了他特殊的荣誉。

这年冬，天马会在江苏教育会举办了首次展览，陈列会员、非会员作品二百多幅，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中外人士有的不远千里来观看。闭会后，评选优秀作品，推选非会员中作品优秀者为会员，第一次就推荐了汪亚

尘、王济远、吴杏芬几个。

这以后，每年春秋之季举办展览。天马会还同时搞京昆戏曲会演。粉墨登场的都是画家、诗人、名媛闺秀、贵族公子中的票友。诗人徐志摩、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寒云、江小鹈、平分南北美人盛誉的唐瑛、陆小曼、京昆名优俞振飞……诸多风流荟萃，同台献艺，令人倾倒。江小鹈的《捉放曹》，唐瑛的《拾画叫画》，袁寒云和俞振飞的《蒋干盗书》，陆小曼、琴秋芳、江小鹈的《贩马计》，陈小蝶的《罗成叫关》，袁寒云的《藏舟》，《玉堂春》中陆小曼饰苏三、翁瑞午饰王金龙、徐志摩饰红袍、江小鹈饰蓝袍。……那是何等的盛况啊！每次活动无不轰动上海滩，醉倒文艺界。

天马会的声势越来越大，蜚声海内外。在它周围凝聚了越来越多的画家、艺术家。在沪的新艺术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向着因循守旧的艺术观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天马会的第六届展览会陈列的作品扩展到十四个展室，分为国画和西洋画两个系列。有才华的新画家不断出现，老会员的作品也有新的表现。他陈列了一幅人体油画，大得占了展室的一面墙壁，画面上是五个变形的裸体女子，蓬头、细颈、大臀。但生命的活力却在油彩中回旋。他把它题为《模特儿到教堂去》，标价五千元。这是他的宣战书，掷向伪道学家们的一枚重磅炸弹。他要为新艺术炸开一条血路。冲出去！冲向广阔的原野，让封闭的国土接受它们。

果然引起了十级地震般的震动。七天展出，观者数万。有人摇头，有人咋舌，说：“刘海粟的画，我们看不懂！”有人说：“刘海粟的胆子也太大了！”有人还说：“刘海粟的画画到人家看不懂，便是他的成功！”又有人说：“五千元的标价，骇人听闻！上海最有名气的中国画家吴昌硕也不过二十元一张堂幅，冯超然、吴待秋才不过三、四块钱一张尺页。刘海粟的身价平白地比中国画家涨了一千倍！”全国骇然，说：“西洋画家里出了怪人！”

这轰地一记爆炸，包探却意外地没来捣乱，工部局也没有下令查封。这是天马会集体力量的使然，是新艺术的胜利。他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新艺术有了一片天宇了，任人斩杀的时候已过去了！

可是，他错了！

父亲病故，他和韵土从常州奔丧回来，就接到学生饶桂举发来的加急电报。饶桂举在南昌举办画展，其中有几张人体习作，江西省教育会会长韩志贤，视此为淫风，报请官府查禁，江西省警察厅慎重其事地发表了禁令查封：

……裸体画系学校诱雇穷汉苦妇，勒逼赤身露体（名为人体模特儿），供男女学生写真者。在学校方面，则忍心害理，有乖人道；在模特儿方面，则含苦忍着，实逼处此；在社会方面，有伤风化。较淫戏淫书为尤甚。……不谓上海美专画妖刘海粟、江小鹈辈孽徒，新近毕业回赣之饶桂举者，以初出校门，默默无闻，急欲献技自炫……青年学生，兴致勃勃，都以睹裸体画为快……通领各区署队，一律查禁。

饶桂举说不清，请求他伸张正义。

他猛地从失父的悲痛中惊悟过来！新兴的艺术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查封饶桂举的画展，无疑是封建势力向新艺术抡起的屠刀，这关系到新美术的生死之途。韩志贤不过是一种社会思潮和封建势力的代表，对此如不给予迎头痛击，这种思潮就会泛滥成灾！

他放下一切事务，提笔给教育部长黄郛写信。他陈述了江西省教育会伙

同官府查禁饶桂举画展经过之后，写道：

阻梗学术之进程，谤毁学者之人格，其事尚小。风声所及，腾笑世界，实为国家之耻。窃谓人体美，为美中至美，乃欧西历代学者所公认。在稍稍研究美学之人，即认识此言之价值。欧洲希腊时代，即多研究人体美之著作，培养人体美之趣味。试考希腊之国家大祭典，行大祭时，云集国人之勇敢健壮者，赤体竞走，以为纯洁真实之表征。故现左所遗之希腊名雕神像，亦皆暴露筋肉之赤体。罗马遗迹，凡关宗教上之美术亦皆为人体，盖表征“人神贯通”，即神即人、人即神之意也。故希腊神皆与人生相近。泊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绘画特别发达，皆远踪希腊雕刻形式，故名作亦皆裸体画。其时大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所作名画曰：《最后之审判》一图，绘五百余裸身赤足之人物，或紧张而高吼，或柔美而颤动，意为世人是非全无，虽黑暗一时，必有最后之审判，故绘上帝审判人类之善恶，而人类此时皆赤裸裸陈于上帝之前。

无所蔽其恶也。同时画圣拉斐尔所绘《西斯庭圣母》，神圣天使，亦皆裸体赤足，其圣洁之象征，有如无垢之天光，自空而招吾人向上者。吾人观之，绝无引动性欲之观念也。迨至十八世纪古典主义之美术大盛，画家大卫，倡极端摹仿古希腊雕刻与人体美。自此以后，欧洲诸国官立私立之美术学校皆以教学生画古代雕刻及活人模特儿为统一之范围，为基本之练习，二三百年来及于美国而遍于日本；皆畅行无碍他一口气写到这儿，笔锋一转：

民国初元，海粟创办美术学校于上海，当时深知在此错认衣冠禽兽为道德家之社会，要雇用活人模特儿为学生研究，必多误解，必遭众骂，然以学术上之真理、未暇顾虑也。

创行之始，虽经社会上一度之误解，而一经学术上之辩解，纷呶即息。民国七年，教育部创办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至今亦雇用男女模特儿多人矣。除少数囿于封建礼教陈腐观念之人加以怀疑外，未闻有人斥为淫风败道也，亦从未因此而引起不良现象也。

由于愤慨，话语如流泉一般，哗哗从笔端倾泻而出：

近年以来，吾国新文化日进，美术思潮日益泛滥，各处美术学校迭兴，美术展览会踵接，此项人体模特儿亦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不谓江西省教育会韩志贤，胆敢狂妄砌词斥为淫风，更擅称江苏省教育会曾于今年八月呈请官厅通令禁止云云，尤属可笑。海粟黍为江苏省教育会职员之一，从未闻江苏省教育会有此谬举。现代各国政府学者，鉴于人生之役于物质，殿屎呻吟，不可终日，故盛倡美育以为解脱。欧美诸国及日本之公私立美术学校、美术馆遍于都市，美术展览会之举行，亦相踵接，即公园、博物馆，甚至议会、皇宫、墓地亦皆以人体雕像饰其庄严纯洁。我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极意提倡美育，人所共知。果如江西警厅禁令所言，则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诸人皆为导淫之贼，世界各国博物馆、美术馆、美术展览会、美术学校皆为诲淫之窟，天使神圣皆为荡妇淫夫矣。夫复何言哉！夫复何言哉！他越写越激动，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乎其人耳。假使韩志贤见女性而肉体颤动，性欲勃起，岂必杀尽天下女性，方能维持所谓风化耶？然则天下女性尽为导淫之具矣，有此理乎？其实指此为韩志贤个人之秽念淫欲则可，尽指天下女性为淫物则不可也。……他愤怒谴责了韩志贤之后，转换了语气。

在此新文化初进之中国，美术萌芽时代，尤不容如此盲目摧残。请即咨江西省长令行警厅即日撤销该项命令，以维学术之进展……

他写在这儿，不禁停住了笔，几件令他恶心的事撞击着他的心扉。

“先生，要哦？”他行至白渡桥，突然被几个流里流气的人拦住了，他们争先恐后向他递来裸体女照。这个说，“模特儿照片，要哦？”那个说，“依晓得大名鼎鼎的艺术叛徒刘海粟哦？这就是伊提倡的光屁股姑娘的照片！”

他一下子都气疯了，吼了起来：“一派胡言！我就是刘海粟！你们竟敢拍摄无耻妓女的照片来玷污美专模特儿的声名！”他挥起手杖一舞，高声喊道：“警察！”

那些社会渣滓才四下逃窜而去。

他和韵士刚刚在电影院里坐下来，银幕上就映出了裸体女像的幻灯片。

韵士深为厌恶地说：“这是干什么？”

他愤愤然地说：“招徕观众，牟取私利，毒害青年！”

观众也议论纷纷。突然一个声音刺痛了他的耳鼓：“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他们就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再就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

又一个声音说：“如今电影院也响应了刘海粟的倡导，放映女人裸体，这无疑艺术叛徒的功绩了啊！”

说这些话的人虽然都是不明真相的人，但他还是气得师都要爆炸了！为什么没有人对封建思想发难？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流氓兴风作浪？他恨得牙齿咬得吱吱响。他坐不住了，“韵士，我们不看了，到处乌烟瘴气，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电影未开映，他就挽起妻子退出了电影院。

报纸也来起哄，裸体广告在他眼前飞旋……

惟有一层，则亦不得不一并呈请注意者：

他复又提笔疾书道：

近闻各处有少数无耻之徒，假借人体模特儿之美名，摄取淫褻之照片，描写浅陋之淫画以敛钱；上海且有一二流氓赁置密室，利用模特儿之美名，深藏无耻妇女，装扮褻态，引人观览，骗取金钱者。外界不察，辄与美术上之人体模特儿并为一谈，资人口实，败坏风化，实为痛心。并乞咨情内务部通飭严禁。临陈不胜翘企之至。……

他又给江西省长蔡成勋写了一信，两信都刊载在上海各报上。

不久，他接到了饶桂举的告喜电，说黄郛已致电江西省政府，警厅禁令已撤销，他的展览会继续展出。

新艺术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溪水潺潺，野绣球花着情地开放在溪边岩岸上。那由无数的白蝴蝶似的小花组成的雪样皎洁的大绣球，晶莹似玉，掩映在五月的林木中，有似十五的皓月，丝毫不逊于高洁的琼花，它那种美却是琼花所无法比拟的。它立足于岩缝陡壁石隙间，依着那很少的一点土过活，上被乔木抢去了阳光雨露，四周都是荆棘，它赖以生存的就只那捧土。它向自然索取的那么少，花却美丽硕大。若不是奉献使它沉醉，若不是不停的搏击，它能有如此蓬勃的生命么？

他刚躺上蔡元培先生家客房的床，未合眼，又仿佛听到了那窄轨火车在“哼哼哼哼”地喘粗气。他们这节车箱云聚着中国教育界的翘楚和巨擘：蔡元培、马寅初、陶行知、竺可桢、郭炳文、王兆荣、黄炎培……他们同去“模

范省”山西太原参加教育年会。入晋后改乘窄轨火车，堪称土皇帝阎锡山阻止别的军阀火车进犯的独创。他依窗而坐，贪婪地观看着与江南水乡秀丽景色迥异的苍莽、雄浑的自然景观，一种别样的美感在他心中流动、汹涌，他手不停笔地描绘着它们。

车过娘子关，他突然想起儿时母亲跟他讲过的平阳公主的故事，激动的心越发不平静了，几笔就画下了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古战场风貌。

不知何时，同车的英国学者柏达赫史德女士来到了他身旁，她操着不太熟练的华语对他说：“好美的图画啊！刘先生，能送我作个纪念吗？”

“可以。”他欣然应允，从画夹上取下那张随意小品，题赠给了她。

陶行知傍依过来，将手里的白米摺扇递到他手里，示意他画下坐在对面的王兆荣。

他会意地一笑，就勾了下王先生的神貌，飘逸的长髯，宽阔的前额。

朋友们蜂拥过来要他画像。马寅初大声嚷嚷：“先给我画，我排在最前面！”

“哈哈……”大家欢快地笑着。

他也禁不住笑了说：“订货一律收受，不过嘛——这润笔怎么说？”

“这好说，到了太原，请你吃泡馍！”

“我请你吃大红枣……”

这群学者都发起少年狂来了。满车厢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蔡先生，”他们刚下火车，他就发现到处贴着“男女有别！”的标语，他困惑地指着路边墙上同样的标语口号问：“什么意思？”

蔡元培幽默地一笑，把嘴凑到他耳边小声说：“这就是所谓模范呢！你可得当心点！”

他立刻联想到去年这个时候，他们美专的青年教师陈晓江在这儿所遭受的迫害，《山西日报》署名月丙的记者对此作过报导：“警厅日前传知各区署云：为传知事，案奉省长函开。据报近有画师陈晓江携带油画来晋展览，内多裸体女子，问有猥亵情形。诚于风化有伤等情，此种油画，迹近诲淫，败风坏俗……厅即饬警注意禁止毋任展览为要……”陈晓江受到稽查，失去自由，只得逃回沪上。他会意地点头说：“这里模范到报上连标点符号都不准用了，我哪敢妄为？”

“刘先生，”那是一天夜里十时半，山西省教育厅长走进了他下榻的房间，翌日他将应邀去几所大学演讲美育，寒暄之后，他几近谄媚地对他说：“阎长官要我亲自向您致意，鉴于各地民情不一样，希望先生不要讲模特儿之类的问题……”。“不要讲模特儿之类的问题……不要……”他迷迷糊糊睡去了。

饭后，蔡先生和他隔着茶几坐在沙发上。

时值盛夏八月，他们不停地摇着扇子，喝着茶水，说话儿。

他们从两月前的“五卅惨案”说到罢工、罢课，又说到美专师生投身这一爱国运动的热潮。“我在六月廿日《申报》上看到了你和潘天寿、诸闻韵五位教授联名刊登的接受订件，举办义卖画展，接济罢工工人和死难者家属的启示。我还听说，你们还请欧阳予倩来校导演爱国历史戏剧，义演收入全部捐赠给了工人。我深感欣慰。”蔡先生递给他一支烟，“我这美专董事会主席，徒有其名，未给学校多少贡献。”

“先生是我们美专的精神领袖！”

此说并非谰词。北大曾是死水一潭，教师多是复古派，学生多是官僚子弟。蔡先生任校长后，北京仍在军阀独裁统治之下，没有民主、言论的自由。蔡先生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推行改革，采取兼容并蓄的治学方针，大开民主新风，唯才是任，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著名教授，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摇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一九二一年他北上时，就目睹了他广泛吸收人才，充实教学力量的革新做法，很受启发。返沪后，就加以仿效，先后聘请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树人、沈恩孚、叶恭绰、章士钊、徐志摩、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还有蔡元培等著名学人到美专讲学。成立了话剧团、歌咏队，对各种画风的教授兼容并蓄。蔡先生为美专新落成的礼堂题了“宏约深美”，为美专办学指明了方向，又为美专作了校歌。在美专的历次困顿中，他总是坚定地给予支持和声援。他是他的恩师，他是他的忘年知己。他于他和美专恩重如山。他说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我们美专因为有了您的关怀，才有今天的发展，您快别作如此之想，我会深为不安的！”

蔡先生眼里蕴蓄着感情的潮雾，他伸手越过茶几，轻拍了下他的肩，“海粟，你已成熟了！”蔡先生的手温，通过他的肌肤，传遍了他全身，他感到无尽的温热，他说：“先生，您过奖了，我还很幼稚，容易激动……”

蔡先生又拍了下他的肩，“激情是艺术家特有的气质，倘若没有这份澎湃的热情，你还能够成为奋进不息的艺术家么？激情和幼稚应该区别开来，它是艺术家难能可贵的精神灵魂，我就最欣赏你这个激情！”

“先生偏爱我了！”

“不，不，并非偏爱，中国需要更多像你这样敢于为新思想新艺术冲锋陷阵的勇士！”蔡先生说到这儿转换了话题，“此次晋中之行，你收获不小，画了晋祠的周柏、唐槐，还有圣母殿四十尊精美传神的宋塑女像，你太累了，就在我这里多住几日，休息休息，会会朋友，进京一次，也不易呀！”

他真想说：“知我者先生也！”可他没有说出来，“我也想在先生这里多住几日，多聆教诲……”

“呃，别这么说！”

工友送进来一摞当天的报纸，他们便不再说话就浏览起来。

他的心不由打了个格愣，报上有条消息说，江苏省教育会召开会议，作出禁止模特儿决议，他深为诧异。黄炎培先生和他分手回去没几日，他和沈恩孚先生都是具有新思想、真知灼见的学者和诗人，一直支持美专的工作，他们怎么会同意作出如此的决议呢？报纸的消息源于何处呢？一定事出有因。他把报纸递给蔡元培先生说：“先生，请看这条消息。”蔡先生也深感诧异，他沉吟有顷说：“黄、沈是有头脑有见识的学人，也是新艺术的支持者，绝不会同意通过这种提案。你别着急，写封信去问个究竟。”

“好的。”他站起身，“我这就去写信。”

“上书房去写吧，那儿安静。”

江苏省教育会：

前见报载贵会本屈大会有禁止模特儿之提议，通过在案。鄙人未见是案之详细说明，辞义含糊，大惑不解。

夫人体模特儿之为物，艺术家在习作时期为必须之辅助，盖欲审察人体之构造，生动之历程，精神之体相，胥于此借鉴。以故各国美术学校以及美术研究院中，靡不设置模特儿，以为艺术教百上不可或缺者也。凡曾涉足欧

美，或稍读艺术书报者，闻模特儿其名，必联想及科学上之化验用具同一作用，事极凡常，当无惊奇之足言。返顾吾国今日浅见者流，滔滔皆是，藉礼教为名，行伪道其实，偶闻裸体等名词，一若洪水猛兽，往往惊讶咋舌，莫可名状，是犹曾闻日月经天，而未闻哥白尼之地动说，可悯孰甚。

当民国初元，鄙人开办美专，首置模特儿，开宗明义，亦既宣之。而世人不察，目为大逆，讥笑怒骂，百啄丛集。鄙人为学术尊严计，不惜唇焦舌烂，再四辩白，有识君子，欣焉有得，方谓世有是非，窃自庆幸。讵于曩年，江西警厅有查禁裸体画之事，官命惶惶，不可终日。其禁令中误解艺术，荒谬绝伦，辱骂鄙人，无所不用其极。鄙人本不愿与是辈作无谓之争辩，第念真理弗扬，以误为讹，其为害也，伊于何底？辄详述美术之真价值与模特儿之必要，致函教育部与江西省教育会，文见当时各报，有心之士，当能忆之。

今不图贵会。亦有是种类同之动议，此鄙人之所以大惑不解者也。虽然，凡事创业艰而流弊易，鄙人首倡模特儿，光明正大。而一般无赖市侩，托其美名，以之裨贩，苦今日上海所发现之裸体妓女照片及恶劣画报等，实为害群之马，自宜严禁，毋得宽宥。然贵会议案，辞弗谨严，未分黑白，书遣世人以惶惑无措，是非不辨。兹本君子慎思明辨之义。请贵会明白其辞，修正前议，布之天下，昌胜感禱之至。

刘海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气呵成，又抄了两份副本，拟投《时事新报》、《新闻报》，当他从书房出来时，蔡先生唤来为他投寄信稿的工友已在客厅里等着了。

送走了工友，他们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下来。好半天，他们都没言语，一种黯然神伤的情绪弥漫着他们。

“污浊的封建气息弥漫着中华，要前进一步，谈何容易！”蔡先生慨叹地打破了沉默，“就说这人体模特儿吧，也许还有反覆，多次的反覆啊！你要有心理准备！”蔡先生起身为他的茶杯续水，坐下后又谆谆地说：“海粟呀，人的富有不是金钱，不是一时的成功，而是那些帮助你认识生活的经历，你应该为你如此年轻就有如此的经历而自豪！不要因为它们而馁伤啊！”

“先生，”他眼里滚动着泪花，“我记住了！”

蔡先生点点头。

他微笑着：“先生，这模特儿的事还不知如何了结，我想明天就回沪去。”

“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蔡先生点点头，“好吧，我让人给你买明天早班车车票。”

刘海粟满头大汗，他揭下遮阳帽，敞开衣襟，右手举起水壶，仰起脖子“咕噜、咕噜”地喝水。他想用以浇灭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气愤有时也是能给人一种强大的动力的，他丝毫没有感觉饿，只有一种焦渴；他也一点不觉得累，只希望早点寻到这变幻奇妙、时隐时现的九溪十八涧的最初源头。他从云棲溯行到了佛石，又从唐家逆上到了百丈。方家在山麓的那面，翻过面前这座山，宏法就在望了。

灌丛越来越密，林木越来越高，山势也更加险峻了。藤萝交错，野花藏在草木丛中，不时探出淡紫、鹅黄、粉嫩的笑脸，香气袭鼻，鸟儿自由自在的在树木的枝桠间跳跃歌唱。不时有野物的啼噪，使他不由胆颤。多么诱人神往的自然！可却又弥漫着神秘和凶险莫测啊！

江苏教育会的覆信来了。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对美术院校开设的人体素描课有过非议，他们所禁止的是淫秽的裸体照和春画。他们同他的主张没

有任可分歧，只是措词不够准确。

可他的信在《时事新报》上见报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位王一之先生来信支援他：

海粟先生大鉴：

今日读报，载我公以模特儿问题，规谏省教育会之鸿文。顽固派浅见陋俗，妨碍艺术之进步，颇觉可怜可叹！我国女界，不思为根本的补救，实行禁娼，或设女警，以挽俗世颓风，专作表面文章，尤觉可怪怪，以鄙人见闻所及，世界各国女子之扶持风化，培养道德，增进人群幸福者，其道正多，从未闻于美术界必须之模特儿有所警议。试问印度女子之长幔遮头，阿拉伯女子、土耳其女子白绫幃面，为道德乎？抑野蛮乎？西方之学，均重实际，是以从模特儿入手之人物画，不至有头重脚轻，四肢不相配，不合学理之种种缺憾。我国人，向不注重体育，而女子为尤甚，只知面部之美，不顾全体之美，若无从模特儿入手之美术品，使社会人群得此借鉴，进而为体育上之修养，则令多数男女，沉沦于内地黑暗风气之中，永无猛省之一日矣。为道德乎？天下事，有利必有弊，权衡轻重，求其利多而弊少者行之，识时之俊杰也。因少数荡妇之行为，归罪于学术试验之模特儿，因此微之弊，而忘实在之利益者，因噎而废食也。感触及此，拉杂奉陈，中国艺术之路尚赖明哲之奋斗焉。……

他捧着这封读者来信，兴奋得连连呼叫：“中国有望也！中国新艺术有望也！”

可仅隔两天，《申报》、《新闻报》上刊登了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是他的学生丁远最先看到的。他卖了份报纸，跑步赶到他家。他未进门就急呼：“校长，校长，不得了了，出大事了！”

他从他手里接过报纸，看了标题，镇静了情绪，读了下去。

近年来裸体之画，沿途兜售，或系摄影，或系摹绘，要皆神似其真，青年血气未定之男女，为此种诱惑堕落者，不知凡几。在提倡之者，仍姜其名为模特儿、曲线美。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竟列专科，利诱少女以人体为诸生范本。无耻妇女，迫于生计，贪三、四十元之月进，当众裸体，横陈斜倚，曲尽姿态，此情此景，不堪设想。某某耳闻目见，正深骇怪，不知作俑何人，造恶无量。乃见本年九月八日《时事新报》教育栏载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为模特儿致教育会书，巧言惑听，大放厥词，自承为首置模特儿之人、原函辩白理由，大致谓：模特儿之为物，盖欲审察人体之构造，生动之历程，精神之体相，胥于此借鉴之云云。窃以美术范围至广，何必专重于裸体画，更何必以妙年之少女为模特儿？美专非医专，人体构造与生动历程：与“美术”二字有何切要关系？精神之体相，又何必得镜于裸体？况男女同体，美专多男生，何不以男子为模特儿？毋论裸画不过一种物质上影像，即使神似而至生动，亦不过一裸体少女耳。究于青年之学子有何利益，充其极，足以丧失本性之羞耻，引起肉欲之冲动。语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又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反之，则必为矫情之人。今刘海粟提倡模特儿，则女校亦可以男体为活动范本，忘形若此，尚复成何体统，成何世界，成何人类。言念及兹，不胜慨叹。今为正本清源之计，欲维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姜专科学校模特儿一科，欲查禁模特儿，则尤须严惩作俑祸首之上海美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

他微微一笑，看了惶惶然在他身旁的丁远一眼，用嘲弄的口吻诵起一首

儿歌：“风来罗，雨来罗，和尚背了鼓来罗！丁远，别吓成这样，没事的！你去上课吧，我来对付他们，我们一定会取胜的！”

丁远怅惘地望望他，转身走了。

他继续读下去：

……今执途人而询及裸体画有益于世乎？则十九必疾首蹙额而答曰：“此画败坏风俗。”盖人民视裸体画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也。素仰执政钧长，关怀风化，体念民情，恳祈查禁，严惩祸首，以维风化，而敦未俗。……

这是第几个跳出来的伪道学小丑？他冷笑一声。绝不能由他谬言惑众！他即刻研墨挥毫作答：

九月廿六日《新闻报》、《申报》载有上海闸北市议员姜怀素者呈段执政、章教长、郑省长文，请禁裸体画。窥其词意，全为上海美专及鄙人而发、谬妄百出，不容缄默。兹先条驳一二，惟明达之士衡察之。

姜君之言曰：近来裸体画，沿途兜售，或系摄影，或系摹绘，要皆神似奇真，青年血气未定之男女，为此种堕落者，不知凡几，在提倡者，美其名曰模特儿、曲线姜。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列为专科云云。

敝校科系凡七：曰中国画、曰西洋画、曰工艺图案、曰雕塑、曰音乐、曰图画音乐、曰图画手工，从无模特儿科，亦未遣人沿途兜售裸体画之事。唯西洋画系人体实习，则置模特儿。此系各国国立、私立美术学校皆有之，何独敝校。姜君出言无稽，大类梦呓。

又曰：某某耳闻目见，正深骇怪云云。

美术学校置模特儿，事极泛常，姜君见而深骇者，是未尝读书，未尝行远。坐井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姜君所见之小也。目中有妓，心中无妓，姜君不自检省，妄责无辜，陋矣丑矣。

又曰：美专非医专，人体构造，生动历程，与美术有何切要联系？精神之体相，何必假镜于裸体云云。

画者生机，寓神于似，不察人体构造，恶言似？不明生动历程，恶言种？裸体，天真也。精神体相，犹言天真烂漫，取资裸体者、不背学理，合乎天则。学术公器，研究人体，岂但许医专不许美专哉？姜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显而不知其隐，愚莫甚焉！

又曰：美术范围至广，何必专重裸体画，更何必以妙年少女为模特儿，何不以男子为模特儿云云。

敝校所设科系，列举以上，未尝专重模特儿，亦不以妙年为原则，更不以女子为原则，凡合乎学理揣摩者，不问老少男女，并皆善焉。

又曰：今刘海粟提倡模特儿，即为矫情之举，倘男生可以女体为模特儿，即女校亦可以男体为模特儿云云。

姜君昧于事理，比拟不论，此所谓不足与蝼蚁语春秋也。

又曰：今为正本清源计，欲维持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模特儿一科。欲查禁模特儿，则尤宜严惩作俑祸首之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云云。

夫沪埠风化之恶，鄙人疾之深，未尝后于姜君也。无赖市侩制作妓女裸体照片及淫画，诲淫以牟利，鄙人疾之深，亦未尝后于姜君也。兹二者，于上海姜专何关？于鄙人何关？姜君不察，以市侩行为，强纳于艺校尊严之轨而并行，黑白不辨，是非荡然，是乌可不辩者哉……

他这篇驳斥姜怀素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以后，他以为姜怀素会立即反

扑。可他缄默了！他没有理由来反驳他，道理越辩越明，模特儿风波可望风息浪平了！可他又错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向他发难了。他在致他的公开信中写道：

上海风俗之淫靡，青年女子濡耳染目，即无人为之引导，已难遏止其欲念。乃观近日风行美术裸体画片，无不争相购买，血气未定者，尤易堕落，影响之大，何可胜言。推原祸首，实上海美专创行裸体画之作俑也。先生为美专校长，美术之范围至广，山水花鸟，仕女风景，均可引起美术之兴会，何必定以模特儿、曲线美名词导入于邪？先生纵有柳下惠之操守，不为声色所动，彼青年子女，能有此操守乎？当此人欲横流时代，提倡礼教修养廉耻，犹虑不及，再以此种画片，蛊惑青年，势将不可救药矣。如谓西欧风俗不以裸体为耻，我中国乃礼教之邦，先生亦中国人士中之佼佼者，必欲以夷狄之恶习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是诚何心哉！《时报》载有先生致省教育会书，公然大放厥辞，自诩为首创模特儿之功。教育何事？学校何地？先生非艺术叛徒，乃名教叛徒也！马路上雉鸡逐客，尚在昏夜，先生以金钱势力，役迫于生计妇女白昼献形，寸丝不挂，任人摹写，是欲今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方也。人而禽兽之不若矣。本社主张正俗，呈部有案，对于社会上风化，有维持之责，历请华洋官厅，严禁淫画春册，不止一次。今观先生之蔑弃礼教若此，谨先申其劝告，从违与否，是在足下。但本社发言纠正，并随时见覆，以定进行之步骤，惟先生察之。黑暗！黑暗！无边的黑暗，四合围向他！流氓、渣滓搅起了一股沉渣泛滥的浊流，淹没了人体艺术，读褻了人体艺术，加深了不明真相者对人体艺术的误解。各种小报也合围着他，骂声四起，把上海社会的淫靡都归咎于他。他倒不怕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可中国的新兴艺术不能夭折！新艺术不能被世俗势力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振臂而呼，当即作檄，给身兼买办、绅士、巨商、“慈善家”四重身分，权侵上海朝野的巨头朱葆三以回击。他说：

至执事谓鄙人欲以夷狄之恶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

诚于执事言，则欧美美术学校之设置模特儿，胥为腐风蚀俗之器，彼邦宁无明达之士如执事者，展抒崇议，以矫其非乎呜呼！居今日而尊中国为礼教之邦，鄙欧美为夷狄，闭门造车，坐井自豪，虽三尺童子亦耻之。执事固当世群称为绅士者也，而出言不择，宁不腾笑彼邦，遗国人无穷之羞也！时流鸚鵡学舌，徒获欧美皮毛，摈国故而不究，舍本逐末，鄙人所深疾，稍审历史递变，稍察世界大势者，靡不知欧美学艺，精粹之处，无让中土。吾国深造力追，犹足截长补短，非可以夷狄二字轻之也。

若夫中国礼教，鄙人亦尝钻研，其精神则不在浮文虚仪，衣冠揖让之末。大学言正心诚意者是矣！今之伪道君子，未尝学问，口仁义而心盗跖；言夷狄而行于媚外。乡愿者德之贼也，使孔子复生，亦必以杖叩其胫。犹曰名教，名教，揽镜自窥，徒暴其丑耳！

艺术上之模特儿，既与中国礼教截然二事，……执事言贵社呈部有案，历清华洋官厅，严禁淫画春册，用意辛勤，良佩！良佩！欲请禁敝校艺术上之模特儿，则敝校亦呈部有案，历届办理情形，呈报无遗。不但敝校然也，各国立美专，亦有是项模特儿之设置，执事请禁之道多矣，无谓华洋官厅不足以显其威，欲请洋官厅申禁令，则英、法国立私立美术学校设置模特儿，较中国为先，较中国为盛。执事可请英、法当局先禁本国学校，再及于租界之中国学校。如谓中国政府与英法政府有提倡模特儿之嫌疑，执事更进一步，

可请国际法庭惩治之。执事阳鄙欧美为夷狄，阴实效忠洋官厅，前后矛盾，判若两人，是存何心？是存何心！

一种傲于身外之无畏之气回荡于他的心间，他奋笔疾书下去：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鄙人倡艺学之志不能夺，实言之，不因执事以华洋官厅炫众，而易鄙人之初衷。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无所顾惜。执事名鄙人为艺术叛徒固善，名鄙人为名教叛徒亦善也。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今之违执事劝告者，执事实违真理，强鄙人不得不重违执事也，惟执事明察之。执事所定进行步骤，究为何者？此种迹近恫吓之辞，而出诸执事之口，窃为执事惜也。丈夫有为，光明磊落。敢乞明布，愿安承教，虽赴汤蹈火，鄙人无辞，谨拭目以待命……

海粟攀上了杨梅岭。登高而望，九溪十八涧而源于足下，汇诸山灵秀之泉而成溪。穿岩凿壁，绕麓穿林，百折不回，奔涌而下，经徐村而注入钱塘江。再远眺钱塘，烟波浩渺，白浪滔滔。他想起了天下奇观的钱塘潮，突然又联想起了对人类文明科学进步做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科学发现，除达尔文外，谁生前也没见到被社会承认。可他们的发现至今造福于后代，孕育着人类。我算什么？沧海一粟！有什么可怕的？我所信仰和倡导的合乎科学，科学必胜！就像这九溪十八涧一般，那伯千难万险，任何阻挡都挡不使它奔涌的潮头，涓涓细流必汇入江水，江流又必然要注入大海！这是自然规律，也是科学的规律，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他登上望江亭，顿感心中升起一股豪气，一种参战前的兴奋激荡着他的心扉。他飞奔而下，向西湖方向去寻找他的学生们。

学生们仍被一种惶惶然威慑着。他往他们中间一站，大声地说：“同学们，不要慌。”他跨步站到一块高石上，即兴演讲起来。他从美专开创新艺术的艰难历史讲起，讲他们和封建卫道士的历次斗争，讲他们的新成果。最后，他以大无畏的口气说：“此不过封建伪道学们时我们美术人体艺术的又一次进攻而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类必须进步，科学总要被接受的。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你们应该坚定新艺术必胜的信念！”

少年的学子们刚才还垂头丧气，此刻又被他的演讲激动起来。他们高喊：“新艺术必胜！”“校长，我们支持您！”

他从高高的石块上跳下来，向大家扬扬手：“你们安心画画，这事由我去处理！我要先回去了！”

二

他回到驻地，心里仍然让亢奋充溢着。那种临战的兴奋越来越使他激动不安。他在旁中走来走去，一会儿跑到阳台上，一会儿躺上床，心里塞满了九溪十八涧。峥嵘的林木，陡壁悬崖，烟霭岚雾，野花的芳香，迷离的色彩，峰回路转，奔腾跳跃，那不屈不挠，不甘不愿，不流入江海，誓不罢休的溪流！他的两耳也灌满了那高高低低、叮叮咚咚、淙淙潺潺的泉声。这是支永不退却的奋进之歌！这支歌在他心里激荡！他要唱，要宣泄出来，它在他心里堵得慌！

他迅疾地在案上铺开一张宣纸，举起画笔在纸上尽情挥洒起来。

画面出现了：三峰巍列，二泉合流，中间主峰上有古树纵横郁勃，掩映

着两间古屋；石壁上苍苔藤萝点染，流水哗哗，岚气氤氲。满纸回荡着生命的旋律和浪漫主义激情。他题上了五个字：“九溪十八涧”，上面留了很大的诗坛。

他扔下笔，心里顿觉轻松了许多。跟着疲劳向他袭来。他微微合上了眼睛，向椅背上靠去。

突然，他听到了敲门声。他起身去开门。“沫若兄！”他惊喜得高叫一声，伸出双手，握住面前这位戴黑边眼镜的三十来岁的中年人的手，犹如在渺无人烟的广袤沙原上看到了行人一般地激动，“你怎么来啦？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这就叫作心电感应嘛！哈哈……。”郭沫若滞洒地笑着。“快请进，快请进！”

他们相识在一九二一年。郭沫若和郁达夫自日本返国，开展新文化运动，筹办学艺大学，但缺少经费，要海粟支持。海粟为给他们筹措经费，在南京两路静安寺举办画展。郭、郁都参加了开幕式。后来他们在泰东书局会见过几次，开始建立起感情。后来海粟仿效蔡元培先生，广泛吸收人才，聘请任学艺大学文科主任的郭沫若来校讲课，特为他开设了“沫若讲座”。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郭沫若在美专礼堂讲《生活的艺术》时，一开头他就自谦地引用了“崔颢在上，李白不敢题诗”的典故，说“刘海粟先生把当代独一无二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帽子压在我的头上，其实，这完全是‘夫子自道’。有他这么一位大艺术家坐在这儿，我郭沫若不用说不敢题诗，就是连话也不敢讲了。”同年“五卅”惨案发生，为抗议帝国主义与军阀杀害顾正红，何秉彝二十四位烈士，坚持罢工到七月的工人生活十分困难，海粟和几位教授除卖画支持工人，还向美专学生话剧团推荐郭沫若的两幕历史剧《聂莹》，郭还亲到剧场看望参加演出的学生，给予激励。他在他正经历棍棒围剿的这个时候来看他，使他感到了友情的力量。他把他挽进了屋里。

“啊！”沫若第一眼就看到了画案上的《九溪十八涧》，他脱口惊呼起来。奔到画案前，“海粟，你又让我大吃一惊了！想不到你这西画家，中国画也画得这样好！”

海粟傍依在他身后，“那还是一九二三年，我去看望国画大家吴昌硕先生，他建议我在作西画的同时兼治国画，那以后，我系统地读了中国画的画论、画史。我不喜欢清初的‘四王’，他们的山水画一味效法古人，没有自我，没有创新，我喜欢青藤、石溪、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的画风，特别喜欢石涛。他的《黄山图》，气势磅礴，和后期印象派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也喜欢吴缶老的作品。”

“啊！”沫若更惊讶了！“你已偷偷画了几年了，我怎么都不知道！”

海粟笑笑说：“想吓你一跳嘛！”

“哈哈！”沫若笑过，又来看画，“海粟，你的确受了石涛很深的影响，你这《九溪十八涧》，又似石涛又不是石涛，是九溪十八涧，又不是九溪十八涧，有你刘海粟的胆识气魄在画上！笔墨间回荡着一种强烈气流，这是你的独创！海粟，我惊服了！我确实吓了一跳了！”

海粟未答，只将搁置一旁的报纸递给他，“你今天没看报？”

沫若不觉奇怪了，他下意识地点了下头，接过报纸问：“发生了什么事？”

海粟指了指那条消息。

沫若几乎是一目十行，“危道丰下令禁止人体写生课！”

海粟点了下头说：“我不会认输的！我要给孙传芳写信，要他下令斥责危道丰！”

“海粟，你可要当心呀！危道丰和孙传芳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他岂肯帮你？”

“为了中国新兴艺术的生存和前途，就是死，我也豁出去了！”

“好！”沫若嚙地站了起来，“好样的！”他操起海粟扔下的笔，在《九溪十八涧》的诗圪上挥毫就题：

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

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何如此峻险？

鞭策山岳入胸怀，奔来腕下听驱遣。

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

沫若走后，海粟又不安起来。危道丰是新上任不久的上海县县长，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把火他既然烧起了，他会轻易熄灭它吗？事态将作如何发展？美专的前途如何？他心里没有底。他一介书生，只凭着书生的篆气和勇敢，能战胜权势，捍卫住科学和真理吗？他的心被恶愤的情绪充涨着，烦躁得六神不宁。天近黄昏的时候，他突感周身发麻发冷，心里又仿佛有盆炭火在烧烤。不好了！他意识到他是病了！在苍茫的暮色中，他躺上了床。

他感到唇焦舌燥，手脚冷厥。

“校长，你怎么了？”王济远推门进来，见他房中没有灯火，他躺在黑暗中呻吟，不由吓了一跳。

“没什么！心里不快而已！”

济远划亮很火柴，点亮了灯。

他仍然躺着，问：“车票买到了吗？”

“买到了，明早八时的。”济远走到床边，伸手摸摸他的前额，惊呼一声，“哎呀，你的头好烫啊，你这个样子，明天不能走！”

“不要紧的，今晚睡一觉，明早就好了！”他从额上拿下济远的手，握在手里，“你坐下，我们商量一下教学安排。我走后，这里就交给你了。”

济远点点头，说了他的想法。

他满意地紧握了下他的手说：“拜托了！”

济远为他打来了一壶开水，倒了一碗让他喝了下去，又问他想要吃点什么。

他摇摇头说：“我想睡觉。你走吧，学生们还在等你评画呢！”

济远起身出门，又回过头来说：“明早我来送你！”

济远早晨五时就来到他的房里，进门就问：“你可退烧了？”

他正将最后一件用品装进藤箱，说：“还有点不舒服，但不碍事的！”拎起箱子就准备离开。

济远走到他面前，见他两眼充血，面色潮红，嘴唇起泡，忙拦住他，“你病成这样，不能走的！”

他笑了起来，“我没有那么娇惯。走吧！”

济远伸手夺过手提箱，再次劝阻着：“等一两天吧！”

他坚决地摇摇头：“这是什么时候？火烧到眉毛上了！一刻也不能等了！”说着背起画夹抬腿走出门去。济远拎着箱子跟在后面。

他们走了两三里路才叫到一辆车。两人坐上去，直奔火车站。

王济远担心他在车上支持不住，放心不下，说：“我送你回去，到了上海，我坐末班车再回杭州。”

他连连摆手：“不用，不用，这儿更重要！群龙无首了，学生们会更不安的！”他把济远直往车厢门口推去，“快快下去，我自己知道，没事的！”

火车起动了，他扬起手和济远道别，就台上眼睛，在车轮和铁轨相撞的轰隆声中沉沉睡去。

他像一棵被烈日烤焦的树那般站在韵士面前。她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钟，方才叫出了声：“海粟，你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她迅疾地从他手里夺下行李，放到地上，就挽扶着他走进家门，把他安置在沙发上，就去给他冲了一杯咖啡，“你喝点热的！”

他接过咖啡说：“你给李毅士先生打个电话，说我急着见他们。”

“我就去！”韵士转身打电话去了。

李毅士是位学养很高，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画家。一九二七年留学英国，读完美术学院后，又读了五年物理。回国后，蔡子民先生聘他为北大画法研究会黑白画导师。一九二一年，他应蔡先生之邀，进京到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时认识，他的忠厚笃诚使他们很快成了朋友。蔡先生为他举办画展，他为他画了张全身油画像，挂在展厅入口。在吴法鼎后，他聘他到上海美专任教务长，是他倚重的栋梁。

他刚喝完杯里的咖啡，李毅士、滕固、俞寄凡诸位教授就来了。

“刘先生，听说你带病回来了，我们就立即赶了来。”俞寄凡满脸的关切之情，走到他面前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海粟起身让坐，说：“我这病是危道丰气出来的！”

俞寄凡连忙扶住他：“你别起来！”

“学生们的情绪怎么样？”这是他最为关心的。

李毅士回答说：“有些波动。”

“我们商量一下，”海粟说，“如何对付目前形势？”

面对严峻的形势，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李先生主张“站避其锋”，滕固主张坚决反抗，俞寄凡却说：“我们先听听校长的。”

海粟只好说：“请你们费心作好学生的工作。安定大家情绪，不要惊慌，我来对付。”他因一天都未吃东西，空腹喝下的咖啡使他心里很不舒服，脸色显得更不好看，“我要给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贵危道丰！”

他们面面相觑。孙传芳这赫赫有名的军阀，又与危道丰有同窗之谊，能支持他们美专吗？搞不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大家心里梗塞着疑虑，但他们不敢泼校长的冷水。

“校长，你身体有恙，还是先养好病，再来对付官鬼小人吧！”李毅士说着站了起来，“我派人去给你请医生！”

俞寄凡说：“我去！”

海粟连连摆手，“谢谢你们，请别忙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还有闲心治病？诸位请回校吧，别惊骇了学生们。”

“校长，”俞寄凡显得格外亲昵和关闭，“有事就打电话叫我。”

“好！”

朋友们一走，他就坐到书桌前写信。

韵士给他下了碗鸡蛋挂面，放到书桌上说：“趁热吃点。”

他像没听到似的。

韵士又小声地说：“饭总要吃的，你这样要支持不住倒下的！”

他突然抬起头来，把心里的怒火倾到韵士身上：“你有完没完？没见着我有事吗？快快端走！”说完又埋头笔端。

韵士一肚子委屈。但她对他毫无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地把面端了回去。

儿子刘虎放学了，他从窗外望到了他爸爸身影，欢叫着“爸爸——！”奔进屋来。

韵士忙迎了上去拦住他：“虎儿，爸爸正在忙，别打扰爸爸。”

“我就看爸爸一眼。”他挣脱母亲的手，轻手轻脚走到画房门口，伸进脑袋，看着他爸爸，微微一笑。

海粟已经感觉列了儿子的气息，转过头。向儿子作了一个亲昵的动作后，又向他扬了下手。

刘虎领会了爸爸的意思，快活地缩回了头。

他一连写了几个钟头，直到日近黄昏。把写好的信封好，又给美专校董《申报》主笔史量才先生写了便信，请他给以支持。他将两封信都交给工友，叫他送给史量才先生。他感到心力衰竭，处理完这事，就昏倒了。

五月十七日。孙传芳从南京启程，下午五时，列车途经上海，去杭州检阅部队。

危道丰接到电报，在做着美梦，如何乘机逢迎求得晋升。突然手下人给他呈上了当天的《申报》，并指着那赫然的标题《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请他看。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愤怒随着全身的血液在澎湃汹涌。他恨不能立即把报纸撕碎。但在下属面前他又要保持长官的风度，不好发作。他作了个手势，叫送报纸的人下去。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绪，还是耐住性子看了下去。

近日报载请禁裸体画之呈文，危道丰之指令，涉及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昨自杭返沪，致函孙传芳云：

本月五日《申报》载闸北市议员姜怀素请禁裸体画之呈文，关于敝校各节，含沙射影，砌词破坏，当经鄙人辩正在案。复见十三日、十五日《申报》载上海县知事危道丰第七十六指令暨布告称：“本知事自到任以来，即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人体标本之事，因其校址在法租界，即拟咨请查禁，惟恐传闻不确，曾经派人前往参观，旋据覆称实有其事，种种秽恶情形，不堪寓目，已据情咨请法租界及会审公廨从严查禁，如再违抗，即予发封”云云。

按敝校西洋画科高年级人体实习，置人体模特儿资学理之参考，已历八载，呈部有案。其目的在明察人体构造、生动历程、精神体相，表现人类伟大之生命力，事极泛常。远者著诸史册，近者定为学制，稍识文化史者，莫不知有希腊奥林匹亚祀典之裸体竞技，以及艺术家所造之裸体神像；自罗马时代经中世纪至文艺复兴，关于宗教上绘画雕刻之杰作，绍述希腊遗意，亦多裸体之作。盖以男体象征人类刚毅之气概，女体象征人类纯洁之天性，命意深长，令观者肃然起敬，上感神明，下图奋励。近世科学昌明，凡百学理，悉以实事为始基，求是为指归。

危道丰冷冷一笑，低骂一声：“诡辩！”禁不住再看下去。

自医学学校有人体解剖，美术学校即有生人模特儿，二者久定为必修之学程，备学理之参考，达实事求是之鹄的。且人体作品为艺术上主要部分，欧、美、日本各国美术学校不计其数，美术馆总计有百数十所，陈列先贤及近人之人体作品不下万千。其尤著者如法国巴黎之鲁佛尔宫，德国柏林之国

民艺术院、新艺术院，意大利佛罗伦萨之国民美术馆、古今美术馆，英国伦敦之国民美术馆、大不列颠博物馆，美国纽约之国度美术馆、旧金山之艺术宫、芝加哥之艺术学院，是或政府拨款建造，或国民踊跃捐输，创为巨观。这些，危道丰的确不知道，但他却认为刘海粟是在卖弄，哗众取宠。

昭示来兹，盖艺术发达足以提高国家之文化。吾国兴学二十年，截长补短，倡言已久。敝校为吾国首创之美术学校，求教授上设备之周详，置人体模特儿，数年以来，国人容有误解，必婉辞申说。乃该议员不学无术，不明事理，以敝校学程之设施与市侩营利之事，相提并论，每遇新任长官莅临，必招摇惑递呈虚文。关于敝校各节，历届长官深明黑白，未事铺张。该知事危道丰不揣冒昧，扬长出令……

这些强硬的辞语，像颗颗石头般击中了危道丰。他气得面色铁青，握报纸的手，微微颤栗着。

鄙人办学，明中约束，素主严肃。十五年来，履冰临渊，师生肃穆，专心德艺，此中外人士所共见共闻，亦鄙人可告无罪于天下也。而市上流行之裸体淫画，及游戏场上之裸体淫舞等，操业卑鄙，莠害良风，可恶之极，鄙人数年前早请严禁，有案可稽。近赔傅道尹、许交涉员等，又请其会同查禁，至再至三，盖与敝校学程设施截然二事了。视美术学校之人体模特儿为导淫，为秽恶情形，无异视医学学校之解剖人体为盗尸，为惨无人道，揆诸情理，宁有是耶？议员信口雌黄，轻举妄动，已属不堪造就，不可教训！而该知事从而和之，忘其身处中外观瞻所系之上海，出言无稽，谬妄不伦，腾笑万邦，莫此为甚！此辈不学之徒，狼狈滥厕议席，腆面颜为邑宰，其贻害地方，遏绝真理，罪不容赦！夙仰钧座明察时势。学有渊源，下车以来，励精图治，值此宏奖学术，整顿吏治之秋，即乞迅予将该议员姜怀素、该知事危道丰严加申斥，以做谬妄而彰真理。其于市上流行之裸体淫画及游戏场之裸体淫舞等，有坏风化，亦乞迅予传令警厅严加取缔，以杜后患而明黑白……

危道丰的脸，气得由青转白。他长这么大，为官多年，还从未遭人如此辱骂，而且还是当着他的数十万上海子民的面辱骂于他。他被激怒得几乎要发狂了，他扔下报纸，大喊一声：“来人哪！”

听差应声赶来，他张了张嘴，正要说：“去把刘海粟给我拿来！”可他突然冷静下来了，这个刘海粟并非无名鼠辈，他代表着一股新潮流势，支持者追求者大有人在，文化教育界的名流像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沈恩孚、黄炎培、郭沫若、徐志摩等等都是他的朋友，要制服他，不能采用这种简单方法！他的目光突然落到南京拍来的那份电报上，他想到了他的同窗孙传芳就要来了，何不借他之手来收拾他？他想到这儿，心里涌起一种报复的快感。他向听差们挥了下手，示意他们下去。待他们走了，他弯腰拾起扔到墙角的《申报》，折叠好，将刘海粟致孙传芳的那篇文章折在上面，放进挂在衣架上的薄呢大衣袋里。

下午五时，一辆豪华的专列徐徐驶进上海火车站。在月台上等候迎送和朝见的上海大小官吏和知名人士像潮水冲向沙滩般涌向专列，争先恐后上车，向号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统帅的军阀孙传芳表示欢迎和敬意。

危道丰一走进专车，就把《申报》捧给孙传芳看：“联帅，有人在报上给您写信，请看！”

孙传芳眯起眼睛，望着报纸，看过几行后，仰起他那张阔脸问：“模特儿是什么东西？”

危道丰一脸谄笑，连忙回答：“就是一丝不挂让人画的女人。”

孙传芳似乎明白了，他点了下头，又问：“刘海粟是个怎样的人？”

挤在危道丰身后的姜怀素立即回答说：“他是个假模特儿骗钱的人！”

孙传芳又点了下头。

他们的对话，使站在一旁的沈恩孚先生深感不安。他了解孙传芳喜欢偏听偏信，又是手操生杀大权、变化莫测的人，他为海粟捏着一把冷汗。他鼓起胆量为海粟辩解着说，“联帅，刘海粟是一位艺术家，也是很著名的学者，至少是认真研究学问的人。模特儿……”

“联帅！”危道丰恶狠狠地打断了沈恩孚的话，“上海的事我做不下去了，请另委高人吧！”

孙传芳皱了下眉头，“嗯”了一声。

“联帅，我接任刚两个星期，决意整治上海的淫风败俗，才开个头，就遭到刘海粟如此辱骂！联帅如不支持鄙人，给予刘海粟以严惩，群起效尤，那将成为何种局面？鄙人可没法收拾了！”危道丰激动得几近声泪俱下，“联帅，鄙人无能从命哪！”

“哦？”孙传芳转了转眼睛，“他敢辱骂长官？”

“此人一向胆大妄为，目空一切，自谓艺术叛徒！”危道丰见孙传芳已被触动，立即采取了激将法，“就是联帅您，他也不放在眼里呢！不然，他怎敢如此公开向您施加压力？”

孙传芳“哈哈”地冷笑起来，“本帅横扫干军如卷席，一个手无寸铁的刘海粟，他敢如此妄为！”他眼中闪射出一道凶光。

沈恩孚先生不敢再谏，孙传芳杀人眨不眨眼，他担心着海粟的安危，悄悄退出了专车，急忙向美专赶去。

危道丰不由暗自一喜，报仇有望了！他仗着他们同窗之谊，抓住这个时机不放，“联帅，您下令吧，我立刻叫人把刘海粟给您拿来！”

“呃，”孙传芳并非草包，他摆了下手，“无须动干戈！”他以教训的口吻对他的同窗说：“我们是政治家，就得讲究一点政治家的风度和策略！”

危道丰心里打起了鼓儿，暗骂一声“这个滑头不上钩！”可他又不肯得罪他，嘴上却说：“联帅，请教锦囊妙计！”

“本帅给他写封信，婉劝几句，他敢不俯首听命？”

“我、我担……”

“啊！”孙传芳骄横地挥了下手，“老兄，你放心，模特儿从此休矣！”似有送客之意。

危道丰躬身退出车厢。

沈恩孚先生来到美专，才知海粟病了，在郊区的上海疗养院住院治疗。他焦急万分地对李毅士、滕固几位教授说：“孙传芳、危道丰很可能要向刘先生下毒手了！”他把他们在专列上的阴谋告诉了他们，“你们得赶紧派人把他接回学校居住，以防不测。”

他们立刻赶到疗养院，覆述了沈先生的话，要他立即出院回学校休养。

海粟的病虽比前两天有所好转，但仍未退烧，在韵士和他们一齐劝说下，搬回了学校，住在校长办公室，韵士守着他，不让他出校门。

五月二十日，他在一家小报上看到一个小标题《刘海粟启事》。

他不觉迷惑了，他什么时候登过启事？为何事登启示？他匆匆看了起来。启事写的竟是他向危道丰赔礼道歉的内容。他首先想到这是一个阴谋！

这无疑是把一盆污水泼到了圣洁的婚纱上一般。他狂怒得吼叫起来：“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要抗议！我要反抗！”他也不顾自己还在发烧，奔到校园的大钟下，敲起了紧急集合的钟声。

七百多名学生从课堂上蜂拥而出，奔进了大礼堂。礼堂中笼罩着紧张悲壮的气氛。他跳上讲台，挥舞着那张报纸，怒吼着：“同学们，这上面登着一则《刘海粟启事》，说我因为一时之愤开罪了危道丰，特登报道歉。这是无中生有！无耻之极！这是封建势力的卑劣伎俩，是出卖我的人格，我抗议！”他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着，“残暴的军阀，昏庸的官僚，以社会流氓渣滓利甲模特儿美名兴风作浪为藉口，不择手段要封闭人体丛术。他们是不理解伟大的艺术的！他们是一批庸人，画裸体模特儿是美术的基本工，绝不能废除！”他高高举起双手狂呼：“我反抗！我反抗！我们的学校绝不停办！我刘海粟拥护艺术，为艺术而生，也愿为艺术而死！我宁死也要坚持真理，绝不为威武所屈！”

“抗议！抗议！”学生们挥舞着双手，狂暴地响应着他们的校长，“我们抗议！抗议！”

在山呼海啸般的抗议声中，他领头唱起了校歌：

我们感受了寒温热三带变换的自然，
我们继承了四千年建设文化的祖先，
曾经透彻了印度哲学的中边，
而今又感受了欧洲学艺的源泉。
我们要同日月常新，
我们要似海纳百川、
我们现在彻底地受了母校的陶甄，
将来要在全世界发扬我们的国光而绵绵。
啊，我爱我的中华万年！
啊，我爱我的母校万年！

歌声有如雷电般轰鸣，海涛般持久，震撼着校园，也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久久回荡在空气中，也回荡在大家的心中。

“同学们，我们要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临危不乱的品格，我希望同学们安心学习！”他一脸的庄严，“不管我们遇到任何情况，我也绝不允许关闭我们的学校！也绝不允许查禁我们的模特儿！我愿意用鲜血以至生命来捍卫艺术的自由！”

会场上响起了呜咽和抽泣之声。

“同学们！”他扬起双手，大声地说：“别这样悲悲戚戚，我们要振奋起精神，和腐朽、黑暗势力作坚决的斗争！直到彻底胜利！我们绝不投降！”他说完就走下讲台。他的身后久久响着学生们问仇敌气的怒吼：“我们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他回到办公室，很快就写了份声明，否认启事和所谓忏悔，为了艺术的发展，他表示：“刀斧鼎镬，在所不辞！”他开始收拾东西，要搬回家去住。

韵士坚决反对说：“你这不是认着死道去送死吗？”她从他手里夺下文件包，“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

“鲁迅先生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诗句，我刘海粟亦愿以血来唤醒国人对我艺术的理解！”

“不！”韵士双手拽住他，“你不能蛮来，你若出了事，学校怎么办？”

我和虎儿怎么样？你的艺术也就完了！”她哭了起来。

他下榻的办公室内外聚集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战友同道乌始光、滕回、李毅士、济远、小鹤、俞奇凡、陈晓江诸多教授拨开一条路挤进他的办公室。

“海粟，”乌始光以老大哥的身分大声劝阻他，“你这是胡来！捍卫艺术，也不一定非要拿生命去做赌注，学校在法租界，你若回家，就是凶多吉少！听大哥的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小鹤、济远、滕固，也一齐劝阻他不要回家，留在学校养病。

“乌先生，校长要回家去住，自有他的道理。”俞奇凡一脸的义愤，“不能把我们的胆虚硬塞给校长，不管我们的对立面如何反动，我也相信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加害一个新艺术先驱的，除非他们不在乎遗臭万年！”

“俞先生！”李毅士扬起手止住了俞奇凡，“我们不能对危道丰之流寄予任何仁慈的希望，还是小心为妙！刘先生，你不能问家！”

“李先生，”俞奇凡的脸泛起了红晕，他争辩着，“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很理解校长的心境的，我只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塞给校长，他有他的思路！”

学生们也齐声要求他不要回家：“刘校长，您留在学校里，有我们在，您就没有生命的危险！请求您别回家！”

他受了深深的感动，眼里滚出了两串滚烫的泪珠。“谢谢各位先生，谢谢同学们！你们全都出于爱心，我听你们的，留在这里战斗！”

刘海粟的“声明”在《申报》上发表后，没过几天，他收到了孙传芳寄自南京的信。

海粟先生文席：

展诵来书，备承雅意，黼饰过情，抚循惭荷。贵校研究美术，称诵泰西古艺，原本洞晰，如数家珍，甚佩博达。

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式，唯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重衣裳而治，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道家天地为庐，尚见笑于儒。礼教赖此仅存，正不得议前贤为拘泥。凡事当以适国情为本，不必循人舍己，依样葫芦。东西各国达者，亦必以保存衣冠礼教为是。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繁劳，而不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徽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智者不取也。复颂日祉。

孙传芳六月三日

六月十日，《上海新闻报》全文刊登了孙传芳这封信。它有如一颗炸弹炸裂在大上海的天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美专更是一片哗然，仿佛末日就要来临。海粟召来了他办校的栋梁支柱们，商议对策。

乌始光说：“孙传芳可是个权可炙手的五省联军司令啊！他给海粟写了信，是婉劝，不是命令，如果我们不给他一点面子，一个下台的台阶，其结果怕是不敢想像啊！”

“孙传芳代表的是没落封建势力，我们不能投降！”滕固反对着。

“这不是投降！”始光大声地反驳着他，“孙传芳手操生杀大权，我们跟他们斗，是把血肉之躯往刀口上撞！”

“不管他有多大权势，我们也不能惧怕权势，放弃艺术的科学追求！”

俞寄凡帮着滕固反驳着始光，“我们不能被孙传芳吓倒！”他又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谁吓倒了？”始光也激动起来，“我是为了我们学校！学校被封闭了，还有模特儿可言吗？况且，还有海粟的安全！”

这最后一句，使俞寄凡、滕固都不响了。

海粟两眼衔着泪花，他抬起双手，站了起来说：“先生们，海粟十分感谢诸位，你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目的——美专的生存前途和我刘海粟的安全！”他激动地说：“我绝不放弃模特儿，绝不向孙传芳妥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新艺术的生存空间，我办这美专有何价值？我要和封建保守势力血战到底！乌兄，你是为了我和美专，但我不想苟活着。”

“校长，你的身体尚未康复，休养几日再处理此事吧！”李毅士站起来，对他的同事们说：“我们走吧，让校长休息。”

海粟送他们出门，这才发现院子里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群学生，像一片森林，他们静悄悄地守候在他的门外，像士兵守候着他们的元帅将军一般。他感动极了，立即走到他们中间说：“同学们，你们放心，我们绝不屈服！回去吧，安心学习！”

学生们这才依依离去。

海粟回到办公室，他的耳边似有澎湃的涛声，胸中似有壮阔的波涛在汹涌。他铺张纸，给孙传芳覆信。

馨远先生麾下：

恭奉手谕，雒诵循环，敬悉钧座显扬儒术，教尚衣冠，振纪提纲，在兹一举。粟束发受书，研经钻史。长而问业于有道君子，默识于微言大义，平昔诏戒诸生，悉木儒者之教。赐教各节，在粟固无丝毫成见，荷蒙厚爱，晓喻周详，粟非木石之俦，敢不俯首承命？惟学术为天下公器，兴废系于历史，事迹在人间耳目，毁誉遑惜一时？吾公英明，检讨义理，不厌其详，愿从容前席，略再陈之：

现行新学制，为民国十一年大总统率同总理王宠惠、教长汤尔和颁布之者。其课程标准中艺术专门列生人模型，为绘画实习之必需，经海内鸿儒共同商榷，粟厕末席，亲见其斟酌之苦心也。敝校设西洋画科，务本务实，励行新制，不徒摹仿西学已耳。自置生人模型以来，亦既多年，黉宇森严，学风肃穆，与衣冠礼教，从无抵触之处。比读钧座与方外论佛法之书，救世深情，钦迟弥切。夫佛法传自印度，印度所塑所画之佛像，类皆赤裸其体，而法相庄严，转见至道。自传中土，吾国龙门、云岗之间，佛像百计，善男信女低徊膜拜者已历千年，此袒裸之雕像，无损于佛法。矧今之人体模特儿，但用于学程基本练习，不事公开，当亦无损于圣道。此二者皆自外来，并行不悖，并育不害，盖可必也。先生以为不适国情，必欲废止，粟可拜命。然吾国美术学校，除敝校外，沪宁一带，不乏其数，苏省以外，北京亦有艺专，其他各省，恐无省无之。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而已也；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粟一人受命则可，而吾公一人废止学术，变更学制，窃期期以为不可也。

伏念吾公下车以来，礼重群贤，凡百兴举，咨而后行。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儿，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巨大，邀集当世学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先自请处分，万锯鼎镬，所不敢辞！率尔布陈，伏维

明察！书此敬请勋安！

刘海粟六月十日

就在这天夜里，美专的画室被流氓捣毁了。刘海粟闻讯赶来时，打手们已经逃遁了。只有那几只雪亮的灯，一览无遗地照着画室里劫后的狼籍。模具、画架断腿少臂，横陈在地，石膏像裂成了大大小小的碎块，写生台被砸烂了，学生的作品像秋风里的枯叶一般撒了一地，上面踏了无数个肮脏的脚印。他那张陈列在里面的大油画《模特儿到教堂去》上面的五个女子，无一幸免地被割断了脖子、乳房、大腿，臀部也被刀划得遍体鳞伤。济远陈放在里面的多幅得意之作，也被刀戮得千疮百孔。

他愤怒地仁立在画室中。毅士、济远、小鹤、滕固、寄凡都赶来了，学生们也赶来了，恐惧、愤怒和悲哀裹挟在一起，威慑着空气，也压迫着他们，谁也说不出来，唯有一两声无语深长的悲叹。

“我们何罪之有？为何总要与我们的美专过不去？”良久的沉默之后，王济远爆发性地怒吼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有如缄默了几个世界的火山，突然喷发了一般。

海粟立即意识到，他应该冷静，他也不能再沉默了！那会引起学生们的极大不安和惧怕，气可鼓而不可泄！他说：“教授们，同学们，别难过，前天，我收到一位欧洲画家寄来的一份刊物，我在上面读到了毕加索和他一位朋友的对话，我为之深有所感，尚能熟记，我来说给你们听听。他的朋友马雷伯说：‘诗人对国家的作用仿如一个玩九柱戏的人。’毕加索应道：‘的确如此。为什么柏拉图讲诗人应该被赶出共和国呢？就因为每个诗人、每个艺术家，都是反社会的人。他不是故意反对，而是别无他途。当然国家有权将其流放。不过，如果是位真正的艺术家，他就会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承认。因为，如果他得到承认、理解和赞同，那就意味着他的作品已经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人云亦云了。一切新的东西，一切值得做的事，都不可能被承认。因为人们看不见未来。’他说得多么的好啊！伪道学家们、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们，他们总和我们美专过不去，就是因为他们是庸人，看不见未来。因为我们美专所从事的艺术研究有价值！”人越来越多，为了不被淹没，他站到一张椅子上继续说，“同学们，不要气馁，我们应相信，我们的工作代表着未来！”他满怀豪情地说，“新总要取代旧！如何才能去取代旧，就要我们不懈地战斗！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要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写！同学们，都散去！打起精神来！”

“海粟，”乌始光推开他办公室的门，把他写给孙传芳覆信的副本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我一连去了数家报馆，见是和孙传芳论模特儿的信，那些小报都惊若寒蝉，不敢接受。”

海粟默然无语。他往椅背上一靠，叹了口气：“权势可恶呀！我也有这个心里准备。但我认为，敢伸张正义的总还是有的！我再给史量才先生写封信，请他伸张正义。”

“海粟，”始光在他面前的椅子坐下，“你听听我的劝告好不好？这个孙传芳一向骄横跋扈，凶狠毒辣，杀人如割韭菜一样轻便，你怎么能拗得过他？你不接受我的劝告，已将覆信寄出了，也就算了，就不要再在报纸上发表了！”

“我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我们的事业是正大光明的，可以公之于众。他孙传芳以权压人，不平则鸣嘛！”他几下就给《申报》主笔写好了信，“乌

兄，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心，海粟生命为小，美专生存事大，我顾不得了！”他把信连同给孙传芳信的副本，一齐递给乌始光，“劳驾兄长了！”

乌始光无言地转过了身，走了。

“校长！”传达室的门房奔进他的办公室，“沈先生，沈恩孚先生来了！”

“在哪里？快快请！”海粟立刻站了起来。

“已经进大门了！”

海粟大步迎了出去，他们在办公室门外碰上了。“沈先生！”他迎上去，双手握住对方的手，“您这时来美专，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也给我增添了力量！”他把他扶进屋里，请他在沙发上坐下。

“海粟啊，不妙呀！”他刚落座就迫不及待地说，“我刚刚得到消息，孙传芳接到你的信，认为你不识抬举，没给他面子，伤害他的尊严，大发脾气，当即就下了道通缉你的密令，又电告上海交涉员许秋枫和领事团，交涉封闭美专，缉拿你呢！你可得加倍小心哪！”沈恩孚说完就站了起来，“我还有急事去处理，不能久留了！”

海粟要送他上车，他拦住他小声说：“你们得采取一些安全防范措施，大门要派人严密把守，你千万别乱跑。”

“谢谢先生！”海粟是个易感的人，他眼里又漾起了热雾，“海粟终生不忘先生的爱护！”

沈恩孚拍拍海粟的肩转身走了。

第二天，孙传芳通缉刘海粟、要封闭上海美专的消息就传遍了上海滩。形势非常危急。他的老师康有为担心他的安全，一天三次来到美专，劝说海粟赶快离开上海。最后一次，他几近乞求了：“海粟，我长期过着流亡生活，同军阀们打过交道，这些人对异己者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手段都会用上的。当年谭嗣同在北京入狱之前，本能走开，但他一心要用热血唤起同胞，终于壮烈殉难。我每次深夜吟起他的绝命诗，总是老泪纵横，难以入梦。你不能再像他那样，我不愿你也流血！”他抬起焦虑的目光看着他，“你还记得他那首绝命诗吗？”

他点点头诵起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朝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海粟的喉头滚动了两下，吞下了涌上的泪。

“海粟，”康先生深情地望着他，“中国有句熟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直起他那些有些弯曲了的身子，慢慢站了起来，“听我一句话吧！为了中国的艺术！”就转身离去。

海粟送他，刚到院子里，他就回身拦住他说：“我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不三不四的人绕着你们学校游荡，看来你已经受到了监视，不要送了！”他把声音放得很低，“听我一句劝，离开上海吧！”说完就转身沿着校园内那条碎石铺就的小径，向大门方向走去。

海粟悄悄跟在后面目送着他。他凝视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不由涌起阵阵波涛。

那是一九二一年的盛夏。天马会在环境幽美的美国牧师李佳白的尚贤堂举办画展。天马会的创新精神吸引了无数的参观者，尚贤堂一下热闹起来。

一天下午，展厅门口来了位身着纺绸长衫的老人。他举止潇洒，气宇轩昂，两鬓霜白，面色略显青癯，剑眉如银，神采奕奕，藏在那对深陷的眼窝

中的眼睛，却如烛如炬。他在三两随从的相伴下迈进展厅。他的风度、气势吸引了济远、小鹈。他们迎上前去，请老人在观众留名的册页上签名。

康有为！他们惊诧地互相看了一眼，这个名字使他们迅疾地联想到了公车上书的爱国行动。他们不由对老人另眼相待了，陪着老人一行观看展览。

老人久久伫立在他的《雷峰夕照》、《回光》、《埠》等油画面前，仔细品味。老人看完画展，济远连忙捧上一张六尺大宣说：“康老先生，请为我们画展写几个字吧！”

“我很乐意。”他接下宣纸，即交给他的随从，“我想和刘海公谈谈。”

丁悚忙说：“今天他不在这里！”

“啊！”他脸上泛起了一缕怅然若失的神情，转身离去。

他们将老人送出展厅，在门口的台阶上与他不期而遇，丁悚高兴地给他介绍：“康南海先生！”又给康老介绍，“这位就是刘先生。”

老人微仰起头，上下打量着他，“你是刘海公的儿子吧？”

他早在孩提时候，就听母亲讲过康有为冲破清王朝森严禁令，领头要求变法维新的故事。也曾读过他的《新学伪经考》，对公车上书的勇士们有由衷的钦敬。他不禁有些激动地回答说：“在下就是刘海粟。”

“你就是刘海粟？”老人惊讶了，用他那炯炯的目光再次审视他，“我还以为你是五十左右的人呢！你的油画，气魄雄厚，老笔纷披，你却如此年轻！”老人对他流露出一种喜爱之情。

“老先生，您过奖了！”海粟被当众褒奖，感到有些不自在。

康老已转换了话题：“不知你在中国画家中，服膺谁人？”

他脱口而出：“董源、巨然、黄公望、吴仲圭、倪雲林、王蒙、沈周、徐渭、八大、石涛等，都是震古烁今的杰出画家。”

老先生又问：“在西洋画家中，你喜欢哪些人呢？”

“我喜欢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伦勃朗，印象派诸家对光和色彩的创新，给西洋画注入了新的生命！”

老人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他大声笑了起来，握住他的手：“太好了！明天请到我家去。我有吴仲圭、沈石田的真迹，也有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油画，我在欧洲时，请很高明的画家临摹的，你可以来研究一番。”他又给他介绍了陪侍在身旁的他的女婿潘其旋，并叫女婿给他留下了住址。

他怀着对领导“戊戌政变”这位思想家的敬佩，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他了。

他刚按地址找到了愚园路一百七十二号的竹篱笆门外，看门老人就立即迎上来：“您是刘先生吧，康大人吩咐我在这儿等候您多时了。”

进门是一座布局别致的优美花园。小桥流水，石径幽篁，曲廊碑碣，域外雕刻。康先生的居室“游存庐”建筑成茅舍形式，外面的回廊栏杆、门窗全用未去皮的圆木建成，使他顿生一种走进山野人家之感。可进到茅庐，又是另番天地，脚下是紫红地毯，墙上挂着唐画、宋画和元画，檀香案上陈设着庄严曼妙的佛像和意大利石雕，稀有动物的标本，满书橱的线装书，和烫金的外文图籍。

康先生见到他，非常高兴。他拉起他的手，把他带到石雕前，让他欣赏这出自异域艺术家之手的作品。又把他引到挂着的中国画前，谈起了中国历代的画家。他们从王维、二米，谈到元四大家的高士逸，从明四家的唐寅、仇英，又谈到画杰石涛、石溪，还有郎世宁，他们信马由缰，在中国画广阔

的天宇间驰骋。谈到纵情处，两人放声大笑。

“你们组织了个天马会，我画过一幅《天马行空图》，我拿给你看看。”老人把画展开在他面前，两人共同欣赏起来。他被老人画的宽宏气度，书法的雄厚根基和灵动中的古拙吸引了，他脱口而出：“天马行空，神交久矣！”

两人又纵声大笑起来。

审美趣味的相投，他们已忘了年龄的间距。康老觅到了他这个论画知音，快乐得像个急迫要向伙伴展示财宝的孩子一般，把他请进内室，让他观看提香、伦勃朗、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米勒的名作，复制者确系高手。这以前，他只是在印刷品中见到过拉斐尔的《圣母怀儿》。画中的圣母，温柔仁爱得有如溢荡着母爱的人间美丽年轻的母亲，爱，荡涤了一切宗教气息。越看越美，越看越神往，他不禁脱口赞道：“拉斐尔真是画圣啊！”

他又看了拉斐尔另一杰作《西斯庭圣母》。

“它的原作藏在德累斯顿。”康老介绍说，“为我临摹它的画家给我讲了拉斐尔创作此画的故事。”他告诉他，那时意大利正受外族的侵略，国内封建势力欲乘机复辟，人民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他们幻想有位威严如女王、亲切似母亲的神来保护他们。拉斐尔吸收了达·芬奇描绘女性美的细腻手法，又融合了米开朗基罗的构图技巧和雄健笔力，完美地把人民的幻想体现在他的这帧杰作之中。“你看，”康老指着圣母的形象继续说，“西斯庭的圣母不仅善良、纯朴，可亲可爱，又蕴藉着神力和威严。”

他很激动，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他的技巧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康老从书案上拿出济远请他带回的六尺宣，交给他说：“我已遵命写好！”他接过来，展开在康老的书案上，朗声地念了起来：

画师吾爱拉斐尔，创写阴阳妙逼真。

色外生香饶隐秀，意中飞动更如神。

拉君神采秀无伦，生依罗马傍湖滨，

江山秀色图霸远，妙画方能产此人。

这是一首论拉斐尔的诗，他又在下面写了个长跋。

吾游罗马，见拉斐尔画数百，诚为冠世。意人尊之，以其棺与意之创业帝伊曼奴核棺并供奉邦堆翁石室中。敬之至矣。一画师为世重如此，亦意之人美术画学冠大地也。宋有画院，并以画试士，故宋画冠古今。今观各国画，十四世纪前画法板滞，拉斐尔未出以前，欧人皆神画无韵味。全地球画莫若宋画。所惜元、明后，高谈写神弃形，攻宋画为匠笔，中国画遂衰，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刘君海粟开创美术学校，内含中西。他日必有英才，合中西成新体者其在斯乎？十年复游存叟康有为。

他看后，并不立即卷起来，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转向康老。

康老银眉一扬说：“刘先生，你不赞成我的画论？”

他微微一笑说：“有同也有异。”

“哦！”康有为惊诧地望着他，还从未有人敢于当面说与他的见解相悖呢！“愿听其详！”

“海粟斗胆了！”他向康老抱抱拳，“先生对拉斐尔的评价，主张中西画融合，强调神形兼备，这些，海粟举双手拥护，此亦是海粟所力追求的。但先生颂扬院画，恕我不能苟同。……”他望着先生的眼睛，见那里泛上了不悦，就停住了。

“说下去！”

“海粟不敢！”

“啊，”老先生已克服了心里上的尴尬，“学术上的争论可以求同存异嘛！”“那好，”他说，“北宋时期，能继承五代设立画院，养了一批画家，对繁荣艺术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后来以画取士，产生了大批仿古而远离生活的八股画家。我认为，这是中国画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老人沉吟不语，但他并没有生气，片刻之后，他说：“刘先生，你是第一个敢当面批驳我的人，我赞赏你的勇敢和率直。”他变得满面春风，“我一生教了不少学生，林旭八岁能诗，梁启超十六岁中举人，著述很多，谭嗣同文章人品并传不朽，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以工七律、译过雨果的诗篇，难能可贵，这些人物可谓一时之盛。我办的天游学院更是人才辈出。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通绘画的学生。”

他微微一笑：“康老，我听说徐悲鸿先生拜过您为师，您忘了？”

康老不置可否：“我这人有个爱才之癖，他想到北京谋职业，来见我，我就给北京的名士、我的好友罗瘿公写了封信，请他帮助他。他又把他推荐给教育部长傅增湘先生，他应允将来派留学生时，考虑他。后来他又认识了蔡元培。”

海粟点点头，“蔡先生跟我说起过。他延聘他到北大画法研究会任导师，可后来教育部公布向欧洲派遣的留学生名单中没有他，是蔡先生给傅先生写了封言恳意挚的推荐信，他才获得了这个机会。”他拿出他带来送康先生的《美术》杂志，“这是一九一八年创办的，请指教。”他翻到一期中一个地方请康老看，“徐先生是我们美专的首期学生，他只待了三个月就不辞而别了，他能获得去欧洲深造的机会，我非常高兴，特为他亲撰了一条消息，刊在我们的《美术》第二期上。您看。”

康老点点头说：“你做得对，能帮人处得帮人。这是我的为人之道。中国文艺复兴，但愿你们这些年轻人努力奋斗，超越古人。”他翻看起了他发表在《美术》上的作品。又说：“你十七岁创办上海美专，画也阔厚雄奇，前程远大，我非收你做学生不可。”

这是他从没想过的。他怎么敢想与梁任公、谭壮飞等人同列门墙？他既激动又感突然，还是鼓起了胆量说：“康老，光挂个空名不行，我跟您学什么呢？”

康老还没来得及想，沉吟了一会儿说：“书画同源，我可以教你写字。”

“我愿意跟先生学书法，也学诗词古文。”

“好！”康老兴奋得两颊绯红，“以后每逢星期五欢迎你来！”

“砰！”校门关上了，康老的背影消失了。他这才回过神来。可他怎么也拂不去康师的影像。

那天，康老留他在家里谈了一天，直到月上树梢。临别时，他送他一本《万目草堂藏画目》。数天后，他为收他做弟子大宴宾客，他对他说：“海粟，我为收弟子举行如此盛大宴会还是第一次呢！”前来赴宴道贺的有词人况夔生、朱古微，书法家沈寐叟，书法鉴定收藏家甘翰臣等。老人的朋友们纷纷举杯祝贺，老人非常高兴，当众教诲他说：“海粟，你还年轻，要狠狠下些工夫！”又说：“你习颜字时间长，鲁公对后世书学贡献良多，但唐碑磨之已久，多有损坏，辗转翻刻拓印，已非原貌。再说颜字写法也有师承，要追本求源。学书应从钟鼎石鼓入手。只是你年龄已过，身为校长，争多，

没有时间从头练起。可先与《石门颂》，再写《石门铭》。后者神态飞逸，结体疏宕，乃从前者化出。我生于科举时代，以光方乌大之小楷为进身之阶梯，多崇大小二欧，我虽力求风骨棱劲，亦不可独树一帜。北游之后，以收置金石碑版自娱，观京师收藏家拓本数千种，仅盛伯义一家，亦有数百种之多，方识汉魏书法之美。若练《爨龙颜》、《石门铭》、《灵庙碑阴》及魏碑中最俊秀之《六十人造像》，渐得苍古沉雄之趣，似婉而刚之力，凡捺捺笔画辄取上翘之势，多取法《石门》。”

那天，康老送给他他三十三岁时所著的《书镜》一部。这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书法发展史。他在书学上尊碑而不尊帖。特别看重汉碑，他当时教育他说：“北碑浑涵质朴，庄穆厚重，格调高，在学书上，应该广搜博览，不要独宗一家。”他教他用墨，说干研墨、湿着纸，湿研墨、干着纸，宁浓勿淡，过浓肉滞，淡则单薄无力；又教他，“心是主帅，腕为偏裨，锋是先锋，副毫是战足，纸墨为器械。”每次他去之前，他都叫人磨好了墨，他一到，他就示范写给他看，边写边讲运笔和字的结体要领。临别时他又将范本送给他，要他回家反复摹练。他对他要求极严，要他先练二寸对方大字，写小字也强调悬腕。还常常拿出拓片，要他细细研究结体的讲究，运笔的奥妙。并教导他说：“只读一家一派碑铭，殊不可取，多见多闻多临，自己悟出道理，路需自己走，否则背熟古人书论即可为书家，写字岂不太容易？”

他还要他读《历史画论》，说：“临碑不读书，至多得古人皮毛，字匠而已。唐驼非无功力，书卷气不足，故未能免俗。习字，得转折、停顿、收缩之法不难，健筋骨，血肉丰满，有个性甚难，而书卷气则极难。唯有书外求之，博览群书，气高志洁，心有巨眼，下笔自然超拔。此境非终生苦学不成，潜移默化，自有天地，海粟牢记之哟！”

他请康师到美专讲学，他夏日也着长衫，连讲两个小时，口若悬河，声若宏钟。

有次日本首相访问中国，他非常尊敬康老，宴请老人，他对日本首相说：“日本蕞尔小国，明治维新告成，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中国若变法成功，何逊于贵国！”他念念不忘他的维新变法。

他经常当着外国朋友的面，诋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说孙先生的革命不成功。他听着很不舒服。那天他又当着客人说孙先生，待客人散去后，他对他说：“以后请康师不要再当众评论中山先生。他和您的政治主张不同，救国热忱并无二致，他的功绩可谓如日月经天，他的革命精神在史册上自有其不朽地位！”

康老勃然大怒，拍桌子骂道：“你也大胆大妄为了！他革他的命，我不是什么革命！为什么要相提并论？他的学问可以和我相比吗？”

“海粟知道老师不喜欢随声附和，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是非老师可以评断，但绝不说伪话。”他辩解着，“所谓革命就是除旧布新，旧的东西不合适，提出新的东西来替代它。不仅政治上如此，艺术上、思想上亦如此。我不懂政治，说不出深奥的道理。您主张君主立宪，孙先生主张民主政体五族共和，他比您更进一步，所以绝大多数的民众跟着他的潮流走，皇帝被推翻了。”

“你从哪儿学来这些道理？”他怅然怀旧，感伤地长叹一声，不再说了。

他只好悄然寓去。他想，老先生这下对他有成见了，不会再教他了。轮到他上课那天，他怀着侥幸又去了。老先生却像没事人一般，他的气早消了，

还褒奖了他：“你很聪明，敢说实话，这很可贵。虽然你的道理并没有说服我，但我还是喜欢说直话的学生。”

海粟望着他老师背影消失的地方，无声地说：“康师，谢谢你，可我不能逃，我逃走了，群龙无首，美专就完了！为了呕心沥血创办的学校，我豁出去了！”突然，他心中凭生起一种悲壮之气，他大步走向办公室。

“喔——！喔——！……”

警车尖厉的叫声由远而近。

“海粟，快逃！”始光惶恐地奔进门来。“追捕来抓你了！”

“大丈夫哪有临阵逃跑的！”他浩气凛然地站了起来，诵起谭嗣同的两句诗，“我自横刀朝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你还是躲一下较好啊！”

“我没犯法，躲什么！”

始光急得直跺脚，“此时可不是讲理的时候呀！孙传芳权侵五省，杀一个人还不像踩死一只蚂蚁？危道丰仗人势，这眼前亏吃不得呀！快快躲下吧！”

“我绝不躲，没有了新学制、新艺术，我生有何用？”

“你呀你！”始光无可奈何，“我去找韵士！”

“我主意已定，谁来也说不动……”

“刘先生！”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事卿、石维两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师生们也闻讯而来，大家惊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海粟声色不动。始光面色刹白，他慌得有些语无伦次了：“这……程先……生……石……石先生，快、快请坐！”

程事卿见状微微一笑说：“别紧张，我们是奉领事之命来保护刘先生的！”

海粟和始光面面相觑，他俩几乎是同时惊诧着：“保护？”

师生们震惊了。

程事卿点点头，重复了一遍：“孙总司令天天来电催办缉拿你归案、查封贵校，上海县长危道丰也不断电话催促。总领事不以为然，认为你没有犯罪，不能随便抓人、封闭学校，那会贻笑天下。对刘先生维护艺术，提倡西洋画、人体模特儿一事，应给予保护。”

大家紧张的心不由得舒松下来。

石维接着说：“刘先生从现在起，就不要走出校门。为了防止意外，校门要紧闭，派身强身壮的人巡夜值班。”

“好，好！”始光激动地说：“我这就去办！”

一种共度难关的情感把全体师生的心凝聚得更紧了！他们仿佛成了一个人，同呼吸，共命运。

两位探长每日上午八时来，夜间去，紧跟在海粟前后，也常带宣纸来请海粟作画。

“海粟先生，”程、石两探长在守护了他一周后，那天一进门就说：“总领事那齐先主要见你，请跟我们一道去。”

海粟随两位探长登车到法国领事馆。他一走进具有法兰西风格的客厅，那齐就站起身，客气地请他在沙发上落座。随即拿出孙传芳打来的电报，递给他：“刘先生，此事很严重哪！”

海粟微微一笑回答说：“我知道，那齐先生，我并非肇事者，是孙传芳、危道丰要查封模特儿，我是被逼起来辩护！”

那齐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那齐先生，模特儿在欧美早已成为一种职业。欧美的美术学校、画室不计其数，模特儿比比皆是，美术馆更是不胜枚举，陈列的杰妙人体艺术作品成千上万，特别是贵国的罗浮宫，我虽还无缘亲去观赏，可我知道，那里的人体艺术之富藏匹敌于天下。”

“是的，是的！”那齐连连点头说，“我们尊重艺术，”他指了指案头那尊大理石雕的维纳斯，“我们的生活是不能缺少艺术的，”他不无卖弄地，“巴黎的街头、公共游乐场所，无处不有人体裸雕，我不会去禁止你们的模特儿的！”他话锋一转，“今天我请您来，是想请您接受我的两个条件，不然，我没法保护您了。”“什么条件？请说吧！”

“第一，”那齐顿了一下，“孙总司令叫许秋枫交涉员每天来催促，使我很为难，我请您待在租界里不要出去，我才能保护到您的安全；第二，您的人体模特儿尽管继续使用，不必停止，但不能让人家参观，裸体画也不要公开展出，否则又要引起事端。也请您不要再和他们辩论。”

海粟想了想，法国人虽然表面打着尊重民主、尊重艺术的招牌，租界也常常出现巡捕杀害志士仁人的事，他们是绝不肯得罪大权在握的军阀的，能如此宽待他和美专，已是破天荒的了。他点了下头说，“我可以办到。”

第三天，报上刊出一条消息，说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儿，前次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业已自动停止模特儿云云。海粟读过冷冷一笑，他明白这是法国领事给孙传芳下台的阶梯。他已答应不再辩论，就关门教学、作画。

但为其鸣不平的声音也不时响起。

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写道：“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王昆仑先生在给海粟的信中说：“前天由家里来上海，听说报上有你们的笔墨官司，诚如尼采所说，‘从来是弱者压迫强者的’。看了那些流放着毒汁的广告和信件之后，我这样想，至于你，似乎以后不再理也好。”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撰文声援：“在这个大宇之内，要比较美的时候，人体怎么也得算第一。但是人体美在中国不被欣赏，简直被侮辱了。这在人体美的本身，虽然没有多大关系，但有美而不知欣赏的人，的确再可惜也没有了，……现在官厅也出来饬禁了，然而我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礼教统治下的民族，有此现象，是当然的。”

上海《小公报》刊发了署名“摩得乐”的文章，题为《孙传芳两大禁令——旗袍和模特儿》：

孙传芳两月前来上海一次，照他的言论，仿佛对上海要行若干善政，……其实一样也没做到，就和模特儿过不去，雷厉风行，非将美专学校封闭不可。以五省总司令赫赫权威，与几个穷苦女子、无力文人刘海粟作对，以虎搏兔，胜之不武。来沪的结果如此，总算不负此行了。……我记得他从前禁止妇女穿旗袍，可是他那位贤内助去杭州降香，穿的却是旗袍，人都看见了。这次刘先生纵然被其征服，封禁模特儿，恐怕他的尊夫人援旗袍之旧例，给他个反加提倡，或者以身作则，本身先作个模特儿，给他一人看不算稀奇，还要供大家赏览。喂，那才好玩得很呢，看孙大司令还维持礼教不？

海粟看完这篇文章，不由笑了。他似乎看到了压迫着大地的漆黑天宇中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突出了一丝亮光。

海粟的生活逐渐恢复了正常，上课画画。

一天，他和几位画友在家中作国画，突然，门铃急剧地响了起来，韵士小跑着去开门。她不由怔住了，一个身着法警衣帽的人站在门外。未等她开口，那人就说话了：“请问这是刘海粟先生的家吗？”

“是呀，有什么事？”韵士的心提拎起来。

“上海县长危道丰先生控告刘海粟先生毁谤他的名誉！”他将握在手里的传票扬了一下，“请刘先生签收。”

海粟吃官司了，韵士没有心里准备，她很紧张，连忙跑进屋里，慌乱地说：“不得了了，危道丰把你告了，法警送传票来了……”

大家不由愣住了。这事虽出乎海粟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他早听人说过，危道丰为人心地狭窄，他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他对朋友们笑笑说：“别紧张！”放下笔，走出门去，接过传票签过字，向法警点点头说：“辛苦了！我会按时出庭的！”

他拿着传票走回画室，自嘲地说：“我突然想起了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引起的牛津论战，那是怎样激动人心的场景啊！这法庭不也是个讲坛么！没什么可怕的。”他复又拿起笔来，“来，画画！”

朋友们都心照不宣地看着他。

丁悚说：“海粟，此事不能轻看，得找一个律师为你辩护！”

他这才停笔，看着投给他关切目光的朋友们，问：“你们看请谁呢？”

“请吴经熊律师。”济远说，“他是留欧的，恩相开朗。”

“就请他。”始光立即表示赞成，“我这就去请他。”

两天后，他接到吴经熊律师的电话：“刘先生，今天中午有空吗？”不等他回答就说：“我想请你吃午饭。十一时，我在一品香菜馆二楼雅座恭候你。”

他立刻明白了，这吃饭是为协商辩护之事，一口应承下来，“好，我一定按时赴约！”

他一出现在一品香雅座门口，吴律师立即起身迎过来，把他引到席上，向他介绍着也在席上的一位先生：“我的留欧同学，承审此案的推事郑雯先生。”

海粟向他热情地伸出手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认识郑先生深感荣幸，请多多指教。”

“坐下谈，坐下谈！”

吴经熊待他们俩坐下后，就招呼上菜。他殷勤地给海粟布酒夹菜，“我本想请刘先生用西餐，郑推事认为中国菜更合乎中国人的脾胃，就选了这家以正宗江苏风味著称的一品香，这菜不知可对刘先生的口味？”

“我是常州人，还有不爱吃江苏菜的！”他微笑着回答，“这里的菜很有特色，可谓色香味俱佳呢！”他心里却忐忑着，不知他们这么热情出于何种用意？他等待着他们先开口。

“中国人有句俗语，‘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吴律师边饮酒边说，“承刘先生厚意，请我为辩护律师，我一定要为这个案子极尽努力。”

海粟聪明已极，立即品味出这开场白下有文章，“谢谢！”他擎起酒杯，送到吴律师、郑推事面前诚挚地说：“不知需要我做些什么？”

“刘先生，实话对你说了吧！危道丰先控告你侮辱长官，我们认为罪名不能成立，未予受理。接着他又改用个人名义控告你侮辱他的人格，毁谤名誉，要求赔偿损失。”郑雯端起酒杯呷了口酒，“南京联总司令打来十多封

电报，催办此案，危道丰不是打电话就是派人来施加压力，要求严办，唉——！”他叹了口气，“虽说司法独立，其中各种利害关系参杂，隐秽很多，很难办哪！”

“艺术和礼教的冲突与科学和宗教的冲突一样，从来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海粟已听出了话音，他有些激动起来，“在模特儿问题上，我是绝不让步的，我没犯罪！”

“你当然没犯罪！”吴经熊连忙给他斟酒，“你若真犯了罪，我就不会为你担任辩护律师了！我与郑先主反复协商，如何来了结这个案子。我们都感到很棘手，最后我们讨论一个意见，既然危道丰告你污辱了他人格，那就表面上罚你一笔款子，作为了结。”吴律师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但你必须答应一个条件！”

“条件？什么条件？”

“请你不要上诉，倘若上诉，必定擅在危道丰之流的手里，你就有理也说不清，要吃大亏。他们的势力很大，有谁能像郑先生这样甘冒得罪孙大帅、危道丰来主持公道，同情艺术家的！？”吴经熊放低声音，“刘先生，你的敌人是操生死大权的军阀和官府啊！请你三思。”

海粟本想反抗说：“我没错，为什么要罚我的款？我要上诉！”可他突然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遭遇。

西元一五五五年，切维尼教皇去世，狂热的红衣主教卡拉伐继位，他的雄心壮志是要在意大利消灭异端邪说，他的宗教裁判所可以任意把人关进地牢，或在鲜花广场上烧死。

米开朗基罗因得罪了一个靠要挟诈骗为生的无赖而面临危险境地，但他坚决不逃走。威风凛凛的教皇把他叫去告诉他：“特伦特委员会要求销毁你的神坛壁画之类的异端作品！”

“销毁《最后的审判》么？”他的面色突然苍白了。

“很多人都说你亵渎上帝，威尼斯的阿勒丁诺的一篇文章证明了他们的说法……”

他打断教皇，反驳着：“阿勒丁诺是个敲诈犯！”

“他是提香、查理五世、切里尼和已故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朋友。”教皇把一张纸递给他，“这就是在罗马流传的一张传单。”

米开朗基罗接过传单读起来：“你居然在上帝的神圣殿堂、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堂里，让天使和圣徒一丝不挂，伤风败俗，全然没有一点天庭的华饰和威仪，这难道能够容忍吗？”

米开朗基罗气得双手颤抖，他抬起委屈的双眼望着教皇，申辩着：“圣座，这篇文章是在我拒绝把我的画稿送给阿勒丁诺之后，他为报复我而使出的手段。”

教皇毫无表情说：“任何正派的人看到圣徒和殉道者一丝不挂都会感到痛心的，他们认为这是邪恶！”

他激动地中述着：“我的壁画不是邪恶，它充满了对上帝的真情挚爱。”

“好吧，我不要求把墙壁推倒，我只要把它粉刷过。”教皇冷漠地说，“那时候，你再在上面画点东西，但要表现出虔诚和信仰。”

米开朗基罗气得哆嗦，他几乎绝望了。

可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个营救壁画的运动。在他被这个沉重打击快要击倒的时候，他的学生、画家但尼尔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他：“师傅，《最后

的审判》有救了！可以不被粉刷掉了！”

他兴奋得一下晕过去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但尼尔却躲避着他的目光，小声地说：“师傅，我们也要付出一点代价，教皇同意不粉刷掉壁画，但要求我们让每一个裸体都穿上裤子和裙子，把他们从膝盖到腰部要遮掩起来，特别是那些屁股对着教堂的人。”

米开朗基罗愤怒了：“如果我早年去学作红头火柴，现在就不会受这个罪！上帝呀！”

但尼尔劝慰着他：“我们还是实际一些吧！教皇打算找一个宫廷画师来动手，我说服了他让我来画，我要尽量少伤害这幅壁画，您别生我的气！”

“但尼尔，你是对的。我们应该把那些隐私部分送给宗教法庭。”他悲痛地嚎叫起来，“我描绘人的美已经描绘了一辈子，不知怎么现在人又突然变得可耻了！又要被放到虚浮的烈火中去焚烧了！我们又只好回到那最黑暗最愚蠢的过去时代里去了！”泪水从他那深陷枯干的眼里流了出来。

“师傅，你别太悲伤，我只用极薄的一层颜色。”但尼尔安慰着他，“下一位教皇就可以丝毫无损地去掉那些衣裙大褂。”

海粟想，罚款的处罚大概也就如同涂在《最后的审判》裸体上薄薄的一层颜色吧！米开朗基罗为了保护他的壁画，不得不委屈求全，作出如此的牺牲。他为了保住在美术学校能使用人体模特儿，他也只好同意送给危道丰之流一块遮羞布了。

他微微一笑：“如果于真理、于我人格无损，我愿作出这个让步！”

郑雯说：“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刘先生和美专，罚款也不用你拿出来，判过就算了！”

他已理解了他们的用心良苦，诚挚地说：“我能理解，谢谢你们！”

开庭那天，法捕房探长和一捕目护送刘海粟到地方法院。在候审室里，法警指定他坐在一条长凳上。他西装革履，绰约于一群贼目鼠眼的候审者中间。他心中突然蓬生起一种受了侮辱的愤怒！在中世纪，布鲁诺说地球绕太阳运转，公开和教会唱反调，被活活烧死在火堆上，让他下地狱；伽利略不收回他的“异端邪说”，终生被监禁，……突然，侮辱感衍化成一种自豪，他的思绪忽地飞向了公元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礼堂。

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和赫胥黎为达尔文的新著《物种起源》在论战。

达尔文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就说过：“我将要受到的打击之多，一定会超过我所得到的便士数目。”赫胥黎读过这本书后也对他说：“如果不是大错特错的话，很多的辱骂和诽谤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希望您不要为此而感到丝毫的厌恶和烦扰。您可以信赖这一点，您已博得了一切有思想的人们的永久感激。至于那些要吠、要嚎的恶狗，您应该想到，您的一些朋友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性！”他明确地告慰他，“为了您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他又加强了语气说：“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准备保卫这一高贵著作。”

场内，主教正在慷慨陈词，挖苦嘲弄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听众情绪激动，主教洋洋自得，似乎他已把达尔文的学说批得像一块百孔千疮的破抹布，但他还不满足，又转过身来，要给对方心脏致命一击：“我还想问问坐在对面那个企图把我撕得粉碎的赫胥黎教授，既然人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请问，跟猴子发生关系的，究竟是你的祖父一方，还是你祖母那一方？”

赫胥黎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坛。

海粟的心跟着赫胥黎也走上了讲坛。

“达尔文的学说是迄今为止对物种起源作了最透彻的解释！”赫胥黎转过话头，直指主教演说中的诸多谬误，予以一一批驳后说：“这说明大主教对生物学一窍不通，对进化论极端无知的！”

教徒们像鼓胀的皮球被戳了一刀那样顿时泄了气。

海粟的心跟着赫胥黎的心在跳动。

“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不能这样粗鲁地理解，这是指起源，是指人类从猿猴那样的祖先经过几千代的演变进化而来的。”他指出主教的提问是某种感情的借题发挥，他说：“人类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祖先是猿猴而感到羞耻。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祖先是那些庸俗的、信口雌黄的人，那倒是应该感到羞耻的，因为这些人对科学不仅愚昧无知，而且还要干涉科学问题。因此他们只能用强词来压倒对方，只能用诡辩的辞令和宗教偏见把听众的注意力引离辩论的真正焦点而企图战胜别人！……”

“传被告！”

法警把他引进法庭。

荷，场内挤满了人，他看到了他的同事、学生、记者和社会各界关心此案的人。

他的心还处在牛津论战的激动中。虽然他不敢把自己和达尔文、赫胥黎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斗争实质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是教会，他的敌人是封建礼教、黑暗势力！他们都代表着科学和进步，他们的敌人都代表没落和死亡。不管从米开朗基罗身上，还是达尔文身上都可看出，毁灭的力量从来也不可能压倒新生和创造的力量！即使敌人暂时取胜，那也是伪胜，短暂的胜！他微笑着走向被告席！

当他的目光掠过原告席，看到危道丰、姜怀素俨然稳操胜券的样子，一般激愤之情油然而生，他暗暗咒恨起这个颠倒是非的颠倒了世道来的。他冷冷一笑，挺起胸背，巍然地挺立着。

郑推事穿着法官的黑色大袍，威严地敲了下铜锤，旁听席上的嗡嗡议论之声，辄然而止了，法庭立即显示出一种特有的肃穆和庄严，危道丰的律师代表原告对被告提起控诉。他在历数了刘海粟的罪状之后，以教化风俗君子的语气说：“学校乃圣人之堂，刘海粟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圣贤之堂中，设置模特儿，众目睽睽之下，令其一丝不挂，明目人体艺术，实则倡导淫风，……”

“推事先生，”吴经熊律师站起来，“我反对讨论与本案无关之事！”

“反对有效！”郑推事敲了下法锤。

“好好好！”危道丰的代言人清了清喉咙接着说：“危道丰先生乃堂堂上海县长，整饬上海淫风败俗，规其礼义廉耻，是其责无旁贷之义务，正大光明，无可非议，而文妖刘海粟，不以其伤风败俗为耻，反自诩艺术叛徒，公然撰文发于报端，攻击危长官，辱骂其人格，法庭应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被告，”郑推事例行公事般问：“姓名？”

“刘海粟。”

“籍贯？”

“江苏常州。”

“你为什么反对危长官行使整治风化？”

“推事先生，我没有。上海风气的淫靡，由来已久，我亦深恶痛绝，并多次呈请整饬。”刘海粟大声申辩着，“我只是反对取缔美术教学上使用的模特儿。因为我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我有义务有责任为保护我的学制正常实施而进行辩护。模特儿之于美术，有如实验器具之于化学、物理，解剖之于医学之教学公器，并非我刘海粟之独创。在西欧、在美国、在日本，美术学校比比皆有，模特儿是一种高尚职业。且不说那些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美术馆的珍藏中有多少表现人体美的艺术杰作，就以世界最大最著名的西斯廷教堂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为例，米开朗基罗在那幅杰作中画了五百个人物，都皆赤足裸体陈于上帝面前，接受善恶的审判，教徒们并未见之裸体而生邪念，而是深感上帝的威严，诚心忏悔。它虽然曾在很短时期被要消威‘异端邪说’的狂徒教皇保罗四世指责为让天使和圣徒一丝不挂、伤风败俗，全然没有天庭的华饰和威严，而令其给那些裸体穿上裤子和裙子，可没过多久，他一下台，这些裤子和裙子就被脱光了，成为全世界礼拜的艺术珍藏之一。艺术是任何邪恶势力都不能使之消亡的。再说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画上那些裸身赤足的天使，使人深感她们是圣洁的象征，无垢的天光，自空招人向上，……”

“被告！”郑雯打断了他的旁若无人、滔滔不绝的演讲，“那是在外国，你的学校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推事先生说得对，我的学校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海粟意识到郑推事这样提醒他并无恶意，而是一种默契和鼓励。“我们办校的宗旨就是研究高深的美术。回溯中国艺术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最早中国的绘画，多取材于佛教。佛教传自印度，佛像亦尽裸体赤足，像敦煌的壁画，龙门、云岗的石窟，所画所刻之佛像人物，无不裸裎赤体。这不仅无损于佛法之庄严，也展示着人体艺术的优美。人体结构的和谐完美，早为我们的祖先所认识。没想到时至今日，人体艺术之美却被某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伪善君子所诋毁，认为是倡导淫风恶俗，岂不哀哉！痛……！”

“推事先生！”姜怀素气得脸色泛青地站了起来，“我抗议被告利用威严的法庭散布异端邪说，攻击他人，应予严惩！”

吴经熊反驳说：“这不公平，是你们首先挑起辩论，为什么不准反驳？”

“被告，今天不是学术讨论，是审理你侮辱危道丰人格，毁谤他名誉之案！”

“我并没有侮辱危道丰的人格，也没毁谤他的名誉，我只是就他无理地把上海滩无赖流氓兴风作浪的淫靡风气强加在我们美专教学使用的模特儿身上而进行申辩。伟大的艺术家席勒在《强盗》第一版《序言》中就说过：‘假如有个大家都熟悉的甲虫，把珍珠弄成粪丸，假如也有火烧死人、水淹死人的例子，难道就应该因此把珍珠、火、水都一律查禁不用么？’说得多么的好啊！”

由于无能整饬上海邪风恶俗，而迁怒、嫁祸于我们美专的模特儿，为什么不准我申驳、辩论？难道辩驳就是侮辱人格、诽谤名誉？……”

郑雯唯恐让他继续说下去，会激怒危道丰一伙，不好结案。他敲起了铜锤：“被告，你又强辩了！”他扬了扬刊有《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道遗两长申斥危道丰》一文的《申报》，“你在文章里，明明毁谤了名誉，危道丰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你骂他不学无术和招摇。”他把报纸重重往法案上一放，以示对被告施以压力。

“推事先生，”海粟答辩道：“我认为这两句话用得非常准确，没有恶意。我所说的不学无术，是指艺术。如果危道丰懂艺术，他就绝不会要禁止模特儿的，也不会攻讦为破坏风化。他有没有别的学问我不知道，他不懂艺术这是事实。”

“危道丰是上海县长，你为何攻击他招摇？”

海粟辩道：“正因为他是大权在握的县长，他就滥用手里的权力，动不动就要抓人，动不动就想查封。如今是民国了，还能如此无视法律，随心所欲，想要开罪哪个就开罪哪个？这不是招摇又是什么？”

“推事先生！”危道丰的律师猛地站了起来，“被告这是强词夺理，他在文章中骂危长官与他人狼狈为奸。狼狈是兽类，凶恶的东西，这两个字又都从‘犬’，这完全是存心侮辱长官的人格！”他愤慨地拍拍报纸，“这是铁证！”

郑推事说：“被告，这总是侮辱、毁谤了吧！”

海粟心下暗暗好笑，抠字眼，我可不在乎。他说：“并不，推事先生！‘狼狈’这两个字是形容词，兽名于人，并无侮辱之意。比如，有些人为了让孩子好养，出于爱儿心切，将男孩取名‘阿驹’，女孩取名‘阿凤’、‘阿燕’，皇帝还自称龙种，我就将我的长子取名‘阿虎’，龙、驹、虎皆为兽，凤、燕为禽。这种例子无计其数，是一种爱护，而非侮辱。又如‘麒麟童’，是他自己取的名字，麒麟也是兽，他总不会自己侮辱自己吧？”

旁听席上响起了哄堂的笑声，还有人鼓起了掌。

“肃静！”郑推事敲了下法锤。他正暗自高兴。他还从未审理过这样的案件，真理撕开了伪善的面纱，他这个执法者却被迫要违心地留给伪善者一点面子。滑稽！法律是团泥巴，任有力者将它捏成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当今中国司法的独立！他不得不正色道：“你这话虽然不错，但总是恶意！”

海粟还想辩驳，他制止住了。“肃静！”他缓缓地站了起来，黑色的大袍像蝙蝠展开的黑色翅膀，法庭内外立刻鸦雀无声。他说：“现在宣判审理结果：对被告处以罚款五十元。退庭！”

海粟被他的学生和同仁簇拥着出了法院，在法院门外的台阶上，他被一群记者围上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向他提出问题。

一个问：“刘海粟先生，您对这样的审判结果，作如何评价？”

海粟本来想说，五十块钱的罚款，就像米开朗基罗的学生、画家但尼尔给《最后的审判》上的那些裸体涂上的一层薄薄的颜料，绝不会遮盖它永久的艺术光华的，为了对吴律师、郑推事的许诺，他没有说，一笑了之。

“刘先生，”又一位记者拦住他不放，“今天的宣判，是否意味着历时十年之久的模特儿论战已经结束？”

在此之前，海粟还未想到这个问题，可答案早在他心中了。

他禁不住脱口而答：“非也！在我们站立的这块封建沉积深厚的国土上，这不过是乐章的暂停、休止音符而已。艺术和礼教，水火不容，这需要长期以至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动摇、摧毁它根深蒂固的根基……”

始光担心他又要口若悬河，引发新的事端，他不顾一切地拥上前去，推开记者，拉住他说：“海粟，走！”

第五章暗箭

—

海粟睁开眼睛的时候，室内暗得像米家山水一样浓重，唯有窗口仿佛清水泼开的淡墨那般，有块稀薄的曙光。

近日来，他的心情处在一种亢奋之中。这种激动又无法形容，难以描绘，也找不到准确的比喻。有点像少年失夫，含辛茹苦了一辈子的母亲，看见了女儿觅到了理想的夫婿，儿子不负她望，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那种浮游在心中的快乐。但又不全像。

他要强好胜，办任何事都要求尽善尽美。他要把这个十五周年的校庆，搞得轰轰烈烈、辉辉煌煌。筹办成绩展览、举办师生联合画展、学生剧团排演新戏、举办歌咏比赛、演讲比赛、体育竞技……每项活动都有专人负责。可这是美专十五岁人生的大检阅，一些关心美专成长的社会名流和各界来宾都要来参加这个隆重的盛典，他不放心，每件展品他都要亲自看过，每件事他都要亲自过问。离十一月二十三日这天只有三天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成绩展览会和画展他还要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看看有否遗漏和失误。

他一想到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睡意就顷刻全消了。他伸手拉亮了床头柜上的台灯，坐了起来。

韵士被灯光惊醒，她惺忪着睡眼问：“天还没亮，你就起来干吗？”

“昨晚草拟的校庆讲话稿，还得作些调整和润色。”他抬手关掉了灯，“你睡你的。”披上衣，滑下床，趿着拖鞋，放轻步子，去到隔壁的画室。

他着了一眼几案上的自鸣钟，五点还不到。不一会儿，他就沉浸到文稿的意境中去了。

他很快修改好了讲话稿，到洗漱间用冷水洗了洗脸，漱了口，冲了一杯牛奶，从饼干桶里抓了几块饼干。他感到浑身都暖和了，额上渗出了细碎的汗珠，洋溢着活力，拎起公文包，提着文明棍，走出了家门。

他来得太早了。学校的门还没开，只有传达室的老门房起来了。他为他开了边门：“校长，您怎么这样早？”

“你也起得很早嘛。”他给这位绍兴籍瘦瘦高高，背有些微驼的老人报以一个赞赏的微笑，就径直走进了校园。

还没到起床的时候，校园静悄悄，晨霭像淡墨痕一般袅绕在碎叶红枫、七叶海桐、红叶李的周围，依依不舍离去。秋菊灿若金，白拟雪，殷红如血，姹紫嫣红，仿佛一群晨妆的仕女，娇羞慵懒地扶肩挽袂。它们那种特有的芳香，弥漫在校园的空气中，他尽情地猛吸了几口，心里有种醉人的清凉。这是一种何等的享受啊！

他爱美，爱自然之美，他一心要把校园建成美的天国，美的乐园。他伫步在花圃边，弯腰用手托起一枝墨菊，细细端详，紫葳葳，有如紫色的丝绒制作的一般，中间有轮太阳似的金黄蕊，美极了。

他抬起头，目光又一次落在“存天阁”金字匾额上。他每天都要看它好多次。这是前年校舍落成时，康有为老先生为其题写的。储蓄天才艺术家的地方，多么含意深远，又多么美气的名字啊！他心中不由激荡起来。一个有着长江大河般追求目标的人，不管他的人生是如何轰轰烈烈，抑或顺顺当当，抑或苦难挨着苦难，时间于他总是迅疾的。海粟老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十五

年，弹指一挥间。他得抓紧分分秒秒。

他匆匆地踏上通向“存天阁”二楼的石阶，一步两级，上到二楼，穿过二楼门厅，从右边内廊的红漆橡木楼梯走上了三楼。

三楼面南，是一排由东到西长廊式的阳台。他每每来到三楼，总喜欢到那阳台上站一会儿，眺望一会儿学校附近的街市，俯瞰一下校园。街上已有了早起的行人，校内水池边也有了学生在汲水洗衣，操场上也有人在早练。一个多么赏心悦目、朝气蓬勃的早晨啊！

他深深地吸了两口清新的空气，就见老传达走到钟下，“当当当——”的起床钟声瞬间响彻了校园。新的一天开始了。他推开了借作成绩展览会的画室的门。

他起草的《前言》，配上滕固优美的隶书，裱褙在一块很大的木板上，放在进门的地方。四壁张挂着标志各种成就的图表和文字说明，沿墙陈设着玻璃台面的展览柜，里面陈列着各种表示成就的实物。有历届毕业生的成绩簿、点名簿、奖状、奖杯、奖章、入选证书，各种讲座的留影、野外写生的纪念照、师生合影、新闻剪报……琳琅满目。

他不由激动起来，十五年前，他的美专刚刚筹建，那时，他还是只刚刚脱壳羽毛未丰的娇嫩海燕，在海上稚拙地学飞，常常栽倒在海船的桅杆上，跌落到海水中，撞得满身伤痕，多次几近被海水淹死。可他不在乎跌跌碰撞，继续锻炼他的翅膀，经历无数次的暴风雨的洗礼，他的羽翼丰满了，翅膀坚硬起来了。如今的美专拥有艺术流派纷呈的雄厚师资，教学蒸蒸日上，佼佼卓立于各种形式艺术学府之间，蜚声海内外艺坛，成为追求美的莘莘学子响往的摇篮。

他从陈列柜中拿起裱褙了全绫封面的点名册，翻阅着。他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他的面前又浮现出了那些熟悉的面孔，心里涌起了一股甜美的热流。悲鸿，你好！你很幸运，我多么羡慕你有机会亲睹文艺复兴大师们的真迹，感受西欧艺术活泼的脉搏啊！希望你努力学习，不负国人的希望，学成回国，如康老希冀的那样，我们携手共进，为超越古人，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献出绵薄。他突然也萌主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去西欧考察艺术。

他放下首期学生点名簿，又翻起了第二、第三期，……

他一本一本地看过去，好像乘坐小舟航行在长江大河之中，只见百舸争流，白帆竞渡，鹰击长空，鱼翔水底，两岸万紫千红，百花争艳……他的心快乐地欢跳起来，他轻声地呼唤起他们来了：张辰伯、陈晓江、滕固、张书旂、张弦、萧龙士、吴萑之、李可染、黄镇、沈逸千、莫朴、常书鸿、朱金楼、谢之光、许幸之、张采芹、潘玉良、赖少其、沈之瑜、李骆公、杨太阳、李家耀、刘抗、黄葆芳、蔡若虹、庄言、刘昌潮、张望、黄独峰、魏猛克、罗铭、程十发、王兰若、黑白龙……

他们像撒向广阔天宇的星星，他们已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发光，已成为当今艺坛的明亮星座，不仅照亮了艺术天宇，也照亮他的心空，他们为他们自豪，为他们骄傲。

他放下点名簿，由右向左沿着陈列柜细细看过去。一张照片留在了他的步子。他从柜子里小心翼翼地把它抽了出来，捧在手里，他热泪盈眶。

这是“存天阁”落成时拍的，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两年前，他在菜市路买地，建起了按照他的设想，适应美术教学，设备先进的校舍。美专从此不用再为换校舍搬来搬去了！教学大楼“存天阁”是

座三层楼的宏伟建筑，宽敞明亮。可建造它，谈何容易。

夏夜，他汗流浹背，穿着一条裤衩，赤裸着上身，在灯下临写石涛的《黄山图》。“知了、知了”的蝉声，一阵紧似一阵。叫不出名字的青虫绕着台灯飞舞，不时碰撞到他脸上，叮咬在他的身上。

“海粟！”韵士傍依过来，拿条湿毛巾给他擦去叮咬在他油光光颈脖上的青虫、小咬，她说：“你真要卖掉它？”

“没有办法呀，只有它还能卖得上价。”

“还差多少，校舍才能建好呢？”

“至少还差一万多块呢！”

“啊！”韵士吓得张了张口，“这么大的数目！”她爱怜地看着丈夫，她知道石涛的这幅画于他何等重要！“你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这可是你的至爱啊！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哟。”

“你别罗嗦好不好！建校舍高于一切！”他立即又意识到这样的语气对待妻子不公平，她是为了他，他马上就放低了声调，“我把它摹下来，还不是一样可以时常欣赏它？”他莫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我不用你照顾，今晚我要临好它，明早买主就要来取原件了。”说完又埋头笔端去了。

他深情地注视着“存天阁”的照片，眼前忽地浮起了梁启超先生的影像。这座校舍的建成，也蕴含着他的关怀和支持啊！

他认识梁任公是一九二一年他北上期间。那天，他应邀到北京高师讲学，梁先生和经亨颐先生就坐在台上，当着两位名公学者演讲，他心里有些紧张。但他十分敬仰梁先生的学问文章，特别是他拒绝袁世凯二十万两银子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令他由衷钦佩，心也就坦然了。从北京返程时，梁先生邀请他到天津他家里玩了几天。他在火车上，和他谈起谭嗣同牺牲的经过，泪流满面。又谈及他在讨袁战役中，途经越南，病倒路上的经过，深有所感地对他说：“我辈学养不足，才怕吃苦，只有天天吃苦，方能感到苦中有乐。”他勉励他：“治学要专，‘才成于专而毁于杂’。这是王夫之的经验之谈。”两个月后，他被聘为美专校董。他请他来美专讲学，他给学生们讲了《美术与人生》、《达·芬奇之生平和艺术成就》和《论创作精神》。当他得知美专建校经费发生困难时，立即关照他的好友，中国信托公司负责人黄溯初先生给他送来五千元，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他终生感激梁先生的支援。

他看着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眼睛又潮了。

他轻轻地把校舍的照片放回原处，又拿起首届校董事会全体会议的合影。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学术界的精英。他的目光久久落在蔡元培先生那清秀又略显消瘦的像上。

五年前，他写信给他，希望他给他提供个进京机会面聆教诲，也想画些北国风光。蔡先生的覆信很快来了。他邀请他到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去讲学，给他定的讲题是《欧洲近代艺术思潮》。这分明是蔡先生早就关注过他在报刊上发的那些有关梵谷、塞尚、高更后期印象派的文章，才给他定了这样一个讲题。他喜出望外，但他又有些紧张，因为他太年轻了。他积极读书，准备讲稿，蓄起了胡须。十二月十四日，他和想去北京游览的学生丁远同乘三等火车北上。

这是他第一次入京，首次领略北国风情。骆驼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步履、熙来攘往的马车、干燥的风和空气中的微尘，都使他感到新鲜。可蔡先生不在家，他脚上患疮在东郊民巷德国医院住院。他走进病房时，蔡先生刚刚动

过手术。病房的小桌和床头都堆放着很多德文、法文书刊，他正斜倚床头，手里拿着一本装帧精美的莱比锡印制的欧洲名家画集在欣赏。

“蔡先生，”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他一眼就认出了他，“您的脚好些了吗？”

“感觉好多了，”蔡先生立即坐了起来，取下老花眼镜，“你是刘先生吧？请坐！”他示意他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你来得正好，我在医院里感到寂寞，看了些论艺术的著作和画册，欢迎你常来谈谈，互相探讨研究。”

蔡先生一点也没有某些大学者那种大架子，他的谦和使他感动。他说：“先生，我太年轻，治学办学没有经验，请您多给些指教。”

“哈哈！”蔡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你就蓄起了胡子！”他像慈母看着自己深爱的儿女那样，“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这是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语。你已经画过不少年了，有一定的心得，不要过谦了，你可以大胆地把你对新兴艺术研究的心得讲授给我们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成员，给他们送来新的知识和艺术的新鲜空气。”

首次见面，蔡先生给他留下了一代师表那种博大胸怀和对年轻人无限信任和关爱的深刻印象。他提供的这次进京机会，使他结识了对中国近代社会和历史起过巨大作用的名流人物。在医院里，他认识了李大钊、许寿裳、经亨颐、胡适、梁启超、徐志摩，重逢了陈独秀。蔡先生将他安排在北京美术学校居住，又使他有时间和蜚声北国画坛的姚茫父、吴新吾、陈师曾、李毅士、吴法鼎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一起探讨文艺思想，评说中外名作。他们陪他逛琉璃厂、王府井、荣宝斋，那张石涛的《黄山图》就是那时得到的。

他每天外出写生，画了《前门》、《长城》、《天坛》、《雍和宫》、《北海》、《古柏》，很快就累积了三十六张画稿。蔡先生看了他的画稿很高兴，就筹备为他举办个展。但有人在蔡先生面前说他的坏话，讲他的画不行。蔡先生不听信谗言，亲自起草了《介绍画家刘海粟》一文作为画展的序言，并发表在《新社会报》和《东方杂志》上。这是他的第一次个展，他至今还能背记那篇文章。他又轻声地默诵起来：

刘海粟用十四年毅力，在艺术界创造了一个新局面，这虽然是他个人艺术生命的表现，却与文化发展上，也许受到许多助力。民国十一年一月十日，高师的美术研究会和平民教育社等，为他举办个人展览会，我们写这篇文，不独是介绍刘君，并希望我国艺术界多产生几个像他那样有毅力的作者。

刘君的艺术，是倾向后期印象主义。他专喜欢描写外光，他的艺术纯是直观自然而然，忠实的把对于自然界的情感描写出来，很深刻地把个性表现出来，所以他画面上的线条里，结构里，都充满着自然的情感。他的个性是十分强烈，在他的作品里处处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色彩和线条都有强烈的表现，色彩上常用极反照的两种调子相互结构起来，线条也是很单纯很生动的样子，和那些细纤女性的技巧主义，是完全不同。他总是绝不修饰，绝不夸张，拿他的作品分析起来，处处又可以看出他总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抒发自己要抒发的情感，就可知道他的制作，不是受预定的拘束的。所以刘君的艺术将来的成功，或者就是在此。

这对一个刚刚二十六岁的青年画家该是怎样的鼓舞和激励啊！画展取得很大的成功，他的作品风格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这无不与蔡先生的推荐有关。

当蔡先生得知他在北京的生活有困难时，又向德国大夫克里依博士推荐

了他的油画《西单牌楼》和《天坛》。大夫送给他稿酬一百五十元，在当时的北京算是相当高的。

在蔡先生的推荐下，享有盛名的高等师范也来请他去讲学，并给予他盛情的接待。北京之行，为他的事业打下了基础。蔡先生亲任美专校董会主任，并非挂名不问事，对校董会的工作，总是亲自过问。梁任公、袁观澜、沈恩孚、黄炎培诸先生都是他提名推荐任校董的。他因远在北京，就请黄炎培先生做他的驻沪代表，负责董事会的日常工作。黄先生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会址就在美专对面，他非常认真负责又热情，对美专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出过很好的建议，起过重要的作用。美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发展，如许的成绩，是与蔡先生和校董们的关怀爱护分不开的。

海粟放回那帧照片，又检查了一遍，他感到很满意了。转身走出展览室，随手带上了门。

他来到走廊上，眺了一眼校园，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歌声。他看了眼手表，觉得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就要下第二节课了。他匆匆赶到另一间作为画展厅的画室。

画展由俞寄凡教授负责。丁远和几个学生正在里面忙活，做最后的调整、布置。丁远已毕业留校，在教务处工作。海粟很喜欢这个聪明又善解人意的学生。

他一出现在门口，丁远就迎过来：“校长，你看这么排列可好？”

他的《言子墓》挂在显著地位。此画作于一九二四年，他在《题记》中记录了创作经过：

壬戌之春，槃槃阁主游虞山，峰峦林壑，蔚然生秀。意得忘倦。每日跋涉，岩穴芳草，抒情于画面。其中《言子墓》巨幅油画，自觉尚有深味。越二年，甲子秋，江浙大战，群众惶恐走租界。九月二十一日，炮声隆隆，终夜不绝，不能寐，孤坐画室，对《言子墓》油画回想当时情景，遂以不堪书画之笔墨而成之，聊以自乐。

画成，他拿去向吴昌硕先生讨教，吴老连声称赞：“好，好，很好，好在你有种超然脱俗之气，有你自己的面貌。”他提笔就在上题了：

吴中文学传千古，海色天光拜墓门。云水高寒，天风瑟瑟，海粟画此，有神助耶！

九月三十日，蔡元培先生见之，在诗坛上题了一绝：

风光殊不似初春，老树搓桠欲搏人。

想见秋声增粟感，不教怀旧转怀新。

这个时期，他虽出品了一些较好的油画：《埠》、《日光》、《流动》、《康庄休暑》、《松社之花》、《花》、《静物》、《日影》、《风景》、《南屏晚色》、《浦江春色》、《秋》、《女士》、《荒冢》……国画却只有《言子墓》算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他走近去，又读了遍吴老、蔡老的题词，心里不由得又涌起一浪快乐。丁远站在他身旁等候着他的褒奖，可他听到的却是：

“把它挂到旁边去，这儿应该换上俞寄凡先生那张《桥》。”

丁远有些不解地说：“这是俞先生的意思，他说校长这幅画巧妙地溶石涛石田为一体而无痕，形成了一种独有风格。”

“俞先生的《桥》是新作，有独创之处，应重点推荐。”他和颜地向丁远解释着，“我们学校的主旨，就是要不断推出高才，繁荣艺坛。我这幅画

已为众人所知，无须大肆张扬。在艺术面前，师生都应该一律平等，不要因为我一校之长，就处处以我为中心。那不好，懂吗？”

丁远悟出了他的意思，忙摘下《言子墓》。

他赞许地点点头：“丁远，记住，一个有事业心的人，要有为事业牺牲自我的风格。”

“是！”

丁远把《言子墓》拿到不显眼的地方了。

他逐张看起参展作品来。

石泉涌流，异彩缤纷。他一下就沉醉到线条和色彩交响的旋律中去了。他眼花撩乱，目不暇给，他似乎荡漾在花溪，又似乎迈步在百花园中，不觉心旷神怡。我的美专！我的百花园！他在心里欢叫着，他的心有如花农在收获百花，农人在欣赏压弯了腰的满眼沉甸甸的金色秋穗，他仿佛乘驾着彩云在浮升、飘荡……我是谁？我在何方？只见云霞在变幻，彩带在流动，不觉又回到了先前挂《言子墓》的地方，停落在《桥》前，如梦似幻，如醉如痴

二

这时，楼下的一间教室里发生一件事。

室内鸦雀无声，唯有王济远教授那清亮的声音在回荡：“水粉画只是西洋画的一种，它同样需要深厚过硬的素描功底。特别是水彩画的色调，可以表示出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像歇妄纳喜用静雅的色调，显露出一种悲凉气氛；蒙耐的风景，喜画彩色鲜明的苍空，……”他那像高山流水一样滔滔不绝的话语，把学生们的思绪引进了一个斑斓的色彩世界。突然，三年级学生郎应年闯进教室来，旁若无人地拉住一个同学大声说：“你中午有事没有，我们一道上街！”

那个同学小声地说：“什么事？”

“你别问，到时就知道了！”

“……”

他的声音惊扰了正在聚精会神听课的学生们，他们不由都回过头，望着他俩。

王先生不得不停止讲授，对他说：“我们正在上课，有事下课说，快出去。”

郎应年像根本没听到一样，继续说他的，而且把声音提得更高了。

王先生不高兴了，说：“郎应年，你影响了同学们听课！上课时间，擅自闯入教室，是违反校规的。我令你立即离开这里！”

郎应年不但不听，反而傲慢无理反驳着说：“我有我谈话的自由，你管不着！”

“我就管得着！”王先生从没见过如此不讲理的学生，他生气了，走过去，抓住他，把他推出了教室，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继续讲课。

郎应年被推到走廊上，恼羞成怒，他大喊大叫，“王济远欺侮我啊！王济远欺侮学生罗！……”他又蹦又跳，擂着教室的门，“王济远！你出来！你侵犯学生的自由！无视学生的人格尊严，我绝不饶你！”他几近歇斯底里的叫喊引来了许多围观者，他声泪俱下向他们控诉：“王济远当众羞辱我，把我推出教室，我的人格被他侮辱了！同学们，为我主持公道呀！帮我洗刷

耻辱啊！

酷爱自由又无瑕天真的热血青年学生们，一听说他们的同学受到教授的侮辱，立时愤愤不平起来，有人高呼起口号：“抗议教授欺侮学生！”“郎应年，我们支持你！”

同学会的马兰申登高一呼：“同学们，集合开会去！”有人已跑去敲响了紧急集合的钟声，学生们纷纷从教室里走出来，蜂拥到操场上。

急烈的钟声震撼着校园。海粟仿佛从晨梦中惊醒了一般，他看了下腕上的表，还是上午时间，今天又没有集会，为何敲紧急集合钟？出了什么事？忙叫丁远：“快去看看为什么敲钟？”

丁远也在纳闷，正想去看看楼下在做什么，只因为校长在面前，不好走开。他得令而去，不一会儿，他就跑着回来了，气喘吁吁地站在他面前说：“出事了！郎应年、马兰申在闹事！”遂把打听到的情况详详细细对他说了。

海粟很不高兴，但他什么也没说，就急急忙忙赶下楼去。

在楼梯口遇上了他一向倚重的俞寄凡教授，俞教授一见海粟就火冒三丈地嚷嚷：“这还得了，简直无法无天！扰乱课堂，还要倒打一耙，集众闹事，你不能视若无睹啊！”

海粟也气恼这两个学生，现在是什么时候，校庆在即，大家都在忙，他们还无视纪律和学校的荣誉。俞寄凡跟在他后，继续说：“今后教师怎么教课？”他没表态就急急赶到办公室。

海粟刚刚在他的写字台后坐下，同学会派来的学生代表就来了：“刘校长，今天发生这样的事，使同学们很不满，为了不再发生这样侮辱学生人格的事，大家要求您解聘王济远先生。”

海粟哪里知道，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它的背后还是那些视他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的那股强大势力。虽然他们恨他，欲致他于死地，他们的屡屡进攻，多次围剿，却屡屡失败，因为他代表着文明和新，他们无法真正制服他，他的美专反而越办越繁荣，越来越兴旺。他们恨之入骨，又奈何他不得。他们就不得不改变策略，不直接和他明斗，还作出已经容忍他和他的异端邪说的表象，改用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新方法。收买、撺掇、支持艺术营垒内他的朋友来放黑箭，让他痛不能叫喊，苦不能哭诉。这只不过是个导火线而已。他们选取王济远为开刀目标，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他们清楚王济远热爱美专，他把新兴艺术的发展视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他绝不容许有人破坏美专的校规、课堂纪律。而海粟又讲义气，重友情，他一定会站在济远一边，这就会激怒无知天真、单纯的青年学生，就可以掀起风潮，搅掉刘海粟展示美专实力和成就的十五周年校庆，达到打击他的目的，还要他不知道对手是谁，不知如何还击。可悲的是这一切海粟全然不知，他只按着自己的思维处事。他未加思索就说：“同学们，我不能接受这个要求。我们美专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能在国内艺术界，取得如此声望，主要因素是我们的教授认真教课，我们的学生努力学习所取得的。王先生是我们美专的元老，对美专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我们的功臣，在艺术界、教育界都很有影响。请你们回去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同学们，希望大家想一想，冷静下来，校庆就要到了，这是我们美专的盛典，作为美专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为这一天尽些绵薄。王先生对同学的教育不够耐心，态度生硬了一点，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他，我相信他会改进的。话又说回来了，他也是维护课堂纪律，让同学们听课不受干扰，一片好心为大家呀，我们应该理解一个老师的良苦

用心。请你们多给同学们做些解释和劝导工作。”

三个学生代表被他的道理说动了，点点头说：“校长，您说得对，我们回去尽量作同学们的工作。”

海粟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放学后就回家去了。晚饭后，他随手拿起一本画刊，靠在沙发上浏览。还没翻几页，他家的门铃就响了。俞寄凡带着一脸的恼怒走了进来：“海翁，你还真沉得住气啊！”

海粟看着他阴云密布的脸，笑了笑：“寄凡兄，里面请。”他把他让进画室，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来，自己坐在画案边的藤椅上，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带点玩笑的口吻说：“你这一脸黑云，好像天就要塌下了似的。”他往椅背上一靠，“你是说上午的事吧，我已处理好了。”我说服了学生代表，他们答应回去做同学们的工作。”

俞寄凡摇摇头，“海翁，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如今口口声声‘自由价更高’的青年学生，是那么容易说服的？你走后，郎应年、马兰申串通一气，到处点火游说，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哦？”海粟仍不以为然，“会有这样的事？”

“你呀，我的校长先生！”俞寄凡用一种特别亲密的语调嗔着他，“你因为太爱学生了，就把他们想得太单纯太善良了！这两个学生是美专的害群之马，不能迁就，不重重治治他们将后患无穷！”

海粟说：“明天我找他们谈谈。”

“谈谈？”俞寄凡摇摇头，“你以为谈话能感化他们？”

“青年学生嘛，只要我们晓之以理，动以之情，他们想通了，问题不就解决了。”

“倘若他们冥顽不化呢？你可不能做出对不起王济远先生的事啊！王先生工作勤勉努力，对美专赤胆忠心，你若接受了闹事学生的无理要求，天理人情都不容，就会让朋友们寒心的啊，社会舆论也不会放过你！”俞寄凡一脸的忧心和虔诚之色，“因为我们都是你的朋友和追随者，美专是你和大家的生命，我不能容许有损美专利益的事情发生，才斗胆向你进言！”

海粟的心田涌进了一股暖流，他为朋友对他的忠诚和深爱所感动。他不住地点头：“你的意见我一向尊重，我记得伏尔泰说过一句名言：‘人世间一切荣华富贵，不如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请你相信，我刘海粟即使到了山穷水尽也不出卖朋友，做有愧于朋友的事。”

“出卖”二字像一条鞭影，闪过俞寄凡那极薄的嘴唇，无肉的面颊，它们几乎在同时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下，但又立时舒展开了，“这我就放心了！”

翌日，又是一个晴天。朝阳斜斜地投射到林荫道上那些已变得褐黄的法梧上，有如一条燃烧的江河，灿灿烂烂，向着城市的东西方流去。海粟家庭院的芙蓉，在晨光中变幻着色彩。那株过去主人精心养护的相思豆树，荚实累累，只是它的叶子已经飘零，那稀稀拉拉留在枝端的顽强者，还在晨风中不停地翻动，淡金色的阳光投到上面，像巨大无朋的枝形吊灯的火舌，显示出无比的辉煌。

海粟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着这深秋灿烂的早晨，又充满了信心。他简单地用了些早点，就出门去了。

学校大门已开，老门房迎着他说：“您早！”又走近他，放低声音，“刘校长，昨夜这里闹翻了天。”他向校园里啾啾嘴，“您看，王先生也在那里看呢！”

墙壁上贴了许多大幅标语。王济远背对着大门站在一条巨型标语前。海粟快步向他走去，轻声地唤着他：“济远！”他把手放到他的背上，安慰着他，“别生气，不要跟无知学儿一般见识！”

济远不无尴尬地笑了笑：“给你带来麻烦了。”

“你说些什么呀！”海粟在济远背上亲切地拍了一下，“去上课，我来解决。”

王济远郁郁不乐地走了。他望着他无精打采远去的背影，一种怅然和愧疚突然爬上心头。发生这种事，责任在他，是他一向放纵学生的结果。他反对家长式的教育，他认为，对学艺术的学生，不应管束得太严，要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因为艺术不同于别的学科，它就是个性的展示，没有个性就不会有艺术。他给人们的自由太多了，放松了对他们的纪律教育，以致发生了这种事。他深感对不起王先生。寄凡说得对，他太相信学生了！标语上了墙，王先生的精神受到了打击，他得认真对待了。他没去办公室，直接上学生宿舍去了，他要找郎应年谈谈。

郎应年的屋里传出阵阵喧闹。他们见他走向他们，突然不说话了，不住在那间屋里的学生慌忙退了出去。他走进去时，屋里只剩郎应年和马兰申了。

他俩站起来迎上他说：“校长，我们正要去找你呢！”

他按按他们的肩：“坐下谈吧！”

郎应年又站了起来说：“校长，你可要站在我们学生一边啊！你要主持公道啊！”

“你坐下，”他把他拉到身边的床沿上坐下，“郎应年，你听我说。王先生的态度是有欠妥之处，但你擅自闯进课堂，大声讲话也有错。学生以读书为本，应该努力学习。这事既已发生了，我也不追究你了，我希望你们就此打住，不要扩大事态。”

郎应年嚯地站了起来，跳到他的面前，大声嚷嚷：“这不公平！难道学生就没有说话的自由？就没有人格的尊严？老师就可以任意侮辱学生？不行，你不撤换掉他，我绝不罢休！”

他也年轻过，少年气盛，受不得一点委屈。他没在意他的态度，仍然心平气和地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即使是王先生错了，也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他突然严肃起来，“我告诉你，我绝不会接受这个要求的！”

“这是同学会集体通过的要求！”马兰申站起来说：“刘校长，你若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后果你自己负责！”

“我们将要向全国学生会、上海学生会请愿！”郎应年说得理直气壮，“也要向主任校董蔡先生去请愿！”

谈话失败了，他很恼火，没好气地说：“好吧！”又觉得不妥，想到蔡先生一定能够说服他们，就补充说：“你们最好先去同蔡先生谈谈。”

下午，同学会向他递交了书面呈文，强烈要求他撤换王济远。

他不能接受这个要求。他绝不能用牺牲济远来换取学校的安宁，绝不能！但又如何才能平息学生的情绪呢？他感到很困惑。他想到了蔡先生，他阅历丰富，也许他有办法。晚饭后，他踏着阴凉的暮色，去到蔡先生宅邸。

蔡先生似乎知道他要来，他坐在书房里读报，一见他就说：“我正在等你，学生代表已经过来了。”他放下报纸，看着他，“坐呀！”

“明天就是校庆日，本来要举办很多庆祝活动，一下都给那几个学生搅黄了！哎……”他重重地坐了下去，“我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他们的要求

太无理了！”

“事已经发生了，只有想办法来平息下去。你看是否叫王先生请几天假，暂时离开学校，待事态平息了，再请他回来。”蔡先生刚说完，他就说：“蔡先生，我是非常尊敬您的，可您这个解决办法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要求毫无道理，王先生对美专有贡献，他是宣扬新艺术的勇士，郎应年破坏课堂纪律，他作为教授，管一管，有什么错？我不能这样对待他！”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你再考虑考虑。但你一定要冷静下来，不能意气用事。”蔡先生一点也不计较他的直率，语重心长他说：“应该权衡一下全局，慎重处理，尽快平息事端！”

海粟心情沉重地走出蔡宅，暮色已变得沉甸而阴冷。第一颗星仿佛使尽力气才戳穿宝蓝色的苍穹。济远的影像像电影特写镜头一般不断变换着画面和姿态。

教务会议上。

“人类社会由男人和女人组成，学校为何要分男校和女校？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马路可以男女共走，为什么学校不能男女同校？开先河的事都不可能立即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他坚持着，“人类文明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总得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文明之先河……”

“刘校长说得太好了！”济远眉飞色舞。他西装革履，打着大大的黑领结，留着长发，戴着金丝边眼镜，简直就是刘海粟第二，“模特儿我们画了，裸体画也展了，他们鼓噪他们的，我们照开人体写生课，我们同样收女生！……”

“我要找你们那叛徒校长刘海粟去！我要狠狠揍他一顿“校长，你避避！”济远一把拉住他。

“我要说服他不要怪罪他女儿，她是圣洁的，她无罪！”他想挣脱他。他被他拉回到画室。

他背着画夹，拎着干粮和水壶。

他不由笑了：“赫胥黎自称他是达尔文的‘斗犬’，济远，你乃我刘海粟的知音战友耶！”

“不不，校长，”他说，“我是你的追随者、门徒、走狗！”

……

我得去看看他，他的情绪一定很坏，得安慰安慰他。他转过身，向济远家方向走去。

他孤坐灯下对着一张风景写生稿在画一幅油画，色调苍凉而阴冷，暮霭浮动，令人感到一种压抑和喘息困难。……

他的出现，使他惊喜又不安。他放下笔，站起来，“啊，校长！”

“济远兄，你这张作品太沉郁了！”

“唉！”济远叹了口气，坐了下去，“没想到给学校给你带来这么个麻烦！我当时欠冷静，不该推他。但实在忍受不了他那副无视师长、蔑视校规的趾高气扬的神气。”

“你管学生是对的，只是不够耐心，事情已这样了，也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海粟坐到椅子上，“你也无须为这事过于烦恼！学生闹学潮的事，别校也常有发生。他们太年轻了，不知珍惜求学机会。你别放在心上，安心画画教课，一切我来处置。”

“唉，都怪我，致使校庆活动也黄掉了！”

校庆活动被迫取消，海粟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为了安慰济远，却说：“那不过是张扬虚名的一种活动，不搞也没什么了不得。别老想这些了，打起精神来！”

济远点点头，苦笑了一下。

“继续画画吧！”海粟站了起来，“我该回去了！”

李毅士、滕固、小鹈在他家客厅里等候他多时了。他把蔡先生的意见向大家转达了，又说了他的看法。大家都默然，找不出一个既平息事端又不难为王先先的办法。突然，俞寄凡一脸的怒色进来了，他大声嚷嚷：“美专还像个学校么？没有校规，没有纪律，课也停了，郎应年、马兰申还在掀风扰浪，看出来还有更大的事件在酝酿之中。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任凭他们把我们学校搞砸了，该采取行动了！”

郎应年、马兰申的行为在海粟心中点起了怒火，俞寄凡这番话如同一把扇子又把那堆火扇旺了。但他仍然想平息事端，不让济远难堪，又不想让事态扩展，也无了主意，就说：“寄凡，你说说该怎么办吧？”

“开除肇事学主郎应年、马兰申！”俞寄凡狠狠地说：“去掉了兴风作浪的为首分子，风潮就会自然平息！”

李毅士立即反对：“不可，我们不能往火上浇油！那会激怒更多的学生，扩大事态！”

“开除使不得！”滕固也说：“至多给郎应年记过处分，这也是为了压抑他的火气。”

“这两个学生已不可教育了，不开除他们今后我们美专还要不要校规？还有哪个教授敢管教学生？美专还办不办？”俞寄凡坚持着己见，“姑息养痍！先生们，开除他们是唯一制止事态发展的方法！”说着就在海粟画案上随手拿过一张纸，拟了份开除布告的草稿，递给海粟。

海粟当即表态：“好，还是寄凡干脆果断！照办。”

海粟以为这是良法妙药。他怎么也想像不到，这是他的对手为他设下的陷阱，打好的圈套，他正一步一步按照他们的谋划走进陷阱，把头伸进索套。海粟啊！你绝顶聪明，为何有时又这样愚蠢！你轻信、天真，你的业绩就要毁于一旦了！你却全然不知！但这似乎又无可避免。轻信、善良是艺术家的致命弱点，你们的许多悲剧都产生于此。可如果你们没有这个缺陷，你们又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艺术家！但艺术家中也不乏阴谋家和卑鄙无耻之徒。

布告一贴出，就引起了学生的愤怒。一些原本不赞成闹事的学生，也被激愤了，也自动去参加同学会组织的活动。他们撕掉了布告，召集大会抗议学校开除学生，强烈要求开除王济远。并给校长办公室送来了最后通牒：不开除王济远就全体罢课。

海粟在人家为他设置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他不理睬那个最后通牒。学生罢课了，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画画，任随他们闹去，他决心已下，不管他们闹到何种地步，他也绝不做对不起济远的事。

第三天，上海市学生会主席陈鼎勋和全国学生全主席何洛来见海粟。

陈鼎勋说：“贵校同学会要求你们开除王济远，向我会和全国学生会上请愿书，要求声援和支持，我们表示支持他们。希望贵校能接受学生的要求。”

海粟说：“事件的起因我已调查清楚了，是郎应年无视校规引起的。如果教授过问一下课堂纪律，就要受到开除的处理，以后，谁还敢上我们学校

任教？”他摇摇头，“他们的要求太过分了，我不能接受。请你们转告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复课。”

何洛诚恳地说：“刘先生，你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复课恐怕办不到！”

海粟坚定地说：“这个要求我不可能答应。”

谈判进行不下去了。陈、何两位只得走了。

风潮越闹越大，抗议的标语贴满校园。新的事态又在酝酿。罢课的第四天，济远来到海粟宅邸，递上一份辞呈说：“校长，济远终生感激你的知遇，感谢你的维护，但事态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离去，学潮就难以平息。虑之再三，我想我不能对不起美专，更不能叫你为难，请接受我辞职吧！”

济远是美专的首期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升任西画系主任。他是美专的支柱栋梁，把他全部的爱都溶进了美专的肌体，他是美专这血肉之躯的一部分，他怎么舍得离开！海粟以为是幻觉，以为在梦中，他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但手里的辞职申请，又叫他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的眼睛蓦地湿了，连声说：“济远，我不能接受。十几年来，我们携手在激流险水上航行，在荆棘丛中拓路，我们共同努力，才有了美专的今天。你的青春，你的激情，你的聪明才智都奉献给了美专，美专不能没有你，我不能没有你的鼎力相助，你不能走，我不同意！”他抓住济远的双手，一串热泪滴落到他们的手上，“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也不接受你的辞职！”

“校长！”济远坚定地说，“你冷静一下好不好？为了美专，你一定得同意！”

“不，济远！”海粟泪眼唏嘘，“我不能！我不能！”

“校长！”济远加重了语气，“我已决定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也要辞职，要平息这个由我引起的风潮，这是唯一的办法！”他挣脱海粟的手，道了声“再会！”就毅然转身走了出去。

海粟追到门口，他的背影已消逝在门外了。他感动极了，激动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倚着门楞，久久望着院门，无声地说，伏尔泰那句话真乃至理名言啊！他为了给我解围，竟做出这样的牺牲，若不是推心置腹的知己，能做得么？

可罢课仍在继续，以郎应年为首的部分学生的活动，已扩大到校园以外去了，引起了上海防卫司令李宝章的干涉。这位危道丰的同窗，孙传芳的亲信，不知通过何种手段，获得了到租界捕人的权力。他派两名副官，开来一辆囚车，到美专来传海粟去“问话”，同时带走了两名学生。

一到龙华驻军司令部，就把海粟和学生分隔在两间屋子里。关押海粟那间是传讯犯人用的屋子，副官令海粟坐到被传讯人的位置上等候，就关上门出去了。海粟坐在用铁柱固定在地上挪不动的凳子上。他一等无人来，两等无人来，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仍不见人影，他枯坐一室。“问话”为何无人问津？他忐忑不安，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秋日的太阳上了东墙，不用看表就已经知道时已过午了。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他挂念着同时带来的两个学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年轻人，能忍受得住饿么？

三小时过去，秋阳已爬上了墙顶。他们这是被拘留了吗？他正惶然无着的时候，门被推开了，他惊觉地转过头。

一个脸上浮动着傲慢、戴着墨镜的矮胖子在四名副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坐到他对面的一排桌子上。他立即猜出，此人一定是李宝章了。他刚坐

下就拉着冷漠而僵直的脸带着不耐烦的语气问：“你就是美专校长刘海粟？”

海粟应着：“我就是。”

他目光有如刀口上的寒光，冷冽冽地直逼他的眼睛：“去年闹模特儿，现在又搞什么鬼名堂？”

“我老老实实办学，一心提高教学质量，没搞名堂。”

“没搞名堂？”李宝章皱起眉头，“闹风潮不是名堂？学生为什么罢课？有背景没有？”

他立即回答：“这只是我们学校内部的事，师生之间一点小矛盾，没背景。”

“你敢担保？”

“我担保，我们自己完全可以解决。”

“刘海粟，你的不安分是有名的了。你们学校再闹事，妨碍社会治安，拿你是问！”他站了起来，“你等着，等我调查清楚了，再问你的话。”

李宝章被副官簇拥着走了，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他打了个惊悸，四顾茫然，他们到底要把他怎么样？两个学生不会出问题吧？他不安地站起坐下，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窗外是一面高墙，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他走到门背后，伸手拉了下门，门外的卫兵应声吼了起来：“老实待着！”

他是不是被看管起来了？他陷入了复杂的情绪之中。他自省起来，为何会出这样的事？他自觉是宽待学生的，他给了他们太多的自由和平等，给他们展示个性太多的天地，也许正是如此，养就了他们忘乎所以，无视校规校纪。能怪谁？是他惯坏的！子不教，父之过，学生闹事，当然他有逃脱不了的责任。责任不在孩子们，在他这里，他能推诿给谁呢？他只要他们不要难为他的学生，放他们回去！

东墙檐那块淡黄的夕阳已退走了，黄昏的光影像灰黄的幕纱，一点一点地向室内台围过来，又在合围中变灰变暗，变冷变凉。他逐渐感到那沉重的冷幕一点一点地渗漫到他的身上，洒过西装，透过毛衣浸润到肌肤，室内弥漫了冷冽的寒气，完全黑了下来。

他想寻找电灯开关，可开关不在室内，外面也没有任何光线照射进来。他独坐在黑暗中，忧心如焚，……

突然，他被刺眼的灯光惊得跳了起来：“沈先生！黄先生！”他像落水的人扑向伸给他的竹竿那般扑上去拉住他们的手。

沈恩孚说：“我们下午四点得知消息，就急忙赶来了。”

“我们去见过李司令，”黄炎培接上说：“他同意我们接你回去。”

“两个学生呢？”他急切地问。

“我们也为他们具了保，他们已放回去了。”

“我们犯了什么罪？”他又激愤起来，“要抓我！”

沈恩孚重重握了一下他的手，“回去说，回去说！”

“此处不是说话之处，”黄炎培放低声音，“快快离开。”

朋友们在他家里焦虑地等着他。

他一进屋，毅士、小鹤、始光、滕固几位都高兴得跳了起来迎着他。这个说：“你四点钟还没回来，我们都急了，就去找沈、黄两先生。”那个问：“你没吃苦头吧？”

“他们没动武，只是挨了训，在黑房子里坐了半天。”他突然感到肚子

饿得慌，“韵士，快拿吃的来。”他接过韵士端给他的一大碗面条，坐下就吃，一边招呼他们，“坐呀，没事了！”就把头埋到碗里，没有注意到他们阴暗下来的神色。

不一会儿，一碗面条就下去了。他放下空碗，抹抹嘴，自嘲地笑了起来说：“人生百味，我刘海粟也算品尝了一点被拘禁的味儿了！”他这才发现大家神色不对，望着他们：“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

始光说：“学生们在搞签名活动，要求另立新校，不表态的学生，受到围攻、嘲讽，说他们是刘海粟的哈巴狗。”

这个消息有如一只重锤向他砸来，他一下被砸懵了，愣愣地望着他们。

“风潮一开始，我就感到有些蹊跷，闹到现在才看出其中一些名堂来了，要驱逐王先生是伪，拆散美专是真。”李毅士慢慢地说，“海粟，你上当了！”

“我上当了？”他惊呼一声，“上谁的当了？”

始光说：“你应该想到的！我记得，那日我护着你走出法院，你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说过：‘艺术和礼教水火不相容。’法院虽然罚了你五十元钱，危道丰表面似乎胜诉了，但他们心里很明白胜者是你，他们甘心么？他们谁都知道，你不惧强硬的有权势的对手，因为他们在明处，你提防着，你绝对不会去怀疑你的朋友，你的学生同道……”

“乌兄，”他急切地打断了他，“你这一绕圈子，把我绕糊涂了，难道学潮也是那些伪道学们在背后操纵的？这不可能！”

“校长，”滕固站起来说，“你太善良了，事到如今，俞寄凡就要登台亮相了，你还不相信？”

“寄凡？”海粟的心仿佛突然压上了一个沉重的石磨，他突感喘不过气来，好半天，他才叫出了声，“他怎么会？”

始光无可奈何地摆了下头说：“你呀你，还不醒悟，你以为天天围着你转，专拣好话说的就是真正的朋友？你该醒醒了！赞扬一切的人不可多信，现在你被出卖了，还怀疑这不是真的！新华艺专的衔牌都做好了！”

他被这一闷棍彻底击倒了。他颓坐下去，两手捧住头，两眼深深埋在发麻发冷发潮发热的掌心里，好半天都不能思想。他的心在裂碎，脑袋嗡嗡。寄凡，寄凡，你是艺术家，你怎么会这么干？你曾经和我一起同新艺术的敌人战斗，你怎么可以被他们收买，让他们当作箭矢来射伤你的朋友？我多么可笑可悲，多么愚昧，怎么就不怀疑是你利用年幼无知的青年在制造事端，摧毁我为之奋斗十五年的事业！你的手好毒呀！你怎么下得了手？你是我信赖的朋友，我的得力助手，我是那么器重你，尊重你每一个意见，你为啥要背叛我？我太幼稚，把所有拥护新艺术的艺术家都当作战友，从不怀疑他们对新艺术的忠诚，从未想过名利也能诱惑他们出卖灵魂，迫使他们去打击摧夸自己营垒的战友，更没想到艺术家最可怕的敌人还是艺术家！他们之中有人已堕落成杀伤艺术家的枪手！寄凡哪寄凡，你让我痛彻心脾了！你摧折了我的神经中枢，你好狠啊！你轻易地办到了我的敌人们没法做到的事，你实现了他们久求而不达的目的！……泪水穿过他的指缝淌了下来。我的美专完了，我的美专完了……他喃喃地哀鸣起来，一阵晕眩，歪倒在沙发上。

俞寄凡在他的后台支持下，拉着一批人马走了，新华艺专的衔牌挂起来了。海粟的美专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了。但他的敌人仍不甘休，欲致他于死地，鼓动曾经闹事跟着俞寄凡走的那批学生来闹事。他们以“被迫离校园”的名义，张贴标语，上街演讲，大肆宣传，说刘海粟勾结军阀迫害学生，造谣、

毁谤中伤。海粟有口难辩。他伤心已极，灰心已极，像无数把钝刀刺到他心上，他被击倒了，也气馁了。他深深地感叹，在黑暗的中国，要想做一件有价值的事，即使九死一生，也难达到目标。他是输了，失败了，他刘海粟还有什么好说的，他只好认输了！

海粟不再到学校去了，任随教师上不上课，任随学生进出课堂。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头发长，两腮消瘦，整日和商会会长王晓赖等人悠游舞场，盘龙豪赌，一掷千金，毫无吝色，用刺激来平衡他那因极度痛苦而失衡的心。可伤感和孤独仍无法排遣。他悔当初不该雄心勃发，誓以中国艺术复兴为己任。倘若他不办美专，潜心绘画，他的艺术成就绝不是目前的水平，他也就不会受如此致命的打击，他的精神也不会在痛楚的琴弦上如此颤栗！他的人格也不会被人如此糟蹋！军阀，他勾结军阀？军阀为何要拘禁他？天晓得！军阀视他作洪水猛兽，欲致他于死地而后快，这不是弥天大谎么？可笑，可笑！总之，不该办美专，不该把几乎全部心血，全部情爱都奉献给了她，为了她的兴旺发达，为了她的繁荣，可谓命都赌上了，到头来，还是被黑暗摧垮了，而枪手竟是他信任的艺术家，他视为知己的朋友！他灰心了，不想再办下去了！他的力量太小了，他抗不过那股像幽灵一样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势力，他感到少有的孤独……

“海粟，”始光在学校见不到他，很不放心，到处找他，见他两臂枕着头躺在沙发上，就问他：“你怎么不到学校去？”

“有什么好去的！”他冷冷地说，“办学校，振兴中国的艺术，谁领我的情？还不如到赌场去寻寻快乐！”

始光吃惊地打量着他，他不由惊骇了，他莫非病了？他说：“海粟，我从认识你那天起，就发现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十几年中，你和邪恶势力百折不挠的斗争，都证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我一直眼随在你身后，没想到你也是个软骨头！”他激将着他，“你应该到学校去走走，看看那些忠诚于你和上海美专的教授和学生，像过去一样，把学校办好。你的事业在学校，不在赌场，不在舞榭！”

“哈哈……”他像哭一样大笑了起来，笑得始光毛骨悚然。

“海粟！”始光大吼一声：“你病了，跟我到医院去！”

他站了起来，又大笑说：“我病了？笑话！你去告诉那些不愿背叛我的先生和同学，说我刘海粟感激他们，可我不准备把美专办下去了！”

始光气得跳了起来，他也大声吼叫着：“你自己去说！”就转身离开了他。

和谁去说？我有勇气面对他们么？海粟再度陷进了矛盾和痛苦之中。停办美专，无疑是一个母亲亲手拿刀斩自己的儿子，但又下不了手！不停吧，她已大伤元气，要使它康复起来，不可想像。一想到他被朋友从背后捅了一刀，他的心境就冷如死灰。要重新点燃熄灭的灰烬，不可能了！绞杀着他的，还有委屈，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真的勾结了军阀，他无法忍受这种人格上的侮辱。他越想越忍无可忍了，提笔把事件的真相诉诸笔端，他要张布于天下。写好后，他以“启事”的形式寄给了报馆，他那痛作一团的心才有了一点舒松。他也慢慢冷静了下来。停办美专，牵涉到教授、学生的生计和前程，是件大事，轻率不得，应该首先征得校董会的同意。他就去见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正在看他登在报上的“启事”。他放下报纸，亲自为他沏了杯茶，坐到海粟对面的藤椅上，说：“我正准备打电话请你来谈谈呢！”

“先生，美专我不想办下去了！”他垂头敛目，“这都是我作茧自缚，我很后悔没有接受你的劝告，以致……”

“呃，”蔡先生宽厚地看了他一眼，打断了他，“现在看来，也并非那么简单，就是当时你让王济远先生离开了，恐怕也不会平息。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去多想它了。丧气话只会磨蚀人的意志，现在是气可鼓而不可泄！遇到一点挫折就后退，这不是你的个性！你应该感谢生活给了你这么好的境遇，不断地供给你磨难，使你的才智、你的意志经受锻炼，使你的人生永不缺乏营养！美专不但要继续办下去，还应该比过去办得更好！”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雪茄，递给海粟，“我希望看到你这东方画坛的狮子重振雄姿！”

海粟划着了火柴，慢慢点着了烟，慢慢地吸着，慢慢地吐着水气浓重的、变灰了的烟霭。蔡先生的话，如电闪划过黑暗的长空，如雷鸣震开了阴云，如惊涛裂开了堤岸，翻江倒海般冲击着他那因打击倾斜了的小壁，在那里引起了震天动地的回响和共鸣。是接受生活的挑战呢，还是屈服于它？有两个声音在他心中交换着说：

“不能退却，接受挑战，你会永葆青春活力，有如钢铁一般，铸造时间愈长就愈发炉火纯青，淬火的次数越多，就越坚硬！”

“你这唐吉珂德，还要去和风车搏斗吗？……”

“海粟，”蔡先生用慈和的目光慰抚着他，以轻柔的声音呼唤着他，“我一向认为你是个勇敢的人，你应该知道，真正的勇敢是冷静和沉着。就以贝多芬来说吧，谁经历过他那样的打击？可他在苦难的深渊中还在从事讴歌欢乐的事业。你不要老去想你被出卖了，念念不忘朋友的背叛，总让那些委屈统治着你。你想想，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伟人、先知不被误会，不受委屈？”他背诵起《报任安书》中的一段，“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

“先生！”海粟听到这里，愧悔相煎，“我，我让您失望了吧？”蔡元培抑制不住上涌的欣慰之情，微笑着说：“我对你从没失望过！”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了下去：“海粟，你还年轻，刚过而立之年，未来的人生还非常长。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挫折的人生不能算是完美的人生。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的姑丈屠寄先生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要你背诵太史公的《报任安书》吗？你今天回去再读几遍。归震川说过，千读始得其神，万读始得其味，此乃经验之谈也。何谓丈夫，何谓坚强，在别人活不下去的环境中活着又不丧失人生信念和高尚气节，能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

蔡先生一席话，像醒世惊钟一般，使海粟猛然惊觉过来。他羞愧万分。我怎么畏惧磨难了？我怎么把生活赐予的痛苦看作洪水猛兽了？我不是勇敢者，我是懦夫！在生活的风浪面前退缩了，沉沦了！我过去的豪情壮志哪里去了？我还是刘海粟么？愧疚的泪水喷涌而出，“先生，您又一次在我人生的黑暗航程中为我点亮了光明之灯！谢谢您！”他站了起来，“请您放心，海粟绝不辜负您的教诲！”

海粟真的没有辜负蔡先生的希望。他忍着误解和委屈，重整旗鼓。经他数月的努力，丧失了元气的美专开始恢复活力和健康，仿佛一个患了恶疾和毒瘤的肌体，一旦割去了病灶，就会以迅猛的速度勃发出旺盛的生机。第一流的艺术家和学者又出现在美专的讲坛上，有才华的学生纷纷报考美专，那些曾经深深刺伤他的诬蔑和诽谤在蒸蒸日上的教学面前不攻自破了。海粟的信心更足了。

而个人的命运逃脱不了时代的命运，人生的打击像海浪一样，一浪紧跟一浪扑向了他。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上海的工人阶级为了配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军，推翻军阀孙传芳的残暴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开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因准备不足未能成功。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逼近龙华，三月二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罢工令，转为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工人纠察队为先锋，广大民众为后援，攻打警察局和兵营，占领了邮局和车站。浦江两岸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经三十小时的英勇战斗，击败了负隅顽抗的敌人，李宝章之流逃走了。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

三月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上海，白崇禧所属部队进驻上海。陈群、杨虎得到扶植。蒋介石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亲赠“共同奋斗”的锦旗。四月五日，他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民众“不听信任何谣言”。四月十日，他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四月十二日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纷纷从租界出发，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这就是杜月笙、张啸林组织的“共进会”。

工人纠察队奋起反击。陈群、杨虎调动大批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证”为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和流氓一起屠杀工人。工人纠察队仓卒应变，众寡悬殊，武装全被解除，死伤三百多人。

翌日，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在总工会领导下举行罢工抗议。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青云路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下午各界群众冒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当队伍走到宝山路时，陈群、杨虎早已布置在那里的军队，从四面八方用机枪向徒手群众扫射。大雨滂沱，宝山路上血流成河，当场牺牲一百多人，伤者无数。在南市游行的示威群众，也遭枪杀，死伤数十人。

那天，海粟到济远家去请他重返美专任西画系主任，这是海粟第三次登门请他。济远送他回校，恰好目睹了宝山路上枪杀徒手民众的场面。两人吓得面无人色，仓皇逃进租界。“校长，”济远仍然沿用他做学生时代对他的称谓，“我理应回校助你一臂之力，而我现在改变了主意，我不敢再目睹这血流成河的场面，更害怕有一天会祸及到我，我想离开上海。”“你要去哪里？”海粟的心仍在惊悸之中，济远的话仿佛惊雷在他那不宁的心上又轰击了一下，他瞪大眼睛望着他。

“还能去哪里？我先去日本，以后再视情况而定。”

海粟默然了，他需要他，他的美专需要他，但这血流成河的海，他怎么好意思挽留他。好半天他才说：“好吧，我不能勉强你。何时动身？”

“越快越好，两三天就起程。”

陈群、杨虎解散了上海总工会，查封了一切革命团体，大肆逮捕和枪杀

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仅三天之内，上海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上海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海粟送走了济远，从吴淞口回来，桌上放着一封信，一看信封，他就认出是郭沫若的笔迹。他们好久没有联系，听说他正在北伐军中任政治部主任之职，在这“四·一二”血光笼罩全国的形势下，他正为他的安全系心。他拆信的手激动得微微哆嗦。

海粟老哥：

我们好久不见了，今天你看见这信，一定很惊异。我求你的是请你做保人，将政治部在上海被扣留的人员保出来。

被扣留者本十九人，前方已允具保，有人已恢复自由，唯有八人，因在沪乏亲故，以致尚未能出来，此八人者为许幸之（此人系你的学生）、孙鸿荣、范少圃、周毓英、陈文剑、张当武、熊玉书、汤用彪。务望设法，或由兄出名，或另托沪上友人具保，使他们早日免掉缱绻之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

祝你这个“叛徒”愈朝“叛”的一方面走！！

弟郭沫若上

四月十一日汉口

海粟密藏起沫若的信，就外出活动去了。

大屠杀还在继续，白色恐怖像幽灵一般浮动在上海的空气之中，人心惶惶。海粟顾不了自己的安危，整日在外奔波，却未能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他害怕他们被装进麻袋仍进了黄浦江。但他不甘心，继续奔走。他托了几位与新贵有往来的朋友去打听，才得知他们一下船就被抓进了监狱。他托人找到宋庆龄，请她进行疏通，又和那位与新贵有交谊的朋友出面去保。八人得以释放。海粟那颗提拎了多日的心才放了下来。

或许，这是命运有意为难海粟，他刚从一个陷阱中爬了起来，又一颗灾难之星降落到他的身上。

没过几日，陈群、杨虎宣布通缉“学阀”十五人，章炳麟、袁希涛、郭秉文、黄炎培、刘海粟……都在其列。

这群教育界的巨擘，逃的逃，躲的躲，被逼得只好隐避到地下。黄炎培先生秘密派人来找海粟，约他会面。他在英租界一座僻静的三层楼上见到了黄先生。黄先生说：“上海血光冲天，那些人已杀红了眼，上海很不安全，你不好再留在上海了。”

海粟点点头，又长叹了一口气：“美专刚刚有起色，我若走了，群龙无首，恐怕……”

“现在是何种时候？”黄先生打断了他的话：“保命要紧！你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万一出了事，我如何向蔡先生交代？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也不能画画、教学，何必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你应立即离开上海去日本！”

“去日本？”

“通缉令已发到全国，在国内你无法露面，日本是唯一安全之地。”黄炎培以不可反驳的郑重语气说：“今晚你就待在这里，我已托人给你买船票去了！”

第二天，海粟拿着去日本的船票，潜回家中，对韵士说：“我要去日本躲一躲，你转告毅士、乌兄、膝固、丁远几个一声，学校托付他们了。”

韵士点头应着：“嗯，我对他们说。出去躲躲也好，免得我提心吊胆。”

昨晚你没回来，我和虎儿一夜没睡。”她为他拣出几件洗换衣服，拿出家中仅有的不多的钱交给他，“异国他乡，你得自己当心。”

“你放心，我又不是第一次去日本，那里还有朋友，济远会了有半月了。”他拿上几件旧作，放进皮箱说：“我走了，家中的事都落到你的肩上了，虎儿你要管紧一点，别让他乱跑。”

“你放心走吧！虎儿上学我亲去接送。”她帮着他化装、戴上头套，粘上胡须，戴上一副宽边黑眼镜，换上长衫，把斯提克递到他手上，把他送到门口。

海粟回过头，对她愀然一笑：“形势有了好转，我就回来。”韵士的眼睛湿了。

第六章东渡归来

—

公元一九二七年七月，蔡元培先生任大学学院院长，负责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他写信给逃亡日本的刘海粟，催他回国。

海粟东瀛之行，时日不长，收获累累。他在东京重逢了好友王济远、画家张善孖和诗人柳亚子，再见了他第一次访日本时结识的日本南画界著名画家小室翠云，相识了日本关东画派领袖桥本关雪、收藏家工农大臣山本梯二郎。应邀去过他们的别野做客，观赏了他们的艺术收藏，见到了罗丹的素描，塞尚、梵谷、高更、马蒂斯的原作，和从我国流失的古代艺术珍品。彼此交流了对古今绘画艺术的认识。应邀到东京《朝日新闻》作了《石涛和后期印象派》的讲演，论证了在二百多年前石涛就发现了塞尚他们所探索的绘画奥秘。听者如潮，汇集了日本绘画界的名流。小室翠云称演讲是“二十世纪东方最伟大的画论”，译刊在他主编的《新南画》上，同时刊登了他的数帧山水画。桥本关雪称赞他是“东方艺坛狮子”。同日本绘画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增进了友谊和了解。朝日新闻社为他在社部举办了个展，开幕式非常隆重。他的同胞柳亚子夫妇、王济远、张善孖和日本文化艺术界的名流都出席祝贺。展品被订购一空。日皇购藏了《泰山飞瀑》、《月落乌啼霜满林》。文部大臣青浦奎吾子爵购藏了《恋树草堂》。日皇颁给他银杯一座。东京出版的《诗·书·画》发表了他的作品，刊载了艺术评论家对他的作品的评论。

此次流亡异域，不啻印证了那句古老的成语：“塞翁失马。”他真得感谢新贵们对他的通缉了。若不是在上海没法生存，在他重整旗鼓振兴美专之际，他是绝不会东渡的。

七月下旬，海粟辞别旧友新朋，带着丰收的成果，从东京起程，启道横滨乘船回国。

济远送他。他们到达横滨时刚刚上午九点，船要到晚上十时启航。他们相携去逛横滨市容。

他们边走边说话。海粟说：“中国近代史上两大政治集团——保皇党和兴中会都曾以横滨为基地进行活动，不知还有没有他们留下的遗迹？我们找找看。”

“好！”济远应着，“我初来时，听善孖兄说过，孙中山先生和康有为先生的活动，都在这儿的南京街（今中华街），兴中会横滨分会会址就设在山下町。”

“康先生创办的大同学校不知在哪里？”海粟想起他的老师来了，很希望能寻访到他留在横滨的足迹。

济远摇摇头说，“不清楚。”

不知为什么，海粟心中又泛起不知泛起过多少次的那种不样的预感，好像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康师了。此次又萦绕着他，拂不去，驱不走。他满怀忧伤地说：“今春三月，康老去青岛崂山，我到十六铺去送他。我老记着当时情景，他立在轮船的甲板上，凛冽的海风翻弄着他满头银发，鼓起他那灰绸长衫。他的肩背已不再挺拔了，我好像听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哀号：‘我老了！’”海粟不由喟然一声长叹。但他却没有料到，此次送别，真的成了永诀。此时他只是为这位被历史的潮头推拥到沙滩上的老人感到惋惜和悲哀罢了。

他们边走边聊，不觉来到一座雕梁画栋的中国式的牌楼前。

济远惊喜地轻轻叫了一声：“你看‘南京街’！”

海粟也从怅惘的思绪中兴奋起来，仰望着雕刻在牌楼上的三个涂金的宋体字“南京街”，心里不由涌起一浪他乡遇故人的亲切之感，好像回到了家乡，迈步在自己的故土上一般轻快自如。

这条街有三百多家商店，全为华人所开。街中心有座关帝庙，他俩进去看了看，烟霭袅袅，香火冲天，异香浮动，钟磬悠扬，虔诚膜拜的同胞络绎不绝。他们从关帝庙出来，已是中午了，便走进就近一家中国料理店。

一进门，从餐厅的不同角落响起了一片“欢迎，欢迎”的亲切乡音。身着中国旗袍的侍女，立即奉上了清茶、湿毛巾，摆好位子，递上菜牌，礼貌周到，一呼百应。

海粟叫住一位侍女：“请问大同学校的旧址在什么地方？”

她好像没听懂似地摇摇头。老板却应声走了过来，客气地向他俩鞠着躬：“先生是指康有为先生办的大同学校吧？”

海粟喜出望外，回答说：“正是！”

老板把他俩领到店门口，向东边一指：“就在松影町。”

他俩感激地说：“谢谢！”

老板眉飞色舞，接下去说：“当年康先生和梁启超先生还到小店用过膳呢！梁先生送给我两份他办的《新民丛报》和《国风报》，我一直留着呢！”

海粟笑着说：“那你是拥护皇帝的哟！”

他也笑了起来说：“不，我拥护孙先生兴中会的主张，我还给兴中会捐过钱呢！他们都是伟人。”

海粟和济远相视一笑。

他们果然在山下町一幢房子门口看到了一个黑漆金字的长方形衔牌上书“兴中会横滨分会旧址”。又在松影町一个很大门头一侧，看到了同样式的木牌“大同学校旧址”。他们久久徘徊在这历史遗迹的门前。

济远提议：“横滨还有个好去处，三溪园！”

“三溪园？”海粟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就在本牧海岸，沿东京湾的绝壁高阜而建。园内有从各地迁来的古建筑。”

海粟的游兴立即上来了，“好，去见识见识！”

果然名不虚传，是一座典型日本式庭园，由横滨富豪原富大郎建造。园内有仿建的纪州德川家别庄临春阁、关白和太政大臣丰臣秀吉祝母寿而建的天瑞寺塔霞堂，伏见城的月华殿，镰仓的天授院，旧东庆寺的佛殿，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为二条城修建的茶室听秋阁·织田信长时期为有乐斋修建的茶室春草庐，京都灯明寺的三重塔……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依不同地形地势建就，花木葳蕤蕤蕤，芳香袭人。

海粟和济远欣喜不已。虽然正值炎夏，金阳有如炉火，热浪阵阵滚进树木浓荫，他们情不由己地画起速写来。画着画着，忘了时间。若不是一阵清凉的海风吹来，把他们从飞动的线条中惊醒过来，他们还没发现太阳已经西下，夏日淡青色的晴空飘起了谈金色的鱼鳞般的云霞了呢！

他们并排坐在海岸上，迎着海风凝望着宁静的港湾，灯火灿若无月的星空，不时有悠扬的汽笛响起。

“你说蔡先生信中告诉你，我的同窗悲鸿从法国回来了？”

海粟点点头：“蔡先生一心想振兴中国的美育，悲鸿一回来，就推荐他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

济远问：“蔡先生急着催你回去有什么事吗？”

“他说他有个想法，把我们美专改为国立，升格为艺术大学。我想了几天，我以为，升不升级，改不改为国立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杭州山水灵秀，人才荟萃，我想建议他另外创办新西湖艺术大学或艺专，可以请林风眠先生去主持，我还办我的美专，保持美专原有的私立性质和风格。各种形式并存，可以互相竞争嘛，你说对不对？”

“蔡先生会不会有意见？”

“不会的。我了解蔡先生，他只是想发展中国美术教育事业，他不专断，从来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向济远侧过头去，“我还是希望你回校任西画系主任。济远，这个位置还一直空着，就是等你呀！你何时回去？”

济远沉吟有顷后说：“校长，我对美专的感情不比寻常，我从进美专读书就没离开过它。但我被学生赶下了讲台，我给学校带来了损失，对我个人是个抹不去的耻辱。我不能再回到母校去了。请你谅解我！”

海粟不再逼他了，他无声地叹了口气，好半天才说：“你有何打算？”

“我再画些画，再办次画展，筹措了足够的旅资，就去美国考察研究艺术。”

“这也好！”那个在海粟心中萌动了多年的愿望被济远的话引动得蓬勃生长起来了：“我早就想去欧洲考察艺术和美术教育，这次回去我就向蔡先生提出来，我想他会尽力成全我的。”

“我们虽然不能共一个讲台，却可以共着艺术这个大舞台呢！”

“哈哈……”海粟大笑起来，“对，我们永远共着艺术这个大舞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呜——！”

一声高亢悠远的汽笛声打断了他们。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拎起行李箱向码头奔去。

二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没有霜，淡淡的天光，淡淡的云影。海风带着从遥远南国来的一缕春的气息，和煦地爱抚着人们的面颊，轻翻着旅人的衣衫和鬓发。

这天，吴淞口的外轮码头，不似往常。上海文艺、新闻界的许多名流，都汇聚到这里来了，给赴欧洲考察艺术的刘海粟夫妇送行。他将乘坐法国商船司芬克斯号去法国。

上客的汽笛拉响了，海粟夫妇和朋友们热烈拥抱相握，他们争相拎起他的画箱、行李，欲送他上船。他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先生手中夺下手提箱，说：“伯鸿兄，有几位年轻朋友送上去就行了，你留步吧！”他紧握他的手，“海粟今天能够满怀信心去欧洲考察艺术，得助于你的支持，谢谢你！”

方面大耳的陆费逵朗声地笑了起来，“海粟老弟，别客气了，我希望中国艺术复兴，希望出很多大艺术家，我就助你一臂之力，这没有什么，请别放在心上。”他使劲地把海粟的手一握，“在国外，若再遇到经济困难，你就给我发个电报，只需五个字：‘陆费逵，寄款！’就行了！”

“海粟兄！”《申报》主笔史量才先生走上来握住海粟的手，“别忘了给我们写些欧游随笔，我定期给你资助。”

海粟的眼睛湿了，他的心里仿佛灌满友情的蜜水，甜甜的，暖暖的，他唯恐抑制不住上涌的泪水，转过身，迈开大步踏上了通向异国他乡旅程。

司芬克斯号起航了。海粟一直站在甲板上向朋友们挥着手。海风嬉戏着他的长发，掀起他那钢灰色的呢大衣，舞动着那条绒灰色的长围巾。码头上的人影渐渐变得模糊了，海岸渐渐远去，最后它在他眼里化作了一叠凝固的浪。

“你想去欧洲，这个想法很好。”蔡元培先生当即表示赞同，“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各种艺术流派像雨后春笋，领骚画坛。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的真迹原作，你还很少见到，你是该去那儿看看，开扩眼界，探讨一下各种艺术流派形成的环境和奥秘，对你未来的发展会有好处的，还可以吸取人家办学的经验。”

“有先生的支持，我想我的心愿会实现的。”

“我在想，”蔡先生凝神思索起来，“你没有财产，美专经费已很拮据，费用如何解决呢？”

海粟被问哑了，他还没有考虑过这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他坦率地说：“先生，我还设想过呢！”

蔡先生的眉峰绉成了川字，他点然一支烟，吸了两口，微微笑了笑说：“别急，我想到了个办法。”

“先生，”海粟兴奋起来，“什么妙方？”

“大学院拟聘请几位特约撰述员，”蔡先生眼里漾起了笑意，“鲁迅、吴稚晖、马叙伦三位先生和你都可以担任这个职务，每月可以给你汇一百六十元。巴黎这个地方，可以挥金如土，也可以过节俭的日子，再想点别的法子，你和夫人、孩子还是可以生活下去的。”

“先生！”他受了深深的感动，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却又说不出来，他怕亵渎了蔡先生伟大的人格。

“艰苦不损害国家的尊严，你要有自信。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好的收获。”

许多话语一齐拥塞心头，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誓愿、决心，可他还是认为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

蔡先生继续着上面的话题：“在考察中，不要局限于自己的喜好，要善于兼收并蓄，师法西人之长，但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艺术传统，要保持中国画的独有神韵。切记不可忘了祖宗。”

“是，先生，我记住了。”

“我这就放心了。”

“校长！”

他回过头去，见是张弦。他是他的学生，毕业后留法五年，回国后在母校任教，听说他要去西欧考察艺术，要求和他同往，继续深造。他为他举办了个展，筹了些经费，又送给了他伍百元，作为旅资。他对张弦微微一笑，作了一个幽默的手势说：“我的响导先生，有何见教？”

“夫人说外面风大，担心你着凉，请你回舱去！”

“好，谢谢，我就回去。”他却没有挪步的意思，“张弦，你知道我们的同学，还有哪些人在法国？”

“刘抗、陈人浩、邱世恩。”

“啊，太好了！”他慨叹了一声，“我们美专有多少同学留学法国，我都说不清了！”

他和潘赞化等候在吴淞口码头的出口处。

旅人们从船上潮水般涌下来。潘赞化惊喜地叫了一声：“来了！来了！”就喊了起来，“玉良！”

潘玉良一身素裹，裙式黑呢长大衣，雪白的长绒围巾，仍然没有女性的妩媚和温柔。她听到呼喊，就奋力拨开人群像小伙子一般往出口挤。她看到他们了，激动得扔下行李，伸开双臂，奔了过来：“校长，我没想到你也会来接我！”

“你是我们美专送出去的高材生，你在罗马获得了金奖，这是母校的光荣呀！我怎么能不来！”

“玉良！”潘赞化递给她一册红缎烫金封面的本子，“刘校长聘请你任美专教授，兼任绘画研究所主任！”

这是玉良没有料及的。她曾领教过人生的艰难，深知毕业就是失来的当世，即使留学归来的博士，若想寻到个适合自己专业的职业，也非易事，何况她又是个出身低贱的女人。她把聘书紧紧抱在胸前，泪水盈盈。良久之后，她弯下腰，向他鞠了个九十度的躬。

“校长，回舱吧！”张弦又催着他，“不然，师母要怪我呢！”

“那就遵命吧！”

他一回舱里，刘虎就抱住他的胳膊，仰起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脸，笑着求他：“阿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他理解儿子想和他亲近的心情。平常，他不是忙于校务就是教课、作画、读画，几乎没有时间和孩子亲近，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他低下头，也回报儿子一个微笑，抬手抚摸了下儿子的头，坐在铺位上说：“好，我来讲故事。”

他讲了“女娲炼石补天”、“王冕学画”、“羿射九日”、“凿壁借光”等等成语故事。可儿子还是缠着他讲。

“虎儿，爸爸累了！”韵士阻止着儿子，“请张弦叔叔教我们法语吧！”

“好好好。”刘虎放开了他爸爸，蹦到张弦面前，“叔叔，我一定比阿爸学得快，学得好！”

张弦把刘虎拉到怀里坐下，教起他们法语的日常用语来了。

海天相接处的那片宽阔的金红、橘黄、绯红的晚霞，慢慢被乌云般的暮色吸附了，溶蚀了！海天迅疾地灰黯下来，海上第一个夜晚降临了。只有微微的风，海像一个娴静的大家闺秀那样的安静幽雅。

妻儿都已进入了梦乡，大概正在做着异国他乡紫色的梦吧。海粟却睡不着，他辗转反侧，睁着无眠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不觉间，有束清亮的光从舷窗中探进头来。他蓦然想起了张若虚那首传唱千古的“春江花月夜”，他兴奋起来，心头不由浮起了“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壮观景像。他再也躺不住了，披衣坐起，悄悄下了铺位，蹑手蹑脚开了舱门，悄悄溜了出去。

月亮像一只做工精细、打磨光亮的特大银盘，从暗蓝色的海水中缓缓出浴而升，皎洁、新亮，清晖如水般清凉，似乎都能闻到海水的腥冽和咸香。海无涯无际，黑里泛蓝，月光照着它那起伏的波纹，就像乌龙在扭身滚动，鳞光熠熠。海轮仿佛浮在河中的一片绿叶，是那么的渺小。海可以随时吞没它，也可以把它送到任何远方。他被海的恢宏伟大震慑得惊心动魄了，他真正体会到了沧海一粟的渺小，海的伟大了。

“叮铃铃，叮铃铃……”

他拿起电话，“喂！哪位？”

“我是许寿裳呀！”许先生是蔡先生的助手。

“啊，是许先生，有什么事吗？”

“你看今天的报纸没有？”

“还没来得及看呢，有什么特别新闻吗？”

“聘你做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发布在今天的报纸上。蔡先生嘱咐我打电话通知你。”

“谢谢你，许先生！”

“还有，你出国的护照，我已为你办妥了，我派人给你送来。”“许先生，太谢谢你了，你就不用麻烦了，我派人来取吧！”

韵士拿着他的大衣悄没声响地来到他身后，把大衣披到他身上，爱嗔着他：“你怎么不睡觉？外面这么冷，要受凉的！”

他回首感激地看了妻子一眼，说：“你看这海，多么壮阔，这月色多么皎洁，一尘不染。这样纯净的月色，你见过么？”

韵士不知如何回答，她愣愣地望着海天点点头，“真美！”

“站在这海天之间，我的心就不由颤栗起来，就联想到一位伟人。”

“谁？”

“蔡先生。”海粟仰起头。月亮似一艘圆舟，正在开拓出一片靛蓝色的天宇，向着它固有的航道航行着。“他是个有着海天样宽阔胸怀的人，又有着一颗皎月样明洁的心。他打破偏见，唯才是任，爱护人才，又善于识才用才。”

韵士挽起他的臂膀，说：“我还记得去年冬天，他在宁波同乡会为你主持出国画展的情景。”

“他给我题了‘综采繁缛，抒轴清英’八个字，对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不由想起了那次画展的影响和理论家们评论这次画展的文章。杨铨称：“海粟之画寓功力于浑厚之中，古朴雄伟。”贺天健说：“文学改新易，艺术革新难。海粟先生乃独特巨见，行以大无畏精神，毅然以艺术救国号于世，而世之抨击先生者备至，顾先生卒不为之屈。十七年来，先生精神上所受之痛苦，实不减卞和氏之被刖足。”他在抨击了旧中国画坛的丑恶之后，称赞他：“不独西画精妙，而中画由八大、石涛入手，亦雄壮磅礴，天才英发，一品之出，每多惊怪。其最近之作，大都气韵生动，骀骀而夺古人之席。”郑午昌说他是倡导新兴艺术的最有力者，“目光之远，魄力之大，抱负之宏，已是惊世骇俗。为东方艺术之怪杰。”评他的画说：“痛快阔绰，纵横睥睨，不可一世之概，故以平凡之艺术眼光，衡量海粟之画，或多异议，而海粟毁誉不计，沟通中西文化，造成中国的艺术为世界的艺术。”史量才、倪貽德都希望他继续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弘扬祖国文化多作努力。他又想起了蔡先生为《海粟丛刊》亲作的序文，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中国习图画之术已数千年，西洋图画之输入，亦数十年，而为有系统之介绍尚少。刘海粟先生素以“艺术叛徒”自命，新作皆表现个性，迥绝恒蹊。兹应中华书局之请，编成《中国画苑》、《西洋画苑》两册，记事插图，钩玄提要，虽不能不发挥其个人之特见，而于每时期中适应时期之名家与杰作，均不没其优点，使读者不致为编者一人之意见所囿，诚善本也。并附有海粟先生作品两册，更使读者得前后互相验证，而悟其得力之所自焉。

“啊，蔡先生，海粟终生也难以酬谢您的知遇之恩哩！”

“只有蔡先生不愧一代伟大师表的称号！”韵士也慨叹着。

“你知道吗？蔡先生任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大学院院长，从没领过薪水，全部尽义务，他也没有产业，生活全靠他给商务印书馆看稿的编辑费来维持。像他这样名位高而不贪的人还有第二个吗？”他赞叹着自问自答，“没有！”一种人格的召唤使海粟激动不已，“蔡先生为帮助我实现欧游的愿望，操了十几个人的心。那天，在他为我饯行的席上，我控制不住对他的感激之情，说了些发自肺腑的感谢话，他却淡然一笑说：‘这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和大学院，而是为了振兴我们中国的美育。我已垂垂老矣，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为年轻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应尽的义务！’当时，我管不住眼泪，叭叭地落到酒杯里。蔡先生拍拍我的肩说，‘对于后学，我相信你也会这么做的！’”

司芬克斯号停靠在维多利亚码头。

张弦偕着海粟夫妇和刘虎走下舷梯，刘虎就指着码头说：“阿爸，阿爸，快看！”

海粟顺着儿子的手指望去，只见有人举着一块纸牌，上书“欢迎刘海粟先生”。海粟在香港无友人，是谁呢？他突然想到一个人，莫非是他的关照？

“海粟，”他去探望刚从法国回来的友人顾荫亭夫妇，走进他家客厅，随着主人起身相迎的，有位浓眉大目，大头阔脸先生。顾先生介绍说：“这位是中华书局总经理陆伯鸿先生！”

他连忙伸出手去相握，“在下刘海粟！”

“刘先生为模特儿舌战群丑，令我钦佩不已，今夏新贵们通缉十五位学人，我就痛斥是宋代党人碑的重演！”

“别站着说话，坐下说，坐下说。”顾荫亭招呼着他们，自己也坐了下來对海粟说，“陆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路见不平，喜欢拔刀相助！”

“海粟谢谢伯鸿先生的声援和同情。”

“不敢当，不敢当！”陆费逵连连摇头，“为人在世，没有正义感和公正之心，还能叫做人吗？我这个人有个怪癖，不喜欢附和权势显贵，专喜欢捧下台人物、失意先生，还喜欢和那些不怕邪恶敢向权贵挑战的人物交往。总理王宠惠下台了，我请他进中华书局挂名领一份薪金！”

“伯鸿先生披荆斩棘，创办中华书局，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在学人中影响很大，不仅使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典籍著述得以保存流传后世，也使当今学人的研究心得得以弘扬，可谓功德千秋呀！”

“过奖，过奖！”陆费逵受到海粟的称赞，谦逊地说：“作为一个中国学人，我只想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多做一点事。……”

“诸位先生，请尝尝我做的松花蛋糕。”顾夫人端着一盘点心走进客厅，打断了他们的谈兴。她把松花蛋糕放到沙发前的茶几上，转向他说：“刘先生，听说你要到欧洲去考察艺术？”

他微笑地点点头，“我来就是想听听你俩谈谈巴黎，也将有个心里准备。”

“你早该去了！”顾荫亭不由兴奋起来，“巴黎是名不虚传的艺术都会，艺术家的天堂。艺人在那里受到极大的尊重。那里的美术馆、博物馆看都看不过来，画廓邻次栉比，艺术流派纷呈争妍。罗浮宫荟萃了全世界的艺术珍藏。你去，肯定大有收益！”

顾夫人接上说：“最好带上夫人和孩子，有人料理生活，你可以全力用

在艺术研究上。”

“巴黎是个大都会，开支大，我哪有那个经济能力？”

“呃，”顾夫人不以为然，继续为韵士母子说话，“我给你算算帐，房子，三个人住是租，一个人住也是租，租金也多不了多少，况且，他母子在上海不也要吃饭穿衣住房子！”顾夫人进一步想说服他，“你出去画画，不管回家早晚，总有热汤热饭吃吧？上餐馆用餐，不但要等，晚了还吃不上，费用也大。自家做饭，既节省开支，又方便，你也会舒服得多呢！听我的，带他们去只有好处。”

“顾夫人说得对，”陆费逵连忙接上说，“为了老兄尽心考察深造，还是带上夫人和孩子好。经费有困难，我帮助你。”他约略想了一下，“这样吧，你把过去发表的文章剪剪，整理一下，附些图片，出本厚书，我给你多付些稿酬不就解决了！美专经费有困难，我也乐意给你一些资助。”

“谢谢。现在美术理论日新月异，我的旧作不成系统，学术价值也不高。我不想拿它们来骗你的稿费。”海粟坦呈胸臆，“要出书，就得对得起编者和读者！”

“好！”陆费逵高兴得击了下掌，“你是个作学问的！如今的美术史论家学究气重，不能创作，而画家又很少人搞研究，理论往往和艺术脱节。你是既有理论又有艺术实践。给你出套《海粟丛刊》，可分几个分册来写，比如《国画苑》、《西画苑》，选题你自己定。搞出版的把本钱花在作者身上，就象农人把钱花在种子和肥料上一样，为了丰收。不久前，范静生去欧洲，我支给他四千元稿费，他的胆子就壮了。书稿你也不用急，回来后交稿。”

“不，我三个月后交稿！”

“阿爸！”刘虎拽了他一下，“你发什么呆呀？”

他也意识到自己走神了，再次向纸牌望去。

纸牌举得更高了，举纸牌的人踮起脚尖在引颈张望。

海粟招呼着妻儿，“快点！”就向那高高举着的纸牌挤过去。他们四人刚挤近纸牌，站在举纸牌人边上的一位长衫先生立即迎上来问：“你是刘先生吧？”

“我是刘海粟。”

“欢迎，欢迎！”那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刘先生，我们恭候多时了！”

“请问……”

那人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自我介绍说：“刘先生，鄙人是中华书局香港分店的经理，陆先生电告我们迎接你！”

果然是他！海粟的心又暖烘烘地热了起来，他说：“给你添麻烦了！”

“刘先生别客气，总经理的吩咐就是我的工作。车子就在外面，如何安排这一天的游览，我们车上再议。”

“好，客随主便。”

这一天，他们玩得很痛快。乘缆车上了太平山顶，去浅水湾划了船，到黄大仙观了香火，在香港仔吃了生猛海鲜，到铜锣湾逛了地摊。经理始终陪着他们，直到司芬克斯号启航前半小时，才把他们送上船，又送给他们几篮新鲜的南国水果。

司芬克斯号离开维多利亚港湾了，分店经理还站在码头上，海粟站在舷栏边，久久地挥着手。他的眼前又浮起了大头先生那果断、干脆、豪侠的影像。

《海粟丛刊》共分两大部分，其中《欧洲名画大观》（又称《西画苑》）蔡元培先生题签，五册，首册是文字，每册有彩色图三四幅，黑白图片八十幅左右。另外一部分为《中国名画大观》（又称《国画苑》），叶恭绰先生题签，四册，首册引言五万字。大头先生将它交给编小学课本的郑午昌先生编辑。他在同郑先生的接触中，发现他学识渊博，绘画、书法有很好的造诣和修养。但因他为人忠厚，不善言词，不会宣传自己，没有受到重用。他为他感到委屈，去找大头先生：“伯鸿兄，我给你荐一个人才！”

“谁？”

“郑午昌先生。”

“郑午昌？”

“对。”海粟点点头。“像他这样的学者，当今中国为数不多。他撰写了一部《中国画学全史》，我看过，是一部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述，可以做大学课本和美术教师的参考书。你应该尽快为他出版。”

“你认为有学术价值，就不会错的！”陆费逵很干脆，“我给他出版！”

“伯鸿兄，”他给他敬上一支雪茄，并替他划着了火柴，“郑先生是个难得的人才，你应该重用他才是！”

“你说吧！我该如何重用？”

“好，我就直言了！”他对陆费逵微微一笑，“他一个月只有五十八块工薪，不及半个码头工人的收入，就他的学问、才能，应该和你的那些高级编辑享受同等待遇！”

“我险些埋没了郑先生，”陆费逵自谴着，“我这个人有时作风很粗糙，委屈了他这么多年，真该罚。”他诚挚地说：“我该谢谢你了！”他拍了拍他的肩背，豪爽地站了起来，“我改过自新，接受你的全部建议！”

“伯鸿兄坦荡大度，豪爽痛快！”

“不痛快就不是大头先生了！”

“哈哈……”

新加坡到了，船要在那里补充淡水和食品。中华书局新加坡分店的经理又奉陆先生之命迎接他们上岸游览。

司芬克斯号沿途停靠，他们沿途上岸观光。西贡、锡兰、巴塞里，他们不仅品尝了《一千零一夜》中的异国风情，还见识了锡兰庙宇的奇观，没有香火，不见僧尼，满墙满壁都是佛祖生平故事的壁画，佛颈佛臂缠满活蛇，不咬人，也不怕人，成千上百，也不互相争斗咬杀。佛教徒赤足进寺朝拜，不敬香烛，唯奉鲜花。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司芬克斯号抵达法国第一大港马赛。

第七章虎步西洋艺海

—

张弦领着刘抗、陈人浩，走进拉丁区莎蓬街十八号老伦（大学文科）旅馆，急急忙忙跨上从厅堂盘旋而上的木制楼梯，一步两级，踩得油漆斑驳的楼梯欢快得吱吱叫唤。他们走到三楼一扇门前，张弦抬起食指，放到嘴边，示意大家放轻步子。他轻轻地推开了门，悄没声响地走了进去。刘抗、陈人浩仿效着他。

刘海粟背对着房门，坐在窗前的写字台边，全神贯注在笔端。

他们抑制住久别重逢的激动心情，屏息站在他的背后。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他们的气息惊动了海粟，海粟条件反射一般地回过头，跟着跳起来拉开椅子，说了声：“你们来了！”奔到他的学生们面前，一手拉住一个，感慨万千地说：“没想到我们能相聚在巴黎！”

“校长！”刘抗兴奋得脸都红了，“来到巴黎，您还在室内坐得住？”

“临行前，我答应过《申报》主编史量才先生，给他写点欧游随笔，我正在写昨天和张弦游览马赛的观感呢！”

陈人浩大声说：“校长，我们陪您先去登艾菲尔铁塔，俯瞰一下巴黎的全景，心里就有个整体印象，再一处一处慢慢地去看。”

“好。”海粟转身收起纸笔，对在室内的妻子招呼道：“韵士，你和虎儿在家，我们出去了！”

“不嘛！”刘虎一下蹿到他面前，抱住他的腿，“我也要去上大铁塔！”。

韵士走出来了。

“师母，您好！”刘抗、陈人浩向韵士躬躬腰。

“你们坐呀！”

“师母一道去吧！”张弦对韵士说，“艾菲尔铁塔是巴黎的象征。”

“带虎儿去吧，”韵士系着围裙，手里拿着抹布，“我这个家还没收拾好呢！以后有机会再去也不迟。”

他们坐液压升降机升到最高一层，隔着玻璃窗俯瞰着巴黎。

塞纳河宛如一条蓝茵茵的缎带，横贯市区，悠远清扬的钟声从它腰带上钢灰色的巴黎圣母院中传出，凯旋门下汽车如蚁一般川流不息。四个森林区有如四泓碧绿的湖水，协和广场的喷泉在阳光下晶莹四射……

“啊，太美了！”海粟情不自禁地赞叹着。

“整个巴黎，就是一个庞大而豪华的艺术博物馆啊！”刘抗附和着，“这个铁塔，高耸云霄如同巴黎这顶精美皇冠上的明珠！”

海粟从巴黎的上空收回目光，仰望着塔顶内部，“结构巧妙、优美！”又回首看着手中的登塔门票上的介绍。

刘抗知道他的法文还没有达到阅读的水准，看着自己手里的门票念道：“艾菲尔铁塔是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一八八五年由法国人居斯塔夫·艾菲尔设计建造的。历时两年，塔高三百公尺，重七千吨。当艾菲尔把国旗插上塔顶时，曾骄傲地说：“法兰西共和国是今天世界上唯一能把国旗升上三百公尺高空的国家。”大诗人波里内尔把它比作《云间之女》，约翰·毕沙罗写过《艾菲尔铁塔的新婚者》，马凯尔·杜飞·毕沙罗为它造过像，可它却遭受到保守派的诅咒。保罗·马里曾指着它说：‘宁可每天绕个大弯子

行走，也要避开这个不伦不类、丑陋可怕的魔王。’布鲁厄捶胸顿足地说：‘我爱巴黎这片天地，却伤心它被一根坚甲利刃威胁着。’连莫泊桑也认为铁塔是一大堆丑恶不堪的骸骨。……”

刘抗的声音变小了，海粟的思绪远逸了，由铁塔的历史，想到了他曲折的人生，以及那些委屈、误解……

张弦他们没有注意到他情绪的变化，指着一处建筑说：“您看，那就是罗浮宫！”

“罗浮宫！”易感的海粟忽地从刚才产生的情绪里跳了出来，“哪里？”

“哪！就是那座灰色的宫殿！”

海粟的心猛地跳起来，那就是他魂牵梦萦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他终于能望到它了！“我们现在就去那里吧？”

“您别急。”张弦理解地对他一笑，“大宫下午四点闭馆，今天去看不了一会儿就要出来了。”

“等我给您弄张艺术家专用卡再去吧！”刘抗接上说：“门票太贵。”

“何时能弄到？”他有些迫不及待。

“我得去申请，最快一周吧！”

“我等不及了，我买门票。”

他的学生们都笑了起来。

“校长别急，明天我请客。”陈人浩望着变得像孩子样天真的校长，“今天还有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先去看看市容不好吗？”“好好好，”海粟连声应着，他恨不得一下子就看遍整个巴黎，“到了这里，我就听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老师！”“哈哈……”学生们都笑了起来。

他们先到凯旋门，欣赏了雕刻在上面的著名浮雕；再从凯旋门下乘坐拿破仑时代款式的旅游马车，驶上闻名遐尔的宽阔的田园大街，来到爱丽舍宫前的协和广场。刘抗环指着围绕广场和爱丽舍宫构成的既艺术又豪华的建筑群介绍说：“这是一世之雄拿破仑当年赏赐给他的功臣八位将军的八座豪华住宅。”“啊！”海粟的心震颤着，“真漂亮！”

张弦指着那些广场上的人物塑像，“校长，您注意到这里的人物塑像没有？”

海粟把视线从那些瑰丽的建筑物上收了回来，去搜寻人物塑像。他的心还未从建筑艺术的震撼涛峰上落回平谷，又被新的艺术震波掀了起来。他虽然早就听说过巴黎有很多人物雕像，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这个协和广场简直就是一座各种著名雕像的博物馆。立着的、坐着的、骑马的、舞剑的，……他们中有帝王将相、民族英雄，有政治家和艺术家……各种流派纷呈，海粟目不暇接。在他的艺术生涯和经历中，还未见过这么多的雕像，更别说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雕像了。他白感置身在艺术的宫殿里，航行在法兰西历史的长河中，如在和许多的历史人物交谈，倾听着他们诉说自己的坎坷人生，抑或辉煌的业绩。

他曾从一篇文章中得知，巴黎的雕像始于亨利四世。一六四四年，亨利四世的妻子玛丽·德·梅迪奇，将他丈夫法王亨利四世的雕像模子送给雕塑家波罗尼，请他用青铜浇铸。波罗尼未完成这一工程就去世了，由他的学生塔卡接着完成。一六一三年，塔卡将铸好的铜像装船运往巴黎，不料船却在海上遇难沉没了。两代人十年的劳动心血就此付诸东流了。不曾料想到，一年后，这座铜像又奇迹般地被打捞上来，亨利四世之子法王路易十三于同年

将它竖立在这广场中央。它是巴黎的第一座人物雕像。一百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又将这尊雕像推倒在地，砸成碎块，扔进了塞纳河。十八年后保皇党卷土重来，登上王位的亨利四世的五世孙路易十八，命令里昂的雕塑家勒莫，重新铸造了一座骑马的亨利四世雕像。这尊雕像竖在西岱岛的东侧。

雕像虽然是艺术品，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它们自身也因政治风云的变幻，天灾人祸的侵袭，艺术流派的纷争而遭受兴衰沉浮和变迁，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亨利四世的雕像，几度荣辱兴衰的命运，几乎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后几百年历史的绝妙写照。人无法逃脱时代的命运，艺术亦如斯！

海粟摸摸这尊像，又摸摸那尊像，感慨地说：“千古兴亡，百年悲笑啊！”

他的学生们仿佛都能透视着他的心灵历程。刘抗说：“您还没听说过罗丹雕刻巴尔扎克像的曲折遭遇吧？”

“什么？”海粟睁大了眼睛，反诘着他，“在哪里？”

刘抗叹了口气摇摇头说：“至今未浇铸，还在罗丹故居里呢！”

“为什么？”

“一言难尽！”

张弦接上说：“我听艺术界的朋友谈过此事。一八九三年，晚年的罗丹承担了制作巴尔扎克纪念像的任务。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亲自到巴尔扎克的故乡去考察，倾注了六年的心血探索研究，他以极其夸张和奔放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身披睡衣、头发蓬松、昂首远望的巴尔扎克。但人们认为这尊作品惊世骇俗，首次展出就受到强烈的抨击，连一向维护罗丹的人也无情地否定了它。有的评论尖酸刻薄到了极限，说雕像是‘麻袋里装着癞蛤蟆’，可罗丹自信他自己的作品终将立于不败之地，他没有丝毫的气馁和动摇。罗丹谢世已三十年了。时至今日，它仍未被那些执掌艺术权柄的人接受和理解。”

“这就是罗丹的伟大之处！”海粟心里洋溢着对罗丹的崇敬，“我恨不能立即就去瞻仰那尊绝妙的雕像。”

陈人浩笑了起来说：“我的校长想一口吞下巴黎呢！”

大家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唉——！人们看惯了平庸之作，一旦出现了超群脱俗的伟大作品，就惊骇了，认为是怪物！”海粟喟然长叹一声说，“一个有创见的艺术家，一个新的艺术流派，要让人们接受，多么不容易哟！”海粟的思绪还停留在巴尔扎克雕像上，他慨叹之后，又信心百倍地说，“美总会战胜丑的，我想在不远的一天，它就要竖立在这广场上的！”

“现在艺术界的许多人士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刘抗说，“但有人仍认为雕像丑化了这位伟大作家的形象。”

“我虽然还未欣赏到这尊杰作，我心里早就喜欢上它了！”海粟继续说：“伟大的罗丹，他塑造的不是巴尔扎克的一个酷似外形的躯壳，而是他伟大的灵魂！这就是不朽之所在！”他询问着他们，“附近有没有巴尔扎克的遗迹？”

“有哇！”陈人浩挥手一指，“那就是以巴尔扎克名字命名的大街！巴尔扎克的故居就在十六区雷努瓦尔路。”

他惊讶地“啊”了一声，“想不到作家在这里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巴黎是个特殊的地方，不仅艺术家受到特殊的尊重，作家也同样受到尊重。”陈人浩接上说：“巴黎的许多街道都是以作家、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像佐拉广场、雨果大街等都是。”

“妙妙妙！”海粟赞叹不已，“可他们生前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抨击！这生前死后之名有时是难以预料的啊！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

“唉——！”大家也颇有同感。

他们在广场上一待就是两个多小时。春日的夕阳把雕像和建筑物的那些长长的投影变淡了，又抹去了，广场上出现了昼夜交替瞬间那种特殊的光影。田园大街上汽车、马车、行人如流，淡淡的花香从香榭大街的林荫道上向空气中飘散，黄水仙在花圃和路边微笑吐香。

“我的肚子饿了！”刘抗说，“我们去吃点东西吧！”大家便向香榭丽舍大街走去。

人们三三两两在宽阔的大街上，夕阳的光影里散步，悠闲自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都布置得高雅漂亮。许多咖啡馆都把桌椅放置到店门外面，散步累了的人，就去喝杯咖啡，坐在面街的椅子上，观望着街景和行人。

刘抗率先走进一家快餐店，选了一个临街的窗口席位对海粟说：“校长，坐这里。”他把海粟让到观景最佳角度的座位上说：“今天我们随便吃点，改日我给校长洗尘。”

张弦、陈人浩快活地笑起来说：“我们沾校长的光罗！”

“不行！”海粟认真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应该我请你们，今天吃什么，刘抗点，我付账！”

刘抗对跟过来的女招待用法语低声说所要的食物，不一会儿，女招待就给他们每人送来一杯咖啡、一份烤牛排和两块三明治。海粟要掏钱，刘抗挡住了，“今天应该我请校长。”

“你俩别争了，由我来裁决！”陈人浩喜欢充大，“今天算我的，改天刘抗请校长去哥尔布亚咖啡座。”

“哥尔布亚咖啡座？”海粟已从陈人浩的语气里感觉出了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他好奇地反诘着，“是个什么样的好地方？”

刘抗点点头说：“就是印象派常常雅聚之所。梵高、洛特雷克、高更、塞尚、雷诺瓦、莫奈、德加、马奈他们都出生在十九世纪中叶，最早的是马奈，最晚的是洛特雷克，寿命最长的是莫内，最短的是梵谷。这八位奇才大部分都在巴黎住过，彼此相识，时常到那家咖啡座相聚，他们又各有惊世骇俗的个性，和对艺术对人生的独特见解，在那里高谈阔论，互相标榜。它因此而闻名。如今那里已成为一处名胜，也成了艺术家们爱去的所在。大家喜欢到那里坐坐，聊天、会友、发思古之幽情。”

“我们何时去？”海粟又发急了。

“听您的安排。”刘抗笑着说。

“我看还是先去罗浮宫的好！”

“好。您只用说一声就行了，我一定陪您去。”

海粟摇摇头说：“你有学业要修，我自己能找去的。”

“以我之见，”陈人浩站起来说：“校长您不能太性急。既然来了，有的是机会，要想在巴黎出入得自由，先得找个人学法语。我们几个的法语都蹩脚，不能胜任。”

“你们帮我请一个吧！”

“好，我们大家都留心。”

巴黎的夜色，是相当迷人的。它没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它的灯光非常妩媚柔和，街头的喷泉，令人联想到童话中的世界。

“我想去看看塞纳河的夜景。”海粟恨不得一下就把巴黎完全拥抱在怀里，“来得及吗？”

“巴黎是个不夜城，醒着的夜，上流社会的人们，午夜才出来活动呢！”陈人浩率先往门外走，“我们叫辆马车。”

海粟起身跟着。

“校长，”张弦关切地说：“您昨晚坐了一夜的车，还是回旅馆休息吧！”

海粟摇摇头说：“我一点都不累，正兴奋着呢！”

坐马车穿行在灯光掩映的大道上，吮吸着夜来香、春茉莉、黄水仙散发的芳香，不能不是一种美的享受。海粟第一次经历这种享受，他几乎陶醉了。他的学生们乐而不疲地继续充当他的导游，介绍沿途名胜和艺术遗迹的来历和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使他激动不已。不觉间就到了塞纳河畔。

塞纳河上那些桥上的灯光远观像是条条玉带镶嵌着金光闪闪的宝石，近看似一串串冬夜的寒星，相系着河的两岸。两岸的灯火，落入河中，犹似天上的银河遗落花都，把巴黎割作两半。起伏的波澜又将灯光晃成了银的溶液，宛似一河溶银。河畔的风显得特别轻柔，草地上情侣对对，喁喁私语，难怪艺术家都响往这里。这里的风带着艺术的潇洒，水漾着艺术的灵气，连草地、花香都洋溢着艺术的魅力，就别说人了。

他们师生沿着河岸，缓缓地迈着步子，沉浸在那种令人神往的意境之中。就那么无声地走着走着，谁也不忍惊醒了塞纳河夜的宁静和安谧。

海粟每次走进罗浮宫，他的心总要激动得微微发颤。

这是怎样的一座艺术宫殿啊！

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就听周湘老师说过它。那时他对它就产生了无限的神往！二十年了，他终于走近了它，走进了这座辉煌的宫阙，而且可以天天来亲近它、描摹它、临它的珍藏。越亲近它，这座灰色的建筑，他就愈加感受到它的恢宏、伟大、浩瀚！二百四十六个展厅，世界上还有别的博物馆能与它的规模相比拟吗？从古希腊、罗马艺术、古埃及艺术、古代东方艺术、意大利艺术、法兰西艺术……除了二楼的中心陈列厅，集中藏有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们的名作，各种绘画流派都有专门陈列室，据说藏品有四十万件之多。在世界上还能找出第二家美术馆有它这么多的富藏么？要看完它，最少要一个星期。每当他走进当今世界这个最大的古典艺术博物馆，步上宽阔、气派的梯形石阶，马内热大厅正面无头断臂、两翅舒展欲飞的《胜利女神》，第一个就迎接了他。

这是一件魅力无穷的神品，相传是公元前三世纪为纪念希腊一次海战胜利而雕刻的。一八六三年，从希腊萨莫色雷斯发掘出来。每天，他都要经过它的身边去二楼临画，每次他都要在它的面前仁立片刻，注视它那像雄鹰般展开的羽翼。它总使他激动不安，仿佛他那不羁的心中长出了一对翅膀，像跟着它欲乘风飞去一般。

《米洛的维纳斯》在它左侧楼下长廊的中心。它所体现出的人类体态、智慧、心灵的美，千百次地震撼着海粟的心。她是美的化身。传说德国诗人海涅被她的伤感和完美感动得涕泪滂沱，抽泣不止。

他每天到二楼中心陈列室临摹艺术大师们的作品。那里有伦勃朗、拉斐尔、提香、米开朗基罗、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米勒——柯罗的名作。誉满天下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就安置在展厅中央，被坚固的围墙和安装了特殊警报装置的玻璃柜罩着。数百年来，她以永恒的微笑迎接天下游人。可

她也经历过传奇般的甜酸苦辣。

《蒙娜丽莎》的画幅并不大，只有长宽七十七公分、五十三公分。法兰西斯一世倾慕她，四次派人向达·芬奇购买，都遭到达·芬奇的婉言拒绝。一五一八年，念念不忘《蒙娜丽莎》的法兰西斯一世，第五次派出心腹，去达·芬奇寓居地——法国的圣克卢，软硬兼施，出价三万枚金币，逼迫久卧病榻的达·芬奇卖给他。但达·芬奇舍不得和自己的得意之作分离，他移身下榻，跪在买画人面前，久久不起，申述他不卖的原因，乞求宽宥，这才免遭杀身之祸。从此，达·芬奇隐姓埋名，拖着病体飘泊流离，一五一九年去世。几经周折，法王路易十三成了《蒙娜丽莎》的主人。

这位国王将它挂在“家训堂”，命令女儿整天摹仿画上的微笑，数年仿效，公主们终于获得了《蒙娜丽莎》的真传。

当拿破仑成了她的主人后，他把她挂在卧室中，每日早晚要独自欣赏多次。有时面对着画中人人入迷入痴，一站就是一天半日。《蒙娜丽莎》已成为美的偶像。从十九世纪以来，她已经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求爱信七千二百多封。他还目睹了她每半年一次去科研部门检查身体的场景，那仪仗犹似帝王出巡。

那天，他步行去罗浮宫，发现所有的大街小巷和十字路口，都有士兵巡逻把守。他以为有外国元首来巴黎访问。当他快走近加尔赛广场，被守卫在那里的士兵告知：“停止前进。”许多游人和市民都被阻拦在路边。但人们并没有被阻的不快和不耐烦的那种表情，反而好像碰上什么好运气般容光焕发。他为之疑惑不解，以为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庆典。他正在困惑时，从罗浮宫正门缓缓闪出一辆结构特殊的坚固铁甲汽车。汽车的前后左右簇拥着二百多名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卫士，后面三十辆警车压队，穿过加尔赛广场，向他们那条大街行来。

人们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挥手拍掌，欢笑议论。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很想知道这威风凛凛的队列在护送什么大人物。

他引颈寻找，想找到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终于发现了人群中有个目标。他挤过去，对那人微笑着问：“先生，您好！您也是从中国来的吗？”

他浓重的常州口音引起了那人的热情，他惊喜地回应着他：“是呀，我是无锡人，听您的口音是常州人吧？”

两双手欢快地相握在一起，“正是，正是！”他关心的还是街上正在进行的队列，忙问着：“这是干什么？”

无锡人激动地说：“这是护送《蒙娜丽莎》到科研部门去作体格检查呀。”

“啊！”他惊诧得张大了嘴巴，“这真是闻所未闻！”

“您还不知道吧？”无锡人以老资格的巴黎继续结他介绍说：“法国人珍爱这幅画到了极限，人们将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蒙娜丽莎》的失踪视为国难。据说，当报纸披露了此事以后，有四万多名法国人悲痛欲绝，精神失常。法国成立了数以百计的侦缉小组，连续工作了一年多，才于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法国与安道尔交界处的迪莫特镇找到了他们的偶像《蒙娜丽莎》。为此，法国城乡商品削价百分之四十。您说稀奇不稀奇！”

“法兰西是一个有很好文化素养的民族！”他赞叹着。

他们目送着护送《蒙娜丽莎》的队伍渐渐远去。被拦在道路两旁的行人开始散开，他俩这才记起彼此还没通报姓氏。他问：“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无锡人哈哈笑了起来，“鄙姓顾，小字咸昌。”

“啊，顾先生，在下刘海粟。”

“刘海粟？”顾咸昌惊讶地抬起头，打量着他，“您就是上海美专校长，被称作艺术叛徒的刘海粟？”

“正是鄙人！”

顾咸昌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他一下，又突然松开，后退一步，再次打量起他说：“久闻大名，想不到在这异国他乡的街头巧遇先生，可谓三生有幸！”他拉住海粟的手，“走，到我的住处坐一会儿，喝杯咖啡！”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本来，每天上午九时，他都是按时去罗浮宫临画的，在这语言不通的地方，邂逅了一位故乡人，而这位故乡人又是可视作神交已久的知音，那种说不出的喜悦，使他改变了那天的日程，他一口答应：“好，认认门。”

一周后的周日，他们又在巴黎哥尔布亚咖啡座不期而遇。

他携着韵士、刘虎刚刚进门，就听到有人喊他。

“顾先生！”他迎过去。

顾咸昌已离座迎向他。

他给他介绍着韵士、刘虎。他们都很兴奋，顾咸昌伸手把他往他的席上拉：“我们一起坐吧，我给您介绍几位同乡。”

“好。”他们跟着他来到他席上，顾咸昌热情地对同席们说：“这是刘海粟先生、刘夫人和他们的公子！”

大家一齐站了起来，有伸手向他的，有向他抱拳的。

“这位是傅雷先生！这位……”

海粟被面前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青年吸引了。他很文弱，透过克罗咪圆边眼镜射向他的目光诚挚又坦率。他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傅先生，您何时来法国的？”

傅雷清秀的脸上漾起了笑意，说：“我来一年多了。”

“傅先生是来研究文学的。”顾先生从旁介绍，“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既是音乐家，又是文学家，他的法文用起来像使用汉文一样纯熟！”

傅雷的面颊飞起了红晕，他腼腆地低着头说：“顾先生总喜欢恭维我！我不是什么家，只是个来深造的留学生！”

“我说的是大实话，在同胞面前就别谦逊了！”顾咸昌满面笑容地抬了抬手，“坐！请坐！大家坐下谈！”

他一下就喜欢上了傅雷。他傍依到他的身边坐下，放低声音说：“我刚来这儿不久，语言不通，也就影响我的考察进度，您愿意做我的法文教师么？”

“我可以教你们。”他一口应承下来。

“那我先谢谢您了！”他惊喜地握住他的双手，“何时开始？”

“明天就可以。不知你下榻何处？”他已不用您称呼他了。

他告诉了他。

傅雷又问他：“你把学法文安排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他问得很认真。

他犹豫了一下，他平时的日程表是上午九时去罗浮宫看画、临画，下午去格朗休米亚画院进修，晚上看书、写些随笔，还未安排学法文的时间，他就如实说了。

傅雷约略想了下说：“那就安排在每天早晨六时至九时吧，学过法文你再去罗浮宫。”巴黎被称作醒着的夜，巴黎的上流社会人们天亮才就寝。他

感到这太难为他了，连忙说：“这怎么行！我怎么能占用你的睡眠时间？”

他微微一笑说：“我是中国人，在这儿，也还保持着我们中国人早起的习惯，只要你能起得来，我就可以奉陪。”

“那就太好了！”他把一杯咖啡举到傅雷面前，“借花献佛，以咖啡代酒，这杯就算是我敬先生的！”他饮了一口，又对韵士、刘虎说：“敬傅先生一杯拜师酒！”

傅雷的脸更红了，他说：“别这么当真，我们都是为了多学一点外国人的东西来的，互相帮助呢！”

他连连点头：“说得对，说得对！不过，劳动总得付报酬的。我不知道这儿教授法文多少钱一个小时，你说个数吧！”傅雷的脸突然拉长了，白皙的脸上飞起了乌云。他不客气地说：“你以为我答应教你法文是为了钱？刘先生，你小看我了！我只义务教授，你要给钱，找别人去！”

他连忙解释说：“你误会了，我按常理才这么提的，只是觉得要你白白劳动，心里过意不去，没有别的意思。”

“我说过，我们是同胞，我们离乡别土来这儿的的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振兴我们苦难深重的祖国，不管我们是来深造什么的。”

他的眼里不由浮起了潮雾，他再次紧紧握住傅雷的手连声说：“好好好，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傅雷出生在上海浦东蔡一个乡镇。他的原名很怪，叫作恕安，同学们叫别了，就成了怒安。他因之改了名。他肄业于上海老牌的徐汇中学，那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他因反对宗教迷信，冒犯了教会，被开除了。后来他考进了大同大学附中。他极聪明，好学又有主见。他每天六时前准时到达他们那里，一丝不苟地教授他夫妇法文，刘虎也跟着学。

他夫妇都已过了而立之年，每天日程又安排得紧紧的，初学法语，老记不住，难以入门，感到太难学了。傅雷看出他们信心不足，鼓励说：“法语是难学点，但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只要坚持下去，掌握了它的规律，就容易多了！你们不能灰心！”每当他们产生了畏难情绪时，他就更加认真，要求他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非学好不可！到法国，不通法文比盲人好不了多少！即便说美术的线条算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但去美术馆看画，看不懂说明介绍，也只能算一知半解，更没法和艺术家们交流了，来一趟法国，收获就要打个折扣，划不来的！”他常被感动得无地自容。

他又提醒他们不要荒废刘虎的学业，他们遂将刘虎送到乡下，那里有位老人在教一群法国孩子文化课。老人收了这个中国学生很高兴。孩子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讲汉语的环境，很快就掌握了法语。

傅雷和他夫妇成了情同手足的莫逆之交。

这时，傅雷正与巴黎少女玛德琳热恋，形影相随。大概是傅雷第三次来上课那天的中午，他偕着女友来了。玛德琳很美，活泼热情，浪漫奔放，一头金黄长发像一匹金色的瀑布般倾泻在肩上，那对蓝汪汪的眼睛像两泓湛蓝的湖水能照得见人。傅雷向他介绍说：“玛德琳很有艺术天赋，她学过绘画，又弹得一手好钢琴。”

他们走后，韵士就把心底的疑问提出来了：“那样的一个浪漫的金发女郎，怎么会看中他这位文弱的东方青年？从气质和秉性方面，怎么也不相配。傅雷见了生人都怕羞，她那么奔放！”

他说：“大概正因为如此，风流的巴黎少女会觉得新鲜有趣吧！”话刚

出口，他又深为后悔，怎么能这样在背后议论朋友！晚上，傅雷又来了，一脸的愁绪，进门就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中午还阳光灿烂，时隔几小时，怎么突然浓云密布了？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韵士立刻迎上他问：“发生了什么事？”她把他扶进屋里捺到椅子上坐下，“慢慢说。”

原来他来法之后，母亲在家为他订了亲，聘的就是他的表妹朱梅馥。现在他在巴黎坠入情网，他不知如何向母亲说。“母亲守寡抚养我，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又怕伤了她的心，又怕刺伤了表妹，说句心里话吧，我这不就是欺骗她们么？怎么办？怎么办呀？”他双手五指插进发林，焦躁不安。

韵士端给他一杯热咖啡，“喝点热的，定定神。”

他拉把椅子坐到傅雷对面，倾身安慰着他：“先冷静下来，才能思考问题。”

“不行，不行，”傅雷双手拍着头，又嚯地站了起来，“我没法冷静！你们说吧，我怎么办？”

海粟双手抓住了他的肩，“你现在到我房里去睡一觉，什么都别想！”说着把他推进他的卧室，“等你的脑子静下来了，你再去想如何处理比较好！”他强迫他躺在床上，“现在好好睡一觉！”就走了出来，返身把门带上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卧室里没有声息。韵士放低声音说：“傅先生是个可爱的大孩子，你一哄他就安静了！”

“他和我的性格有相似之处，重感情，容易激动，也容易疯狂！只有爱和友情能让这样一颗心安静下来。”

他们的话音刚落，傅雷拉门走了出来，“我给母亲写了封信，”他握信的手微微颤抖着，“我想了好半天，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应该自己做主，只有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才有幸福，我要求母亲辞掉和表妹的婚约。”他把厚厚的一封信递给他，“可我一想到母亲接到这封信会怎样的伤心，我就没有勇气寄这封信了，拜托你去给我寄一下吧！”

他把信托在手里，掂了掂，感到很沉重，他一口答应下来：“好，我帮你寄。”随手把信装进口袋里。

傅雷好像卸了个沉重包袱一般轻快，他往椅子上一坐，端起那杯早就冷了的咖啡，咕噜咕噜喝起来。突然，他又停住了，放下杯子，跳了起来。“你把信给我，我要加上一句话，让母亲明白我已有了意中人。”

他把信递给傅雷，傅雷在天头上把那句话加上了，重新折叠好，装进信封里，还给他，“拜托了！”就告辞而去。

“傅先生肯定是去告诉玛德琳，他要解除和表妹的婚约。”韵士望着傅雷蹦跳着下楼的身影，小声地说；“我总觉得他和玛德琳不相配，他们的热度能不能持久，很难说。”

他也在想这个问题。他已很了解他了。他是个孝子，母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法国女郎热烈的爱情倘若不能持久呢？他把傅雷的信放进了抽屉中。

没过两天，傅雷突然问他：“信寄走了没有？”

他没有告诉他实话，而回答说，“早寄走了。”

傅雷不由一愣，发了会儿呆，也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韵士看出他神情的变化，就问他：“傅先生怎么了？”

他也揣测不出他的心思，只好摇摇头。

没过几天，玛德琳满脸愁绪跑来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那个傻孩子突然变得喜怒无常了，他一会儿搂着我狂吻，说我是他的命，不能失去我；一会儿又推开我，说我是恶魔，说我害了他。”她拉着韵士的手哀求着，“你们快去帮帮他吧！”

他们慌忙放下别的事，去到他的住处，见他们正沉浸在欢爱里，玛德琳在唱歌，傅雷弹着钢琴伴奏。他和韵士只好相视一笑，没事了，天晴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傅雷失神落魄地来到他的旅馆，手里拿着支手枪，面色灰白，痛苦万状他说：“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他颓坐到桌前的椅子上，“我忍受不了了！”

不用傅雷他明说，他们也猜到了将要发生什么了！他趁傅雷不注意，猛然从他手里夺过手枪，交给韵士，“快藏进保险柜！”他双手捺住他激动得颤抖的身体，安抚着他：“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值得你命都不要了？”

傅雷眼里洋溢着痛苦和绝望：“我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她！我付出的是全部，她也应该给我全部，可是她，她……她却自由放任自己，又和别人约会，还说忍受不了我的爱和忠诚，就那么轻率地离我而去了！”傅雷两手揉着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向韵士伸出双手，“你把枪还给我吧！我太痛苦了，我求你了！”

他对傅雷吼了起来：“难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一个玛德琳吗？你还有你的事业，你的母亲……”

提到母亲，傅雷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表妹！她非常自尊，看到我那封要求解除婚约的信，她一定受不了，倘若因之轻生了，我母亲还能活吗？”他使劲撕扯着乱发，“我不是人，我混蛋，没报答母亲养育之恩，还要气死她！我活下来，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让我死吧！”

海粟拉住他的双手说“你不用为那封信的后果担忧，那封信我还没寄走！”

傅雷的眼睛猛然在眼镜后爆发起两簇火花，继之他跳了起来，一把抓住他的双臂，急切地问：“真的吗？你没骗我？”

韵士也被弄糊涂了，她也以不相信的目光望着他：“你真的没有寄出？”

“当然真的！”他从傅雷手里挣脱出手臂，“我去拿给你！”

傅雷捧着信，涕泪肆淋地说：“海粟老哥，你救了我一家三条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我一辈子也不会……”

“哎呀，快别这么说，”他打断了傅雷的话，“我比你年长十二岁，阅历多一点，考虑问题比你周全一些罢了。而我又是旁观者，还因为我们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了解我们东方人的心态和感情。”他给傅雷一条热毛巾，“东方人和西方人对感情的认识是有区别的。”

“我总是写了这样一封绝情的信啊！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表妹！”傅雷在爱和恨的交流中又喃喃呼唤着，“玛德琳，玛德琳！”

……”

傅雷在痛苦和矛盾中仍然念念不忘玛德琳。

为了把傅雷从失恋的痛苦中解救出来，那天，他们没让傅雷回他的寓所，留在他们那里过夜。他和韵士又悄悄商量：“我们得找点时间陪陪他。”

“你安排吧！”

“陪他去巴黎远郊看看名胜古迹。”

“这个主意不坏。”

晚上，韵士烧了热腾腾的咖啡，大家边喝边聊。他把话题引到巴黎的胜迹上，韵士会意：“海粟，我做学生时候，就听说过法国的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做梦都想看看它们。来巴黎前，你也答应过我，一定让我看个够。我们到巴黎已有好几个月了，你却像忘了一般！”韵士转向傅雷，“傅先生，他不陪我去，你陪我去吧！来趟法国，如果什么也没看到，不太吃亏了吗？”

傅雷连忙点头说：“海粟老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哪怕再忙，你也得满足嫂夫人这点愿望！”

“你去过那些地方没有？”

傅雷摇摇头说：“天天说要去就是没去成！”

“哈哈，”他笑了起来，“我又何尝不想去玩玩？既然我们都有这个愿望，明天我们就去如何？不然说说又丢下了，怕是永远去不成了！”

“我们先上哪？”韵士问。

“傅先生，你说呢？”

“先远后近。”

“好！”他兴致很浓，“明天上枫丹白露！”

“改到后天去吧！”韵士想到了儿子，“明天我下乡去把刘虎接回来，让他也跟着去长长见识。”

“那就要耽误孩子功课了！”

傅雷帮韵士了：“参观名胜，也是学习嘛！带上刘虎，我们一行会更有趣一些！”

“少数服从多数，依你们。”

三

巴黎还在淡淡的晨雾中，他们就乘坐专线车出发了。

枫丹白露距巴黎六十公里，坐落在塞纳马思省市镇的塞纳河左岸。汽车沿着塞纳河岸驰骋，一个小时后就到了这个闻名世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游览胜地了。他们最先看到的是金碧辉煌的宫苑和生长着橡树、桦树、山毛榉高大乔木的苍翠森林。只要站在高处望一眼那一望无垠绿色天鹅绒地毯似的森林，心儿就会美得发颤。

刘虎特别高兴，问这问那：“傅叔叔，枫丹白露是什么意思？”

傅雷非常认真地回答说：“法文里，是美泉的意思。因此地有一眼八角小泉而得名。法王路易六世在泉水旁边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堡，作为游猎休息场所。”

“就是这座城堡？”

“对！”傅雷耐心地介绍着，“不过后来的法王们又根据自己的爱好不断地改建扩建了它。后来皇家的许多婚丧大典也到这儿举行了。法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这儿有关系，它便成了法国著名的历史古迹。”

刘虎竖着耳朵倾听，眼里放射出惊奇敬慕的光芒，“傅叔叔，你怎么样都知道呀？”

傅雷笑笑：“从书上知道的呗！你好好学习法文，就能读懂更多的书，将来你会比我知道得更多。”

韵士和他相视一笑。

他们随着游人走到著名的弗朗索瓦一世长廊，他的心开始微微颤栗，他

喃喃自语起来：“太美了！太美了！”他早就听说，建筑这座宫苑时，汇集了法国内外名工巧匠，由法国建筑家完成建筑工程，由意大利艺术家做室内装修，以意大利著名画师弗朗西斯科·普利玛蒂西奥为代表形成了有名的枫丹白露画派。它是法、意艺术水乳交融的结晶。波旁王朝时期又形成了第二枫丹白露画派。

他们一行久久徜徉在这座著名长廊中。长廊上面的壁画，它的色彩虽然比较暗淡，可因为以明快的仿大理石人物雕刻烘托，暗淡的画面更为突出，有种立体感。长廊的下半部以精细的木刻图案作护壁。“雕刻与油画相结合有种特殊美感。”他赞叹着，“真是独具匠心！”

“海粟老哥，别不想走了，这里看的东西还有很多呢！”傅雷指着导游图对他说：“你看，这里有座由五十幅油画、八组壁画装饰的舞厅，还有条二十五幅描述法国历史壁画的蒂亚娜长廊。你看，这是以蓝色、玫瑰色彩画的会议厅！快看这儿，这座镶嵌有一百二十八块细瓷碟的廊子！乖乖！”

“还有这么多好看的，走，抓紧点！”他拽着刘虎，“恐怕看到晚上也看不完呢！”

他们从一个长廊走向另一个长廊，从这个厅堂走向那个厅堂。从仿大理石雕刻和仿浅浮雕灰色油画相间的王后游艺室出来时，已是下午一时了。他们都忘了饿，要不是刘虎嚷嚷：“阿妈，我们什么时候用午餐哪？”谁也舍不得离开这艺术的宫殿。

夏阳灿得耀目。他从肩上拿下韵士准备的食物背包，走下台阶，“我们上那边树下草坪去野餐吧！”

“野餐！”刘虎高兴得拉着傅雷问：“傅叔叔，还有好多地方没看完吗？”

傅雷抚了下刘虎的头，微微一笑，“你不喜欢？”

刘虎微歪着头，天真地拍着手：“喜欢，我喜欢！我爸的眼睛都看得发呆了！”

“真了不得呀！枫丹白露画派的艺术！”他深情地感叹着，“怎不令人倾倒！”

“你看出没有？从这里的室内装饰艺术上，一眼就可看出枫丹白露画派的艺术的一个独特风格。”

“我已发现了这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油画艺术和雕刻艺术结合得水乳浑然一体！”他拿起一块三明治，咬了一口，“有的油画仿雕刻，有的雕刻似油画，又常常被紧紧结构在一起。我即感受到它们内在节律的动感，又感受到它们的完美和谐！”他们边吃边评论着枫丹白露的艺术，也只略微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参观。艺术的美慰藉着傅雷痛苦的心灵，他暂时忘了玛德琳。

他们穿过雕梁画栋，仿皮革墙壁的国王卫队厅，走进雍容华贵的王后卧室、教皇卧室、国王卧室，停留在御座厅里。傅雷轻声地念着悬挂在进门处木牌上的说明：“御座厅原是国王的卧室，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六，历代君王都曾在此下榻。拿破仑于一八一八年将它改为御座厅。”

他们被大厅的壮观气氛震惊了。墙壁和天花板均以红、黄、绿三种色调的金叶粉饰，地板上覆盖着萨伏纳里画毯，正中悬挂一盏镀金水晶大吊灯，晶莹夺目，美不胜收。他们为它的辉煌、瑰丽赞叹不已。使他们感到惊讶不已的是这座集西方艺术数百年之大成的艺术宫殿里，还有座中国艺术馆，说明牌上写着：“中国馆为拿破仑三世时奥日妮王后所修建。”里面陈列着明、清时代的绘画、香炉、牙雕、玉雕、金玉手饰等艺术珍品千件之多。

他们不仅有种他乡遇故人的亲切之感，也为自己祖国的珍贵艺术品的流失而怅然。他们心情复杂地停留在每件珍品前面。石涛的一幅《黄山图》使他感慨万千，依依不愿离去。他看着傅雷相视苦笑一笑说：“它应该藏在我们自己的博物馆里！”

傅雷长叹一声：“唉——，我们的博物馆少得可怜啊！”

他们的心情不由沉重起来。

“呵——！”突然，韵士惊喜地叫唤了一声，“这个花园真美真大！”

他和傅雷几乎是同时抬起头来，面前是一泓碧波，碧波上有座谈黄色的八角亭，岸边竖着一个石碑，上面雕刻着浮雕和文字。他已能读出上面的字：“鲤鱼塘四公顷”。

“好大的鱼塘啊！”韵士喜欢水，喜欢花木，她赞不绝口。森林已把西下的太阳完全遮没了。

“阿爸，我们回去吧！”

韵士仍然恋恋不舍说：“君王们真会享乐啊！”

他们从以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为代表闻名世界的凡尔赛宫回来。当天，就去到巴黎十六区雷努瓦尔洛，瞻仰他们神交已久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的故居。不曾想到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是幢很普通的楼房，十八世纪时是一家路旁旅馆的附属建筑，用来培育橘树和剧场用的。

傅雷来过多次，他对巴尔扎克已有相当的研究。到了这儿，有如鱼儿入水一般快活自由，他上前买了门票，又给他们买了一份简介。他用法语念了一遍，又用汉语给他们翻了一遍，告诉他们说：“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七年，巴尔扎克住在这里。”

他们走进屋子，迎面是一个书橱，里面陈列着《人间喜剧》法文本。他们细细看过去，傅雷说：“这里陈列的共有二十四部，从第二十一部开始是他的文学评论、政治历史论文。”他指着最后一部，“这部是书信。下面两格陈放的是俄译本、日译本。”

他们从右边上楼，迎门正中竖立着一尊铜铸的巴尔扎克的半身像，墙上挂着他出生地和他曾经居住过的故居图片，还有他和朋友们的化妆照。

傅雷已完全从失恋的痛苦里超然而出，他迷醉在他崇拜的巴尔扎克的世界里了。他几近天真的孩童，指着文学巨匠那张有趣装束的影像，用激动的声调对他们说：“海粟，你看哪，你能想像这就是大文豪巴尔扎克吗？”不等他回答，又自言自语，“宽大的蓝大衣，打着黑色领带，穿着浅灰色裤子，拿着手杖，凸着大肚子，迈着迟缓的脚步，活脱脱一个法国乡下农民！”

“像，太像农民了！”他不无慨叹地说：“真不愧是人间喜剧的编剧和导演！”

他又仔细端详着围绕这张有趣的照片一直儿挪开的十几幅画像，说明文字中标注着巴尔扎克不同的年龄。他们无不出自他同代著名画家、雕塑家之手。他逐幅辨认着签名：“布朗热加瓦尔尼、拉萨尔、塞甘、贝尔托……”

“傅叔叔，你快来看！”刘虎把傅雷拉到一座玻璃橱前，“这里还有连环画呢！”

他和韵士也跟过去。

“这不是连环画，”傅雷向刘虎解释着，“这是巴尔扎克老爷爷作品的插图”。

“真好玩！”

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使他心驰神往。他还没读过巴尔扎克的^①书，但已喜欢上了这些人物。他碰碰傅雷：“画得太好了，给我讲讲。”

“这是高老头，这是欧也妮·葛朗台，这是贝姨、邦斯舅舅……”

他赞赏不已，“太美了，美极了！”

他们来到第二室，傅雷用汉语给他们介绍说，这里陈列的是巴尔扎克一八二五年创业失败的足迹。这一年，他和出版家兼书商康耐尔合伙经营出版社，出版了莫里哀和拉·方全集亏了本，他又去创办印刷厂，后又转行经营铸造业，又以失败告终。结果他债台高筑，想当企业家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这才重新握笔，夜以继日地写作。

“苦难有时也是财富哟！”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这段失败的痛苦经历，巴尔扎克就成不了伟大的作家。”

傅雷点点头，“许多文章都是这么论述的。”他又淡淡一笑望着他，“海粟老哥，你深有体会吧？”

“唉！”他沉淀在心湖底上的那些委屈、苦难被傅雷掷出的这句话激起一浪浪微波，“苦难哪！苦难是坏东西，又是好东西！”他俩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他们走进了巴尔扎克的写作间。

室内陈设简朴，一张十八世纪书桌，桌后是把高背椅子，桌上陈设非常简单，一支白色蜡烛、一支羽毛笔和一瓶未用完的墨水。对面墙上悬挂着他父母的画像。桌后不远处，靠墙是张单人床。离床头不远的地方，有座玻璃橱，里面有把白底红边的咖啡壶。阳光很难穿过院内大树的荫翳从窗中进来，室内显得幽暗。傅雷小声对他说：“巴尔扎克在这间屋子里创作了被称为伟大史诗般的作品《幻灭》，和他这个时期最伟大的代表作《贝姨》和《邦斯舅舅》。”

他连连颔首，但还很想请傅雷多给他说说。但他不敢大声喧哗。参观者一走进这间房子，都情不自禁地放轻了步子，几乎是屏息敛气，仿佛这位伟大的作家正在伏案写作，他们害怕惊搅了他一般。他久久凝视着那把高背椅子，和那张简朴的书桌，心里升起无限的敬意。

他非常想知道巴尔扎克是怎样写作的。回来的路上，他向傅雷提出了这个问题。

傅雷说：“许多文章里都有记述，说巴公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晚上八、九点钟才躺上那张单人床睡觉。午夜，他就起床，穿上他最喜欢穿的僧侣式的宽大睡袍，腰上系条编织带子，挂上一把剪子和裁纸刀。仆人在书桌上给他点上六支蜡烛，拉上深色窗帷。他坐到书桌前，卷起袍袖，拿起大号鸦翎笔。写了五、六个小时后，他的手发麻了，眼睛胀痛了，流泪了，拉紧的神经不能再紧了，他才放下笔来，拿起那把咖啡壶。他说他的一部又一部作品都是因为成了河的咖啡流成了。他喝了多少咖啡就可想而知了。”傅雷怀着种别样的感情继续说：“听说他的休息方式也非常独特，他夜里创作，早上休息，所谓休息就是修改出版商送来的清样，有时一篇稿子他要修改十五、六次之多。他不顾出版商的责难，以致花光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费，也抵不了修改重排的印刷费用，他也在所不惜。他宁可不要稿费，以致自己出钱来付修改重排的印刷费用，也要达到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没有他在清样上签字认可，是不能付印的。否则，他就要和那个出版商断绝关系。”傅雷赞赏地摇摇头又说，“他吃过午餐，继续修改校样，或写点短文，或覆几封

信，工作到下午五点才放下笔，进入独自构思。他很少出门，也很少会客。那块深重的窗帘一拉，他就和整个外部世界隔绝了，畅游在他的《人间喜剧》之中了。”

“所以他的作品才有不朽的生命！”他说着又向傅雷提出另一个早就关切的问题：“你正在研究他的作品，你给我说说他的《人间喜剧》吧！”

“《人间喜剧》是他为他的全集起的书名。他计划要写三、四千个人物的‘人心的历史’，并拟好了目录，达一百四十三部之多。可他没有写完，只完成了九十多部。活跃在《人间喜剧》中的人物也只有二千多个。评论家称他留下了一部十九世纪法兰西的历史。”说到巴尔扎克，傅雷就抑制不住由衷的激动，“海粟老哥，《人间喜剧》描写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创造了两千多个不同性格的人物，细检文学史的长廓，有几人能达到巴尔扎克小说艺术的高峰？”他情不自禁地背诵起雨果在拉兹士神父墓地巴尔扎克墓前悼辞中说的一些话，“这不是黑暗，乃是光明。这不是终结，而是开端！这也不是虚无，而是永生。你们听我说话的一切的人，我不是说到了真理了吗？像这一类的坟墓才是不朽的证明。”

马蹄得得，马车辘辘，徐徐地前进在艺术气氛浓厚的巴黎街道上，他们的心久久沐浴在一种伟大的精神中。良久之后，他突然侧身对傅雷说：“我想，你的法文有很厚的基础，你对巴尔扎克正在深入研究，你可以试试把他的不朽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

“对！”韵士接上说，“傅先生，肯定很多人都爱读，我第一个买你的书！”

“要译好这些名作，现在我还没有信心。我还需要在法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上继续深入一步的努力，才能比较准确表达巴公作品深刻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他点点头。他很赞成傅雷作学问的认真精神，“我想，我一定能读到具有深刻思想和完美艺术相统一的巴翁杰作的中译本的！”

傅雷腼腆地笑了笑。

晚上，他躺在床上，满脑子想的还是巴尔扎克。想他创业失败痛苦，想那些压得他直不起腰的累累债，想他呕心沥血的创作，想他为了攀登小说艺术一个又一个高峰，日复一日的一天只睡三个小时的觉，自己把自己和繁华的巴黎社会隔绝起来，放弃一切生活的享受，在漫长的孤独和寂寞中构思着一部伟大的人间喜剧！他这是用生命的血肉在建筑不朽的工程！那是刻立在人们精神上的砸不烂、打不碎的丰碑！巴尔扎克不朽！不朽！任何不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啊！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他呼唤着这个使他心灵发颤的名字在拂晓前睡去。

他只睡了一会儿，就惊醒过来，唤起妻子，“韵士，我们得加倍努力，不负人生！从今天起，我们每天五时起床学法语。”

“傅先生能那么早来吗？”

“不，我们自己学，我一定要粗通法文，才能不负这趟欧洲之行。”

四

这是第几次走进罗浮宫，他已记不清。他在《蒙娜丽莎》前约略停了一下。是她的出巡使他认识了顾咸昌先生，他这才有机会认识了傅雷。他又一

次记起了伏尔泰那句名言，“人世间一切荣华富贵，不如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

他回报给蒙娜丽莎一个同样的微笑，就走到德拉克洛瓦的成名作《但丁的小舟》面前。它的旁边，就是他花了近三个月还没完成的三公尺见方的巨幅复制品。

德拉克洛瓦被称为真正浪漫主义和最典型浪漫主义艺术大师，生于一七九八年，和拉马丁、巴尔扎克、雨果同代。革命养育了这一代艺术家和作家。他们无不充满了革命的神秘主义思想。时代造就了德拉克洛瓦，传统的古典主义艺术形式已无法满足他浪漫主义的热情，需要一种新的“现代的”形式，需要把感情从真正的，或是伪设出来的理性“法则”中解救出来，接受和认识一切躲避理性认识的东西，洞察他们的一切秘密，承认幻想的权利，放纵自己的幻想。以动态去对抗传统的死板、静止，以不尽工整对抗极端的周密和工整，以强烈的主观性对抗过分的客观性！

以空气对抗严密，以光线效果对抗物体，以变化无穷对抗僵化的完美。他绝力摒弃造型的雕塑感，以色彩为绘画主要的造型手段。浪漫主义绘画相信艺术感觉和幻想对艺术创作的不可缺少，强调灵感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作用，完全摆脱“古典主义”法则的束缚。他说：“我认为，只有想像力，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感觉的细腻性，才能使人看到别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他还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就在于“从自己的想像中抽取出来表现自然及其效果，并且是按照自己的气质来表现它们的手段……一小点天真的灵感要比什么都更可贵！”他还说：“最美的艺术作品就是表达出艺术家的纯粹的幻想的作品。”他以激情洋溢的形象，悲剧性的真实描写，大胆的构图，色彩的革新，对学院派进行挑战。他的反叛，又是以丰富的传统为依据的。这个传统为一些人赞美，为另一些人攻击。

一八二二年，德拉克洛瓦二十四岁，他展出了《但丁的小舟》——他的第一幅作品。这是他对学院派发起斗争射出的第一发炮弹。

梯也尔立即感到一个“大艺术家的出现”。他说：“一个巨大的天才出现了，由于看了其他画家可怜巴巴的那两下子而险些被灭的希望，重新又复活了。”而忠于大卫学派的清列·克留兹对此却回答说：“这幅画只不过乱画一气而已。”

他第一次参观罗浮宫，就被这幅画深深震慑了。深暗的色调，人物动作猛然，但丁红帽绿衣，和维吉尔相携在狂风恶浪中渡海泛舟，暗蓝色的大海，像硕大无朋的乌龙在扭身滚动，画面紧张而恐怖，画中的形体塑造由死人的痉挛而僵硬的裸体构成。前景中那个后仰的死者脸部描绘得尽善尽美，僵死的颜色上又加了一些红色的变化。相互对立的亮调子和暗调子组织了一个完美的和弦。唤起了他心里的强烈共鸣。

他整整在它面前站了二十多分钟。若不是跟他同来的儿子耐不住久站的寂寞，拽拉着他说：“阿爸，走吧，到别处去看看吧！”他不知还要看多久。

这幅画的印刷品他读过多次，那是无法与原作的魅力相比的。从那天起，他就在心里筹划要临下它，带回中国去，但又久久处在犹豫中。那是因为他对德拉克洛瓦了解得太少了，可谓陌生。他得先对他作些研究，了解他的艺术追求和思想。可他的法文不过关，将这个愿望付诸实施，还是认识傅雷以后。

那天，他们从巴尔扎克故居回来后，他被巴尔扎克的精神激动得寝坐不

安。他是靠自学成为艺术家的，他没有深造的机会，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薄弱之处，下定了决心，花大力气来提高自己的油画艺术修养，他得紧紧抓住欧游的这个机会，扎扎实实来提高。

“傅先生，”早上傅雷来给他上课，见面他就说：“我决心以下地狱的勇气，老老实实地临些使我倾倒的名作，我请你帮助我。”

“我研究艺术，但我不会画画，如可帮助你？”

他从韵士手里接过沏好的绿茶亲手捧给傅雷：“我想先临德拉克洛瓦的《但丁的小舟》，我非常喜欢它的色调、风格，它所表现的一切，都是对现今仍然统治法国艺术学府的大卫艺术理论的反叛。我喜欢这种反叛。可我不了解他，我想先研究他的经历、思想、艺术经历，在比较理解了他的艺术观和他的创作意图后，再开始这个工程。我还不能很流畅地读懂有关他的传记、评论和他的日记、文章……”

傅雷未等他再次提出要求，就爽快干脆地回答：“这个不难，每天晚上的时间给你。”

他到罗浮宫的图书馆借来了有关德拉克洛瓦的资料，每晚和傅雷在灯下坐到深夜。他读了他的几本传记、日记，对他的艺术观的正反两面的评论文章。他发现，直到德拉克洛瓦去世后，对他截然相反的两种评论仍然继续着，论战到今天。这个事实又证明了他的艺术的革命性质。他已从中悟出，对德拉克洛瓦艺术创作的认识之所以有如此的矛盾，是由于人们对古代和对当代，对理想和现实，对形和色看法上的分歧造成的。凡是具有革新的尝试，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恐怕这已是一种普遍的规律！他不也是始终生活在这种矛盾的漩涡中的么？他觉得他已基本理解了德拉克洛瓦，他也基本认识了他创作这幅包括了他的风格的一切特点的萌芽的绝作！他是欲藉《神曲》之名，表现善与恶的矛盾。

那天，他起得特别早，五点不到就起来作临画的准备。他边背记法语单词，边拿出一大盒炭条、调色油、画板、画笔、刮刀，装进一只帆布口袋，又灌满一壶凉开水，拿出韵士准备的面包装进一只纸袋，又把削笔刀放进口袋里。

刚做好这些，傅雷就来了。他给他上的新课就是翻译德拉克洛瓦的文章。他先叫他自己读，指出几处不准确之处，然后叫他笔译成中文。傅雷坐在他边上，俨然严师。他边念原文边笔译：“伦勃朗画衣衫褴褛的乞丐肖像时，他所服从的是菲狄亚斯用大理石雕凿自己的邱彼特神像时所服从的一样的艺术风格法则……”他译了一段就停住笔，感慨地说：“德拉克洛瓦是勇士！正是他这种摆脱了有关美的成见的独立性，刺痛了法国观众和一些评论家，所以他们指责他是用醉汉的扫帚来画颜色和用梦游症患者的不准确的手法来画素描的！”接下他译他对这些攻讦的回答。

傅雷用法文念了一遍说：“它会引起你的共鸣的！”

“不像话！不像话！”他仿佛感觉到德拉克洛瓦就站在他面前大声怒吼，“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陋俗，都是我们对伟大而美丽的自然的偏见……”

“好，很好！”傅雷高兴得连声称赞他，“你译得很有感情了，你可以自己看懂研究书籍了！我这个启蒙老师的任务完成了！”

“不行，不行！”他连忙说：“我才学到一点肤浅的皮毛，离毕业还有很远的路程呢！”

“我给你推荐一位法国教师。”

“法国老师？”

傅雷点点头说：“奥格赛夫人，她很有教学经验，做过好几个艺术家法文老师，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们的法语就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他也觉得不能再给傅雷太多负担，他相信他不是为了扔包袱，而是为了他能很快熟练使用法文。“这太好了，何时来？”

“我已同她说好，还是早上你上罗浮宫之前，七时半到八时半。授课费她不会多收的。”

“太谢谢了！”韵士感激地说，“傅先生，今晚来这里吃晚饭，我昨天买了一点新鲜菜。”

“好，我来。”

他因为来得太早，加尔赛广场人影稀疏，罗浮宫的大铁门还板着威严的面孔，但已有不少人等在门外了，自觉地排成了队列。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是来临画的，他们一样拎着画板，背着画夹，扛着背包，站在这高大的宫门下。他又一次感到自己犹似一滴水落进了海中一样渺小，他对中国那古老的名言“苍山有路勤为径，大海无边苦作舟”又有更深切的体会。

随着巴黎圣母院清远悠扬的钟声，有似高高宫墙的大铁门轰然一声敞开了。他们依序往里走。他走进临画厅。

那个专门为临画艺术家推画架的工人，立即来到他面前礼貌地问：“先生，需要我的帮助吗？”

他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请把我租用的画架推到那幅《但丁的小舟》旁边来，还有梯子。”

他在画板上固定好画布，就着手起草轮廓。

他又一次凝视着画面。不一会儿，就爬上梯子，挥舞着炭铅条。两小时以后，草图画好了，他爬下梯子，对照着比较原作。

他不满地摇摇头，爬上梯子，从腰间取下抹布，几下就擦去炭条留在画布上的轮廓线条，又重新画起来。两小时后，他又爬下了梯子，坐在马扎上，看着原作，又看看草图，他又摇摇头，爬上梯子，擦掉又画，又擦又画。他忘了面包，也忘了水壶里的水，也不知时间的推移。直到响起了闭馆的钟声，他才惊醒了一般。

他颓丧地又坐到马扎上，望着炭条落在画布上的草图，仍然不满意，又叹了口气，又爬上梯子，挥起抹布，把草起的轮廓抹得一根线条也不剩了。

那个推画架的中年人向他走过来，微笑着对他说：“先生，清馆了，明天再来吧！”

他对他点点头，收拾起画具，放进租用的柜子，拎起背包，快快地出了门。

回到旅馆，他全身像散了架子一般，丢下背袋，无力地坐到椅子上。

韵士捡起背袋，她感到重量未减轻，就打开来看看，面包和水原封未动。她惊诧地叫了起来：“你饿到现在？”

他淡淡地点头说：“忘了！”

韵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她了解他的脾气，不再说什么了，就进厨房去了。不一会儿，她端给他一盘凉面和一杯温开水：“快吃吧，这样下去要饿出病来的！”

他抬眼望了一眼妻子，微微一笑说：“我壮着呢！”

“嗯，又吹了！”韵士爱嗔着他，“明天可不要又忘了哟！”

“好，不会的！”他端起杯子咕噜一阵后，大口吃起面条来。

第二天，他继续画草图轮廓，又是画了擦，擦了画，上梯下梯，折腾一天，又是忘了吃饭喝水，最后又是擦掉了，晚上又是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韵士又心疼又无可奈何：“你这是何苦呢！搞垮了身体，还能搞艺术吗？难道这还要我说？”

他又大口喝水，大口吞饭，休息一会儿，仍坚持每天晚上去格朗休米画院进修。

他初来法国时，刘抗就对他说：“校长，巴黎的美术院校，对它本国的学生要求很严格的，对外国的留学生就很随便，学好学坏，每年升级，到时照毕业。许多外国人到巴黎学画都不进美术院校，各自选择画院从事研究，学文学也是如此。”他考察了几个画院后，挑选了格朗休米画院进修。

格朗休米画院位于巴黎十四区的蒙巴拉斯，和哥尔布亚咖啡座在同一条街上。那是座古老的灰色建筑，前面是雕刻工作室，后面是画室，楼上还有两间画室。这里入院作画手续简便，买张票就可以进去，只有一位老太太在管理，画室却收拾得干净整洁。作完画，可以按照票根的数字把画具放进同一号码的橱子，不用带来带去。他没开始临画那段时间，每天上午去罗浮宫观摩，下午和晚上都来这里，现在他整天临画，不管多累，晚上他还是坚持到画院深造。

楼上的速写室常年雇着两个模特儿，供来这里的艺术家绘画。这里的裸体模特儿不像通常那样固定做着个姿势，她们可以在室内自由活动，或行走或提物，或运动，或舞蹈，或休息。他知道，要准确抓住人体运动态势，肌肉的相应变化，不但需要敏锐的视力，更需要刻苦勤奋的练习。他从不放过她们，哪怕微小的形体动态的变化，手不停笔地勾画，一晚，至少要勾画二、三十幅。有时，他也使用毛笔去勾画速写。他已能熟练准确地表现出人体运动的各种生动形态了。

他喜欢这家画院，还因为那里每天相聚着来自不同国度、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但都具有相当水平的艺术家。他们在一起作画，研究技法，互相观摩、学习、评论、切磋、交流各自的艺术观感，畅所欲言，坦诚相见。在那里，比进真正的美术学院的收益还多。他每晚在那里工作到午夜，他不愿把过多的时间消耗在睡眠上，每晚只睡四小时。

他一连四天都在起草《但丁的小舟》的轮廓，越画越不满意。他几乎要气馁了，失去信心了，可他又不甘放弃这个目标。他不怀疑自己的才华、美感，但他已认识到自己的功力还不够厚实。他从创办美专开始，虽然没停止过艺术实践，但他大部分时间在忙校务，留给艺术的时间太少了，留给油画的时间就更少了。他的作品凭藉的是灵气，一挥即就。像这样可以整块时间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研究，还是破天荒的首次机运。

他找出了自己的薄弱所在，他的信心反而更大了起来。第五天，他采取了一个最累最苦的方法，他勾勒几笔，就爬下梯子，看看是否准确，若不满意，擦掉再来，直到完全准确了再起草另一个人物的轮廓。这一天，他上下梯子数百次，一个满意的轮廓终于出现在画布上。

他终于笑了。可他的两腿已肿胀得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回到旅馆，都上不了楼梯，只得拽着扶手，一步一步往上攀。进了他的“家”，就瘫倒了一般。

韵士把他扶到床上躺下，就去给他煮咖啡，拿吃的。当她端着盘子给他

送来吃喝时，他已鼾声大作了。韵士心疼地拿块毛巾盖在他肚子上，摇摇头，轻手轻脚退出了卧室。

那鼾声有时悠长，有时短促，起起伏伏，在室内久久地回荡。

突然间，鼾声停止了，韵士走了进去。

他已坐起来了，“我怎么睡着了？”他自问着。

韵士拉亮了灯，“你睡得好香啊！”

“几点了？”

“七点半。”

“啊！七点半？”他大吃一惊，“你怎么不叫醒我？”他一骨碌滑下床。

“我看你太累了，就让你多睡一会儿。”

“你只知道让我睡！”他不高兴地愤怪着她，“不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能取得突破？妇人之见！”他走到自来水边，拧开龙头，把头伸过去，让哗哗的凉水浇到头上脸上，他用劲揉搓着脸。当他擦干了头发上的水珠，感到清醒多了，疲劳感消散了，两腿也轻了许多。他一口喝干了已凉了的咖啡，抓起夹了香肠的面包，大嚼起来。不到五分钟，他就解决了饥渴。精力又回到他的体内，他又往格朗休米画院去了。

他如痴如醉地望着《但丁的小舟》。分析研究德拉克洛瓦处理色调的方法，调动起自己的一切色彩知识，去理解他色彩的创新所在。

他整整研究了三天，但他仍然不敢贸然动笔。他双花了三天时间去观摩别的艺术家临画，这才开始铺上底色，在幽暗的基调上开始描摹人物。他先从小舟上的人物开始，逐个局部摹写。他给自己定下了个目标，维妙维肖地临下这位浪漫主义大师的成名作，达到乱真的程度。

他每画下一笔，都经过郑重斟酌，他的神经绷得像提琴上的弦。他心里只奏着这同一个曲调。再结实的琴弦也经不住长时间的紧张演奏啊！数天之后，他头晕恶心，眼冒金光，发寒发冷，食而无味。

韵士着急了，几乎是哭求着他，他才躺到床上。

他昏睡了两天，感觉刚好一点，他又去临画了。他一握起调色板，挥舞起画笔，就忘了身外的一切，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的投入就是这么虔诚。他还是经常忘了吃饭喝水，韵士为他准备的长型面包和开水，常常原封未动带了回来。但丁的面部他画了三天，但丁扬起的手臂他画了四天，维吉尔的大袍子他整整花了五天时间，那些攀附在小舟边的亡命者，他花了更多的时日。他一连工作了三个月，才基本完成。但还需作些润色。

他放下背袋，坐到马扎上。一会儿看看原作，一会儿看看他的摹本。他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喜色。他边端详着它们，边往调色板上挤颜料，他发现了它们细微的差别。

他迅急地爬上梯子。

为临这幅画，他上下了多少次梯子？谁也说不清。推画架的工人来来回回看到他忽上忽下，耸耸肩，摊摊两臂，幽默地说：“刘先生，你把我们的梯子踩矮了好几吋呢！”

他不知他这话是褒是贬，仿效着他的手势，以同样口吻回报他：“这怨不了我，只怪你们的梯子不经踩！”

他又上上下下了数十回。再次坐下来比较着它们。

他没能找出它们的差异，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从心底往上涌，一直涌到他已消瘦了许多的脸上。他用目光久久爱抚着它，就像爱抚经受了生与死搏斗

才产下的爱子一般。它已不是用油彩画就的复制品，而是心、血和爱凝就的一个活勃勃的生命。

他就那样坐着、看着，直到闭馆的钟声响起。

傅雷在等他。他一进门，他就站起来说：“看你的神色，好像是大功告成了？”

他笑笑点点头，“对，告成了！”

“感觉如何？”

“自感良好！”

傅雷招手，友善地拍了下他的臂膀：“祝贺你！”

“谢谢！”

韵士为他沏来了杯茶：“你们坐下说，一会儿就开饭了。”

“有什么好菜招待我们的朋友？”他心情少有的愉快，“我好久没有和傅先生喝两杯了！”

“有新鲜牛排，我按上海的吃法做的。”

“嫂夫人！”傅雷抬头感激地望着韵士，“只有在你这儿，我才能吃到正宗的家乡口味。这也让我想起母亲。”

“傅先生，”他喝了一口茶，“明天去看看我临的那张画，我想听听你的高见。我准备接下来就临德拉克洛瓦的《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的局部。你看过的，就是画面右前景上两个受伤垂死的妇人。这一细部，虽与整个画面完全脱节，但那两个形体有种无与伦比的魅力。”一谈起德拉克洛瓦的绘画，他就激动起来，“我已研究那幅巨制好久了，他采用中间调子画洪流，洪流中零零落落浮出一些鲜明的红色，战士用的是棕色调，城堡使用的是灰调，海的调子蔚蓝，构图采取以明暗对比关系为基础，以深蓝的环境突出明亮的人体，而围绕人体的深暗色调又为明亮的背景所显现。明亮的背景上那组深暗的十字军又为中间调子包围，中间调造成了出色的绘画效果。……”

“海粟，”他的滔滔不绝引发了傅雷的记忆，他想起了他来的目的，是给他送一封国内转来的信，他打断了他，“我险些忘了，”傅雷从口袋里拿出一封沉甸甸的信递给他，“顾先生让我带给你的，他说是位留学生从国内带来的。”

海粟接过信，一看信封的字，就高兴地跳了起来：“是志摩的信，韵士，志摩来信了！”

韵士两手水淋淋地从厨下走了出来，“志摩来信了？小曼怎么样？”

“我还没看呢？”

“你看吧，我正在做菜呢！”就返身往厨下去了。

他拆封的手激动得微微颤抖着。他和志摩的相识相知仿佛就在昨天。

那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住在上海沧州饭店。徐志摩是全程陪同。他去拜望诗人，并为诗人画了两张速写肖像，发表在《申报》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志摩为他们的谈话做翻译。他的语言流利，译得妙趣横生。他的超群的横溢才华留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交往甚密，成为知音知己。那时志摩已是声名远播的新月派大诗人，被誉为“当代第一才子，”但也有人攻讦他是“当今混世流氓”。志摩，浙江海宁人，名章序，富家子，北大未念完出国留洋，先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进英国剑桥，从未读完学业，也没得到任何学位。他鄙薄虚名，说：“一个文人何必要靠学位来装饰点缀呢？最有力的表现还是他自己的作品。”他

是位天生的诗人，充满幻想，饱孕激情，内心有许多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和憧憬。性格始终像一个天真率直的孩子。他的全部诗作，贯穿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人生理想，他终生追求“爱”、“自由”和“美”。他的一个朋友曾跟海粟说起过他的几个小故事。

志摩陪同一位女郎上庐山，在牯岭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里，西崽们只忙于迎合碧眼黄发的外国人，无视久坐在桌旁的诗人。他大发雷霆，拍桌大骂。西崽们群起而围攻，直至动手打人，结果文弱的诗人大败而逃。事后诗人对这位朋友说：“庐山风景虽好，但主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一定要收回主权，把鬼子赶走。”

志摩在北京街上还有一次超常行动。

那天，他坐的是一个童子车夫的车。上坡的时候，这位小车夫拉得很吃力。他猛然跳下车，把车夫请到车上坐下，他拉起车子飞跑起来。

那位朋友还跟他说过志摩乐于助人的一件事。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不能在上海待下去了，她准备和沈从文乔装成夫妇结伴到湖南常德去。

他们没有旅费，无法成行。志摩冒着通“匪”的危险，资助他们全部旅费，把他们送出上海。他就是那么个可爱的人。

海粟又忆起他行第二年在北京相聚的情景。

一九二五年八月，他从山西来北京，准备住几日。见报上刊有江苏教育会通过禁止模特儿议案，正在收拾书稿，准备回沪。志摩那时正在北大任教授，主持新月社任务。那天他来到他的住所，进门就嚷嚷：“快快收拾东西，到我那房里去，我那里安静，可以谈心、画画，我有一肚子的苦恼要跟你说！再不说出来，我就活不了了！”

“什么事叫你如此烦恼？”

“此处不是谈心的地方，搬到我那里，我就对你说。”

“我急着要回上海，蔡先生都给我订好了车票。”他继续收拾行李，“蔡先生不在家，你有什么心事就快说吧！”

志摩不高兴了，拉起长脸说：“海粟，你难道见死不救吗？我活不下去了，你也不管？”

他只好答应：“好，我搬到你那里住两天，再回上海。”

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蹦老高，拎起他的行李就走。

志摩住在松树胡同七号。他们刚进屋放下东西，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偕两位朋友来了，“啊，刘先生也在这里！”他向他抱抱拳，“好久不见了！”

他迎上去回礼：“梁先生，您好！”

“好好好，”梁启超给他介绍着同来的蒋百里、蒋复璁后即说：“志摩桌上有现成的画具，”他以商量的口吻，“能给我画张竹子吗？”

他怎么能推辞梁先生之请呢！不一会儿，一枝墨竹即就。梁先生当即题上：“孤竹君之二子。”

志摩急于向他倾诉心曲，只得对他作个苦笑说：“梁先生累了，就到我这儿打几圈麻将，放松一下。他们三缺一，你去凑个数。”

胡适的声音随着脚步跨了进来：“什么凑个数？”他哈哈大笑起来。

“胡先生，你来得正好，梁先生正等你呢！”

“好，我正手痒痒呢！”

他们也只玩了两圈就散了。胡适留下来看他的画稿，突然对他说：“海

粟，你来北京不可不去见一个人！”

“谁？”

“京华名姝陆小曼！”胡适津津乐道说起小曼来，“她，是个极聪明的女性，有很高的艺术悟性和敏感，琴棋书画、京剧、舞蹈，无所不通，又擅英、法两国语言，是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手下充任接待外国使节的助手。外交部的舞会她不在场就会黯然失色。她说话温柔，举止得体，仪态万方，美得无与伦比。”

“真的那么美？”他也来了兴趣。

胡适看了志摩一眼说：“你不信就问问志摩，他最了解她。”

志摩微微一笑说：“不但美得无与伦比，还很懂得感情。”

他们欣然结伴前往。路上，志摩跟他说起小曼的一个故事。

法国霞飞将军访华，她担任临时翻译，应付裕如。北洋政府请霞飞阅兵，北洋军队训练不严，又是临时急就，操演起来很不整齐。霞飞惊讶失笑，侧过头来问陆小曼：“贵国军队的操练大概与欧美各国不同吧？”

这话表面客气，实为揶揄，很难回答，不管如何回答，都有丧国体。小曼却在几秒钟里作出了漂亮而巧妙的回答：“不，将军，没有什么不同，今天因为有你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将军在场检阅，我们的这些军士感到一种殊荣，故而心情激动，以致动作失控。”既抬高了客人，又无损国体。霞飞大笑，惊讶地望着她，竖起大拇指说：“你将是中国的了不起的外交家！”

未见伊人，伊人就活灵活现地在他面前。

“这样的才女，我宁可少活几岁，也要一睹芳颜。”

志摩的痛苦是因他坠入了陆小曼的情网。小曼小志摩三岁，十九岁时，父母做主把她嫁给了陆军上校王赓，从订婚到结婚只有闪电式的一个月。王赓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多才多艺。但他生活习惯已完全美国化，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全力工作，手不释卷读书，研究问题，只有周末和星期天才放下工作。小曼忍受不了这样的寂寞，王赓就请他的好友志摩陪伴小曼出入社交场合，他们三人也在休息日一起跳舞、郊游、看戏。王赓调任哈尔滨警察局长，小曼留在京城，徐、陆更加形影相随，在文化圈社交界掀起了满城风雨。传到王赓耳中，他只是装聋作哑，用沉默和暗示来折磨小曼。小曼忍受不了，诉诸志摩，他鼓励她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为了一个满脑子封建意识的父母，为了一个不了解你、不钟爱你的丈夫，你已经牺牲了青春和性灵，难道还准备牺牲整个性命？”

恰在他们爱又不成，分手不忍的时候，泰戈尔约志摩去意大利会晤。他俩决定用暂时分离来考验彼此对爱情的纯洁和执着程度，相约不通信，看看彼此的爱会不会冷淡下来。可志摩在漫游苏德意法的四个月中，竟给小曼写了一百多封浓情似乳的信，按西方人的习惯用蓝信纸来表达爱情。小曼也从他启程的第二天开始写日记，向他倾诉对父母、对王赓的怨恨，和对他的思念。

分离并未使他们的爱冷淡，反而促其“浓得化不开”。七月底，志摩接到小曼病重的电报回到北京，读到小曼的日记后，感动不已，但他们又得不到家庭、父母、社会的谅解，痛苦之极。晚上，志摩又和他谈到无爱的初婚和离异。为了减轻诗人的痛苦，他自告奋勇去找了小曼的父母，申说无爱的婚姻的不牢，“如果硬要把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他们会因失恋而忧伤终生，还会出多种意外。”

他的说客做得很成功，小曼父母爱女心切，犹恐女儿因之发生意外，答应对女儿的婚姻不予干涉。并商定，陆夫人将陪小曼和他同车到沪，与正在上海的王赓办离婚手续。陆先生则退居幕后，装作不知。

他和小曼母女到沪的第二天，志摩也跟踪而至。经他数天奔走、疏通，他在功德林素菜馆宴请王赓、志摩、小曼、陆夫人，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张君勖，还有和陆小曼有平分南北美人之称的天马会会员唐瑛，唐瑛之兄腴庐，宁波富家子李祖法，正迷恋着唐瑛已同夫人闹翻又没希望离婚的杨杏佛。

他构思这样一个聚会，是想为这些因爱情而痛苦的人们释怀解结，了结无爱的婚姻，促有情人成着属。他在席间大讲爱情和人生，他说：“爱情是人生的一翼，可佐事业飞腾。爱情是道德的镜子，我所指的道德并非封建的伦理纲常，而是指维护人类平等、博爱、自由的良心准则。没有爱情的婚姻只能是金钱权势门阀虚荣等的牺牲品。这是不道德的！离婚的出现并被社会接受和承认，并受到许多无爱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欢迎，是因为它能结束不幸无爱的婚姻，所以离婚是符合道德的。”他举起酒杯，大声说：“各位好友，如果你们当中谁同谁结婚，我为爱情干杯！如果谁同谁离婚，我也希望离了婚还是好朋友，我也为友谊干杯！”

大家听了都放下了酒杯，高兴地为他这席话使劲鼓起了掌，席上刚才沉闷的气氛活跃起来。宴会后，王赓要他上他的车。车上，他对他说：“海兄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我爱小曼，也舍不得她，但我又希望她能幸福。我同意和他离婚，她和志摩都是艺术型的人物，她嫁给他，珠联璧合，我一是祝福，二是绝不气恨，三愿与志摩、小曼终生为友。需要我帮什么忙，我当勉尽绵薄，绝不推辞。海兄能如此为朋友着想，使我很受感动。”

他安慰着王赓：“男女婚恋，来不得半点勉强，你很有涵养，这就是为世所称颂的绅士风度，我也很受感动。”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也就是农历的七夕，志摩、小曼在北京订婚。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不喜欢小曼，提出三个条件：婚费自筹；婚后回故乡硖石隐居；请梁启超先生证婚。

一、二条都好办，唯要梁任公证婚一事难。因为这之前他对志摩离婚就持反对态度。后经胡适等人苦苦央求才答应，但有一个交换条件，要志摩当众接受他的一次训斥。大家以为这是玩笑话，也没当真。

十月三日，他们在北海公园举行结婚典礼。这天，凡在北京的文化界名流几乎都来了，热闹非凡。首先是介绍人胡适致词，他满怀热情地祝贺他们为爱情百折不挠终获成功。接着是证婚人梁任公致词。他以严师的身分，引经据典，对志摩夫妇训斥道：“志摩、小曼，婚姻乃人生大事，万万不可视作儿戏。你们俩人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你们万勿再做一次过来人！现时青年，口口声声标榜爱情，试问：爱情又为何物？这在未婚男女犹有可说，而有室之人，有夫之妇，侈谈爱情，便是逾矩了！试想你们为自身的所谓幸福，弃了前妻前夫，何曾为他们的幸福着想？古圣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话当属封建思想吧？建筑在他人痛苦上的幸福，有什么荣耀？有什么光彩？……”

男女宾客，大惊失色。梁任公事后也说：“此恐是中外古今闻所未闻之婚礼吧！”

志摩、小曼如愿以偿了，可结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他很快感到他的理想又一次失败了。他的生活没有刺激，没有波浪了，他感到了一种“失

去灵性的庸俗”。加之其父始终不接纳小曼，只给他们微薄的生活费，自负自尊又挥霍惯的小曼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新婚不久就病倒了。他们常写信向他倾诉，他至今还能记住那些叫他心颤的文句：“小曼身世可怜，此后重新做人，似亦不无希望，天无绝人之路，于此验爽。”“猥处乡陋，报亦不看。曼亦安居甚旷适，惟近日病眼，不能书写，甚盼兄能蒞临，相与共数晨夕，围炉煮茗，并抒衷曲……”，“曼日来不爽促，早晚常病，以此生愁，天时又寒，令人不欢。足下所谓，热度固矣，可以救寒，未能阻病奈何！”这是因他曾对他们说过：“爱情是心灵的热火，可以改变你们的生活状态。”“前托梁言代买廉价的绸帕，但不知如何？……个曼仍要绸丝帕 Pon.Marene 的，上次即与梁君同去买的，可否请兄代垫付……另买些小帕子寄来，小曼当感念不置也。”不久他接到他的回信：“此间生活，如蹈大泽，无可攀援，费容支撑，且为奈何……小曼得帕如小儿得饼，极快乐，嘱代谢，想是夫人之惠也。”

他常常为他们的处境忧虑。来欧前夕，特地买了些物品去看望了他们。见他们已近穷愁，回来后，他找到大头先生，说：“徐志摩是个难得的人才，过去编过副刊，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你应当请他编辑一套文学丛书，这一定很有益于读者的。”

大头先生是个正直、豪爽、有气度又富同情心的出版家，他一口应承：“每月送他二百元稿费，请他在家看稿编书。不过，”他笑了笑，“这类书是要赔钱的。”

“这个我知道。”他深表感激地笑了笑，“我代表志摩感谢你。”

他来巴黎快半年了，还未通过信，可一直惦记着他们。突然接到他的信，怎能叫他不激动？他的手指怎么突然有些不听使唤了！好一会儿才拆开信封。他急切地抽出信笺，看了起来。随着志摩的陈述，仿佛有缕淡淡的云雾漫上了心头。信后附了好几份剪报，他接着读了起来。这几份剪报，是志摩和悲鸿对五月开幕的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不同认识的论战文章，还有各自支持者的文章。

悲鸿认为美展中宣扬形式主义作品，拒绝参加，并发表了《惑》和《惑之不解》等几篇文章。他在《惑》中写道：“雷诺瓦 (Renoir) 之俗，塞尚 (Ce——zanne) 之浮，马蒂斯 (Ma-tiss) 之劳……藉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亦能震撼一时……”

美术之尊严蔽蚀，俗尚竟趋时髦，”他又愤激地写道：“若吾国革命政府，启其天纵之谋，伟大之计，高瞻远瞩，竟抽烟赌杂税一千万元，成立一大规模之美术馆，而收罗三、五千元一幅之塞尚、马蒂斯之画十大间（彼等之画一小时可作两幅），为民脂民膏计，未见得就好过买来路货之吗啡、海洛英……”

海粟继续读下去。

悲鸿在《惑之不解》中写道：“形既不成，何云乎艺？”他认为形式之美术“是伪美术”、“真伪不能混淆”。“我惟希望我亲爱之艺人，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又写道：

“我以青藤之同宗，来扳朱程面孔，无端致人厌恶，但处今日之中国，实不能自己……”

志摩不同意悲鸿对第一届全国美展之评论，也不同意他把中国艺术家的表现手法的探索一概斥之为形式主义，更不同意他对欧洲新兴的印象派、

野兽派艺术大家的评价。

海粟翻了翻另外几份剪报，他看到李毅士的文章《我不惑》。毅士曾是他的合作者，辅佐过他，支持过他，一种默然而生的亲切和好奇使他先抽出他的文章读起来：“我想悲鸿先生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我研究了二十多年的洋画，实在还有些不懂。假若说，我的儿子学他们的画风，我简直要把他们重重打一顿。……”

海粟陷入了沉思。

他原本去年初冬启程西来的，船票都已买好了，也已和亲友作过告别。忽然杨杏佛来找他：“海粟，蔡先生在着手筹办第一次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个议案是你五月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来的。政府又不肯多支持，若办不成功，这不仅影响画家们的情绪，蔡先生的面子也不好看。我希望你推迟行期，协助蔡先生筹备好展览。”

他二话没说，就退掉了船票。

蔡先生邀请他和叶恭绰、王一亭、高剑父等四十多人在上海沧州饭店召开首次筹备会，也邀请了悲鸿，他没来出席会议。大家在会上各抒己见，就征集作品编辑会刊、布置场地等问题作具体讨论和安排。推选了他和蔡先生、叶恭绰、王一亭、杨铨、杨杏佛等六人主持筹备工作。他为之奔忙了好几个月，征集了很多好作品，产生了许多中国绘画家。他们对国画传统作了许多突破和转变，显著的如齐白石的单纯线条和积墨，郑午昌的用生宣纸刷染重色焦墨，贺天健的纵线条，张善孖的动物写生……中国美术开始从沉闷的僵化的模式中透溢出个性的生机，这是值得欢呼的！

他也有数幅作品入选。出国前夕“寒之友”画会的朋友小聚，他与陈树人、郑曼青合作的《寒禽瘦石》也入选参展，并发于《会刊》。他未等及美展开幕就启程了。他没想到这个兆示着中国绘画新生命的画展，会发生这么一场论战。

“怎么？”傅雷见他沉落在一种茫然和惆怅之中，不禁发问：“志摩出了什么事？”

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把信和剪报递给傅雷说：“你自己看吧！”

傅雷很快看完了，他放下信，转向他问：“徐悲鸿在法国学了八年美术，怎么还持这种观念？”他又微微摇了摇头，略有所思地想了想，自我回答着，“他上的是巴黎美专吧？”

“听说是。”

傅雷笑了起来说：“这不奇怪了！印象派、野兽派经过数十年的不懈抗争，如今才被公众接受，但法国的艺术院校仍受大卫学派古典艺术思想所统治！”

“我虽然写过几篇介绍高更、塞尚、梵高的短文，那只是粗线条的认识，我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他们。”海粟突然站了起来，在房内走了一圈，“傅雷，我想系统地研究下他们。你看如何？”

“好呀！”傅雷高兴地站了起来，“一八七 年到一九 年，是欧洲画坛最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出了一群大画家，作品风格丰富多采，而且精彩，是现代美术史上最光辉的时代。这是一个体现了世界的理想并奠定了当代美术一切优秀成就的基础的创作最活跃阶段，揭示出某种文化的多声部合唱的视点，值得你付出代价去研究的。”

“我们中国不但一般从事美术工作的人不了解世界美术史上这个辉煌时

期，就是有相当名望的绘画家对近代美术流派也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这就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会贻误……”

“饭好了，”韵士招呼着他，“海粟，帮忙端菜。”

他停住了话头，立即起身帮忙去了。

席间，他们的谈话仍未离开刚才的话题。

傅雷说：“海粟，我也想对法国这时期的艺术作些研究。”

“我正想给你提这个建议呢！”海粟高兴地举起啤酒杯，“酒逢知己千杯少，为我们的心灵相应喝！”

他们相约一道去寻访法国近代当代画家的足迹。

五

他们乘火车到了奥弗。那是梵高人生最后的一个驿站。

他们先去拜访梵高当年的监护人加歇医生的儿子保罗。

保罗的别墅在山坡上。他们走上三段陡陡的石阶，到了台地花园。房子是三层楼，很坚固。

保罗先生把他们领进起居室。他们各自作了自我介绍，并开门见山他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保罗说：“我父亲当年就在这儿接待文森·梵高先生的。”

这是间宽敞的大房间，高高的天花板，有两扇窗子对着花园。他把他们领到窗前：“文森先生就在这花园里作过画，我父亲叫我将画架搬到花园里，他指挥我放在那里。”他指了一处位置，“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文森先生画画时，我父亲欢天喜地的围着他打转，一会儿惊愕，一会儿诧异，一会儿叫好，在他的肩头上不断提供意见，发出无数次的欢呼和尖叫，快活得像个孩子，说‘文森，你笔下没有静止不动的生命！好好好，不，不，我请求你，务必小心，对对对，妙极了！妙极了！’我父亲看见别人画画，总是这样手舞足蹈，兴奋得冷静不下来。”

保罗先生转过身，指着墙上的画说：“这就是文森先生画的我家花园；这是他为家父画的肖像；那几幅也是他在奥弗的作品；这是他在阿尔作的《向日葵》，是他临终时他的弟弟泰奥送给家父作纪念的。”

海粟和傅雷走近去，欣赏着。海粟立即被画上那片由黄色、绿色、红色、紫色组成的狂欢般的色彩铺展的气氛震撼了！那是颜料的制品么？不！那是流动着的一种罕见的生命力！他的心微微颤栗着。

“保罗先生，”傅雷的声音把海粟的思绪从审美的历程中拉了回来，“令尊大人是位了不起的艺术鉴赏家。”

说到他的父亲，保罗不由兴奋起来，“我父亲是位认识天才的天才，他早年到巴黎学医时，就认识了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和作家米尔热，经常到哥尔布亚咖啡座去，同马奈、雷诺瓦、德加、迪朗、莫奈很快成了朋友。还没有印象主义之前，多比尼、杜米埃就到我家来作过画；毕沙罗、西斯莱、吉约曼、德拉克洛瓦全都到过敝地，无不与我父亲一道作过画；塞尚、洛特雷克、修拉当时还不被承认的时候，我父亲就认为他们是天才画家。我不是吹牛，从本世纪以来，没有哪一个重要的画家不是家父的朋友呢！”

海粟边听边逡巡着这间宽大的起坐间的四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不同流派代表画家的作品竞相生辉，称之为本世纪重要画家作品的联

展也不算夸张。他对加歇医生凭升起一股敬意。他问：“保罗先生，令尊自己作画吗？”

“那，”他把他们领到另一间屋子。“这都是家父的作品。他每年参加‘独立’沙龙展出，用P·凡·吕塞尔的笔名。”

“我们很想了解了解文森·梵高在奥弗最后的那段生活和创作。”海粟回到起坐间时有些迫不及待地说，“你能帮助我们吗？”

保罗快活地回答着：“我很乐意。”他领他们走出那幢乡间别墅，下了三层石阶，边走边说：“家父是位精神病专家，文森先生被疯癫病困扰多年，他的弟弟泰奥在经营艺术品的古皮尔公司工作，是位有卓见的画商，他委托家父照看他的兄长。家父早就仰慕文森，他对他在‘独立沙龙’展出的作品赞赏不已，他认为文森画的阿尔夜景是那届沙龙整个展览会中最出色的作品。当他看到他为高更和黄房子所画的向日葵镶板画时，他流下了眼泪，对我说：‘梵高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在艺术史上还没有过像这些黄色的向日葵的画呢！单单这几幅画，就能使文森先生不朽！’”

“令尊不愧为是认识天才的天才！”海粟脱口而出。保罗向他们回忆梵高：“家父带着我去火车站迎接文森先生和泰奥。我一眼就看出他神经过敏，兴奋，爱冲动，眼里流淌出忧郁，个子又小。家父热情地紧握他的手说了许多热情的话。泰奥趁文森了望村头景色之机，悄声对家父说：‘你一看到他有不幸征兆，请马上电告我，我要在他身边……’家父连声‘啧啧’，他大概以为泰奥太小心翼翼了吧！轮翻地跳动双脚，食指不断地捋着胡子，有些不耐烦地说：‘他是疯的，你有什么妙法？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疯的，那对他们是最好不过的，我就喜欢他们那个疯，我还希望自己也变疯呢！亚里斯多德说得好，没有一个杰出的灵魂，不是疯狂的混合体呢！’他的弟弟仍然不放心，一再说：‘他还年轻，还不到三十七岁……’他没说完，家父就一把从头上抓下帽子，下意识地捋着头发，‘我知道如何照顾画家，不出一个月，我就使他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你就放心吧！’”

保罗边说边领着他们穿过市府广场，把他们领到正对面的梵高故居前，说：“这是拉武先生开的小咖啡店，文森先生就是在这里咽气的。”

海粟的心顿时沉重起来，虽然早知道文森不在人世。

保罗率先走进咖啡店。

这是法国农村农民和劳工通常休息碰头的那种咖啡店。设备粗陋，粗糙的桌凳，酒柜后有张弹子桌，底端的门通向后院。拉武的儿子见到保罗领进两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立即从酒柜后迎上来，微笑着问保罗：“是来看文森先生住过的房间的吧？”

保罗点点头，把海粟、傅雷介绍给他。

他向他们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他们说：“欢迎！欢迎”就领着他们向通后院的门走去。

他们从后院走上弯弯曲曲的楼梯到了楼上，进了梵高当年住过的房间。房主人介绍说：“文森先生去世后，我父亲就没再出租过这间房子。老人临终前还一再嘱咐我，要保持当年梵高先生临终前的原样。我遵从父嘱，将这间屋子辟为梵高先生故居，供人参观。”

“谢谢！”海粟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拥抱着他，“我代表梵高在中国的崇拜者感谢先生！”

拉武的儿子指着窗外说：“从这里可以望见教堂，他的那张教堂就是站

在窗口内画的！”

正值秋初，窗外遍地是明净的阳光。保罗怀着兴奋说：“我父亲常常到这间屋子来看文森先生作画。那天，他带了我一道来，见他神情黯淡，父亲满怀激动地对他说：‘文森，当一个画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我一生都想自己成为艺术家，可我缺少天才。’他跑了下去，从文森床底下拉出一堆油画，举起一张强烈黄色的向日葵，泪流满面对梵高先生说，‘要是我能画出这样的画，我就认为我这一生没有白来人间。我是医生，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医治病人的痛苦，可他们还是死去了。你的这些向日葵，将医治人们心灵上的痛苦，带给人们喜悦，永远，永远，这就是你的生活是成功的道理。你应该是那个非常幸福的人了！文森！’当时我也流了泪。家父那张肖像，就是第二天文森先生到我家去时画的。”“那是一张杰作！”傅雷赞叹着，“和我曾看到的他那张作于阿尔的自画像很相像呢！”

海粟有个本领，有些画，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基本背下。他已在记忆的脑纹上烙下了医生的肖像。医生靠在一张红色的桌边，桌上放着一本黄色的画和一盆盛开的紫色的指顶花。他头戴白帽，身着蓝色大礼服，衬着钴蓝的背景。头部的色彩鲜明轻快，手是淡淡的肉色。他赞同地说：“是很相像。”

“家父非常欢喜那张肖像，还要求文森为他画了张副本。”保罗抬手向窗外的田野指划了下，又伤感地叹了口气，他就是在那儿的麦田里把手枪抵着自己肩膀一侧扣响了扳机。那天，他还画了麦田上空的鸦群和田野。”

房主人拉武的儿子接上说：“晚上，我母亲来到这间屋里，才看到他衣服上有鲜血，去喊来了加歇医生。”

大家又都沉坠到一种悲哀里。

文森和泰奥的墓并排坐落在盛开的繁茂的向日葵花影丛中。他们久久默立在墓前，想着梵高那短暂、不幸、痛苦而又辉煌的人生。他生前贫病交加，不被理解，只卖掉了一张画，依靠爱他、理解他的弟弟供养。他为了不再在弟弟被解雇的困境中增添负担，他对自己扣响了扳机。可泰奥却又因失去他的沉重悲痛，在他去世半年后的同一天也离开了人世。他的弟媳从《圣经》中得到启示，不久，将其丈夫的骸骨移到奥弗，让相亲相爱的两兄弟永远安眠在一起。海粟为这个故事又一次流下了泪。

他们在奥弗住了三天，沿着梵高的足迹，他作了几幅画。傅雷始终在烈日下陪伴着他，他很喜欢他画的向日葵，说：“海粟，你的向日葵吸收了梵高向日葵的菁华，那黄色，很特别，我很欣赏呢！”

“谢谢，我想是梵高冥冥之中在助我吧！”

六

海粟和傅雷从奥弗乘早班火车回到巴黎，随着潮涌的旅人出了车站。傅雷站在街边扬起手叫车，却发现海粟不在身边。他昂起头搜寻着海粟的身影，发现他正在不管不顾地横穿马路，他喊了起来：“喂，海粟，你到哪里去？”

听到傅雷的喊声，海粟回过头也大声说：“快来呀，那里像是有家画廊，去看看，找找印象派！”

傅雷当即放弃了叫车的念头，跨着大步跟上了他。

海粟说：“这里我经过多次，过去怎么没发现有画廊？”“我也没见过，大概刚刚开张吧！”

他们走上了人行道。

“傅雷，”海粟侧过头问他，“你知道巴黎的画廊有多少？”

“说不准，但走错了路都能遇到，多如牛毛。”

“有人做过统计，说有一千五百多家。”海粟放缓脚步，等傅雷走到他身边说，“我已看了五百多家了，很少见到陈列印象主义的作品，取而代之的全是野兽派了。”

傅雷点点头：“是的，印象主义的全盛时期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二十年，此后，便逐渐为后期印象主义和接踵而来的其他画派所接替了。如今的巴黎画廊几乎都被野兽派占领了！”

“我看了那么些画廊，却很少见到马奈、德加、塞尚、莫奈、雷诺瓦、高更、修拉、梵高、洛特雷克几个的作品，这次奥弗之行，看了梵高那么多原作，真是大饱眼福！”

“欧洲画坛演变之迅速，用得上《增广贤文》上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体现在艺术流派的更替上就更为突出了。”

他们说着说着就走近了目标。果然是一家画廊，他们驻步在橱窗前。海粟惊喜得瞪大了眼睛，兴奋和激动同时躁动着，他的心微微颤抖着，声音也有些颤抖地叫了起来：“塞尚！塞尚！你看！这是塞尚的《昂希湖》！傅雷，你快看看他的题款和签名！”

傅雷把眼镜取下来揩了揩，又戴上，凑近玻璃窗，他也不由兴奋起来：“对对对，是塞尚的《昂希湖》！早就听说过他的这张杰作，就是没见着，他的其他作品，我也见得很少。人们对塞尚的评价至今仍然大相径庭。”

“你说说，为什么对他争议这样大？”

“有人称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魁首，也是立体主义、野兽主义画派的先锋，有‘现代美术之父’的尊称，是承先启后的伟大人物。但批评界对左拉、丢朗提以及其一帮朋友给塞尚臆造出来的传说，仍未消除，成为人们正确理解、认识塞尚的障碍。”

“啊，我知道了！就是左拉那部小说”

“是的，当时传播很广，……”

“可这并没有影响塞尚艺术的声誉！他的声誉有增无减！”有人从他们背后打断傅雷的话。

他和海粟回过头去。一位若莫过了知天命之年的男子站在他们身后，正用目光在打量他们，未等他俩说什么，就自我介绍说：“我是这家画廊的主人，请进来看吧！我这里陈列的全是印象主义作品，我为之花了一生精力。”

海粟的惊喜、兴奋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有如沙漠中发现了绿洲，雪野中看到了红莲，茫茫黑夜中望到了灯光，孤独寂寞的长夜中被拥进了爱人的怀抱……都是又都不确切。他的眼里蹿起了两簇火苗，快乐和激动都涌到了脸上。他竟忘了致谢就率先走进了画廊。

店主从橱窗里取出《昂希湖》，放到一个合适欣赏的位置，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这幅画：“这是一八九六年塞尚在塔露亚尔画的。你们看出没有？视觉效果的一致在这幅画里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境地。这湖水、树木、房屋、山脉都完全融为一体了。看上去所有的景物都变成了一片蓝色，又同样恰当地表现了明和暗，仅仅偶尔变向玫瑰色和绿色。一片混浊的世界已不是由上帝按自然规律而是由塞尚这个伟大的艺术家按照绘画的要求安排了！多么美的意境啊！”他说完就转身走进画廊的里间，很快拿出一幅画来，“给你们开

开眼界吧！这是塞尚最出色的一幅构图。”

海粟的心仿佛正经历着狂风大浪般兴奋的冲撞，“啊！《玩纸牌的人》！”他惊唤了一声，“我见过印刷品，他画过很多这类题材，可我从没见过原作！”他的目光顿时亮得似聚光灯，他一下就感受到了，这幅画的色彩效果是通过坐在左边玩牌人上衣的紫蓝色与右边玩牌人的黄色带有蓝色阴影的形象，以及这些颜色同背景、肉体的红调子、桌子的黄调子对比为基础的。这些色调通过千变万化而造成了形象刻画的立体感。忽地，他又联想到学院派对印象派强调光色的变化作用攻击其忽略形体的论调。可从这幅画中，他却看到形象刻画得非常有力生动，性格特征、情节动作极为准确，整个构图的结实全部表明，色彩的强度非但不妨碍形成整体的统一，反而还强调了形体。如果采用连贯的轮廓线，就很可能导致人物形象的孤立，而这里不用这样的轮廓线，仅仅由一片色彩组成，由色彩结成一个组体。

“怎么样？看出了塞尚的奥秘吗？”店主抱着双臂，注视着他欣赏画的沉迷神情。

海粟脱口而出：“塞尚在这里以‘变调’代替了‘造型’！”

店主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这位中国人一开口就道出了他研究了数年才得出的认识，不觉狂喜起来，忽地张开双臂拥抱起海粟，连声喃喃：“中国的塞尚知音！我的中国知音！”他放开海粟后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说得太对了！塞尚是以各个色区的有节奏的变化代替形象的塑造，那些色块的结合不取决于画面总的结构，而取决于各个景次的相互关系。”他松开紧握的手，“我还搜集到了他的一幅自画像，那是他所有自画像中最富人情味的一幅，我去拿来给你们看看。”

果然名不虚传。肖像面部各个面的接合如此遭劲有力，就好像圣维克多山岩石一般，但又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了他的善良，能洞察一切的目光，面部刻画与周围空间衔接得非常好，有如突然出现的影像。

“是印象主义使塞尚的创作如此丰富！”店主找到了知音，特别高兴，“我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印象主义的作品，至今仍是印象主义的崇尚者，虽然显得不合时宜，但永不反悔！”他放下塞尚的自画像，环指了下画廊的展品，“不是自我吹嘘，除了罗浮宫专藏印象主义作品的网球场美术馆，巴黎的画廊是无以和我比肩的。”

海粟赞赏着他：“你是位有卓见的画商！”

他开心地笑了起来说：“我开画廊，不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还为研究。”他拿出几本小册子，“这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印象主义大师们作过系统的探讨。”他给他们每人送一本，“如果你们有兴趣，这里的陈列品，你们尽可利用。”

“谢谢！”海粟如获至宝，捧到手里就看。

“拿回去看吧！”店主友好地拍拍他的肩，“可爱的青年人，我再给你们看看雷诺瓦、莫奈、秀拉的作品。”

一整天，海粟都沉浸在奇遇的兴奋之中。那晚，他同韵士谈了他的感觉。他说他站在那些作品面前，就像孩提时代走进了果园那么兴奋，他望着那些红透了的苹果，黄沉沉的柑橘，涎水肆淋，恨不能一下把整个果园吞下。

网球场美术馆，是罗浮宫美术馆的一部分，专门陈列印象主义绘画。美术史家依据印象主义画家的不同艺术风格，把他们分成早期印象派和晚期印象派。早期印象派之代表：马奈、德加、莫奈、雷诺瓦、图罗兹·洛特雷克；

后期印象主义代表就是塞尚、高更及梵高。印象派，特别是后期印象派，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这一革命，反叛了艺术的金科玉律，也就意味着对当世社会的批判，遭到评论家无情的攻击。他们在世时，无不遭遇到冷落和不幸，得不到社会理解和承认，以至穷困潦倒，几乎都郁郁而终生。当野兽派取代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才得到陈列在美术馆中。

海粟和傅雷一进网球场美术馆大门，迎接他们的就是雷诺瓦巨幅的《裸女像》，玫瑰色的肉休在绿色的背景上像是透明的一般，那块洁白的细纱显得晶亮，黝黑的头发闪射出蓝色的光芒，丰富的光和色，优美的画面，欢乐的气氛，构成了活泼泼的色彩生命，一种比美更为精致的明媚夺人的景象。

海粟和傅雷站在距离这幅杰作二十步远的位置，久久欣赏着它。海粟已读过了那位画廊老板送的《法国印象派绘画》的小册子，他对领骚法国艺术达半个世纪的印象主义画家有了个系统而粗略的了解，清楚了他们各自的生平，艺术经历，也了解到他们的主要代表作，恍然间，他仿佛看到了雷诺瓦这个裁缝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文弱孩子伏在一家陶瓷店里工作台上在各种器皿上画画，伸展了下疲惫的身躯……

“海粟，看那边！”傅雷碰了他一下，唤醒了他。

“啊！”他和傅雷一同走向另一幅画。

图上是一位少妇半斜身的裸体，坐在海边。她的身体是浅红色的，滑润得有如一颗珍珠；她的头发是杏色的；背景则如地中海的一片深蓝。傅雷轻声念道：《浅黄色的浴者》。

“哎！我们的运气太好了！”海粟欢快地说，“这是雷诺瓦以他的妻子为模特儿画的，也是他的成名作。从那时起，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裸女像的研究和创作上。”

“你看，那幅也是他的。”

他们又赶到《三女入浴图》前。虽然还只是一张画稿，但已能充分表现出雷诺瓦已将他的裸女像与古希腊维纳斯像冶熔于一炉了。海粟说：“可以看出，雷诺瓦选择模特儿是很谨慎的。形体都是偏于肥胖，没有优美的曲线条，他着重表现的是肉体美。通观他的裸女，肌肤无不晶莹红润。”海粟近乎自言自语，“他晚年患了风湿病，痛苦异常，但他仍然不放下画笔。他晚年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裸女！”

印象派画家之所以被归成一派，是他们的追求大致相同，技法也大同小异，但他们绝不互相抄袭，题材也各有专门。他们看了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被称作杰作的《奥林匹亚》，德加的《赛马》、《苦艾酒》和他数量众多的舞女题材作品，秀拉的《马戏院》，高更的《布列培尼的猪馆》，图卢兹·洛特雷克描绘巴黎社会底层妓女生活场景的《红磨坊街的沙龙》、《红磨坊街游艺场》。

他们徘徊在梵高的《唐·吉老人》和《傍晚的散步》前。

海粟已看了梵高一些作品了。他的作品五色缤纷，光彩照人，有时像烟花爆发，有时又像万花筒里的图案。他的作品很少阴晦的画面，他的目的在使他之所见充分暴露出来，使自然的光芒照耀人间。他的技法是独创的，他善于运用粗线条，有时用画笔描绘的，有时则直接把颜料从颜料管里挤到画布上，不加修整，色彩矫捷奇宕，画面朴拙恢宏，产生一种豪动端凝的美感。后世评论家因之称他为二十世纪表现主义的先锋。

海粟凝视着画面上的唐·吉，他是个土气很重的老人，正襟危坐，面部、

衣服都用重色线条画成，好像用笔着色都不经意，似乎是草草画就的，可每根线条都透溢出过硬的功夫，特别是老人背后的墙壁布满了浮世绘版画，梵高用自己的独特的笔法很细致把它描摹下来，比日本的浮世绘还有趣可爱。海粟慨叹地说：“巴黎的画商千千万，可几人能不朽？只有唐·吉老人！他将和梵高同在！”

傅雷点点头，“这是一幅杰作，可称梵高的人物代表作。”

“他的风景画也非常有特色，看这幅《傍晚的散步》，他是长于画树的。看得出，他是非常喜爱遍地皆有枝于虬曲的橄榄树的。他用他独特的涡卷笔触来画它们，使橄榄树的形态非常逼真。”

傅雷应道：“他是近代西方画坛的怪杰！”

海粟哀叹道：“为何当时没有人认识他的才华？以使他穷愁落魄得不得过早地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千古文章憎命达啊！天才往往不能被当代人赏识！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还少吗？这已是一种规律的了！”傅雷激动起来，“你是天才吗？你就别想你的同代人理解你！”

这席话在海粟心底掀起了波澜，触动了他好些沉睡的记忆。他使劲想摆脱它们，可那些曾痛苦过他的往事，仍像阴霾一样向他的心头弥漫。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傅雷碰碰他的手臂问：“你在想什么？”

“梵高的可贵之处，就是他虽然生活在他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可他却把生活描绘得五色纷呈，把花花世界搬进他的画中。看他的画，好像能听到他在狂呼：‘看啊，这是多么美丽的世界，你们怎么不来与我共同欣赏？’我想，如果我的人生像他那样不幸，我会怎么样呢？”

“自杀！”傅雷玩笑地说。

他摇摇头，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自言自语：“寂寞为画，矢志不移，也许是梵高为后世肯定的奥秘！”

“我们再去看看莫奈的《干草堆》。”

海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跟在他后面。近些日子，他上午仍到罗浮宫临画，下午参观各种美术馆和画廊，对于莫奈，他倒比较有些研究。一八七四年他组织“独立派”作品展览会是为了摆脱沙龙评议会的势力。他看过他当时展出的油画《印象·日出》，这次是被载入史册的印象派画家的首次展览会，其所以把它称作印象派，就来自他这幅作品的标题。他多次去过坐落在罗浮宫附近的莫奈画院，欣赏过他晚年的组画《睡莲》。那是八幅巨制，陈列在两个展厅的四壁。他是早期印象派的中心人物，出身贫寒，曾因妻子重病无钱医治，一度试图沉海自杀。他笃爱美术，追求光与色的交互作用。他对一堆稻草连续画了三十二遍，对卢安大教堂的华表连续画了二十遍。他因之受到了人们的诅咒和批评。他发现光有种种不同，空气也有浓淡之分。他首倡光的重要，对光进行仔细的分析。日光通过棱镜即分散为各种颜色。他想到如果以各种颜料，不加调制，直接绘于洁白的帆布之上，光泽便自然产生出来，光即由色组成，光即是色，色即是光。他对光和色作过很深的研究，他使光和色揉合起来，五彩缤纷，近看好像有些杂乱无章，很粗糙，远观则景物轮廓清晰，蒙蒙中发出一片幽光。他以风景画见长，全部在户外写生，捉住自然光彩，他的画完全以光和色为主体，线条和画笔都淹没在一片光芒中，颜色鲜艳，光彩照人，非常可爱。

他们远眺近观他的《干草堆》，对他矢志不移的精神由衷地产生了敬佩。

海粟自语地说：“莫奈是个在视觉观察方面极其富有的天才。”突然，他拽住傅雷问：“有人说这里还藏有莫奈的《阿尔让特依的帆船》，不知在哪里？”

“这幅是吧？”傅雷走到一幅有船的画前，寻找着莫奈的签名。

“对，就是这张！”海粟发现莫奈在这张画中使用红、绿、灰、白色把春光明媚的景色表现得非常之美，“评论家称他的阿尔让特依的系列作品是他真正的凯旋曲，很有道理，他的睡莲虽很美，但这幅更美！”

“这是他辉煌时期的作品！”

“一个人有几个辉煌时期哟！”海粟若有所思地说：“我想任何辉煌都是由黯淡凝成的！这是我从这些印象派大师们的奋斗经历中得出的认识。任何一个人，如果想要在艺术上有所独创，有所成就，耐不住寂寞、忍受不了清贫，恐怕是难以成事的！你说呢？”

傅雷点点头说：“不仅艺术如此，文学音乐亦如此。任何辉煌成就都如是。说说容易，可要实行却很难啊！忍受漫长的寂寞和冷落怕是绝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的！”“所以伟大、辉煌、成功都只能唇于极少数人啊！”海粟动情地伸手拥了下傅雷的肩，“我们中国太需要这种忘我精神的人了！”

他们边看边聊，直到闭馆才走了出来。傅雷要走另一条路回去，海粟拽住了他：“韵士招呼过，她学会了一道什么法国菜，请你一道品享。”他们便一同往回路走，“傅雷，我对欧洲十九世纪中叶兴起的印象主义已有了个系统的了解，我想写篇介绍性的文章，以澄清国人对这一伟大革命性的艺术流派的误解，也好使我国许多没机会来欧洲实地学习和考察的艺术家对这一流派有个较全面的认识。你看如何？”

“这个主意好！”傅雷兴奋地赞同着，“你还应写更多的文章，把你的学习心得宣传给国人，这也就不负此行了！”

“我还想对当今艺坛最活泼的野兽派作重点研究，写点研究心得什么的。”

“我也正在准备写些艺术随笔，也将为欧风东渐出点微力吧！”

不觉间，他俩回到老伦旅馆，刚上到三楼就听到刘抗、张弦、陈人浩的声音从屋里飞扬而出。他们一走进屋，他们就迎了上来。“校长，我们都在等您呢！”刘抗抢先说：“秋季沙龙正在征集展品，送应征作品的人在大宫前排起了长龙样的队伍呢！”

“校长，”张弦接上说，您的油画虽然具有我们民族的特色，但您也是用的原色，这和秋季沙龙追求的艺术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您也送两幅去吧！”

他没有表示可否。他早听他们张扬过上几次秋季沙龙展品如何出色，又如何能从中感受到法国当代艺术的脉搏，代表着当代艺术水平。而且他也知道秋季沙龙的性质：“崇高创新，具有对过去艺术反叛的革命精神。创始于一九一三年，组创者夏当被当时社会视为狂人，后来野兽派的著名画家马蒂斯、特朗、凡·钝根、弗拉芝克等人也加入进去，他们立求标新立异。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斗争，终于使秋季沙龙成了当今欧美画家向往成功的摇篮！他约略沉默了一会儿，淡淡一笑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陈人浩跳了起来：“校长，您这个号称刘大胆的人，今天怎么变得胆小慎微了？您的许多油画，像《八达岭》、《前门》，我看都不比上几届秋季沙龙的入选作品逊色！”

海粟想，他们说的《八达岭》、《前门》都是他七、八年前作的画，他

还未见识过秋季沙龙的阵势和水平，心里没底。他摇摇头：“等下届吧！”

傅雷直视着他：“海粟，你还犹豫什么呢？路还不是闯出来的！野兽派用原色作画，你使用的也是原色，你的油画风格的某些地方与他们的追求不谋而合，为什么不能与欧洲人一较短长呢！”

他的话语有如强劲的春风，鼓起了海粟的心帆，他心的船舸呼然狂奔起来，他激动地在起一跳：“好！明天我就把《前门》送去应选！”

作品送出后，海粟并没有寄予多大希望，他仍然按照他的日程安排在工作。十天过去了，没有消息，半个月又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讯息传来，他已完全不去希望了，甚至后悔当时缺乏冷静，朋友们一起哄就心血来潮起来，还损失了七十五法郎的应征费，得不偿失！他又自己安慰着自己：“入选不入选，有什么了不得？重要的是我参与了！况且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况我一个刚刚从异国来的画家！”这样一想，也就彻底忘掉了这件事。大概是《前门》送出后的第二十二天，他和往常一样在罗浮宫临画，快近中午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串熟悉的脚步声向他走来，不觉回过了头：“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

“好消息！”韵士扬了下手里的信函说：“《前门》入选了！通知你去整理作品，还附了两张参观券和一张长期参观券呢！”

他竟没立即伸手去接韵士送到他面前的信函。

“你怎么啦？”韵士瞋了他一眼，“我还会骗你不成？”

他这才接过信函，急切地看了起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这才相信《前门》真的入选了！他的心微微地颤抖着。这样的殊荣，是欧美画家梦寐以求的，他这个刚刚踏上法兰西土地的中国艺术家却轻易地获得了。这象征着巴黎艺坛对他的承识，向他敞开了大门，中国艺术家走进了世界！他激动得手都有些发颤了，已无法继续临画了！他急需让朋友们知道，让他们都来分享这份快乐，他问韵士：“你告诉傅雷、刘抗他们没有？”

“还来不及呢！接到通知书，我只想尽快让你知道。”

“给他们打电话去！”他转身收拾画具，“若不是他们鼓动，我还没这份勇气呢！”

傅雷和刘抗他们凑份子在他家为他举行了个庆祝会，又一起去参观秋季沙龙的画展。

秋季沙龙的画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巴黎不愧是艺术之都，观者为潮。《前门》和法国当代著名画家的作品陈列在一起，凡·钝根的《某夫人像》，特朗的人体，马尔盖的风景，女画家马伐尔的阳刚气十足的作品，还有日本画家石井柏亭的《阳台上饮酒观景的人》。他的画前集聚着一群法兰西男女观众。他悄悄走过去，他们立刻认出了他，向他竖起拇指，又指指他的作品，给他鼓掌。他连连向他们致意。他和他的朋友们，心底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

“哈罗！盘先生！”（盘是他在《前门》上的署名）秋季沙龙的会长邓夏先生和一些艺术家从另间展厅走来，他们见过一面，认出了他，向他走过来，伸出了手，“您好！”又向他的朋友们介绍着他，“《前门》就是这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向他伸出了手：“我是凡·钝根，祝贺您的作品入选！”

“马蒂斯也表示祝贺！”

“特朗欢迎您！”

“……”

海粟双眼生辉。幸运，太幸运了！他想也没想过这么容易就认识了当代法兰西画坛的巨擘们。他紧握着他们的手，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认识你们很荣幸！”

他们七嘴八舌地询问起中国的绘画。海粟先还有些紧张，说到画理，他就侃侃而谈。傅雷的翻译又给他的演讲增添了光彩。他从南齐谢赫六法中的“随类传彩”说到“经营位置的构图”，又从现代派、立体派与中国绘画艺术的关系说到中国汉代的石雕变形艺术，还讲了他运用原色作画的体会。他口若悬河，自信完全回到了他心中。他的绝妙的口才和深厚的艺术文学素养，不仅使巨擘们听得出神入化，观众越围越多，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若不是傅雷示意他见好就收，主动为他结束这场即兴演讲，他还会继续说下去。

几位巨擘带头为他的讲演鼓掌。马蒂斯再次握住他的手，给他和傅雷等人一张名片说：“神奇的中国艺术，充满了诱人的神秘色彩，我很想更多地了解她，希望再见到你们，欢迎到舍下做客！”

“你的名片呢？”傅雷小声提醒他，“亮亮你的身分！”

马蒂斯接过他的名片，连连点头，惊喜地对他的朋友们说：“刘先生是中国上海美术学校校长，他却没有一点学院气，他的艺术观是崭新的！”

他们又一次握手告别。

他们走后，海粟也转身离开他的作品，去别的展室参观。走出没几步，就听到身后几个观众指着他的背影说：“中国的马蒂斯！”

他回过头问傅雷：“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称你是中国的马蒂斯！我看很有道理！”

“你就别捧我了！”嘴上这么说，可他心里漾满了快乐，不由有些沾沾自喜起来，激动得好几天都安不下心来临画。喜悦冲昏了他，“中国的马蒂斯！”的声音老在他耳边响起，掌声也老是追逐着他，扰得他日夜不宁。那晚他刚刚入睡又被热烈的掌声惊醒，就再也不能入梦了。他转展了半夜，似睡非睡中，他突然听到一个非常熟悉而又遥远的声音，威严而洪亮：“休得目中无人！再有成就，比起前人，也犹似东坡所说，‘渺沧海之一粟！’自大谓之‘臭’！”

啊！姑父！他从飘飘然中突然清醒过来。我怎么忘了您的教训！难道我忘了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前不久，我还说印象派大师们是苦难造就出来的，我怎么忘了荣誉也和苦难一样，能激励人奋进，也可能让人忘乎所以而沉沦！我只记住了灾难有时可以扼杀人，荣誉又何尝不一样呢？许多人没在磨难前面动摇意志，却在取得成功获得荣誉后葬送了前程！荣誉比苦难更能考验一个人！我怎么经受不住外国人的几句恭维？难道这就是我刘海粟此行欧洲的目标？海粟呀，海粟！你怎么如此浅薄！你在国内，不是声名显赫已久吗？蔡先生、史量才先生和大头先生，他们支持你来欧洲考察为了什么？你忘了你肩负的振兴中国美术使命吗？你呀你，海粟呀！你该清醒清醒！你才刚刚开始工作，就被外国人的几句好听话吹糊涂了！

他嚯地从床上爬了起来，随手拿过一张宣纸，铺到画案上，提起毛笔，饱蘸了墨汁，奋笔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八章 欧游归来

—

香楠号的船头像一把利斧，迎着翻滚暴怒的海浪艰难地前进着。自它从马赛起航以来，地中海的风浪就没平息过。乘坐这艘船东归的海粟、韵士和傅雷被颠簸得像患了大病一般，躺在铺上爬不起来，阵阵呕心折磨着他们。可摇撼着海粟的，远非这大海的风浪，更多的是来自心头的波澜。教育部为什么急电催他东归？公使为何对举办中国现代画展畏畏缩缩？……蓦然间，他似乎又听到了志摩遥远的声音：兄到欧后，天才横溢，常闻称道瑞士、古罗马之游，更拓心胸，益发气概。偶读游记，想见海翁负杖放眼，光焰自生，未尝不神往心羨，可怜中国，云河谈艺……

是我刘海粟过于光焰了？耀目了？招致了妒恨？还是闭关自守的老爷们惧怕西风东渐？……为了吮吸外域艺术的精华来滋补我民族的肌体，两年半中，他从未歇息过一会儿翅膀，他从未停止攀援的步履。他的翅膀疲惫不堪，他的脚趾打起了血泡，脚板磨起了厚厚的老茧。他遍访法兰西的艺术名迹，对影响过欧洲画坛的不同艺术流派和艺术家作了深入广泛的考察研究，谙悉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轨迹，触摸和感受了现代西方艺术的脉搏和生命。

他去过瑞士，在圣乔扬而夫观赏了自然美景；在著名风景区莱梦湖大诗人拜伦徘徊低吟过的地方作过画；在大思想家卢梭亡命的湖畔小屋前彳亍留连；在大作家维克多·雨果荡漾过的湖面泛舟；他把接待他的主人傅雷之友白格朗先生的别墅命名为“白峰寥天画室”，他到瑞士创作的第一张油画《多变的莱梦湖》就产生于那里。

在瑞士首部日内瓦，他观赏了日内瓦湖犹似翡翠般浩瀚无际的碧波、瞻仰了世界著名宗教改革家喀尔文的立像，反复吟诵过刻在碑座上的铭文：“由黑暗而见天。”在美术馆他欣赏了十八世纪以来的瑞士新绘画，和日内瓦美术馆珍藏的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米勒、莫奈、塞尚、高更的作品。在风景秀美的瑞士，作了十数幅写生油画。

他两次到意大利考察艺术，在罗马花岗石砌成的高大宏伟的美术馆参观了西班牙杰作展，观赏了格列柯、委拉士开兹、戈雅诸多大师的代表作。他在格列柯的《圣彼得之泪》前面心潮澎湃；在维多利亚马尼纪念场观摩了林立的雕塑，看了日本装帧精美的画展，他用油彩叫罗马古斗兽场凝固在他的画布上。他觅到了巴黎凯旋门的母体——君士坦丁大帝凯旋门，倾倒在它构图对称、线条流畅的浮雕里。在能容纳一千六百多人的拉加拉共同浴场发过思古之幽情，瞻谒过高达一百四十七公尺的德拉西大帝纪念碑，他为上面两千多人物的浮雕而惊叹不已。他乘马车经罗马旧道，抵地下陵寝，参观圣撒白司地下教堂，和梵蒂岗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岗教皇宫、梵蒂岗美术馆、西斯廷教堂、圣保罗教堂，以及罗马美术院的近代作品，玛利亚马其亚教堂和意大利国家博物馆，波尔盖世画廊。看到了叶亚山和他儿子柏利特、亚德那杜合作的《拉奥孔》，和罗马人仿刻的米洪的《掷盘者》等世界美术史上的名作。

他又去了米兰、威尼斯、佛罗伦斯，研究考察了那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刻和建筑艺术。并受聘为比利时独立百年纪念展览会的国际美术展览会评审委员。他的《九溪十八涧》在展览会上获得了一致好评。他在布鲁塞

尔、鲁文、盎凡斯游览的同时，研究了佛兰德斯派绘画，上溯奇特时代发现的油画之凡·爱克，下及巴洛克时代之鲁本斯，以及后期画家的作品。沿途作了二十多幅油画和中国画《狮》，并接受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之聘，讲演中国画学。在法兰克福美术馆举办了画展。所到之处，他总是随身带着写生用具，随时用油彩把所见所感记录下来。他无时不想着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他无处不在为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呀！

两年半中，他除了临了德拉克洛瓦的两幅杰出巨制，还临了柯罗的《山上》、《珍珠少女》、米勒的《拾穗》、塞尚的《缢死者屋》、伦勃朗的《斐巴西出浴》和提香的《基督下葬》，创作了一百多幅油画。他在比利时创作的油画《向日葵》、《休息》，再次选入了秋季沙龙。他在瑞士作的《森林》、《月夜》、《圣扬乔而夫之陋室》，在巴黎郊区作的《玫瑰林之春》入选只展出欧洲第一流画家作品的蒂勒里沙龙。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他在法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德国所作的画四十幅，其中《卢森堡之雪》为法国政府购藏于特亦巴尔国家美术馆，《罗浮宫积雪》为法人莫须氏购藏，《圣母院夕照》为法人迦蒙氏购藏。法兰西汉学大师、巴黎大学教授路易·赖鲁阿以《中国文艺复兴大师》为题给画展作序。他还结识了画坛巨擘华卡索、马蒂斯……

二

马蒂斯的乡间别墅，郁金香宛如林立的高脚酒杯，盛满了红色、黄色的琼浆美酒，玫瑰红得娇艳，金盏花好似簇簇金色的阳光，欢跳在路边、树荫下。

他和傅雷第三次到他家做客。他们宾主随意地在绿茵茵的草坪上坐在白色的藤椅中，边享用画家夫人亲手制作的小牛排和甜点心，随意地聊着有关艺术的话题。他们从现代美术的诸多流派谈到了野兽派。他说：“马蒂斯先生，野兽派由其作品笔触和色彩狂野而得名，主张绘画的目的不是说明事实，而是表现画家的主观意志，不重形，只表现对客观实物的主观认识，把艺术表现趋向于单纯化、简略化，着重表现画家对客观事物的感觉。在画面上，事物的轮廓和细节被省略了，形象被夸张了，线条粗犷无羁。”他大口吃了丙匙布丁，“就这些特色，我联想到独立于我们东方的意象艺术，它与我们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有相似之处，只求神似不求形似。你认为如何？”他是想说，野兽派的艺术受了东方写意绘画的绘画影响。

马蒂斯用餐巾胡乱地擦了下灰白的大胡须，微笑着点点头说：“东西方艺术是相通的，塞尚、高更、梵高等人从中国的写意艺术和日本的浮世绘艺术得到启示，产生了晚期印象派艺术。我们又吸收了晚期印象派的这些特征，在此基础上突出了形象夸张、变形、轮廓线条单纯化和色彩的强烈对比。他呷了口啤酒，“你出品于秋季沙龙的《向日葵》、《休息》，出品于蒂勒里沙龙的《森林》、《月夜》、《圣扬乔而夫之陋室》等作品似乎也具有了野兽派的特征，看来，你很喜欢我作品的风格。”

傅雷唯海粟不能准确理解马蒂斯这段话的意思，碰了下他的臂膀，小声告诉他：“马先生说你受了他作品的影响。”

海粟哈哈大笑起来说：“马蒂斯先生，你说得不错，我很欣赏你的作品，在我未到巴黎之前，就看过你这个欧罗巴第一天才艺术家作品的印刷品，我们可谓异域知音哪！我很早就试着用原色作画，我第一次入选秋季沙龙的油

画《前门》，就是我数年前的作品。来到贵国，我观摩了古今各种艺术流派名家之作，可我绝不简单摹仿。我懂得，摹仿绝不是艺术！我不拒绝吸收，可我的作品仍然表现的是东方的精神。”他忽然想起了中国艺术长河中那些绚烂的浪花，“我们汉代的石雕，就有许多是表现意象的，比如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墓出土的许多动物，我最难忘的是那座《马踏匈奴》，美妙无化。变形、夸张很早就出现在我们古代的艺术品中。”他滔滔不绝起来，“我以为，艺术家要作时代的前锋，思想的前导者，不是供人鉴赏便可以满足的。中国和你们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艺术发展史都有着相似的轨迹。一、两千年以来的艺术，误在供帝王和达官贵人的鉴赏而形成一种院体派，帝王喜欢什么样的画，他们就怎么画，以画取官，但大多统治者都是庸碌之辈，不懂艺术，只看表面好看。这种画家一生也走不出那个圈子。可中国宋代有位杰出的书画家米芾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就不肯依附院体派，他们的书画根据自己的观察，表现自己的认识，完全有悖院体派的摄录。”

他端起啤酒杯，喝了一大口，又继续他的话题，“何谓摄录？”

画一棵树、一块石头，只求表面与其相像，不是表现对它生命的认识，和它的直接关系，这种表现方法，违背了树木、石块它们的生命规律。院体有严格的格例，不入格例的一律被排斥。中国明初有个画家戴文进，很有才气，笔力气派都很大，他拚命学院体，他的作品终于进到了院里，性命也因之送掉了。有一次，他画了一幅穿红袍的钓者，皇帝见着也喜欢。有位大臣却说：‘衣冠不能垂钓，而钓者竟穿朝服，这人肯定没有学问。’皇帝也就觉得他不对，于是把戴文进贬出院去，他因之而死。院体派没有自我，僵硬、没有生命，没有自我的绘画算不得艺术！……”

马蒂斯兴奋得满脸发光，他举起啤酒杯站了起来：“刘先生，你说得好！一切革命的艺术都经历过误解和不承认。你也许已听说过了，我早年在巴黎装饰美术学校和美术学院学习，受院体派影响很深，我的素描基础和写实功力都很坚实。后来我受到了塞尚、高更的艺术和东方艺术的影响，我悟出了学院派的死板僵化，没有生命和个性，我就试着创造一种新的东西来代替它。我的画风趋向于单纯、狂野，和富有装饰趣味。我以为，如果画一个少女的躯体，首先要使她优美、有意义，其余的事就从这上面生出，依着这个主线把少女的这个躯体的意味尽其所能地表现出来。骤然看去，似乎表面没有什么魅力，但在形体内部，有比人间更大的魅力渐渐潜入观者的心里。”

他复又颓坐下去，喟然一声长叹，往藤椅背上随意地一靠，继续说：“可这新的画风一出现，就遭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一九〇五年，我和德兰、弗拉兰克等青年画家在秋季沙龙共同展出一批崭新风格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震动，人们不能接受有悖于过去的新画风，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一位评论家把我们这群青年画家称作野兽群，我们就被人叫作野兽派画家了！”

他端起啤酒，向他和傅雷举了一下，“我想这是一种规律，任何新的东西出现，总会经历由反对、不接受，过度到容忍、被接纳、承认，受到推崇，最后趋向衰亡。”

“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新的流派来突破它。是这样吗？”他率直地问他。

马蒂斯点点头。

他接上说，“于是就出现了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达达派、抽象派。”

马蒂斯微微一笑，“我以为，将来的艺术向何处去，谁也无法料到。”

他赞同地应着：“随着时代的脚步吧！”

“哈哈……”马蒂斯仰头一笑，起身拎起啤酒桶给他们的杯子倒上酒，举了起来，“好一个随着时代的脚步！”

巴黎拉司巴伊大路一家画廊，回旋着强烈色彩制造的氛围。马蒂斯六十寿辰大型画展在那里开幕。奇妙而热烈的气氛吸引了成群结队的观者。

他和傅雷怀揣着请柬也赶去了。

画廊的入口处陈列的是一幅巨作，前面围着许多观者。他惦起脚尖，从人们肩头上望过去。画面上是一个随意地斜依着卧榻躺着的裸女，线条洗练，色彩明亮，粉红色的肉体熠熠闪光，生命的活力似乎在勃动，富有一种装饰的美感。

他深深地被这无形的美震撼了，忘情在那无尽的魅力之中，以致观者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仍呆呆立在那里。

“哈罗，刘先生，傅先生，”马蒂斯从里边休息室走出来，向他们各伸出一只手，“欢迎光临！”

他们紧握了下手，他就把他们拉进休息室，介绍说：“朋友们，这是我的中国朋友刘海粟先生，他在古老的中国画坛上掀起了一场艺术革命！”他向傅雷转过身，“这位傅雷先生的法语讲得比我还道地！”

他的朋友们纷纷围过来，向他俩伸出了手。马蒂斯逐个给他们介绍说：“我的忠实朋友阿尔培特·马尔凯，你们一定见过他的代表作《涅弗桥》。”

他和傅雷高兴地握住阿尔培特的手，连声说：“久仰大名，幸会幸会！《涅弗桥》光焰照人！”

“这位是安德烈·德兰先生，我们年轻时被人共同称作野兽群。”

德兰张开双臂拥抱着他：“中国的马蒂斯，早就听亨利说过您。”

那天来的不仅仅是当年被称作野兽群的画家，还来了立体派的代表人物帕布罗·毕加索、乔治·勃拉克、……

一下就会见到了这么多名画家，他的心被兴奋充溢着，激动得忘了他们是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他一见如故般走到毕加索跟前说：“帕布罗先生，您乐意我这样称呼您吗？”不等毕加索回答又说了起来，“早在我创办上海美专的初期，我就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了您的高论。那是您和马雷伯先生的一番对话，当时对我捍卫教学模特儿的生存，给了很大的鼓舞。我一来到法国，就想去拜访您，一直未寻到机会，不想马蒂斯先生给了我这个机缘。”

傅雷连忙给他们翻译。

毕加索眯起眼睛打量着他，毫无笑意地说：“您赞成我的艺术观吗？”

“我很欣赏！”

“那好，”毕加索携起他的手，“我们谈谈。”

他们走到马蒂斯的新作《青衣女人》前。

毕加索说：“每个题材都包含成千上万个乃至更多的主题。每一个主题就是一种题材内有价值的一个方面，余下的只是铁闻趣事。伴随一个新主题的出现，一个新画派的画家也就应运而生。”

他认真地听着。

毕加索继续发表他的宏论，“绘画史上有所突破的画家就是那些发现新主题的画家。十九世纪初，新古典主义风靡一时，大卫为了赶超罗马时代的杰作，整天关在画室里构思并创作，庄严肃穆，但缺少动感的画。有一天，库尔贝对他宣称：‘我不想画天使，因为我从没见过他们。’他宁愿画两个躺在塞纳河畔的少女。他把模特儿带到野外去画她们，通过这种做法，他发

现了个新主题。后人把它命名为“现实主义”。在把模特儿带到自然中去的同时，库尔贝在绘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给绘画开辟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新方向。”

他快乐地应和着：“一个一个新题材的发现，便诞生了马奈、莫奈、塞尚、高更、梵高……”

“我主张，应该给每种颜色留出伸展的余地。我希望我的画，具有自卫能力，能抵抗侵犯！”马蒂斯急不可耐地要伸张他的主张，“就好像画面是用刀片堆砌而成的，谁想摸一下，就免不了割破手指。”

毕加索说：“我可是利用我对梦的记忆来破坏人体传统形象的单调感。……”

三

海粟模模糊糊睡去了，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咚咚咚！咚咚咚！”

“谁呀？”

“我！”

“哦，刘校长。”张弦从晨梦中惊醒过来，他一骨碌滑下床，披上外衣，趿着鞋去开门。“您怎么这样早？”张弦看了下手表，“才六点钟呢！”

“是啊，我也觉得太早了，惊扰了你的晨梦吧！”他慨叹一声，“唉！昨天我从日本美术展览会出来，心情无法平静，在床上辗转了一夜，直到天亮也没法入眠，很想找一个人谈谈，到你这里来了。”他走进张弦的卧室，在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张弦，不知你的看法如何，我看那个展览，装饰虽然辉煌富丽，可内容枯干，设色取材无不出自我国绘画，很少他们自己的东西。我想不通，这种所谓的艺术，居然能横行字内，自高于大地！可有五千多年文化的我国，反寂然无闻，怎能叫人不感到悲伤！”

“昨天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张弦拿起咖啡壶，“我泱泱中华大国，东方艺术之母体，欧人竟只知有日本艺术，而不知有我，更不知日本艺术源于我国，岂有此理！”他扭亮酒精灯煮咖啡。

“这不能怪欧人，只怨我们自己不争气。国家不富强，政治又腐败，政府不重视对外宣传。”他约略顿了一下，望着张弦，“我有个想法，我们旅法艺人应该组织起来，成立中华留法艺术协会。承担起弘扬中国艺术的责任。”他两眼生光，“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张弦未加思索就应道：“这个想法好，大家一定会支持的！”张弦把煮好的咖啡倒进两只杯里，端起一杯递给他，“昨天我们回来的路上，刘抗也闷闷不乐。”

他喝了一口咖啡，“是啊，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谁不为自己祖国光辉的文化被埋没难过呢？”

他放下杯子，“张弦，我俩分头去联络学艺的同学，下午二时到哥尔布亚咖啡座相聚，商讨这个问题。”他站了起来，“我找方君璧、汪亚尘几个去，你去通知范年、刘抗他们。”

他和傅雷提前半个钟点来到哥尔布亚咖啡座，占据了一些席位，订了所邀同学的饮料和甜食，等他们。

不同肤色的艺术家都喜欢到这儿来会友、休息，它已自然成为了巴黎艺

术界新闻轶事的扩散中心了。他们刚刚坐定，就感受到了今天大家关注的中心是日本画展。

“去看过日本画展没有？”

“去了去了，可让我开了眼界，原来东方艺术如此有趣！”

“哈罗！日本绘画如何？”

“一枝独特的奇葩！”

“……”

大路上、商店里、马车中，都在谈着同一话题，在这艺术家成堆的地方热烈议论更不足为奇。可他不想听，人们并不理解他，仍然津津乐道，他坐在那里如坐针毡。他心烦意乱，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他站起坐下，坐下站起。他是一个率直而易动感情的人，那些沸沸扬扬的议论使他忍无可忍了，他猛地往椅子上一跃，大声说：“朋友们，静一静，听我说。”

傅雷的性格和他一样，也跟着跳到另一张椅子上去了，用流利的法语为他翻译，“我是中国的艺术家，我也看过日本绘画展，可我不敢与诸位苟同。这并非诸位的欣赏感官出了问题，而是诸位对日本绘画的历史缺乏了解。我多次去过日本，对日本绘画作过研究，我和日本当代的著名画家桥本关雪、小室翠云都有交往，而且共同作过画。日本的艺术史不长，而源头来自我的祖国，就这次展出的许多绘画作品，多仿自我国宋画、明画和清代的‘四王’之作。”他口若悬河地列举了许多作品，谁属谁家。“就是桥本关雪先生，也毫不讳言，中国画乃日本画之母。他曾在他的别墅握住我的手说：‘我多么希望做个中国人！’他每年都到中国来观看名山大川，观临中国绘画。我国的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曾为他的作品题过：‘若再挥毫愁煞我，恐移华泰入扶桑！’他真诚地热爱中国和中国艺术。诸君却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我华夏！这是因为尔等见少识小，孤陋寡闻！”他越说越激动，“我中华民族之美德以谦虚为本，不喜张扬，若有哪位先生想了解真正的东方艺术，请到中国去！”他跳下椅子，准备接受论战。不料却引起了一阵热烈掌声，这是他所没料及的。

“说得好！”张弦和同学们不知何时来到了，他们和他热烈拥抱。

方君璧说：“刘先生，我们不能再做谦谦君子了，我们要大声疾呼：我们中华艺术要走向世界！应为世人所知！”

刘抗大声应和：“承担这个重任，我辈责无旁贷！”

咖啡和甜食上来了。他擎起一杯咖啡大声说：“海粟今天邀集诸君，就是请大家就此发表高见。来，以咖啡代酒，为我中华艺术弘扬世界，团结奋斗！”

林立的咖啡杯高高举起来了：“为我中华艺术弘扬世界团结奋斗！”

大家遂为组建中华留法艺术协会各抒己见。

方君璧说：“组建留法艺术协会，我极赞成。要想做成几样事，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就靠我们几个也不行。我们游子在外，应争取驻法公使的支持。你们说呢？”

他点点头：“如果能得到高曙青公使的支持当然好，可我不知道他是否支持，他对艺术一无所知！”

汪亚尘说：“有他的支持和无他的支持很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想举办画展，他的支持就能起关键作用，没有钱不行啊！”

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样可好，我陪高公使去看一次日本绘画展览，对

他进行一次直观教学。如果他能支持我们那更好，他若不感兴趣，我们就自己干。没有钱，我给国内写信，多方呼吁支持，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我们团结一心的力量。”

日本现代绘画展览厅。他和中国驻法公使高鲁和夫人在参观。“高公，您看，”他环指着大厅，“布置得多么富丽堂皇啊！作品装裱得真精细啊！日本政府为了宣传艺术，不惜工本啊！”他不停地给他们介绍着展品，“这张是日本第一流画家桥本关雪画的中国武夷山，他深受我们宋画的影响。您看，这是小室翠云的，他们所用的笔墨也是我们中国画的笔墨。”他指了指另一部分展品，“这些都是仿我们中国宋代院体画之作，精细有余，古朴不足。您看这里，这几张是仿南宋马远、夏圭的，这几幅是仿明朝浙派的，只空存形式，韵味全无。那，您看，那是学沈南蘋一派的工笔花鸟，庸俗满纸。他们的滕田大使还到处演讲，俨然以东方艺术家代表自诩呢！”他观察着高鲁的表情，继续说：“高公，不知您注意过没有，很多中国画家的水平都居于他们之上呢！可欧人竟一无所知，他们只知日本，而不知中国，以为日本艺术代表着东方艺术的水平。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却被埋没了。高公，我们中华民族辉煌的艺术成就再也不能只藏之深山了，我们应向世界宣传，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成就，这也可以帮助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呀！”

高鲁不经意地点了下头。

他继续说：“我们要成立艺术协会，其目的就是为弘扬中国艺术。”

你们的想法不错，也有这个必要。”高鲁略微想了一下说：“好吧，我来举办一个茶会，你把旅法同学都邀集到使馆来，我们商讨一下，拟一个方案！”

“高公，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橘黄色的灯光在不经意间被蜜蜂色的晨曦溶合了，他未有觉察。

那晚他从公使馆回来得很晚，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茶会上，他和高公使、汪亚尘、方君璧、张弦、蒋风白等十二人被选为中华旅法艺术协会筹备委员。茶会后，高公使又把他留下，他们又对今后的远景作了探讨和商洽。高鲁先生告诉他：“成立一个艺术协会很有必要，弘扬我中华文化嘛。我挂名只为了支持你、没有精力过问协会的具体事务，一应事宜由你来负责。”

高鲁愿意挂名筹委，就是对他们的支撑了，他就感激不尽了，哪还敢要求他事必躬亲？他连忙说：“这当然，具体事务我来做。”他又转过话头，“高公，刚才大家谈到第一届全国美展的盛况，我想请高公出面，正式函请教育部将展览会优秀作品精选百余幅或两百幅运来，汇同旅法画家作品，由公使馆主持，在巴黎举行首届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使欧人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趋向。”他望着他的眼睛要求着，“要弘扬我中华文化，莫善如此！”

高鲁没有立即表态，他在沉思。

他继续着他的话题：“我们还可以到瑞典、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国去作巡回展出。今后，还可以和法国美术部正式交涉，签一个交流协议，每年选其国各自展览会之精品，彼此交换展出，互为观摩，沟通中西艺术，促进彼此的进步！”他满腔激情地敦促着他，“高公，此乃对我中华艺术之大进之大贡献啊！我相信高公一定会为此不遗余力的！”

高鲁沉默着，没有表情，好半天，才微点了下头，说：“好吧，我将去函教育部，促成此项交流。”他漫不经心地从烟筒里抽出一支烟，自己点燃着，猛吸了一口，又徐徐地吐了出来，良久后又说：“不过，我和教育界很

少来往，能起多大作用也不一定，我们共同来作努力吧！你也给有关方面有威望人士说说，争取多方面支持，事情就好办一些。”

“好的！”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今晚就给蔡元培先生、教育部长蒋梦麟先生和文化基金会写信。”

他一夜没睡，一口气写了三封信，越写越激动。他宛若已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艺术在欧洲在世界掀起狂潮，看到了人们惊喜的欢呼，看到中国画家舒展的眉宇，感受着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光荣……

他在给蒋梦麟信中写道：

……溯吾国艺术起源最早，汉、魏、六朝称盛，绘画、雕塑即具特殊风格，至盛唐遂开空前未有之大进步。吴道子、王维、大、小李之绘画，杨惠之之雕塑，实为百代宗师。至宋人出而集其大成，无体不备，无美不臻。其时政府盛开画院，以画试士，艺人争奇竞胜，此则今欧人之尊艺术，尚未之及。拙在罗浮宫遍观各国画，考其十三世纪前之画，皆为神画，无少变化，故论大地万国画，当西元十三世纪以前，莫中国若。惜乎明清以来，渐就衰落，画人皆为前人所蔽，少有新创，惟有寥写枯淡之山水，及不类之人物，则大号曰家，以此而与欧陆画坛竞，不有若持土统以与五十发之大战乎？迄今之日，衰敝极矣，岂止衰敝，且将绝减，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味同嚼蜡，多数画匠，妄偷古人粉本，高天厚地，终日嘬嘬，岂能感人？欧、美、日本人亦尊吾国艺术，每以近代之中落不兴为异，盖近乎政府之漠视民众艺术之陶冶，有以致之也。以致终日怅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惘惶惑，不悟其所以生！……

他重述了和高公使所言之事：

艺术交流之重要意义，除了彼此促其锐进，凡触诸者，足以动其赠，于干枯黑暗之社会，殿屎呻吟之人生，乃别得其真味焉。日本早鉴及此，每年交换展览不辍。日本文化史极短，绘画亦袭吾国之皮相而已。然近年来，欧人大呼日本新兴美术，一般浅见者流，每谈东方艺术，具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日人且仗其数笔枯淡无韵之墨线，称雄欧洲艺坛。欧人好奇，观其画面细致之线条，每相惊告曰，此具东方人单纯恬静之趣味者，非欧人所能为也！其实此数笔优柔之墨线，在吾国画坛任何人皆能为之，何奇之有？一日，曙青公使观日本美术家展览会而骇走，谓无美可云。盖其所作在吾人观之，拙弱无力，不足以动人也。然日本政府则宣传甚力，驻法大使亦逢人说法，而藤田俨然为一代表东方艺术之大家矣，尚何言哉！故拙认交换展览会一事，实为当务之急，请即断然实行！想国内美术界诸同志……“海粟”，韵士从床上突然坐了起来，惊讶地望着他，“你一夜没上床？”

他回转身，把刚写好的三封信向她扬了一下，“这就是没睡的成果！我想定能打动他们的。”他从桌边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只要中国现代美术展览能来欧洲展出，欧人就会知道，代表东方艺术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韵士已披衣下床，她微微一笑说：“但愿你们的倡议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可我总有种预感，你们为中国美术走向世界奔走呼号，能不能得到衮衮诸公和国内画坛的理解还很难说呢！你忘了第一届全国美展引起的争议？”

“不会的。”他以肯定的语气说，“画界同仁一定欢欣鼓舞，蔡先生一贯提倡美育救国，他一直支持我的创新，听高公使说，教育部也拟颁布提倡艺术及保障艺术人才条例。蒋梦麟肯定也会支持中法交换展览会的。只要他

俩支持，文化基金会也会响应的。我对此充满信心。”

“你一夜没合眼，上床休息会儿吧！”韵上走出卧室，“我去练练法语。”顺手把门带上了。

他躺到床上，竟一点睡意也没有，他的眼前幻化出中国美术展览会在龚古尔广场开幕的盛况，人们奔走相告：“快去看中国画展啊！那才是真正的东方艺术呢！”观者如潮，中国画家扬眉吐气……

四

他急切等待着国内的回信，每天计算着邮件往返日期。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半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封信犹似扔进地中海的三枚石头。但他仍不放弃希望。也许载信的船在海上遇上了风浪，躲到哪个港湾避风去耽搁了，也许他们正忙于别的大事，也许他们正和有关方面协商，也许要等会议作出决定。生活中何事不能发生？信会来的，他会得到支持的。他安慰着自己，别性急，耐心等待吧！他把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想到了。但他仍然坚信，他们会支持这个倡议和要求的。

他仍然每天按照预定的日程工作，每天以期待的心情迎接邮差。他等呀等，终于等到了蔡先生的覆信。

那天，他刚完成写生油画《玫瑰村之春》，回到三月前才搬来的巴黎郊区住所。他刚一推开院门，房东老太太就举着一封信对他说：“刘先生，中国来的！”

他迫不及待地奔到老太太面前，接过信，连声道谢。他的心狂跳着，转过身激动地向跟在后面的韵士高叫一声：“蔡先生的信！”未进自己的屋就撕开了封套，立在院子中就读了起来。突然，他脸上那种抑制不住的惊喜有似凝冻了一般，笑纹也僵直了，仿佛湛蓝的晴空涌上了云翳。

韵士已觉察出了他表情的变化，忙问：“怎么？蔡先生不支持？”

他摇了摇头，“不！”就径直走进了他的画室，在画案前坐了下来。

韵士跟进了屋，小心翼翼立在他身边，等待他的解释。

他把信笺递给她，无语地坐到椅子上。

“蔡先生认为在国外宣传中国文化，非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办到，以后要视机会而行。”韵士看完信，把信笺放到他面前的画案上自语般地说，“我想，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这么说的。我早就有这样的担心，果然曲高和寡吧！我了解画坛，有人会以为你是在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知名度，谁乐意？蔡先生虽未把他的感受都说出来，他自有他的难处，孤掌难鸣哪！”

“我理解蔡先生的意思，他是支持我们的，只是没有人支持他的支持。”他冷然一笑，“我是想得也太天真了，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点。看来，蒋梦麟和文化基金会不会覆信了！”他猛地站了起来，“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昨天，我和傅雷在秋季沙龙展览会上又见到了马蒂斯，他正和法国艺术巨星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阿孟琼、巴黎大学教授汉学家赖鲁阿在看我的《向日葵》、《休息》。马蒂斯一见到我，就迎上来把我介绍给他们。贝纳尔先生曾主持反对官办春季沙龙，为青年画家所拥戴。他非常热情地握住我的手，称赞我的作品有新意，当即向我发出邀请，要我送些作品去蒂勒里沙龙事务所参加展出，这不是个特大的好消息么？蒂勒里沙龙只征求欧洲第一流画家作品，这预示着欧洲画坛对我的接纳和承认！”他自嘲地笑了笑，

大声地说：“误解就是艺术，能够任人误解才伟大呢！我以为我们不必要人了解！还是任人误解的好！”

他在室内走来走去，突然立住不动了：“我本来就是传统的叛徒，世俗的罪人，我既不能敷衍苟安，尤不能妥协因循。我是一个被人讥笑惯了的呆子，但我很愿意跟着我内部生的力去做一生的呆子。”他又自嘲地摇摇头无可奈何一般长叹一声，“唉——！现在的中国呀，就是因为有小手段、小能干的人太多了！所以社会被弄得那样轻浮、浅薄！浅……”

五

“海粟，”韵士摇着他，“赖鲁阿先生来啦。”

他艰难地睁着困涩的眼睛，“我好像并没睡着呢！”

“刘先生！”路易·赖鲁阿受法国政府的委派到中国考察古文化，和他同舟东渡。“风息了，浪平了！”他作了个幽默的表情，“可否了还为我画像的承诺？”

他们自秋季沙龙相识以来，过往甚密。赖氏学识渊博，对中国古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尤精禹城古乐和古画。他们常常在一起纵论中国古代音乐和画论，谈得最多的是谢赫的《六法论》和淮南子论乐。海粟早就答应为他画像，总是没有机会。他们同乘一条船，他想这下可了还此愿了，可上船后，一直风大浪高。他抬眼望了眼窗外，一骨碌从铺上坐了起来，“风平浪静了，上天助我了还此愿也！”

他蹲下身，从铺位底下拖出油画箱，支上画架，把赖鲁阿安顿在舷窗一侧的椅子上。光线从窗外投进来，把他脸部的轮廓勾画得明暗有致。他端详着，兴奋地说：“好！就这样，别动了！”

他和傅雷、韵士相携去拜访贝纳尔先生。刚一走进贝氏坐落在巴黎南郊的乡间别墅，他家豢养的卷毛狗就吠着奔了出来，韵士听到狗叫，吓得不由自主地躲到他的身后。

“阿密！”随着主人一声招呼，那狗立然停止了吠叫，它变得非常温良驯顺，望着他们殷勤地摇着尾巴。跟着主人迎出来的，就是这位研究东方古文化的学者赖鲁阿。他身材高大，灰白的鬓发，深邃有神的眼睛，见到他们，连忙迎下台阶，张开双臂拥抱着他，用中国话说：“贝纳尔先生等候诸君多时了，我们正谈论中国汉石刻呢！”

“啊，太好了！”他响应着，“我们的汉代就出现了抽象、变形的石雕艺术，您去过西安吗？”

“很想去。”

“欢迎您去！”

他们相依走上台阶，他上前一步，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贝纳尔的双手，“让您久等了！”

贝纳尔虽已八十一岁高龄，身体仍很健朗，思维清晰敏锐。他说：“欢迎中国的艺术家到我的乡间别墅做客。为了我们谈得畅快，我特地请来了研究贵国艺术的路易·赖鲁阿教授。”他把他们让进他那充满时代艺术气息的客厅。他环视着宽大客厅的四墙，真可谓当代艺术作品的展览会。他走近去看那些签名，却都是些陌生的姓氏。他正看得出神，背后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些作品都是青年画家们送我们的！”

他一惊，转过了身。一位看不出实际年龄，有着一头雪白瀑布般长发的女士端着一盘点心和咖啡在等候着他。她说：“贝纳尔一早就叫我准备茶点，他很高兴你们光临，请用！”

“我的夫人。”贝纳尔介绍说。

他拿了份甜饼和一杯咖啡，满脸欢悦地说：“谢谢夫人。”

贝纳尔又把他夫人介绍给韵士。

贝夫人把一碟小点心递给她：“法国的生活习惯吗？”

韵士双手接过：“法兰西是文明古国，我已适应这儿了。”

贝夫人把茶点分送完毕，就拉韵士坐到身边，问这问那。

“你有孩子吗？”

“有个十三岁的男孩。他正在这里的枫丹白露上中学。”

“你的先生出去画画，你在家作些什么？”

“我在学习。”韵士唯恐她不理解她的意思，补充说：“我在白丛女校住读。”

“啊！”贝夫人赞叹地点点头，“一个不甘居后的夫人！”

韵士有些腼腆，她给她报以一个微笑。

四位男士边喝茶边谈。他们从中国的当代艺术说到法国艺术流派的繁衍，从日本的浮世绘说到中国绘画的革命，越说越热烈。他们又谈到他的绘画。他把带来的《巴黎圣母院夕照》、《卢森堡之雪》、《罗浮宫之雪》、《玫瑰村》一张张依墙置于台子上。

贝纳尔站起身，走到他的画前，眼睛倏然生光，射出簇簇烂然光华。他从这幅看到那幅，又从那幅看到这幅，反反复复观赏着，有如自言自语一般地说：“多数法国人只知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当代画家的作品。这是因为中西文化缺乏交流之故！”他突然以青年人那般矫健身姿转过身，脸上流溢着红光说：“刘先生，我想为你举办个人画展，把你的作品推荐给法国公众，让他们也能了解到，中国艺术不仅有辉煌的过去，也有辉煌的现在，中国艺术正在复兴！”

举办个人画展，虽是他久有之望，可他不敢奢想。这不仅需要一笔可观的经费，更重要的是得得到法国艺坛的认可和支 持。这对于一个来到异国他乡研究艺术的学者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啊！他，巴黎美术学院院长，青年艺术家拥戴的艺坛巨星，他为他举办个展难道是真的？这话真的从他口中说出过？他有些不敢相信！他愣愣地望着他，好半天才说：“贝纳尔先生，您是说给我举办画展？是吗？”

“对，对。”贝纳尔连连点头，“你手边有多少作品？”

“六、六十幅吧。”

“你选出四十幅代表你最新水平之作，”说着他就走向电话机，“克莱蒙画院吗？我是贝纳尔。我要在你们那里为中国画家刘海粟先生举办画展，请尽快安排，越快越好。好的，好的！”

他们都兴奋地竖起耳朵听着。

“好，尽快把作品选出来，送去，好的，好的，拜托了！”他放下电话，坐回到沙发上，“刘先生，统统都安排好了，你尽快把选好的作品送去，时间在月底。”

“我来为刘先生的画展写序。”赖鲁阿自告奋勇。

“那就太好了！”他激动地望着赖鲁阿，“您精通中国艺术，又了解我

的作品，真是感激不尽！”

“别客气了。”贝纳尔开心地笑了起来，“虽说我们住在地球的西边，你们住在地球的东边，我们都住同一个地球上，又都是艺术家，我们创造的作品属于全人类，你不用客气。”

“刘先生”，赖鲁阿的胡须幽默地扬了扬，神秘地一笑，“你在想什么呢？”

海粟这才意识到自己走神了，他下意识地望着他的眼睛，“你猜？”

赖鲁阿哈哈一笑，“用你们中国一句俗语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猜得到？”

海粟在调色板上调着色，“我想起了我们的交往、我们的友情、我们第一次相见你给我的印象，我还能记得你给我画展作的序……”

赖鲁阿小声地背了起来：

这篇序文不会长，美丽的言词估不了它本身的价值，请看刘氏的画。不论他是识者还是浅学，是欧洲学者或是亚洲文人，只要有眼睛而能鉴赏的人，都能认识刘氏素描的气韵，色彩的强烈，性格的鲜明与构图的和谐。

他曾两次出品于秋季沙龙，并被邀参加蒂勒里沙龙。

可知巴黎已对他致过敬礼了。但他全部作品的汇集，因为题材的变化与时期的先后，更可令人窥到一个天才的不断努力与升华。他苦心探求的报酬，便就是永远的进步，……傅雷不知何时也来到海粟舱中，这篇序文是他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发表的。他还能记得全文，他接上背着：

欧风东渐之今日，中国艺术，正如中国的全部文化一样，有极大的转变。它是否应该任一种外来的艺术侵略，它能否作一种沟通和融和工作，使欧罗巴与亚细亚被其惠？刘氏表示是应该肯定后一条路的。而他个人努力的成绩，也即给我们至美的希望。

赖鲁阿抢着背道：

中国画不知有油画的颜色，而轻视远近法，西画摹写自然，而不知感应，一幅西洋画是一幅图，一幅中国画是一首诗。中国画比我们的更重哲理，它不能容纳没有心灵的物质。……

他行云流水般把序文背了出来，最后，他像诵诗一般：

看他的静物十分坚实，看他的玫瑰村风景、塞纳河上的巴黎埠头，果敢的色彩，深而颤动的韵味；他在比利时所作的大教堂，在光的变幻之下，不难辨出它的坚动；看他在卢森堡朔风冻中所写的雪景，枯枝盘错，在力的韵律中表白它的无声的诗意。他是这样一个中国艺术家，拿着画板与画笔，没有遗忘远近法，也不适作三分怪异，能在他的画面上，撷取他祖国传统的精美，达到心与天游的境地。他的丝绢纸帛上的画，除了他本国的先师所传授给他的奥妙的法则以外，也特有一种清新泼辣之气，一扫二百年来中国画坛上的平凡单调，拘囚于法则学派的萎靡之象。刘海粟确是一位大师，在这字的真意古义上的大师，他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即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

海粟停住了笔，摇摇头，诚挚地说：“先生，你过奖了，海粟为之惭愧。大师之誉，使我一直惴惴不安呢！”

赖鲁阿一脸的肃然说：“我的为人为事，口发于心，来于识，从不违心溢美他人，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

海粟一个劲地摇头说：“不敢！不敢！”

“我理解海粟，更了解我自己的祖国，”傅雷淡淡一笑，“赖先生，你是没有溢美刘，我也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大师！可这会给他带来麻烦的！”

“麻烦？”赖鲁阿惊奇地看着傅雷：“我不理解！”

傅雷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是中国人，我了解中国社会。海粟此次带着丰硕果实和国际荣誉归去，学者名流会以一睹叛徒新作为快感，达官贵人，也会以得一笔一墨为荣。尽管他已战胜了道学家，战胜了礼教，战胜了社会上和艺术上的敌人，他交游满天下，桃李遍中国，可他仍要被误会，他不但被敌人误会，也被自己的朋友误会。如今他的名字不孤零，然而世人对他的艺术就更孤零了！我绝不为一海粟悲哀，我只为中华民族叹息。一个真实的天才，尤其是艺术的天才的被误会，是民族落伍的象征。我且不管中国要不要他这样一个艺术家，要不要他这样一个人，但他的艺术不被理解，他的人格就不能被人渗透。他曾跟我悲叹过，‘国内的艺术以至一切已混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般人心风俗也丑恶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这种以欺诈虚伪为尚，在敷衍妥协中讨生活的社会里，哪能容得他真诚赤裸的人格，和他反映在画面上的泼辣性和革命的精神！”

傅雷侃侃而谈，激动得满脸红光。赖鲁阿扬眉竖目，全神地听着，似乎听懂了，又似乎还没完全理解。

“我和海粟可谓朝夕与共，三年的‘励学苦读’，把他的精神锻炼得愈往深处去了，他的力量也一变昔日的蓬勃与锐利，潜藏起来，好比一座火山慢慢地熄下去，蕴蓄着它的潜力，待几世纪后再喷的辰光，不但要石破天惊，整个世界也要为之震动，个别星球将为之打颤。正如他的《玫瑰村的落日》在金黄的天边将降未降之际，闪耀着它沉着的光芒，暗示着明天还要以更雄伟的旋律上升，以更深厚的力量来降临大地；也正如《向日葵》的绿叶在沉重的黄花之下，挣扎着求伸张求发荣，宛似一条受困的蛟龙，竭力想摆脱它的羁绊与重压。然而，我们的海粟毕竟是中国人，先天就承受了东方民族固有的超脱心魂，他在画几朵向日葵的花和叶的挣扎与斗争的时候，他绝不肯执着，他连用翠绿的底把黄的花朵轻轻托起来，一霎时就给我们开拓出了一个高远超脱的境界，这正是受困的蛟龙终于要吐气排云、行空飞去的前讯。”

傅雷眼里闪烁着泪光，他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嘶哑了，“赖鲁阿先生，当我读到您的为海粟画展写的序文和德、法两国艺术评论家对他作品的批评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禁感到惶悚愧赧而无地自容，我们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还是你们西方邻人最先认识他的真正价值的！”

赖鲁阿耸了耸肩，笑着说：“一个天才的出现，一时是很难被理解和接受的。你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墙里开花墙外香’，也适合我们法国艺坛。每当涌现出一个新的流派，出现一个天才，都会引起风浪，中国这种现象也许突出一些。”他约略停顿了一下，“傅先生，您是研究美术史的，您不觉得这样更能造就大师和天才么？”

海粟似乎没有听到他们关于他的对话，他仿佛完全沉浸在色彩的旋律中。赖鲁阿的形象已清楚地出现在油画布上，宽阔的前额，蓬松而个性卓著的胡须，睿智、深邃而神采奕奕的眼睛，宽厚的嘴唇，在强烈的原红原绿的渲染下，像红花和绿叶交映，像火焰和海水交溶，艳美无比。海粟眯起眼睛润色，身子不时微微后仰品嚼，对于他们的谈话一点没有反应。

“科托，科托……”从法兰克福驶抵柏林的列车在第二月台徐徐停了下来。

“到了！”专程到法兰克福去接他的中国驻德公使馆代办梁龙对他说。

“啊，”他直起身，向窗外一看，立刻被月台上的景象吸引了，血液继而沸腾起来。一群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年轻人打着欢迎的横幅和彩旗，踮踵翘首了望着车厢的出口。

“刘校长！”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突然响在身后，他立即转过身，喜不自禁地张开双臂迎上去抱住对方：“滕固！我知道你来了德国，不知你就在柏林深造，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来？”他们热烈拥抱着。

“刘先生！”“刘先生！”……

窗外又有几个很熟的声音在呼唤他，他和滕固仿佛突然从熟睡中醒来一般，松开了臂膀，应着，“俞大维先生！”“朱契先生！”他们都曾在美专任过教授，他向窗外探出身，伸出双手，和他们紧紧相握，“你们何时到德国的？”

“年初。”

“好好好！”他连声说，“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旅伴们已徐徐走出车厢。

“我们下去吧”梁龙招呼着他说，“使馆接站的车大概就在站外吧？”

“下车再叙！”他和他们松开手，给梁龙和滕固介绍。

滕固高兴地说：“梁先生，留德的同学全来了，都在月台上呢！”

“我们快下去吧！”他急步走到迎接他的同胞中间，和他们热烈握手、拥抱，他泪花滚滚地连声说：“谢谢！谢谢！”

梁龙邀他和他同坐一车，他说：“我和滕先生、俞先生、朱先生是老同事，两年多没见了有很多话要说，我就和他们坐一辆车吧！”

梁龙理解地点点头：“好，使馆见！”

他乡遇故人，他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伸开双臂，紧紧拥住他们，大家畅谈起来。

滕固说，“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你在法兰克福的画展和在中国学院讲学都非常成功，你讲的《六法论》引起德国艺术界、学术界强烈兴趣，我们都非常高兴。”

朱契接上说：“我们又从报上得知，柏林学术界受到强烈震动，他们联名写信给中国驻德公使馆，并派了代表去见公使蒋作宾先生，要求他请你到柏林来介绍中国现代艺术。”

“我们留德同学读到报纸上的这些报导，无不兴奋异常，大家奔走相告，相约一道来欢迎您。”

“同胞们对我的成功，表现出如此的热情，使海粟十分感动，我真由衷地感激和高兴。”

“刘先生，”俞大维说，“您给我们中国人争了面子！”

“唉！”谈到中国人的面子，他心里就仿佛涌进一般寒风，一缕浓重的阴霾突然间笼上了心头。他不由激愤起来，“以我中国之大，英、法、德诸国却只准我们立公使馆，而日本那样的小国，却是大使馆，怎不叫人愤懑！这都因为我国政治腐败，致使国不强民不富，导致国际地位低落。更有甚者，

有些人看不起中国文化，讲华语受歧视，而我们有些同胞不以为耻，反而以会说洋文为荣。傅雷和宗岱对此深恶痛绝。我特别重视这次讲学，为之，我作了充分的准备，读了大量的中国画论，又重读了《桐荫画论》、《王氏书画苑》，傅雷、张弦也给以很多支持帮助。我边读书边记札记，重大问题就和他们共同讨论。”他又激动起来，“当我接受了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邀请，我就对自己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叫世界了解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文化的一个机会，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生影响的机会！关系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

他打开了心灵的闸门，尽情地向久别重逢的他们倾吐着两年多的励学苦读的甘苦和他的伟大抱负。“我给教育部写信，要求交换中法美术展览，而法国美术界的权威们也极乐意，我都和他们商谈好了，他们将安排我们在龚古尔广场美术馆展出。可除了蔡元培先生覆了信，给文化基金会和蒋大部长的信都如石沉大海。”他紧紧搂了下他们的肩背，“我们要团结一心，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把外国艺术引进我国，为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文艺的复兴，绝尽全力！”

他们的心在这霎间仿佛结成了一体，不约而同宛如宣誓一般：“为中国文艺的复兴绝尽全力！”

“我这次的德国之行很开心，”他又说，“这并非为我刘海粟出尽了风头，而是我们中国的艺术引起德国公众的关注和尊重。在法兰克福，我住在中国学院主要资助人威尔什宁家的花园别墅，女主人殷勤好客，三个月中，每天几换菜谱。我的脚趾甲因很久未修剪，趾甲长到肉里去了，走路有点瘸，被威尔什宁夫人发现了，非要把我送进医院，还请来一位外科教授给我做手术，硬逼着我住了四天医院。这虽只是件小事，但她所爱护、尊重的并非我刘海粟，而是体现了对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家的爱护和敬重！”

“听说柏林东方艺术会、东方博物馆、普鲁士美术院已和公使馆商定，在使馆举办茶会欢迎您，商讨介绍中国艺术事项。”滕固说，“我见过那些德国的权威学者，他们资深年高，很自傲，你可要小心一点。”

他点点头说：“梁龙先生已将我在法兰克福展出的近作用车运来了，我已对他说了，请他们陈列在会场上，好让他们对我的作品有个了解。”

“这样好。那些德国研究东方艺术的学者，其实只知东方艺术的一点皮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未到过中国，全赖翻译的一点资料，怎么能正确看待中国文化？他们以为日本就代表东方。”滕固说，“让他们先见识下中国画家的作品，也可杀杀他们的自以为是的的气焰。”

四月八日，天气晴好，柏林正是花事繁忙季节。公使馆的大会议厅就设在花园中，会场就在会客厅内。蔷薇、玫瑰、月季、郁金香和许多叫不出名的花争相吐艳放香。他怀着快乐和自信在梁龙的陪同下穿过花香涌动、石子铺就的花径，走进了会客厅出席茶会。他一眼就看到了陈列在客厅四周墙上的他的四十余幅近作，宾主都在观看他的作品。被邀请出席茶会的滕固、朱契、俞大维和中国留学生发现他们走进会场，就率先鼓起掌来。德方主人也都一齐把目光从他的作品上转过来投向了他，跟着鼓掌，表示欢迎。梁龙介绍他说：“这位就是我应东方艺术会之请专程从法兰克福接来的中国艺术家刘海粟先生。”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诸位不必多礼，请坐请坐！”

梁龙把他领到主人面前一一为他介绍说：“东方艺术会会长沙尔武博

士”，“副会长克伦配雷博士”，“这位是东方博物馆馆长巩威廉博士”，“这位是国家美术图书馆馆长、柏林大学教授克拉苏博士”，“这是东方学者屈梅尔教授，就是他到使馆拜会蒋公使提出要会见您的！”

“啊！谢谢！”

“这位是白舒孟先生。……”

他和他们一一握手，礼貌而客气。他落落大方地走到会场中央，微笑着说开了：“诸位先生，诸位同仁，享誉柏林艺坛的学者请君，不曾想到鄙人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演讲引起了诸君的关注，要我来柏林与诸君会晤，介绍中国艺术。我非常珍视这个机会，十分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史的文明古国，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业绩。”他从中国艺术的起源，汉、魏、六朝的绘画和雕塑，说到盛唐艺术的空前繁荣，列数了吴道子、王维、杨惠之；又从宋代广建画院，以画取士，说到明、清绘画之衰落和现代新兴艺术的兴起。谈到画论时，他先从谢赫之前的庄子、韩非子、刘安、张衡、晋代的王虞的论画，说到顾恺之画论的重心，详细阐说了顾虎头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并以现藏英国国家博物馆的顾氏的《女史箴图》摹本为例，称顾氏集中国人物画之大成。又列数了六朝时期的各家画论：宗炳之《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孙畅之的《述画记》，谢赫的《古画品录》，梁元帝的《山水松石路》，陈姚最的《续画品》。他说到这里呷了一口滕固递给他的中国绿茶，又侃侃而谈。“今天我要讲的是南齐人谢赫的《六法论》。此乃中国画家所宗之六法。”

他掠了听众一眼，加重语气说：“何谓六法？就是：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管位置；传移摩写。”他详细论说了《六法论》，重点论说了“气韵生动”。他走到他在意大利创作的一幅中国画《狮》前，“诸君请看，拙作所表现的兽中之王的磅礴气势，可以说是中国画独有的气韵，……”梁龙悄悄来到他身边，悄声地提醒他，“刘先生，请注意一点语言分寸，在座的都是柏林艺界魁首，少说几句，听听他们对中国艺术的高见为上。”

他微微一笑，也以小声回答他：“不要对外国人寄过多希望，弘扬中国艺术，只有靠自己，现在机会来了，就得紧紧抓住。”他潇洒地走回会场中央，又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后六法论”。

“刘海粟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他刚刚结束“后六法论”的讲题，有人发问了，他循着这个有些苍老的声音望过去。

梁龙慌忙给他递眼色，并低声告诉他：“他是研究东方艺术的权威学者，谨慎为上。”

他没去理睬梁龙，抬眼再次打量着那位谢了顶，有个宽大脑门的长者，微微一笑说：“屈梅尔教授，您请说吧。”

“欣赏了您陈列在这儿的的作品，除了那幅《狮》是中国画，尽皆西洋画，您是专程来西方研究西洋美术的么？”

“是的，”他微笑着应着，“我已在罗浮宫临了十多幅大师们的杰作，对当今欧洲画坛的诸多流派都有涉猎和研究。”

“从刘教授对中国画史画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您对贵国传统绘画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屈梅尔的嘴角漾起了一丝不易觉察的自得笑纹，“我还想问阁下一个问题，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研究东方艺术，知道中国古代大师们

创造过无以复制的杰作，刚才阁下也讲述了，我不解的是，阁下为何独对西洋美术感兴趣？”“非也！”他淡淡一笑，“屈梅尔教授，您这个问题正是我下面要说的。”他说，“这是一个推陈出新、继承和发展的问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他们的先辈创造了怎样光辉灿烂的文化，都不应该躺在这辉煌上面沾沾自喜，睡懒觉，应该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除糟粕，不断地开拓前进，创造出更新更美的艺术。继承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展，任何事物停止了发展，它的生命也就终止了，艺术也是这样，停止了更新发展，艺术也就失去生命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有如长江大河般奔腾不息，就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代代艺术家不停地追求又不断创新、开拓前进。我们这辈艺术家，负有复兴东方艺术的使命，为了东方艺术的复兴，我们不仅要向自己的先辈学习，也要向西方古人和当今画坛学习，取彼之长，补己之短，我们民族的艺术长河就会越来越宽阔，永不枯竭。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来到西方，吸取西洋画之营养，养我之肌体。”

“好！”屈梅尔站了起来，走到海粟面前，张开双臂拥抱着他，“刘先生，我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研究东方艺术，尤其是贵国的古文化。今天，我很高兴，中国有您这样明智而虔诚的艺术家，中国的文艺复兴有望也！”

“谢谢！”他也很激动，“谢谢您为东方艺术所作的奉献！”

屈梅尔渐渐松开了手臂，对他的同事佐尔法博士、弗朗克博士说：“我们东方艺术会应该为东西方艺术交流、为东方艺术的复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哟！”

弗朗克赞赏地点点头说：“过去，我们只是从翻译资料中去了解中国艺术，这很不够，听说中国画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一幅画，我从未见过。刘教授，能让我们见识见识中国艺术家的特技吗？”

“可以！”他满口应承，“可是，这儿没有宣纸和毛笔呀！”

“我这儿有！”滕固像变戏法一般拿出了文房四宝。

朱契和俞大维抬过一张台子，滕固摆好纸笔就开始磨墨。

他感激地问：“你怎么知道他们要我当众作画？”

“我比你了解他们。他们对中国艺术太不了解，也许还怀有某种成见。你可只能画好，不能有败笔哟！”

他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他提起笔，约略想了一下，就蘸起一笔浓墨。

观者有如海水冲向海滩一般向他围了过来。

他很明白，他下笔的成功与否，关系到祖国艺术的声誉。可就在这时，笔尖滴下一滴墨汁落在宣纸的左上方。同胞们的心不由一齐提拎了起来，他们从他们紧张的呼吸中已感受到他们剧烈的心跳。

德国学者们一齐盯着那滴浓墨，有人的嘴角漾起了讥讽的笑。为了宽慰同胞们，他淡然地笑了笑，挥笔在墨滴的左前方和右下方各画了三下，苍鹰的羽翼就栩栩如生地展开了，他将笔伸进笔洗，蘸了笔清水，把那滴浓墨润开，用笔尖勾勒几下，有着一对锐目的雄鹰的头就跃然纸上。他像变戏法一般没几下，一双展开铺天盖地、翅膀搏击着长空的雄鹰振翅飞翔了。他又在纸的下方勾了几下，用清水一泼，就成了层次分明的残岩豁谷，几缕淡淡云絮萦绕其间。看得观者眼花撩乱，惊叹不已。

“妙！妙！”屈梅尔带头热烈鼓掌，连声叫好，“中国绘画真是奇妙无比！”

“刘海粟教授，中国像您这样的画家不多吧？”白舒孟教授望着他问。

“很多，就我们学校，上海美专的教师都是学问渊博、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我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比我懂得多、画得好、学问高的艺术家很多。”他列举了很多名字，并讲起了中国画的意象表现手法，变形夸张和意到笔不到、留白的妙用。

德国学者都听着发呆了，引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和奇妙的兴趣。东方艺术会会长沙尔武博士站起身来说：“刘海粟教授，您今天的演讲使我对贵国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特别是您在几分钟内就创作出一幅绝妙的作品，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奇妙的天地。可我们对贵国的绘画了解得很少，特别是我们的公众，可谓一无所知，他们对东方艺术感到非常神秘。我们请贵国大使馆把您请来，是想和您商谈近期在德国举办中国现代画展。先在柏林，还可到汉堡等大城市巡回展出，好让我国公众对贵国艺术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请贵国使馆和刘教授共同议定一个计划，至于经费，我建议德、中各承担一半，你们看可好？”

大家的目光一齐转向了梁龙。他皱起了眉头，嗫嚅着，“这……”了半天，未明确表态。

他对梁龙如此有损中国政府面子的作法很不高兴，但他也理解他，他是代办，公使不在，他怎敢超越公使做主？他用坚决而响亮的声音答道：“可以这样办！”

他正要就具体计划继续说下去，梁龙打断了他：“刘先生，还是等请示过公使后再拟具体计划吧！”

他从梁龙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忐忑不安。他在心里不由冷冷一笑，就不难为他了吧。他转客为主地扬起双手，“诸位先生，今天大家听我讲了半天，一定很累了，关于在德举办中国现代画展的具体计划，明天我们还在这儿详细磋商好吗？”

“好的！”沙尔武点点头，站了起来。

他提笔把那幅即兴作的《鹰声长空图》题赠给了东方艺术协

沙尔武双手接过，连声道谢，又拥抱了他和梁龙，说：“明天见。”

德方学者纷纷起身离座。

“屈梅尔教授，请留步。”他复又在台子上铺上宣纸，“我画张小品请您指教。”

屈梅尔向他走过来，说：“太好了！谢谢！我将永远珍藏着。”

“您想要我给您画张什么呢？”

屈梅尔一改学者的威严，突然变得像个孩子，扬起头，眼里充盈着天真和烂漫之情，好半天也未能说出他的希求。

他提着蘸了墨的笔等待着。良久之后，屈梅尔笑着摇摇头说：“随意，画什么都行，我将把它和我的一篇论著一同发表。”

他略微想了下，就在纸上挥洒起来。不一会儿，纸上出现了两只翩翩起舞的仙鹤。

屈梅尔一下看呆了，他站在边上，仿佛也要随着这对仙鹤起舞。

滕固向他解释说：“在中国，仙鹤是吉祥物，象征着延年益寿。刘先生以此相赠，有祝愿您健康长寿之意！”

他用生疏的华语快活地叫着：“仙鹤！仙鹤！”又向他伸出拇指，用德语连连说：“神奇的中国绘画！……”

“海粟，”傅雷见他的目光仍然痴凝在赖鲁阿的画像上，对他的高论听而不闻，便碰碰他，“你又神游到何处去了？”

海粟回眸一笑，“我突然想起了到德国讲学的事。”

傅雷不由笑了起来：“此次回国，你肩负的担子很重啊！”

“是呀！”海粟喟然一声长叹，“我真想不通，国家派出的公使、代办到底肩负何任？德国人主动要求我们去开画展，为何他们不敢承担责任？这是何等的好事！多么难得的机会！蒋作宾反而责怪我不该一口应承，说我应承了就得由我负责任！国内的一应准备，都要我去落实，好像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是我刘海粟的荣誉，是我个人的事，而不是弘扬中国文化，为国争光？蒋作宾还说各半分摊的经费，他无能解决，要我回国疏通、筹措，他们什么事也不想干，什么力也不想出。中国国际地位的低下，就是他们弄的！这些官僚、蠹虫！”海粟边说边在赖氏画像上写上长长的跋文，记叙他们的交谊。

傅雷凝神于他的笔端。

“傅雷，我想我又是被误解了。我要求中、法交换展览会，法方都已作好了准备，蒋梦麟对于我的要求不予理睬。如今教育部又急电催我回去，又不说明原由，我想，也许我在德国的演讲过于成功了，引起了某些人心理失衡！我有些困惑，难道我只是为了我刘海粟个人而不是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不是中华民族一分子？我的励学苦读不是为了复兴中国艺术？还不知他们在如何说我呢？”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放下笔，站了起来，目光越过窗口投到大海上，放声笑了起来，“误会！我不怕误会，我总是被误会！让误会的风暴来得更加凶猛些吧！”

傅雷沉默了，两年中，他们几近朝夕往还，他了解他，也理解他，他为了实现他的复兴中国艺术、美育救国的理想，尽了最大的努力。这除了探求艺术本身的艰苦，还有物质生活的拮据。他常在午后一、两点到他的寓所去，海粟那时才从罗浮宫临画回来，一进门就和他谈当日的工作，谈德拉克洛瓦的浪漫主义笔调，伦勃朗用色的复杂，人体的坚实，以及一切画面上的新发现。半小时后，韵士从里面盥洗室端出一锅开水，几片面包，一碟冷菜。他就是在如此清苦条件下忘我工作的。他节衣缩食，为了研究到更多艺术名迹。在第一次去意大利探访文艺复兴大师的足迹时，他多次跟他说过，一走进西斯廷教堂，就产生一种精神激动，“走进天堂未必像走进西斯廷那样欢乐，走进地狱未必像走进西斯廷那样震撼，那种心灵的颤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因为穹顶的画太高，看不清楚，又因旅资短乏，未能写出详实札记，他久久为之遗憾，恋恋不舍，又耿耿于心。为了完成《罗马西斯廷壁画》这篇论著，他在接到教育部急电后，还是不甘就此罢休，向人借贷旅资，邀他同行。第二次去到罗马，买了面镜子，两人卧在地上，从镜子的倒影中仔细观察每一个细部，写下了详实的笔记。他对艺术多么虔诚啊！人们为啥总要曲解他，误会他？为何要往他那颗赤诚的心上泼污水？……

赖鲁阿全神在画像的跋文上。他看着看着就从画架上把它取下来，动情地高高举起来，喃喃自语地说：“妙！妙极了！妙不可言！”

“起风了啊！”韵士在舷栏边朝舱内的他们喊了一声。他们的心弦倏地又被风浪拉紧了，不约而同奔了出去。

他们凭栏而立。天已渐渐黑了下來，远处天边有大块云团在滚动，向他们的头顶上涌来，海水开始起伏、躁动，海轮也开始晃动了。不一会儿，乌云就盖满了天空，蓝色的大海仿佛突燃渗进了墨汁变成了乌海了。风也发出

了低沉的吼叫。突然，一道银蛇样的闪电裂开了浓厚的云层，远处响起了一串沉闷的雷声，空气似乎窒息了一般。

“暴风雨就要来了啊！”韵士最害怕风暴，她拽住海粟的胳膊，“又有罪受了！”

海粟拍抚了下她的手安慰她：“别怕，我们自起航以来，就一直在风浪中，没什么了不得的！”

傅雷凝望着翻滚的海面，突然转过身对他们说：“我正在构思一篇文章，《刘海粟论》。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阴霾满天，烽烟四起，仿佛是产生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的时代，亦仿佛是一八三 年前后产生德拉克洛瓦、雨果的情景。’”他转身面对着海粟，“‘愿你，海粟，愿你火一般的颜色，燃起我们将死的心灵，愿你狂飙的节奏，唤醒我们奄奄欲绝的灵魂！’”

他刚一落话音，就响起了赖鲁阿的掌声。

一个响雷仿佛落在船桅上，铜钱大的雨点砸了下来。

香楠沙号摇晃得更厉害了。

中卷

万里南飞客感深，
露香菰米费搜寻。
炎荒怕读刘郎画，
一片蒹葭故国心。

……

——郁达夫：《为晓音女士题海粟画芦雁》

第九章百折不回

—

香楠沙号轮船在大海上与风浪搏斗了二十多天，终于在公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到达了目的地上海港。

刘海粟夫妇和旅伴们无不兴奋地走上码头。来迎接他们的，除了美专代理校长刘瑞华、总务主任丁远，还有留美归来的王济远。这给了海粟出乎意外的喜悦。他和刘瑞华紧紧握手后，就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济远，久别重逢，他们柳多话要说，两人激动得眼睛都发潮了。还是济远理智，率先松开了手臂说：“我们等会儿再畅叙吧！”

他这才意识到冷落了同伴，连忙放开济远，给他们介绍赖鲁阿和傅雷，并说：“傅雷先生是研究美学和美术史专家，他已接受我的聘请，即将就任我们美专的办公室主任兼美术史教授。”他又转向刘瑞华对傅雷说：“这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刘瑞华校长，若非他的全力支持，我就无法安心在法国研究艺术了！”

傅雷向刘瑞华伸出了手。

“这是王济远先生！”

“海粟兄常跟我说你们深厚的友谊。”傅雷紧握住济远的手，“认识您很荣幸！”

海粟这才给他们介绍了丁远，并对丁远说：“请你去看看，法国领事馆接赖鲁阿先生的人来了没有？”

他的话音未落，就有个碧眼黄发的男士向他们走过来。赖鲁阿眼睛一亮，张开双臂和那人拥抱，用法语互相致意。继之，赖氏又兴奋地把他介绍给他们：“我们使馆的代办先生。刘先生，我已不用您操心了，我跟代办先生去使馆了。”赖氏已放下手提箱，与海粟、傅雷拥抱，和韵士、济远几位握手道别，“再见！”

“后会有期！”

海粟他们跟着他们一道往出口处走去。

他们把赖氏送上使馆的汽车，海粟隔着车窗的玻璃对赖鲁阿说：“待我安顿好了，就去接您上我家来做客！”

赖鲁阿连连挥手说：“一定到府上去拜望你们。”

“海粟，”傅雷突然指着路边电线杆上的标语惊讶地叫他，“你看！”

“打倒小日本！”“日本鬼子从沈阳滚出去！”“……”

海粟瞪大了眼睛，惊诧地望着济远他们问：“怎么回事？”“啊！你们还不知道？”丁远抢着说“我还以为你们早在船上就听说了呢！”

海粟发起急来，“哎呀，你说了半天还没说出所以然来，出了什么事？”

“日本帝国主义九月十八日晚向我东北驻军发起了进攻，我军死伤数百，政府下令不得抵抗，昨晚广播说，日军已占领了沈阳全城，沈阳兵工厂、制炮厂，还有两百多架飞机，一下全落到日寇手里了。”

海粟的心猛然一震，无疑如听到了自己的祖屋被毁，自己的家被占那般。在西欧，日本人想独霸东方艺坛的意向，他已深有感触，没料到他们竟还要霸占中国的国土，而我们的政府竟不准军队抵抗。“岂有此理！”海粟低吼了一声，仿似沉默了万年的火山，突然张开了口，又忽地缄默下去。

大家的心有似压上了一只沉重的磨盘。

人生无法料及，这世界也无法料及！海粟是怀着振兴祖国艺术事业的雄心壮志归来的，没想到一踏上国土，迎接他的是这个可恶的消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他也茫然了！他复又喃喃自语：“国难！国难……”

大家谁也没说话，垂着头，心也好像有千斤重，窒息得都吐不过气来。

良久之后，刘瑞华打破沉重的空气：“刘先生旅途一定很疲倦，我们回去吧！”

他们这才坐上早已准备好了的黄包车。丁远留下来运送行李。

三年前，海粟离开上海西去时，他的那栋小洋楼就借给了教育家经亨颐先生暂住，连一应家具图书都由他使用。经先生与何香凝先生是儿女亲家。他在法期间，何香凝也在法，他们一起多次合作作画，很是相投。经先生得到他东归的消息，便搬出了“海庐”，并把房子整修了一番。海粟回到家里，总觉有块石头压在心上，一种窒息之感，使他坐卧不宁。丁远把行李和作品送来以后，他只略略看了一下，就吩咐韵士说：“你把朝南的那间正房安排给傅雷住。他说回去看看母亲就回来。”说完他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接线生，请接蔡元培先生家。”

“啊！你是海兄呀！何时回来的？”电话里传来蔡先生惊喜的声音。

“我刚刚进家，”海粟不无激动地说：“先生，您好吗？”

“唉——”蔡先生叹了口气，“有什么好的，国有难，能好得了吗？”

蔡元培的声音苍老了许多，他不由难过起来，说：“先生，我想要快尽见到您，有许多事需要当面向您报告，我现在能来看您吧？”

“好的，好的！”蔡元培应着，“我等你！”

“韵士，我要去看蔡先生，”他拿起一只手提包，“你把给蔡先生买的那顶帽子找给我，再拿几包雪茄和一听咖啡。”

“现在就去？”韵士望着他没动，“你已很累了，该歇两天，洗个澡，理理发，看你，胡子拉碴的。”

“唉呀！”他不满地叫了起来，“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有时间休息！我要去向先生报告工作！快快快，别罗嗦。”近来他常常对她感到不耐烦，发脾气。

韵士理解他的心情不好，从不跟他计较，她无声地叹了口气，转身准备去了。

蔡宅离海庐不远。他没叫车，从小巷子抄近路插过去。从码头回家的路上，街上随处可见“打倒小日本 1”“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阴谋！”等等红红绿绿的标语，示威游行的队伍络绎不绝。小巷倒很平静，没有国难临头那种气氛。这与他此时的心情好像不很相合。

他低着头，大步穿弄过巷，不到半小时，他就来到蔡宅那条街口了，老远就望见蔡先生立在门口，向巷口张望。

他加快步子，举起手大声唤着：“先生！”快步向他走过去。

蔡元培微笑着迎上他：“海粟兄，你好啊！”他携起他的一双手，上下打量着他，“海风把你吹黑了，但更显精神了！走，进屋里去！”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蔡先生揭开茶碗盖子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沏好了茶。这茶叶还是一位无锡学生送的碧螺春呢！在外三载，恐怕记不起这种香味了吧！”原来蔡元培早从海粟的眼中读到他那颗火急火燎的心。他了解他的性格，想让他心情轻松下来，缓解一下他的情绪，“喝呀！它可帮助

人清心明目呢！”

他听话般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果然有股特别的幽香，直奔他的心肺。他接着又呷了一口，他那颗因愤怒而躁动不安的心，倏地宁静了许多，心气也逐渐平和下来，思绪明晰了许多。他给蔡先生报以微微一笑说：“知我者，先生也！”

蔡元培哈哈地笑了起来。

海粟的心神在这洋溢着理解和慈爱的笑声中平衡了，放松了，心的闸门启开了，积蓄了三年之久的话语，奔腾汹涌而下。他先报告了他在西欧考察艺术和创作的累累硕果，再说他为弘扬中国文化和宣传中国艺术的努力，详细地阐述了和德国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协商的经过和拟定的协议。最后说了他对振兴中国艺术的几点建议：其一，建立国家博物馆，搜集、整理、收藏历代艺术珍品；其二，设立国家美术院；其三，改革美术学校学制；其四，城市建设必须统一规划，以艺术为目标。他说：“欧洲各国艺术设施规模宏大，设备先进完备，收藏丰富。我国有数千年的艺术史，艺术业绩之丰富远远超过他们，只因保存不善，未能发挥它们的作用，有的以致埋没蓬蒿。后学者其于前代不获摩挲想像，其于现代，未得追踪深造，反让他人越俎代庖，以致残缺于海外，津津面古，视等埃及、希腊之后继无人，怎不让我们痛心！我要求国家能考虑建设，亡羊补牢，还不算晚！”

他又激动起来，“蔡先生，我之希望寄托于您，请您把我的要求转致政府，以图引起政府的重视。我想，只要政府重视，国人戮力同心，就能挽救尚存艺术的命运！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已和德国政府协议好了中国现代美术作品展览会，已商定了展览日期。”

蔡元培始终认真地听着，他为海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深感欣慰。海粟的几点振兴艺术的建议也很好，他从心底里赞成。他也曾留学德国，最深恶痛绝某些德国人傲视中国人，他深知德国人主动邀请中国人去举办画展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当前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候，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是……，国家正处在危难之期，时局还不知向何处发展，他一个学人，就是绝尽全力，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他从茶几上的烟筒中抽出两支烟，给海粟递过一支，便自划着火柴点着深吸了一口，凝视着从鼻里呼出的带着沉重水气的烟雾，他想理出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头绪。思索良久，他也未能如愿，只好对海粟说：“听了你的报告，我欣慰之至。你应该举办一个游欧作品展，向民众作个汇报。”

“先生，”海粟急需要听到的是他对德国现代中国美术展的态度，他又发急了，“德国画展的事，您看如何进行？”

这把蔡元培抵到南墙上去了。他想暂时不说此事已不行了，只好说：“海粟，我认为这事不仅对中国艺术界是件有意义的事，对我们苦难深重的祖国也是件有意义的活动。”他又猛吸了口烟，“可当前的形势，这得慢慢来。你先写一个专题报告给教育部，再把你在欧洲考察艺术的活动及成果，也包括对外宣传等等和你振兴中国艺术的建议写一个系统汇报，发挥舆论的作用，引起政府和艺术界的重视。”

海粟点点头，说：“我也有写《告国人书》的想法。”

“我在给你的信中已经说了，此事非少数人的力量所能为之，你得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你该抽空去看望看望叶恭绰先生，还有一些政界学界人士。有些人虽然不懂艺术，但对艺术比较热心，可以借用他们的力量发展艺术事

业。林森、吴铁城都有此雅兴。”

“谢谢先生的指点。”

蔡元培微微一笑，说：“我们这些人都有个个性，不对脾味的人，不想理睬，可想干成几件有意义的事，没有这些不对口味的人支持，又办不成，有时，我们就不得不随和一些。”他看着海粟，“你刚刚回来，很辛苦，学校还有一大堆的事等着你去处理，待你稍事整休几日，我再为你洗尘。”

“海粟深知先生清廉一世，两袖清风，洗尘就免了吧！”

蔡元培哈哈大笑起来，“你怕我请不起？”

“不是，不是。”海粟连忙分辩。

“那就听我的。”

临告别时，海粟从提包中拿出给蔡先生的礼物，说：“这是韵上为先生选的一顶法兰西博士帽，你看可合适？”

蔡元培把帽子拿在手上欣赏了一会儿，一改他沉稳学者的个性，也没顾及天气炎热，走到一面镜子前，把帽子戴到头上，脸上漾出了孩童般天真的笑容，连声赞道：“很好，很好！代我谢谢夫人。”

海粟走出蔡宅，门廊上的阳光已移到屋顶上去了。他抬起手腕看了下表，不由轻唤了一声，“哟，都下午五点多了！”便迈开大步，匆匆往回赶。心里却在想，如何写这份给教育部的呈文，才能感动大人先生们？他低头敛目的走着，不觉信步走上了大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强烈要求政府出兵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

“……”

他像是被口号声惊醒了一般，慌忙立定了脚跟，抬头望去。只见一队扛着横幅，舞着标语彩旗的游行队伍迎面走来了，他连忙让到人行道上。抬起头望着横幅，白布制的横幅上写着天蓝色的一行字：“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不由兴奋起来，我们学校！心里倏然有种亲切和自豪之感。他一面拿目光在队伍中搜寻熟面孔，他很感失望，一个都不认识。他这才想起自己离开学校已三年了，他手上招收的学生都已毕业离校了。如今在校的学生都是他走后考进美专的。

他的脚步竟然不由自主地跟着学生们的队伍往前走去，挥臂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

队伍走到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个女学生走出队列，站到一把自备的木椅上，向过往行人和围观民众演讲。

一种美的召唤使海粟的心受到了猛然一击。

她齐眉的短发，黑檀木般地闪光，初月般的双眉和黑发连成一片，那对眼睛，有如两泓初春的潭水，明丽而清澈，两扇浓厚的睫毛，让人联想到湖畔长堤映在水里的倒影，椭圆形的脸蛋，白皙而微泛着娇红，月白色的旗袍使她修长的身材显得格格外优美动人。她的声音悠扬而清脆，流淌着清纯和魅力；“……日本侵略军已分兵向辽阳、海城、长春进发，营口、安东已落入敌手，政府却说什么，‘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这不是把国土双手奉送给敌人吗？阿伯、阿叔、阿哥，东北三省就要完了！我们全国同胞应该团结起来，戮力同心，把鬼子赶出去！”

接着，她用京剧的二黄唱腔，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

凭栏处……”

悲壮愤怒的歌声在空中久久回荡，激昂的旋律感染了听众，行人也不由停下了脚步，围观的民众和行人都举起了愤怒的拳头，高呼抗日口号。

海粟夹在民众中间，举手呼应着。

一个男学生走到场子中间，转着圈，做着滑稽的表情，边转边说：“请让让！请让让！”开拓出一块场地，几个学生手握棍棒、长矛从队列中逼出一个戴着画有仁丹胡子纸制面具化装成的“日本鬼子”，化装抗战军民的学生怒吼着，追打着“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左右躲闪，四面逃窜，逃到哪儿，哪儿喊打。

“打倒日本鬼子！”

“我们要抗战，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把鬼子赶出去！”

“……”

口号声震天动地。

海粟的心系着很多事，沉甸甸的，可有种无形的力量牵着他的脚步，他随着学生的队伍继续往前走。他的目光却不由自主追踪着那个演说的女生。她是谁？学什么的？造物主为何那样厚爱她，造出如此完美的尤物？像这样标准完美的体形，若做模特儿，定会产生出无与伦比魅力的艺术品。……

海粟的心灵在美的感召下微微颤动，他几乎喃喃出了声：“太美了，太美了！”

猛然间，他的心和脸都泛起了潮红，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能这么呆看着一个女生？他连忙转过视线。可不一会儿，他的视线又落到她的背影上了。他又自我解惑地想，爱美是人之天性，更何况我是艺术家！如果美不能唤起一个艺术家的颤栗，他还能够感受美吗？美好的东西于艺术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这很平常，也很自然。这毫不奇怪，更无须责备自己。

他这样一想，就坦然了！他一路欣赏她的美，又像孩子一般，尽情地和她们一起，宣泄着对敌人的仇恨，对国土沦亡的悲伤和忧愤。

夜幕已垂下了沉沉的面纱，他才回到家里。轻轻推开门，屋里没开灯，他伸手拉亮了灯。

桌上放着一碟螺丝菜和一碟咸萝卜干，一碟面包，一小铝锅稀饭。韵士似乎已精疲力竭地爬伏在餐桌沿上熟睡过去了。

看看室内，行李都已基本各就各位。她是累极了吧，就让她睡吧！

他小心翼翼地揭开锅盖，舀了一碗稀饭，端起来就喝。面包还是船上吃剩下的，他却觉得吃起来特别的香。他心里躁动着一种莫名的兴奋，许多构想仿佛种子一样在蠢蠢萌发、伸展。几口就喝下去一碗。掀起锅盖来盛第二碗，铝锅盖“砰”地一声碰在桌子上，发出了刺耳的响声。

韵士猛地惊醒了，她爱嗔地斜了他一眼，嘟起嘴说：“稀饭我都热了两回了，你也不来个电话打个招呼。”

“我从蔡先生家回来，在路上刚好碰到我们学校抗日宣传队在游行。那些孩子都是生面孔，我就跟在后面。”他胃口极好，张着阔嘴，呼啦啦喝着粥。忽地，他放下碗，慎重地对韵士说：“韵士，我在队伍中看到一个小女生，真堪称得上天生的尤物，除了陆小曼，我还没见到过有哪个长得有她好看。她站在椅子上演说的样子，美极了！她嗓子也很好，音色也美，她的京剧唱得也很有韵味呢！”他兴致勃勃，“真是做模特儿的天才材料！”

“真的？这么美？”韵士也来了兴趣，“莫非美专时来运转了，终于出了个美人儿。你们过去培养出的那些女画家，就没一个像点样子。”

“看来，你也喜欢好看的女孩啊！”海粟放下碗，用手帕擦了下手和嘴，“等我认识了她的，我们收她做干女儿好了！”

韵士突然思念起留在异国读书的儿子，她边收拾碗碟说：“虎儿这会儿不知在做啥。把他一个人丢在一个天遥地远的地方上学，我总有些不放心呢！”

“我们这也是为他好嘛！”他坐到沙发上，用牙签剔着牙。“筹备中国现代画展览会，我是肯定还要去的，你不要过于想他，好男儿志在四方，系在腰带上的儿子还能有什么希望！”

韵士鼻子一酸，泪水涌了出来。她连忙走进了厨房。

海粟眯起眼睛，他又何尝不思念儿子呢？他仿佛看到了儿子的身影，从这个房间窜到那个房间，一会儿又跳到他的身后，双手蒙住他的眼睛，又“喵”地一声跳到他的面前，扑到他的怀里。

“海公在家吗？”

他立刻辨别出是刘瑞华的声音。他连忙跳起来迎出门。“刘先生，快请进！快请进！”他握住刘瑞华的手，把他让进起居室的沙发上。“韵士，刘校长来了！”

韵士忙拿着雪茄微笑走出来。

刘瑞华起身致意：“夫人好！”

“刘校长，您快请坐，抽烟。”她抽出一支递上去，把烟盒放到茶几上，“我去给您煮咖啡。”

“不用，不用！”刘瑞华客气着，“您远道归来，很忙很累！”

“您别客气，没事。”韵士转身走了。

“瑞华兄，”海粟为他点着了烟，“这几年，您辛苦了！我不知如何感谢您才是呢！”

“海公，这您就见外了。古人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即已接受了您的聘任，理所当然要承担起责任。”刘瑞华约略停了下，“遵您之嘱，筹备建校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一个月之前，我就在全体师生大会上作了动员，不少师生都准备了作品，准备参加纪念展览会。美专话剧团、京剧团也创作了演剧节目。”接着他把三年的校务工作简略地向他作了报告。“海公，您西行考察已经胜利归来，我的历史使命也就宣告结束了啊！”

“瑞华兄，我刚回来，有很多事等着我考虑筹划，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德国邀请中国现代画展去柏林展览。我已代表中国艺术家应邀了，这关系到国际声誉。校务还想请您再代劳数月，如何？”

“海公，当初我们说好的，一俟你归来，我就卸任。说好了的，海公可不能食言哪！”刘瑞华认真地说，“承蒙厚爱，请谅瑞华不能从命！”

“瑞华兄，海粟深知这几年苦了您，学艺术的学生，各具个性，学校经费又很拮据。”他就不再坚持意见了，“明天我去学校，学生们还都不认识我呢！哈哈……”

他们边品着韵士煮的咖啡，边聊。刘瑞华又向他报告了三年中教职工队伍的变动。海粟又就改革学制和教学的设想征求他的意见。他们谈得很投机。

刘瑞华走后，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物色一个副手，帮助他管理教学和校务。他把教授们都考虑了一遍，最后他的视点落在他的得意弟子、挚友王

济远身上。不管从他的艺术修养、教学经验，还是组织才干，都是第一流的。他还具有他人所不及的对新兴艺术的热情。过去他就是他艺术主张的热情支持者、拥护者。如今他留美五年归来，各方面又有长足的前进，如果请他任副校长，学校就可以放心交给他了，他也会全力支持他的学制改革的构想。他就可以挪出时间和精力去办欧游画展，去创作、去为中国现代画展到德展出奔波呼号！

他想到这儿，不由兴奋起来，就给兼任美专校董事会主席的蔡元培先生家拨电话。

韵士奔过来，捺住了电话机。“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半夜三更的给人家打电话，你不怕吵了人家休息？”

海粟看了下手表，已午夜十二点半了。他只好放下话机。

韵士不高兴地拉长了脸：“我累得都要倒下去了，你睡不睡？”

他没理睬她，径直走到画室的案前坐下。

韵士逼过去：“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他拉直腔调，“我还有许多事要考虑，你先去睡，别烦我！”

“我烦你？”韵士感到受了委屈，“你这人没良心，我是担心你要累病了！”

“不会的！今天我的精神感觉好极了！”他没抬头，只是不耐烦地向她摆摆手，“你快走吧！”

韵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退了出去。

他刚在稿笺上写上《东归后告国人书》七个字，就放了笔。他沉沉地靠到藤椅背上，目光超过台灯的顶部，投向窗外那丛石楠上。往年这个时候，石楠的果子正在变红，还未红透，青紫色的穗穗果实，沉甸甸的，压弯了枝头。可此刻，台灯的背影覆盖了它的冠盖，他没法分辨出哪些是油亮的叶子，哪些是未红透的果穗。只有窗台上那盆鸡冠花，正开得犹似鲜血一般。猛然间，他的心更加沉重起来，时局！时局！将向何处发展啊？他的那些鸿图壮志在这国难降临之际，能否实现？

他的耳畔似乎又响起了那震天动地的口号声。

他久久凝视着鸡冠花鲜红的花冠，又想起了“九·一八”中国军人的血，苦难东北乡亲们的血，他感到心理憋闷得慌，他向后仰起头，望着天花板，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苦难的祖国啊，你的苦难怎么这样多？怎么办？怎么办？他像在自问，又像在问苍天。鸡冠花的血红顽强地弥漫了他。他站了起来，从尚未来得及整理的行囊中拎出一只箱子，取出笔墨砚、国画颜料、调色盘和笔洗，摆将在画案上。又到厨房舀来一碗清水，倒进笔洗中。再打开另一个箱子，找出一张六尺生宣，裁成四开，铺上一张。选取一支大红颜料，挤到盘子里。不一会儿，三朵气势磅礴的鸡冠花跃然纸上，犹似三个浩气凛然的勇士。陪衬的几片叶子，好像也浸润了缕缕血丝。

他久久端详着几笔挥就的作品，心气也趋平和了许多。

二

海粟原本打算一早就去学校，赶到朝会上和学生见面，可韵士没喊他。当他醒来时，已是清晨八时了。刚用完早点，王济远领着一群美专教职员进来了。济远未进门就说：“校长，同仁们听说您回来了，昨晚就吵着要我陪

他们来看您。我知道您累了，没敢来打扰您。”

“欢迎！欢迎！”海粟夫妇热情地把认识的和尚未认识的同仁迎进客厅。韵士忙着煮咖啡，海粟殷勤地递烟、拿糖。济远给他介绍着新同事。他握着他们的手，诚挚地向他们道着辛苦，说着感谢的语言。

“这位是李……”

济远未说完，海粟就已张开双臂奔过去，紧紧抱着对方说：“李淑良先生，你辛苦了！”

“不不！”李淑良在“五·四”运动前就留法学习雕刻长达七年。美专建校不久，海粟得知他快要学成归国，就去函请他。他为海粟的思才如渴所感动，一直为海粟工作。他激动地说：“我还记得海公当年给我的信，‘粟不学无术，但奢望中国艺术之中兴……上海美专更简陋不堪，急待硕学之匡正。如蒙不弃，您为响导，曷胜荣幸。’”

“哈哈……”海粟感动得眼睛发潮了，“难得先生如此重义，海粟没齿不忘。”

韵士把所有的椅子都搬到客厅。主人热情，客人也就没有了拘束。时间就在自由的喝着、吃着、谈着中流过去了。就在他正准备和他们一同去学校时，傅雷回来了。他把傅雷介绍给大家后，就一同往学校去。

临出门时，傅雷返身回头对韵士说：“阿姊，我阿妈请我问你好，还有我表妹也问你好！”

韵士高兴地说：“谢谢，谢谢，她们都好吗？”

“好！”他把嘴凑到耳边，小声地说：“表妹变得更漂亮了。”

韵士由衷地笑了。

傅雷转身追赶海粟他们去了。

海粟在王济远他们的簇拥下走进了校园。

三年哪，三年，于历史的长河不过短暂的一瞬，于一个人的人生并非倏忽即逝的浪花啊！

校园依旧。海粟仍然激动不已，游历回到了家园，久别的母亲见到了爱子，这是何等的心情！于别人习以为常的事，他却能看出它细枝末节的变化。海桐长高了，广玉兰的叶片更绿更亮更茂密了！爬山虎的枝蔓已把高高的灰色围墙盖得严严实实，犹似一道碧绿的城墙，给他的心头注入了一派浓荫和森严的韵势。他还发现上面挂满了像秤砣样的累累硕果。……校园的一枝一叶都在他心中唤起阵阵颤栗，演奏出段段欢乐的乐曲。

刚刚打过课间休息钟的校园散落着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一行立即引起了学生们的注意。许多人都停下活动，望着他这个手持文明棍，戴着宽边眼镜西装革履洋派十足的人。

刘瑞华已得到他来校的报告，迎出了办公室，握住他的手说：“不知您何时来，没有事前集合学生列队欢迎。”他说着松开手，“请您等一下，我去敲集合钟。”

海粟一把拉住他的手，“请不要打钟集合学生，那会耽误正常上课的。过几天，我来早点，参加朝会。”

“那好！那好！”刘瑞华退到门边，伸出右手作了个请的手势。

他也不客气，率先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同事们闻声纷纷从各自的教研室迎了出来，和他打招呼。

他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突然，他发现少了一个人，就问身边的刘瑞

华，“怎么不见潘玉良先生？”三年前，他在罗马与在那攻读的玉良丈夫潘赞化相遇，当他得知她已完成学业就要回国时，他当即聘她任母校西画系主任。

大家突然都沉默下来。

他立刻感到有些蹊跷，不解地看看他们。

他们好像都在逃避他的目光。

他转向刘瑞华：“瑞华兄，怎么回事？”

刘瑞华掠了丁远一眼说：“他应徐悲鸿先生之请，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去了。”

“哦！”他不无遗憾地点了下头，表示知道了。但他察觉到玉良的离去，必有缘由。既然大家都不愿揭开这个神秘，他也就不再问了。他说：“大家请坐下，我们来谈谈当前的形势。今晨有谁听了广播，东北的局势如何？”

“今晨广播说，日军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了！”

“还不到五天哪！”海粟大惊，“我们军队就一枪不放？真是岂有此理！”他一脸的愤慨，“我们有没有给学生安排时间上街宣传？昨天我遇到了我校的游行宣传队，他们演讲得很有感染力。”那个月白色的身影忽地闪现在他心头。

教务长说：“我们已作了安排，主课照常上，抗日宣传活动要求在课外时间进行。”

他点点头，“学生以学为主嘛，这样安排很好。但我们对学生的抗日热情要鼓励、支持，绝不可干扰学生的爱国热情，尽量给他们提供各种方便。我们教师也应参加进去，关心民族存亡之大事啊！”他话锋一转，“瑞华先生，为使我安心考察，您为美专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再加诸位先生的辛劳，美专才有不断的发展和前进。我十分感激你们，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他感动地看着大家，“昨晚，瑞华先生就迫不及待要辞任，我也不能强先生所难，明天我们召开全体师生的欢送会，表示向先生致敬！”

刘瑞华站了起来，连连躬身说：“这就不必了，本人对美专没有贡献，只是这几年中，没有败掉这份家业而已。”他转向大家，“这是诸位先生共同的努力！开欢送会万万不可，要开就开欢迎会。海公考察归来，对中国艺术的复兴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对美专的发展更具有伟大意义。”

“两位刘校长都不要客气。”王济远发表他的看法，“我建议欢迎送送同时开。”“好！”海粟高高地叫了一声，“这个主意好，明天我还要宣布副校长的人选。”

“校长，我们希望您给我们说说欧洲的艺术。”丁远提议，“我们没有机会去，听听您说同样可以增加知识。”

“这没问题，你们不要我讲，我也要讲的，我还要写成文章，大讲特讲。”刘海粟往椅背一靠，“我正在考虑如何向诸位报告呢！”

“校庆的事，您还有什么想法？”丁远又提出一个问题。

海粟突然陷进沉思之中，他没有立即作答。

同仁们都注视着他，师生们早盼着这个大庆典。他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嘱咐他们提前做好二十周年校庆准备工作，并要求庆典活动要隆重，还说过，这不仅仅是个庆典活动，而是向世人宣告：美专成长起来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她是振兴中国新兴艺术的主力军！在他刘海粟性格的词典中，从来没有畏馁这个词，他说话也从来不吞吐、不犹豫。他今儿怎么了？大家面面相

觑。

良久之后，他微微仰起头，有似自言自语一般：“东北正处在危难之中，灾祸还在蔓延，时局吉凶未卜。在此国难深重的情势下，我已没有了快乐的心情来举办庆祝活动！”一声深长的叹息之后，他环视了同仁们一眼，用严肃的语调说：“先生们，我想取消这个活动，表示对国土沦亡和死难同胞的哀痛，也是对放弃国土的抗议。”

“这样好！”傅雷和王济远率先拥护他的提议。紧跟着，大家也一致表示支持他的动议。

“君子所见略同！”他带着感情地望着他们，“我们在校庆日将临之际，发表一个启事，把我们的想法敬告国人。待时局平稳之后，再补行庆典。你们看可好？”

“这事我负责去办。”丁远马上响应。

海粟站起身：“离校三年了，学生们都不认识我，我想去教堂转转，先生们就各自请便吧！济远，你陪我和傅先生去各处看看。”他和刘瑞华打了个招呼，就和他俩走出了办公室。

“济远，”他们走到院子里，海粟低声唤着他。济远傍依过来，微偏这头，听他说话。

“我这两年要为中国现代画展去呼号奔波。我深知此事困难，阻力很大，但我既已应承下来，我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实现它。我还要举办欧游画展，还要作画，刘先生又执意要走，我恐怕没有很多时间过问校务。我想了很久，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想请你做我的副校长，傅先生任办公室主任。这样，学校的事，我就有所依托了，我也就可以安心去办别的事去了。你不会不给你老校长这个面子吧！”

济远心里热呼呼的，校长如此看重他，委他以重任，他能不激动？他说：“你对于我就不用讲客气话了，我早就说过，我是你门下的走狗，还能不服从你的差遣？”

“你答应了，这太好了！”海粟高兴地把手搭在他们的肩上，往就近的画室走去。“我看到西欧的许多美术院校，它们的学制比我们先进，我已有了些想法，在我们学校实行新的教学管理和学制改革。有你和傅先生这样热爱艺术、追求进步的艺术家的协助，我对此就充满了信心。”

他们聊着聊着就走到了画室门口。

济远向里看了一眼，小声介绍说：“二年级国画系在上写生课。”

海粟把食指放到嘴边，轻轻地嘘了一下，示意不要惊动学生们，他放轻步子率先走了进去。

授课老师正在给一位学生作示范。他们悄悄地走过去，立在他们身后看着。前边讲桌上置有一盘殷红的石榴，有的张着嘴，露出了红玛瑙般子实。

“你怎么还没领会我的意思呢？”教师有点性急起来，“我不可能把石榴连同树拔来载到画室里吧！我希望你们发挥想像，在宣纸上画下这些石榴在枝桠间的姿态，但构想绝不是还原，‘六法论’所谓的经营位置就是指构图，构图巧妙与否，可以看出一个画家的才华的高下……”

他突然转过头，发现了他们。

“校……”他是留校任教的学生，惊喜地张嘴就要喊出来。

海粟连忙向他摆摆手，悄声地说：“我们随便看看，你讲得很好，继续讲你的吧！”

他们的声音虽然很轻很轻，但还是引起了学生的注意，不少学生回过头来看他们。

海粟的心弦猛地一个震颤，那对曾使他心灵湖水泛起涟漪的乌黑发亮的眼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竟然感到某种惊慌和不安。但他却要装得若无其事，把目光移向别处。可她那目光却没一点胆怯，竟然大胆地执拗地紧紧追踪着他，好像在问：你是谁？你怎么这么目中无人？但那目光又是那么清纯、天真，像一片没有云彩的蔚蓝色天空。

他向她走过去。

她画稿的构图吸引了他。用大写意的笔墨画出的一段枯干，上面生有三、两片丹黄叶子，一个咧嘴含笑的石榴，那排列整齐的榴子，珍珠一般光洁晶莹，玛瑙一般殷红，配上奶黄色的薄衣和色彩丰富的外壳，给人一种生命勃发辉煌之感。他不由联想起梵高的向日葵那强烈色调。

他惊喜地举起她的画稿，完全忘却了它出自一个漂亮女学生之手，也完全忘却了刚才她的美还震颤过他的心房，也忘却刚才在她目光的逼视下的尴尬。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惊喜他发现了一个绘画天才，和他发现潘玉良时同样惊喜和兴奋。“你们看！”他把她的画稿举到济远、傅雷和那位教师面前，“这色调很大胆，很强烈，一扫中国画僵化陈腐的笔墨，很有新意，很有特色！”

那位女学生听到这位陌生先生的称赞，不知是兴奋还是羞怯，白皙光洁好看的脸上漫上了红云，犹似初开的桃花一般艳丽。她不像一般女孩在这种情况下低眉敛目的腼腆姿态，竟然没有一点怯意，勇敢地直视着他们。大概她正在推断，面前这位洋派十足、气派潇洒的陌生人的身份吧！

“你还不认识她吧？”济远向那女学生抬了下巴，“她是我们学校大名鼎鼎的才女，学生会主席成家和小姐。”

“哦？”海粟微微一笑，朝她点了下头，“原来出自才女之手，很不凡哪！……”

他还要说什么，成家和却打断了他，对济远说：“王先生，你这太不公平了！你怎么只介绍我而不介绍他呢？”

“啊，我竟忘了，你是刘校长出国后进美专的。他就是从西欧考察艺术刚刚归来的刘海粟先生。”

“啊，是刘校长！”

闷头作画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刘校长，您好！”

成家和这才回复了少女羞涩的本性，甜甜地说：“请您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其实，我们早就盼着您回来呢！”她快乐地看了同学们一眼，“现在好了，我们学校一定有新的作为！”

海粟越看越觉得这个学生可爱。他微微地向她点点头：“我将尽力而为吧！争取不让同学们失望！”他向学生们扬了扬手，“大家都坐下，继续作功课吧！”就率先走在前面，出了教室，又转身伸手与教师相握，“谢谢你！”

“济远，”海粟走到傅雷和他之间，“你告诉我，潘玉良为何要离开美专？”

“她和丁远在会上意见发生了分歧，丁远讲了很难听的话，她打了他三记耳光，就拂然离去了！”

海粟很生气，他为失去她这样的才女深感惋惜。他当然明白“难听话”的内涵，理解她为何离去，士可杀而不可辱。“丁远也太不像话了！我宁愿

叫他滚蛋，也不愿失去潘玉良！他要为此事负责！”

济远连忙劝着他：“你别生气，事情已发生了，也过去一年多了，就不要再追究了。丁先生这些年忠心耿耿，你就当作不知道为好！”

海粟正在气头上：“不行！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真是岂有此理！”

济远不敢再说什么，他们走进了另一间教室。

蔡元培叫女婿周子勤在威海路中社订了四桌酒席为海粟洗尘。

周子勤是研究古陶瓷的专家。那天，蔡先生一早就对他说：“子勤，中午你早点去中社，代我先招呼客人们，我上午还有点事要办。”

“是，我知道。”

海粟到中社的时候，蔡先生已先到了，应邀的还有他们共同的朋友和熟人：陈独秀、杨杏佛、许寿裳、张大千、黄宾虹、张善孖，朱屺瞻、王个簃等三十多人。他们也陆续到了。蔡先生见海粟未带韵士，就说：“你怎么没偕夫人来？我是为你们夫妇洗尘的嘛！”

海粟笑笑说：“你今天请的客人都没带夫人，我怎么好特殊呢？”

蔡先生也就没再说什么。

最后一个到的是陈独秀。他一出现在餐厅门口，海粟就迎上去，两人几乎是同时抬起手臂握着空拳亲昵地抡向对方的胸前。久别重逢，两人都很激动。“蔡先生说你一定来，可一等不见兄，两等也不见兄，”海粟热烈地说，“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海兄远游归来，又有酒喝，还会不来的？”两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陈独秀诙谐地说：“你看，这儿就数我俩嘴阔，今儿我俩多来几杯。”

“一定奉陪！”

他俩相依着坐在一起。

“你见过志摩没有？”独秀没等他回答又继续说下去，“自去年十二月，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志摩在他的盛邀之下，北上任教。小曼已在上海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不愿北去。志摩从此做了空中飞人，在平、沪、宁之间飞来飞去，很难见到。”

“他就要来看我了，”海粟从袋中掏出刚刚传达交给他的一封信，递给陈独秀。“刚接到的，你看这位大诗人如何评价我之西行？”

独秀抽出信笺，看了起来，突然他读出了声：“海翁此行，所得当可比玄奘之西行！”他转向海粟，“是吗？很想听你说说这几年如何‘苦读励学’的！”海粟微微一笑，又从裤袋中拿出刚刚刻印就的《东归告国人书》，“我带来就教于诸位大家，老兄先看看吧！”

陈独秀一目十行，万言的文稿不多一会儿就看完了。他拍拍海粟的肩：“徐志摩所言极是，此次欧游于兄，乃历史之转折，将对中国艺术的前途和发展具有伟大的意义！你不愧是伟大的艺术叛徒！”

两人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俩的交谈中，酒菜上来了。蔡元培站起身，走到四席中的空地间说：“诸位先生，今天元培略备薄酌，请诸君作陪，为刘海粟先生洗尘。海兄为了振兴中华之美术，不远数万里去到欧罗巴，考察艺术，今满载而归，为我艺界之盛事。”他端起一杯酒，“今天虽是为海兄洗尘，但我提议，这第一杯酒为东北死难者致哀。”他把酒泼在地上。

厅内气氛立时肃穆起来，只听到椅子一片声响，大家一齐站起，也把酒泼到地上。

“这第二杯酒，”他举起杯子，“我敬给海粟兄。”他向海粟走来。海粟也立即端起酒杯，离座迎上去。

“为你三年的苦读励学解乏吧！”

“谢谢先生！”

他们都一口饮了。大家也都举起酒杯干了。

侍应生为他们斟上酒。蔡元培捧着酒杯又走向刚才的位置说：“这第三杯酒，我敬诸君好友。海粟兄此次西行，和德国政府以及德国学界达成了一项协议，德方邀请我们到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作品展览会。”他遂给大家介绍了海粟在柏林和德国人谈判的经过和结果。“这是宣传我们神州艺术的机会。东北沦亡，乃我中华之大难，民族存亡，在于抗战。抗战之途除浴血奋战，国际宣传也不能轻视，办画展可以争取国际正义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日本帝国主义不惜人力物力在欧洲鼓吹他们的艺术为亚洲第一，欺我中国无人，我们可以到国际艺坛上去一比高下。但此事不能过急、草率，办好画展有非常重要之意义。诸君都是当今中国画坛巨擘和有影响的人物，需要大家戮力同心来支持，办好此事。”他双手捧酒，高高举起，“请诸君接受我的敬意！”

席间气氛又活跃起来。

海粟站起来，端起酒杯，高举过眉说：“感谢蔡先生的厚爱，为海粟破费洗尘，感谢诸君光临作陪。海粟在此可以告慰诸君，此次西行，我没有辜负蔡先生的期望和国人的重托。三年中，我不仅研究考察了欧洲历代艺术名迹，一一写下了详实札记和感想认识，临写了十多幅大师的杰作，创作了一百多幅油画作品，举办过个人展，参加过著名的巴黎秋季沙龙和蒂勒里沙龙的展览，与法、德就宣传中国艺术达成了协议，可谓收获累累。可海粟仍感惶然，又逢国难，与外国人达成的协议不能失信，乞请诸君支持，促成此事，这杯酒，敬给诸位先生，请求大家协助！”他一饮而尽。

大家纷纷表示了热情。张大干说：“此非海公一人之事，乃我艺界大事，理应全力促成。”

杨杏佛端着酒杯，走到海粟身边说：“海公，我们好久未一起喝了，我敬你。”

他俩一口干了。

“欧游之作，何时与公众见面？”

“国难当头，只好往后延了，待形势稳定下来，再作构想。”杨杏佛点点头：“也对也对，能否让我先睹为快？”

“当然可以。”海粟一口应承，“欢迎随时到舍下观看。”“我先谢谢了。”

“海翁，”有人提议，“给我们讲讲欧游佚事吧！”

“佚事没有，”陈独秀扬扬手里的海粟的《东归告国人书》稿，“正事收获丰隆。叫海粟兄从哪里说起呢？伟大的叛徒已写好告国人书了，大家到报上去看吧！此刻我可不愿分心听他天南地北，否则我这肚子就有意见了！哈哈……”

“哈哈……”

大家开怀地笑了起来。

海粟却不能潜在“吃”上，他仍想着现代画展之事。他端起酒杯去到蔡元培边上，“蔡先生，请！您不用干，意思意思。”喝罢，就把拟好的呈

文递给他，“请您看看，如果可以，就请转呈教育部，还有件事向您报告。”他遂说了聘王济远任副校长和校庆延至明年的构想。

蔡先生赞赏地点点头，问：“去看过叶恭绰先生没有？”

“去过了。叶先生很热情，他说，弘扬华夏艺术义不容辞，几年前，他就有这个想法，现在有这样难得的机会，要我一定不要辜负国人的重托，他将鼎力相助。”

“这就好！”

“那天，现代名画家近作展览会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开幕，林森、于右任、章太炎、沈恩孚诸先生都来参观，他们见到我绘的国画《鸡冠花》很感兴趣，当场挥毫在上题词。右任先生题：‘与世界艺术奋斗’。沈先生题：‘秋色邪，爱国男儿之血，毫端之神妙邪！’我乘他们高兴，就给他们每人送上一份《东归后告国人书》，又就现代画展一事，请求他们声援支持。他们都表示愿意鼎力促成此事。”

“好！”蔡先生充满信心地说：“待政府批准了，就可行动了。你还需要多做些争取工作，广泛宣传，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还是我过去信中说的，此非个人之力所能为之。”

海粟为蔡元培斟上酒，又举起自己的酒杯，点点头，喝了一口。

三

人生中有许多事是难以预料的，难以接受的，可却偏偏发生了。徐志摩遇空难而丧生，刘海粟就接受不了。

那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海粟和同事周碧初、鄢克昌在杭州丁家山作画。那晚有严次平和林风眠两先生请吃晚餐。他们事前约好，先到严先生处，再去林先生家。他们在严先生家刚刚吃了两盅酒，同来杭州的姜丹书先生派人送信到严家，说有重要事情，催他速回旅馆。

他匆匆赶回来，“姜先生，”未进门就急切地问：“什么事，这样急？”

“刘先生，”姜丹书伸出两手抓住他的肩头，把他引到一张椅前，“你先请坐下，歇口气。”他把他捺坐下去，又沏来一碗龙井，“喝口水。”

海粟怔怔地望着他。姜丹书的神色引起他强烈不安，他接过茶喝了一口，惶然地望着姜丹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快说呀！”

“我刚刚得到消息，从南京飞往北平的济南号飞机，在济南附近党家庄遇雾失事了。”

海粟仍然疑惑不解，飞机失事固然不幸，这与他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何急急把他催回？

姜丹书看着他那一脸的困惑，尽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徐志摩先生就在飞机上，遇难了！”

海粟瞪着一双失去光彩的眼睛，痴痴地直视着前方，好半天，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像犯了癫痫病一般。

姜丹书摇撼着他。他仍然那么瞪着，任他摇拽，仿佛已失去了知觉。就在五天前的十四日中午，志摩偕小曼来看望他们。老友相逢，欣喜若狂，紧紧拥抱。若非小曼笑话他们：“你们真像久别重逢的情人，我都要妒嫉死了呢！”他们这才哈哈笑着分开。韵士临时到街上酒店炒了几个菜，他们就一起喝了酒吃了午饭，聊得非常痛快。他还看了他在法国作的画。当他把《巴

黎圣母院夕照》拿出来展示在他们面前时，他大呼起来：“你的力量已画到画的外面去了！”他激动得像诵诗一般，“中国只有你一个人；然而一个人亦够了！”难道这就是永别？最后一面？他不相信这个消息，志摩就在他心头，他不会死！

“刘校长，你怎么啦？”姜丹书连连摇晃着他，又端起茶碗送到他嘴边，“刘先生，你喝口水！”

海粟像疯了一样，拨开他的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大声吼叫起来：“你，你，你造谣，你造谣！志摩怎么会死？……”

姜丹书大呼：“刘先生，你醒醒！你醒醒！”

这时周碧初、鄢克昌两位已赶回，听到室内大呼大叫，急步走进来。周碧初抱住海粟，“刘先生，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鄢克昌剥开海粟抓着姜丹书衣领的手问姜丹书：“出了什么事？”

“我告诉他徐志摩先生昨日乘坐的飞机在党家庄失事的消息，他就这样了！”

突然间，海粟顿坐下去，双手捂住眼睛，肩头颤栗，呜呜地哭了起来。大家都被他的哀伤震撼着，湿着眼睛劝他节哀。

第二天一早，海粟就从杭州回到上海。他仍然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仍然希望是个误传。他没回学校，也没回家，到滃洲别墅去见到了王赓，才相信了这个噩耗。那瞬间，他的心仿佛撕裂了，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无法承受这个打击。他是他的知己，更是他艺术的知音。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啊？每当人们对他的艺术创作和追求误解、发难、怀疑的时候，他总是站在他一起，为他辩解，给他以支持、激动，理解他的每一次努力。

悲恸的泪水又涌了出来。他立刻联想到志摩遇难对小曼的打击，无疑比对他更沉重。他擦干泪水，戴上眼镜，告别王赓，直奔志摩家。他应该去安慰不幸的未亡人。

小曼像被风暴从高枝上刮下的一片衰叶，四肢无力地蜷曲在藤躺椅上，陪侍在挂着志摩遗像的灵堂。她双眼微闭，面色苍白，两滴清泪像清晨草叶尖上悬挂的露珠，停留在眼角下方。极度的悲哀已使她哭无声，痛无觉了，犹似一具石雕的维纳斯一般，任凭朋友们如何安慰她、疏导她，“小曼，你哭呀，大声哭，哭出来，心里会好些！”她仍然一动不动。她的灵魂仿佛已跟随着志摩去了。

海粟久久立在她的椅边，低声地唤着他：“小曼，小曼，你不能这样！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人生福祸莫测。志摩去了，我们活着的人，他的亲人，知己好友，谁不悲痛，就是把我们的悲和痛堆成珠穆朗玛峰高，也唤他不回来呀！……”

突然，他感到他的话太没力，太轻飘，太浅薄，以致显得言不由衷。在悲痛到至极时，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和轻薄。他缓缓地坐在小曼身旁的木椅上，无声地垂着头，默默地陪侍着她和志摩的灵魂。只是在有人来吊唁时，他才站起来，和志摩的另外几位挚友一起代表小曼表示谢忱。他不再劝她节哀，只是无言地陪着她。他自己不吃不喝，也不去劝小曼吃喝。就那样从中午待到傍晚。吊唁的客人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这时，也都陆续离去了，除了志摩和小曼的亲属，就剩海粟了。突然，小曼讲话了：“刘先生，您说，我怎么这般命苦？”

他却不知如何回答她，他只低看头连声哀叹。

小曼等不到回答，又说：“是他爱得太深，还是才华太过？是应了红颜薄命之说吗？……”

“小曼，你别胡思乱想了！志摩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幸福过。即使他像彗星一样过早地殒落了，可他曾烧亮了天空，他的光耀永远留在活着的人和后世人的心中。志摩没死！这样想想，我们心里或许好受一点。”

灵堂没有开灯，只点了几支白蜡烛，微弱的灯光在志摩的遗像上摇曳。他们又沉默了。

天完全黑了下來。他对小曼的女佣耳语了几句，一会儿端上了两小杯莲子羹。他说：“小曼我还不想跟着志摩去，我想吃点东西。”端起小杯，几口就喝下去了。“小曼，你也用一点吧！”

小曼这才端起杯子。

他跟她说他志摩的相识，说志摩的诗，说他的横溢才华，还说了他陪志摩去杭州一天园去看望康有为先生，三人泛舟小瀛洲，舍舟登岸后，志摩每见好花，就打旋子，飞奔过去，俯身去嗅；说他在北京街头跳下车，叫童子车夫坐到车上，他健步如飞地拉起来；说他在庐山和洋人动武；说他和徐悲鸿对后期印象派的论战；说他曾说：“我们也要有目莲救母一样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最后他说：“志摩所宣扬的都是人类精神上的理想式的东西，是美丽的，光明的。”

他很晚才回家。

十二月四日，《申报》开始连载他的悼念文章《志摩之死》。他在文章开头说：

他三十六年的生涯，只是一个短暂的恶梦，他的生命，也就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有时雄浑倜傥，飘然物外，有时也几乎无路可走，苦闷万分。……我没有一支生花妙笔，可以描写他那真的姿态。……他又像崇高的山峰，狂风暴雨要摧击他，乌烟瘴气要笼罩他，侵蚀他的心灵，阻碍他的发展，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世间哪有完美的事情？他全部的天才，顺流顺势地尽量开着花、结着果，可这不是太完全了吗？虽然志摩已经从不完全的现实中挣扎到他独有的完全了，他如雪莱、格列柯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本来，宇宙就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他们给予后人的印象，同是个永远伟大的青年。志摩说不定将由他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得不朽的位置。不，不但他的诗，他的艺术批评也同样是不朽的！可惜因为他的诗名太显著，于是他艺术批评的价值被人所忘却了。他有多方面的才华，他的散文，曲抑清冲，在现今的中国是很少的。……

连载五日。

十二月十五日，海粟写信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说：

时局糟到如此，无话可说，惟有放声痛哭而已。此间定于二十日公祭志摩。昨晤申如（志摩之父）先生，渠愿瘞之于峡石。其余一切，均待吾兄到沪商定。

同天，胡适致函刘海粟：

南京别后，世界更不像样子了。志摩死后，我在他房内检点遗物，有你送他的画一幅。今日读来信，更增感慨。

举国上下，都在为时局忧虑。

十一月，日军侵占了整个黑龙江省。一九三二年初，又占领了锦州。几十万东北军退入关内，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沃土，大好河山，无尽的宝藏资源，尽落敌手，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日寇铁蹄下亡国奴。侵略者的野心是无止境的，又把锋芒指向了上海，制造事端，进行挑衅。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有五个日本僧人在上海马玉山路向数名中国工人义勇军寻衅，双方发生冲突，日本侵略者藉此扩大事态。一月二十八日晚，日本军队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蔡廷锴所部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两天的激战中，十九路军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击毙日军千余人。上海各界人民掀起了支援和配合十九路军抗战的热潮。在五十四家日本工厂做工的七万工人，同时自动辞工；在日本轮船公司工作的华员水手，纷纷离船；在日本商店、住宅工作的店员、佣工也纷纷辞职。工人、青年踊跃参加义勇军。

海粟全力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他自己也积极投入其中，参加何香凝发起的抗日书画会的筹备和展览，议卖的钱全部支持义勇军。

政府却仍持妥协政策，不予支持。上海军民孤军奋战一个多月，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万人，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气焰。三月，日军乘十九路军兵力不足，在浏河偷袭登陆。十九路军被迫退至苏州、昆山一带。五月五日，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将抗日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上海的战火虽停息了，但这样结局的阴影却像大山一般沉重。战火给上海人民生活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复兴各业，困难重重。为了解决美专进行拟议中的学制改革的经费，海粟只有寄希望于自己的笔。他在《申报》刊登了刘海粟为美专筹款鬻画特例：

一·二八事起，上海各大学并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虽未直接遭殃，然间接所受损失实钜，求之政府，政府无能应付；求之社会，社会疮痍满目。无已求诸余腕，更订特例如左，以三百件为限，所有画资，悉充美专经费。……

他又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写信，重申他的告国人书中的要求，呼吁政府支持振兴中国艺术事业。六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成立柏林中国现代画展筹委会议案。他和蔡元培、叶恭绰、陈树人、高奇峰、徐悲鸿等十二人被聘为筹备委员。第一次筹委会决议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内设立筹备处，蔡元培任主席，海粟、叶恭绰、陈树人、徐悲鸿等六人为常务委员。由叶恭绰先生主持日常工作。为了解决经费，叶先生想了个办法，他任铁道部长时，尚存五万金马克，存在银行里，由他起草报告，请行政院拨筹委会使用。

海粟为之充满了信心。他一面为扩大美专筹款、募捐，求助社会名流贤达，一面求助于笔端，除了作画，还撰写了很多文章。这期间，他的论著源源问世。他编辑出版了介绍《特朗》、《梵高》、《塞尚》、《雷诺瓦》、《马蒂斯》、《莫奈》等七集《世界名画集》；出版了《海粟丛刊·西画苑》上、下册；选编了自雪玛堡至毕加索为止的《历代著名画家代表作》二百六十幅，附以《近代绘画发展之现象及其趋向》、《近期文艺复兴之绘画》、《文艺复兴以后之法国各画派》、《欧游素描：罗马巡礼》；出版了《中国

绘画上的六法论》、《石涛艺术及其艺术论》、《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裸体美术》、《粉色画和描写态度》。还和王济远、张弦、关良等发起组织摩社，以发扬巩固文化、表现时代精神为宗旨，创办了《艺术旬刊》。

他的辞情并茂的信，打动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覆函说：“我国艺术久困沉闷板滞之中，今有人能斩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其勇敢豪迈，当然得人同情。”

林森还亲赴上海美专访问刘海粟，听取了海粟关于振兴艺术，设立国家美术馆、博物馆，改革美术学校学制，以及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艺术的建议。林森对海粟的建议表示欣赏，并说：“我主张弘扬艺学，以挽劫运。将拟在首都兴建美术馆。我想请刘先生去洛阳搜集古文物，作为将来美术馆部分藏品。”

海粟欣然应允。

林森又详细询问了柏林中国绘画展的筹备情况。

海粟作了详细汇报，并说：“已向二百多位著名的画家征稿。但筹委会经费尚未落实，请主席给予关怀。”

林森点头应允：“尽快催办。”

海粟为林森画了像。林森为海粟自贺三十七岁生日所作的中国画《飞瀑》题了：“如松长青，如水长流。”

五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上海市政府主办的“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北京路贵州路口湖社开幕。展出欧游期间所作油画一百零九幅，罗浮宫临画八幅，东归后新作油量二十六幅，欧游前所作油画四十六幅，历年所作中国画三十六幅，共二百二十五幅。《新晚报》为此刊出特刊，登有刘海粟肖像照片，中国画《狮》、《春淙亭》，油画《鲤》、《罗浮宫之雪》、《圣母院夕照》、《威尼斯》、《罗马斗兽场》；并刊有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序》、陈公博《展览会序》、沈恩孚《展览会图目序》、蔡元培《海粟先生欧游新作》、章衣萍《刘海粟先生》、陆费逵《海粟的画》、潘公展《当代画宗刘海粟大师》等诸多名流文章。

吴铁城在序中说：“当代画宗刘海粟氏，吾国新兴艺术之领袖，前于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衔大学院教育部之命，赴欧考察美术，纵览法、意、德、比、瑞士诸邦之名迹，遍观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以还之杰作，抗心希古，独往摩挲，复以其旅途印象，心灵所感，于三年中写成杰作二百余幅。……中国之有新兴艺术，刘氏实为首先倡导之一人，其所以有叛徒之名者，亦以其二十年来孳孳文化事业之心力之精神，创立新艺术之基耳。”

十六日出版的《上海画报》也为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刊出特刊，刊有蒋介石题的“海天鸿澡”；马相伯题的“西崇实地，中尚虚神，以薪传薪，谁主谁宾”；陈树人题的“艺术革命之先导”；吴稚晖题的“前无古人，后开来者”。林森题的“百折不回”四字，后写长跋：“海粟先生幼而岐嶷，甫舞勺，即治绘事，动笔独具心裁，别开生面。时人见其格局创异，不斤斤于绳墨，至以艺术叛徒谥之。同时，胡子适之倡用语体文，士林前辈因并目为文艺革命家，盖非笑笑也。海粟乃毅然不顾一切，独往独来，另开蹊径，始有今日之成就。惜时下学子但见海粟之大胆落墨，而不知其用心细密，往

往摹仿其豪放而脱略其法度，此则海粟之罪人耳。余独喜海粟既富有创造性，而又艰苦卓绝，独排众议，自成一家，爰缀四言，以志景仰云尔。”

同期画报还刊有叶恭绰、狄平子、顾树森、曾今可、徐新六等人的评价文章。曾今可在文章中说：“刘海粟先生是一个中国的伟大的艺术家，同时是世界的伟大艺术家。他的画已经有了国际的荣誉，已经被法国政府购藏于巴黎国家美术馆，且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大师’了；国内从事艺术者，多半出自他的门下。”

《艺术旬刊》第一卷第六期为海粟画展特刊，载有倪貽德《刘海粟的艺术》，柳亚子《刘海粟先生印象记》，曾今可《刘海粟先生欧游作品》，龚必正《读了海粟先生的油画后》，郑午昌《从海粟丛刊说到画展》。裘必正在文章中说：“他是天分绝高的努力主义者，他是不故步自封而时刻向前探讨的勇士，他是时代伟力的一员战将，他的画，整个地象征出他自己个人的精神。”

曾今可还在《新时代》发表了篇短文《刘海粟先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文中说，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徒，都因在走向艺术的道路初期，遇上了康有为、蔡元培这样爱才惜才的师长，他们的艺术道路才会如此辉煌。反之，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参观展览会的有孙科、张群、美国领事克银汉、法国领事梅礼、日本驻沪领事石村、教育司司长沈鹏飞、蔡元培夫妇、杨杏佛，专程从北京赶来的画家白梦，和沪上文学艺术界名流学者及各阶层人士十一万多人。

展览会轰动了国内外画坛，成为艺术界一大盛事，也由之引发了中国画坛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一场论战。

论战的起因就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上那篇文章。徐悲鸿认为该文是对他的侮辱，他在十一月三日《申报》上刊出《启事》：

民国初年，有甬人乌某，在沪爱尔近路（后迁横滨路）设一图画美术院者，与其同学杨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也无，惟赖北京路旧书中插图范，盖一纯粹之野鸡学校也。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诚意之愚，惑于广告，茫然不知其详；既而敝画亦成该院函授稿本，数月他去也。乃学于震旦，始习素描。后游日本及留学欧洲。今有曾某者为文，载其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

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持一与美术学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

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博物馆画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赠，亦不央求。伟大牛皮，通人齿冷，以此为艺，其艺可知。昔玄奘入印，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唯学吹牛，学术前途，有何希望？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蠹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悔海上鬼域，难以究诘，恕不再登，伏祈公鉴。

刘海粟的欧游作品展览会刚刚闭幕，半个多月的接待、应酬，使他疲惫之极。但他不敢有半点怠情。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奔波，去努力，去争取。美专的校舍不够，画室不够，教职员宿舍紧张，扩建需要钱。他又没产业来支撑这些庞大的经费，钱又不会像雪花那样从天上掉下来，他得去求助社会，求助热心艺学又有这个能力的人们解囊相助。还有，他的欧游作品展览会还

要移往无锡、南京。更艰巨的任务是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他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时间也还是不够用。

他不敢多睡一会儿。晨曦刚刚在窗口露出一丝微笑，他就从床上嚯地坐了起来。

韵士被惊醒了，从枕下抽出手表看了看，说：“还不到六点，你再躺会吧！这些日子，你累得够呛了！”她说着就披衣下床，“我去买点小菜，回头来再给你做点心。”就走出卧室，随手带上了门。

海粟感觉头有点沉重，就斜靠在床头，想假寐一会儿。可那些多如牛毛的事务不让他安静，他忽又想到今天要派人把画送到订购者的家中，这件事不能马虎，张冠李戴可不行，他得亲自过问。

他下了床，开门走进画室，坐到画案前，拿张纸，提笔写上订购者姓氏、作品名称：

孙科油画《卢森堡之雪》

吴经熊油画《秋山晚霭》、《日光红叶》

陆仲安油画《巴黎塞纳河》

吴铁城油画《夜月》、《短墙》、《园林》

潘公展油画《巴黎大学》

中央研究院

中华书局

……

共计订购出三十五幅。他得考虑给不同的购主选派不同的送件人。还得给一些购主写封亲笔信，表示谢意，这也是礼貌。不为别的，他的美专，他为之奋斗的艺术事业需要这些人的支持。他刚写好一封短筒，傅雷就推门进来了：“你还真在家里呀！我刚进学校，王校长就拿着张今天出版的《申报》找你。我说你早到学校来了，我们就在学校里找，没见你，我猜你还在家里。”他微仰起头问：“《申报》怎么啦？”

“你自己看吧！”傅雷把报纸放到他面前，指着徐悲鸿的《启事》说：“没想到他这么没涵养，赤膊上阵了。”不无愤愤地走到窗口边，伫立着，目光落到院墙边的夹竹桃丛上，虽然已是仲秋，它的枝头上仍然残存着星星点点花朵。他忽然忆起了它初夏的辉煌，和辞书上关于它的诠释。

海粟捧起报纸，看起那则《启事》。他的面色慢慢地由红变紫，又由紫变灰、变白，他的手不住地颤抖，他的心仿佛在经受无数把小刀戳戮。他只觉得阵阵痛楚，他不相信，难道这会出自他之手？我们无怨无仇，我又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怎么能这样诋毁我？他又为什么要如此痛恨我？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艺术思想的差异？

他放下报纸陷进了沉思。

三十年代的法国画坛，基本上还是学校派系的堡垒，排斥、诋毁一切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品，具有个性表现的创作，深入社会，表现自然和客观事物的作品被异视。但那些创新的表现之作，其技法和表现方法，已超越、摆脱了学院派系的传统表现方法，这在学院派当权的权势下，一切具有创新和敢于表现之作，时人并不看好。这包括了梵高、高更、塞尚、马蒂斯及毕加索等人。这些人的作品，其追求自我表现，摆脱陈旧因袭的学院派系传统，而熟情地发扬，勇敢地表现，流露出他们的主观意识、愿望、感情和思想。其艺术修养之高，创新思流，敢反抗，重表现的豪迈气魄，令他为之心折，令

他疯狂地崇拜他们。相反，悲鸿去巴黎时，走进的是学院派的大门，拜的是达仰·弗拉孟为师，学习人体素描。以致回国后，以致至今仍在传统的学院派中研究、卫道。他极力反对后期印象派、野兽派及表现主义的作品。为之他和志摩论战，并刻意把马蒂斯译成《马踢死》，把毕加索译成“必枷锁”。他是为了这艺术观点的分野而对我产生了如此的强烈仇恨吗？一个艺术家为什么容不得不同的观点？为什么容不得不同流派的发展存在？为何要把不同艺术观点的艺人视作仇敌？他的心胸为何这样不开阔？可这些被他看死的画家，如今已逐渐成为西方艺术流派的宗师了！要不了多久，就要风靡领导欧美各国的艺坛呢！他难道打算抱着这种成见终其一生？他如此恨我，是因为我的影响，因为我欧游画展的强烈反响吧？莫非是别人成功使他痛苦？他才忍禁不住了，就跳出来谩骂？侮辱我的人格，攻讦我的学校？莫非他以为中国艺坛应属于他一人，只能由学院派来主宰？

海粟的心哆嗦着，这不行！中国需要新兴艺术！需要进步！中国艺术需要恢复青春！停止前进就等于终止了生命！我不允许中国艺术被导向死胡同！“不能沉默！”他愤然地站了起来，“我要与之论战！”

傅雷没有劝阻他，说：“有时忍让也被人认为是软弱！”傅雷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手稿，拍了拍，“《论刘海粟》这篇文章，我早就完稿了，本不想在你画展成功时刊出来，看来现在发表是时候了！”

他翻开稿笺中的一页，“海粟，我念一小段给你听听。”他以诗人的激情念道，“海粟生平就有两位最好的朋友在精神上扶掖他，鼓励他，这便是他的自信力和弹力——这两点特性，可说是海粟得天独厚，与他的艺术天才同时承受的。因了他的自信力的坚强，他在任何的恶劣的环境中，从不曾有过半些怀疑和踌躇；因了他的弹力，故愈是外界的压力来得险恶和凶猛，愈使他坚韧。”

海粟紧紧握住傅雷的手，深情地说：“我心灵的知音，唯志摩与君也。今志摩去了，独剩君了！”

十一月五日，《申报》刊登了刘海粟的《启事》：

第三卷第三期《新时代》杂志，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评拙作画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识，文中所言，纯出衷心，固不失文艺批评家之风度，不谓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指图画美术院为野鸡学校。实则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无而言，须知在中国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苦斗，为国人共知，非艺术绅士如徐某者所能抹煞。且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受之有素，无所顾惜。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论于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得，嫉视何为？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

《申报》同时还刊登了曾今可《启事》：徐悲鸿先生启事，以《新时代》月刊三卷三期拙稿《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一文为“意在侮辱”。查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无侮辱徐先生之处。此启。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场论战，并非师徒之争，而是艺术派别之斗。顷间，成了新闻媒介的热门新闻，引起了艺术界、知识界广泛的关注，大家争着看《申报》。

十一月七日，《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转载了徐悲鸿、刘海粟、曾今可三人的《启事》，同时发表了编后评论：

悲鸿先生艺术之成功，国人自有定论。除开继续地努力研究创作外，可不必管自己是不是谁人的“徒”，而“徒”之为荣为辱为毁为誉，实无伤于自己艺术的价值。就是要批评海粟先生的画，也应站在纯粹的艺术批评的立场，真不必拉杂出许多“野鸡”、“照片”、“吹牛”、“画院”、“流氓”等等和艺术批评无关的问题。而海粟先生呢，自己做了艺术的“画宗”、“大师”、“领袖”，当然免不了许多非画宗大师和领导的艺术家要做叛徒。而刘先生之得今日，正是由于叛徒之努力，对于艺术的叛徒们，应当鼓励之不暇，又何必以“艺术绅士”之恶名向人家对骂？这未免有一点失了艺术的画宗、大师、领袖的风度。

十一月九日，徐悲鸿再次在《申报》上刊出《启事》：

海粟启事可谓不佞“法国画院……”，此又用其所长厚诬他人之故智也。人体研究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未有不然者也。不佞主张写实主义，不自今日，不止一年，试征吾向所标榜之中外人物与所发表之数百幅稿与画有自背其旨者否？惟知耻者虽不剽窃他人一笔，不敢贸然自夸创造，今乃指为院体，其彰明之诬如此。范人模型之始见于中国，在北京，在上海，抑在广东，考证者当知其详，特此物用，用在取作师资，其名之所由立也。今立范而无取，是投机也。文艺之兴，须见真美，丑恶之坛，适形衰落。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哉。牛皮急不忘皮，念念在兹。但乞灵于皮曷若乞灵于学，学而可致，何必甘心认为流氓笔墨之争。

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虽有《小贡献》的劝告，海粟看了这第二通《启事》，还是忍不了那口气，又在桌上铺开稿笺，据理力争。这时老传达给他送来两封信。一封是诗人梁宗岱从北京大学写来的，一封是蔡元培派人送来的。

他先看蔡先生的信。他说他看了他和悲鸿在报上的笔墨官司，很不痛快，劝他不要和悲鸿一般见识，“以你目前在艺坛上的地位，与他争论，岂不正好提高了他的地位？兄有很多事要做，何必把精力浪费在争闲气上呢？”

宗岱的信很长，厚厚的一叠，他系统地评论了他的作品，他说：“志摩看了你的画《圣母院夕照》惊喊道：‘你的力量已到了画的外面去了！’假若我在场的话，我会回响地应一声：‘不，你的画已入了画的堂奥了！’表面相反的字眼，所含的意思是一致的。或者说，一个意思的两面。你的艺术已到了成熟的时期了。换句话说，你的画已由摸索的进而为坚定的，由依凭的如其不是摹仿的进而为创造的。而且在神气满足的当儿，由力的冲动与崇拜进而为力的征服与实现了。”

这两封信，犹似两帖清凉剂，使他冷静下来。谩骂、攻讦、不承认又算得了什么？为什么非要得到别人的理解呢？你不是说过误解就是艺术，任人误解才是伟大吗？看来你这些话也只是给自己打打气，壮壮胆的！你的心胸还不豁达，还欠宽广！对艺术的理解怎么可能一致呢？艺术园地怎么可能只开一种花？姹紫嫣红、繁花似锦、流派纷呈的艺术花园才能兴旺、繁荣，各

种流派共存的艺坛才有丰富的色彩呀！可宗派万万不可有！它是振兴艺术的煞星！

他自责着，我怎么也这样意气用事？竟以“艺术绅士”来回敬悲鸿！我的风度不够潇洒。即使他不承认是我的学生，即使他在初来沪上未进过我的学校，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才气又刻苦的艺术家，我们应该消除门户之见，携手共振中国的艺术！惭愧！惭愧！我一定要寻一个机会和他谈谈。他把刚写了一半的论战文稿一把抓起，揉作一团，扔进了字纸篓里。

这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著名的论战，暂时偃旗息鼓。可它的回响却十分深远，波及到数十年的中国画坛，以致影响到两位画宗的徒子徒孙们。

六

刘海粟和夫人张韵士分居了，他从家里搬到了学校。

这个消息像一阵风瞬间传遍了校园。与此同时，人们也自然联想到他与被誉为校花的学生会主席成家和的恋爱传闻。

这一消息由私下窃窃也衍化到沸沸扬扬的风闻了。海粟确实已坠进了爱渊，正经受着汹涌的爱波冲撞，忽儿被掀上波峰，忽儿被埋进了浪谷，要死要死，痛苦无比，也强烈无比。

海粟第一次见到家和，就被她的美貌和活泼震颤了心弦。第二次在画室，她的回眸一望，他的心就像是被磁性很强的眼睛紧紧吸住了。而他的辉煌的艺术活动，他在全体师生大会上的出色演讲，他的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作品，他的传奇般经历，也引起她强烈的兴趣和一个少女发自内心的狂热崇拜。

起初，他想回避和她接触，害怕一经接触就会撞碰出灿烂的火花。这虽然与他的本性相违背，但他是一校之长，人之师表，且韵士也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他尽力不和她单独接触。可他的不易接近，也就更促使一个少女产生神奇梦想，她强烈地希望频繁接近校长，希望得到校长的特殊宠爱。她寻找着一切机会接近他。她的行动又表现得非常勇敢、大胆，叫他没法拒绝，且勇敢又是他一向爱重的个性。

那是二十一周年美专校庆师生联欢舞会上。学生乐队起劲地演奏着流行乐曲，被誉为校花兼舞蹈王后的成家和的身边围着一群翩翩少年。她每跳完一支曲子，面前就伸来了像面米扇骨般一排手臂。她得意得犹似骄傲得胜的公主。若有哪位幸运儿被挑中，他会快乐得不亚于得了王座。海粟却发现她的目光总在人群中追逐他，有那么一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立刻品味出那种渴望、哀怨和可怜巴巴的蕴意，他马上把目光移往别处，和韵士机械地走着舞步。

又一支曲子奏起来了，他正要伸手去邀请一位女同事，家和却像一阵旋风般刮到了他的面前，挡在他和那位女教师中间，用热切的目光望着他说：“刘校长，我能请您跳支舞吗？”他的心猛然地狂跳起来。他这个在女士面前向来心不慌的刚烈男子却在自己的女学生面前胆怯了，心慌了，说话也有些不自在了：“可...可以.....好，好。”他的脸竟在这瞬间漫上朝红。她向他伸出两手，他只得握住，带着她旋进了人群。他的心仍在不停地颤栗，他的目光不敢去看她的脸，脚下也乱了步子，几次踩了她的脚。

“校长，”她嗲声地唤着他，“您怎么啦？”

他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她嫣然一笑，仿佛有股和煦的春风吹进了他的心田，他的步子也跟着自然起来，逐渐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他的舞在美专本来就是跳得最好的，俩人配合默契，这天跳得更好。乐曲停了，舞伴们四下散去休息了，他俩人却停不下来，空下来的场地，正好可以让他们这对美专的舞帝舞后大显身手，乐队接上为他俩演奏起《金色狂舞》曲。俩人跳得如痴如醉。大家都给他们热烈鼓掌加油。他们跳了一个又一个，直到舞会结束，他去寻找韵士一道回家，这才发现韵士已独自先走了。他心里忽地漫上一缕雾般的内疚，冷落她了。

没过几天，丁远给他送来两张舞票。他问她可有兴趣，她笑而不答，从他手上抽出一张就跳走了。

又过了几天，她来到校长室，对他说：“校长，我有个请求，不知您答应不答应？”

他一见到她，心里就有种说不清的激动，一种道不明的兴奋，他又不得不尽量抑制它，他用很平静的声音说：“什么事？你说吧！”

她娇嗔地向他嘟了下嘴唇，说：“我想请您为我画张油画像！”她微侧着头，用她那强磁般乌黑的眼睛看着他，“您肯吗？”“当然乐意！”他未加思索就答应了，“你不怕我把你画丑了吗？”

“不会的！”她十分肯定他说，“我相信出自大名鼎鼎艺术家刘海粟先生笔下的作品更具魅力！”

“哈哈……”他开心地笑了起来，“你这小调皮，很会说话！冲这句话，我得尽力尽心哟！”

她莞尔一笑，马不停蹄地发起进攻：“您什么时候画？”海粟往椅上一靠，想了想：“明天下午我有空，你到我家画室来吧！”

“嗯，”她又嘟起了那极富魅力的嘴唇，“我不去您家！”“为什么？”海粟刚问出口，即觉得问得太蠢，又笑了下说：“那你说在哪里画？”

“到半淞园去画。”她望着他。

他点点头。

“我先去那儿假山旁等您。”

“好吧！”

海粟背着画夹拎着油画箱如约而至。

她早坐在一棵海棠树下看着水池里的游鱼。

“喂！”海粟招呼她，“临渊观鱼哪！”

她忙站起来，微笑看迎上他，“您来啦？”

“不来怎么行？失约一位漂亮小姐，不是太蠢了吗！”她报给他一个甜甜的笑，复又低下了头，小声他说：“我真的漂亮？”

“这还有假！用句旧话，你能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你看，池子里的鱼儿见着你都羞得逃走了吧！”

“您笑话我？”“没有没有！”他辩解着，“我看到的美人除了陆小曼，就只有你了！不过，小曼已不似当年了，志摩一去，她成了未亡人，可怜呢！”

“您说的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夫人？”

“是啊！”他一边调制油彩，一边跟她说着徐、陆的爱情故事。故事说完了，画像也完成了。

成家和不无感叹他说：“真是带着悲伤结尾的美丽的爱情故事！难怪他的情诗那么美！”

“你读过？”

“我很爱读，读了好多，还为它哭过呢！”

“啊！”他慨叹了一声，“志摩是我的艺术知音，还有傅雷，他们与我相知极深。”

“你们那么要好，傅先生为啥要辞职离开美专？”成家和这话一出口，就自感羞愧地低下了头。海粟的心也不由一阵紧缩，他想傅雷是因为两件事离开他的。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二八”事变前夕。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傅雷的美学和美术史课多在下午，学生会找傅雷要求下午停课，让他们上街游行，宣传抗日。

傅雷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要求他们在晚上补课。那天下午一时半，傅雷正在教室给学生讲授美术史，他一边放幻灯，一边介绍一个个画家的作品和生平，对每一幅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的评判和分析。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学生们都爱听他的课，大家听得入了迷，没听到学生会的集合钟声。

学生会主席成家和、骨干赵凤翔（赵丹）、杨志荣不见同学们到操场来集合，顿时火了，闯进教室，气势汹汹地质问：“傅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说好停课的，为什么还上课？”

傅雷连忙解释说：“我担心同学们下午累了，晚上补课到不齐，就提前上课了，还有二十分钟就讲完了，你们晚上也好休息了。”

成家和坚决不答应：“抗战宣传是大事，上课是小事，请您立即下课！”

傅雷对他们这种目无师长的蛮横态度很反感，他大声说：“我主张抗日，也主张把课上完，请你们不要干扰我上课！”

他们互不相让，彼此争了起来，课上不下去了。

海粟正好不在学校，王济远闻讯赶来，把傅雷劝回了办公室。海粟得知此事后，也赶回学校。傅雷一见到他，就嚷嚷：“这书我无法教下去了！海粟，我不愿再上台了！”

他劝慰着他：“年轻人爱国热情高涨，容易激动，我们不也年轻过？你就不要跟他们计较了。”他一直陪着他，说着宽心的话。待到学生们游行回来，他就找到成家和、赵凤翔等学生会领导骨干，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傅先生！他是坚定的爱国者，坚定抗日派，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抗日宣传和上课两不误！他是一位非常称职的教授，你们伤害了他，他不愿再走进教室了！”

赵凤翔连忙说：“这都是怪我们太年轻、太鲁莽，刘校长，我们都喜欢他的课，请您劝劝他，千万别跟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一样，我们去向他道歉吧！”

海粟说：“你们还不了解傅先生，他是一个非常诚挚、坦率又很内向的人，你们当众对他不礼貌，恐怕你们几个人去道歉也无法使他继续走上讲台。我建议你们明天开个欢迎会，我陪他一道出席。我想，他会把课教完的。”

第二天的欢迎会开得很好，释化了师生间的误会，彼此谅解了，达成了抗日宣传和上课两不误的默契。

第二件事发生在数月前。新聘教授俞剑华刚从北平来美专赴任，为了帮助新教授树立威信，叫学生们多了解些他，海粟就招呼教务长丁远把俞先生的十多幅画挂到长廊上，让同学们参观。

那天，他和傅雷一同到学校来上班，傅雷一见那些画，就不高兴，拉着脸说：“这画没有一点创造性，毫无才气可言！挂在这里有碍观瞻！”不等

他说什么，就招呼来一个工友，下令：“收掉！”

海粟不便当众批评他，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办公室。

他们刚坐下，俞剑华就进来了。海粟感到非常不安，担心他要和傅雷吵架，为了阻止矛盾的激化，他连忙站起来，给他们作介绍：“这位是刚从北平来的俞剑华先生，这位是办公室主任傅雷先生。”

“傅先生你好！”俞剑华表现出非常的冷静和随和，一点没有要兴师问罪的表情，他提拎起的心落了下来。傅雷却只冷冷地“哼”了一声，就拿着一本书走了出去。

傅雷这样对待俞先生，使海粟感到很尴尬，更感到对不起俞先生。为了缓和俞剑华的情绪，他连忙给俞先生沏了杯茶，说：“他就是这么个性格，有时的确叫人受不了，看在我的面上，请不要生他的气！”

俞剑华显出特别的有修养，他说：“他脾气有点怪，可他的心很好。昨天，他见到我就说，他看了我的讲稿，认为我没本事，只会抄书，当面说的。我非常佩服他的坦直。像他这样能够当着一个人初次见面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多的。老实说，我连书也不会抄，为了怕出笑话，连标点我都不敢随使用，只用圈，他这样的评价，就已经是对我的鼓励了。我应该先用功学会抄书，免得辜负他的期望。”

俞剑华这席话，大大出乎海粟的意料，他连忙说：“俞先生，我钦佩你的度量。我为傅先生的狂言向您表示歉意！”

“刘先生，快别这样说，我丝毫没有谴责傅先生的意思。”他站了起来，“我要上课去了，失陪了！”

晚上，他走进傅雷的房间，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傅雷已预计到他要说什么了，只抬眼看了他一下，又低下头看正在看的书。

他们在沉默中相持了一会儿。他决定开门见山：“傅先生，你怎么能不理睬俞先生呢？你太狂妄了！”

“我没功夫去和抄书匠罗嗦！”

“他是我聘请来的教授，你这样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是失礼的表现！你不认为这太过分了吗？”

傅雷没有和他争论，仍低头看他的书。

这个学期一结束，傅雷收拾了书籍用品，执意辞职，他再三挽留也没留住他。他从他家搬出去了。

成家和听到一声压低了长长叹息。他惊异地望着他：“先生，您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有说不出的痛苦？”

他摇了摇头：“不，傅先生是个杰出的人才，我是为美专失去他而长叹的。他认为教书不如在家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快乐，人各有志，我不能强人所难嘛！后来外国语学院用高薪聘他做法文系主任，他也没去呢！”

“也许傅先生是因为我们伤害了他……”

海粟打断了她：“我想不会的，你别这样想。”他从画架上取下她的画像，递给她：“我把西施画成了无盐，你可别怨我哟！”

她娇媚地望了他一眼，双手捧过：“您尽吓我，我哪有这么漂亮啊！嗯！”她又娇憨地斜睨了他一下，“先生您为什么要美化我？您说！”她用目光逼视着他。

海粟有些慌乱他说：“你本来就美，比我画的更美。”

她又撒娇地嘟起了那极富性感的樱红嘴唇，“不嘛！您说，是因为您喜欢我！”

海粟那压仰已久的渴望又强烈起来，他心旌摇动，他向她移近去，伸手握住了她的手：“成小姐，你这样认为吗？”

她像一个乖觉的孩子，敛盾垂目地就势依到他的身边，点了下头。

“可我不敢有此妄想啊！你这么一个小女孩，追求你的翩翩少年无计其数，我一个年过中年的老头子，怎么敢……”

她连忙打断了他：“可我不喜欢那些毛头小子，我喜欢您这样成熟伟大的男性。”她对他深情地一笑，“您知道吗？当我还不是美专学生的时候，就听到过有关您的传说和故事，就着了狂了似地崇拜您。为了能见到您，我报考了上海的美专。当我走进美专那天起，我就渴望见到您，渴望和您亲近，可老师们告诉我，刘校长去了欧洲，我好失望啊！夜里还流了眼泪，自叹命苦，难过了许多日子。可我又一想，我心中的偶像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我一定能见着他。上天不负我的苦思，今天，我终于有福气坐在您的身边，我的手被您那宽阔的大手握紧，我感到无限的幸福……”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从他手里抽出手来，“我有份礼物送您。”即从手袋内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白纸，展开在他的面前，“这是我想像中的您，在那些思念您的日子，就是他陪伴着我。”

那是幅用国画大写意的笔法画的海粟像，阔嘴宽额，轮廓坚定。

“你何时画的？”

“刚进美专那会儿呀！我从一个老师那里打听到您长得什么样子，把他的描绘，结合我的想像合成的！”她端详了会儿他，又看了眼画像，“还真有点儿像呢！”

海粟感动极了，那种躁动得他痛苦了多时的渴望又强烈地撞击着他的身心，他的手微微颤栗着。他还犹豫什么？能获得如此美丽多情少女的爱，不是他人生的一大幸运么？管她是不是学生，管她年龄的差距，管他世俗的偏见，这些在爱的面前都算不了什么！人生能有几次这样倾心的爱呢？能有几次强烈渴望的诞生呢？她给了他无畏和勇敢，他本来就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本性。他无所顾忌地把她抱到怀中，哆嗦着轮廓分明、刚毅的阔嘴亲吻着她黑檀木似的乌黑秀发，闻着她发间散发出的特异芳香。他无视园内人来人往，无视人们驻足对他们的观望，他紧紧拥抱着她。

晚上，他像换了一个人那样精神焕发地回到家中。没等得吃完晚饭，他就在餐桌上对妻子说：“韵士，我坠入爱河了，请你帮帮我！”

他和成家和的交往，韵士早有风闻。从他告诉她美专有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那天起，她就有种预感，她将要失去他！那只是个时间问题，无法避免，一定要发生的！艺术家爱美，而对美的感受又不与常人相同！谁让她嫁给了一个艺术家呢！而又是这样一个既伟大又风流的艺术家的激情需要激发才能常新，艺术家的爱情没法永恒，细检古今中外艺坛，又有哪位伟大艺术家的爱情从一而终？这几乎是一条定律了！做了艺术家的妻或夫，如果不能有些心理准备，那将是痛苦的开始。他爱过她，她至今仍深爱着他，但她明白，她不可能永远拥有他。因为艺术家在不断的审美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爱的共震，不能像要求常人那般来要求艺术家。丈夫永不变心，那会是不明智而愚蠢的！他对他的移情，早有觉察，可她从没去干涉，从没去阻止，没去和他唠叨、争吵，那只会加深他们间的距离，引起他的反感，以至厌恶。

他既已他爱了，他们间的爱就已死去了，但她也不愿成为他的故人，她能要求人永远忠实于她，死守着她？既然他如此坦率地告诉了她，就还是把她视作知己的朋友，她能 and 一般女性那样抓住他不依不饶地大吵大闹么？她把心中的一汪痛苦化作了平静，淡然一笑，像和他谈论他人的事那般说：“我会帮你的，你尽可放心。我这里不会成为你获得新的幸福的障碍！但我有点儿不放心。”

海粟放下了筷子，怔怔地望着她，反诘道：“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说出来。”

“因为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我了解你。你容易激动，容易轻信，感情用事。你对你喜欢的女孩子了解吗？……”

他不知她要说什么，他不想听任何有悖他心性的话，打断了她：“我不需要去调查，这会亵读爱的纯真，她是我的学生，她爱我，早在未见过我之前，就狂热地把我视作偶像在爱了！她因为爱我才投考美专的！她又是那样一个安琪儿，我还能去怀疑这样的爱？”

“不，不，你别误会，”韵士连忙解释，“海粟，既然你来求助我的帮助，没把我当做一个弃妇来嫌恶，我就已感到了安慰。我们间的夫妻情分虽然结束了，但友谊还在，就为这，我提出一点忠告。我完全不了解你的情人，没有任何偏见，你也用不着为我的平静而心慌，我没一点恶意。我只是想说，她是深深爱着你这个人，还是响往你大艺术家的声名？大艺术家的生活？总之，你一定要认真、冷静地想一想，是爱，还是崇拜？她比你小十六、七岁吧？她曾想拜在你名下做女儿。你是知道的，做你的夫人并不轻松，也非尽是鲜花和美酒，也并非是个罗曼蒂克的美梦！一旦美梦成真，五彩云霞就会为家务、孩子、应酬所消失，那时，她还会狂热地爱你，愿为你的艺术事业和我一样做出牺牲吗？”韵士又淡然一笑，“一个老朋友多余的话，听不听由你。”

“韵士，”海粟的眼睛湿了，“谢谢你宽宏的胸怀，这女孩令我神魂颠倒，我已没法自拔，我相信她是真心的。我很对不起你，只有请你原谅我。”

“这没有什么可自责的，这是缘分。”她又淡淡笑了下，“你打算如何安排我？是离婚还是分居？”

“韵士，这都由你决定。不管你的决定如何，我永远负责你的生活费用。”

“你给我在外面租套公寓吧，这里留给你们。”

“不，我已想好了，你不用搬出去，我搬到学校去。”

“那也好。”

他们分手就像朋友告别，没有吵闹。

海粟在校长办公室里住下来，成家和来和他幽会更方便。

一个男人有了一个新情人，将娶这个新情人为新夫人，这在男权社会里是件极平常的事。可出现在刘海粟身上，就是新闻。不仅在校园里引起沸沸扬扬的议论，在上海滩也引起了物议，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人说成家和是他的第一个模特儿，说他们在画室里如何如何。

他不在乎人们怎么说，这是他个人的私生活。他挽着成家和的肩背走在大街上，他携她一道外出写生，上舞场跳舞，带她去参加社交活动。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他偕她和侄儿刘狮一道到苏州游览林园。但他不愿太伤了韵士，他对韵士的大度既感激又内疚，他决定不在上海结婚，到南京去举办一个简朴的婚礼。

这时，报纸已公布了柏林中国现代画展筹委会任命他和高奇峰先生将赴柏林负责举办画展的消息和启程日期。十月二十七日，他和成家乘火车去宁。

海粟依窗而坐，全身上下收拾得焕然一新，雪白的衬衣外，是非常挺刮的薄呢西服。脸刮得很光洁，新的爱情使他容光焕发，充满自信和豪情，仿佛年轻十岁。他不时看看身边光彩照人娇美的未婚妻，不时了望窗外的田野村庄，在前进列车的呼啸声中迅疾后退，新的景物又飞速扑来。也许，这就是生活！只要不断地前进，就会迎来一个个新的明天，开拓出一个个新的天地。

成功是瞬间的，只有追求才是永恒！

“卖报！卖报！”

一卷报纸递到他面前，“先生，要看报吗？今天出版的《中央日报》、《南京日报》、《新民报》！”

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递给报童说：“不用找了！”

他先看《中央日报》。当他翻开第二版时，一条新闻使他停住了目光，“画家王祺、李毅士、梁鼎铭、徐法华、高希舜、李竹子为中德美术展览会问题携带呈文，赴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

请愿？请什么愿？他约略抬了下头，惊疑地自问着，又继续读下去。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不在，由秘书长褚民谊代见。王等面递呈文，并申述三点意见：

一、请行政院电德国政府，将该项展览延期举办，因刘海粟负责征集的范围狭小，仅限于一部分现代绘画，而我国文化悠久，历代均有名贵艺术作品，而艺术范围，包括绘画、音乐、雕刻、建筑、诗歌等项，绝不只限于绘画一端，更不仅限于现代少数艺术家之绘画作品。

二、请行政院饬会主管当局，作第二次公开征集。一方面由监察委员会监督在故宫博物院中选出各代重要艺术作品为代表，并搜集民间收藏珍品及历代名家作品。

三、在未出国前举行预展，以便评选，而释群疑。

其他几张报纸，也在同一天刊登了这则新闻。

中德现代绘画作品展览会的协议虽然是由他签署的，但筹备工作是在筹委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叶恭绰先生直接负责。况且，经行政院七十四次会议决定，又增加了王一亭、张道藩、齐白石、林风眠、林文静、狄平子、张泽七人为筹备委员，一切工作都经筹委会反复讨论集体决议而实行的。他刘海粟只是常务委员之一员，为何又把矛头对准了他？为何要误为他刘海粟一人包办，凌驾筹委会之上？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也知道，这群画家背后的是什么人，而这个人也是中德画展筹委会的常委呀！可他从一开始就持不合作的态度，一次会议都没出席。为了与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抗衡，他已自征了三百多幅作品，赴法国展览去了，据报载已巡回到米兰、法兰克福等地了。可他极赞成他去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支持，从没说过什么，他认为他们为的是同一目的。他们这群人何就不这样看呢？中国画坛需要团结，不管你是哪家哪派，在如此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更需要团结一心，同仇敌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呀！

他顿时感到心在阵阵痛楚。他难受了一会儿，但很快又自我调节了失衡

的心绪。他坚定地想，要前进，就会有阻力，我不应该气馁，我要迎着箭矢上！这说明陈腐的学风、僵化的艺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沃土！这不是反对我刘海粟个人，而是反对新的、有个性、创造性的艺风在中国立足生根。

当第一届全国美展开幕时，这种斗争就已拉开序幕。在志摩起来为晚期印象派和马蒂斯辩护时，这批画家中就有人加入了对志摩的论战。今天，这些人又站出来反对中德画展，是很自然的事！我不能退却，我应让公众明白，此次画展的起源、意义，以及准备情况。我相信，公正自在人心。

他这样一想，自信又回复到心中了。他把报纸递给身边美艳过人的未婚妻，说：“做我的夫人可不容易哟，还要经常为我担忧生气呢！”

家和用溢满了爱的目光回抚着他的眼睛，说：“这是我的选择，我永远站在你身旁，和你一起战斗！”

他拉过她的手，紧紧握在他的手里。“谢谢，”他轻声他说，“你给了我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也给了我抗争的勇气！”

刘海粟与成家和小姐到南京结婚的消息不径而走。他们一到达下榻的旅馆就被记者围住了。他们问他关于到德国举办中国现代美展的问题。他只接受了中央社记者的采访，向他们简述了中德美展的起源、意义和筹备经过。他无意挑起战火，也没有申辩和反驳。第二天，郑洪年先生为他们证婚。简朴的婚仪之后，他们只在南京住了三天，就于十一月一日乘晚车回到了上海。

了远把他的新家安置在存天阁旁边新添购的教职员宿舍中。他把新婚的太太送回家后，就带着那卷报纸匆匆去了叶恭绰先生家。

“叶先生，您看过二十七日的《中央日报》吗？”他一进门就先把报纸递上去，未等他回答，又说，“请您看看，王祺、李毅士他们上行政院请愿了！”

叶先生很沉静，他从容地接过报纸，细细地读了起来。

海粟坐在沙发上望着他，大口大口地猛吸着烟，等待着叶先生。

好半天，叶恭绰才慢慢放下报纸，说：“他们是对筹备情况不了解，才产生了这样的误会，你不必去计较！”

“叶先生，此次柏林中国美展，我始终本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去努力。当时在柏林，我赤手空拳，没有一点凭藉，和德达成了美展协议。我靠什么呢？就靠的是我‘人格的力’和几笔水墨。我所想的，只是要求在全文化中多少尽一份力量，影响及于全人类全种族。所以，我始终没有想个人得失。正因为我没有得失心理，才没有什么顾忌，才敢于勇往直前，向着既定目标走去。”海粟吸了一口烟，又匆匆地吐了出来，继续说，“我始终相信，人能够有直挚的精神，抱定纯洁的目的，使全人格表现出来！我认为‘力’之所及，没有不成功的——这包括理想和事业。此次展览，在您、蔡先生和艺术界前辈及同行们的支持下，经过全体筹委的艰苦努力，已按照预定计划征集到当代画家作品三百多件，进展还算顺利，可以实现中德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可按既定的日程赴德展出，谁知又生出这样的误会来了！我个人不会去计较这个，只是我担心不能按协议规定的日程举办展览，有损我中国人的信誉。”

“你别急，”叶恭绰沉吟着，“我们来想想办法，如何向公众解释。”

“先生，”叶家的老女佣把一卷报纸放到茶几上，“刚送来的”海粟连忙拿过来，迅速地翻着。他的脸色因突然的激动又红了起来，一直红到了脖颈。《中央日报》、《申报》同时又刊出了条新闻：

王祺、李毅士、高希瞬、章毅然、贾宴然、杨天化、汤文聰等十五人为中德美展赴教育部谒王世杰部长，面递呈文，联名中述意见，要求刘君海粟延期赴德，并重定公开征求审查办法，列出理由有三点：

一、谓此次作品未经公开征集，只能视为个人行动，不能代表全国。

二、谓尝闻人言，此次搜集的各种古物，杂有贗品，恐有损国家荣誉。

三、谓此次展览由教育部主办，系整个国家对外文化宣传，于古，当就故宫博物馆，就今，当就全国艺人及国内收藏家广为征选云。

教育部负责人说：“本部当以王君等均为近代国内知名之画家，真意见不能漠视，当将王君原意转商该筹备委员会蔡子民（元培）先生，请其与叶玉甫（恭绰）诸先生考虑。”

海粟又翻了翻其他报纸，也刊了同样文章。他冷然一笑说：“叶先生，这出戏越演越烈了啊！他们又上教育部去了。”

“哦！”叶恭绰伸手拿过报纸，仔细地看了那条新闻说：“此事你不用过多考虑，我去和蔡先生商讨一下如何对待。你为启程作准备吧！”

“好的。”他应着，忽又想起一件事，“数天前，滕固从德来信说，他已完成了筹委会的委托，七月份就已完成了《中国绘画史要》一书初稿，现已译成德文付印了，月底就可出版了。”

“好！”叶恭绰微笑着，“覆信代我和蔡先生谢他。”

海粟乘黄包车回校，路经“海庐”，他叫车夫停下，跳下车，抬手去叩院门。可他没叩下去，抬起的手停在半空了。韵士一定看了报纸，知道他很快要去德国，又去南京结了婚，她一定又想儿子了。上次西去和她同行，此次……，她虽然没为他的移情别恋大吵大闹，还表现出大度宽怀，可他心里明白，她这是作了很大努力作出来的。有哪个妻子乐意自己的丈夫去爱别的女人，去和别的女人共同生活？除非她不爱她的丈夫！此时他去告诉她，他们结合的消息，又要携她同去西欧，岂不是拿利刃去戳她一刀吗？

一缕愧疚爬上了他的心头，他不能再伤害她了！他缩回了手，在心里说道：“韵士，你是个好女人，对不起你，我也谢谢你！我将把你的思念带给虎儿！”就转身走向车边，跳了上去。

沪、宁报纸纷纷刊载一些画家文章，要求刘海粟、高奇峰延期启程，对入选作品重新审定。

蔡元培、叶恭绰写信给教育部，详细叙述此次画展筹备经过，并郑重声明：

筹备事宜，一切办法，均经筹备会议决，并无任何人专决之事；展览会不收西画和东洋画，专收国画，国画之中，又只仅限现代作品，并不兼收古画，贗品之说可无虑；至于此次征求作品，不能敢为一无遗珠，为期免遗珠起见，于出品征集定稿截止之后，仍可特别通融，继续收集，介绍于本会常务会议，一经通过，即可特予补征。至于重新公开征集审查，为时所限，已苦不可耳。

教育部接信后，即将蔡、叶两先生的解释转致了王祺等画家。这起风波才慢慢平息下来。

好事多磨。高奇峰先生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接到筹委会催促启程的电报时，身体就已有不适。接电后，即乘海轮抵沪，旅途的辛劳又加重了病症，上岸后，即送大华医院。没几天，就病逝医院里。海粟和高先生交谊很好，曾请他到美专讲学。他的病逝，对海粟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抚棺

痛哭，悲痛已极，为其操办后事。高先生医药丧葬费达八千多元，政府一毛不拔，全由叶恭绰先生代付。还有人因之中伤叶先生。海粟忙过了这件事，又日夜兼程筹备办预展。

十一月十日，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第一批征品在上海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世界社预展，定期两天。蔡元培先生为预展举行茶会，招待有关人士。他在致词中说：“此次美展，由中德双方政、学界所发起，协商结果以现代国画为限，筹备会开过大会三次，常务委员会六次。征得现代精品四百余件，近代名作一百件，希望来宾品评。”

中国新任驻德公使刘崇杰也在茶会上致词，对筹备这次美展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并说：“诸君筹备此次展览会精神深堪钦佩。本人亦于十四日同轮赴德就任。使馆方面，对此次展览会当尽力协助。”

画展结束，蔡元培、李石曾、陈公博和美专同仁在文艺春秋社为海粟举办了欢送宴会。沈恩孚题赠《水调歌头》送他再度西行。

放笔代龙去，飞舞向沧瀛。扞胸多少奇趣，破浪又长征。

话到西游往迹，那怪虬须碧眼，嗟叹也狂惊。一舸载玉珠，意兴自纵横。

笑时论，天尺五，眩双睛。较量气韵生动，若个够齐名。且借丹青媒介，沟合东西文化，握手道和平。此事岂空想，豪语壮君行。

七

再过二十四小时，海粟就要启程了，他忙得不可开交。他既要指挥可靠的人把展品装箱，又要协助家和准备行装，还要安排校务。他最不放心的还是新校舍和美术馆的筹建工作。

自年初筹建委员会成立以来，虽然推选了蔡元培、孙科、吴铁城等为主席委员，聘了林森、戴季陶等四十人为委员，召开过三次募捐队长会议，出席的有孔祥熙、李石曾、叶恭绰、吴铁城、孙科、王一亭、杜月笙、蔡元培等众多社会名流，并请他们兼任了美专校董事会常务董事和经济董事，通过了举办书画展筹款决议，并成立了画展组织委员会。他和叶恭绰、于右任、王一亭、钱新之、陈树人、王济远被推为画展筹备委员。可主要工作还得他做。如今画展还未筹备就绪，他就要西去了，美专的这副担子就落到济远一人肩上了，他很不放心。待三十多只画箱装好最后一只，已是夜色深沉时分了。他没有回家，踏着深秋哗哗作响的落叶，带着一身寒气，叩开了济远家的门。

“校长，这么晚还来了？”济远连忙把他迎进画室。

他仿佛一只疲惫已极的海鸥好不容易觅到了一艘海轮的桅杆一般落坐到沙发上。然后伸开四肢，悦：“有吃的吗？我到现在还没吃晚饭呢！”

济远怪嗔着他说：“你老这样，要饿坏肠胃的。你稍等一下，没什么好吃的，下面。”

“什么都行。”

济远离开了画室，他把任务交给太太去了。回来坐在海粟对面的椅子上，问：“都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了。”他抬头看着他，“济远，我这一去，学校的事务就全落到你这既是副校长又是代校长肩上了，这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呀！最让我不放心的就是新校舍和美术馆的筹建工作，很多事还未落实，全赖你去努力

争取了！”

“你就放心去吧！不用牵挂学校的事，至于新校舍的筹建工作，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事我就去找蔡先生、叶先生征询意见。”

王太太用托盘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

他连忙站起来。济远枪在前面把面条端到茶儿上。

“谢谢。”他微笑着对王太太说：“有劳您了！”

王太太腼腆地笑了笑说：“您别客气了，不知可合您的口味？”

他已饿极，一筷子面条已嗦到嘴里去了，连连称赞：“好鲜，好鲜。”

王太太高兴地走出去了。

没一会儿，一碗面和鸡蛋就进了他的肚子。他带着满足的神情抹抹嘴说：“济远，总之，一切都拜托了！”就站了起来，“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走了，一切都劳驾费心了！”

济远跟着站起来，他的太太也闻声走过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已准备了一点酒菜，明天与校长送行，你看何时方便？是中午还是晚上？”

“我就是今晚不睡觉，事情也还料理不清爽，明晚蔡先生约我到他家去，那还得先把行李物品运上船，安好舱位，才能下船去赴约。你们的就免了吧！我们之间，还用客气么？”他笃诚地说，“刚才不是吃了嘛！”

海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三十多只木箱运上意大利邮船康丁凡特号。他站在甲板上，高高捧拳，向送行的亲友道别，待亲友们离开了趸船，他才回到二等客舱里，安顿好行李，一看手表，已是下午七时了。“家和，快点，”他催促着新婚太太，“蔡先生一定等急了昵！”

“就好，就好。”成家和对着小镜在补妆，她此时特别兴奋，两颊娇若桃红，今天，她真正领略了做一个大艺术家太太的荣耀。面对着无数只羡慕的眼睛，她觉得心像涨满了幸福的风帆。即或偶尔遇上妒嫉的眼色，她也觉得非常快乐和骄傲。选择了海粟，就是选择了幸福和辉煌，因为做了刘夫人，她才有机会去西欧旅行，才有资格出入于上流社会，往来于名流学者之中。这于一个出身平民的女子，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幸运啊！她早就渴望能有这一天，这一天终于降临她了！起初，她还有些不敢相信这就是现实。经过短暂的惊异，她很快就适应了。如今，她已安之若素了！她认为，这一切理应属于她，并非全是命运的安排，她虽出身低微，可她出类拔萃，她本就该生活在鲜花和光环之中。可去欧洲旅行，并非上流社会的贵妇都有如此幸运，然而她却有了！让他们妒恨去吧！她早就响往欧洲的艺术，响往文艺复兴大师们的杰作，响往蒙娜丽莎和维纳斯的故乡。她将来也要成为艺术大师！选择了海粟，这一切就都能变成现实！再过五个小时，康丁凡特号就要离开上海，她这个平民女子就要实现她周游世界的梦了！她十分自得的心力眼力，若非海粟，蔡先生这样闻名于世的大学者会设宴给她送行？她激动的心像只小兔般蹦达。她用力关上化妆盒，披上薄呢大衣，把手伸进海粟腋下，心满意足他说：“走吧！”

火锅蒸腾着热气，翻滚着波浪。宾主八人团团围坐。陪客是大学者赵元任、张歆海两对夫妇。几杯酒下肚，蔡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赴德展览，如同一个逆产的胎儿，在非难和误解中好不容易坠地了。如今，高先生去了，你独自一人去承担如此重任，到德国后，大事小事，均宜谦虚慎重，三思而行，遇到困难，当以轩辕子孙荣誉置于首位，从困难中显身手，炼意志啊！”

海粟连连点头，眼里升腾一缕潮雾。他说：“先生临别赠言，海粟深铭

在心，绝不辱没使命，辜负先生的厚望。我会随时写信向您报告画展进展情况的。”

康丁凡特号拉起了长长的汽笛，螺旋桨搅起了黄埔江的浪花。海粟夫妇久久停立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上海的灯光，仿佛映入海里的繁星，深沉墨黑的海水慢慢淹没了它的光华，海水越来越暗，上海的身影也看不到了。寒风掀起了他们的鬓发和衣衫，海粟紧紧搂住家和，向消逝了的灯光扬起手说：“再见了！苦难而可爱的祖国！”

第十章 风流欧陆

—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柏林普鲁士美术院正式开幕。

这次展览会由德国普鲁士美术学院、东方艺术会和中国中央研究院联合主办。德方组织委员有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和佐尔法博士、屈梅尔博士、克伦配雷博士、白舒孟教授、林特博士、孔威廉博士、莱特曼博士。中方组织委员有蔡元培、叶恭绰、陈树人、朱家骅、刘海粟、教育部长、驻德公使。

普鲁士美术学院坐落在柏林宽阔美丽的巴黎广场。上午十时，刘海粟和驻德公使刘崇杰两夫妇乘坐汽车驶进广场的时候，广场上已是车如潮，人如海。人们看到小汽车前插着中国国旗，就有人惊喜地呼喊：“来了！来了！”人们让开了一条路，让汽车开到美术院门前。

海粟容光焕发，他着意地修饰了一下，想突出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的高雅。他身着海蓝色软缎长衫，胸前绣着他自己设计的团花图案，有种特别的潇洒、特别的中国艺术气息。成家和一身白色提花软缎旗袍。大红软缎绣鞋、乌亮的黑发像瀑布般泻到肩上，美不胜收。刘崇杰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雪亮。公使夫人也是软缎旗袍，风度十足。

他们刚一下车，广场上等待参观的人群中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海粟高高抱拳向热情的观众致意。刘崇杰扬手致敬。

早就迎候在美术院台阶上的德国艺术界的名公巨卿们，迅即迎下台阶和他们紧紧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旅欧同胞和留学主，从未见过中国人在德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和尊敬，心里也感到一种特别的兴奋和快意。

出席开幕式的有德国教育部长茹斯特、外交部长赖拉提、东方艺术会会长佐尔法博士、柏林美术馆总馆长屈梅尔博士，和各国驻德外交使节三千多人。

滕固和海粟临时聘请的德国秘书利丹田在给著名学者和名公巨卿分赠刚刚出版的德文版《中国绘画史要》和《中国现代名画集》两书。利丹田用中国话小声对海粟说：“刘先生，此乃近年欧洲艺坛最大之盛观也！”

海粟微笑着说：“谢谢。”

开幕式在隆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首先由普鲁士美术院院长迦拉士致词。他说：

中国美术为我们素所钦崇，其古代雕刻与绘画在欧洲各美术馆，可得而研究。在一九三一年，柏林已举行过一次古代美术展览会，当时观众均感觉有展览中国近代及现代绘画的必要。后来，大画家刘海粟教授来德国与东方艺术会诸君谈判之下，遂协定在柏林举行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其中经过很久之筹备，并得到中国政府诸公及委员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陈树人诸先生热心征集，始得现在之成就，此吾人应该深深致谢者。此次展览会各人作品之精，在吾人意料之外，实开德意志美术义上最大之盛观。

接着是东方艺术会会长佐尔法演说：

中国画不单是一幅图，又是一首诗，却又是哲学道学。

此次中国运来的都是非常有趣味而比较深刻的名作，都是性灵的思想的

活跃，能表现他们的民族性，能表现他们优美高尚的感想。

接下来是海粟致答词：

中国诸画家和鄙人之作品，得来德如此大规模展览，而得德国学者及公众称誉，是十分荣幸的事情。可见德国之深切认识中国。

德国教育部部长茹斯特、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也分别发表了讲话。

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轰动了柏林，轰动了欧洲。一时间，成为柏林人谈话的中心，不管是在火车上、地铁中、马路上，还是餐馆、咖啡座里，只要是有人群集中的所在，都在说着中国现代美术展，争观中国现代美术展。柏林观众的热情像红玫瑰一样热烈。德国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几天中，刊发评介文章五百多篇。每天，都有拿着当天报纸的观众，在美术馆门前排着长队，等候海粟来给他们签名。海粟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观众围拥，要求签名。排队的人太多时，他只得将刘海粟三个字简化为一个“海”字。《德国前途报》评论这次画展说：“参观了画展以后，觉得徜徉迷离于一浓梦之中，宇宙里竟还有这样高尚而优美的世界，较之我们更为高尚与清洁。……我们自羞着的欧洲人，因为我们欧洲人实是这美丽情感与这优秀民族的摧残者，并且教示他人如何对此文化之邦抛掷炸弹以焚毁，对此神圣尊严不当侵犯的生命加以侵略。我们欧洲人及其他一切恃强的人，应当忏悔顿悟，这样超脱高尚的民族是不可侵侮的。”

展出十五天，观者达十五万多人。展出数天后，法、荷、瑞士、捷克、西班牙诸国和莱茵河流域许多省会城市争相要求前往展出，请他前去讲学，每天来访者络绎不绝。

多年的梦想，终成现实，中国的现代艺术，终于走进了世界艺术的殿堂。这棵久藏深山的奇葩，以她特有的美震惊了爱美的欧人，人们开始认识了它的价值。每当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夜阑人静的时候，海粟就要回想起为此所经受的波折，他的心也会禁不住发酸发痛。有人想尽办法，要使他的努力成为泡影，他们不仅在国内制造事端，阻止他梦想的实现，还把舆论散布到德国。他刚到柏林，使馆派来接他的张景魁先生就对他说：“前不久，有人对德方放出空气，说你西行已经告吹。展览一事，李石曾已另外组织了一批书画，以代替你在柏林展出。但德方人士一致反对这样做，说和你有约在先，你不来，是中方单方面毁约，展品不能换成另一批，他不接受另外的展品。”

他感到很纳闷：“公使已离任，难道是梁龙么？”

张景魁告诉他：“梁龙已升任他国公使了，如今这儿公使的主要助手是民国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公子谭伯予。刘先生，他可是很赞成另组一批书画来德这一说法的啊！您可要小心一点啊！”

如今，展览已取得空前的成功，超过了往日的憧憬，一切的阻挠，一切的攻讦，一切的诽谤，虽然曾经给过他许多痛苦，但这一切都已过去，况且，它们与成功相比，误会和攻讦，就更显得微不足道。胜利抚慰了他久经沧桑的心，欧人对中国艺术的热情，使他忘记了那已过去的一切，不管它曾经如何危及了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他胜利了，中国现代艺术终于为欧洲人民认识了！《德国前途报》那篇文章给了他无比的兴奋，艺术是全人类都懂的共同语言，它能沟通人们的情感，使彼此心灵相通。通过中国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就能使观者认识到创造这种艺术的民族的灵魂、德操和品质，艺术有着伟大的认同力和征服力！柏林中国美术展览的成功，就是广大观者发出的和鸣：“中国人民不可侮！”这是对正遭侵略、欺凌的人民的理解和同

情，应该乘胜扩大中国艺术的全世界影响！海粟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弘扬中国艺术的机会！机不可失，应该紧紧抓住这个提高中国国际声望的机会，争取更多的民族和人民对正在经受苦难的民族理解和同情。他相信国入闻之会非常高兴，也会支持他乘胜前进，为扩大中国艺术在世界的影响去继续奋斗的。

他给中国现代美展筹委会打了个电报，汇报了美展的盛况，转达了欧洲观众的热情和愿望，请求同意移往他处展览。他怀着兴奋之情等待着满腔热情的答覆。

回电来了，是叶恭绰先生打来的：“柏林展毕，请立即回国。”

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怎么也不相信，这电文会出自叶先生之手！他怎么会不支持展览移往他地继续展览呢？为了弘扬中国艺术，这几年，叶先生没少付心血，他向来主张发展艺术，支持艺术冲出国门到世界艺坛一决雌雄的呀！他为何要他回去？他不理解，困惑彷徨！但那天，他还是抑制住了心底的不快，应邀在普鲁士美术院演讲了《中国画派之变迁》。

就在这一天，催他回去的第二封电报又来了，是蔡元培、叶恭绰两先生联合署名的：“请海兄乘胜收兵，适可而止，他处展览，应婉言谢绝！”

两道金牌催回，犹似一盆凉水浇到热气蒸腾的头上，他没有丝毫的凉快感觉，只有连连寒噤和困惑。他是熟悉两位老先生的，他们是坚定的爱国者，一向以国家的声誉为自己的荣辱，他们绝不会反对他把展览移往他处展出！必定是有人又制造事端，想继续阻挠他去扩大中国艺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害怕他刘海粟也提高了国际声望啊！

他突然记起了张景魁先生的话，莫非有人在上面使了手脚？看来对手来头很大啊！因此两老也不敢支持他，害怕引起祸殃！为什么总要作难他呢？

但他不能把不快流露到脸上，这种抑制于他来说是很痛苦的，他得保持中国艺术家的风范，不能失笑他人。他强抑着这种情绪，又接受了柏林东方语言学校的邀请去演讲《何谓气韵》。这天，他从演讲会场回到旅馆，家和递给他一封信：“使馆刚派人送来的。”

他一看字迹，就知是叶先生寄来的，语调沉重得像山一样：“兄须知吾人，稍知爱护国家，以期发扬国光，本已担了不是，何况办事又比较认真？此刻若再不觉悟，不难重生荆棘，诚不如回头是岸也！”

海粟的心被沉重的山影覆盖了！发难者看来威势凶猛。怎么办？是屈服于淫威，就此收兵回国？还是满足欧洲观众的愿望，让中国绘画这枝奇葩继续在各地开放？婉绝又作何解释？不回绝，他不仅要承担责难诋毁、招致灾祸，而且展览经费，还有很多实际问题又如何解决？他也就成了没娘的孤儿了，国内就不管他了！

他反复问自己，国家的影响重？还是个人的得失重？他的心突然清明了：为了祖国的荣誉，个人的毁誉又算得什么！就是死，也没有了什么了不得的！你们有难处，我不管，可我要以国家荣誉为重，我要拒绝你们的指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

他立即拟了份给筹委会的电文：“我为中国艺术在暗室中呼喊，一旦光明在群星间辉耀，为完成平生夙愿，苏格拉底可以死罪，曾参可以杀人，以此罪我，亦所甘心！”

家和坐在沙发上，看着他那种怒发冲冠、誓死如归的神情，就走到他身边，从他手里拿过文稿看起来。她握着文稿沉默了好半天，才说：“先生，

请再冷静地想一下，权衡下利弊，再行决定为好！”

“没有什么再考虑的！我已想好了。给我！”

“不！”成家和固执地把文稿紧紧攥在手里不放，“先生，再想想吧！来头很大呀！连蔡、叶两先生都退却了，我们又有何背景能与那些人抗衡？”

海粟根本听不进去，他第一次对成家和发怒了：“请你不要干扰我的决定！把电稿给我！”

家和也第一次对她崇拜的偶像反击了：“你现在不再是我的校长，你是我的丈夫，我们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我为什么不能提出我的意见？这份电报不能发，它会让你背上沉重的十字架的！和你作对的不仅是那些画家，是**有权有势、可以致你于死地的大人物在支持他们！你不为我，也得为我们未来的……”她哭了起来，“众怒难犯哪！”

海粟的心不由一酸，他感到一阵难过，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冲突。昨天，她曾呕吐，医生检查后告诉他：“您的夫人非常健康，头晕恶心只是妊娠的正常反应。”我不应该把气撒给她。他自歉地走到她身边，伸出双手把她的脸扳向他说：“亲爱的，你不能哭，这不利于我们小宝宝的成长。”

家和像听话的孩子，把头靠到他的胸前，嘟着嘴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不要让蔡、叶两先生作难。”

“家和，你不仅是我的妻子，我的学生，你也应该是我的知音好友，你应多多理解我，我不能放弃宣扬中国现代艺术的好机会，这不仅和我的国家生死攸关，和我也生死攸关。我是一个艺术家，我不能因为权势和压力就屈服，就放弃我的追求。请你理解我，你还没有那种体会，我第一次到法国的时候，看到日本人的美展，我羡慕得要死，法国人只知有日本艺术，而不知有中国，这不是一个中国艺术家、一个中国人的耻辱吗！那时我就幻想有这一天，就为在欧洲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而奋斗了，好容易有了这样的机会，又有了这样空前有利的形势，我们为什么要打退堂鼓？”他说到这儿痛彻心脾地吼叫起来：“中国人哪，中国人！就只知道窝里斗！戮杀自己的同胞，好勇敢，好厉害，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为何不去对付侵略我们的日本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东三省！”他复又放低语调，用一种渗浸了情感的声音对家和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做我刘海粟的太太不轻松，我不仅没时间陪你逛街、上商店，也没时间帮你过问家务，还要为我担惊受怕！你说这算不了什么，还时我明誓，愿与我共度人生！我很感动。何谓人生？人生并非风平浪静的航程，人生也非杯光灯影、光环彩带，荣华富贵是一种人生，无忧无虑是一种人生，无所事事、得过且过也是一种人生。而我选择的是一条艰难险阻奋斗的路！家和，我有今天，全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不管世人如何看我，不管社会如何不容我，叛徒、流氓，说不定还有别的什么桂冠，我不在乎，我不以为恶，反以为善。我想干的事，我就要干成！任何权势、威力都无奈我何！我们既已决定共度人生，就是说，你乐意和我一道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哪怕九死一生，也无悔无怨，是吗？”

成家和乖觉地点点头，把电文稿递给了他，小声他说：“我是怕……”

“怕什么？”海粟微微一笑，“那些想摧毁我的人，他们的作为所取的效应恰恰适得其反！因为我遵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什么也不用怕！刘海粟只会越斗名气越响！”他对家和笑了下，拿着电文稿走进了秘书利丹田的房间。“利秘书，请帮我译一下发出去！”

利丹田接过电稿，提笔就译。译完他说：“刘教授，就这么发吗？”

海粟点点头。

利丹田不无惊诧地望着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坦率地对他说：“是出了点问题，国内要我在柏林展毕即回，不同意移往他处展览，我决定独自承担责任！”

利丹田点点头，“那就是说，移往他处展览断绝了经费和后援？”

“是的，”海粟愀然他说，“我正要和你商量此事呢！”他作了个苦笑，“利先生，请你和要求移展者说，凡是要求我去展览的地方，他们必须负担全部费用，包括我们的旅费。”

“好的，”利丹田说，“我想这没问题的。”

“经费之事落实后，再安排移展的顺序，你在这方面已很有经验了，由你与对方协商。”

海粟突然想到了徐悲鸿，他在法国举办过中国近代美术作品展之后，从米兰、意大利也来过德国举办他的个展。他来德之前，就有个愿望，希望在德能与悲鸿碰上，和他作次倾心长谈，消除芥蒂，但在他到柏林之前，他就离开了德国。他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办个展也请的是利丹田做他的翻译兼秘书。他想打听下悲鸿的去向，“利秘书，你一直陪同徐悲鸿先生在欧洲举办个展，听说他原定去英国，你知道他为什么取消英国之行的计划改赴苏联，是不是因为我要来欧洲？”

利丹田耸耸肩，问：“你们不和？”

“不！”海粟果断地说，“我们的艺术观有点分歧。”

利丹田表示理解地点头说：“我想不会是因为您的到来而放弃英伦之行的。据我之陋见，徐先生坚持的是写实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在几年前还统治着欧洲艺坛。如今，这种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具有创新意识的晚期印象派、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新兴艺术流派的作品已逐渐抬头，已为当今观众所接受，整个西方艺术的流风，已转向敢于表现的阵营去了。徐先生在此次巡展的过程中已深有体会，他发现观众对他的作品没有预想的热情，他感到深深失望了。也许，这是他去苏联的原因。”

海粟点点头：“你的见解很有道理，他放弃英伦之行而改去苏联是对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观是苏联提倡的文艺观。当今中国的文艺思潮，也受到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已开始由民主主义向革命现实主义演变。”

“啊！”利丹田突然想起了件事，“刘先生，国家博物馆总馆长屈梅尔教授上午打电话来，说德国国家美术馆要求您留赠十七幅名作和部分纸笔，他们将特辟一间中国名画厅，永久陈列。他还详细告知了他想要留下哪些杰作。”他递给他一张清单，“我详细地记在这上面了。”

海粟迅速地看起来，有任伯年的《渔翁》，吴昌硕的《紫藤》，黄宾虹的《峨嵋》、《大渡河》，王一亭的《柳鸦》，高奇峰的《花桥烟雨》，张大千的《墨荷》，陈树人的《紫云》，傅儒的《严寒积雪》，梁公孙的《瓶菊》，潘天寿的《朱荷》，王个簣的《菱角》，高剑父的《松风水月》，孙孟绿（女）的《荷圻》和他的《松鹰》、《葫芦》、《赤壁图》。

他不由兴奋起来，高兴地说：“又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利秘书，请你立即电告筹委会，征求作者意见。”

“您那封电稿还发不发？”

“发！当然发！”

征求留画的事倒特别顺利，复电很快来了，所有画家都表示同意。海粟非常高兴，他让利秘书立即回复屈梅尔教授，感谢德国国家美术馆开辟中国的名画厅，这是中国画家的荣幸，在各地展出以后，便将十七幅画移交给他们。

三月一日，他出席了德国教育部长茹斯特在普鲁士美术院为庆祝画展成功举办的大型茶会，气氛非常热烈。他和成家和当众泼墨作画，获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他们怀着欢快的心情回到下榻的旅馆，看到桌上放着一封信。海粟一眼就认出是济远的笔迹，连忙拆开读起来：

校长：

柏林开幕盛况，各方均轰传一时，惟其大盛，引起奸人之暗算，对叶（恭绰）直接攻击为挪用公款，中政会议诸公对除柏林外，再往他处开展，大多反对。叶灰心万分，全部经手帐目，已交会计师管理，尚余九千元之谱，据称备作回国川资，当必汇奉也。蔡（元培）先生接到你的信和电报，也以国际上的交际费用浩繁，而经费无所出，又不可省为虑。所以叫我劝你早归。……

海粟仿佛僵立了一般，奸人妒恨，这是预料中事。那些吮着民脂民膏的衮衮诸公，高高在上，也是预料中事，但他没有想到，他们要藉此攻讦叶先生！让忧国忧民、视国家荣耀为生命的叶先生，背如此黑锅，他感到愤慨，又感到不安，也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大权在握的政客们不同意他移往他处巡展，他就非要把巡展展好！他要向国内宣告他的悖行。他当即给《晨报》写信，描绘了柏林画展的盛况，并说：“不但轰动一时，且对德国学术界以极大的影响，各地各国纷纷要求前去展览。吾国绘画为欧人引重也如是，确已轰动全欧，吸集艺苑视线，乘此时机，吾当搏全身之力以赴之；使吾国艺术辉耀于群星间。”

二

海粟我行我素，不理睬中政会议决议，柏林中国现代美展闭幕后，就开始了巡展的征途。第一站移往汉堡，在汉堡美术院演讲了《中国画家之思想和生活》；第二站移到杜塞尔多夫美术院展出，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画与诗》；接下来，他携带作品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美术院举办了隆重的开幕式，他作了《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为题的演讲。再巡展至荷兰海牙博物馆。与此同时，他的个人画展在法国巴黎吕霭画院举行，陈列油画四十五幅，中国画八十幅，大多是他巡展途中所得新作。中国驻法公使顾维钧为他的个展剪彩，马蒂斯、毕加索、凡·东根等著名画家出席祝贺。他们久别重逢，另有一种心心相印的快乐。他的油画《西湖之秋》和中国画《三千年蟠桃》为法国国家画院购藏。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瑞士日内瓦历史艺术博物馆举行，许多欧洲著名人物都来看了展览。法国前总理赫理看过后，对中国现代绘画给予了很高评价。开幕的第二天，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也来了。

罗曼·罗兰是海粟平生最敬仰的人之一，在傅雷的帮助下，他读过他写的三巨人传。这三部伟大的作品，对他影响至深，每当他因受攻讦、诽谤，感到委屈的时候，他就不由想起他笔下的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他为三巨人传所作的序文就像火与电一般轰轰烈烈滚过他的心空，“……他

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难而成为伟大。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与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

“刘先生，”利丹田从会场门口跑进来对他说：“罗曼·罗兰先生来了，您去迎接一下吧。”

海粟激动得什么似的，他再次想起他的作品给予他的激动和勇气。这颗在他心头悬挂了多年的明灯，突然像阳光一样照亮了展厅。他兴奋地往门口迎去。

六十八岁的罗曼·罗兰，神采奕奕，一身雪白笔挺的西装，手臂上挽着年轻美貌的妻子，步履矫健而潇洒地走进展览会场。

利丹田连忙为他们作介绍，东西方两位大艺术家历史性地紧紧握手了。他们一见如故。海粟陪着他参观。他在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的画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特别称赞了陈树人的《西风消息》“有音乐的节奏！”他很仔细地看完了全部展品，并对他说：“中国的画家把种种自然的印象，经过一道灵魂的酝酿，自律的综合再表现出一个新的整个的理想的世界出来，这是真的艺术。”

他们还探讨了东西方艺术的发展走向等等问题，谈得很是投契。他告辞的时候，海粟把他送上汽车，他们再次紧紧握手道别。

罗曼·罗兰的汽车走远了，他的目光还留连地望着汽车身影消失的地方。

“阿爸！”

海粟惊回首，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儿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来德后，他为画展事日夜忙碌，日程安排得满而又满，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学校看他。当然还有一个心理原因，此次与他同来的不是他母亲，而是家和，他担心儿子一时难于接受。他只是请秘书利丹田去看了他一次，将从国内带给他的用品送给了他，转达了他的意愿，叫他抽空去旅馆见他。儿子因为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没抽出空到柏林来看他。画展要巡回到汉堡去，他很想儿子与他们同往，也好充任他的德文翻译，请利秘书打电话给儿子。刘虎说，他很想陪同爸爸去莱茵河流域走走，怎奈毕业考试正在紧张中。后来他就去了荷兰、法国。没想到儿子会突然出现在面前。突然的惊喜，使他的心脏狂跳起来，他的充满了父爱的眼睛慈爱地看着长高的儿子，他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和做什么！好半天，他才说出一句话：“虎儿，你长高了许多！”

“阿爸，我都十八岁了嘛！”

海粟把手伸向他，想把他揽进怀里。

刘虎却让开了，拒绝了他这一表达父爱的动作，小声说：“阿爸，我介绍您认识一位小姐！”他把一位站在不远处的英国姑娘领到他面前，“我的同班同学。”

海粟立即明白了，儿子大了，交女朋友了，他心里不由泛起了一缕复杂的情感。但他立刻向那英国少女伸出宽大热情的手说：“你很美，我为刘虎感到骄傲。”

刘虎连忙把他的的话翻译给女友听了。小姑娘腼腆地笑了。

“一下火车，就找来了。”刘虎说，“我们来前，去了我们驻德使馆，使馆的刘叔叔告诉我您在这儿。哦，”刘虎突然停下脚步，从袋中拿出两封信，“使馆让我带给您的。”

海粟接过信，握在手上，说：“你们先去看画展吧。”他又转对刘虎的

女友说：“你若看上我的哪张画，就把名字记下来，待画展结束，我送给你。”

“谢谢阿爸！”刘虎没给女友翻译，就代她致谢了。

“不用谢，阿爸今天很高兴，多选几张也行。”他抽回手臂，“你们自己去看吧，我还有些事要处理。看完画展，到休息室里找我。我们一道去吃饭。”

“好！”

海粟看着儿子和女友亲密地挽着手走了，他心中又突然泛起一种怅然若失之感。但这种感觉只在心里停留了短短的一瞬。他就记起手里握着的国内来鸿。他急切地需要感受祖国传递来的脉搏。

他找个比较僻静的所在，坐了下来。他没有马上拆信，他在想，让不让刘虎和家和见面？他母亲一定已写信将他们分居的事告诉了他，如果让他们见面，他们会不会彼此接受？刘虎能不能理解他们？突然，他的心闪进了一道阳光，儿子已经恋爱了，恋爱的人儿一定能体味到父亲的情感生活。他一定能理解他们的。

他的嘴角闪现了一丝微笑，他这才去拆那两封信。他先看蒋复璁的来函：

海翁：

我国艺术，代有名手，至现代而融会各家以鸣于时，传之海外，使欧洲人士观而感兴、赞叹不已者，邦国之荣，执事之功也。……

海粟独自宽慰地笑了，吾人也非都如衮衮政客们之短见无知也！有见地的艺人还是很多的么！他感叹地自语着，就拿起陈树人的信。

陈树人、高奇峰以及其弟高剑父共同创立了岭南画派。他在信中说：

海翁：

欣悉中国画展竟能轰动全欧，不仅为德国朝野所称赞，且为英、荷、瑞、捷各国所注目，有定期巡回展览之举，此种盛况，实足光辉于世界，辟中国画展以来之新纪元。遯德之余，同深欢愉。而吾兄于宴会席上重情挥毫，想见当时意兴之酣，彼邦尊重之切，落笔所至，更形精采矣。

这两封信，像两双温热的手，抚慰了海粟因委屈而疲惫的心，他感到少有的欢快。他的行动，并非过街老鼠，有识之士还是以国家的荣誉为重，给他理解和支持！这是国内艺界唯一向他喊出的声援之声。他感动得心都湿了，又把信复读了一遍。

“阿爸，您让我们好找啊！”

海粟向两个孩子拍拍沙发：“休息会儿吧！”

他俩依他而坐。

他说：“虎儿，你母亲很想念你啊！”

刘虎点点头：“她在信中也这样说。”

海粟突然意识到谈话的艰难了，既然他母子有书信来往，什么都还是不说为好。大家突然没话了，空气也沉重起来。为了缓和气氛，他突然站了起来说：“到我们下榻的地方去，我也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个人。”

刘虎当然明白这人为谁，他拉起女友跟着站起来，用英语在她耳边小声地咕噜了下，她笑了。

“我们散步过去吧！”海粟对他们会意一笑，他贴近儿子，“我们边走边说话吧！”他很想就和韵士分居的事情取得儿子的谅解，几次话就在嘴边，他还是吞回去了，说出来的却是别的话题，“虎儿，这儿的展览八月十九日结束，下一站移往瑞京泊尔尼美术院展出，已定下开幕日期八月廿五日，

这儿的费用太大，过两天，我们就要移居阿尔卑斯山阴的瑞山暂住。我们已在那里的小村庄租了几间房子，那儿很美，前临莱梦湖，四山翳翳，是个避暑胜地。我想邀请你们和我们一道前往好吗？”

“阿爸，恐怕不行。”刘虎看了眼女友，“我要送她回家，我已接受了她父母的邀请。”

海粟又感到有些怅然若失，他“呵”了一声说，“是这样，我将要在这儿等到十月以后，才能去英国。还是在柏林时，驻英大使郭泰祺先生就来信，说英国公众渴望中国现代美术到伦敦展览，我已就有关具体问题作了回覆，他说没问题，但未具体落实。我们相约在十月间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期间相见，再作决定，去还是不去。看来，我们在英国怕是遇不上了，不知你毕业后有何打算，是回国去，还是留下来继续深造？”

刘虎连忙说：“我们已决定在柏林上大学。”

海粟约略停了下，又说：“那很好，学习费用，你不用担心，我会按时供给的。”

“谢谢阿爸。”

“不知将来大学毕业后，你有什么想法？”

“想法很多。到英国工作，或在日内瓦国际机构里谋个职位，或者到纽约联合国去工作。那天去见刘崇杰先生时，他一味地称赞我会多国语言，说政府非常需要我这样的人才派到联合国工作，问我乐意不乐意。我说乐意，但要等我大学毕业后。他说一定记着推荐我。”

“好男儿，志在四方。虎儿，阿爸颇感欣慰呢！”

“阿爸，你还回柏林吗？”

“回呀！柏林美术院单辟了个中国名画厅，我们已协商好送给他们十七幅画长期陈列，待展览结束，名画厅开幕，我当然要去参加的，也将从那儿启程回国呢！”

“太好了，阿爸，我们在柏林还有见面的机会了。”

“虎儿，你知道吗？”不知为什么，海粟突然来了勇气，“你还不知道吧，我与你阿妈分居了，我要带你们去见的人就是你的继母成家女士，她是我美专的学生，比你大不了几岁，她很有艺术秉赋，你不会不给阿爸一个面子吧！”

“阿爸，我理解您，这情感的事儿不能勉强，请放心。”

海粟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刘虎的突然出现，成家和没有一点准备，她有些不知所措，她毕竟比刘虎只长四岁。但她是个绝顶聪明的人，非常机敏，一看与他携手回来的还有位妙龄少女，马上找到了掩饰心里片刻惊慌的凭藉。她满脸欢笑地迎接他们，她拉住英国少女的手说：“你真漂亮，我们的刘虎真有福气。”说着连忙捋下手臂上的金镯子，硬是戴到女孩的手上，又对刘虎说，“从你阿爸的描述里，你只有这么高，没想到你已是英俊的小伙子了！”

刘虎感到愉快，连忙叫她：“阿妈，您好！”

“你好！”她连忙转过身，“你比你阿爸漂亮多了！我早想见到你，今天你来了，我们太高兴了！你又带来了这么一位美丽的小姐，今天真是一个应该庆贺的好日子！”她转向海粟，“先生，你看到哪儿去热闹热闹呢！”

空气里回荡着轻松和愉快。

海粟非常高兴，他大声说：“我去下面餐厅订个大蛋糕，庆贺我们相会

在日内瓦！吃过饭，我们去跳舞！”他转向儿子，“虎儿，你的舞步如何？”

“他尽踩我的脚！”英国少女亲昵地看了刘虎一眼。大家开怀地笑了起来。

三

海粟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伦敦妇婴保健医院。他有些得意，甚至有点踌躇满志。中国现代美术展览会在伦敦新百灵院开幕以来，再次以强大的震波震撼着欧洲艺坛，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今天，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他的四十岁生日，他美丽而才情并茂的夫人成家和在医院里给他生下一个和她一样美丽活泼可爱的女儿。这个和他同日而生的长女，给他带来了说不尽的欢乐，他把她取名刘英伦，纪念这次画展的成功，纪念这次英国之行。

他向他临时的家剑桥公寓走去。他又想起了画展的盛况，眼前又浮现起《泰晤士报》、《孟德斯鸠导报》、《伦敦快报》……评介中国画展的醒目文章。他的耳畔仿佛响起了英国教育部长赫利法克勋爵在开幕式上致词的声音：“中国的古美术已蜚声欧洲，一般恒以中国古代灿烂美妙之艺术，至今已成绝响，岂知看了此次刘海粟教授之作品及其搜集的现代名作，其气概之雄厚，神味之深长，确是最高雅之艺术。”似乎又听到：“……现代的中国绘画，内容固然已与以前不同，在某一意义上讲是进步多了。一般欧洲人以为中国现代美术已经衰落，看了这次画展，就可以明白，现在的中国虽然因为政治的变化，或社会经济的不良而受到影响，可是他们的艺术仍在不断地长进，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优良的民族。”

这是谁的声音，那么充满激情？啊，海粟听出来了，是中华协会会长麦唐纳爵士！

“任何民族，任何时代，在各方面也总是有少数英明秀拔的人物。这少数人不管多数人的非难，苦心创造其杰作，例如此次展览会中的吴昌硕、任伯年、蒲作英、齐白石，承继古代的精神，作奔放的绘画；又有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贺天键、叶少秉作极写实的绘画。还有此次来英的刘海粟，是非常杰出的人，他有考古学的趣味，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他用极敏捷的手腕，捕捉微妙而悠忽之顷，创造了雄伟而极其生动的绘画。他也能画油画，曾经得到欧洲人的尊崇。这班人都是天才，是不管时势的非难攻击，而创造了杰作的人……”

英国画坛的权威们纷纷致词，为画展撰序。大英博物馆馆长、英国艺术权威罗兰士·泌宁在序中说：“中国画之渊源，远比他国为悠久，实使吾钦敬无已。且此森峨之古木，仍复发荣滋长，吐蕊放花。刘海粟先生，绘画精湛，卓然大家，……”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把英国观众的热情掀到了峰巅。他走到哪里，哪里都在谈中国画展，都在谈他。当医院的医生护士们知道了家和就是中国画展的举办人的夫人时，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的夫人、女儿，也得到了英国医生护士特别的照护。他由衷地体会到，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只有自强不息，付出艰辛卓越的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为全民族，为人类作出奉献，才能获得世界的理解、尊重、承认和友爱！他曾经为中国艺术的被漠视深深痛苦过，这颗受伤的心，在此次欧洲巡展中，得到了慰抚。

旅欧同胞们好高兴啊！开幕式的第二天，大家自动聚集到上公园街五十号《大公报》驻英记者女作家小鹿（陆晶清）家联欢庆贺。有从苏联演出后来英联系演出的梅兰芳先生，有欧阳予倩先生，有陶行知先生，有文学家蒋彝，有戏剧家熊式一，……熊先生编译的中国喜剧《王宝钏》在英国演出很受欢迎，海粟曾致电祝贺。还有闻讯赶来的一些中国驻英记者和伦敦一些报纸的记者。

小鹿曾是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很有才华。她的房子很宽敞。梅兰芳先生系着白围裙忙里忙外，帮助小鹿作菜。这些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在这儿人人动手，亲如姊妹兄弟。欧阳予倩哼唱着优美动听的昆剧，陶行知用带有徽州口音的京腔朗诵自己的诗。海粟夫妇泼墨作画，由衷地欢呼中国画展的成功。

海粟心里涨满了快乐。

他想着想着路程也仿佛变短了，不一会儿，就到家了。

利秘书迎上他问：“夫人生了么？”

“给我生了个健康可爱的女儿。”

“祝贺您！”利丹田连忙张开双臂拥抱海粟，“真乃双喜临门啊！”他放开他，去拿杯子，“我们应该喝一杯！”他把一杯酒递给海粟，自己也举起了杯子，“为中国现代画展在英伦的成功，为刘教授喜得千金干杯！”

他们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利丹田拿给他好几份电报和一摞邮件，说：“使馆信使刚送来的。电报我已译过了，是美国政府邀请去华盛顿、纽约画展和苏联政府请您到莫斯科去办画展。”

“啊，太好了！”海粟抑制不住满心的快乐，“此乃真好消息！”他匆忙翻起邮件来。他把信拣出来，将寄自柏林的一封递给利丹田，“请给我译一下。”他就看起王济远、美专总务主任王春山和几位教师的来信。

王济远在信中告诉他：“新校舍虽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创校纪念日举行过奠基典礼，虽有蔡元培、孙科、吴铁城、叶恭绰、杜月笙等名公巨卿参加，可仅仅是奠了基，经费未能落实。济远实无能促进新校舍的建设进展，请我师速归。”

海粟漾开的眉峰不由慢慢紧缩起来。他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原以为新校舍的建设正在顺利进行，待他回去就已初具规模，甚至已经竣工呢！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他的心上遽然压上了一块磨盘。

他拆开王春山的信。他说：“美专经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三个月没发教职员工薪水，人心浮动，如此下去，学校要关门了，万请校长早日回国，以挽救学校的前途。”

他再看另外几封信。写信人无不是有学问、他爱重的教授。他们对美专的现状失去了信心，写信提出辞呈。

这些文字好似颗颗冰雹砸在刚刚舒瓣吐香的花上，顿时把海粟心中快乐的花枝打得七零八落，一片凋零。他感到心在阵阵作痛。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济远怎么搞的？

他困惑不解。美专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哺育的爱子，它是他的希望，他的事业，他的生命一部分，它已长大成人，在海内外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他们荣辱与共！他不在乎他人如何说他刘海粟，但他不允许美专的名字被玷污，名誉受损害，不允许它被某种疾病夺去生命！更不允许它消蚀沉沦！不管是什么原因把美专推进如此糟糕的景况，他也不允许！

他陷进了一种痛苦又渗浸着自悔怨恨的复杂情绪之中了，他把他的爱子丢得太远了！他一心在外扩大中国艺术的影响，把它完全丢给了济远。济远毕竟没有管理学校的经验，国内经济形势已到了糟得不能再糟的地步，况且，这是一个势利的时代，势利的世界，在一个势利的国家里，他刘海粟去周旋与王济远去活动是两回事！他这样一想，满腹的艾怨便化作了自疚，这都怪我的偏激，考虑问题不周全，以致几乎要扼杀了我爱子生命了！我要把它从绝境中拯救出来，我得尽快回去！

那么，美国政府的邀请呢？苏联政府的邀请呢？这可是他梦寐以求、千载难逢的机运啊！他曾经多么向往去这两个国家举办展览，去宣传中国的艺术，让那里的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争取他们给予正在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国人以更多的正义声援。现在机会来了，他却要放弃，他又感到非常的可惜了，又觉得不甘。他靠在沙发背上，让心在矛盾的绞杀中煎熬着。回去？还是巡展到我所向往的国度去？他无数次自问着。

“刘教授，”利丹田已翻译好了那封信，“这封信是德国博物院总院长屈梅尔教授写给你的。他盼望贵国赠给柏林美术院的十七幅名作早日运给他们，他们好为中国名画厅开幕作准备。”

“啊，”海粟应着，“请你给屈梅尔教授覆函，待布拉格的展览闭幕，就将赠给贵国的作品，运送柏林。”

“好的！”利丹田应着，“我马上作覆。”

海粟的思绪又回到刚才的激烈思想争斗之中去了。

利丹田很快把信用德文写好了，送给海粟签名。他又请示海粟：“美国政府、苏联政府的邀请如何作覆？”

他的思绪突然明晰了，果断地说：“我决定放弃，布拉格展毕，我就要回国了。”

“放弃？回国？”利丹田瞪大了眼睛，又摇摇头，“不可理解。”

“我的学校需要我！”海粟对他微微一笑，“请致电婉谢。”

“好的。”利丹田应着就上邮电局去了。

一旦决定了，海粟的心也就放松了。他走进浴室，昨天到现在，他一直守候在家和身边，他想冲个澡，全身放松放松。

伦敦是有名的雾都，很难见到太阳。三月中旬，春花儿虽都开了，室内还得放暖气。他扭开浴缸上的热水龙头，热水带着雾气哗哗流淌。他躺在浴缸中，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那种感觉，就像在沙漠中跋涉了很久的人坐到有清泉的树荫下，攀山的人到达了山顶一般。他微合起双眼，尽情享受辛劳后的片刻温馨和宁静。

数月来，他日夜奔波、作画，或到博物馆、美术馆观摩学习，处理展览会一应事务，接待各种各样的来访客人，很少有空陪陪家和。只是在她动了胎，他才抽身陪伴她。她“哎哟哎哟”地叫唤，他却坐在她身边睡着了。家和气得直捶他。他躺在温暖的热水中，竟睡着了，他在做一个好梦。

他神采飞扬地站在校舍的广场上，面对着冉冉升起的国旗向黑压压的学生方阵演讲着《艺术的革命观》。他侃侃而谈：“什么是革命？革命并非专指政治方面的变革，所谓革命者，就是我觉得这东西不好，不对，不要它，另外创造一种新东西来代替它。中国的革命，一次也没彻底，一切思想、艺术都没健全，我们研究艺术的人要明了，我们应具有革命的思想，要开创出一条新路来，非创造，就不配作一个现代的艺术师……”他文思泉涌，哗哗

的掌声一阵接一阵，经久不息。

“刘先生！刘先生！”有人在使劲按门铃，也未能把他从梦中惊醒。

来人听到里面有哗哗的流水声，肯定他在浴室里，又使劲按。

仍然没有反应。

来人想这不得了，他有可能被热气熏昏了，连忙去找公寓的管理人，打开门。

只见室内热气滚滚，水从浴室往外漫，客厅的地毯都湿了。

管理人员打开浴室的门，他惊呼起来：“刘教授，您怎么啦？”

海粟惊醒了，他看到公寓的管理人站在面前，大为恼怒：“你怎么擅自闯进我的家！”

“你睡着了，水流了一屋呢！”

海粟这才真正清醒，见遍地是水，连忙道歉：“对不起，谢谢！”他连忙关掉水龙头。

“刘先生！”有人在外面唤他，“您在演水漫金山哪！”

他听出是郭泰祺的声音，忙说：“郭先生，请在外面坐一会儿，我就好。”

管理员在帮他排水，他对他歉意地一笑说：“大使先生来了，拜托您了！”匆匆穿好衣服，出来会客。

在英国数月，他和郭泰祺有着频繁的交往，他也认识了这位大使。他胆小怕事，一切以保官升官唯是，一个典型的旧官僚。

“你老兄怎么搞的？在澡盆里睡着了？”郭泰祺玩笑地打趣。

“我已两天两夜没上床了！”海粟把他领进没进水的书房中，请他坐下。

“你干什么这么辛苦？”郭泰祺不解地问。

“这回不是苦干画画，是不得已，夫人要生孩子，我送她上医院、检查、化验、进产房……”

郭泰祺打断了海粟：“生了吗？是个少爷还是小姐？”

“一个可爱的女孩！”

郭泰祺连忙起身，拱手相贺：“海兄喜得千金，这可是大喜呀！你看，这儿还有一喜呢！”他把握在手里的一张《泰晤士报》递给海粟，指着头版的社论边看边译给海粟听：“在欧洲人的眼光中，以为中国的现状是军阀捣乱，经济破产，盗匪绑票，政治黑暗，以及天灾、饥馑等等，而忘记了中国人民是一个革命的、最有文化的民族，中国是有着灿烂文化的古国之一。……”

郭泰祺非常兴奋地说：“《泰晤士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中国现代画展，这是该报破天荒第一次载文评介中国文化，是我所没想到的事！”他显得有些喜不自禁，“我已全文电告外交部了。我今天是来来请你们夫妇吃饭的，以示祝贺！”

“谢谢，改日吧！这篇社论，我已读过了。”这样的文章，他读得多了，也就没引起他的惊奇。他淡淡一笑，对郭泰祺说：“《泰晤士报》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而已。本来，我国的文明就是举世敬仰的嘛！过去有些欧洲人不愿承认这点，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是种无知的偏见。他们终于被事实征服了！”他突然想起了件事，“昨天，我就准备去找你，因家和临产，没去了，真是请先生不如遇先生呢！”

“什么事？”

“那天，英国中国协会借展览会场跳舞，有幅画被他们碰破了，这些作

品都经过英国政府保险的，请使馆写个函去交涉，要他们赔偿损失。”

郭泰祺的眉眼垂了下去，唆着嘴唇，面有难色地说：“要他们赔偿，恐怕不太好说吧！去年，有个留学生被房主楼上掉下来的东西砸死了，家属赶来，要我们出面找房主赔偿。依照英国法律，虽然完全应该赔的，但我认为，人已死了，赔偿也不能叫死人复活，而且，我们是在人家国家里，在人屋檐下，有时就不得不弯弯腰，我劝他的家属算了，也没向英国政府去交涉。这人命比一张画的问题严重得多吧！你再画一张，也用不了一会儿，小事一桩，何必计较！……”

海粟顿时火了，他不管他大使不大使，嚯地站了起来，大声吼叫着打断了他：“我们国家的许多权利就是这样被人让掉了！以致今天的中国被列强割得东一块、西一块的！我绝不让，我受了损失，我就有权索赔，这不是斤斤计较！这是属于我的权利！”

郭泰祺显得特别的有修养，他微笑着说：“海兄，息怒，息怒，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使馆出面去索赔，总让人有些小题大作之嫌，我考虑的是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

“好了，好了，”海粟不想听他诡辩，“你不敢写，我自己写，这总不影响两国友好关系吧？”

郭泰祺虽然心里在骂海粟狂妄，目中无人，但他又不愿得罪他。他虽只是个艺术家，可他是举足轻重的名人。他陪着笑脸说：

“使馆还未有出面索赔的先例，你自己写信去索赔，我不反对。”

他转过话题，“不知你对美国和苏联的邀请有何打算？需要我们帮助做些什么？”

海粟仍然不高兴，他气鼓鼓地说：“谢谢了，我不准备接受他们的邀请，这里展到二十三日，一闭幕就运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已定好四月一日在布拉格博物馆开幕，二十八日结束。”

画展一结束，我就立即回来，那时，我夫人和女儿也已出医院了，我们就回柏林，在那里参加中国名画厅的开幕式后，就启程回国。”

郭泰祺有些不解，他认为刘海粟好大喜功，想把画展开遍全球，为何放弃去美国和苏联呢？可因为刚才的不愉快，他没敢问。“你就放心去布拉格吧！我会让我夫人常去医院探望刘夫人的。”

“我就先谢谢您和夫人了。”

四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八时，海粟夫妇乘坐的德国北德公司海轮霍斯脱号驶抵了上海公和洋码头。

轮船一靠码头，王济远、王春山、鄢克昌就登上船去欢迎远游归来的校长。经过短暂的热烈相见后，济远就提醒说：“叶先生、钱先生他们都还守候在码头上呢，我们快下去吧！物件和行李就交王主任处理。”

家和对王春山笑了下说：“那就拜托了。”就拎起手袋，弯腰抱起孩子。

鄢克昌连忙伸手去接：“夫人，给我吧！”

两年的西欧生活，常常出入于上层社会的客厅，往来于豪华的沙龙，家和开拓了眼界，使她领略了大艺术家夫人桂冠的荣耀。作为一位本就才艳过人的新女性，又经欧风熏陶，她知道自己美在何处，更知道如何使自己固有

的美发扬光大。她已不是两年前的家和了，更加出落得风姿绰约、光彩照人，也会摆谱儿了。她微微一笑说：“我也就不客气了。”

他们一出现在舷梯上，家和立刻吸引了许多目光，朋友们向他们迎上来。一位朋友对刘海粟说：“海翁，你从欧洲带回来了一尊活的维纳斯啊！”海粟的又一位朋友萧乃震虔诚地向家和致敬，“刘太太，你真不愧为二十世纪的蒙娜丽莎啊！”

海粟对朋友们的称赞非常高兴和得意。他说：“如今，她又为我创造了一个小的维纳斯呢！”他从鄢克昌手里接过孩子，高高举了起来，“先生们，这是此次欧游又一大收获呢！”他在女儿粉嘟嘟、红扑扑的小腮上亲了一下，又交给鄢克昌，“谢谢先生们这么大热的天来码头欢迎我！我本该一年前就回国复命，但我却违抗了筹委会的指令，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没想到竟受到诸位师友如此热烈的欢迎，海粟深受感动，亦深为汗颜。”他向大家深深鞠了个躬，“以往，欧洲各国之东方学者和艺术史家，只对中国古代美术一致推崇，谓元、明以后无艺术可言，造成一种中国现代无文化的谬论。此次现代名画至各国展出，引起各国学者深切的研究兴味，各国观众有了这个普遍接触中国艺术的机会，遂使各国学者和公众一变以前的错觉，无不深信，中国艺术在不断的前进中，群相叹服，且引为师法！”

海粟这席话算是简短的致词，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海粟又深深向朋友们鞠躬致敬，并补充说：“我已撰好《欧洲中国画展始末》的书面报告，到时详细向筹委会和政府报告之。”

海粟当晚下榻新亚酒店。第二天他准备上学校去，刚要出门，就有朋友来访。这个走了那个来，无法走出酒店。他是个性急的人，惦记着学校的事，又脱身不了。

下午，王春山来了。他一把拉住他，坐到他的面前，急切地问：“王先生，学校怎么成了你说的那种状况？你信中没有明说，你给我讲讲清爽。”

“实际的经济情况比我信中说的还更糟些呢！”王春山叹了口气，鼓起勇气说，“学校已债台高筑，不讲别的，中国营业公司的贷款利息就欠八千。”

海粟很感奇怪，他不解地问：“怎么会欠这么多钱呢？学生八百人，每人交学费四十元，刚开学，怎么就欠这么多？”

王春山不敢做声，他低耷着头。

“你说说原因！”海粟催促着。

“您走两年，物价上涨了一倍，教师工资一分未涨。”他说了这一句又不说了。

“你把话说完哪！既然教师工资未涨，怎么会债台高筑呢？”海粟急了，“你告诉我实情，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你说清就行了。”

他这才吞吞吐吐说：“王济远先生到日本和菲律宾举办个展的所有费用都是从学校里开支的。”

海粟不说话了。

“海兄，海兄！”

正在这时，海粟的朋友黄柏樵先生走进来了，他高声大嗓，“你回来，也不事先招呼一声，我也好到码头去迎接你呀！”

海粟忙站起来，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让到沙发上。王春山也跟着站了起来，海粟介绍说：“我们学校的王主任。”

他们又彼此握手客气了几句。王春山没再坐下。黄柏樵看出王春山有话

要说，就说：“你们有正事要谈吧？”他也跟着站起来，“我明日再来好罗。”

海粟一把拉住说：“没事，没事，已经谈完了，唉——！”他叹了一口气，拉他一同坐下，“我离校两年，学校的经济就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债台高筑啊！”

“啊！”黄柏樵点点头，“如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办事业越来越困难哪！”

“刘校长，我们到外面去一下，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汇报，说完我还有事要去办。”

“黄先生不是外人，你说吧！”

“您走后就把您住的宿舍安排给别的教授了，接到您启程电报后，我给您看好复兴中路五二一四号一所四层小洋楼，单门独户，只是没有家具。您抽空去看看。”

黄柏樵未等海粟说话就抢在前面说：“王先生，家具你不用考虑，你只负责将房子稍作整修，我刚订购了一套法国家具，正好适合摆在刘先生的客厅里呢！”

王春山望着海粟：“刘校长！……”

“好！我就谢谢柏樵兄了，你这好比雪中送炭，我接受了。”海粟又转向春山，“你有事就去办吧，明日一早我到学校去。”

王春山离开后，他这才想起要给黄柏樵这位慷慨的朋友喝点什么。走到门外招呼侍应生给黄先生上咖啡，又从里间拿出雪茄，请黄柏樵抽。

黄柏樵巡逡了一眼套间的门，突然想起了似的问：“夫人呢？”

海粟放低声音说：“她陪女儿睡觉，我就没有唤她出来拜见我兄了。”

“恭喜了！”

“柏樵兄，说实话，添了个女儿比生个小子更令我高兴呢。”他便跟他谈起了这次西行画展的情况。

海粟正说得兴奋时，王济远进来了。“校长，啊，柏樵先生也在。”

黄柏樵站起身，和济远握手问好，又转对海粟说，“我告辞了，五天内，你准备搬家吧！”

海粟跟着站了起来说：“今天我也就不留兄了，等我安好家，再请我兄上家里喝一杯。”他把他送到楼梯口，“改天再聚！”

“改天再聚！”

“济远，坐！”海粟指了下长沙发，自己坐在对面的单人椅上，递给他一支雪茄，“德国的，尝尝。”

济远接过，拿起茶几上的火柴先给海粟点了，再点着自己的。他猛吸了一口，又满腹心事地吐了出来。他们都有话要说，又都不知从何开口。最后还是海粟先说了：“是你和王春山的信把我叫回来的。本来我要接受美国和苏联的邀请去华盛顿、纽约、莫斯科开展览会的。我权衡了一下，就回来了。当然也为家和，孩子太小，不宜远道旅行。主要是因为你们的信。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济远点点头说：“就是经费没法落到实处。这两年，中国的经济几乎破产，物价一天一个样，曾经表示支援我们的人，也都各有他们的难处。办画展所筹的经费，只够付了地皮费，当初我说请您放心，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致如今新校舍只打了个基础，还不见一房一屋。辜负了我师的重望。”

海粟连忙说：“此乃形势使然，恐怕我在家也不会有什么大进展。参照

欧洲现代化设施，建座新校舍，是我的梦想。可我没财产，没企业，全靠社会解囊，名人资助。如今国家又处于危难之中，我一个赤手空拳的艺术家，唉！能有什么回天之力！”

“您这是在安慰我，我就更感不安了。”济远猛吸了一口雪茄，“先生，您把学校交给我，可我没有把学校管理好，我对自己的管理能力估计过高，很对不起。还有件事，我事先没有请示您，事后也没向您汇报。我只告诉过您，我应日本和菲律宾之邀去举办了个展，我没告诉您，经费从学校开支。这也是造成学校经费拮据的直接原因之一。我为之深深感到不安，也深感内疚，很对不起您……”

海粟又递给他一支雪茄，打断了他的话：“这事我已知道了，我不责怪你！一个艺术家谁不希望办展览，宣传自己的艺术，那就是傻瓜蛋。你出国开画展，这是好事，我理所当然要支持。你没家业，又无人给你解囊相助，经费由学校出，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事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放在心上了。再说教学管理，你没经验，我把那么个重担子加在你一人肩上，就不允许你出点偏差？那是不实际的。不要再疚之于心了！我已回来了，我们共同来整顿。美专一定会兴旺起来的！”

“先生！……”济远的眼睛湿了。

第二天一早，海粟就匆匆离开了新亚酒店，他怕走晚了，来了客人，就又走不出去了。

果然如他们信中所说，学校已失去了往昔的严谨活泼，纪律涣散，不少教师没来上班，学生缺课的很多，图书馆冷冷清清，没几个人看书，一副不景气的境况。他又去看望了几位没来上班的教授，见他们生活清苦到艰涩的程度，他心里感到非常难受，他自疚有负于他们。但他什么都没说，就匆匆离开了学校，跳上一辆黄包车，直奔四行联合银行总经理钱新之的办公室。钱新之热情地拉着他的手，一同走进旁边的休息室，和他一同坐到沙发上。

“海兄，行色匆匆，一定有什么事吧？”海粟咧开大嘴作了个苦笑说：“新之兄不愧是人中之杰呢！你若做艺术家，肯定能创作出杰出的艺术品，我未开口，你就猜中了我的心思！”他像在家里一样从茶几上烟盒里熟练地抽出一支烟点着了，“我的学校快濒临倒闭了！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欠教职工的工薪三个月，还欠了近万元的债务，学生食堂开不了伙，一些教授在饿饭，我这个校长算个校长么？你是美专的经济校董，我只有请您救救我们的学校，帮我解此燃眉之急了！”钱新之抬起手，衬着下巴。

海粟让他想一想，没有立即要他作答，他吸着烟等候着。“你说个数吧！”海粟手里的烟吸完了，钱新之的手也放了下来，他望着海粟问。

“两万！”海粟回答着，“一万补发欠下的工薪，一半做日常开支。我会很快还给你的，我已想好了筹款计划。”他站了起来，“我现在是火烧眉毛，请兄立即把钱拨到美专帐户上，我等着米下锅呢！”

“好，马上转。”钱新之也站了起来。

“谢谢！”他紧握住钱新之的手，“我告辞了，许多事都在等着我呢！”

海粟没有回新亚酒店，他直奔郑午昌先生家。

午昌是《海粟丛刊》的编辑，在未享盛名前得到过海粟推荐，两人私交很厚。海粟找他，是他看上了他开办的汉文书店的主编谢海燕。海粟认识海燕，在四年前。那年，海粟第一次欧游回国后，去普陀写生，归途中遇风暴，羁留在浙江定海公园望海楼，与从日本抱病归来的谢海燕相邂逅。两人从欧

洲艺术谈到日本浮世绘，从日本艺坛谈到中国艺坛，十分投契。海燕虽然年岁不大，但很稳实，留给他很深印象。他要整顿美专教务，很需要这样务实肯干而又有艺术修养的年轻人。

他开门见山，“午昌兄，我是来向你求援的。”他向他阐述了美专现状，“我准备自己兼任教务长，需要一个能干又脚踏实地的助手，此人非海燕先生莫属。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么？我想聘请他做我的教务襄理。”

郑午昌反诘着他：“你跟他谈过没有？”

“还没来得及，我不能挖朋友的墙脚，当然得先征求你的意见。你同意了，我再去找他。我想他也会乐意来帮助我的。”

“只要他乐意，”郑午昌豪爽地说，“我没意见。”

“那我就谢谢你了！”转身他就找谢海燕去了。

他很晚才回到新亚酒店。推开外间的门，见家和坐在盏微弱的灯光下，对他的回来，毫无反应。他立刻意识到她不高兴了，连忙问：“夜饭吃过没有？”

家和没好气地抢白着他：“你还记得我吃饭了没有？你心里还有我？还有女儿？你一早就出去了，把我母女扔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酒店里……”她鼻子一酸，就嚤嚤地哭了起来。

海粟连忙插紧门，坐到她身边，边拿手帕给她揩泪边说：“家和，真对不起，学校出了那么多问题，我得去解决，你是知道的，这关系到美专的前程，很重要……”

“你的美专很重要，你的教师很重要，你的艺术很重要，就我母女不重要！”家和挥掉他的手，扭转身去。

“这怎么会呢？”海粟陪着笑脸，“我的事业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你和小英伦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扳过她的脸来，“家和，你别这样，我实在是太忙了，对不起，你晚饭真的没吃？”他站起身欲把她拉起来，“我也只在小摊上吃了碗凉粉，我们一道到下面咖啡厅去吃点什么，好不好？”

她嘟起了嘴，撒娇地说：“我这副样子怎么见得人呢？”她挣脱了他的手，往里间卧室走去，“你去吃，给我带一点就行了。”

海粟爱怜地望着她那秀美的背影，不禁感叹起来，女人哪女人！可爱又不可理解！他摆了下头，笑了笑转身下楼去了。

第二天，上海美专全体师生员工在艺海堂集会，欢迎刘校长归国，同时举行新制第十六届毕业和附属成美中学第一届毕业典礼。海粟在会上作了即席演说。他先给毕业同学以热烈的祝贺，就向大家报告了西行画展经过。最后话锋一转说：“这两年中，先生们辛苦了！欠了三个月的薪水，实在对不起。我宣布：所欠诸位的薪津，明天全部补发给大家。”

听者群情激动，有人使劲鼓起掌来，掌声漾开去，有如涛声轰鸣。

他继续说：“但美专的教学纪律涣散了，同学们的士气下降了，我们可不能误人子弟啊！教务需要重新整顿！我决定自兼教务长，聘请谢海燕先生任我的教务襄理，聘留欧归来的刘抗先生任西画系人体班专任教授。自明日起，开始重整校风，请诸位先生助我！”

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从大家的掌声中，我得到了一个讯息，全校师生都支持我的行动，谢谢大家！”

刘抗仅二十三岁，他唯恐学生因他太年轻不为折服，特地辟两间教室陈

列刘抗的作品。又在刘抗授课的那间教室的牌子上加上了他的名字，成为刘海粟、刘抗共同的教室。

他在学校整整忙了一天，浮动的人心逐渐安定下来了，教授们也开始打起了精神，学校的生机开始复苏了。

这晚，他又是很晚才回到新亚酒店，家和又是冷脸相待。他和她说话，她不理他。他就抱起手舞足蹈的女儿，自言自语地说：“宝贝儿，阿爸两天都没抱你了，阿爸要整顿学校，不能误了人家子弟，没空和你和你妈亲近，阿爸很难过。明天，我们就回自己的家了，我们的家很漂亮，院子里有棵棕榈树，又高又大，上面结着一穗穗紫嘟嘟的棕籽，还有棵腊梅，和一丛凤尾竹。客厅里呀，摆着黄伯伯送的全套法国家具，东墙上挂着你阿爸临摹的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的《但丁和维吉尔》，很气派呢！阿爸雇了个阿姨看护你，好让你阿妈重新拿起画笔来画画。”

他的话，英伦不会听懂的，当然是说给家和听的。果然起到了缓和气氛的效应。她转过了头问：“房子你去看过了？”

“看过了，很不错的，不知你喜欢不喜欢？”

“你说可以，肯定是不错的。”

“我从这新亚酒店雇了个临时厨师。”

“要请客？”

“嗯。”

“到酒店去请两桌不就行了！何必在家里请，太麻烦了。”

海粟抱着女儿坐在她身边，解释着说：“我也知道在家里请客挺麻烦的。但我这是为了学校筹划，准备筹备画展，还债呀！”

家和没话说了，她知道，学校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她得支持。

海粟很快就安好了家。他连续一周宴请美专教授，画室里备好了笔墨纸砚，黄宾虹、郑午昌、王个簃、郑曼青、马公愚……许多画坛名家，谁先到谁画，饭前画，饭后画，一周下来，就画了一百多幅。他自己又每天加夜班到深夜，也画了六十多幅。他叫人送到店里裱成精装，准备举办筹款画展。

海粟给每一个能够买得起画的友人亲笔写信，一天写十几封，请求支持。

七月二十一日，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华安大厦八楼宴请刘海粟。请柬上同时写着：“请偕同夫人光临。”海粟把请柬递给家和，要她同去赴宴。

家和又使小性子了，她“哼”了一声，“大人？这桂冠倒是很好听，只是太名不副实了！说白了，我是你的佣人，给你带孩子的保姆。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夫人待了？你舍不得为我花一点时间，别说陪我逛商店，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你只有你的学校！”

“家和！”海粟带点乞求的声调说，“别老说这些了，今天我陪你！”他把她推到梳妆台前，按坐下去，“打扮得漂亮一点，镇住那些夫人们！”

家和不由又笑了起来。

海粟拍拍她的头，“真还是个大孩子！”她突然拉住他的手，放到嘴边吻着，小声地说：“先生，过去我狂热地追你，是因为我崇拜你的才华。现在，我已成了你的太太，似乎又感到这些已不再是主要的了，我需要你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爱。我是一个女孩，还有很多梦想，如今整天待在家里，脱离了社会，我害怕孤独、寂寞，……”

海粟望着镜中的太太，爱怜地笑着打断了她：“我以后尽量多抽时间陪

陪你。不过，家和，你了解我这个人，到时又总是容易忽落了 you，这并不是我心中没有你，只是我这人太爱事业了。你很有才华，我不在家时，你可以把时间用到绘画上，你已有很好的基础，再努努力，你有可能成为女画家中的翘楚呢！艺术不仅能解除因我不在时的寂寞，还会使你的精神感到更充实，你还会因之越来越漂亮呢！”

家和又嘟起了嘴：“我就是画得再好也没用，人家还是以为是你捉刀代笔的！”

“不会的！”海粟亲亲她的秀发，“你只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识之士还能辨别不清么？”

家和笑了。

这天，华安大厦八楼宴会厅汇集了上海画界巨擘和有关名流。蔡元培、叶恭绰请了吴铁城、李石曾、李大超、王一亭、钱新之、潘公弼、潘序伦、黄宾虹、吴湖帆、王济远、吴东迈、关良、朱屺瞻、张弦、刘抗等数十人出席作陪。

海粟携着家和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宴会厅。家和的风采立然使宴会厅为之一亮。她穿着法兰西最新潮的高腰大摆紫蓝色的连衣裙，秀发高高盘在头顶上，光洁白嫩嫩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脸上施了淡淡的粉，涂了淡淡的红，两叶柳眉，有似新月一般映衬着她那会说话、会传情、顾盼生辉的双眸。她立在众人间，有似一树开在初春灌木丛中的紫玉兰，春光独占！与会的夫人们顿时显得黯然失色，没有了光彩。男士们无不被她的美惊得失了态。蔡先生带头鼓掌欢迎他们。

海粟高举双手抱拳致谢，并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打印好的报告《欧洲中国画展始末》，走到蔡先生面前，递给他：“我把给筹委会的书面报告打印了一些，您看要不要给在座诸君看看？”

蔡元培答道：“很好，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解，多一分理解，就多一分支持！”

刘抗连忙接过去代他分发。

宴会开始，蔡先生即席讲话：“刘海粟先生此次代表吾国赴德举行中国现代画展，获得无上光荣与极大成功。在柏林展览后，引起各国之注意，二年间，在欧巡展十余处，震动全欧，使欧人明了吾国艺术尚在不断前进，一变欧人以前之误会。因其他国家对各国宣传艺术，以东方艺术代表自居，吾国以前则未及注意。此次画展之后，移集欧人视线，此固吾全国艺术家之力量所博得之荣誉，而由于海粟先生之努力奋斗，不避艰辛，始有此结果。此等劳绩与伟大精神，实使吾人钦佩与感谢。吾国年来多故，对外文化宣扬，未遑注意，即经济方面亦感困难。此次画展经行政院决定后，并拨经费四万五千元，其事由叶玉甫先生费尽心血，始抵于成。同时在国内时，一切会务，均由叶先生不避劳怨而主持之，吾人对于叶先生亦应表示感谢。唯行政院所拨经费，仅为德国柏林一处展览之用，柏林展览会开幕以后，德国各省及各国均热烈欢迎，纷纷要求续展，其经费虽由各地方政府或美术院分别筹拨津贴，而刘先生个人往返川资使用，所费不貲，皆由其所筹画款垫用及私人借贷。以此政府之少量经费，获偌大之成功，诚出吾人意外。不过刘先生私人之负累过重，吾人尤不能不设法以谋补救。现刘先生已载誉归来，将所有来售之作品，已登报请各作家向筹备处领回，已筹之画款，已托潘会计师发还，各事妥当缜密，大为可佩。请共举一觞，对刘先生表示敬意。”

海粟站起来，激动地说：“海粟此行，违悖了政府催回的指令，让蔡、叶两先生和筹委会诸先生担了不是，海粟惶恐之至，没想到能得到诸公的理解，海粟感激至深。”他高高举起酒杯，“谢谢诸公！”他一口饮尽，遂斟满酒，招呼家和同他一起去敬酒。

他们先到吴铁城、钱新之桌前，给他们各敬一杯，并说：“我给您写的信收到了没有？”

他们应着：“收到了！”

“美专筹款画展，请您一定光临支持！”

他们端着酒杯，一个个敬过去。这天，他俩喝得酩酊大醉，还是钱新之用汽车把他俩送回了家。

美专筹款画展在周密准备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有画件都订购出去了，得款三万元，还清了积债。整顿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一个濒临倒闭的学校，又红红火火充满生机了。海粟可以腾出手来撰写文章，准备第二次欧洲画展了。

就在这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欧游随笔》和《海粟丛刊·国画苑》，以及他编的《世界裸体美术》（二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海粟油画·第二集》、《海粟国画·第三集》。他撰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一文由黑谷正人译成日文在日本《南画鉴赏》杂志发表。还翻译出版了英国厄普（T.w.Earp）著的《现代绘画论》，他在译者序中写道：“现在绘画运动，占着近世史上重要的一页，过去三十余年间画坛的变动，在此比例上，较诸以前三千年间的变化，尤为迅速而复杂，这是人类精神活动非常紧张的一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应该归功于塞尚。自从这个革命画家诞生以后，学院派虚诈的面目即被扯破，所谓学院派的作风渐形衰落，于是绘画得以从冷酷无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了自由。”他还写了《关于米勒》。

这年冬天，他又去游览了黄山，这是他第三次上黄山。在黄山，他画了中国画《古松图》、《朱松》、《孤松》、《黄山云海》和《黄山松石》。他在《古松图》上记道：

己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数株，皆奇古，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

从黄山回到沪上，他携着描绘黄山的作品去看蔡先生、叶先生、沈恩孚先生和李仲乾等先生。他们都很欣赏，都在他的作品上题了诗。蔡先生在《古松》上题道：

黄山之松名天下，天矫盘拿态万方。漫说盆栽能放大（人言黄山松石恰如放大之盆景），且凭笔力与夸张。

沈恩孚先生在《古松》上题曰：

拥衾僧院寒如铁，起写黄山一古松。何处不留真面目，偶探秃笔仕虬龙。

沈先生又在《朱松》上题道：

扞倒危峰石罅间，万千气象早罗胸。袖中跃出如椽笔，不觉绛云已化龙。

蔡生意犹未尽，又在《黄山云海》上题写了：

岩岩高峰，逢逢云海，俯仰之间，得大自在。

那天蔡先生题完画，招呼海粟坐下，说：“海兄，有件事正想找你商量呢！”

“先生，什么事？”

蔡元培稍稍顿了一下说：“陈仲甫在你去德国那年，就由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审判，以危害民国治罪法，判处监禁十三年。现正在南京监狱服刑。”他放低语调，“国家危难日深，中日塘沽协定规定中国不但放弃满洲，还对日本开放华北。在此外患日侵之形势，他虽已受过审判，我们仍然担心他的生命安全。我曾写信给现在教育部次任上的学生段锡朋，要他想一切办法保全仲甫兄的性命。你在欧洲期间，适之兄每次来沪，都谈起营救一事。我们同叶玉甫先生、章士钊先生、杨杏佛先生一起商量如何救他，杨先生待为此事找了宋庆龄女士。宋女士运用她的影响作了很多工作，目前，大概不会危及性命。但我们都认为应该有人去探监看看他，或许对他的精神有所支持。想来想去，我们谁去都不合适，就想到了你。你无党无派，一个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艺术家，又是他的朋友，也不在政府任职，老蒋就是想开罪于你，也没理由。但那时，你又不在了。前些天玉甫兄又和我提及此事，不知你……”他没有说下去，就望着他。

海粟曾经救过一次陈独秀。那是他们认识后的第二年，独秀常来沪上，住在涣阳里，一天被法租界巡捕抓进了巡捕房。他得知后，找到当时上海很有影响的人物李征五，请他营救陈独秀。李原是国民党左派，性豪爽，重义气，思想开明。他一口答应，找到捕房，把独秀保释了出来。海粟当然明白蔡先生未说出来的几个字“敢不敢？”他没有半点犹豫就回答说：“先生如此看重我，我非常高兴。我也很惦念他。我的《孤松》正想请他题字呢！”

“你准备何时启程去南京？”

“后天吧！”

“好。”蔡元培伸手握住海粟的手，“仲甫见到你一定十分高兴！”他松开手，起身走到书房，不一会儿，拿出一部《尔雅》，“听说他在研究古文字，这部书对他或许有点用，带给他吧！”

海粟接在手里，连声说：“好好好！”

“请他保重！”

陈独秀在狱中还是受到一些优待的。他的监舍，有里外两间，外间有张书桌，两把椅子，可以看书写字。监门打开时，他正好洗了澡，神色不错。一见来者是海粟，他竟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完全忘了是在监狱里，他张开双臂迎过去。

几乎在同时，海粟扔下提包，高呼着：“你真伟大！在法庭上……”也张开了双臂迎上去，两人紧紧拥抱。陈独秀抢着说：“海兄伟大，伟大的叛徒，敢第一个画人体模特儿，敢与军阀较量！”

……”

“哈哈！”两人旁若无人一般，不去理会隔壁狱卒的监听，放声朗笑，“我们都伟大！哈哈……”

“对对对，我们都伟大，哈哈……”

他们忘形地相对坐下。

海粟问起他的狱中生活。

他说：“你都看到了，判我十三年，我何罪之有？老蒋要我反省，我又有何愧疚？我自少年就为反帝、反清、反军阀、反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何罪何愧？检察官指控我‘危害国民’、‘叛国’，更是无稽之谈！国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叛国者，出卖土地、人民、主权者，泄露国家机密者，我据有了吗？我出卖了吗？倒是国民党竭全

国人民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我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之组织，钳制人民之口舌，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也不容人有异词！是我陈独秀叛国，还是他们叛国？”他突然从激越的情绪中冷静下来，“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说点别的。报载你去欧洲画展，载誉而归，说点欧洲事吧！”

海粟简略地说了西行画展情况，说到国内反对他去他国展览时，他也激动起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干我的！我给他们发了个电报，我念给你听听。”他大声朗诵起来。

“伟大！伟大！”独秀朝他竖起拇指。

海粟突然想起他提包里的礼物，当然已是经过了监狱检查的。他从地上把它拎到唯一的写字台上说：“蔡先生听说你在研究文字和古汉语，让我捎来了这部《尔雅》。叶恭绰先生让我带了部《小学》，适之兄非常惦念你，他每次来沪都催蔡先生派人来看你。我是他们的代表。”他把两部书放到桌上，又拿出两条香烟和一件夹袍，“这是我送你的。”继又拿出一卷宣纸和一瓶墨汁，“也许有时你想写写字吧！”

“好好好！”独秀非常高兴，“袍子可暖我身心，烟可解乏提神，书乃精神食粮也！”他拿出几本《东方杂志》给海粟看，“几十年了，我都想作些学问，写些研究性著作，总是没有时间，现在最富有的就是日子了，这是我这几年写成发表的。”他边翻边介绍着，“这是《实庵字说》，这里刊的是《老子考略》，这期发的是《荀子韵表考释》，我还写了《孔子与中国》，《东方杂志》已发排了，现正在写《干支字母说》一书，我还想写写自传、回忆录之类的文章。”

海粟又脱口而出，“了不得，了不得！”遂拿出《孤松图》和《寒江独钓图》给他看，指着《孤松图》对他说：“此乃我近去黄山画的，请给我题几句话吧？”

“好的！”陈独秀展开《孤松图》，品赏了片刻之后，就提笔在诗圉上写道：

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用。

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

又在《寒江独钓图》上写了：

自画有石谷，中国诗书画一体尽矣，晚近画艺，有复兴机运。独秀。

写毕，意犹未尽，说：“我给你书副对联作纪念吧！”

“那就太有意义了！”海粟立即从那卷宣纸中取出一张，裁好。陈独秀书道：

人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上联题：“海粟先生雅教”，下款是“独秀”二字。写得纵横恣肆，大气磅礴，绝非寻常书家可为。这两句话，也真实地抒发了陈独秀当时坦荡的心迹和昂扬情绪。

这时，守在门外监视的狱卒开门了，并大声说：“探视时间已到！”

海粟收起《孤松图》和对联，两人再次拥抱。独秀祝海粟“二次欧游画展成功！”海粟祝独秀《干支字母说》早日成书，《陈独秀传》早日动笔！千万珍重身体！海粟说着眼睛湿了，他说：“我们虽不能常来看你，可我们都想着你！”

独秀松开手臂，两人大声道着“再见！”

谁知，这次相见却成了永诀。可他们当时谁也没有料及的。

五

经过数月的准备，中华美术协会在刘海粟的发起下，于一九三六年四月组建起来了。这是一个集全国艺术家、批评家、艺术教育家于一体的艺术家组织。其宗旨在推进中华艺术的振兴和进步。该会的第一项活动就是筹备举办全国美展。他和王济远、谢公展、王个簃、潘玉良、阎甘园等被推选为美展筹备委员。为了鼓励青年画家树立革命的艺术观，他开了好几个夜车，重新撰写了《艺术的革命观——给青年画家》的公开信式的长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画学出版社出版的《国画》杂志第二号上。他在该文中重申了他的艺术观。他说：

艺术既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也代表一个民族的民族性。艺术表现出来以后，要贡献于全民族。

他说：

艺术是“表现”，“表现”两个字，是自我的，不是纯客观的。我对于我个人的生命、人格，完全在艺术里表现出来。表现必得经过灵魂的酝酿，智力的综合，表现出来成功一种新境，这才是表现。

艺术的目的，绝不是照抄实在的外形，也绝不是供给帝王、权贵、富豪们消遣的玩意儿。艺术的目的，要使人众得到美的陶冶。

这篇文章在艺术界，特别在艺术院校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无疑是射向僵化死板的院体派一枚杀伤力很强的炸弹。他为他的艺术观呼号，身体力行，满怀信念，要变革中国美术的现状。他要把艺术引向进步、革命的方向。

那天，他从学校回来，一进院门，他就高门大嗓地唤着：“家和！家和！”几步就上了楼，继续大声说：“好画，好画，快来看哪！”

家和走出室内：“看什么？”

海粟把手里的画卷扬了一下，“你看看这张画，刚刚在存天阁和潘公展、黄宾虹、夏敬欢、李仲乾、诸乐三诸位教授们合作而成的。”

成家和走到他边上，共同欣赏起来。见右上题《鸚鸟欲下将安之》，“怎么题了这么个怪题？”

海粟得意一笑，“你读读夏先生的题诗。”他又自读起来：

海青苍雪虽有种，华绊全环徒示宠。

何如盘翅北黦巔，去逐不仁蓄其勇。

俯视东菲被残杀，毛挚微禽我矜悚。

天生鸚鸟尚不然，智效飞翬人作俑。

看君画此风饱飏，反翻归飞肩侧耸。

为君补作松郁蓊，上写玄云势倾洞。

试悬寺壁近殿拱，免教鸽粪佛头冗。

家和却没有表现出相同的热情，她把目光移到阳台上，冷冷地说：“海粟，你不觉得你对不起我母子三个吗？”

他的心神仍沉醉在面前的诗画之中，好一会儿他也没悟出这“对不起”三个字的意蕴。

成家和见他那愣愣之态，又数说开了：“我生英伦后，没人照顾，只好

住在医院里，整日见不到你的人影。你有那位漂亮的英国小姐加克生陪着逛大不列颠博物馆，流连忘返，哪管我在语言不通的医院的寂寞？……”

“你说些什么呀？我流连忘返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被人盗去的国宝《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断琴》……”

“你让我说完！如今回国了，该多关心关心我们吧！我怀麟儿，生麟儿，你又关心、照护了多少？我总是看不到你的人影，早上匆匆出门，不是去外地写生，就是去学校。晚上，你在画室一待到三更，好容易遇上一个礼拜天，你也不陪陪我和孩子！我是个女人，我需要爱的滋润，不然就要枯死！”她抽泣起来，“我生产后，四个月没出过门，我需要上街添置一些女人用的东西。前几天就对你说好了，今天我们到霞飞路去。可你好，一早又溜了！”

“真对不起，”海粟自感愧疚了，“我忘了，”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和几位先生也是早约好了的。”

“你只有你的艺术，你的学校，我和孩子们算什么？”

“不不，”海粟辩解着，“都重要！”

“哼！说得好听！你什么时候想到过我？我没有冤枉你！”

“你需要什么，写个条子，我找人去给你买。”

“好！”家和没好气地跑进画室，提笔在一张纸上刷刷写了一份购物清单，扔到海粟面前，“你去买来！”

海粟一看，目瞪口呆，上面写的都是外国香水、口红、衣料和昂贵的首饰。他还是耐下性子和平地说：“家和，你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艺术家，你原本就很美，何必去和贵妇们攀比，追求这些东西？我是一个清苦的艺术家的，你是知道的！”

“你不要老用艺术家来压我，我是个年轻的女人，一个懂艺术的年轻女人，不论哪个方面都不比别的女人逊色，为什么我就该比她们寒酸？你并非不能让我生活得快乐，而是你心里没有我！”

“家和，你应该理解我！”

“哼！理解？谁又理解我？”

“我理解你，”海粟走到她身边，挽住她的肩，“我真的理解你，你跟着我受苦了！下午我陪你去霞飞路，买件新衣服。我的第二度欧游作品展览会已准备得差不多了，我再穷，也不能让我的太太在开幕式上像灰姑娘呀！”他挽着她往内室去，“画下妆，我们上街。”

家和破涕为笑，又有些得寸进尺了，“以后星期天都不出去，在家画画不行么？”

“行！”海粟抱起他的三儿子刘麟，轻轻举起来。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刘海粟二度欧游作品展览会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新厦四楼开幕。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主持开幕典礼，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揭幕，教育部长王世杰作序，蔡元培、吴铁城、沈恩孚致词，刘海粟致答词，出席开幕式的有叶恭绰、王一亭、钱新之、王晓籁、高剑父、梅兰芳、李大钊、李公朴、吴蕴初、王济远、张寿镛以及各国总领事和夫人等一千多人。展出中国画、油画三百多幅。《大沪晚报》出版了《刘海粟个展特刊》，《时事新报》以三个整版刊载刘海粟画展的评论文章、题词和作品。评论文章有王世杰《刘海粟画展引言》，李圣五《海粟游欧收获》，锺凡《艺术界的慧星刘海粟》，骅骝《刘海粟国画的评价》，一先《刘海粟的生活与艺术》，向培良《题海

粟先生第二次游欧画展》。上海《新闻夜报》于画展开幕的第二天也出版了《刘海粟君欧游画展特刊》，刊有可疆的《中国新美术之导师》，何勇仁的《我希望刘海粟先生做一个轰烈的叛徒》，黄昌铨的《刘海粟先生的画》，谢海燕的《关于刘海粟先生》，毛以亨的《海粟画展感言》，益论的《刘海粟先生》。《大陆报英文版》以《刘海粟画展揭幕》为题作了评介。参观画展的还有英国文艺批评家莫纽。

一先在他的文章中说：“刘氏是一个带有革命性的艺术家，常被人误解是必然中事。不用说伦勃朗是被人误解的，近而塞尚、梵高、高更，以至现代诸流派，尤其为人所误解。但是历史昭示我们的，这些误解多至数百年，少至数十年，终会由误解而理解，由怀疑而信慕的，虽则此忍讥受谤的刘海粟先生，苦斗了二十余年，理解他信慕他的日见其多，但到底真能理解他的究竟有多少？非但极少，而且处处有着他的敌人——那些嫉妒他的人。但他总是处之泰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有真实的艺术乃能克服一切冥顽的人。’，这就是他对二度欧游作品的总答复。”一先又说：“刘氏有奋进不懈的精神。”“不是那种假艺术为猎名进身、一旦名得身进就不要艺术的人。他是始终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他虽有过的盈余豪华的时候，亦有穷绌艰窘的时候，但他没有一刻忘却艺术。他对于艺术的探求，二十余年来未曾停息过。进了第一垒，他满足了一下，但这时他的心已在第二垒。进了第二垒，他又满足了一下，但同时他的目的又进到第三垒。进了第三垒，他的目的又进至第四第五。艺术在他是常常给他满足，而不能永远使他固定的满足的。以前的姑置不论，第一次欧游后，他的艺术已经显露出他特异的面目了，但第二次欧游归来，他的面目又是一变，二度欧游后之一年中，他又无时不在变中，他不循何规，绳何法，他对于技巧和题材，是无时不在向新的方面试探的。但是，他始终没有泯灭过他的‘力’和‘大’的待质——他的个性，他的自我表现。”

一先还写到他对艺术的勤奋和忘我：“他每日的功课，除处理繁难的美专校务外，就是画画。他的脑、眼和手从早到晚，总是劳动着，使用着。记得清明节之午后，记者访晤于其寓所，他正画《乳虎捕兔图》，且画且欢，怡然自乐。画竟，已届未刻，复携画具，挽记者驱车至龙华，画《春之消息》油画一幅，归途就村童市桃花数枝，插古瓶中，又执笔铺纸作桃花写生一幅，笔甫放下，偶翻其书画集，见王右军字，乘兴又写数张，毫无倦意，其勤学如此，他的奋进之精神，宜其进境之无穷止。”

一先又说：“他有不屈不挠的志气。他的奋进精神使他得到学术上的成就；他的不屈意志，使他得到事业上的成就。社会的阻力，他一层又一层地去解除。误解他的人，嫉妒他的人，前前后后结成一个反对的势力，常伺隙寻机集矢于他。但他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他行其信之道，结果万难因此化除。当其二次欧游，代表政府举办柏林中国美展时，即遭受一派人的反对，某画会竟由好事者召集会议，提出反对刘海粟代表赴德展画之议案，终因忠实会员仗义执言，责其不应假公济私提出此案，结果于掌声中取消此议。然在京之某团体，以集不公之罪名，联合多人，共鸣兴讨之鼓。刘氏竟在‘诋毁于我何伤’的坚定语气中离开了祖国。”

谢海燕在文中说：“他接连受到多方的影响，米开朗基罗的‘力’与‘大’，德拉克洛瓦的‘热’与‘犷’，给予了他艺术内性的感应！塞尚浑荡沉着的表现，梵高强烈的色条表现，都曾使他低回咏叹。他把各大家的精神吸收过

来，通过他的全机脉，经‘时、地、人’即时代精神、民族精神、自我精神的融洽而成为彼独特的艺术了！他说：‘一个艺术家走进了圈子，必定要能够出来，能够出来的才有生路，否则便将死在里头。’能够从圈子里跑出来的，一时代可得几人？迷住死在里头的又不知有多少！海粟有深强的自我，外来的影响只能供其咨询与役使，而不能加以支配与胁迫，受其所应受，拒其所应拒，他有塞尚的永久实在，而无塞尚的重郁；有梵高的奔放泼辣，而无梵高悲怆震颤之笔，有马蒂斯单纯之韵味，而无马蒂斯的温情感。两次欧游，第一次，他亲接了诸大家真迹，正如饥饿者获美食，终于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结果：一、此时得到更多的涵养；二、自我精神的活动致暂隐没。故第一次欧游之作技巧虽可取，而乏一贯之连系力。第二次欧游，怀着崇敬冷肃的心情，考察一切，音乐的力，描写的力，内性的情击的力，性格的力，哲学的力，判解的力，都很完备了。”

向培良说他的二次欧游作品，“作风更益雄浑，手法更益放纵，于粗疏犷野中见真力弥漫，于无规矩法度中见规矩法度。则此次画展，必然在艺术运动上增加新的力量了。”

益论在文中说：“善意的恭维和恶毒的谩骂，他是受够了的。对于那些如许的谩骂，他自然有时会提出抗议，回敬中伤者几句。他甘冒着艺术叛徒的大不韪，不仅背叛恶意的误解，也不在意盲称乱赞的恭维。萧伯纳有言：‘世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欲完成自己工作的；一种是欲使他人的工作完成不来的。’刘海粟先生真能知道这句话，故我依然地工作着。”

海粟的二度欧游作品展，再次轰动了中国画坛，成了艺坛和上海民众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人们奔走相告，观者如潮。正因其轰动，也就引起了某些人的难过，再次导致起一场争议。

七月六日，上海《辛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刘子英的文章《读叛徒画展》。说海粟二度欧游作品展览会所展出的作品多数是旧作，并指责他的中国画所用画纸尽皆高丽纸或桑皮纸，未能使作品达到气韵生动。

此时，刘海粟正在南京访顾荫亭，忘情在顾氏书斋墙上李流芳的山水中，作中国画《仿李流芳山水图》，并题小跋：“二十五年夏日，访荫亭于金陵，见其书斋挂李流芳山水一幅，清奇高古，拈笔临之。”他不知道《辛报》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七日晚九时，他才从南京回到家里。

家和在客厅陪着美专秘书鄢克昌在等他。见他进门，两人都急切地站起来，家和迎上去埋怨着：“你怎么才回来，把人都急煞了！”

鄢克昌也说：“校长，我正与夫人商量，您今晚若还不回来，我明天就乘早班车去宁找您呢！”

海粟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

郑克昌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份《辛报》递给他，指着刘子英的文章，“您看这！”

海粟看完放下，问：“刘子英是谁？”

“不知道。”鄢克昌摇摇头，“这是个化名，意在攻击，我和三位同学当天就去《辛报》提了抗议。”

“鄢先生，你和同学们为我打抱不平，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倾心维护，我从心里感谢你们。”海粟坐到他身边，“可我认为没这个必要！作品是真实的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是正当的艺术批评，任他说好说坏。你们跑去质问报社，有失宽容和大度。刘海粟的追求不被某些人理解、承认，

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众口一词，那才是不正常呢。只要不是蓄意诽谤、谩骂和污辱我的人格，就不必去计较！”“校长！鄢克昌为海粟的大度感动了，‘这不是艺术批评，这是蓄意挑刺，制造事端，我去了解过，根本没这个叫刘子英的人，这是某些人的一个共同的化名。我们去提抗议，也是因为气愤不过，加之您又不在家。’”

海粟把手搭在他肩上，“谢谢，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别气了，好不好？”他突然转过话题，“我给你们看张画。”便从手提皮箱里拿出那张《仿李流芳山水图》，用图钉固定在墙上，欣赏起来，“就这张画，我亦不枉金陵之行也！”那神情，得意之至。

家和走近去看，情绪也渐好起来，说：“很有味道！”

鄢克昌思绪也转到了画上：“我无缘见到原作，就这张仿品，也堪称杰笔了！”

“哈哈……”海粟不由又得意地大笑起来。

七月九日，《辛报》刊登了署名江兼霞的文章，就陈列在展厅橱窗中的《但丁与维吉尔》发难：“刘先生是艺术大师，自称‘艺术叛徒’，该以创作为重，为何在这橱窗内陈列一张临画？”

这幅巨画，一直陈列在海粟的客厅中，占了一面墙壁，他自谓临出了德拉克洛瓦的精髓。他把它从家中的客厅墙上移到展厅橱窗内，是因为中国观众没有机会见到德拉克洛瓦的原作，他希望观众能从仿制品中感受一下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的艺术魅力，别无他意。没想到竟成了他人攻击他的口实。海粟读完那篇文章，也只付之一笑而已。

七月十一日，《辛报》再次刊发署名刘子英的文章，说海粟二度欧游画展中，不见一张木炭人体素描，或铅笔、钢笔速写。“大师以西画闻于世，人体构图未见一幅，即普通人体油画也寥若晨星。”

七月十二日，《辛报》又续刊刘子英文，曰：“中国把诗书画作三统一体，凡能画者，必能诗能书。若是能画不能诗书，便谓之‘画匠’。海粟先生既自认为‘东方文艺复兴大师’，怎么大部分画只能签签名，或写些时髦年号，如‘新纪元’、‘建国’之类？”

海粟已品味出，这几篇文章已非真诚的艺术批评，而是越来越密聚的箭矢。这是有计划的预谋，箭头显然涂了毒液，目的很明显。如果再沉默下去，他们还以为刘海粟发抖了，击败了，可以得寸进尺了呢！他得回答他们。他就署名刘子英、江兼霞的文章写了《关于评刘海粟画展》一文，就气韵生动、临摹、制作题材、题诗、展览绘画的意义等等问题，平静地、客观地阐述了他的见解。他没有指责对方。

这场争议的直接后果，不但没有减弱刘海粟在公众中的形象，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扩大了画展的影响。来看画展的观众更多了，原拟七月十五日闭幕，应观众的要求，延展至十九日。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在参观后，购买了中国画《清潭水牛》，并邀请他去莫斯科举办画展。立法院孙科购《知白守黑》一帧。立法委员吴经熊购《苏东坡及其二友》一幅。共售出作品五十七幅，得润笔数万元，全部移交美专作经费之用。

上海画展一结束，作品即运往山东。青岛市政府将于八月八日在太平路博物馆筹备处举办《刘海粟近作展览会》。八月二十七日，山东艺术学会在济南青年会主办《刘海粟近作展览会》，并演讲：《中国艺术西渐》。九月十日，海粟回到上海，参加上海美专工艺馆开馆典礼和九月二十四日开幕的

中华美术协会第一届美展开幕式。他在美专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大声疾呼！我们“使命所在，盖以美化群伦，以造就民族崇高之人格，以增强保障生存与抗拒侵略所必须的民族力，以巩固我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海粟就是这么一个人，任何时候不气馁，不动摇。

这年冬天，他四游黄山。他在黄山作的中国画《黄山耸翠》上记道：

二十五年大寒游黄山，不惟人烟绝踪，飞鸟亦罕，朔风刺骨，虽耆游者少至焉。因知名山惟其与人世隔绝，故松气、石、烟云、月光，俱自成古旷与太清接。草草捉笔造新图，未知得其荒空之趣否？

他登上光明顶，石涛的《黄山图》奇迹般浮现在他眼前，他不禁迎风高吟起来：

黄山是我师，黄山是我友。心期万类中，黄山无不有。

一股强烈的情流，把他和黄山溶为一体，他感觉到了黄山的心跳，感受到了黄山的呼吸了。

第十一章英雄落魄

—

客厅墙上的自鸣钟已响了十二下，夜露带着凛冽的寒气从窗口涌进画室来，海粟似乎没有丝毫的觉察。他仍在走来走去，从黄昏走过了零时，他自己都辨不清，哪是他沉重的脚步声，哪是他心鼓敲击出的节律了。

他不时走到窗口，抚窗伫立，眺望阴云滚滚的天空，和那在阴云里挣扎着想出来的圆月。他恨死了那些咬着月亮不放，鬼怪一般狡猾的乌云。

他不时又俯看着他的院子，藉着稀薄的月色，辨别着棕榈、腊梅和凤尾竹。他看不清那株棕榈的面孔，只觉得它像一蓬头巨人，它那像无数把出鞘的剑的叶子，指向四面八方。竹叶在风中沙沙低诉，腊梅溢出缕缕清香。

他的心不由一阵颤栗，伴之一阵尖锐的痛楚。

自“八·一三”战事爆发。日寇大举进犯上海，死难者无计其数。尽管上海守军在冯玉祥、张治中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迫使日军七次增援，死伤五万多人，上海四周还是落入了敌手，成了一座孤岛，日寇随时都可把上海完全置于兽蹄之下。目前尚未进犯租界，是虑及与英、法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正处在微妙之中。英、法也不敢触犯日本，潜藏在租界的汉奸、日本特务也就猖獗起来，造谣惑众，暗杀民族志士，无恶不做，常有爱国人士失踪。郁达夫之兄郁曼陀律师就在租界惨遭杀害。上海人民生活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恐和不安之中。在租界里公开宣传抗日，已被禁止。他们这些画家能力抗日做些什么呢？只能把爱国之情寓于笔端。为教养院建筑难童宿舍，他筹组举办了上海美专救济难民书画展览会，师生共捐画四百多幅，全部卖完。为了给医师公会筹款，他又组织了中国古代名画展，这项活动，有招致身家性命的危险，他还是应了下来。

一天正午，他刚送走一位广东收藏家，心绪非常不好，来了两位医师。一位名叫朱扬高，一位叫作丁惠康，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丁医师一坐下来就说：“刘先生，我们来找您，就是想请您想想办法，给我们医师公会筹些钱，购买药品，支援前方将士，他们正在浴血奋战。”

虽然海粟正因为美专经费拮据，无法支付教师工资，而将自己心爱无比、珍藏多年，两次欧游都携在身边，常常拿出来摩挲欣赏的名画《黄石斋松石图卷》出卖了而惆怅满怀，但两位医师的爱国热情，使他十分感动，他没有片刻迟疑，就一口应了下来：“我来想办法。”可他心里还没有一点儿底。

两位医师满意地告辞而去，他却陷进了苦思之中。在这种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的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性命都难保，有谁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风花秋月、禽鸟虫鱼的艺术，买你的画？他除了作画卖画，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筹到一笔款子吗？苦思给了他联想的灵感，一个绝妙的办法出现了。这个办法若能实现，不但可以给医师公会为前线将士买药筹到款子，还可唤起爱国同胞民族志气。

他匆匆扒了几口饭，就直奔以青绿山水著名画坛的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他的朋友吴湖帆先生家。

湖帆是清末封疆大吏吴大澄的嫡孙，为人笃厚，和他祖父一样，对中国古文化有很深的研究，酷爱收藏。他们每有搜集，就拿来互相品赏，互相在藏品上题诗作跋，两人交谊甚笃。他们有难处，也共同相商。湖帆的原配夫

人去世后，他非常悲伤孤独，是夫人留下的使女阿宝朝夕照护着他，宽慰着他孤寂的心。他想娶阿宝为妻，可儿媳不答应，和他吵了起来，要赶走阿宝。他把他的痛苦诉之于他：“海兄，阿宝一走，谁人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该怎么办？”

他未加思索就说：“老兄，既然阿宝愿意跟你，你又认为她适合你，你为何不和她公开结婚？这样你的子女敢把阿宝赶走？”

湖帆有些犹豫，他低下了头。

海粟看出他的心思，他“哈哈”地笑了起来说：“湖帆兄，你还迟疑什么呀！如今是三十年代了，还想着门当户对？使女就不能做你吴府的夫人，只要你认为你们合适，又都愿意，你就可以明媒正娶她！”

“明媒正娶？”湖帆似乎是自问又像是问他。

“当然明媒正娶！”

“让我想想。”

一周后，他收到了请柬，吴湖帆在康乐酒家举办婚宴，明媒正娶阿宝。在盛大的婚宴上，他和家和第一个走到阿宝面前说：“吴太太，恭禧你们，祝愿你们白头偕老！”

阿宝慌忙致谢。湖帆非常高兴，他小声地在他耳边说：“若非海兄的疏导，我岂有如此的勇气？有了太太，我的晚年就不孤单了！”

湖帆见他中午来访，定有重要问题相商，把他迎进书房，问：“海兄，什么事这么急？”

他说了他的来意，又补充说：“征集古代名画举办历代书画展览会，为医师公会筹款的主旨，要突出民族气节，以历代民族英雄的名字来激发同胞们的爱国热情。”

湖帆立即响应：“好，这个主意好！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有意义的事！”

“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的。”他的信心大了起来，“但画展是有风险的，搞不好有杀头的危险，也许汉奸、日本特务要来破坏，我担心藏家舍不得借出来。”

湖帆点点头说：“这是个问题。古画都是藏家的爱物，有些还价值连城，万一损失了怎么办？”

他说：“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去做工作。把我们的主旨、动机告诉他们，把可能发生的事也事先阐明清楚。当他们明白了这次画展的意义，我想许多人都会支持我们的。”

“对对对。”湖帆赞同着，“我藏的都可以拿出来。”

海粟说：“全部拿出来，这还不够，你还得和我分头去做说客，动员更多的人支持我们把画展办好。”

“义不容辞！”

“好！”

他们走东家、串西家，宣传举办历代名画展的意义，同时也有言在先，声明这次活动有可能招致可怕的后果。很多藏家在此民族危亡之际，自愿献出心香一瓣，慷慨借出自己的珍藏。当然，也有人怕风险。他四次去了收藏家庞虚斋家，五次去了画商孙伯渊家，向他们宣传鼓动，当他们明白了画展可以唤起民众的爱国心后，都自愿拿出最好的藏品。这时，有人建议把褚民谊和傅桐列入发起人名单中，他们虽有亲日苗头，但尚未公开背叛祖国，藉

他们来挡挡风雨，免得特务来捣乱。海粟坚定反对说：“万万不可，如果列上他们，有民族感的人士就要避臭而去！”

湖帆和海燕都为他的安全捏把汗，劝他小心。

画展在他们的筹备下，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厅开幕。《文汇报》出版了画展特刊，刊了郑午昌、俞剑华、丁惠康的文章。他在《国画源流与派别》一文的前言中说：“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为筹募医药救济经费，阐扬我国古代艺术，征求各收藏家珍藏，公开展览，门券所得，悉数交与上海医师公会作为医药救济之用，展我先民遗迹，表现民族精神意义莫大焉。”

郑午昌在文章中说：“神州陆沉，黄裔流离，而视为沦陷区之上海，返有历代画展之举行，迥非寻常古名画展。吾人临对先贤名迹，而赏其宏伟精能，则崇先贤爱祖国之念，其有不油然而兴哉！画家人格高尚，尤足使后世景仰倪雲林之散家放舟，郑新南之画兰无根。见先贤之手泽，转仰其为人，其于处危应变之道，人格修养，必知有以自勉也。”

申报馆将展品印制成《唐、宋、元、明、清名画宝鉴》，海粟为其撰了万言长序，题为《国画源流概述》。画展办得很成功，反响很大，售票门元。

接着，海粟又发起举办《吴昌硕遗作展》，两次展出收入，全数捐给医师公会。

海粟的目光沉沉地落到院中的腊梅树上，树叶已调，朦胧中，只见象牙色的花朵罩满了树冠。先放的虽已枯干了，尽管北风不住在摇曳着它，它们却紧紧地站在枝头，不肯落地为泥。他的心微微颤栗着。

他一向钟爱梅花，敬它们这种至死也不愿高校的顽强不屈的性格，中国画家无不爱画这岁寒三友，可他就要离它而去了，南国据说没有梅花。

几次画展以后，恐吓信接踵而至，有一封信里还夹了一颗子弹头。家和吓得大哭，不要他出门。那天，恰好谢海燕来了，他询及原因，他向他展示了那些信。他也为他的安全担忧了。他说：“外面早有人传，那个爱出风头的萧乃震常往你这儿跑，可能负有特务使命，你可得当心。”

他却摇摇头说：“他也算我的半个学生，不会吧！”

“难说，乱世之年，鱼龙混杂，难辨真假，你还是小心一点。”海燕又说，“我有位朋友，是荷兰东印度（今印尼）的华侨，到上海来已有几天了，他对我说：‘有几位爱国侨领想请国内画家去办画展筹款，支援前方抗日将士，救济难胞。’我看你在这儿继续待下去有危险，你去南洋吧！”

海粟看看已擦干了泪水的家和，和依在她身边的孩子们，他犹豫了。他一个人走了，扔下他们和美专怎么办？好半天他才说：“待我想想吧！”

“你想好了，我偕我的朋友来见你，你们再商量。”

“好的。”

一阵寒风卷进一阵梅香，他打了个寒颤。海粟想起那天和褚民谊的对话。

褚民谊迈看方步，走进海庐，见面就说：“恭贺兄台两次画展成功！”突然又话里有话地说，“小弟够朋友吧！”忽又转了话题，“兄台去柏林举办画展，我在行政院的会议上可是给你说过好话的哟！你从欧洲回来，我在南京国家美术馆筹备处宴请你，并请各部部长作陪。我这是做给你那些反对势力看的，实为仁兄撑腰啊！弟之如此敬重兄台，除了兄台是一位艺术天才，还因为兄台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真知灼见的组织家和宣传家！”他说到这

儿顿了下，“汪先生对兄台很看重呢！”遂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他，“汪先生嘱我送来请兄过目，请多指教。”

这是汪精卫刚刚发表的背叛祖国民族公开和日本侵略者勾结的《和平宣言》。他已在报纸上看到过，此时放在他手里，他感到像一颗烧红的栗炭火，灼得他的手好痛好痛。他连忙扔还给褚民谊说：“我不看这种东西。褚先生，我们过去是朋友，你支持过我，我表示感谢，可我只是一个画家，从来不问政治，但有一点我很明白，不能和侵略我们国土的敌人握手，这是生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原则！”

褚民谊一点不脸红，也没动气，他表现出特别耐心，微笑着说：“海兄，你误会了汪先生，他此举并非卖身投靠，他是想利用日本的力量来牵制英美。他这也是救国呀！他很希望能见到你，向你解释他的心迹。”

他冷冷一笑说：“这太奇怪了，我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家，他向我表白什么？岂不笑话！”

“汪先生非常敬重你的才华和社会声望，想请你在他的政府里管教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汪先生的器重！”

要委他当伪教育部长，他吓得满身淌汗，记起了海燕的话，连忙说：“请你转告汪先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就要到南洋去举办画展，请你多多美言几句，不要阻挠我的南洋之行，我已同那里签好了的。”

褚民谊心里很不高兴，但他没有显露到脸上，他只用眼睛紧紧盯住他问：“难道就没有一点考虑余地？”

他坚决地回答说：“我是艺术家，画画才是我的天职；当官，我不是那种料！如今想当官的人很多，请汪先生另请高明吧，恕海粟不识抬举！”

褚民谊一离开，他就立即去找海燕，说：“上海我不能待下去了，我要立即见你朋友。”

下午，海燕偕友而至，他把友人介绍给海粟：“这是范小石先生，南洋侨领。”又介绍他：“这是刘海粟先生。”

海粟握住范小石、谢海燕的手，把褚民谊来做说客的事同他们说了，“我不能在上海待下去了，请范先生速速与南洋联系，我想尽快离开上海。”

范小石一口应承：“我这两天就动身回去，作好具体安排，就电告你。”

“好！”海粟热泪盈眶：“我即向荷兰使馆申请签证。海燕，请你私下和学校的教授们打个招呼，说我将去南洋举办筹赈画展，请大家多多支持。所捐作品，请你登记造册，此事你就负责一下吧！我去跑签证，还要作画。”

“你放心。”

“学校也交给你了，能办则办，能办多大规模就办多大规模，量力而行吧！”

海燕点点头说：“我尽力吧。”

他的签证申请受到阻挠。荷兰驻沪领事馆藉口审查拖延着。他又连连受到恐吓信的威胁，有人在他院门上插了一把刀，下面的纸条上写着“不识抬举”。

他托了一个与荷兰领事馆有联系的朋友去疏通，给领事送了一幅他的画，领事这才同意会见他。在他向领事陈述了去南洋交流艺术的要求后，又说：“我是贵国人民的朋友，我的作品受到过贵国人民的广泛欢迎，曾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成功地举办了现代美术作品展。我相信领事先生也会欢迎我去贵国的属地东印度举办画展、宣扬艺术。”领事仍然一脸的冷峻，说：

“刘先生是艺术家，我们是知道的，你要求去东印度举办画展，亦非坏事。但是，贵国有关方面打过电话给我们，指控刘先生去东印度有宣传抗日的使命，这使我们感到为难了！”

他明白，这是汪精卫、褚民谊逼他就范的奸计。他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是一个画家，一向不问政治，请领事先生明察。”

领事的表情遂缓和起来，他微微一笑说：“刘先生，别急，我会尽力帮助你的。这样吧，我们还得审查一下，后天你来取签证吧！”

“谢谢领事先生！”

他从使馆回来，就准备跟家和说。可他又不知道如何向家和开口，把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扔在沦陷区，自己远走高飞，她会怎么想？也许她会支持他走的，那会减少了她为他的安全的担忧，她不是那种弱女子，她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能对付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只有韵士叫他放心不下，他们虽然早就分居，没有夫妻关系了，但他几次想跟家和说，让韵士住到一起来，可以互相照顾，他也更好对刘豹尽父亲之责，可话刚到嘴边，家和的眼睛就喷火了，她容不了她。韵士却处处为他着想，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早就从原来的海庐搬到一处公寓房中，和刘豹单独生活。他想起这些，心里就泛起一缕愧疚。他得为他们筹备一些生活费，不能让她母子饿饭。

海粟开始整理他的收藏和作品了。

为了以防万一，他要把重要的藏画和自藏的代表作带在身边，他要把它们拣到一起，它们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把准备捐出的展览募款支援抗战的作品放在另一处，需要另外装箱。他要给韵士留几张，其余的都留给家和，万一生活把她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可以拿出去换些生活费。

他打开了所有的画箱，把心爱的藏品一卷一卷地拿出来，一卷卷地舒开，品赏一番，又一卷卷地卷上，按他心里的标准把它们分别放好。每当他欣赏、触摸心爱的艺术珍藏的时候，他的心神就完全超然了，他忘了身处的艰难和危险，也忘了人世的恩怨，走进了一种超然的境界。

他的目光停落在慢慢舒开的《仿吴仲圭夏山遇雨图卷》上的诗坛上。他的眼睛倏然一亮，又一次品欣着蔡元培、吴湖帆、章士钊、郭沫若等众多名人的题诗。他读到郭沫若的题诗，吟出了声：

山水在性天，才能写自然。心随物已远，意在笔之先。

尽幅罗千里，寸晖引万年。此中饶逸趣，言外谁可传。

一九三七年八月，客寓沪上，日日在飞机炸弹声中讨生活。

一日，海粟携此画来，顿感坐游之乐，爰题此数语。郭沫若。

海粟的思绪倏地回到两年前那段岁月中去了。

“刘先生，有位朋友带信给你，郭沫若先生乘日本长新丸今日到沪。”他的学生美专教授倪貽德对他说。

“我就知道他要回国来参加抗战的！”他异常高兴地说，“你打听下船到的时间，去码头接他。我叫丁远在沧州饭店给他订个房间，你接到他就直接从码头奔沧州饭店，晚饭前我去饭店看他。”

他和沫若紧紧拥抱。他说：“沫若，我俩有十一年没见了把？”

“差不多吧！”两人都泪水盈眶了，携手而坐。

海粟看了眼房子问：“嫂夫人和孩子们呢？”

“唉！”沫若叹了一声，“国难事大，管不了他们了！”

“沫若兄，你抛妻别子回国来，参加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海粟深为之动，不知你有何具体打算？是去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在上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沫若摇摇头说：“目前尚未有具体计划，只好先住下，视形势而定吧！”

“南京政府尚未撤销对你的通缉令，你若去南京，我担心你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逮捕爱国学生的事常有发生呢！他们就抓了我们美专到南京宣传抗日的几名同学。若非我和同仁奔走营救，这些爱国青年也许就永远无影无踪了呢！你可得作慎重的考虑啊！”

沫若苦笑了一下说：“我想目前这个时候，蒋介石先生不会对我下毒手的！”

“很难说。”海粟摇摇头，“我想你不如到欧洲去写文章、演讲，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这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这也是个途径，可以考虑。可是，到哪里去筹措川资呢？那可是个大数啊！”

“啊，”他点点头，“我倒忽略了这个问题。”他携起沫若的手：“到我那里去吃晚饭。”

沫若说：“今天就不去叨扰了，我想请你在你家附近给我找个清静的公寓住下来，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他俩在饭店的餐厅吃了便饭，回到房间，两人又谈起许多熟人熟事。海粟临告辞前，沫若说：“我给你写首小诗吧！”

海粟欣喜之至：“好！太好了！”就起身帮他搬小箱内的文房四宝搬到写字台上，给他磨墨。沫若略加思索，提笔就写：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动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赤子之心跃然诗间也！”海粟慨叹着。

第二天，海粟帮沫若搬到离海庐很近的高乃依路一家法国人开的公寓，沫若吃不惯西餐，每天到他家来吃饭。沫若跟他说他在日本那种可怕的没有自由的生活，谈他的创作，谈他的妻儿。他向他说他两次欧游的见闻、感受和收获。他又找钱新之商量，要他资助沫若去西欧宣传抗日的川资。新之以能帮助沫若去宣传抗日为荣，慷慨出资二万元。在他的安排下，两人在新亚酒店会了面。但没过几天，陈诚从南京来接沫若去南京商量抗日宣传大计，此事就作罢了。

有天，作了幅国画《古木寒云图》，他在画面上画了位古代高士，独立于苍山寒林之下。沫若心领神会画中蕴意，提笔在上面写道：

寒云接地，古木参天。

独往独来，心地泰然。

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俩都拒绝了汪精卫请他们出山做官的示意，他的题诗向人们明示了在投降派面前要保持不屈的精神。

写毕，两人哈哈大笑。

海粟找出这张画，再次欣赏了一番。

不知是哪天午后，他向沫若展示了他刚刚画的那张《临黄石斋松石图卷》，那是他临的明末民族英雄黄道周画的长卷，画上有奇松二十九棵，或蟠曲，或天矫，或遒健，或偃蹇，笔力浑厚，构图新奇，上有倪元璐写的两段长跋，是他非常珍贵的心爱之物。但为了解决国难时期的师生衣食和生存，

他不得不割爱卖给了一位广东收藏家，在那人来取画的前一天。他久久抚读，像爱抚就要生离死别的爱子一般，惜别依依。他把自己反锁在画室里一整天，临下了这不可复得的长卷。上面已有蔡元培、王个簃、李健多人的题跋。沫若读之，不觉激动涕噓，挥毫题诗：

大夫二十九，盘屈若龙虬。劈面风生寒，当知石怒吼。

狡哉存天子，珠玑难脱手。盈得办学资，骊颌仍依旧。

更有大赚头，胜事长不朽。

全国抗敌声中，海粟以所临黄石斋松轴见示，属题数语。郭沫若。

海粟又一次展读良久，方卷起放到随身携带珍贵藏品一起。

“当——！当——！”自鸣钟两声清脆的声音打破了海庐的沉静，也把海粟从那仙境般的艺海中拉回到可怕的现实之中。他的目光猛然落到挂在墙上的那张油画《四行仓库》上，他的眼前立刻出现了那战火冲天、子弹呼啸飞鸣的场景。大世界被炸了，苏州河北岸沦陷了，南市一片火海，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在失去援兵的绝境中死守四行仓库。壮士们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视死如归。有的战士身绑炸药、手榴弹，从屋顶滚入敌阵，与敌共存亡，他们无畏的爱国精神，可歌可泣的故事，传遍了上海。有位叫杨惠敏的小姑娘，在敌人猛烈炮火的封锁下，渡过苏州河，把一面国旗送给了坚守四行仓库的勇士们。这个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孤军奋战的勇士们。他也被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只觉得有一簇火在心中蓬蓬燃烧，他决心要用油彩画下四行仓库那血与火的壮烈画面，留下历史的见证。

家和第一个出来反对，“你不要命了？子弹可不认得你是艺术家呢！”

钱新之也说：“河边子弹乱飞，太危险了。”许多朋友都来拦阻。家和藏起了他的作画工具，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不安。他求助于商会会长王晓籁。

晓籁说：“他们说的都没错，是很危险，如果你非要去，那也只能到宁波同乡会楼上去望望战场，我陪你去。”

“太远了，”他摇摇头，“角度也不好，看不到高高飘扬的那面小姑娘送的国旗！”

王晓籁也被他的勇敢精神鼓舞了，他想了想，说：“在四行仓库对岸，有座装铁的库房，那里能清楚看到战场，但那里非常危险。”

“就去那里画，你别去了，叫一个人给我带下路就行了。”晓籁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我陪你去！”

他让英伦偷出画具，趁家和上卫生间就悄悄溜了出去。他们潜上苏州河南岸那座仓库的楼顶。四行仓库被敌人火力紧紧包围着，子弹呼啸，炸弹震天动地；一杆国旗，挺立在硝烟弥漫之中，它虽然已百孔千疮，但仍顽强在铁杆上猎猎作响。这悲壮的场景，使他心潮起伏。他撑起画架，调着颜料，在一块大画布上忘情地挥舞起彩笔，描绘着八百壮士孤军苦守四行仓库的震撼人心的画面。全然不顾子弹在纷飞，炸弹在怒吼。敌人又一次向四行仓库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王晓籁示意他卧倒，他像没听到那般，完全把自己融进了血与火的色彩之中了，生死已飘然物外了。

两小时忘我的战斗，他真实地记下了这史诗一般的壮丽画卷。

海粟走近去，伸手轻轻抚摸着它。油彩早已干涸，凸起的地方，有些割

手。他眼前又浮现起它陈列在他近作展览会上的引人注目的情景。观众走掉一批又来一批，和他留影纪念，同行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伫步观赏，称之为：“气势磅礴，坚实雄浑。”《申报》评论文章称：“全部颜色的悲壮，手法的严肃和沉着，非常人所能及。”……他却无法把它带上。他长时间地抚摸着它，太大了，一缕离情别绪，久久萦回着他。

“先生，”家和披着睡袍，推开了画室的门，“你这是怎么了？失魂落魄的样子！把东西翻得一地！已三点钟，还不睡觉！”

他转过身，对她作了个强笑，走近去拉起她的手，把她拉进画室，按她坐在软椅上：“家和，我正要叫醒你，和你商谈一件大事呢！”

家和惊诧地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什么大事？快说。”

他把汪精卫要他出任伪教育部长的传话对她说了，“我怎么能跟他这种人去认敌作友、卖身投靠呢？我坚决拒绝了他们，他们已恼羞成怒，那些恐吓信，那颗子弹头，那把刀，就是对我的警告。上海我是不能待下去了，我得马上离开。”

“你要上哪里去？”

“我到南洋去为抗日募捐举办画展，尽做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那我和孩子呢？”

“你们留在上海。”

阴云漫上了家和的脸，她不说话了。

“此乃不得已而为之。”海粟解释着，“就是因为不忍把你们抛下，我才迟疑犹豫了好久，以致汉奸们打上了我的主意。我是绝不同他们合作的。但他们轻易放了我么？我是一个中国人，在国家危难时，也应尽自己一份力，我才作出这个决定。”他伸手把她的头揽到怀里，“我也很不放心你和孩子们，我先去，待有了立身之处，你们再跟来，你看行么？”

家和伸手抱住了他的腰，把脸紧紧埋在他怀中，轻声地说：“你现在的处境是很危险，你走吧，也省了我一份担忧。我一个女人，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留下些画给你，可以变卖维持一段生活。只要有办法，我会给你们寄生活费的。”

二

海粟拎着一只藤提箱，走在香港九龙一条偏僻的小街上。他不时抬抬头，看看门牌，又继续往前走。他拐进一条小巷，在小巷深处一扇门前站住了。

木门紧闭，岁月的风雨已剥蚀了它的油漆，给人一种苍凉凄清之感，他有些不相信，蔡元培先生会住在这么简陋地方？他再次看了看门牌，不错，千真万确，是蔡先生给他的地址。

一想到就要见到最崇敬的恩师，他的良友，他的心情就难以平静。许多令他难忘的往事，顷间像潮水般涌上心头。他望着面前这饱经沧桑的门扉，他的眼前又浮起一尊伟大的形像。

他着一身黑色的丧服，胸前别着象征沉痛哀思的小白花，立在宋庆龄、鲁迅先生一起，义正词严地斥责反动派暗杀因参加保障人民自由和营救政治犯斗争活动的杨杏佛。

一九三五年，汪精卫在南京行政院宴会厅宴请名流巨卿，意欲兜售他的

不抵抗主义。蔡先生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关于中日的事，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就有出路！”

突然，他意识到有人碰了他一下：“先生，你找谁？”

也许他的失常神情引起了他人的猜疑，他连忙回答：“我找蔡家。”

“就是这扇门里！”那人向那扇门努了下嘴，就离开了他。

他抬手敲门。

他听到了有脚步声由远而近。他的心咚咚地跳着。

“谁呀？”

是蔡夫人周峻的声音。他忙应着：“夫人，是我呀！海粟，刘海粟呀！”

“哗啦”一声，门开了，蔡夫人惊喜地站在门里，“啊，刘先生，快请进！”她让到门边，“先生常常念叨你呢！”她把海粟迎进院里，返身插紧门，“先生在书房中。”

海粟跟在蔡夫人后面进了屋。

“先生，”蔡夫人高声唤着蔡元培，“刘先生来了！”

“蔡先生！”海粟站在书房门外喊着。

蔡元培拉开书房的门，迎出来：“你什么时候来的？”他握着海粟的手，把他捺到椅上坐下。

“我乘荷兰商船芝巴德号刚刚到。一靠岸，我就匆匆找您来蔡元培像父亲般看着他：“你怎么也不事先告诉一声，我好到码头接你呀！这个地方不好找，你找了好半天吧？”

海粟笑笑说：“我想让你突然高兴一下。”

“是的，你来了，我很高兴。”蔡元培连连点头，“你是迁来常住，还是路过？”

“我到南洋去举办赈灾筹款画展，尽我一份义务吧！”

“发动侨胞支援抗战，这很好！”

“还因为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

“为什么？”

海粟遂把他拒绝汪精卫，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等等情况如实地说了。

蔡元培的脸色倏地阴了下来，眼睛里充溢忧愤，好半天才说：“我早就看出他是一个卖国贼，大好河山，就这样让他们拱手送给了敌人！嗯——”他发出了一声深沉痛苦的长叹。

两人的心情都笼上了浓重的阴影，都不说话了。

海粟偷觑了他一眼，他老多了，抑郁和忧愤在他额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面色青癯中，泛出菜色，眼睛深陷，眼泡黄亮浮肿，两颊削瘦得只剩下一层皮了。他的腰也有些佝偻了，声音也失去了往日的洪亮，变得苍老无力了。身上的棉袍也很破旧，好几处打上了补丁。室内陈设简陋。……

海粟一阵难过。蔡先生一生清廉，不置产业，把他的全部心血都用在培育青年上了，如今他年逾古稀，还是两袖清风，仅靠中央研究院院长薪水和给商务印书馆看稿赠给的一点编辑费维持生计，如今物价飞涨，一日千里，使他落到如此清苦、拮据！他的心不由一阵痛楚，他想帮助他，从自己不太宽裕的川资中抽出部分接济他。可他又不敢造次，如何才能让他接受又不引起他的误会和伤感呢？……

“海粟兄，”蔡元培也感到空气太沉重、太压抑人了，便问：“荷兰商船何时从香港启航？”

“后天早上。”

“太好了，”他显出高兴神色，“我们还有时间谈谈了。”

“先生，你身体好像很不好，上医院看过没有？你的气色令我担忧呢！”

“如今看病是个奢侈，”蔡元培自嘲般地一笑，“也没什么大病，心里不痛快而已！”

海粟很后悔，明知他看不起病，还说这种话，让老人伤心了，“您可得保重啊！”突然，他心里跳出一个想法，“先生，和我一道去南洋吧，以你的声望演讲，宣传抗日，我办画展赈灾，侨胞们大多都有爱国之心，会很好地照顾您的。”

蔡元培不由苦笑：“谢谢你，南洋于你我都是块陌生的土地，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跟着你，自会增加你很多麻烦，影响你的工作，待你在那里有了更深的关系时再说吧！我在这儿还有许多事可做，不能拿枪上前线打仗，还能写写文章，给往来的爱国志士提供些方便。”

海粟的眼睛湿了，他在心里说：“我一定要来接他，帮他治好病……”

谈话又沉重了。蔡先生为了缓和气氛，站起来说：“我们到书房去，小儿英多喜欢画画，你给评鉴评鉴，看看可有这方面的才气。”他又招呼夫人说：“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今天我和海粟喝一杯。”

他们一同走进书房，围绕着英多的习作说了许多话，后来海粟打开手提箱，说：“我也带来了张近作请您评鉴。”就从提箱中拿出来展开在书桌上。

这是张《滚马图》，画的是杜甫诗意“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他们又谈起了时局，情绪又恶了起来。他趁蔡元培没注意，去到厨房，小声对周峻说：“夫人，有件事请你务必答应我，”他编着故事，“早年，我去北京，带的钱不够用，先生借给我五百块钱，我几次想还给先生，都没还掉。”他拿出一卷票子，递到她面前，“你一定得帮我收下，先生急需要请医生，我知道你们手头很拮据。”

“不不不，”周峻挡开了他的手，“刘先生，我们的日子还能对付，既然先生不要你还，一定有他的道理。”

“夫人，”海粟几乎要声泪俱下了，“先生一生清廉、正直，扶植培养了很多有为青年，没有先生的培养，就没有我刘海粟。他是我的再生父母和恩师长友，先生于我的恩，于我的情，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只是不忍看他病成这样，都请不起医生。我这心里实在难受，夫人，海粟求你了！”泪水从他眼里涌了出来，“你一定得收下。”

周峻揩着泪眼，她再也没法推辞了，就接在手里，唏嘘地说：“先生知道了，会怪我的！”

“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她点点头。

三

芝巴德号在海上航行了五天，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到达巴达维雅（即现在印尼的雅加达，简称巴城）。海粟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与荷兰海关官员发生了争执。他们要他在入境签证上按手印。海粟认为这是对中国公民的歧视，对他人格的侮辱，要求同荷兰人享受签字的同等待遇。他很激动地质问他们：“你们荷兰人为什么签字？”

“这是我们的规定！”“你们的这个规定是不合适、不公平的！我去过贵国的海牙和阿姆斯特丹，举办过大型的画展，还游览了贵国的许多地方，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欢迎，从未打过手印，我在这里也不会打手印的，你们可以去请示你们上级，我可以等着。”

海关官员在他的坚决抗议下，很不情愿地去打电话，半小时后，才回覆说：“经请示，你可以签字过关。”但却指着 he 随身携带的四只画箱说：“你带的货物，去补交四十盾的关税。”

海粟知道这是故意刁难，他据理力争：“我这箱里装的不是货物而是画，为什么要征税。”

那人冷觑着他：“只要是商品就要征税。”

“画是艺术品，不是商品！”

“谁能证明它不是商品？”

两人越争执越激烈。他从上海上船时，空中还飘着雪花，到这儿已是酷暑炎夏，海粟还穿着西服，加之激动，汗流浃背。等在码头上迎接他的侨领丘元荣、刘应宜、范小石迟迟不见他出来，出口处已没有了上岸的旅客，都很着急，就想办法进港上了船，看到他仍在船上，问明原因，他们对海关官员如此刁难他们的客人很不高兴，慈善总会会长丘元荣说：“我们都可以证明这些画不是商品！”

海关官员说：“既然你们证明他携带的不是商品，画箱可以上岸了，但这位先生入境，还得交纳入境费一百五十盾。”

范小石已掏出了钱。海粟怀疑这又是刁难他的新招。“慢！”他拦住范小石的手，问那人：“贵国公民入境是否也要交入关税？”

“交！”

“既然都一样，我们就交。”

三位侨领把他送到力士旅馆住下，就陪他到广东饭店吃午饭。路上，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的活动日程如何安排的？”

范小石说：“刘先生是个性情中人，报国之心，急急切切也！”这才回答他，“你别急，吃过饭，休息一会儿，下午三时，我们陪你去拜访当地侨领，晚上参加华侨公会召集的欢迎大会。”

印尼华侨大多来自福建和广东，他们中很多人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了好几代人，有的从事橡胶、制糖、咖啡、金鸡纳霜等等种植和经营，对这片土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很多人从未到过故乡，也不会说汉民族的语言，尽管他们派系错综复杂，但这些被称作“巴巴”的华侨，都深深爱着祖国，心系祖国的安危。对来自祖国的画家刘海粟，给予了极其热烈的欢迎，一千多人出席了欢迎会。大会后，各派代表数十人聚集在海粟下榻旅馆的客厅，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举办筹赈画展的具体方案。在这个会议上，海粟介绍了国内的局势，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当他说到南京的大屠杀，群情激愤，有人愤怒地站了起来，高呼“打倒小日本”的口号。会上，他们推举出四位侨领协助海粟筹备画展，并决议：画展由华侨公会举办，全部义卖收入由华侨公会汇寄贵州省红十字会，支援前方战士和难民。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在巴城中华总商会开幕。葛祖炷总领事、慈善会主席丘元荣主持开幕式。展出刘海粟、王济远、朱文侯、吴杏芬等九十二人作品三百四十二件，还陈列了吴昌硕、王一

宁、康有为等十二人参考品五十四件。出版了《巴城现代中国名画展览筹赈大会特刊》，刊登了丘元荣作的序文，叶泰华撰的《艺术大师刘海粟传》，顾树森的《海粟赴爪哇展览作品引言》，华侨公会副会长郑仁生的《刘大师南来感言》，陈隆吉《刘海粟先生南来展画筹赈感言》，梁锡佑《刘海粟先生南来与赈灾》，林伟明《由刘海粟大师画展筹赈说起》，张自铭《由“叛徒”说到赈灾》，邓恺君的《刘海粟先生南来与同侨艺术》。《天声日报》出版了精美的画展特刊，登了刘海粟、吴杏芬、朱文侯、王一亭、陈师曾等作品二十三幅。在刘海粟的肖像旁刊的说明曰：“我侨久慕大师之名，敦聘南来，主持本日开幕义展，由于刘大师人格与艺术伟大之感召，并由我侨能本踊跃输收之素衷，故此次筹赈，成绩斐然，相信能达国币十万元之上。刘大师与我侨救灾伟绩，诚不可没也。”

丘元荣在文中说：“筹赈之意义，在救济祖国之伤兵难民，而画展之意义，则为提供祖国固有之文化。否则，当前抗战时期，安有此闲情逸致，开画展于荒陬海澨耶？希望同胞努力购助，达致筹赈满足之成绩。”

邓恺君在文中写道：“当今国难严重，海粟应爪哇侨胞之请，毅然南来，挟其杰作举行筹赈之展览，使侨胞得观祖国文化，正在不断进展，同时又能得钜款，以拯救无告之难民，海粟此举可以观，可以兴！可以廉顽立懦，其功用岂仅在于美术哉。”

华侨公会副会长郑仁生撰文说：“思办画展筹赈，以为舍刘大师外，殊无足以号召侨众，弟恐聘之不来，观乎刘大师抵巴后，輿情表示热烈欢迎，画展由华侨公会发起，与全巴侨团领袖共同主持，而解囊相助者，更为风起云涌，艺术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画展轰动了爪哇，成了侨胞的一件盛事。荷印经济部长和各国领事也来参观购画，九天的展览，筹款拾伍万元。消息传到新加坡，画展的第三天，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版》发表了郁达夫《为君濂题海粟画梅》诗：

孤山归梦未全荒，苦寒梅花立草堂。

展画时间香暗散，陇头春满感刘郎。

画展反响强烈，各地纷纷要求前去展出。侨领们非常高兴，把海粟接到家中，招待得十分热情。海粟昼夜作画，补充售出的展品，还画了很多以岁寒三友为素材的画，分送给侨领们。交谈中，他们说到了蔡元培先生，他们对蔡先生非常崇敬，一致赞同海粟的提议，拟派人去接蔡先生南来治病。正在这时，噩耗传来那天，海粟正躲在侨领柯全寿家安静的书房突击作画，只穿了一件汗衫，一条短裤，还是挥汗如雨。汗水不时滴到宣纸上的树干上，潏开去，他就把它勾勒成一朵花或一枝古苍的虬枝，他忘情在丹青之中。突然，主人柯全寿偕着范小石走了进来，他们不敢惊扰他，静静地站在他的身边不远处，等待着。

海粟忘情在创作中，全然没有觉察，待完成了笔下的作品，题好款，直起腰来，两位侨领才走过去。柯全寿招呼着他：“刘先生，休息一会儿。”

他擦着汗，和他们一同坐了下来，范小石把握在手中的一份《天声日报》递给他：“蔡先生在香港逝世了！”

有如晴空的闷雷，击在海粟的头上，他一下被击懵了。他失神地望着他们，这一定是讹传，绝不会是真的！好半天，他才想起手里的报纸，他的手哆嗦着把报纸展开，他的心也随之颤栗着：“本报记者自香港报导，著名教育家、杰出学者蔡元培先生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在港病逝，享年七十有四。”

身后欠医院医药费达千元，无钱购置棺木。一代伟人，就这样在忧愤和贫病中告别了人世，呜呼哀哉……”

瞬间，海粟只感到心在撕裂，眼放金光，天地也旋转起来，他失去了控制，昏倒在地上。

两位侨领吓慌了。范小石急得直打转。还是柯全寿比较镇静，他叫来下人，把他抬到藤躺椅上躺下，又叫人打来凉水，用浇、了凉水的毛巾敷到他额上。他亲自给他的医生打电话请他速来。

凉毛巾有如清凉剂一般，从额上慢慢向他的头部扩散开去，他渐渐感到窒息的心中涌进了一缕清凉，他舒出一口长气：“哎——，”伴之呓语一般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他不会死……不会死的！反动势力想他死，这是他们在咒骂他，我三个月前还去看过他，他还给我的《滚马图》题过字，不可能！他们造谣！”他像疯狂了一般，往起一坐，抱头痛哭起来：“蔡先生，蔡先生，世无你，就没有我刘海粟呀！蔡先生，我没能送你去医院，我没能你给帮助，我对不起你，有负了你！我这颗心受不了呀！”他捶打着头，狂呼，“先生！先生！……”

“刘先生，刘先生，你快节哀！”范小石拽住他的两手，“人死不能复活，天气这样热，你不能这样悲痛，你会病倒的！你还要作画，作了画才能到各地去展览！”

他这才停止捶打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咽咽。

柯全寿从夫人手里接过一碗银耳莲子汤，端到他面前，小声劝慰着：“刘先生，我们虽未见过这位伟大教育家，可我们敬仰他，也很难过，可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你喝一点，心里好受些。”

他哀伤地摇摇头。

柯全寿也没强迫他，只好端走。

医生来了，柯全寿说：“刘先生是悲伤过度，天又太热，此乃热火攻心所致。”

医生说：“我给他打一针，让他休息。”

海粟两天不吃不喝，他无法排解对蔡先生的怀念，无法排解心中的哀伤。这难坏了主人柯氏夫妇。

侨领们见他如此悲伤，决定为蔡元培先生举办追悼会。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才开始吃点稀饭。他和泪写了万言悼词，在盛大的追悼会上，他泪水洗面，咽不成声。他在悼词后面一再说：“世无先生，就无我刘海粟，我要永远记住先生的教导，学习先生的精神，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为振兴中国艺术奋斗终生，不管前路如何险恶，如何崎岖，我都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先生永垂不朽！”他用手揩了下泪水，“为了纪念先生对美育的贡献，我宣布：我们上海美专将设立蔡子民先生纪念奖学金，建立子民美术图书馆，铸造先生铜像，以示永久纪念。”

四

半年中，筹赈画展移展了多处，从泗水、垅川，移往三宝垅，七月底移至万隆。所到之处，受到侨胞们热烈欢迎。在万隆，画展在华侨区和荷兰区分别举办。画展期间，海粟应东印度美术学院之邀请，去演讲了《中国画源流概论》。这个论题他曾写成文章，刊在《中国历代名画宝鉴》之首，他没

带讲稿，也口若悬河，讲得十分生动，会场鸦雀无声，听众全神贯注。这时，台下传给他一纸折成飞鸽样式的条子。上面写着：“先生，我是一个华侨学生，非常热爱祖国的文化和艺术，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演讲结束后，我在学院大门外的第十棵椰子树下等您，请您看看我的习作。”

下面没有署名。看字迹，很奔放，有豪气。他猜，写条人是个有个性的男孩。他很高兴地说：“有同学希望我收他为徒，我很乐意。”

演讲结束，校方要用车送海粟回旅馆，他微笑着谢绝了：“不用，我想走着回去，看看沿途风景。”

许多同学簇拥着他，要送他，但当他们把他送到院门口时，他站住了，对着那些用新奇目光打量他，而又有些恋恋不舍，被南国烈日晒黑了的小伙子和姑娘，扬起双手说：“中国有句古话，‘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同学们，请回吧！”他向他们抱抱拳，和他们道别。

他走出院门，不由又站住了，不知向左还是向右去赴约会。高大的椰树，像威武的战士，举着绿色的巨伞，整齐地站立在马路的两旁，向着望不到头尾的马路的两头延伸开去。还未成熟的椰子像簇拥在伞下的大头娃娃一般脸贴脸，亲亲密密挤在伞盖之下。椰杆就像精工雕刻得一轮一轮的工艺品。天空海一样湛蓝，团团白云像海上的白帆，悠哉悠哉。阳光炽烈，微风轻摇着对生羽状轩长的椰叶。三角梅在绿色的围墙上开得如火如荼。多美呀！他不由赞叹起来，到南洋快一年了，他不是为移展奔波，就是把自己关在僻静的地方画画，补充画展卖出的作品，还没来得及及仔细欣赏一下这南国特有的风光。原来南国这样美，满眼是绿，满眼是花，热风带着阵阵花香。

他向左右望望，都未看到人，信步向右手边走去。

“先生——！”

一声似夜莺般清脆的女声从不远处送来，“我在这里呢！”

海粟抬眼望去，好一个标致的南国美人！他不由暗自赞叹了一声。她站在一棵椰树下，修长而优美的身形，风吹动着她原白绸的衣裙，时而似一只展翅的蝴蝶，时而又化作了还未完全开放的白玉兰，黑色的长发闪着乌亮的光泽，希腊雕像般平整宽阔的前额，毕挺的鼻梁，丰满柔软的嘴唇，春花般鲜艳的面庞，她的上衣领口开得很低，可以看到她白瓷般的脖子下有着曲线柔和优美的肩线，颈线和锁骨之间形成了两个完美的三角形，犹似我们中国画上的高贵仕女。那对大眼睛显得特别清澈。

海粟惊呆了，怎么会是她？

五天前，画展在荷兰区的荷印美术馆展出，荷兰统治者一来害怕资金外流，二来，德、日、意已形成轴心，欧洲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妥协派，很害怕法西斯，对日本侵略中国抱中立态度，荷兰殖民当局害怕得罪日本，对画展态度冷漠，与在华侨区的展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画展开幕的第二天，他去到荷印美术馆画展厅，他刚进去，就听到展厅的一角，有几个华侨青年围在他的画前争论。一个蓄着胡须的瘦削青年操着半生不熟的华语，夹着法文指着几张梅、兰、竹、菊同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姐在说：“你讲这些画画得好，要我们来看，我看没什么意思。画的这种竹子，我们都见过，可他画得每一节都不相连，像砍得一节节似的。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竹子？你家花园的竹子是这样的吗？这兰花也不像！”

那姑娘大声反驳着：“你懂什么！艺术只能求神似！照抄自然、照抄实物就不是艺术家，那就是画匠了！”

围在一起的青年们起哄似地笑起来：“哈哈，看不出我们美貌的夏伊乔小姐对中国画还很有研究呢！”

蓄胡子瘦青年得到了支持，脾气更壮了，又说：“你说这竹子画得好，它好在哪儿？”

“那好，我说给你听听。”夏小姐毫不气馁，她理直气壮，“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中国画融诗、书、画于一体，它是作者心灵、才华、学识、修养的综合表现。就拿刘教授这幅竹子来说吧，竹子在他的心里，是高风亮节的清品，他用大写意的笔法来表现竹的节操和不屈不挠的个性，就有种磅礴气韵。要画得逼真，与照片又有什么两样！‘咔嚓’一声，不就成了，还需要画干什么？”

尽管她的道理还不是那么有说服力，尽管她对中国画也还只是一知半解，以致只知一点皮毛，但在这远离祖国，从未见过祖国，对祖国文化非常无知的华裔青年中，像她这样热爱祖国文化艺术，又有些了解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他虽然只望到过一眼她的背影，但这背影就深深烙印在他心中了，他当时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异域也有知音”。他们还在指指点点，众说纷坛，他不想去打扰他们，也不想让他们知道他就是他们议论的那个人，他悄悄退出了展厅。没想到人生相识相知都是有缘分的！

他在她面前不远处站住了，“你，你是夏小姐吧？”

“您怎么知道我姓夏？”她困惑地问。

“我见过你。”

“您见过我？”

“不过，只是你一个背影。”

“哦？我怎么不知道？”

“那时你正在起劲地为我画的竹子辩护呢！”

“我知道了，在展厅里。”她莞尔一笑，“您一定见笑了，我真恨自己拙嘴笨舌，不能把我心里想说的说清楚，不能把他们的无知驳得体无完肤！”

“你说得很好。”海粟鼓励着她，“你读过画史么？”

她摇摇头说：“我很想多了解祖国的文化，我喜欢唐诗宋词，更喜爱祖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可我未能拜到一位老师，只是从一些印刷品上拾得一枝半叶。先生，您在讲坛上已表示乐意收我做学生，我非常高兴，我拿来了我的两张习作，请先生给我指教指教。”

海粟笑了起来：“夏小姐，哪有在马路上拜师授徒的？请到我下榻的旅馆去吧！那里我有一些作品，你可以看看。”

“太好了！”她像一个孩子，爽朗地笑了起来。

海粟住的是套间，外间作画室，里间是卧房。外间的墙上、地上到处都是他的画。他一进门，就弯腰拣画，说：“我这儿太乱了，画家的家里是弄不清爽的。”

她放下自己的画，帮他一起收拾，并说：“乱也是一种美呀！”

“你很会说话！”海粟由衷地笑了，他很欣赏这句颇具哲理的话，“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位漂亮小姐赞美乱呢！”

“我的书房也是很乱的。”

“哈哈，”海粟笑起来，“原来彼此彼此。”他拿过她的画，“请坐吧！”

她仍然站着，微笑着望着他：“先生，您请坐，我给您行个大礼！”说着就要跪下叩头。

海粟连忙拦住，“使不得，使不得，这是封建礼仪，早该废除。你来，”他拉一把椅子，放到他的画架左边，“这里坐，我来看看你的画，了解下你的绘画程度。”

她像小学生样乖觉，带着种虔诚坐了下来。

海粟展开她的第一张画，一眼就看出，临的是他的“紫藤”。虽然笔法稚嫩，但已有那么点味儿，可以看出她的慧性。

他又展开第二幅，显然也是临他的“竹、菊”，那竹的节、茎用墨浓淡已掌握得有些分寸了。他偏过头，微笑地看着她说：“你在展览会上临的？”

她摇摇头说：“我每天去看你的展览会，回家就把它们背下来。先生，你看我能学画吗？”

“你的悟性很好。”他肯定地说，“你若坚持学习，就一定能画出来。绘画和其他艺术一样，需要先天素质，就是悟性，这很重要，但光有悟性成不了有前途的艺术家，还需要勤奋，两者结合，就是天才。夏小姐，恕我直言，学画不是一件轻松事，需要坚持不懈，付出艰苦的努力，你既热爱祖国的绘画，就要有这个思想准备。首先要学基本技法，我可以教你。再多临摹、观摩他人成功之作，和历代名家名作，待技巧熟练了，就可以自由创造。”他说着就拿起画笔，拿过一张宣纸，“你看，画竹干如何用笔。”他在纸上示范着，“画竹节，笔要这样握，这样下笔，墨色浓淡如何掌握，你看我，这样！”他在砚台上反复示范，又把笔递到她手上，“你来试试。”

夏伊乔果然聪颖过人，很快就掌握了竹干、竹节、竹叶的画法。海粟高兴地说：“你是天生的画家！夏小姐，我还很少有像你这样灵性的学生呢！”

“先生笑话我。”

他又教她如何勾菊花，如何画紫藤，在墨色的浓淡和枯湿中，他们忘了时间，也忘了饥饿。突然，她看了下手表：“哎呀！”她叫了起来，“先生，已三点多了，误了您吃饭的时间，让您饿肚子了，都怪我。”她放下笔，“这里开饭时间已过，我们到外面去吃东西吧！我知道一家广东人开的小吃店，小吃很精美。”

海粟这时也感到有些饿了，说：“好吧！”

他们吃了萝卜糕、凤爪、鸭蹼、水晶虾仁包、开口笑，要了两杯芒果汁。

伊乔突然想起了酒，说：“先生，今天是个值得我永远记住的日子，我们应该喝点儿酒，您说呢？”

他点点头说：“今天我也很高兴，收了你这样一位弟子，是应该喝一杯。”

伊乔向侍者招了下手，侍者连忙走过来，“小姐，要什么？”

“有哪些果汁酒？”

侍者报了一串名字。

“先生，您喜欢哪一种？”

“凤梨酒吧！”

“两杯凤梨。”

海粟是很能喝酒的人。但他自来南洋，就很少喝酒，为了给抗日筹到更多的钱，他没时间喝酒。他之所以响应了伊乔的提议，一为不扫一位漂亮小姐的兴，二来这凤梨酒根本算不得酒。他像饮芒果汁一样几口就喝下了一大杯。

伊乔又要了一杯给他。他笑着说：“这不叫酒，叫果汁露还差不多，我好久没喝白酒了，今天还真想喝点呢！不知这儿有没有中国贵州的茅台酒，

那才称得上酒呢！”

“我还以为先生喝不来酒呢！几次欢迎会上，我都注意过您，没见您豪饮哪！”伊乔边说就起身去了，不一会儿，她喜形于色地回来了，“茅台酒，就送来。”

几杯茅台喝下去，海粟的话多起来，他讲起上海的“八·一三”事变，讲日本鬼子在南京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讲平型关大捷。讲着讲着，阴霾就漫上了他的眼睛、额头、面颊，忧伤使他的声音都变调了，“我苦难的祖国，我苦难深重的同胞，何时才有黎明啊！”他涕泪肆淋，咽不成声。

伊乔吓慌了，忙安慰他：“先生，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黎明一定会到来的，您不要太忧伤了！”

她的声音仿佛也被泪水浸湿了，“您知道吗？我们这些从未回过祖国的华侨，为了这一天，很多人……”她突然呜咽了，没有说下去。

海粟的酒倏然醒了。但他没去深究她未说完的话，只想到不该让自己的情绪去影响一个崇拜自己的学生的心绪。他连忙道歉：“对不起，夏小姐，我喝多了，说了这么些让人难受的话，让你跟着流泪了！”他把杯中的酒一口干了。为了缓解情绪，他强笑了下，“我想出去写生，你能给我做向导吗？”

夏伊乔连忙用手帕揩去泪水，心里的痛苦立时让位给了希望，她说：“先生，您想去什么样的地方？”

海粟想了一下说：“海边，最好还有椰林，体现亚热带风光特色的地方。能有这样的地方吗？”

她温柔地点点头，端庄的面庞上有了笑意。

“我们先回去拿上绘画工具。”

“我也想学着画，可画具还在学校里。”

海粟说：“我那里有多余的。”

“您稍等我一会儿。”她起身去洗手间，回来时，她又容光焕发了。

他俩背着画具，拎着小凳，寻到了一处理想的景致。无际的椰林，傍依着无垠的大海，海水湛蓝得像宝石般晶莹。西沉的落日，斜映在海里，有似一条波光粼粼的金龙，不停地翻滚扭动。椰林苍翠绿透，亚热带的骄阳已脱下了火一样炽红的衣装，换上了比较柔和的晚礼眼了，漫步在椰林间，把椰林染得像火一样紫焰袅绕。海粟竟忘情地大叫一声：“好美的椰林落日啊！”

他急忙撑起画架，调好油彩，回头对伊乔发布命令说：“夏小姐，这景色千载难逢，快抓紧时间。”说过，就不再说话了，逐渐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当夕阳在椰林后面消失的时候，油画《椰林落日》已辉煌出现在他的画布上。

伊乔起初试着在画，画着画着她站起来了，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可她立即就被他笔下的磅礴气势和强烈的色彩吸引了，也震撼了，她的心弦不由也发出了微微的颤栗。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在上下飞舞，渐渐地忘了自己。她的心完全让那油彩吸服了！爱，就在这瞬间萌发了，她突发奇想，我若是他手里那枝笔该多好！

他的画笔一放，她不禁失声地惊呼起来：“太美了！太美了！”竟像个小姑娘一样使劲拍手，激动得泪流满面。

海粟这才转过头。

金红的夕照，正沐浴着眼前的南国女郎。她的裙裾微微荡起，她的秀美发笼上了一抹金红的光，她那雕像般端庄美丽的面庞，由于激动，更显得

艳美无比。他蓦地萌生了一种遐想，莫非维纳斯复活了？莫非蒙娜丽莎来到了面前？他被她的美震撼了，颤栗了！他的心神突然恍惚了，他像观摩大师们杰作那般望着她，欣赏着她，他朦胧地判别着是画？还是……

“先生！”伊乔被他那痴迷恍惚的目光看得不好意思了，她的心儿像小兔般怦怦直跳，她轻轻地唤了他一声。

这一声，有如静夜鹰鸣，有似酣睡中被凉水浇醒了一般，海粟猛然打了个愣惊，意识到自己此举有失师长的尊严，但他还是不想隐瞒自己对她美的惊羨。他说：“夏小姐，你真美！特别在这夕照中，我想把你此刻辉煌生命的光耀，用油彩永远留下来，不知你可乐意为我做一次夕阳中的模特儿？”

伊乔欣喜地说：“能给先生当次模特儿，我感到非常快乐和荣幸、你画吧！”

“夕阳一晃就过去了，我得抢在它溜走之前，”他麻利地换上一块画布，“你站着别动，对，就这样！”他一手握画笔，一手拿调色板，凝望着她，激动地说：“夏小姐，谢谢你。你让我发现了夕阳的无比动力和辉煌。”

五

海粟受暑热躺倒已好几天了。

近来，因为荷兰殖民当局对画展的冷漠，一些华侨不敢触犯殖民者，买画也没他刚来时热烈了。当地的侨领也不敢把他接到家里供养，让他在旅馆包伙。他常常因为画画忘了吃饭时间，饱一顿饿一顿的。病倒后，伊乔天天来看他，给他带些清凉食品，还陪他去看了医生。他从她的目光中，发现了那种使他心灵发颤的内容。他非常担心，他是有妻室的人，他应该立即阻止这种感情的滋生。

他从枕下拿出家和的信又一次看起来。我要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艳美的妻子，和一群可爱的儿女。

可一个男士怎好无缘无故去同一个姑娘说他的家庭呢？她又没向你表示什么？更没向你求婚？不能，不能这么做，那会伤害她的，她会感到很尴尬，很突兀的！

怎么说呢？突然，他想起了手里的信和箱子里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他启程前为家和和孩子们拍的，带在身边，想念他们时拿出来看看。我只要把它们摆出来，她那样聪明的人还要明说么？就这么办。

他起身把照片从箱子里拿出来，一张张又看了一遍，把它们全部陈列在卧室中。家和那张笑得特别妩媚的大头像，就挂在他的床头。他久久凝视着她，一缕强烈的相思不由袭上心头。这是他深爱的女人，尽管她有些不尽人意的缺点，可瑕不掩瑜的，谁家夫妻不是恩恩怨怨？何况她比他小那么多，少妻在老夫面前撒撒娇，发发嗲，占占强不也是一种爱么？

他不由独自笑了！他多么想她陪伴在他身边啊！一想到她和孩子，孤独和寂寞就伴之而来了。他又一次从信封里抽出家和的信，内疚和焦虑又来到他心中，我不应抛下他们……

“先生！”

伊乔在门外呼喊着，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应了一声：“来了！”他从床上滑下来，趿着“吧哒吧哒”的木屐，随手把信放到台子上，就去开门。

伊乔把手里的荷叶包在他面前举了一下说：“您喜欢吃的酱猪肘子，酱

猪尾巴，还有我自己给你做的土豆肉末饼。”

他心里立然感到热热的，带着感激的语调说：“谢谢，我为收了你做学生感到荣幸和骄傲！”他特地加重了学生两字的语气，“我的病已好了不少，今天的胃口一定好！”

伊乔微笑着。

不管他如何用理智在心里排斥她，可她在面前，又使他感到一种特别的快乐。

伊乔径直走到里间卧室，她不觉惊诧地叫了起来：“啊，这么多照片？都是谁的呀？”

“你猜猜！”他又连忙撒了个谎，“从国内寄来的，刚刚收到。”

伊乔放下荷叶包，揩揩手，就去看家和那张特大的头像，问：“夫人？”他点点头。

一丝怅惘从伊乔眼里闪过。但她很快就回过头来对他笑了：“先生，您很有福气，有这么一位美艳绝伦的太太，她也是画家么？”

他又点点头说：“是的，她的作品在西欧展览过。”忽地，他沉浸到一种幸福的回忆之中，“她是我的学生，比我小十五岁，她是我爱过的女人中最能干的一个。”

“先生，您还爱过几个女人哪！？”伊乔惊讶地望着他。

他点点头，向她叙说起他的爱情史，他向她说了玉表妹，韵士、家和，还有林佳。

“先生，我认为，您不该娶您不爱的人！”伊乔像听天方夜谭那般，瞪大了眼睛，“我不理解，您后来怎不去找您的玉表妹，我猜她现在还在爱着您，女人跟男人不一样，爱的执著得多。”

海粟不知如何回答她这一连串的问号，他也不知如何要把这些属于自己个人的不幸故事讲给她听。他向她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苦笑，解释说：“你生在南洋，你不可能理解封建意识深重的中国人的事情，我有反抗之心，而无反抗之力，那时我只有十五岁。”

她仍按着她的思维在思想，“但我理解女人！”伊乔像个侠士一般为不幸的女人抱不平，“先生，您不应该让她们为您如此痛苦！”

“唉——！”海粟喟然一声长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伊乔突然记起了她来的目的，不觉笑了，连忙解开荷叶包，“先生，吃一点吧！我敢担保，您今天还什么都没下肚呢！”她又转身“哒哒”地下楼去了，不一会儿，端了两杯菠萝汁回来了，“我陪您。”就在他对面坐了下来，递给他一条湿毛巾，“揩揩手。”把一个酱猪肋递给他。“我阿妈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吃饱饭，才硬朗。’饿肚子可不行。”

说到她阿妈，海粟就联想到她的家庭。他曾应邀去做过客。她父亲在华侨中很有地位和声望，是个实业家，她的长兄被誉为“钨丝大王”。但他仅仅知道这些，便问：“夏小姐，你的祖籍在哪里？”

“浙江镇海。”她喝了一口菠萝汁，“可我从未去过，不知是什么样子。可我非常想回去看看。”

“你现在想去也去不了，那里让日本人蹂躏得不成样。”他又怕引起她的忧伤，连忙补充说，“待赶走了鬼子，你回国来，我和太太陪你去，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你，陪陪你。”

伊乔说：“我虽然没回过故乡，可我常常梦到它呢！”

不知为何，他突然关心起她的婚姻来了：“夏小姐，你也到了婚嫁之年吧？像你这样美貌又有才学的小姐，追求者一定很多，你为何还不结婚？”他说后又感到有些后悔自己的冒昧。

伊乔却没在意，她无声地叹了口气说：“先生，我几次都想把我的不幸告诉您，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海粟一怔，他很想说，你这生在富商家里有才有貌的小姐还有什么不幸，可他没说出来，只是认真地听着。

伊乔作了个苦笑，接下说：“我结过婚，那是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的一九三八年，他是我的同学，一个以祖国命运为命运的热血青年。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使他怒火中烧，就动员了一批爱国华侨同学回国抗战。他的爱国热情像火一样点燃了我，为了表达我对他英雄行动的支持，我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在他回国前夕和他结婚了。他在空军服役，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壮烈牺牲了。我们的遗腹女梁国秀第二年才出生。我很悲伤。他的父母很疼爱我，女儿半岁后，他们对我说：‘伊乔，你还很年轻，你应该有你的幸福，孩子给我们喂养，你继续去升学念书吧！去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前途！’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不仅原谅了我，也更疼爱我，把我接回万隆家中，送我上了美术学院。”她像说别人的故事那样，说到这儿淡淡一笑，“人生，就是这么捉弄人，走了一圈，又走回到起点来了，可笑不可笑？”一个女孩敢把自己的不幸倾诉于他，这是何等的信赖？他多么想安慰她啊？可他这能言善辩的人却感到不知说什么好。他略略想了一下说：“伊乔，人生就是这样，深不可测，但人的命运还是能够自己掌握的，你为何不在追求者中挑选一个优秀青年，作为终生伴侣呢？难道你就一个也看不上么？”

她淡淡一笑：“先生，您还不理解我，我爱艺术，爱文学，我想求得一个知己知音，不是我眼高，而是我怎么也没法去喜欢他们中的一个。”

海粟沉默了，他想了一下，突然说：“国内有很多从事艺术追求的优秀青年，我让我太太在国内给你挑一个，好么？”

伊乔放下手里的菠萝汁、深情地凝望着他：“先生，能有您这样优秀的吗？我多么盼望能有先生这样的伟大艺术家做终生伴侣啊！我情愿放弃自我，终生以他之乐为乐，以他之苦为苦，为他奉献我的青春才华；以致生命……”

海粟的心猛然打了个惊悸，这话是对他说的，她在向他表示爱慕。不，不行，这是不可能的！他避开她那火样的目光。都怪我，不该叫她伊乔，让她误会了！他连忙把称呼变过来：“夏小姐，你很有艺术天分，你的书法、绘画的感觉很好。”他有些文不对题，不知说什么好，他只想逃开去，装作没听懂。他用湿毛巾揩揩手站起来，“只要你不放弃它们，你的书画艺术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的！”他转身走出卧室，躲进了洗手间。

伊乔的脸倏地羞红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太忘情，太冒失，也太坦率了。老师是有妇之夫，我怎能这么直抒胸臆呢？他无法回答我，我也不求有所回答，我只说了回荡在心中的真话。她羞愧地低下了头。突然，她的目光落在桌上那封展开的信笺和一只信封上。瞬间，信笺向她放射出强烈的磁场，施放着一种无形的魔力。她站了起来，走近放信的桌边。字迹很帅，有丈夫的气派，“……上海物价飞涨，母子们嗷嗷待哺……”

果然是他太太的信，而且是索钱的信，莫非就为无钱寄回家去而愁病了？他一定是为此而郁郁寡欢的。他的所有作品，都捐出去义卖赈灾了，他自己

几乎没卖过画，他哪儿有钱往家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还自认是他的艺术知音，忘年之交呢！却不了解他的燃眉之急！在这人地生疏的他乡异上，有谁能帮助他？他如此自尊的人，连我都不愿说，只好把焦急和烦恼装在心里，能不郁结成病么？我得帮助他。可她又想到，他能接受我的帮助吗？我若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他一定感到尴尬的。不能说，不能让他知道！

她看了眼信封，跑到外间拿来纸笔，匆匆记下了他上海家里的地址，放进小包，转身把笔送到外间，装着什么也没在意，若无其事地收拾起食物残骸。

“夏小姐！”海粟在外间喊她，“来帮我一下，风太大，这纸要牵一下。”她揩揩手，走出去，“您刚好了一点，今天休息一天吧！”

“不能再歇了，我得准备下一站的展览会。”

“刘先生！”旅馆的账房出现在门口，“有您的电话，在柜台那里。”

“谢谢，”他放下笔，就跟帐房去了。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说：“夏小姐，我要出去一下，荷兰当局要我去一趟。”

伊乔感到很奇怪：“他们那些殖民老爷找您作什么？”

海粟摆了下头：“没说。”

她很不放心，说：“我陪您去。”

“不用。”他对她笑了一下，“不会有什么事的，也许他们要办画展呢！”

她点点头：“我也有点事儿要去办，晚饭我给您带来。”

“谢谢，不用，太麻烦了，我自己会解决的。”

他们一同走出了旅馆。

六

“先生，荷兰佬找您有什么事？”伊乔进门就问。

海粟从画案上抬起头来，作了个苦笑说：“他们赶我走！”

“什么？要赶你走？”伊乔惊诧地望着他，“说了为什么吗？”

海粟放下画笔，靠在椅子上：“说了，‘刘先生，你作为一个画家，我们不反对你留在这里。但我们不欢迎政治色彩强烈的抗日分子，请你尽快结束在这里的筹赈画展活动，离开这里。’”他学着荷兰佬的腔调，又自嘲地一笑，“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您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把画展移往新加坡。”海粟又解释说，“不久前，我就接到了星洲南侨筹赈总会副主席陈延谦先生的邀请信。郁达夫先生也写过信给我，说那儿的抗日气氛很浓，要我去。他在那里编辑《星洲日报》晨星副刊。”

“先生，您不能不走吗？”伊乔想挽留他。

他摇摇头，说：“我到南洋来，是为了举办画展筹赈，给国内的抗战一点支持，荷兰当局不准许我在这里继续举办画展，更不准我为抗日作宣传演讲，我在这又有何意义？”

伊乔失望了，“先生，我们也许再也见不着了呢！”她说着鼻眼就发酸了，她慌忙低下了头。

“呃。”海粟心里也极不是滋味，但他尽力不让它显露出来。他安慰着她，说，“你怎么说出这样的伤感话来，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呢！你可以到上海去，我也可能还要到万隆来，我相信，我们一定有重聚的机会。”他尽

力作出轻松的微笑，“即使是最亲密的两个人，也不可能永远在一起，人生总是分分离离，聚聚散散。待赶走了鬼子，你到上海来，我陪你去访问故乡。”他站了起来，“别为离别而伤感好不好？来来来，看看你可喜欢这张画，这是我特地为你画的，留给你做个纪念的。”

伊乔听话地走过去，她的眼睛忽地一亮，将心里弥漫的惆怅一扫而光。一树红梅，正在吐艳。“好美呀！”她惊喜地赞叹起来，“太美了，美极了！”

“我还给你写了首诗，也在上面。”他轻声地诵起来，诵完后，又问她，“我的行书你都认得出么？”

她点点头，复又指着其中的两句：“您再念一遍。”

“侠骨自能鄙世俗，忘年今可结交深。”

她深情地望着他，“先生，太谢谢您了。”

“夏小姐，这次南洋赈灾，有幸结识了你，我们虽然相差二十多岁，是两个年龄层次的人，可我们很谈得来，在这人地生疏的异域他乡，你给了我理解，给了我很多帮助，我非常感激你。我就要离去了，但我会永远记住你这位忘年友的。”他说着就拿起昨夜从箱中取出准备送她的三个手卷，说：“这几卷画，是明代画家仇英的青绿山水，是我见过的仇画中的精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把它一幅幅舒展开，“你看，那立在水边的仕女，线条多美，多精细，你看这山这水，细润而风骨劲峭。我非常珍爱，所以把它带在身边，常常摩挲品尝。我们画家，要不断吸取前人和他人的营养，多看，多品味，多画，都是学习。对于初学者尤为重要。我把它们留给你。”

“先生！”伊乔的心潮在翻滚着激浪，感动得声音都变了调，可她却坚决地说，“这是您的珍藏，我不能要，您带走吧！也许对你……”

“夏小姐，不要推辞了，”他连忙打断了她的话，“我是留给学生的作业，它对你有用处。”他的态度更坚决，“你若再推辞，我就要不高兴了！”他把它们卷了起来，放在她面前，“我准备后天就启程去星洲，展品也已请人装箱了。今天，我给你上最后一课，给你说说画史。”

伊乔心里那汹涌的波澜难以平息，她的手在袋里触到了那纸汇单，不禁对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师母有了种别样复杂的情绪，羡慕？还是妒嫉？抑或还有别的什么，她无法弄清。离愁又裹着担心，在星洲，谁关心他的冷暖？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应该……

海粟侃侃而谈，苏轼、仇一洲、石涛、八大……

她却在想着如何帮助他，一点也没听进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侨领柯全寿、丘元荣、范小石、刘应宜、刘家琪设宴为海粟送行。丘元荣在致词中说：“刘先生南来画展赈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义卖收入超过三十万盾，全部汇寄贵州红十字会转给急需救助的前线战士。我们感谢刘先生为我侨的抗日所作的贡献！”

宴会后，他们送他到码头。码头上送行的侨胞已人山人海。伊乔和她的父母都来了。海粟走到他们面前，对她父亲说：“惊动了你们，实不敢当！”

伊乔说：“阿爸阿妈听说先生今天要去星洲，一定要来送您。”

夏父向他伸出手说：“非常感谢先生对伊乔的教授，半年来，她的书画有了长足进步，这与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谢谢。”“夏小姐很有艺术天赋，她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的！”“多谢嘉奖！”

他发现伊乔眼里又回荡起晶亮的水花，不敢多留，向他们拱拱手，说声“再会！”就转身走向范小石他们，和他们又一次握手道别，就向高高陡峭

的舷梯走去。

七

新加坡于海粟并不陌生，两次西欧之行，都曾上岸观光、写生。它的居民四分之三是华人，抗日情绪高昂。他的到来受到侨胞们热烈的欢迎。使他特别高兴的是重逢了郁达夫、刘抗、陈人浩等许多故交好友。他下榻在吾庐俱乐部，来看望他的侨胞络绎不绝。他没法为准备画展作画，就搬到英国人开的雪福斯酒店，来客相对地少了一些。

他刚住下几天，富商胡文虎的叔父名医胡载坤大夫慕名来访。他紧紧握着海粟的手说：“刘先生，虽说我们今天才相见，可我早就久仰你的大名。你为画模特儿和孙传芳论战，你和上海县长危道丰在法庭上的辩论，我读过那些新闻报导，极钦佩你的人格，应该说，我们神交久矣。我刚从香港回来，得知先生筹赈到星洲，就匆匆赶来了！”

这席话，海粟受了深深的感动，天涯何处无知音！他感到心里热热的，再次伸出手和他紧紧相握，说：“胡大夫，我为在星洲有你这样的知音知己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快慰，仅此也不虚此行了！”

“载坤远离祖国，但我深爱祖国的文化，今天能认识先生，是我胡某的荣幸。刘大师，听说你来后，很少休息，除了会客，就是作画，”胡大夫看了他借作画室的客房一眼，“这儿不是作学问之处，走廊上人来人往，生活没人照顾，很不方便，我很想请你上我家去住。我的期颐园比这儿环境好多了，疲倦了，你可以跳进游泳池游游泳；坐久了，可以打打网球；夜里，可以躺在草坪上看月亮，数星星。有山有水，亭台楼阁，你的灵感就会更为活跃，比这儿安静多了，你可以一心作画，不受任何干扰。我给你单独一个院落。”他说得言恳词切，“先生若肯赏光，我会觉得十分荣幸，我的两个儿子也会非常高兴，我希望他们能跟你学画画，增加一些对祖国文化的了解，我们是炎黄子孙，不能忘了祖先。”他的真情话语打动了海粟，他未加思索，就接受了。

期颐园，幽静美丽。高大的榕树，绿荫如盖，长长的气根从高高的树干上挂下来，有似重重垂柳一般。木棉花红得耀眼，像片片南国彤红的晚霞浮动在池傍路边；三角梅爬满了围墙，黄若金，粉如玉，红若火。花圃中名花斗艳，异草争奇，目光所及，无处不是南国的浓绿和强烈的色彩，看那假山曲流，亭台的飞檐翘翠，又仿佛回到了苏州园林。

胡大夫夫妇尽力尽心照护着他的生活起居，他仿佛回到了家中。他每天天明起来作画，倘若白天来了客人，晚上他就一定要把拉下的工作补上。他连续工作了五十天，画了八十多幅画。晚上，他有时教授胡大夫的两个孩子唐诗，有时达夫来。他是南洋文坛领袖，培养扶植了许多作家，常给他的画题诗。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晚上，达夫来了，他把一卷《星洲日报》递给他，说：“今天发表了你的学生叶泰华写的文章《艺术大师刘海粟在爪哇》，他系统地介绍了你在巴城、泗水、垅川、万隆主持筹赈画展的情况。”他指着其中一段，“你看这里。”

海粟轻声念道：“画展本着刘大师所言，‘国难严重中，有多少力量，便要把多少力量贡献给国家的行动。’”

“海粟，刚刚得到的消息，日本鬼子已进驻了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沦陷了！”

“何时的事？”海粟非常着急，他为家和和孩子们担忧，“达夫，我真想扛上一杆枪，回去和小鬼子拚个你死我活！”他急得在屋内走来走去，“怎么办？好久没给家里寄钱，如今又沦陷了，这日子，他们如何过呀！”

达夫安慰海粟说：“艺术家以艺术报国，不扛枪也是抗日，你在南洋为抗日奔走筹赈，这比扛杆枪没有两样。上海租界已沦于敌手，看来日本人要打破和英、美、法的微妙关系了。这里目前的抗日形势很好，画展得抓紧时机，惟恐形势有变哪！不知你准备得怎么样？”

“已经差不多了。南侨筹赈总会会长陈嘉庚先生从国内慰劳抗日将士一回来，就看我来了，我们已经商定，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华总商会开幕。我的活动日程也都安排好了，明天到华人美术会演讲《东方艺术之西渐》。卅日到安德烈英校讲《中国画与洋画之异点》，二月一日到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讲《现代艺术》，二月十日到中正中学讲《人格教育》。”

“画展的宣传我来安排，”达夫想了下说，“我撰的《刘海粟大师星华义赈画展目录序》将在月初刊于《星洲日报》，我还与《南洋商报》说好，他们将在画展期间连载你的传。”

二月六日，达夫的文章刊出来了。海粟反复读着其中的一段：

……艺术家当处到像目下这样的国族危机严重的关头，是不是应该丢了本行的艺术，而去握手榴弹，执枪杆，直接和敌人死拚，才能说对得起祖国与同胞这问题。譬如大家都到了前线去打仗，后方，自然连烧饭的伙夫、制军服的裁缝，以及制适军火的工人，也要感到缺少。我们的报国途径，然不固定在执枪杆、戴军帽这一条狭路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在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报国的责任了。

海粟把报纸紧紧握在手里，心里感到一种少有的宽慰。二月二十八日，他正在中华总商会大厅布置展览会场。刘抗来了，他未进门就大声喊他：“校长，刘校长，您看谁来了？”海粟转身向门口望去，突然的惊喜使他瞪大了眼睛，莫非是幻觉？家和和一双儿女跟在刘抗后面向他走来，他愣了片刻，就迎了上去。

两个儿女喊着“阿爸”奔向他。他张开双臂搂抱着他们，遂蹲下身，激动地把脸紧紧贴在两个孩子的脸颊上，眼里升腾起一缕热雾，喃喃地说：“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真是英伦和麟儿吗？”“阿爸，是我们哪！”英伦搂住他的脖子说，“阿爸，我们想你！”

“阿爸非常非常想你们啊！”

“好了！好了！”家和见他们在没完没了地亲热，忘了她的存在，感到受了冷落，她带点情绪地想让他们结束令人妒嫉的场面。

“阿爸，”刘麟搂着他的头，把嘴凑到他耳边，“阿妈也来了！”他这才松开手臂，站了起来，对家和说：“你还好吗？”家和仍然带点情绪，“什么好不好？”

海粟立即品出了她的语气里蕴含着某种开战前的情绪，他连忙对她微笑着说：“带着两个孩子，路上一定很辛苦了！”他转向刘抗，“这儿你照看一下，我送他们回去。”

“您放心去吧！”刘抗看看脸色有些阴阴的家和，“这里就交给我。”

胡大夫夫妇像接待上宾一般接待着家和和孩子，他们设晚宴招待海粟一家，并请了达夫、刘抗、陈人浩、黄葆芳和来星洲义演的歌星紫梦兰作陪。同胞欢聚，大家都很快快乐。紫梦兰小姐为大家唱了一支又一支歌。刘抗提议说：“刘太太的京剧唱得很好。”大家又起哄，要家和来一段国戏。家和当仁不让，唱了段《玉堂春》。大家给了她个满堂彩。唱过后，大家又翩翩起舞。尽兴之后，就到草坪上休息。达夫说：“我们应该在侨胞中提倡高尚的娱乐，我已串连了一些京剧爱好者，发起成立一个组织，我把它起名平社。如今又添了个刘太太，阵容就更可观了。”他对家和说，“你的京剧唱得很好，你乐意到电台去演唱一出吗？这里的侨胞都非常喜欢听京剧。”

家和一向喜欢出头露面，她很高兴，一口应承说：“我乐意到电台去给同胞们演唱，我唱《金锁记·监会》一折行吗？”

“行，唱什么都行。”达夫也很高兴，“没想到刘太太这样爽快！”

海粟也不放过推荐太太的机会，“家和的《打渔杀家》唱得更够味呢！”

“平社成立那天，我们要举办首场演出，我请刘太太演《打渔杀家》压轴怎么样？”

“好呀！”家和快活地笑了，“真没想到我这半吊子票友到了星洲还成了红角呢！”她突然想起一件事，“你们还不知道吧？和我们同船来的还有抗敌演剧队，他们是从香港上船的，金山、王莹都来了。”

达夫说：“我去接他们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刘太太同船到达！海兄怎么也不知太太今天驾到？”

海粟看看家和，她会意地一笑说：“我知道他在忙画展，就没告诉他。”

“好一个体贴夫君的太太！”达夫称赞着她，“海兄好福气！”

客人散去后，海粟先安顿两个孩子先睡了。室内就他和家和，他把家和拉到身边坐下说：“家和，我今天真高兴，没想到你会来！”

家和愣愣地看了他一眼，不经意地推开了他拥她的手臂，说：“你没想到我们会来？这话怎么说的？好像你不欢迎我们似的！”

海粟慌忙解释：“家和，我怎么会不欢迎你来呢？你知道吗？这一年，我无时不在思念你和孩子！”

家和却没被他的深情话语打动，“我声明，我可不是不请自来的！”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这是你托人给我写的信，要我组织一些作品来减轻你的负担，还寄了一千元川资。”

海粟一下坠入了五里雾中了，是谁这么关心我？我没托人给她写信哪？更没汇过款子。突然，他心中出现了那个美丽的影像。莫非是她？她见我每天工作到深夜，怜惜我到星洲无人关心我的生活！她怎么会知道我家的地址呢？又怎么知家里缺钱而我又无钱汇寄？

他突然联想到那几个荷叶包的猪肘子和尾巴，那天，家和的信就展开在桌上。一定是她！他把手伸向家和：“给我看看是谁寄的。”

“这就奇怪了”家和冷冷地望着他，把信紧紧攥在手里，“难道这信是我伪造的不成？”

“我接到你的信时，根本没钱，荷兰当局把我视为抗日分子，要我离开印尼……”

“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小数，是一千块钱啦！”家和还在困惑，“难道世上还真有热心助人的人！”她松开了手，把信放到他手里。果然是她所为！海粟读着她给家和的信，又被深深感动了！这是一个多么侠肝义胆的女人

啊！”

“他是谁？”

“我的一个学生。”

“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家和的脸色倏地布上了阴云，好半天，她才冷冷地说：“她肯定爱上了你！”

“你胡扯些什么呀！她是个爱国青年，非常热爱祖国的文化艺术，我想，她只是想帮助我，又见于我的自尊，不肯接受他人资助，她不愿伤害我，才在我离开之后，无法拒绝的情况下来实施她的帮助。一千元钱可不是个小数呀，这真叫我如何过意得去！”

家和仍然阴着脸：“你不了解女人，一个女人一旦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愿意为其作任何牺牲的！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爱就是牺牲的代名词。……”

“家和！”海粟受不了她这样的语气，“请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说话！你应该知道，你这样议论我的学生，是对我们师生忘年之谊的亵渎！我不允许！”

家和被他的盛怒镇住了，她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即或这位夏小姐喜欢自己的丈夫，那也仅仅是喜欢而已，丈夫并没有把她带在身边呀！仅此，也不能见面就责难他。况且，这位小姐给她汇了这么一笔钱，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并鼓动她来到他的身边，照顾他的生活，支持他的事业，这又有什么不对？为他人的困难和幸福着想，热诚地帮助他人是难得的一种精神啊！怎么能以怨报德呢！她的语调软和下来，放低声调说：“先生，真对不起，我们离开一年多了，我是害怕你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害怕失去你，才这么敏感的。请原谅我！”她把头靠到他胸前，“你快快给那位小姐写封信，说我们感谢她，请她放心，我已来到你的身边。”

海粟的气倏地消了。他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可他的脑屏上蓦地出现了伊乔站在椰林落日间的景象。他把家和搂紧了，说：“家和，你太聪明了！”他本来想说，“你的感觉没有错，她的眼睛曾经告诉我，她爱我，可我不能爱她，因为我有你。”可他把这话咽回去了，而说的却是：“你不会知道，这一年多里，我是怎么在漂泊中度过过的！我有时几天都不能正正经经吃一顿饭，在万隆，我病在旅馆中，感到特别的孤独，我把你和孩子的照片挂了满屋，夏小姐天天给我送吃的，她知道我有个艳美的妻子和一群可爱的孩子，她知道我思念你。”

家和也抱紧了他，喃喃地说：“我该死，我不该说那些伤害你们的话。”突然，她微仰起脸，望着他的眼睛，“我听说你的画在爪哇义卖了三十多万元，你怎么说一个钱都没有？还要人家夏小姐资助你？我不理解！”

海粟轻轻松开了她的胳膊说：“我南来的目的，你是知道的，一来躲避汉奸们的纠缠，更重要的是尽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我不能扛枪上前线抗击日本鬼子，我可以用画笔号召侨胞们为抗战出力。一年多，是义卖了很多钱，但我自己没另外卖画，筹赈画展所卖的画款，我从没经手，由华侨赈灾组织统一管理，汇寄国内贵州省红十字会转交前线将士和难民。”家和把身子往藤椅背上一靠，失望地说：“义卖的画不大都是你的作品吗？”

“是的。”海粟点点头，望着她的脸，“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当然由我来补充嘛。”

“你太傻了！先生！”家和的语气像石块一样坚硬，“你应该自己留一

部分！我们母子在家眼巴巴翘首望你汇款来，真可谓望眼欲穿哪！很长时间连你的信都收不到。你难道不知道如今的上海，没有钱就活不下去吗？既然卖的都是你的作品，留取部分，也无可非议！”

“家和！”海粟也正色了，“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你没看到听到吗？战争给我们的百姓带来了怎样的苦难，难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

“好了，好了！”家和站了起来，“我不说了，我累了，要休息了。”说着走进了洗漱间。

八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星华筹赈委员会举办的刘海粟教授筹赈画展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幕。陈嘉庚先生主持开幕式。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剪彩，刘海粟、陈嘉庚、高凌百致词。出席开幕式的还有郁达夫、曾纪宸、杨惺华、高敦厚、刘抗、黄葆芳、胡载坤和华侨代表一百多人。展出作品五百八十四件。其中有在爪哇创作的油画《安格垄苦力》、《火山》、《玛丽卑崖飞瀑》、《暮霭》、《行云》、《万隆歌女》、《泗水别墅》、《爪哇黄氏山庄》、《双马》、《椰林落日》等。

开幕的前一天，《星洲日报》特作《刘海粟先生画展特刊》，高凌百题签，刊有郁达夫的《刘海粟教授》，黄葆芳的《文学叛徒与艺术叛徒》，刘强的《我所认识的刘海粟》，梁宗岱的《给海粟的信》。刊有海粟的国画两幅。三月二日，《星洲日报》刊载了海粟文章《国画源流概述》。三月十二日，海粟应邀到新加坡无线电台播讲《中国画之精神》。三月二十九日，应新加坡青年励志社之请讲演《文化问题》，他在讲坛上对青年大声疾呼：

我国有数千年的文化，每一时代都有伟大之创造，所以其民族亦为优秀伟大民族。但时至今日，吾人已经受人欺侮，全国均在艰苦争斗，均能不辞一切牺牲以救国。此皆吾国文化上传统之思想，养成吾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艰苦奋斗之精神。少数利令智昏之人，则无论亲疏，对之心看不起。吾人论人格，不以人为标准，以气节为标准。不论何人，凡背叛民族，不爱国家者，必须反对。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为有气节者，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所以我们做人，要做到像梅花一样，独能在大风雪之中而开着花，不变其颜色。晚明画家黄道周、倪元璐、杨文骢皆当时殉国之士，气节文章，彪炳万世，弥为天下珍重！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人民如有不屈之人格与丰富之智慧，必能创造一切，必能强盛《星州日报》、《星洲晚报》连续刊发郁达夫题海粟画的诗：

《为胡仁东先生题海粟大师画芦雁》

(一)

芦花瑟瑟雁来时，秋尽天涯鬓有丝。
万里烽烟归梦断，披图撩乱是乡思。

(二)

故国音书到渐稀，料因烽火暗边折。
画中大有沧桑感，南雁西风获正肥。

《为晓音女士题海粟画芦雁》

万里南飞客感深，露香菰米费搜寻。

炎荒怕读刘郎画，一片蒹葭故国心。

筹赈画展震动了星洲，侨胞们争相参观、购画。半个月的展期又延长五天，义卖收入两万多元。三月八日，星华筹赈会为画展的成功举办招待会，应邀赴会的有军政显要，绅商闻人和侨胞代表，胡载坤先生夫妇也应邀出席作陪。招待会结束，达夫、刘抗、徐君濂、黄葆芳，随胡大夫夫妇和海粟回到期颐园。

他们这些人，几乎每天相见，有时在《星洲日报》编辑部，或是报俱乐部白燕社，大多时候相聚在胡大夫家。海粟常常乘兴泼墨，达夫静观，常常是他的画成了，他的诗也构思好了。刘画郁题的作品风蜚了星洲，人们争相收藏。出一本题画诗抄也够了。

这天，海粟特别兴奋，灵感也极其活跃，不多一会儿，一张《祝融峰图》就完成了。

黄葆芳拍手称好：“好！杰作！笔花墨韵，天趣浑成，气势纵横，力透纸背。”海粟写上跋：“三十年春，展画星洲，宿胡氏期颐园，朝云推窗，暮雨春帘，门人黄葆芳，贻我旧纸，振笔作祝融峰。”达夫即席题诗：

七十二峰最上层，望衡九面竞峻峥。

年来宗炳垂垂老，卧看风雪笔底凝。

辛巳暮春达夫拜观

大家雅兴正酣，拟合作一画。海粟对学生们说：“你们先画。”

刘抗率先画了几杆翠竹，徐君濂画了块奇石，黄葆芳在石旁画了株红梅。海粟最后，他补了松和几簇绿苔。达夫站在旁边观看，诗兴大发，即席题上一首绝句：

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盘。

首阳薇蕨钟山蓼，不信人间一饱难。

葆芳仔细欣赏后，慨然赞叹：“郁先生，您这首诗引用夷、齐不食周粟的故事，大义凛然，文人气节千秋，感佩、感佩呀！”

那天，恰好是家和去电台演播京剧的日子，胡夫人非常喜欢听京戏，很开心家和的这一活动，从招待会回来，就守在收音机旁，等待听家和演唱。当听到播音员小姐向听众介绍家和，连忙赶到海粟的画室，对他们说：“刘太太的演唱就要开始了，快到客厅来听呀！”

他们一齐涌进客厅。

家和那字正腔圆的二簧散板非常动听：“……窦娥遭此不白冤枉，家业一旦尽化光……”

接下来是快三眼：“老婆子你不必宽心话讲，媳妇命一定是丧在云阳，再不能与婆婆同谈同讲，再不能与婆婆熬药煎汤京剧那高亢激昂旋律久久回荡在期颐园。

家和洗过澡，穿上了她从英国人开的商店里买来的很新潮的睡衣，一手捋着长发，从盥洗室走进卧室，问海粟：“这次画展共收入多少？”

海粟正在读《星洲日报》星期刊，上面有报导招待会的文章。他没抬头，随口答道：“听陈嘉庚先生说，两万多吧！”

“这么一大笔钱，你应该抽取部分留下来。”家和站在他面前，“你想过没有，你是画家，以画谋生，你有妻儿，孩子一天天长大，要受教，你的妻儿要吃饭，要穿衣，孩子上学也要钱，你有很久没给刘虎寄钱了吧！你不能把卖画的钱都捐了！”

海粟抬起头看着她说：“你怎么又老调重弹了？上次我不是已向你解释清楚了吗？”

“这回不行！”家和坚决地说，“都捐了，我们娘儿喝西北风去？孩子们拿什么去上学，你不能再这样糊涂了，君子还顾本呢！”

海粟也激动起来了，他把报纸重重一掷，坚决地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此国族危难之际，我就是饿饭，也不能留用义卖的钱！我岂不是在发国难财！你难道不知道，发国难财是千古罪人，要遗臭万年的呀！所以，我从不经手、过问义卖的款子，一切收入由举办单位汇寄。”他继续说：“家和，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上海的街头，你站在椅子上演讲，你的昂扬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鬼子的愤恨，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许，我就是在那时爱上了你，“你不要再说了，我那时太幼稚，只凭一腔热情，可热情不能当饭吃，我是一个女人，我不能枉做一个女人！”

“家和！”海粟大声地斥责着她，“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真不相信它会出自你的口中！刘海粟再无能，也保你饿不了肚子，我就是自己不吃，也会让你和孩子吃饱！行了吧！我们还没穷到那一步呢！”

“你说得好听！”她也大声嚷嚷：“我和孩子不愿跟着你到处跑！住在人家的家里算什么？你跟我一道回上海去！”

“回上海去？”海粟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的，我要你跟我回去！”

“你要我去做日本人的‘良民’？”

“日本人就是再坏，还不让你画画吗？你能画画，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保证！”

“家和呀家和！”海粟伤心地说，“你怎么变成让我都不认识了？你那高远的目光哪里去了？你那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哪里去了？你是个有才气的艺术家，你不应该……”

“好了，好了，又说教了，我才不听你那一套呢！你不回去就算了，我和孩子可不愿跟着你东奔西跑，寄人篱下！”她把长发从前边向身后一甩，“明天，你就给我们买船票，让我们走！”

海粟知道再吵下去只会越争越僵，只好采取回避策略。他拿了条短裤，进了盥洗间。上海已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既然已逃出来了，就不能让他们再回去做亡国奴。

第二天一早，马来亚怡保侨领刘伯群登门拜会，要求他到他们那里去举办画展助赈。他已忘却了昨夜和家和的不愉快，当即就答应下来，并商定好，七月三十日他们派人来接他。

他去找了达夫，要他安排家和到平社演出，他想，只要有事干，家和就不会吵着要回上海了。这一招果然灵，家和每天去平社演出，他也就能安静地为去马来亚画展补充画作了。他又把家和带来的美专师生的捐画，进行了筛选，选出部分适应当地民情趣味的作品一同展出。当他准备得差不多，就要借家和和孩子一道赴马来亚的时候，家和收到从香港转来的母亲病危的电报。她有了最充足的理由，执意要回去。

海粟再也没法阻拦她了，只好给他们买好船票，又托胡大夫卖出去几帧国画，给他们备好一笔生活费。

家和收拾行李的时候，她说：“先生，你还要到处去奔波，油画携带很不方便，而它们只作展览之用，你又不卖，不如让我给你带回家去。”

海粟想想也对，就把在印尼沿途所作油画全数打捆，交她带回去了。

九

一阵阵“轰隆！轰隆！”的爆炸声，炸裂了新加坡夜空的宁静。

海粟在灯下赶画，英国远东大臣达夫·库珀很欣赏他的艺术，执意要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维多利亚纪念堂为他举办画展，盛情难却。在怡保义展卖了一万多叻币，很多展品都已卖出，要筹备新的画展，需补充很多作品。他立刻辨出了，是飞机在扔炸弹，那闷雷样的爆炸声，是炸弹爆炸的声音。首先进入他意识的：日军已撕掉了微妙矫情的面纱，对英、美开战了！

他慌忙放下笔，去找胡大夫。他在通往他们起居室的过道里遇上了刚从床上爬起来的胡大夫夫妇。他们惊慌地抓住他的手：“刘先生，你听到刚才那阵轰隆隆的声音么？”

“听到了，正想来告诉你们呢，可以肯定是炸弹的爆炸声，这种声音我很熟，‘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时，没有哪一天听不到！”他宽慰着大夫夫妇，“这不是炮声，是敌机丢的炸弹声，说明敌人还在远处，还没向新加坡发动进攻。你们别紧张！回去休息吧，明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大夫夫妇是初次听到这可怕的轰隆声，他们很快联想到他们跟他们说的日本鬼子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怎么也无法放松神经，他们在起居室一直坐到天明。他陪伴着他们。他想到广播电台，他们的消息会比报纸快，就问：“胡太太，电台何时广播华语新闻？”

胡太太看看手表站起来：“就要到了，我们到客厅去！”

他们三个人围着收音机，可是，新闻播完了也没提及夜里闷雷似的爆炸声。

他们都感到非常困倦。胡大夫说：“刘先生，你去躺一会儿吧！”

他也感到非常疲劳，“好，我去睡一会儿，你们也去休息吧！也许并非日机轰炸。”他安慰着他们。

他一睡下就不知道醒了。直到胡大夫喊他吃午饭，他才醒来。他一睁开眼就问：“有什么消息吗？”

大夫摇了下头：“没有。”

吃过午饭，海粟要出去探听消息，胡大夫说：“不要出去，上午有位病人对我说，当局正在搜捕共产党嫌疑犯，他的侄儿只是到青年励志社去开过几次会，昨夜也被抓走了。”

海粟的心往下一沉，英国人害怕青年人的抗日热情会动摇他们的殖民统治，迫不及待地对爱国青年举起了屠刀了。他想起了来这儿的初期，曾到励志社会演讲《文化问题》，时局变化无常，就接受了胡大夫的劝告。但作画的情绪没有了，他老听到那轰然声响，那是炸弹之声，我不会错的。

傍黑的时候，达夫来了。

他一把攥住他的手说：“昨夜我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是不是日本人向英国人开战了？”

达夫点点头，“是的。我也刚刚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讯息，就赶来了。今天（编者按：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本第三航空队，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军几乎全军覆没。同时，日本航空队也轰炸了美、英在威克岛、关岛、马尼拉、香港和新加坡的驻军。英国在这一

区域的飞机一下损失了三分之一！”达夫愁绪满面地继续说：“新加坡就要经受一场战火的浩劫了，而殖民当局却在加紧对爱国青年的镇压，近几天，都在大搜捕，一部分青年进了丛林，参加星华义勇军去了。我的目标很大，在这儿，随时都会有危险。”

“你有什么打算？”海粟急切地问。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达夫作了个苦笑，“英国人绝不会尽力来保卫新加坡的！这里不是他们的英伦三岛，只是他的殖民地，所以抗日成了犯罪。”

临别时，达夫写了首诗赠海粟。

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

张祿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

达夫说：“达夫·库珀这老狐狸只因他夫人爱附庸风雅，非要给你举办一次画展！”

海粟点点头说：“我知道，我推辞过，高凌百认为不能拒绝，那会对侨胞不利。”

“这也是！”两人紧紧拥抱，道着“再见”。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此别成了永诀。

太平洋上的战火越烧越烈。

十二月十日，被称作不沉之舰的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舰，被日本空军炸沉海底，日本陆军像飞蚁般从马来亚北部登陆，骑着自行车，向南驰去。英国军队在马来亚节节败退，炮声隆隆。

海粟再也无心开画展了。他去见达夫·库珀，对他说：“大臣先生，画展不能开了，星洲每天都遭敌机袭击，人心惶惶，谁还有闲情逸致来看画买画？我想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去继续从事赈灾义展。”

达夫·库珀泰然地回答说：“刘先生，你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我直率地告诉你吧，新加坡是守不住的。但也不会马上就落入敌手，你的画展完全可以如期开幕，待画展闭幕后，再走也不迟。你不用惊慌，为你刘先生举办一个画展，是我，特别是我夫人的心愿。”

“不！”海粟很坚决，“大臣先生，海粟十分感激先生和夫人的盛意，开幕式要集中很多人，万一敌机空袭，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我不能拿朋友们的生命去冒险，画展不能举行，万望大臣先生和夫人谅解。”

十天后，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亚半岛。星华义勇军在丛林中活跃起来。他们不寄希望于英国人，准备和新加坡共存亡。

一月三十一日，日本第五师团先头部队冲进了与柔佛海峡相邻的新山。新山与新加坡只一堤相隔，星华义勇军越过柔佛海堤，在格兰芝河畔架起枪，堆起石头，磨利匕首，准备用血肉之躯，筑起最后一道防线。新加坡被围困了，新加坡就要落入日寇之手了。朋友们各自逃生，星云流散了。海粟不知往何处去，就在这一天，达夫·库珀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张去印度加尔各答的机票，来说：“大臣先生说飞机很小，只能携带很少行李。”

海粟道谢后，送走来人，开始收拾行李。他只能带走部分未装裱的作品和洗换衣服，带不走的東西都交胡大夫保存。离愁笼罩着胡氏府第，大夫拉着他的手说：“刘先生，今生我们有幸相聚，此次别离，恐怕再也没有见面机会了！”胡太太泪如雨下，大家泣不成声。

机场静得可怕，只有十来个旅客，除海粟外，全是外国人，刚刚磅过行

李准备登机，敌机突然空袭，大家纷纷钻进防空洞。

日机像马蜂一样俯冲投弹，炸弹像雨点一般倾泻到机场上，爆炸声地动山摇，振聋发聩。油库中弹，油桶爆炸，烈焰滚滚。除了那架飞往加尔各答的小客机，尽数被毁。

待敌机一走，机场工作人员就敦促旅客赶快登机。

海粟刚踏上飞机，站在舷窗前，不由自主向期颐园方向了望一眼。

那边火光冲天，半边天都烧红了。数月来，他和胡氏兄弟般的情谊倏地涌上心头，期颐园怎么样了？他们一家可平安无恙？他忧心如焚，忽地，他心中闪出一个念头，我今乘此飞机，就不会遇上敌机么？就能逃生？这很难说，既然都是死，何不同他们死在一起？

他这样一想，即从行李上拿下箱子，往出口走去。机上工作人员拦住他说：“先生，你不能下去，飞机就要起飞了！”

他决然地说：“我不走了！”

“你不走？这飞机票可是非常珍贵的哟！”工作人员非常惊讶！“先生，机场就要关闭了，这是最后一架飞机。”

“我不走了！”他重复了一次。

旅客们无不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背影。

胡大夫百感交集地紧紧握住他的手，怪他不应该回来：“英国人就要放弃新加坡，这你是知道的，你不应该放弃逃生的机会！”

“阿坤兄，我望到这边一片火海，放心不下你们呀！我想回来看个究竟。”他很坦率地告诉他，“日本飞机像蝗虫一般满天飞，飞机很难幸免不被他们炸毁，我……”

胡大夫一把抱住他：“刘先生，难得你这样挂念着我们。可是，日本人就要来了呀！”

“阿坤兄，我们一起从海上走吧！”海粟苦劝着他，“日本人还没越过海堤，也许还有船出去！”

“我也不知道呀！只好待天明，我出去打听打听。”

第二天一早，海粟就想出去找朋友，胡大夫一把拽住他说：“你不能出去，到处都有日本特务在活动，我出去看看有没有船，一会儿就回来。”

中午的时候，胡大夫拿着一张报纸赶回期颐园，他不停地说着：“刘先生，你福大命大，福大命大，……”直奔海粟住房，见着海粟还是那句话，“你福大命大，天神助你呀！”他把报纸递给他，激动得泪水滚滚，“你看，去加尔各答的小客机果然如你所料，刚上天就被敌机击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海粟也被这则凶讯震惊了，难道这是真事？莫非我命不该绝！

“刘先生，我有个请求！”

“阿坤兄，你待我胜似亲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说什么请求，只要我能做到的。”

“日本人就要来了，我已年过半百，外出行动迟缓，我只好留下来，就是遇到不测，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刚听说，陈嘉庚先生主持的赈灾慈善会已遭亲日分子和日本特务砸毁了，郁先生也走了。你在这儿非常危险，你得在这两天离开。我已打听到了，还有难民船出去。我的大儿子赐德已继我业挂牌行医，三子赐道、四子赐彰还未立业，他们受我等抗日思想影响很深，留下来凶多吉少，你福大命大，我想把他们托付给你，托你洪福，寻条生路。”

海粟只是一个画家，一介书生，在此种战乱之秋，自身都难保，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逃难，是有很多不便和困难的，责任重大。但出于友情，他一口应允下来：“我答应兄长，带着他们！”

“海兄！”胡大夫紧紧握住海粟的手，“拜托了！”

“阿坤兄，你我结交两年，情同兄弟，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你放心，有我刘海粟在，他们就在！”

胡大夫又一次紧紧攥住他的手，站起来：“我去想办法弄船票。”

“不知高凌百、叶公超先生他们撤走了没有？”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

胡大夫很快就回来了，“高总领事听说你幸免于难，非常高兴，要和你说话！”

海粟连忙跑去握起话筒，话筒中传来了高凌百的声音：“刘先生，报上公布了遇难者姓氏，你的名字赫然于上，我们正在为你哀痛呢！祝贺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使馆已接到撤离通知，你得立即离开。船票？好，我给你想办法弄三张；我们同船撤离！”

二月四日深夜，海粟他们乘坐的那艘挂着红十字会旗帜的难民船离开了新加坡。

英国军队二月一日就从海堤通过科斯威大桥逃到了新加坡，然后炸毁了桥。星华义勇军断了后援之路，他们孤军奋战已四天，以顽强的抵抗抗击着日本人发起的一次一次的进攻，子弹、石块像雨矢一般倾向他们，血流成河，血肉之躯，筑成了新加坡最后的防线，为海粟他们这艘难民船赢得了时间。

此时，正值多雨的北季候风季节，海水拍岸，波澜冲天，子弹从难民船上呼啸而过，船只颠簸着东去。刚开出半小时，海水突然冲起巨浪，日军从新山阵地用大炮拦截船只东行，炸弹不断炸裂在船的前前后后，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没头没脑扑向船上。海粟搂着两个瑟瑟发抖的孩子，不停地安慰着他们：“别怕！别怕！”突然，“轰隆”一声巨响，轮船被炮弹击中了，甲板上烟尘滚滚，一堆行李着火了。水手们冒着危险，用水龙把火扑灭了。不一会儿，又一发炮弹击中了机舱。船体渗水了。船长当机立断宣布：“舱体已被炮弹击漏，急需就近靠岸抢修，不能远航印度了，只好转舵西去，驶向爪哇了。”

日本飞机像蜂群那样在夜空中嗡嗡地叫个不停，难民们胆颤心慌。海粟紧紧挽着两个孩子挤在船舱一角，提拎着惊恐的心。

船终于在爪哇靠岸了，可船尾巴沉到了水里。好险啊！谁能料到，这里已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海粟带着赐道、赐彰侥幸地从前面被翻箱倒笼搜查的人群中间溜了过去，逃过了检查。可往哪里去？他虽然在爪哇办过画展，见过一些侨胞代表，可如今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就是未遭难，对他这样一个曾在这里大声宣传抗日的人，就是还认识他，也不敢接待呀！何况他也不知到哪里去找他们！

突然，他想到一个和他同姓的侨胞刘品三，他在附近开油坊，他曾去过他那里，在此别无选择的时候，只有去投奔他了。他凭着极好的记忆，找到了刘家油坊。油坊已关闭，大门上贴了封条。他立即意识到，他出事了！一位邻人告诉他，刘品三被日本人捉去了。他慌忙离开那里，带着两个又饿又累的孩子，漫无目的地走在荒野小路上。他们已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累得歪歪欲倒了，就靠着路边一棵树坐了下去。两个孩子互相靠着就迷糊过去了。

那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像一根钢鞭抽打着他——往何处去？何处能为两个孩子弄点吃的？也因为忧思和疲累过度，他靠着树干也睡着了。

突然，他听到有人在和他说话：“你们是谁？从哪里来？”他惊喜地睁开了眼睛。那亲切的上海口音使他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他连忙说：“我是上海的古董商人罗赫，从新加坡逃来。过去认识的熟人都找不到了，两个孩子，饿得都支持不住了。”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董麟玉，也是上海人，在这开染坊，你们到我那里歇一会吧！”

海粟连忙叫醒两个孩子。

董老板把他们领到家，叫人给他们做了吃的，这是他们逃出来吃的第一顿正经饭，感到真比山珍海味还香。吃过饭，董老板就把他们带到二楼上一个阁楼里，对他们说：“就暂时住这里，外面正在搜捕外来游民，千万不要出去。”

他们三个人，晚上挤睡在一张小铁床上，白天，他给两个孩子留下学中国文化的功课，他不好意思白吃人家的饭食，就去下面染坊帮忙。两个孩子见他去帮着干活，也争着去做漂洗、绞干的重活。他不忍心让他们累着，规定他们在完成他留给的学习任务后，才让他们去干几小时。他自己尽量多干些，以减少董老板的负担。

可他一生从没做过体力劳动，更没干过重活，初干繁重的体力活，一时难以适应，加之天气又热，染坊热气蒸腾，汗流如注，没干几天，他就受了风寒，险险倒进染缸里了。

两个孩子见他面色苍白，歪歪欲倒，就把他扶到楼上躺下。

董老板闻知奔上楼来，一摸他的头，就“哎呀”一声缩回了手，“这么烫！”他埋怨着他：“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做粗活的人，不让你干，你不听，你好好躺着，我去找医生。”

不一会儿，他带来位华侨老医生，给他开了药。董老板立即就端来碗温开水，看着他把药吞下。他送走医生后又回到楼上，坐到他身边，安慰着他：“安心养病，别着急。”

海粟的眼里不由弥上了热雾，他已看出，董老板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就把他的真实身分告诉了他。

董老板惊喜地握紧他的双手说：“啊！你就是刘大师？真是幸会幸会！你那年到这儿办画展时，我还买了一张《岁寒三友图》呢！”说着就去打开壁橱，从里面拿出来。“你看，日本人未来前，我一直挂在下面客室里，他们来了，我只得藏了起来。”

海粟的泪水倏然涌了出来，连声说：“董老板，叫我如何感谢你呢？”

“呃，你说哪里话！若不是国难，你刘大师我接还接不到呢！”董老板也很激动，“你先养好病，我去给你弄张身分证，不能用你的真名实姓，外面正在传，说有个宣传抗日的画家逃到这里来了，你不能暴露身分。”

“还用罗赫这个名字吧，职业还是古董商人。”

海粟以罗赫的名字在这里住了下来。董老板坚决不让他们干活。一住就是三个月。他教两个孩子唐诗、练字、说汉语。

那是四月里一天，他又发烧了，董老板坚持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只得听他的，留在医院里观察检查。两个孩子坚持要守候着他。第三天他们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邻居告诉他：“董老板昨天被日本宪兵抓走了。”染坊也关门了。幸好他那只手提箱带在身边。正当他们又

一次陷入了走投无路时，身后有人轻轻地唤了他一声：“刘先生！”

他大吃一惊，这里谁会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一定是他的真实身分败露了！

他不敢回头，装着没听到一般，拉着两个孩子就向一条小巷走去。

“刘先生，你等等！”

他自觉逃不了了，只好站住转过身。惊喜使他张大了嘴巴，莫非是梦？出现了幻觉？

“刘先生，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

他像大梦初醒一般，握住他们的手说：“范先生，刘先生，真的是你们吗？真不敢相信！”

范小石、刘应宜几乎同声说：“当然是我们，这还会有假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董老板派人去告诉我们的。”范小石说。

“可他因抗日嫌疑关起来了！”海粟伤感地说。

“这里你不能住下去了，你就会暴露的，跟我们走吧，离巴城不远有个叫米斯脱的山区小镇，那里比较闭塞，但很安静，你还可以作画！”

海粟不由相信起命运来，莫非我命中注定能化险为夷，逢凶化吉？飞机没炸死，海口又偷生，总在濒临危难时遇到贵人搭救？“若不遇到你们，我们只好流浪街头了！”他说，“只是我不放心董老板，我想走前去看他一次。”

“哎呀！刘先生！”范小石放低声音，“说不定日本人正在找你，你那不是正好送上门去吗？那反而对董老板不利！”

刘应宜也说：“千万不能去，快快离开这里为上策！”

“我的车就停在街口，我们快走吧！”

海粟怀着敬意向董氏染坊方向望了最后一眼，他在心里说：“董老板，愿你平安回来！我永远记着你的古道热肠！”

米斯脱是个风景优美的山区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范小石、刘应宜把他安置在半山上一座幽静的房子里，给他们配了个做饭人。对外，他的身分还是古董商人罗赫。他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他教他们写生，画青山翠岭、海上日升日落，又教他们中文。他常常带着他们攀援山间小道，寻觅只有南国才有的奇花异木，采回来做标本。两个孩子本来连汉语都说不连贯，在他的朝夕教授下，进步很快，汉语说得很熟练了，还能学着写诗。但夜里常常是孩子们都睡了，他却无法入睡，他思念远方的亲人和他的学校。每当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悄悄坐起来给家和写信。他自己也记不清给家和寄出了多少信，可从没收到过回信。他为她和孩子们的安全担忧，又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感内疚，很久没给他们寄生活费了，他们吃什么？……

在那些不眠之夜，伊乔也不时来到他心中，她好么？日本人找她的麻烦没有？他多么想能再见到她啊！可他不能，不能让她知道他在米斯脱，不能让她来找他，那会连累她的，只能让她知道，他依然还活着就够了！他给她写了封报平安的信，托人带到别的岛上寄给她。他在信中写了首诗赞她，“豪情直教须眉服，剑胆琴心有几人？……”

六个月后，印尼和新加坡恢复了邮路，他和胡大夫联系上了。胡大夫托人来接走了孩子。

他们挥泪而别。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从未有过的浓浓乡思，家和杳无音讯。幸而他的学生叶泰华、彭国启的家就在附近，常常来他这里，他们

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因为这里远离万隆，日本的侦骑还未来过，他放松了警惕，与人交往也就多了起来，终于被汉奸和印尼的奸细告密了。

那是一九四三年三月的一天清晨。海粟画好一幅红梅，刚题上。

悬崖标独操，绝壁抱孤芳。

正在自我欣赏，忽然走进来三位不速之客。两个人进门就往里面走，一个人坐下来问海粟：“你有登记证吗？”

“有的。”海粟拿出登记证给那人看。

“你几时住到这里来的？”

“半年多了。”

“你太太在此吗？”

“她在上海。”

“还有什么人与你同住？”

“只有个烧饭的仆人。”

范小石请来照顾他起居生活的王永庆闻声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人又看了他的登记证。

进去搜查的两个人这时也出来了，什么也没有搜查到，就坐在旁边。问他话的人一面抽烟，继续问他：“你不姓罗，你是刘海粟！”

“不，你认错人了！”

“不会的，你是中国一个著名画家。”他拿出两张报纸，指着上面刊登的照片：“这不是你吗？”

海粟知道，他们已掌握了他的情况，只好承认了。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

“我从星洲逃难到这里的，仅此而已。”

那人站起身说：“你要放明白些，不可离开这里，等待军部问话。”他连说了三遍，“不可离开这里，等待军部问话！”三人走出了他的住所。

原来他们是日军军部的特务。海粟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谁向日军特务机关告密的呢？这儿民风淳厚，极少宵小之徒呀！既已如此，也只有听其自然了，大不了一死！

他继续写字。不一会儿叶泰华、彭国启来了，他把发生的事对他们说了，他们的面色立时变得惨白，为他的安全担忧。彭国启说：“海师，日本人心狠手辣，您这次撞在他们网里，恐怕凶多吉少！这怎地是好呀！”

叶泰华声音发颤地说：“先生，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海粟说：“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倘若我遇难了，请给我家里打个电报。”他作个苦笑，“你们不用为我担忧，我这里已被特务盯上了，很不安全，你们以后不要来，你们快快离开这里。”

两位学生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走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小镇维持会副会长刘启明陪着一个人来到他的住所。

刘启明原来是当地的侨领，万隆沦陷后，做过一些抗日秘密工作，常来他处，把外面的抗日活动讯息转告于他。说起抗日，会激动得义愤填膺，海粟把他视作可信朋友，把自己的真实身分告诉了他，还给他作过两幅画。

刘启明对他说：“这位是皇军军部华侨班长官平山熊雄君，他来带你去军部问话。”

海粟心里的疑问有了答案，他被刘启明出卖了！

海粟被带到日军军部审讯室。室内一排椅上坐了五个日本军官。坐在正中的丸琦大佐，他用流利的中国话问他姓名、年龄、职业。

他一一回答了。

丸琦接下说：“我们早就在注意你了，你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到巴城的吗？”

海粟答道：“是的。”

“你从上海来的吗？”

“是的。”

“你到南洋的目的？”

“我生平爱游历，一是想来看看南国风光，二是展览我的作品。

坐在丸琦旁边的丰岛嚅地站了起来，把一本贴上报纸的本子掷到他面前。

海粟惊了一眼，上面贴的正是报上有关他到爪哇各地筹赈画展报道的剪报。

丰岛厉声说：“这里有你初到爪哇在华侨总会的一篇演说，完全是敌性，重庆利用你，鼓动华侨抗日，你假藉筹赈之名义，先后在巴城、泗水、三宝垅、万隆、新加坡、马来亚各埠举行画展，向华侨募集巨款，而且到处演说、广播，这些报纸就是铁证。你还有申述的吗？”

他的一切活动早被特务记录在案，自昨天特务走进他的住所时起，他就没有想着活。这时，他已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说：“无所谓利用，没有谁叫我到南洋来筹赈，我是中国人，当然爱我自己的祖国，正如你们日本人爱你们的国家一样。你们不用说了，我在你们手里，任你们处置好了！一个人为了他的祖国牺牲是天经地义的。”

丰岛正要发作，丸琦示意他坐下。他说：“多数华人对他们过去的行动都是否认、抵赖，没有像你这样坦白态度。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也不算旧账了，现在我们大东亚，尤其是有学问的人应该大家合作，你对南京政府有什么看法？”

海粟说：“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所谓南京政府是伪政权！”

丸琦又说：“听说你对蒋介石先生也有看法，和汪先生也是朋友，为什么不和汪先生合作？”

海粟哈哈大笑了起来说：“这很简单，因为他背叛了祖国！”

他的回答触怒了丰岛，他大声地斥责着他：“刘先生，你太狂妄了！”他又把他在新加坡赠人的几首诗扔到他面前，“你想和大日本皇军拚一死战，是吗？”

丸琦表现出特别冷静，他微笑着说：“刘先生，抗日是有罪的！但我们看重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我已说过，过去的事，不再追究，可现实是你们无法改变的，希望你明智一点。中国不是有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吗？像你这样一位知名艺术家，在我们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我们希望你尊重现实，与我们真诚合作。”

海粟凭着他那无畏之气，又哈哈笑了起来：“我不接受汪精卫教育部长之邀，我还会和你们合作？岂不笑话！你们要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吧！”

一阵沉默。

丰岛又要发作，丸琦止住了他。他说：“刘先生，我们尊重你的意愿，

你可以回米斯脱去了，但请你不要离开住地！”海粟回来时，叶泰华、彭国启都焦急万分地在那里等他，见他完好回来，都很高兴。可海粟却高兴不起来，他不知日本人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首先想到的是放线钓鱼。他对两学生说：“我叫你们不要再来，为何不听？你们立即回家去，以后不要再来了，特务随时都可能冲进来，不安全！”

他们不肯抛下他，坚持要趁黑夜把他送出去。海粟说：“那会给侨胞们引来大搜捕的灾难，万万行不得！中国有句名言，叫作‘人总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没什么大不了的。”日本人很久没来找麻烦，但土人警士不断来问话。他闭门作了中国画《山水》、《群牛图》。一个月过去了，日本人似乎忘记了他。两个月后的五月五日，平山熊雄开车来到米斯脱，把他接到华侨班。他想，他就要为他的祖国殉难了，他有种视死如归之感。丰岛出来跟他说话：“接司令部电话，二十天内用军用飞机送你回上海，行李不得超过三十基罗（编者按：约二十公斤），回去准备待命。”

海粟悄悄去到范小石家，他把日本人要押送他回国的事向他说了。

小石说：“我想，他们送你回去是有目的的，是要逼你与汪精卫合作，为汪伪政权装门面。”

“我已有了思想准备，杜门谢客，他们可奈我若何？”海粟又激动起来了，他握住小石的手，“范先生，我永远感谢你们，我刘海粟绝不去做民族的敌人！”

五月十九日清晨七时，平山熊雄开车来接海粟去机场，对他说：“刘先生，飞机十时起飞，航路将经过星洲、西贡、台湾、广州、汕头到上海。现在就上车，送你去机场。”

王永庆拎出两只箱子，跟在平山后离开了住所。侨胞们听到汽车马达声，早就各自从家里走来等在远离汽车的地方，默默为他送行。他的两个学生也在人群中，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担心和忧虑，可他不敢连累他们，只有压抑着感激和离愁，不让它们浮动在脸上，默默地向侨胞们行了个注目礼，就坐进了汽车。

十

五月廿五日，下午四时，押送海粟回沪的飞机抵达上海大场机场。随机押送他的日本军人对他说：“刘先生，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回家去了。”四点半钟的时候，海粟已站在了自家海庐院门外了。

他没有立即喊门，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他想平静一下心绪。

他放下箱子，抬头打量着远离三年的家门。凤尾竹从墙内探出了半个身子，棕榈树和二楼窗口平齐了，棕籽还只有米粒般大小，它的包叶刚刚伸开。腊梅只露出了点树梢。夏日的太阳已经落到西边那些建筑的后面去了，只在树梢、楼顶抹了一点惨淡的红色。他心潮起伏，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家。他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可他回来了！回到了家，这是梦么？泪水顷刻滚了下来。他抬起双手拍着门环，高声呼喊：“家和——！家和——！开门！我回来了呀！”

来开门的不是家和。厨师全福惊喜地望着他，大声地叫了起来：“先生！是你回来了！”

“全福，你还在这里！”

“是的！”全福从地上拎起他的箱子，向楼上呼唤着英伦、刘麟：“小姐！少爷！你们快来呀！你们的阿爸回来了！”

两个孩子应声惊愣地出现在楼梯口上。

海粟飞一般跑上楼去，搂住两个孩子，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竟把姐弟俩抱起来了，抱进了屋里，他放下他们，轻声地问：“阿妈呢？”

两个孩子嘴一瓢，委屈地扑进他的怀里，哭了起来。

海粟深感奇怪，他托起他们的头，望着他们的眼睛，问：“怎么啦？”

“阿妈到南京外婆家去了，她不带我们去，要我们在家。”英伦说着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他更为奇怪了，松开两个孩子，像是自问又像是问他人：“我到广州就给她打了电话，她怎么还要走呢？”

“先生，”全福忍禁不住，“太太就是因为你要回来她才走的。”

他吃惊地望着他早年从新亚酒店请来的厨师，问：“为什么？”

全福本不想干预主人家的事，但他为海粟抱屈，就婉转地说：“太太没去南京，她还在上海。”

海粟越听越糊涂了，拉住全福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别怕，全都告诉我！”

“太太恐怕要离婚了！”

这怎么会？他不相信，他抓住全福不放，“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出来的，半月前，她还请陈公博、周佛海、萧乃震一道来吃过饭，她和萧先生同进同出。”

这是海粟万万没有料及的，等待着他的竟是这样当头一棒，这样的打击！这样的耻辱！突然间，仿佛有无数把小刀乱戳在他心上，他的心窝阵阵锐痛。他双手按住那里，坐倒在沙发上。好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也许随着难民船沉进海里的痛苦比这还要好得多！

“先生！”全福把一碗热茶捧给他，“你别太难过，这时节，你能平安回来，就是大幸，你喝口茶。”

他无奈地摆了下头，手又不由自主地接过茶，说：“全福，谢谢你。”他呷下一口茶，顿觉心里好受了许多。他向屋内掠了一眼，墙上的画都没有了，只有“但丁和维吉尔”还在。博物架上那些古董也没有了，原来放电话机的地方也空着。他问全福：“电话怎么也拆掉了？”

“没拆，”全福说，“太太移到她房里去了。”

“美专还在办吗？”

“王勃远、宋寿昌两先生还在办，大部分学生都跟着谢海燕、倪貽德两先生到大后方去了，现时没多少学生。”

“打电话请王先生、宋先生来，我急着要见他们。”

不一会儿，美专校长王勃远和教务主任宋寿昌就急急赶来了。动后重逢，他们紧紧拥抱，泪眼相对。海粟急切地想了解学校情况，王勃远告诉他：“我们美专坚持安贫守志，不领伪政府分文经费，现状你可以想像。”他吸了一口烟，“‘八·一三’后，法国巡捕房强行占据大部分校舍，拘押一千多退到租界的国民党军队。中国政府对这些人漠然不问，我们的课桌被他们都当柴火烧掉了。后来，这批人走了，上海中学又挤进来，至今不走。我们的校舍墙倒壁摧，教学用品大多损坏，又无钱修整，教师们领不到薪水，非常艰苦。”

海粟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他说：“你们的精神令海粟敬佩，困难也在我想像之中，难为你们了！海粟非常感谢你们把美专办下来。”

勃远接上说：“好在你回来了，我这校长可以卸任了！”

“不！”海粟连忙说，“你还继续担任下去，这只是名义上的事，海粟虎口余生，我只想闭门画画，不想出头露面，被人利用做政治工具。美专的困难，我会尽力帮助你去克服的。”

勃远点点头，表示理解。

全福走进来，给海粟送上一张名片，说：“金熊白律师要见您。”

勃远说：“肯定是谈你太太要离婚的事。刘校长，你还蒙在鼓里吧？成家近来与汉奸周佛海往来密切，同那个萧乃震同来同往，大上海议论纷纷。”他有些气愤填膺了，“不要理睬，你刚到家，板凳还没坐热呢，就这么迫不及待，你进去休息，我们代你见他。”

不一会儿，勃远、寿昌进卧室来了。勃远说：“果不出我所料！我说你旅途劳顿，今天不适宜谈离婚的事，叫他改日再来。”

寿昌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他才开口：“刘校长，你是一个豁达的人，一切都看淡一点。”

海粟点点头说：“谢谢。”

“学校的事，你不要过度忧虑，我们走了。”勃远站了起来，“你得好好休息一会儿，我们改日再细说。”

“好好，谢谢了！”海粟把他们送到楼梯口，他呆呆地望着他们走下楼梯，从凤尾竹下出了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又在做梦？不会的，他听到全福在关院门，又听到他上楼的声音，他脚步声停在了他的身后，听到了他在说：“先生，我已做好了晚饭，是你喜欢吃的肉末土豆饼，还有粥。”

他摆了下头，走进屋里，牵起两个孩子，把他们送进餐厅，抱上椅子，说：“你们好好吃，阿爸吃不下！”

“先生！”全福已给他端来了一大碗稀饭，“你多少吃点，身子要紧。”

“谢谢！全福！”他又摆了下头，“实在没胃口，你照看孩子吃吧！吃过饭，请给他们洗个脸和脚，送他们上床睡去。我想独自清静一会儿，谁来也别开门。”

全福怜惜地望他一眼说：“是。”

海粟连脸都没抹一把就倒在床上。他还在疑惑，这怎么可能？这不会是真的！倏地，家和的面影像特写镜头一般不断地推到他眼前。

她往凳子上一跳，挥动着手臂，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东三省！”

她坐在半淞园鱼池边，深情地凝视着他……

画室里，她回眸一笑，“您就是刘校长？”

车厢里，她攥紧他的手，“誓与先生共度人生！”……

他嚯地坐了起来。滑下床，打开行李箱，取出他随身携带的照片。他拿起她那张头像特写，她笑得那么美。不会，不会的，家和不会背叛我！都是谣言！她会回来的！

忽然，他的耳畔又响起了她那激动的声音：“我是一个女人，我不能枉做一个女人！我需要丈夫的陪伴，需要……”

“你心里哪里有我？你只爱你的艺术，你的事业！……”

他的心不禁注入一股凉水，新加坡期颐园他们争吵的场景又回到了眼

前。

家和早变了！她早忘了与他共度人生的誓言了！

他突然想起了韵士的忠告。她到底比我更了解女人。果然被她言中了，我过去不该那么对待她，……

他紧紧握着成家和的照片，很想把它撕了，可他没舍得撕。家和的变，我也有责任，我对她关心得太少了，我不该远离她和孩子独自漂泊。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她收不到我的信，更盼不到我的汇款，报纸上又刊了我飞机失事的消息，她是一个女人，失去了依恃，她一定有很多难言之隐，她也有委屈……“家和！”他心如刀绞，抱任照片，泪流满面。“我不怪你，这是可恶的战争，可恶的日本人造成的！我恨！恨透了日本军国主义，我不怨你……”

他就那么抱着她的照片，流着伤心的泪水，不知何时睡去“先生！”全福轻轻走进他的卧室，小声地唤着他说，“昨天来的那个金律师又来了，我叫他在楼下会客室里等着。”

海粟已有了心理准备，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就是聚聚散散。他对全福说：“请他到楼上客厅来，他是律师，与他不相干，他不过受人之托罢了，不要失礼。”他穿上衬衣和长裤，“我洗过脸就出去见他。”

金律师见他出现在客厅门口，就站了起来，说：“刘先生，打扰了。”

“别客气，”他向沙发上作了个请的示意，“请坐！”

金律师开门见山：“刘先生，我受成家和女士委托，来和您商谈她要求与您离婚的事。”他喝了一口全福沏来的茶，“我知道，这会让您感到突然。我作为一个早就敬慕您艺术大名的朋友，我希望您能接受您太太的要求，您是一个明白的人，她等着和您办完离婚手续，就与萧乃震先生结婚。”

“既然她和我的爱情结束了，我自不会强求，我只希望萧乃震能对她好，不要始乱终弃！”海粟无声地叹了口气，“至于离婚书的条文如何写，我不懂法律，家和认为如何写好，就按她的要求，我不会为难她的。请你代为拟定吧！”

“刘先生，您的大度胸怀，令金某十分钦敬。”他站起来，“过两日，我带离婚书来请您过目。告辞了。”

五月廿九日，金律师来了。他拿出已办好的离婚书，放到海粟面前，说：“请您看看，是否同意，如果同意，就请在上面签字。”

海粟请他坐下。

海粟的自尊心受了深深的伤害，那纸离婚书有似铅锤那么沉重。他几次死里逃生，都是因为心里装着她和孩子，他没想到他已被她抛弃了，他刚一到家就要和他离婚，他成了一个弃夫。但难过仅仅持续一瞬，理智很快就战胜了感情，事已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她本该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画家的，是他娶了她而送掉了她美好艺术前途，这是报应！自作自受！这一切都只能怪自己。他匆匆看了一遍，就签上了字。

“刘先生，”金律师把他签好字的两份离婚书，收取一份，“那一份由您保存。昨天，我把您说的话转告了成女士，她受了深深触动，当着我的面，泪流满面。”

“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又何必难过呢？请您转告她，多想想我的不足之处和缺点，她心里就会得到平衡的。”

海粟站了起来，“我有封信请转交给她。”他走进里屋，一会儿拿出一

封信交给金律师，“还请转告她，她已不是当年的女学生了，她已是个成熟的女人，对有些事自己得拿主意，大事大非不可感情用事，那她将来难以做人！”

“刘先生，我办过很多离婚案，从未见过您这样胸怀的，您处处为对方着想。”他起身告辞，“我一定如实转告。”成家和从金律师手里接过离婚书问：“他说了些什么吗？”金律师转达了海粟的意思。

家和低下了头：“我倒希望他骂我一顿，毕竟是我要求离开他的。”

金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海粟的信：“这是刘先生要我带给你的信。”

成家和急急撕开封口读起来。

家和：

数年离乱，夫妇天涯，历劫重归，人去楼空，惟有抱两小儿仰天恸哭耳。

泪水从她眼里渗了出来，金律师起身告辞，她抬了抬身子，继续看下去。

金熊白律师来谈，所提条件，当照签。愿吾和与萧兄永久享受幸福美满之生活。追怀夙昔，已为昨日之幻梦，残喘归魂，将为蓐食于蝼蚁，奋飞难再，断肠奈何，斯亦绝世才智之士，拔山盖世之雄所凄楚哽咽者已！苟非知道，能不痛心？知来去之无常，本纵浪于大仕，喜欢则乘缘而来，缘尽则绝尘而去；假以黄金铺地，终有崩决之时，我住怀空，何恋何爱，三复李青莲浮生若梦之语，不胜感慨系之矣！

前有南洋携归油绘《椰林急湍》等廿余幅，务望检还。爰此种作品为余炎荒奔程，攀山越岭，汗血交织而成。而今体力日衰，今后野外制作之机会愈少。此系纪念作品，当能同情检还也。

海粟一九四三年五月廿九日

家和读完信，已成了泪人，扑到沙发背上，呜咽着大声自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萧乃震正从外面进来，见状，快步来到她跟前：“和，你怎么了？”

“我对不起海粟先生！”家和大声哭诉着，“我不该在这种时候扔下他和孩子！”

“你后悔了？”

她摇摇头：“覆水难收，他已签字了，后悔也没用了！”

“我会让你生活得快活的！你会享受到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一切！”他把她搂进怀里，用嘴去吻她脸上的泪水。“好了，好了，这段情缘斩断了，你现在是我的夫人了。我们马上举行婚宴，向亲友公开我们的结合！”

萧乃震安抚过家和，就赶到海粟家来了，见面就说：“刘大师，我首先向您声明，我没有引诱成家和，是她对我发生了感情。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深感不安。”

海粟冷笑一声说：“既然你没有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又有什么不安的？”

“如果您希望家和回心转意，我去做她的工作，叫她回到您身边来。”

“萧兄，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把她弄到了手，又想不要她？”海粟把茶杯重重一放，“我警告你！你要对她承担起责任！我已不是她的丈夫，但我是她的老师，我绝不允许她受到伤害！”他抬头看了萧乃震一眼，“听说你就要到南京政府去做官了，有这事吗？”

“没有，纯属谣传。”

“没有就好！不然，家和怎么做人！家和是个有才华、值得爱的女人，我希望你好好待她，祝你们白头到老。”

“大师！”萧乃震如坐针毡，他打破了长长的沉默，“我和家和商定六月一日举行婚宴，请你一定光临。”

海粟那受了深深创伤的心上，仿佛撒上了一把辣椒粉，他痛得吼了起来：“你这不是有意要羞辱我吗？”

“不不，你别误会！”

“误会？”海粟终于发作了，他怒不可遏地指着门口，“你给我出去！”

萧乃震吓得连忙站起来往后退，退到门口才急转过身，逃也似地奔下楼梯。

两个孩子听到阿爸的怒吼，跑了出来，见他脸色胀得紫红，一齐扑到他怀里，仰起小脸，惊慌地望着他，好像在问：“阿爸，你怎么啦？”

他搂住两个无知的孩子，泪水禁不住地又流了下来。

全福闻声来了：“先生，不要信那个姓萧的，他们在这儿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答应去做什么‘荐官’，而且，把你从南洋押回来也是他们的主意。他急着要太太和你离婚，请求周佛海找日本人把你押回来！”

天哪！我刘海粟何曾受过这样的辱？愤怒一下烧红了他的眼睛，点着他的心！他想到了英雄一世的楚霸王。我刘海粟也英雄一世，竟落魄到如此！连一个妻子都保护不了，任人宰杀！他轻轻推开儿女，走进画室，铺纸挥毫。不一会儿，宣纸上出现了霸王别姬的画面。他把它题作《英雄落魄图》，又在诗坛上一气呵成地题上了长诗：

春水粼粼春先漾，沧海奔注如山浪。
游子忽生万里心，丈夫何惧江湖放。
饥凤还当择木栖，骐驎岂作负辕状。
懒向豪门作乞儿，闲来写福丹青赋。
素描写出家国悲，泼墨狂扫风云壮。
世人不识英雄面，窃窃私语笑相向。
富贵不淫贫不移，坦荡原来江海量。
将钵沽酒万虑轻，衔杯对月羁怀畅。
君不见弥天寇气仗雄才，遍地哀鸿苍生望。
风雪际遇如有时，会须直薄青云上。
写毕，他顿觉心里好受了许多。

十一

闭门作画，谈何容易。

他的押解回沪和离婚，成了沪上的特大新闻。他寓所的院门，连日来，敲得山响，他被新闻界包围了。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问他有什么创作计划？问……不管他们问他什么，他都只重复同样的几句话：“没有研究，无可奉告，除了闭门读书，别无计划，连美专的校务也不过问。”

可那些敌伪刊物不想放弃他。他无可奉告，他们会“编”。有家伪办《太平洋周刊》记者，“编”了篇他的谈话，拿来要他签名，被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我没有和你们谈过什么话，我绝不签字。”

可这家刊物竟将他在旧画上的签名做上锌版，印到这篇作为头条的文章上。但在文后他们还是不得不声明，“本文因时间匆促，未得刘先生同意，

先行发表，甚为抱歉。”

如此强奸人意！海粟气得无可奈何。他也更坚定了他的信念：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可汉奸们不甘心，一心要拉他下水，轮番向他进攻。

先是汪精卫的得力助手褚民谊，在华懋饭店设宴，派他的代表张超来请海粟。海粟说：“近来胆病复发，只能以食稀粥度日，禁绝酒食，不能去。”

张超再三说：“褚先生请刘先生一定光临！”

海粟也再三推辞说：“请向褚先生致意，实不能去。”没有几天，一辆汽车在海庐门前戛然而止，门上响起了很响的敲门声。

全福打开门，见一日本人偕一翻译站在门外，翻译说：“日本工部局教育处处长上野太忠先生要见刘先生。”并把上野的名片递给全福。不等全福去通报，就往楼上去。

突然来了个日本人，全福很为主人的安全担心，快步抢在前头跑进画室，把名片递给海粟说：“来了个日本人……”

海粟望了名片一眼，他狐疑地站了起来，放下画笔，带上门，走进客厅。

上野告诉翻译：“我受褚民谊先生之托，来接刘先生去华懋饭店，有位陈友仁先生刚自香港回来，听说刘先生已回沪，很想见见您，正在褚先生处相候。”

海粟在巴黎结识陈友仁夫妇，陈先生是有名的学者，以收复武汉租界闻名的外交家，夫人张荔英，是有才华的画家，那时他们经常相聚，一别十年，他很想见见他们，就跟着他去到华懋饭店八楼。

上野把他送进褚民谊住处就不见了。褚民谊满脸是笑地迎上来说：“海兄，我几次派人去请你，你都躲着不见，这样对待朋友，未免太寡情了吧！不过，我不怪你，今天情你来有要事相商。”他把海粟拉到沙发上，“汪精卫先生非常看重你，他派我做代表来请你去南京。”

海粟说：“我只是一个艺术家，除了画画，我什么也作不了，况且，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请转告汪先生，海粟劫后余生，万念俱灰，除了读书，什么也不想，实难从命。”他向室内望望，“我是来见陈先生的，他呢？”

褚民谊见他态度坚决，只好说：“陈先生在他自己家中。”

“他家在哪里？”

“在国富门路××号。”

海粟站了起来：“我看他去。”

“还是我用车送你去吧！等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看在不在家。”

褚民谊从内室回来说：“在家。我送你去。”

“不劳你的驾了！”海粟往门口走去。

褚民谊追上去：“海兄，是我用车接你来的，哪有让你走回去之理。”

海粟向他摆摆手，飞也似地跑下了楼梯。

褚民谊不成，又换上了陈公博。陈先以上海中日文化协会名义设宴请海粟。海粟又以身体有病为由回绝了。接着，海粟又收到他的一封短简，请他去赴他个人为他设的洗尘宴。

海粟不由忆起了十一年前的一九三二年，他请他赴宴的另一封短简。那时陈公博正在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任上。

海粟从保存的名人信函中把它抽了出来，

海粟先生台鉴：

平日慕名，钦迟之互。昨晤树人先生谈及，尤愿一倾积愆，以献仰慕之忧。明日席间，仅有香凝、右任、树人、汪英宾诸人，备祈贲临。久闻先生为艺术叛徒，而弟则今日为政治叛徒。两叛徒相见，当能一雄谈也。专请大安。

弟陈公博谨启一月十八日

他还记得，宴会设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何香凝、于右任均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陈树人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汪英宾乃《申报》名记者。他去的时候，他们都已到了，除陈公博是初见，其他人都是很熟的朋友。那天谈的都是艺术的话题，有趣而快乐。可如今，他的变色龙本质已昭然若揭。当年他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要员，加入反共行列，并以他脱离中共与他艺术叛徒称谓妄加攀比，他是个艺术家，不关心政治，他没在意，可在此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又堕落成大汉奸，这就不一样了！他一向以为，一个人可以参加这党那派，那是他的自由，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认敌为友，就是卖国贼，那是大是大非。他现在帮助日本人来统治压迫自己的同胞，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怎么能去赴他的宴会呢！他“嘶啦”一声把短筒和请柬撕了。

陈公博哪里肯放过他？他又给海粟写信，说他被选为“中日文化协会会长”，说海粟被与会者推选为名誉理事。

海粟当即作覆：“绝对不能担任。”

没几日，日本驻上海领事岩井英一找上门来说：“使馆正在组织一个艺术考察团，我们想请刘先生为团长，去东京考察大东亚战后日本艺术动向。”

海粟说：“我的身体不好，不能远行，绝对不能参加！”他坚决回绝了。

海粟把自己反锁在画室里，告诉全福：“不是信得过的老友来访，一律说我不在家。”他作了中国画《临清湘老人梅花书屋》、《临明末爱国画家倪元璐十段锦卷》，每段内都有形态不同的虬曲高古奇石，回荡着一种慷慨殉道的悲壮之气。以此自励。

他悄悄去了趟美专，跟师生们作过一次不公开的讲话。他要求学生读书不忘爱国，要求先生们做到五不：“不向伪教育部登记，不理睬来文来表格，不受节制，不参加集会，不领配给米。”他又告诉大家：“我用房契作抵押，已从华侨银行负责人陈维龙先生手里贷到二十万元。这笔钱，我全部交给学校，一半维修校舍，一半解决师生生活和日常教学开支。”

海粟的闭门不出，使汉奸政权很不甘心，也不放心。他们派了个特务来监视他。

那是八月里一大，一位很摩登的小姐求见，她说她姓李，毛遂自荐地说：“我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生，精通日文、英文，我酷爱为名人写传记，已给梅兰芳先生写了一本，刘大师经历丰富，是位具有强烈传奇色彩的人物。我要为大师写本传记，我每天来和您谈两小时就行了。”

起初，海粟并没有在意，特务罪恶的名字似乎和这样漂亮的小姐难以联上。他每天接待她，和她谈他的经历。

一周后的一天，梅先生拿着他画的几张画来看海粟。海粟和他谈起此事，梅先生放低声音告诉他：“这位神秘小姐可能是日本人派来的。她每天到我家，我对她很冷淡，但不得罪她。后来，她就不来了。你也可以如法对待，绝不可信口开河。”

这位小姐没从海粟这里得到什么，两个月后就不再来了。

海粟接到谢海燕从重庆捎来的口信，说转移到那里的师生都记挂着他的安全，要他设法去重庆。

他也很想念他们，更想挣脱不自由的枷锁到大后方去。他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全福，乘天没亮，拎只小皮箱去火车站，夹在纷乱的旅人中，买了张票上了去杭州的火车。他准备从那里转经云贵去重庆。

十二个小时后，火车到了杭州站。他刚走出站，就被一个日本人拦住了，那人拿着一张他的照片，告诉他：“刘先生，我们杭州领事馆接到了上海使馆电话，要我们关照您，在此恭候先生。”他说着两脚一并，向他鞠了个躬，“车在那边，请刘先生上车。”他伸手指着车子停的地方，“我送刘先生去西泠饭店。”

海粟自知他的行动受到了监视，逃脱已不可能了。只好装作是来杭州画画的。第二天，租了条小船，画了几张小画，又去荒草横陈的一天园凭吊了他的老师康有为。

他伫立在遍地瓦砾和砖石的废墟间，一种悲凉之感久久弥漫了他。

海粟回到上海，除了常和吴湖帆、梅兰芳几位老友相聚，很少出门。这对于一个喜欢交游的人来说，是很不好受的，寂寞和孤独像两把小刀，常常在他心头游离。在孤寂难耐时，他作了一幅中国画《孤雁》，并题：

天涯一孤雁，嘹唳叹离群。

苦问知心者，而今有几人？

又作了幅《孤笛图》，题曰：

颖川身逸心犹进，默默平生此意深。

昨夜江风起扬子，自吹孤笛自知音。

在这些无法排解的孤独日子里，他常常思念伊乔；她安然无恙么？她有了情侣么？自从逃难到米斯脱，从别岛给她寄去一封信后，他就再也没有同她联系过。在他寂寞难当的漫漫长夜，她那好看的面影常常浮现在他面前，她那爽朗的笑声，常常漂浮到身畔，她那深情的目光，使他心旌不禁摇荡。幸福是争取来的！

他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我应该给她写信，把我的遭遇告诉她，把我的孤独倾诉给她，把我的思念传递给她……

他坐到了灯下。

自从给夏伊乔的信寄出以后，他就在期待着。他几乎忘记了南洋和上海相隔着千山万水和重洋，没能很快接到回信，他就胡思乱想了，伊乔一定属他人了，她不会给我覆信了，她一定恨我了！那时就和她生活在同一块蓝天之下，竟不把地址告诉她，如今，你遭人遗弃了，你失去了自由，感到孤独了才想到她，她还会理睬你？我希望她来趟上海是不可能的了！

等待的日子漫长又难熬。两个月过去了，仍杳无黄鹤，他绝望了！

那是一个阳光发白的冬日，天上只有几缕如絮的云彩，衬着云彩的天空瓦蓝瓦蓝。他刚送走一个古董商人，回到画室，电话铃就响了。

“喂，你找谁？”

“找您！”一个非常熟悉，但又想不起是谁的好听声音。

“您是谁？”

“您猜！”

海粟愣住了，好半天，他突然惊喜地大叫起来，“你是夏伊乔？你现在在哪里？”

“我已经到了上海了，住在新亚饭店。”

“我要立即见到你，你等着。”

海粟仿佛一棵被严冬抽干了浆汁的白杨树，突然感受到了春风雨露爱抚一般，灰白的皮色忽地转青了，长出苞芽来了。他突感体内蠕动着某种活力，使他感到年轻了许多。他走进盥洗间洗了个脸，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这才想起很久没理发没剃须了。理发已来不及了，连忙拿起剃须刀，几下就把乱草一样的胡须打扫干净了，怀着青年去会情人那种激动离开了海庐。

“夏小姐！”海粟紧紧握住她的手，“我没想到你会到上海来！”

伊乔微笑着，不敢去迎接他那滚烫的目光，她微敛着眼帘，说：“先生，不是你写信要我来的吗？”

“是是！”他连声说，“可我没敢想像你会来的，我以为你早忘了我，而如今，我是个落魄的人！”

“先生，你不该说这种伤感的话！”伊乔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这似乎不像先生你说的话呢！”她从他手里抽出手，倾着身子对他说，“先生，你见的世面比我多，你的经历更比我丰富，我没有资格劝你，但我认为，你不应该悲观！任何人都逃不出时代的命运，但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打起精神来，为你的艺术理想奋斗！我协助你！”

“真的？”他又拉住她的手。

她点点头。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他急不可待地求婚。

伊乔若略想了一下，说：“给我三天时间考虑。”

“那好，现在上我家去认认门。”

他俩在新亚饭店门外坐上了一辆三轮车。

海粟说：“伊乔，真是你坐在我身边吗？我不敢相信呢！”

“这还有假吗？”

“我以为是在梦中呢？”

“那是你太孤独的缘故。”

“不，你的到来，使我非常快乐。”

“……”

她和他并肩走上楼梯，走进客厅。他为她脱下大衣，挂到衣架上。

两个孩子探头望了她一眼就跑进里屋去了。

她没落座，跟在两个用生碌碌的目光看她的孩子后面，走进了里屋。她蹲在两个孩子面前说：“我认识你们。你叫英伦，”她抚摸下女孩子的头，又摸了下男孩子，“你叫刘麟，对吗？我从照片上见到过你们，那时，你们的阿爸常常把你们的照片拿出来看。”

两个孩子用碌碌转的眼睛打量着她，一言不发。

海粟对他们说：“这是夏阿姨，阿爸的朋友，你们喜欢吗？”

“喜欢！”英伦盯着她的眼睛看，“您好漂亮。”

“哦！”伊乔不由笑了起来，“你们很可爱，阿姨也喜欢你们。”伊乔爱怜地搂过失去母爱的两姐弟。他们乖觉地任她拥抱着。

“去楼下玩吧！”不一会儿，海粟对他们说。

两个孩子有些依依不舍地从伊乔的怀里站起来，向她扬起小手：“再见，阿姨！”快活地向楼下跑去。

室内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伊乔起身打量着卧室说：“你这儿太乱了！”

遂挽起袖子，为他收拾房间。“中国有句古语：‘男无女不成家，女无男不成室’，一个家庭不能没有一个主妇！”她说着向他微微一笑，“先生，不用三天，我已考虑好了，同意与你结婚。”

这又是海粟没有料及的。他惊愣了片刻，突然，他张开双臂，拥抱住她，第一次用他那轮廓鲜明、富有刚劲的阔嘴吻住了她那富有弹性和无穷魅力的樱唇。

人，是需要爱情的。这如植物需要阳光雨露一般。伊乔的爱，有如乳汁一般，滋润着海粟的生命、海粟的艺术田园，使他在日寇铁蹄下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他们相濡以沫，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迎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胜利。

那天，他们打开院门，携手走出海庐，用长长的竹竿举着一挂点燃的长长鞭炮，走上街头，庆祝八年抗战的胜利。

下卷

年方九三何尝老，
劫历三千亦自豪。
贾勇绝顶今十上，
黄山白发看争高。

……

——刘海粟

第十二章人生炼狱

—

海粟撕下一张日历，却没有像往常那样随手扔进废纸篓，而是久久凝视着它，他仿佛听到了时间车轮那隆隆辗过他人生历程的声响，又戛然一声把它送到了今天的驿站——一九五七年夏天。

从日寇投降到今天，是一段漫长的时日。这期间，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逃到海外的台湾岛上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他的艺术道路，他的人生历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个人的命运无法超越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变动，他的命运紧紧和时代的命运连成一体了！

在这段漫长的时日中，他面临多次人生抉择，他至今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无怨无悔。如今，他又站在了选择的道口了。

去年，国务院下达了华东艺专迁往西安的决定，在广大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些生在江南，长在江南，吃惯了江南水乡大米，喝惯了长江水，深悉江南民情风俗，画惯了江南山水、人物的教授们，不愿离开他们熟悉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土壤，无不有种灭顶之灾降临的惶恐。可他们不敢对政府的这一举措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纷纷来找他这位校长。这个说：“华东这样的大区，不能没有一所高等艺术院校。”那个说：“艺术家离开了他熟悉的生活土壤，就开不出花。”众说纷坛。表面平静的校园，掩盖着汹涌的激流。

可他这个校长是不管校务的。在接受这个职务时，他就对华东文化部长彭柏山说：“我近年身体不好，血压高，心脏扩大。而且，我不适宜做行政工作。校长还是请有政治水平的艺术家来当为好。”

彭部长却说：“我们再三考虑过了，中央也来了电报，校长是应该请你担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是全国大行政区最早建立的高等艺术学校，有带头作用。你不想管校务也可，除教学外，你可以自己去搞创作。”

学校的行政校务由党员副校长和教务长负责。学校对他很照顾，为他的旅游创作提供了很多方便。上海美专和山东艺专，苏州艺专合并后的四年间，他去了北京、杭州、无锡、镇江、黄山、南京、庐山、佛子岭、西安。创作了油画《北京北海》、《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后湖》、《梅园》、《鼇头渚劲松》、《龙井流泉》、《玉屏楼望天都峰彩云》、《黄山散花坞云海》、《黄山清凉台》、《黄山后海门》、《黄山云海》、《黄山狮子峰》、《狮子峰望太平》、《黄山西海群峰》、《黄山始信峰》、《莲花峰莲蕊晚霞》、《黄山漫泉》、《小桥渔舟》、《东山雨花台》、《东山日出》、《佛子岭水库雪景》、《佛子岭初雪》、《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梅山水库俯瞰》、《梅山水库工地》、《梅山水库晨曦》、《梅山水库夕照》、《皖北大别山》、《史河》、《太湖渔舟》、《太湖渔家》、《庐山园林》、《庐山烟云》、《庐山牯岭小天地》、《庐山青玉峡》、《玉涧流泉》、《庐林大桥》、《庐山玉门间》、《庐山五老峰》、《庐山御碑亭》、《镇江金山寺》、《南京灵谷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上海苏州河》、《黄浦江上运轮》、《太湖工人疗养院雪景》、《上海初雪》五十余幅。中国画：《鹰击长空》、《云林锤秀图卷》、《无锡太湖》、《虎绝泉写生》、《莲

花峰天都峰》、《黄山后海图卷》、《黄山西海图卷》、《黄山清凉台》、《黄山人字瀑》、《黄山东海门》、《黄山天平砭》、《太湖胜概图卷》、《芦雁图》、《莫麓缥缈图卷》、《洞庭渔村图卷》、《震泽渔民》、《清奇古怪柏图卷》、《富春江渔乐图》、《洞庭西山图卷》、《太湖广福寺》、《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工地》、《太湖疗养院之雪》、《莫干山剑池》、《青绿山水》、《仿唐六如横云松崖图》、《富春江严陵濑朝雾》、《庐山青玉峡》、《玉涧流泉》、《庐山含鄱口泼墨图卷》、《庐山汉阳峰云烟》、《骊山图卷》、《芭蕉丛菊》、《仿董文敏没骨青绿山水》、《遥峰奇树》、《雪江归棹》、《夕阳归帆》、《秋山图》、《太湖帆影》……

今年三月，又在上海举办了建国后他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油画一一九幅、中国画六十九幅，在巴黎临摹的油画六幅。谢海燕在展览前言中介绍说：“刘海粟先生在艺术上的主张是兼容并包，学习传统，学习生活。办学是这样，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这样。”“从刘先生的油画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民族传统的因素。这些因素，是随着年纪与功力的增长而不断增长和发展的。”“刘先生的中国画，则在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的技法和精华，创造了独特的新国画风格。”

但迁校是件大事，触动了他的中枢神经和脉搏。他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他也认为教授们的忧虑很有道理。偌大个华东区，怎么能没有一所高等艺术学校呢？为了新中国艺术人才的培育和艺术的繁荣，他得阻止这个错误决定的实施。

他从上海赶到无锡，找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说：“华东艺专迁往西安的决定是错误的！就是从全国一盘棋来考虑，也欠慎重！请学校把师生们的意见报告国务院！”

副校长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党性很强。海粟的话使他吓了一跳。政府的决定就是命令，怎么能不执行呢？他向来对海粟很客气，可此事不比一般，他不由严肃起来，说：“刘校长，你是学校的领导，你应该带头执行国务院搬迁的决定，多作教授们的思想工作，怎么你也不愿去西安？西安可……”

他没法冷静了，打断了对方的话，“这并非我刘海粟怕去西安的问题，也非教职员们不愿去西安的问题。问题是华东应该有所高等艺术学校！上海美专办了数十年，上海历来就是华东地区文化艺术的中心，怎么能将它唯一的艺术学府连根拔除呢？我反对这样做！”

“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对方解释说，“我是党员，我不能反对上级的决定！刘校长，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但我也希望你以大局为重，……”

“难道错误的决定也要执行吗？你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你知道什么是艺术吗？你懂什么是艺术的规律吗？”他火了，“这里的许多老教授，他们生在这块土地上，长在这块土地上，创作在这块土地上。你让他们脱离这块土地，他的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人云：‘积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积。’艺术也是这样！我办上海美专几十年，我有这个体验，华东艺专的教学，在某些方面还继承了上海美专的优秀传统，这一搬，不就完了！”泪水竟从他的眼里渗了出来，他呜咽了，像一个不被理解的孩童，咽泣着转过身，绝望地喃喃自语：“完了！完了！学校就要完了……”缓步走出办公室。

他回到学校分配给他的宿舍中。原上海美专的教授们跟着也进了他的房间。他们都是不愿搬迁的，一看他的神色，就知道谈话的结果。他们默默地陪着他坐着，什么也不说，只用目光安抚他。不用语言，他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焦虑，感受到他们的失望，但仍然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他。沉默中，他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轮太阳，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伟岸的影像：国字型的面庞，卧蚕一样的浓眉，充满智慧的大眼，长长的人中，宽阔刚毅的嘴，他正微笑着伸出宽厚的大手，向他走来：“刘先生，欢迎您！”他紧紧握住那双手：“周总理，您好！”

那是一九五三年的夏天，总理邀他去北京。他在北京画了不少画，会见了老朋友章士钊、叶恭绰、郭沫若。章士钊在他带去的《群牛图》上题了两首七绝：

三百群中任意行，戴嵩名迹自平生。
虽无牛背阿婆笛，也见民间乐太平。
画师指事露禅心，涂得乌犍满碧阴。
怕见带牛成弊俗，故将生纸作桃林。
叶先生也题了两首：

二羊五鹤剧纷纷，多少丹青满路尘。
智过千师乃传法，可知星火出劳薪。
昔观晋国五牛图，蹄脚浑然不可摹。
今日几人能得笔，开滕形象任相呼。

他把《五牛图》留在北京，供全国国画展览会展出。

周总理请国务院交际处常俊处长照顾他和伊乔。一天，常俊陪他们游颐和园，伊乔指着昆明湖上一望无际的荷叶说：“多好看啊！”

常俊立即问：“您喜欢荷叶？”

“喜欢，”伊乔说，“江南还用荷叶包粉蒸肉呢！吃起来清香扑鼻。”

第二天餐桌上就多了一盘荷叶包的粉蒸肉。

他很受感动，对常俊说：“您真是个有心人，照顾得这样仔细周到。”

常俊说：“这是总理给我的任务，照顾好你们。”

几天后，总理派人把他接到他那里。

他认识周总理还是在二年代的一次集会上。他被他那非凡的气度深深吸引了。他还到存天阁来看过他，他们谈得很投契。抗战胜利后，他们在上海又见过一面。这是建国后他们第一次会见，都很高兴。总理说：“别人以为你的子女多在海外，不会留下。可我相信，你会留下来继续办学的。因为你更爱的还是祖国！”

他很激动，攥紧了总理的手说：“谢谢总理，您这么理解我，相信我。在那时，是有人劝我去台湾，也有人叫我去香港、法国的，说：‘你儿子还任着国民党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你女儿在英国，你侄儿也去了台湾，你留下来日子不好过！’正在这时，我接到了您辗转托人带来的口信，要我留下来继续办学。是您坚定了我留下来的决心！”

周总理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简朴的沙发上坐下，亲手给他沏了茶，就坐在他的对面，谈起了去年进行的高等院校系院调整的事。总理说：“您在这项工作中为许多私立学校作出了好的榜样，把您创办了几十年的上海美专贡献给了祖国。我代表政府感谢您！”

他的眼里蒸腾起一缕热雾。他说：“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培养

祖国需要的人才，正是我最大的愿望，也是我当初创办上海美专的初衷，我如愿以偿，我很感谢政府！”他又说起了他对美术教育的构想，“上海美专积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有很多东西还值得今天借鉴。比如旅行写生，人体模特儿写生，都是锻炼学生如何用画笔来表现新中国建设和建设者精神面貌的手段，让学生们走进火热的生活，走进自然，才能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的艺术。”他又说了他的具体打算。

总理说：“你们的做法很好，象牙塔里培养不出人民的艺术家。”他又告诉他，“徐悲鸿先生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也有很多创新的表现。”他详细地向他作了介绍，“你们可以互相学习嘛！”

他点点头说：“是的。我很欣赏徐先生在美术教学上的‘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方针，他在培养美术人才上，做出了卓越贡献，我对他很钦佩。他的西洋画根基厚，他的素描和色彩都有很深的基本功。早在二 年代，我就看出他会成功。我多次向我的朋友们推荐他，说他运用中国画的水墨技术结合西洋画的表现方法所创作的具有民族特点的作品应该给予支持。郭沫若先生把我的评价对许多人都说了，但当时，有人还说他的功力不够，说我是‘谬奖’。我却坚信不疑说：‘让时间来证明吧！他准成大器！’他中年以后创作的《九方皋》、《愚公移山》气派很大。”

总理脸上流溢出满意的神色，说：“曾有人对我说，您和徐先生长期不在一起，有所隔膜。我当时就严肃他说：‘不要相信外间传闻。刘先生和徐先生都是艺术家，过去又有一段缘分。外间凭猜想是猜不透的。我们还要依靠他们两人团结合作，把新中国的美术教育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对吧？”总理亲切地看着他。

“对对对！”他应着，“由于我和悲鸿的艺术道路和生活环境不同，又长期不在一起，我们的关系疏远了，曾经有些误解。那时，我们都年少气盛，有些意气用事，现在想来，很没意思。但那是对艺术的不同认识引起的，也早已成为过去了，烟消云散了。我非常希望悲鸿能捐弃前嫌，我们团结起来，南呼北应，为发展繁荣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发挥我们全部的力量，才不辜负您对我们的希望。”

“您的态度很好！”总理说，“我来做这个工作。”

“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画家，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学习。悲鸿对共产党的尊重和信任建国前就开始了，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你们互相学习嘛！”总理又鼓励他，“你们对美术事业都做出了贡献，你们的团结，关系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徐先生有病，性情容易急躁，你要谅解他。你们的担子很重，国家需要你们，你们能健康长寿，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可靠的条件。”

他们从晚上八点钟谈到凌晨一点多钟。

这次会见，留给了他深刻的记忆，给了他很大的激励。他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听说总理召见了悲鸿。

那时悲鸿身体已不太好，又正忙于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工作。他向总理汇报了美术界的准备情况。总理发现美术界的代表中没有刘海粟的名字，意识到徐、刘之间的误解和隔膜仍然存在，但总理是有高超领导艺术的人，他没明说，而是把他对悲鸿的称赞和肯定转述给了他。

悲鸿立即领会了总理的意思，他说：“总理，我知道您希望我们美术界团结，这也是我的意愿。可是，团结不是一团和气，是有原则的。我认为，

画家的品德非常重要。”

总理赞同地点点头说：“品德当然重要。”

悲鸿继续说：“我更认为，一个从事美术教育的人，在品德上也要能为人师表，不能因为有了画家的头衔而品德就可以打折扣，尤其是在国土沦陷时期，画家的民族气节应当是首位！”一个身体有病的人，有时容易感情偏激，甚至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偏执。悲鸿说到这儿异常激动，“总理，我认为，任命美术院校的校长，应该考虑德才兼备的人！”

虽然他没有明说中央教育部不该任命刘海粟为华东艺专校长，可总理心里已明白了他的所指为谁了，他回答说：“徐先生，您的意见完全正确。我们在任命美术院校校长之前，就已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过去，因为画家们生活的地域、工作环境和各自艺术观点的差异，彼此间的交流和接触不够，互相缺乏了解，产生一些隔膜和误解是难免的。现在画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我希望您这个主席在促进画家间的了解和交流方面多做些工作，加强彼此的理解，便于团结教育。对某些画家的经历，要做具体的调查研究，不能只凭道听途说而下结论，请您相信组织。我希望你们美术界加强团结和合作，一切以有利于培养新中国的艺术建设人才为重。团结就是力量嘛！”

悲鸿是非常尊重总理的，徐、刘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听不听党的话，他还是点了点头，转过话题，谈起了国画的继承、借鉴和发展问题。他说：“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总理赞同地点点头，又说：“一切艺术都应随着时代发展，停滞了就没生命了！”

一月后的九月二十六日，他从电讯中得知悲鸿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突然病逝的消息，他很悲痛。他去得太早了，这是中国美术界一大损失。叶恭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对悲鸿的哀悼大有吴季子墓前挂剑的味道。后来，他又听到一些谣传，说悲鸿的逝世与他们间的关系有涉。说某位中央领导在开会期间没有见到他而询及悲鸿，引起了悲鸿的激动，旧病突然复发。又一说，某领导要他们握手，他把手伸向悲鸿，悲鸿拂袖而去，因而气冲病灶。这些谣传，使他感到深深的惶恐和不安。他非常怀念悲鸿，如果悲鸿在，他也会支持他的不同意迁校的观点的。因为他们爱重的是祖国、事业。

海粟想到这儿，就走到画案前，对他的同仁们说：“你们都回去吧！我来给周总理写信，他一向关怀美术事业的发展，尊重知识分子的意见，他会考虑的。”

总理接到他的信后，很快作出了反映，派人下来进行了调查研究，很快就下达了撤销关于华东艺专西迁西安决定的文件。他捧着国务院的红头文件激动得像个得到了新年礼物急于要把礼物亮给小朋友的孩子，急急忙忙把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去告诉教职员们。他从这个教授的宿舍，走到那个教授的宿舍说：“学校不迁西安了！”“学校不迁西安了！大家安心教书创作！”

师生们也都奔走相告：“周总理接受了刘校长的建议，学校不迁西安了！”“刘校长挽救了我们学校，为学校做了大好事！”校园一片欢腾。

这使得某些主张迁校的领导很不高兴。并校初期，他们还常常听取他对教学的意见，可渐渐地他们就不尊重艺术教育的特殊规律了，不重用不发挥那些中国画艺术修养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的作用了。有的还调离了教学岗位，派到图书馆去管书，派到教务处去刻蜡纸，认为中国画是已死了的东

西，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只强调向苏联学习。

他为中国艺术的前途深深忧虑着。在五月十六日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怀着对国家、对党、对美术事业的一腔虔诚，对当前美术教学上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他的见解，提出了批评。他希望分管这方面的领导同志尊重艺术教学的规律，不要违背规律。可是，学校某些领导，依然故我。他们不懂业务，也不学习业务，美术学校成了搞中心工作的宣传队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岂不误人子弟！岂不有害中国美术事业的前途？

可他的善意意见并没有得到理解，反认为他是要把华东艺专办成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出于个人野心。天理良心，正因为华东艺专的前身是上海美专，他才格外钟爱它，希望它健康发展，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出优秀的美术人才，他才为此焦虑啊！

他点燃一支烟，坐到沙发上，把头靠到沙发背上，又微微仰起头来，凝视着墙上油画上的但丁和维吉尔。

暗蓝色的海水像巨龙那般仿佛在扭动，小舟在狂风恶浪中挣扎，善和恶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人生就是如此！

他把烟头捺熄在烟灰缸里，慨叹了一声。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已意识到了近些年出现的偏差和存在的问题，向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号召：帮助党整风。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英明的决策和举动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党，不怕自身有缺点，只要敢于正视，敢于去改，就能永葆青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帮助整风，倾听我们的意见，这是对我们的信任，视我们为同志和战友！这更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有决心克服前进路上的缺点，有力量把新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这是世界上其他党派不可比拟的气派和伟大胸怀。尽管有人误解他对教学提出的看法有什么企图，但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对他是理解的、信任的！周总理接到他的信，不是改正了国务院关于迁校的决定吗？让我们去鸣放，把党在工作中的错误指出来，我还怕什么？我绝不能辜负党对我的信任。

他突然想到他的老友傅雷。他是个酷爱祖国、酷爱艺术的正直知识分子。他离开美专后，就潜心从事文学艺术的研究工作，他到洛阳龙门石窟作了四个月的考察研究，对中国古代雕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把它与西方的古典雕刻作品作了详细的对比，写出了详细的研究论文。他说：“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良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逗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

这年，傅雷和刘抗同登黄岳，回来对他说：“只有登了黄山，才能达到萧然意远、怡静旷达、不滞于物、不碍于心的境界，中国画家向大自然寻求灵感，获得成功，这种意境，西方画家很难梦想得到。”

抗战胜利后，傅雷和友人合编了一本刊物，只出了九期就被迫停刊了。他对他说：“中国的魏晋六朝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高峰，那些杀人很多、极有权术的人，在客厅里清谈起来，又是那样超脱，无怪日本人把《世说新语》一直当作枕边秘籍，千年来传诵不衰。所以我把刊物命名为《新语》。”

傅雷极重友情。在巴黎时，他就和刘抗交好，赠过他苏子由名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刘抗结婚，他高兴得像个孩童，趁朋友

们喝酒之机，他溜进去闹新房，把香粉倒进烟缸，把衣服吊上天花板。他喜欢刘抗的画。他结婚那天，刘抗的夫人因病未去赶婚宴，他怒火中烧，第二天就把刘抗送他的画送了回去。

张弦回浙江老家过暑假，患肠炎脱水病故，他和刘抗到处征集张弦作品，为他举办了遗作展。

黄宾虹先生八十寿辰，他又为黄先生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

他撰文高度评价说：“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其余多欺世盗名，而白石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多（他只崇拜金冬心为止）。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润唐宋，集历代名家之大成，而构成自己的面目。尤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是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子文、云林，山樵的意境。他的写实本领（指旅行时勾稿）不用说是国画家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即赫赫有名的国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他的概括与综合智力极强，所以他一身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岁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我认为综合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老共产党员楼适夷解放前来上海做地下工作，常住傅家，傅雷总反复叮嘱孩子，不要问这位叔叔的事情。

傅雷坦诚、固执，认定的真理，绝不轻易改变，即或是为孩子的事。他们为了傅聪，竟十年没有来往。

傅聪小的时候，他不让他上学，他亲自教儿子文化课，请上海乐团一位意大利学派专家教他钢琴指法，请乐团指挥教他乐理。傅聪在楼上练钢琴，他在楼下译书，听出了差错就上去打。有一次他用瓷盘子砸，把傅聪鼻子砸开了道口子，留下了一道很深的疤。他劝他：“应该送傅聪去上学，过集体生活，让他全面发展。你不能那样打了。”

“我管自己的儿子，你也要管？”傅雷不服地反诘他。

“他还是个孩子，管教不能太过分！”

傅雷大声反驳他：“我可不听你那一套！”

“你这是虐待！你会后悔的！”

“我绝不后悔！”

他们十年不见，却又互相思念。傅聪、傅敏常到他家来和他的孩子们玩。有一天，他摸着傅聪鼻梁上的疤痕问他：“你爸爸后悔没后悔？”

傅聪微微一笑说：“他早后悔了！有天，他把我抱在怀里说：‘孩子，原谅阿爸吧！你刘伯伯说得对，我不该这么打你，这近乎一种虐待啊！我永远也赎不了这个罪！’他流泪了。我抱着他也哭了，我说：‘阿爸，您是为我好，才打我的，早不痛了，没事的！’伯伯，我阿爸想您呢！”

“你回去告诉你阿爸，伯伯也非常想念他！”

第二天，他就接到了他来的电话：“海粟，我要来看你！”

“我全家欢迎你！”

经过这次波折，他们的友谊更加厚笃了。他对发展繁荣新中国的文艺，有他卓远的见解，他会支持我的！

他拿起电话，拨了傅雷家的号码。“恕安吗？你接到政协的通知没有？收到了，党号召我们帮助整风，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座谈会，大鸣大放，你去吗？”

“你去不去？”

“当然去，”海粟果断地回答着，“近年的美术教育和创作走进了千篇一律僵化的死胡同，我要去放一炮，提醒分管艺术部门的领导注意这个问题。艺术是个性的表现，没有个性，千篇一律的东西算得了艺术么？你对艺术的规律作过很深的研究，你一定有很好的见解的。”

“好，我去！”

海粟高兴地放下了电话筒，回身走进画室，跟伊乔说：“我去中苏友好大厦参加市政协举办的大鸣大放座谈会。”

伊乔不解地问：“啥子叫大鸣大放？”

“就是叫我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改正缺点。”

伊乔点点头。他转身下楼。

伊乔正在收拾画案，不知为什么，她心里突然感到了一种不安。她追到楼梯口叫住他：“老先生哪，你提意见归提意见，可别激动呀！心平气和地慢慢说，对你身体有好处啊！”她像哄孩子一般。

他报以一个微笑，“别担心，没事的，我们是响应号召去帮党整风，是政协请我们去的。”

伊乔望着他的背影。她的心却不由沉重起来。

二

伊乔拂不去心头的沉重，这似乎又是一种预感。什么样的预感呢？她怔怔地依着窗户，望着院子里那棵枝繁叶茂的腊梅树。

凭经验，她已知道每片叶腋都孕育了一朵花苞，到了雪花飞舞，叶落光了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得如金似玉，满园幽香。可藏蕊的花木也不能释去她心头的重荷。她转身上楼去找韵士。

她和海粟结婚不久，就提出要把韵士接回来住。海粟虑及两个女人住在一个屋顶下，久了，就会生事，给大家带来不愉快。与其那样，不如维持现状。但伊乔总觉得让韵士独住一处不合适。而她早在和海粟认识的初期，对她的被弃就深表同情。海粟不同意把韵士接回来，她也不能强制那样去做，而且，韵士一个人生活惯了，愿不愿意回家呢？

她第一次去看她，是叫刘豹带去的。韵士很受感动，留她吃了饭，跟她说过了夭折的长子刘龙，就说刘虎，说刘豹，说他们都很努力进取，她已得到了很好的安慰。还说了当初海粟没听她的劝告，被成家和弄得神魂颠倒，失去了理智和判断能力，以致招米了沉重的打击和羞辱。她还对她说：“海粟是个以事业为生命的男人，他需要一个为他放弃自己追求的女人来辅佐他，既然你肯舍弃富家，千里迢迢来嫁他，这说明你是愿意为他做出牺牲的人。我为他能得到你的爱而高兴！我们早就没有夫妻关系了，但我永远是他的朋友，以他的幸福为幸福，以他的不幸为痛苦。你不会吃醋吧！”

她感动得眼里滚动起泪花，紧紧握住她的手说：“老姐姐，先生放弃了你是放弃了无价的财富，是他人生一大错误！你跟我回家吧！我们共同来帮助他。”

韵士紧紧攥紧了她的手，说：“有你他就够了，我听豹儿说，你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也每天作画，你医治了他心上的创伤，谢谢你！虎儿已成家，儿媳是他的同学，英国人，他们已有了个儿子。豹儿学习也很好，我没

有忧伤和不快乐。而我早已习惯了安静的生活，你有空常来谈谈，我就很高兴了。”

几年后，刘豹大学毕业到天津工作去了，她又去接她一次。韵士说：“虎儿已来信，他要我去和他们同住，我已答应了他。”不久，刘虎回来把他母亲接到纽约去了。可半年后，她又回来了。她去机场接了她，两人相见，紧紧拥抱着。韵士流着泪说：“儿媳待我不错，他们希望我长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可语言障碍很大，我过不惯西方生活，吃西餐和吃药没有两样，我再待下去就活不了了！他们只得送我回来。”

“老姐姐，你就回家吧！”伊乔再次发出邀请。

“不！”韵士说，“我已老了，帮不了你们，反而要增添你们的麻烦！”

“你说些啥子呀！”她松开了手臂，“我是诚心的！”

韵士点点头说：“我知道。我喜欢清静，还是让我一个人过吧！”

她没办法、只好把她送回到她的公寓。周六、星期天，就叫刘虬、女儿刘虹带些食品去看她。小女儿刘蟾过生日，她让刘虹给她送去一块蛋糕。她回来跟她说：“韵妈妈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

她的心不由发酸了，连忙打电话把海粟找回来，要了车，把韵士送到医院。

她在医院伴了几天，直到退了烧，她才回家。她下了决心，一定要让她回家住。她把三楼朝南的一间房子收拾出来，指挥阿姨打扫干净了，把韵士的床铺搬了回来，把她的被子洗了，她用惯的一应家具也搬来放到她的房里。出院那天，她亲自带了车去接她，对她说：“老姐姐，我接你回家。海粟也要求你住在家里。”

“不！不！”韵士连连摇头，“我老了，体弱多病，会讨你们厌的。我还是一个人住好！”

“那不成！”她也很固执，“谁人没有个老的时候？谁又能保证不生病？你怕讨我们的嫌？那好办，你不管家里事，一切由我来安排，会有什么矛盾呢？我愿意照顾你！海粟也希望我代他来照顾你！让你孤苦伶仃一个人住，他内心也很痛苦，很内疚，很不安呢！我这是代他来报答你的深情的，你怎么还要拒绝？”

泪水从韵士眼里潸然而下。她没再坚持了，她默默地点了下头。

韵士住回来以后，她们相处得很融洽。韵士遵循着百事不管，她却处处为她想到。缺了什么就给她添什么，病了也都是她亲自照料，为她洗脸、梳头、换衣，像待亲姐姐一般。她也处处为她这个当家人分忧，可以节省尽量省着。

伊乔无法排解心头莫名的不安，就上楼去了。”老姐姐，老先生今天到中苏友好大厦参加大鸣大放去了，他说是去帮助党整风，不知为啥子，我老觉得这事不对劲！”

韵士没有立即说话。她对大鸣大放这个新名词还没有确切的理。但她能从伊乔忧虑的眼神里感受到了这可能对海粟不利。她不解地问：“这大鸣大放是不是向共产党提意见？”

伊乔点点头

“哎呀呀，你怎么不拦住他？”她嗔怪着伊乔，“他这个人，容易激动，没有一点城府，心里有什么嘴上从来没有关栏的，要得罪人的哟！”

“是呀！”伊乔应着，“他说没事的。”

“哼，但愿没事！”她又跟她说起了他过去的经历，“人称他刘大胆，孙传芳他都敢得罪，可我老担心他要吃苦头。他呀，老叫我们这些女人为他担惊受怕的！”

中午，海粟精神昂扬地回来了。伊乔连忙迎上去问：“你没发火吧？让我和老姐姐提心吊胆了半天。”

他不由笑了起来：“你们哪你们！这有什么担惊受怕的！”他放下公文包，往沙发上一坐，“今天我非常开心，把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发言都录了音，会放给有关领导听的。有了错不怕，只要改，事业就会前进。”

伊乔又问：“哪些人发了言？”

“可多呢！都是上海学校界的巨擘，第一个发言的是周谷城先生，第二个是苏步青，恕安第六，我第十二。我讲过，恕安又再次发言，他支持了我的意见。”

“你说了些什么？”

海粟惊奇地看着伊乔：“今天你怎么啦？对会议这么有兴趣？不用担心，我这人只会讲真话，不会胡说的！而我说，是为了艺术事业！况且，是共产党号召我们提意见，帮助改正缺点！”

一听到海粟说话的声音，韵士就出来了。她没有下楼，站在楼梯口听他们谈话。一般情况下，她从不这样做，更不主动去与海粟讲话。今天，她却忍禁不住：“你像个孩子样天真，你何时见过有哪个党哪个人要求来戳他的痛处？你上当了！”

海粟仰起头，反驳她：“你胡说些啥子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懂不懂？”

韵士不和他争了，她转身进房去了。

“老先生，”伊乔给他冲了杯咖啡，“老姐姐是怕你吃亏呢！”

他微微一笑，“我知道。说真话有什么担忧，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你们真是杞人忧天。”

他没有把她们的担心放在心上，他仍然按自己的做人准则和为艺术标准工作、创作。

可他仍然得不到应有的承认。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二次中国美术家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并举办全国美展，他仍被排斥在外。不被承认又有什么了不得？作家凭作品说话，表演艺术家凭表演艺术说话，画家就凭绘画艺术说话！古今中外不被当代承认的作家、诗人、画家举不胜举，很多人的价值是在他死后才被认识的！他没计较。当他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文化部、中国美协为庆祝建军三十周年联合举办美展征集作品时，他主动致函画展筹备处，并把油画《梅山水库晨曦》、《佛子岭水库飞雪》和中国画青绿山水《梅山水库工地》、《佛子岭水库》送去参展。其中油画《梅山水库晨曦》、国画《佛子岭水库》入选。他所著的《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一书也于同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出版。他一点也没预感到噩运已经降临到他。

九月十六日晚，他从广播中得知齐白石这天在北京病逝。他和齐老接触不多，但他喜欢他的写意画，心情很沉痛，打电话给傅雷，彼此在电话里倾诉了对齐老的怀念之情。后来，傅雷问他：“看了近日报纸没有？”

“我好些天都没翻报了，有什么新闻吗？”

“我也没看报，”傅雷说，“昨天有两位朋友来坐，说起那天的鸣放会，

他们说很为我们担心。我不以为然，说，‘我们只不过说了些真话，动机是纯正的，而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鸣放的。’他们说，‘最近北京在批判罗隆基、章乃器，说他们恶毒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要把共产党赶下台。’这帽子可有点吓人哪！他们还分析说，‘说不定要导致一场运动！’我不知道罗、章为何人，你知道吗？”

“无名之辈，我没听说过。”

这次谈话，他也没放到心上。他依然作他的画。他在中国画《茂林石壁图》上题道：“南田仿梅花庵主《茂林石壁图》，信笔挥洒，极泼辣恣肆之观。兹背临一过，未能仿佛万一，略存其大意已。”仍然游离政治运动之外，仿似一个嗅觉不灵的人，还未闻到弥漫在中国空气中那浓重呛人的火药味。

三

十月二十日，江苏省文联派人给他送来一份通知，说：“十月廿二日至廿六日在南京召开五省文联委员（扩大）会议，中国美术家协会南京分会筹备委员会的全体筹委参加会议。”

这时，华东艺专已决定要从无锡迁往南京，归江苏省领导。他有不少虚衔，江苏省政协委员、省文联委员、美协上海分会理事、美协南京筹委副主任。他正想去南京，看看学校即将迁往的丁家桥校址。

他喊阿姨给客人沏茶，就要打电话叫人买车票。来人慌忙放下茶杯说：“车票已给您买好了，明早我来接您一道上车。”

他高兴地说：“那就谢谢你了。”

一到旅馆，他就感到气氛不对，往日很趋奉他的人碰到他，也只冷淡地点个头。很熟的人不是转身走往别处，就是转过头，或低下头装作没看见他，他十分纳闷和气愤。你傲视我，我更傲视你！你的头昂得高，我的头比你昂得更高！他是个天生不屈服的人，不愿屈尊去询问他人发生了什么事，他开始了品尝漫长孤独滋味的路程了。

早餐时，他更感受到了被冷落、被歧视的孤立滋味。那些熟面孔见着他，仿佛根本不认识一般，他也就装着不认识他们，不往他们的席上去，他径直去到一张没人的餐桌上坐下。就餐的人陆续走进餐厅。可当他们认出了他，都绕过那张桌子往别处去寻位子。仿佛他是个传染瘟疫的带菌者，怕与他接触。他这才意识到，祸已降临到他。这个会是为他而开的！瞬间，他心里升腾一缕大无畏的豪迈之气。这股气很快弥漫了他的全身。他突然想起了陈独秀在狱中书赠给他的那副联：“人无愧怍心常但，身处艰难气若虹。”我无愧无怍，怕什么？他潇洒地站了起来，旁若无人地拿起饭碗，走到饭桶边，盛了满满的一碗大米饭，又拿了两只馍，回到桌上。他觉得胃口从未有过的好，似乎感到能吞下一头牛一般。

他从餐厅刚回到房间，到上海接他的那位文联的青年就来了：“刘校长，领导让我送你去会场。”

这是他到南京后，唯一不怕和他接触的人，便盯着他的眼睛问：“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那人躲开了他的目光，轻声地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还用明说么？证实了他的预感。

会场设在就近的一个剧场里。一出门，就远远地望到剧场的大门头上挂

了一条巨型标语，白纸黑字，非常醒目，“彻底揭发、批判老牌右派分子刘海粟！”

他心虽有准备，还是震惊了。约略愣了一下，就疾步向前走去，想看得更真切一些。那行字突然间活了一般在上下跳跃。他的眼花了，怎么也看不真切。

“刘校长，你怎么啦？”那青年扶住了他。

“没什么。”他很快镇静下来，我在日本宪兵的刺刀下也没装过孬种，在自己同志面前我装什么熊？和日本人讲不清理，和自己人难道也讲不清么？他不信。人无愧怍心常坦，我无愧怍怍，只不过为了美术事业，说了些真话，提了点意见，即使被误会了，也说得清的！

自信又回到了心中。他昂首大步，走进会场。

嗡嗡响的会场，立时鸦雀无声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气氛也随之肃穆和紧张了。

他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向前排走去。既是挨批判，就当坐到醒目之处，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坐到前排正中的位置上，仰头向舞台上口看了一眼，他的心仍然打了个格愣，似乎看到了一道鞭影向他抡来。虽然他的一生经历过很多人生沟壑，遭际过风暴恶浪，但“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海粟罪行大会”一行字仍有一股寒意自逼胸臆。罪行？我已犯了罪行了？我犯了什么罪？他使劲张开记忆之网，沉入到往事的湖底去打捞着。

客厅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空气沉重得像磨盘，压得大家都喘不过气来。

“海兄，”大头先生猛吸了一口烟，打破了窒息的沉默，“晓籁兄说得很有道理，你虽然只是个艺术家，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他生存的环境。你在上海生活了数十年，你的亲朋好友五颜六色，其中不乏在国民政府任着要职，他们大多变卖了家产，纷纷离开了上海，有的去美国，有的去台湾、香港了，你的大公子还代表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外交官任上。你的大千金也在外国，三公子在香港，上海就要落入解放军之手了，我们都要走了，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走还是不走？”

他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着。他一口接一口猛地吸烟，没作回答。

“海翁，你怎么啦？变得如此优柔寡断了！我们是朋友，是为你的前途计，才苦口婆心地劝你跟我们走。”王晓籁站了起来，在他面前踱着圈子，“我不敢妄说共产党会对你怎么样。但共产党了解你吗？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会不会讲你是潜伏下来的党国特务？”

这句话震惊了他，他不高兴地反驳说：“我只是个艺术家，连国民党都没参加过，谈不上！”

“你知道莫须有吗？”

“可你和国民党的许多大官都有交往呀！像林森、于右任……蒋委员长还送过匾给你，你能说得清与他们没关系？”钱新之接上说，“海兄，不要太天真哪！”

“叔叔！”侄儿刘狮气喘如牛般推门进来，“我决定后天和您侄媳一起飞走了，也给你们买好了飞机票。”他把一摞机票拿出来，“您不能再犹豫了！”

他抬眼瞪了刘狮一眼说：“我还没想好呢！你怎么可以替我自作主张？”

“叔叔，我知道您舍不得美专！”刘狮说，“您太书生气了！什么叫共产党，宗旨就是共产，您的学校保得住？我是您一手培养教育出来的，您于

我恩重于山，胜似亲生父亲，我为您的命运担心哪！叔！”泪水从他眼里滚了出来，他双膝跪到他面前，“我求您了，您再不决定就迟了！和我们一起走吧！您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和尊重的！”

他心乱如麻，痛苦万状，不知如何是好。

伊乔理解他的心情，走到刘狮面前，伸出双手说：“阿狮，你起来吧，别逼你叔，让他想一想，自己作出决定。”

陆费逵站了起来：“海兄，你是得想一想，我就要走了，再见了！你若作出了决定，就给我在香港、新加坡或台湾的分店打个招呼，我会给你安排好一切的！”

王晓籁跟着站了起来：“海兄，我们曾经有过很深的友情，我常常想起我俩悠游舞场、盘龙豪赌那段短短岁月。如今我们都不年轻了，不知还有相聚的日子么？”

他默默地跟着站了起来说：“谢谢朋友们！让我冷静地再想一想。”他握住钱新之的手，“我永远记得您几次救了我的学校，解了我燃眉之急！”他又向王晓籁和大头先生伸出手，“没有陆先生的资助，我去不了法国，没有王先生的陪伴，我画不了《四行仓库》，我不会忘了这些的。”他把他们送出院门，直到他们的汽车消逝在马路的尽头。整整一下午，他就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眼前交替着亲朋好友的面影，他们有的作了古，有的不知去向，有的在北京，有的去了海外，还有的正在飞走。他心里不由浮起一缕风流云散的伤感。他们都走了，我该怎么办？留还是走？他的耳边响起了各种声音，“你留下来有什么好处？”“你能得到信任？”“……”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嗡嗡声响，“刘先生，我希望你不要走！留下来，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需要你负责造就新时代的美术人才！”

这声音像一派炽热的阳光突然照亮了心空，他的眼前浮现起一位翩翩少年的影像。

那是一个黄昏，他还在存天阁的画室里，刚刚完成一幅画，正在题款，秘书进来说：“有位周先生来看你。”

他立时想到是他，连忙停笔说：“请他到这里来。”

他比他年轻三岁，浓眉大眼，英俊倜傥，向他伸出手，“刘先生，还记得我吗？我是周恩来。”

他没忘记那次集会，没忘他的演说。他是知道他的身分的。他把他引到沙发上坐下，说：“真没想到，您会来！”“我就住附近的思南路，离您这里很近的。”周恩来说，“我早就想来看看您，您是位爱国画家，所以外国人很尊敬您，我想，中国的老百姓也一定敬重您。”

他紧紧握住他的手，悟出了这话里的深意，他说：“谢谢您，周先生。”他们谈了很久，他的心热热的。

“海粟，”伊乔悄悄进了卧室，她在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你想好了吗？”

“我想，在共产党内，有像周恩来先生那样了解我的人，我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

伊乔点点头。

“你知道，我深爱我的故土，我不愿离开她，周先生又辗转托人给我带来这个口信，要我留下来办学，我应该留下。你说呢？”

伊乔攥紧了他的手，“我听你的！”

“好伊……”

“揭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老牌右派分子刘海粟大会现在开始！”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周屯对着麦克风大声宣布。

海粟打捞往事的网被利器一下割破了。他望着周屯的嘴在张合，他在宣布发言顺序名单。名单刚念完，他就听到一个很熟的声音大声对主持大会的周屯说：“叫刘海粟站起来，面对着我们！”

海粟没等会议主持人下命令，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把脸转向会场。

周屯抬起手向他作了个坐下手势，说：“我们说理斗争，刘海粟，你坐下。”

上台揭发批判的人很踊跃，大多是平时很推崇他的人。他们言词激烈。有人说：“刘海粟反对国务院一九五六年关于华东艺专迁往西安的决定，他乘机大肆造谣点火，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说学校就这样完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上海美专完蛋了！他在学校里诬蔑说‘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五六年来把学校领导垮了。’他主张由一批懂业务的教授来领导，他仇恨党员干部，说‘这批山东人’怎样怎样，‘这批文工团员’怎样怎样。说他们什么也不懂，是靠党吃饭的。还酝酿了一个上海美专，或上海美术学院的人事行政机构组织纲领，从院长到系主任都拟定了人，他是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好让他来……”

海粟的脑袋不由“嗡”地一声响，这一棒太重了！我不同意华东艺专迁往西安，完全是出于对美术事业的考虑，怎么能误解我要恢复刘家店呢？我热爱上海美专，因它是我十七岁时创办的，我为它的成长耗费了毕生心血，它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像我钟爱的孩子。当党中央要进行院系调整，我没半点犹豫，就把美专贡献给了祖国，我对找我谈话的华东文化部彭部长说：“为祖国培养美术人才，是我创办上海美专的唯一愿望，我愿意无偿地把它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但上海美专是不朽的，它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彭部长赞扬了我无私奉献的精神后，说：“你办美专几十年，培养了很多出色的艺术人才，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党和人民有目共睹的，希望你把上海美专的好传统带进华东艺专。”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五日，我高高兴兴到无锡上任，十一日，我写信把美专调整为华东艺专的情况告诉印尼的华侨朋友刘应宜。我在信中说：

上海美专是弟一手创办，四十年缔造艰难，先后承吾兄与家祺兄多方帮助，现光荣调整为国立，当然要详细报告你们的，想二兄闻之当亦以为慰也。以教学器材论，钢琴三十八架，石膏模型三百余具，图书三万册，均已由国营运输公司运锡，其他校具分配给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原校舍给交通大学、师范大学做教职员家属宿舍。据办事员说，估计全部资财在二百亿（旧币，新币为二百万元）以上，我很欢欣贡献给祖国。学校在政府领导下，有计划地培养人才，正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只希望华东艺专比上海美专办得更好，它有条件办得更好。当我发现教学走上了僵化的道路时，提了一点改进教学的意见，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难道这也成了向党进攻么？我是中央教育部任命的堂堂正正的校长，迁校的事，难道我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况且我的意见没有错，周总理经过调查重新作了调整，这又犯了什么法？这就是反党罪行？他一下坠入云雾之中。……

“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刘海粟！”

台下跟着树起了林立的手臂，有如山呼海啸一般。

“刘海粟必须老实交待反党反人民罪行！”

他在心里反抗着：“凭什么说我反党？”

又一个人跳上了台，对着麦克风说：“刘海粟对解放八年来我国美术事业的成绩，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他说解放几年来，画的都是假画，千篇一律，没有风格，没有生命，没有感情。对连环画、年画等普及形式的美术作品，认为是花纸、小人书，不能登大雅之堂，对国画、油画，他喜欢的那一套，才能算是提高，对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绘画，他评头品足，甚至不屑一顾，说是照相主义，干巴巴，公式化概念化。他说，造成的原因都是因为领导强调思想性，强调内容的政治标准。他认为这是在‘千篇一律’、‘抹杀个性’的教条主义的学校教育下的必然结果。他说在党领导下的美术教育是‘误人子弟’。说在艺术上学习苏联是外行，而对资产阶级颓废的反动的艺术却推崇备至。……”

又一个人上去揭发说：“刘海粟反对学习苏联，他在谩骂新的美术作品的同时，把所谓公式化、概念化、于巴巴、千篇一律的责任归罪于学习苏联。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不是苏联，苏联在国际艺坛，是没有地位的。’他又说‘列宾在世界美术史上，只是二、三流角色。’他更恶毒地挑拨中苏关系。去年有一次，塔斯社驻沪社长问他：‘你对苏联美术作品有什么看法？’他捏造事实进行挑拨，‘我很想看到苏联的美术作品，可他们（指美协）不让我去看。’凡是政府派遣画家出国，他就吃醋，形之于色。他经常说，‘我的画政府不了解，中国人看不懂，只有外国人才懂，才赏识。’他攻击政府接待外宾说，‘国际友人来时，我们有一个格式的招待，吃菜，讲一套客气话，不让说真话。’他在政协座谈会上向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方针猖狂进攻，他说，‘我们应该提倡说真话，画真画。几年来，有些知识分子不仅喜欢说假话，而且连画也画假画。几年来的画千篇一律，在北京、西南、南京、无锡的美术学校，画的都是一个样，没有生命、没有感情，以庸俗为贵，我真为中国的美术前途担忧呀！’好一个忧国忧民的反党分子！”

这个人揭发的，若除去那些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倒基本属实。那些话，我都讲过，这无不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不愿意人云亦云，说假话，假话只会毁了我们的事业。我讲，完全出自善良的愿望，希望领导能听取这些意见，能改，能按艺术规律办事，把艺术引向健康的前景。我绝没有反党意图。这是陷害、是强奸民意！是别有用心！……

“刘海粟一贯认为我们党不识货，他的才华被淹没了，是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没有文化，缺乏艺术修养的结果。他曾跟人说，‘我的绘画艺术大大地受到歧视，华东艺专对我的作品不够重视，我感到艺术不发展，影响了我的个人的前途。’”那人继续揭发批判他，“谁都知道，解放后，他虽身为华东艺专校长，但他并没做什么工作，他到处旅行写生，游山玩水，出版作品和开个人展览会，这不是党对他的照顾么？可他对华东艺专党的领导却极端仇视，经常是‘党老爷’长，‘党老爷’短。他攻击党不懂业务，诬蔑学校几年来没重视过艺术，他的艺术不被重视，作品只能在‘地下展览’，直到华东美术分院展出他的作品，才得以公开展出。又造谣说他最近在学校讲《近代法国绘画》是他在自己学校第一次公开演讲。……”

难道这不是事实？怎么说是造谣？不是我不愿工作，是学校不安排我工作。学校里某些党员领导不是高高在上当老爷么？他们不懂业务，又不学习，

只凭他们主观意愿，不按艺术规律指导教学，还不让人讲？讲出来就是仇视党？他在心里怒吼着，你们还讲不讲理？还信不信仰唯物辩证法？……

“刘海粟一贯抄袭，以临摹代替创作……”

“刘海粟企图拉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刘海粟一贯立场反动！……”

“刘海粟企图为自己建立美术纪念馆……”

“刘海粟拉拢、鼓动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

“刘海粟一贯以流氓手段，窃取名利，解放后以他的名字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并且利用别人的名字来吹嘘自己。一九五三年，把上海美专校舍冒充私产，向政府骗取钜款五亿五千元（旧币），尽情挥霍……”

“天哪！”海粟无声地呼唤了一声。

他穿着汗衫和短裤，在画室参考无锡鼋头渚的写生稿作油画，电扇呼呼地响，他汗流如注，汗衫湿透了，裤头也汗迹斑驳。正画得起劲，伊乔进来：“上海停办高校联合办事处的老高来了。”

他只好放下画笔，把它浸到水里，接过伊乔递给他的毛巾，揩了把汗，“把我的长裤拿来。”

伊乔把长裤递给他，套上长裤，他去到会客室，微笑着说：“我们好久不见了！”向来人伸出手，握了下，向藤沙发指了下“请坐”！

老高坐下就说：“刘校长，我是给您送钱来的。”

“什么钱？”

“是这样，高校停办办公室计算了上海美专的房舍和财产，约二百多亿。上级领导说，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

“停！停！”他连忙阻止他说下去，“我办美专，并非营利，如今光荣并为国立，我很高兴，我是无偿捐给国家的。”

“刘校长，”老高解释说，“您听我说，这个您早就这样表示过，不要钱的。但政府有政策，对捐献给国家的私产，给予奖励。”

他连连摇手：“不不，我知道，国家目前有困难，把它用到别处吧！”

“刘校长，我是停办处的办事员，我是奉命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他坚持看：“美专虽是私立学校，是我一手创办的，海内外许多朋友都给予过支持，为了中国的新兴艺术战斗了四十年，现合并为华东艺专，它伟大的精神和灿烂的战绩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的。我还是华东艺专的校长，我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学校卖给自己。不管给多少钱，这钱我不能要！”

“刘校长，您叫我作难了！”老高面有难色，“这不是卖，按政策给百分之四的奖励。是太少了一点，您若不嫌给得太少，”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存款单和一张收据，放到他面前，“请在收据上签个字。”

他的脸蓦地涨红了，仿佛受了侮辱一般，他不客气地反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高惊诧地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伊乔连忙走了进来，怪嗔着他，“老先生，你这是怎么啦？人家高同志一片好意。”她转向老高，“高同志，他的脾气不好，请别介意。”

伊乔的微笑，化开了老高满脸的尴尬，他说：“刘太太，没什么。我完不成任务，回去要吃批评的。”

伊乔一笑，从茶几上拿起存款单看了一眼说：“这是政策给的奖励，体现了人民政府的政策，怎么能拒绝？我收下了。字我来签。”转身拿来支笔，

在收据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了个代字,说:“老高同志,谢谢您了。”……

上海美专是我艰苦缔造的,当然是我的私产,怎么说是骗取?钱是人民政府给的奖励,他为什么要颠倒黑白?

“刘海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汪伪、日寇勾勾搭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印度厄西亚,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他送回上海,

他的头猛地“嗡嗡”叫了起来,他的心仿佛利刃在戮戳。这是他不堪回首的一段屈辱的经历,也是他引为骄傲的一页。汉奸夺走了他的妻子,迫使他家破人散。他被押送回国,他顶住了汉奸们的软硬兼施的诱惑,保全了民族气节,他的心是赤的,他的胆是赤的,这是他引以为慰的。你们为何要颠倒是非,向我头上泼屎……

“刘海粟!”他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在叫他。他抬起头来。“同志们的揭发批判你听到了没有?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老实交代!”周屯说,“把麦克风拿到台下,让他面对池子。”

他站到了工作人员指定的位置上,下意识地向着池子里看了一眼。全场的目光几乎全投向了池子,像箭矢一般,他打了个寒颤。他看着立在面前的麦克风,不由惶然了。说什么?坦白从宽,坦白不就是把心敞开来谈真话么?难道我说的都是假话?不,我不敢担保,我这一生从没做过违心的事、没说过违心话,说真话是我做人的标准,我这人不设关防,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肝胆相照是我对党、对朋友一贯所遵循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刘海粟只有老实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才是唯一的出路!”

有人在压力下会变成一滩没骨头的烂泥,有人却相反,压力越大越坚强。狂涛一般的口号声,震怒了刘海粟,他心中突然滋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驱散了他心头刚刚浮起的那缕颤栗。赫胥黎站在剑桥大学的论坛上大声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价值在论战;米开朗基罗在保罗教皇面前为《最后的审判》辩护;布鲁诺绑在火刑柱上……他仿佛看到了一条奔腾汹涌的河流,载着他崇拜的伟人们。我只不过说了一些捍卫艺术的真话,我没有错!我应该为真理而战!我不是软骨头,我绝不瘫下去!喜欢说假话的人,说我的真话是假话,我绝不说假话来取悦于你们!我要为我的真话辩护!

待口号声一停息,他就说:“大家的揭发、批判,我都仔细地听了。如果去掉那些帽子,我认为,大多基本属实。比如:我不同意华东艺专迁往西安,我是从华东地区需要这样一所学校来想的。而且这里的教师们在这块土壤上生活创作惯了,一个艺术家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壤就会失去创作的源泉,……”

“打掉刘海粟的嚣张气焰!”……

周屯向场内扬了下手,口号声停了下来,“刘海粟,这是党给你的一次自省的机会,不是作学术报告!要认识这一点,继续检查!”

“我知道不是作学术报告。有些事是理解上的分歧,我得解释!”

“谁冤枉你了!”台下又有人大声斥责他。

周屯说:“同志们有意见,请写条子上来,现在让他交代。”又转对海粟,“继续检查!”

“我对这几年的美术教育是有些想法。在座的大都是跟文艺有关涉的,谁都知道艺术就是个性的表现,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综观各地美术院系的作品,我认为失去了个性,上面叫画什么就画什么,这能画出感情?作品能

有生命？这些话，我的确讲过，不只在一处讲过，还到处讲过。我也讲过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强调学习苏联的结果。我不是反对学习苏联，而是主张学习他人的东西，不要生搬硬套，正如毛主席说的，‘取其精华，去除糟粕’，要把学习外国人的东西和中国优良民族艺术结合起来，我们的艺术才有生命力，才不会干巴巴，我现在仍然没有认识到这有什么错！……”

“不准刘海粟继续放毒！”又有人违背了周屯的指示，在台下大叫。

周屯也认为继续让他检查下去，影响不好，就制止着他：“刘海粟，下去！”他拍拍麦克风，“同志们，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刘海粟的表现十分恶劣，在事实面前还妄想抵赖，把自己说成正确的代表，拒绝老实交代，引起了公愤！”他扬扬手里的一叠条子，“委员们纷纷要求他彻底交代，低头认罪，才是他唯一的出路，企图蒙混过关，是过不去的！我们希望华东艺专的同志们继续对他展开斗争，肃清他的影响和流毒，净化文艺队伍！”

四

一九五八年二月，华东艺专从无锡迁到南京丁家桥。三月一日正式上课。

刘海粟是揪出来的批斗对象，没有自由，当然不能像以往那样，悠游在上海家里。他随校去到南京，住在学校，去食堂吃饭和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没有人敢接近他，他也没权利携带家属。

四月的南京，细雨蒙蒙，空气仿佛都拧得出水。海粟除去参加批斗会，就在室内写检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孤寂地度着难熬的岁月。

“刘校长，”有人轻轻地唤着他，“天都黑了，你怎么不开灯。”随着这个声音，电灯开关“叭”地一声，室内亮起了昏黄的灯光。

他正歪在铺上，凝视着窗口那块迷朦的亮光，听着细雨在窗外广玉兰叶片上那蚕吃桑叶般沙沙声响和檐口雨滴落在雨搭上的时有时无的淅沥之声，这天籁之声在他那寂寞的心中化作了无名的乐章，让他暂时忘了身处的逆境。好久没人这样叫他了，他已忘了他还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谁这么不识时务？莫非我的问题得到了甄别？他慌忙坐了起来。

一个四十来岁，戴顶线帽，系着条黑不溜秋长围裙的男人拎着两只篾壳热水瓶站在灯下。

他认出他是水炉房的工友。

他未等海粟开口，就说：“校长，我没见你去打开水，给你送两瓶水来。天很冷，晚上把脚烫一烫，年岁大了，睡觉脚不容易暖。”

他的心一阵发热，连忙站起来说：“谢谢你！”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招呼一声，我叫陈世良。”

“啊，是陈师傅。”好久都没人跟他这样说话，那些看管他的人说话都凶得很。他受了深深的感动，但他又怕连累了他，就说：“陈师傅，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可是，我的问题还没定案，这会影晌你的，以后，别给我送水了。”

陈师傅憨憨一笑，“校长，我一个烧开水的，平民出身，怕个啥子呀！我还是小孩子时候就在南京看过你的画展，好大的油画啊！有一面墙那么大，叫什么舟？”

“《但丁的小舟》。”

“对，是那一張。”

“那不是我的创作，是我在巴黎罗浮宫临摹的。”谈到绘画，他蓦地把身外的一切都忘了，“那是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的杰作，他画的是资产

阶级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和他的战友维吉尔的故事，表达了善与恶的殊死搏斗，我画了两个多月呢！”

“我还记得有张国画，上面有好多人的题诗，我记得最牢的是郭老写的，头一句是‘艺术叛徒胆量大！’”

“那幅叫《九溪十八涧》，上海县长危道丰要封闭上海美专，我正带师生在杭州写生，看到报上这个消息，心里愤然火起，画了这张画。”

“我非常喜欢你的画，我不相信你会反党反人民。好些工友都认为你是好人，还有俞剑华教授，有人动员他揭发你，他说你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我很尊敬他，他很同情你，说你是中国新艺术的先驱，一代宗师，他对有些人翻脸不认人很不满……”

海粟连忙抓住他的手：“陈师傅，你声音小一点，隔墙有耳。”他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我很感激你，谢谢俞教授和工友们，可我请求你，这些话千万别说出去，那会毁了你们的。你们能这样理解我，信任我，已给了我力量，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我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我没做反党的事，心里很坦然，你放心。以后别给我送水了！今天我没去打水，因为我的胶靴破了个口子。”

“校长，你能想得开，我就放心了，不要把那些昧着良心批判你的话放到心上，千万千万！中央既然让你当校长，就是相信你，这是下面人搞的，上面总会知道的。你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想开些，你过的桥比他们走的路还多，什么没见过，挺一挺就过去了。”

海粟眼里蒙起了热雾。

“你休息吧！”他把灯关了，带上门走了。

海粟和衣躺靠到床上，心情怎么也无法平静，他拉亮灯，洗了脸，又往水里兑了些开水、端到床边，把双脚放了进去。一股让人感到舒畅的温热。从脚底升了上来，他的心也顿时暖呼呼的了。谁说世上没有正义？当他被那些曾经绝尽阿谀逢迎他的人揭发批判时，他对人生绝望过，他为道德的沦丧、人性失落悲哀，他呼唤善美和道德，回答他的是世态炎凉。今天，他却从一个普通得像沙子一样的工友身上，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虽然平凡、普通，他却能识别真假善恶。

他激动非常。我们一些党的领导为什么就不能辨别这个呢？为什么要把我、傅雷、周谷城、苏步青这些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老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我们谁不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留下来的？我们不愿说假话，因为假话对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要怀疑我们的忠诚？知识分子最高的奖赏就是信任，周恩来总理就信任我们。他们为什么就听不得真话？周总理知道这些吗？他会知道的，假话蒙不了他犀利的眼睛。我不能灰心，不能气馁，我们这个民族绝不会倒退的！我得耐住这眼前的寂寞和委屈，正义和真理会降临人间的！那些想致我于死地的人总有一天会感到脸红的。

他感到全身都暖呼呼的了，擦干脚，上了床。这一夜，他睡得很安稳。

雨，还在下，吃早餐时，下得更大了。看管他在门外喊：“刘海粟，吃早餐去！”

他从门外拿起胶靴换上，打着伞挟着铝制饭盒出了门。

去食堂有很长一段路。他不敢蹚水，担心水从开裂处渗进来。昨天，他就因为湿了脚冷得发抖。可这条路都浸在水中，他无法顾及到脚了。他从食堂吃饭回来，脚却没有湿的感觉。他脱下胶鞋，看了看，怎么这靴子的裂口

不见了！他把靴拿起来，左看右看，也没找到那个一寸长的裂口。这太奇怪了！莫非它还会自己长起来不成？哪有这般奇迹？倏然，他想到了陈世良，他只对他说过靴子破了，莫不是他把他的破靴穿走了，留下了他的好靴？

他走到窗口，藉着光亮，察看着靴里。他发现了几粒煤屑。不错，肯定是陈师傅的靴子。

他把那双沾了泥水的靴子抱在怀里，泪水潸然而下。人哪，春风得意时，有人送他一双新靴，他绝不会如此珍爱感动，可当落魄时，一双旧靴，他会终生不忘！海粟抱着那双沾了煤屑泥土的旧胶靴，心情无比激荡，它不仅仅是让他的脚免受水浸之苦，也不仅是双防水的胶靴，它于他，是一轮光明的太阳，是激励他度过难关的力量！他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咱们工人有力量》那首歌的曲子。

下午，他被唤到专案组去谈话。专案组的负责人对他说：“刘海粟，你太令组织失望了！你反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你宣传资产阶级腐朽的文艺思想，和党对抗，铁证如山！组织上一再挽救你，你却拒绝认罪！”那人的脸拉得又长又僵，眼里射出威严的光，“组织上决定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作深刻检查，悔过自新，那就咎由自取了！”

“我没有反对党的文艺方针，我反对的只是和党的文艺方针相悖的僵化、死板、千篇一律和生搬硬套外国人的东……”

“你不要再耍滑头了！”那人把桌子一拍，站了起来，“你想滑是滑不过去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刘海粟说。

“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这是最后的机会，你却藉此继续放毒！来人哪，把他带回去！”

看管他的人走了进来。

“刘海粟！”专案组的人又叫住了他，“你若有了认识，回去写出来，错了只要认识了，我们还是欢迎的。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他把一叠纸交给看管他的人，“叫他写！”

海粟坐到桌前，面对着一叠十行纸，写什么呢？我没反党，就不能承认反党！我没错，就不能说自己错。突然，他又想起了陈独秀赠他的联语，信笔写在了纸上。他笔一扔，躺到铺上，竟不知何时睡着了。

“刘校长，”有人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一惊坐了起来。“陈师傅，是你！谢谢你把胶鞋换给我，我这脚才没湿。”他发现他手里拿着他写的陈独秀的联语，“快把它撕了吧！”

“我想要，送给我吧？”

“等我自由了，我给你写张大的。”

“这个我也要，你写个名字吧！”

“好。”他写上了刘海粟三字。

陈师傅把它折好，从内衣口袋摸出两个煮熟的鸡蛋递给他，“趁热吃了。”就把字放进了内衣袋里，拎起空水瓶，转身走了。

天黑了的时候，陈师傅又拎着两瓶水来了，悄声地说：“校长，今天你早点睡，养好精神，明天又要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了，你可能又要挨斗了。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贴通知呢！”

“谢谢。”士可杀而不可侮，海粟最怕的就是辱！中国人有个随他性，有人要打倒某个人，就有一群人跟着喊打倒，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个人该不

该打倒；有人指责某个人是偷儿，一群人就不分青红皂白跟着喊打。海粟不怕讲理，就怕胡来。有人就利用这一点，对付害怕受辱的知识分子。所以许多人受不了这心灵上的屈辱轻生了。每一次群众性的斗争大会，于他就是一次经受地狱之火冶炼的痛苦。有人分明知道他说的没有错，出于某种原因，也落井下石，想彻底消灭他这“艺术叛徒”；也有藉着反右运动，对他实行私仇公报，把他彻底打倒，美坛就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了。明天，又要到地狱中去走一遭了！我刘海粟就是消灭了，也算不了什么，我忧虑的是中国新兴艺术的生命！

他强迫自己躺在铺上，可他的心神怎么也宁静不了。他的心怦怦乱跳，他的中枢神经绷得像绷紧了了的琴弦，风声雨声仿佛下下都打在他心神的琴弦上。他辗转反侧了一夜。

他不知自己是如何从会场上走向房间的。他没打伞，外衣都湿透了。他站在房中央，地下顷间就是一滩水，他竟没觉察到这些，他只想逃脱那森林一般高高耸立的拳头和那排山倒海的打倒之声。他的耳鼓仍然在经受轰然的口号声的震颤，还有那个宣判也追逐着他：“现在宣布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刘海粟的处分：撤销其华东艺专校长职务，从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同时撤销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委员、江苏文联委员、南京美协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等一应职务，戴上右派帽子，接受群众监管。……”

彻底被划入另册了！这是他期待了很久的结论么？公正，那已成了昨日的梦幻，一切的一切，彻底破灭了！我不服！我对新中国，我对共产党是一片赤诚！新中国需要有计划地培养艺术人才，我就献出艰难缔造四十年的学校。上海解放前夕，我完全可以到国外去继续我的艺术追求，周总理一个口信，我就留下了。当我看到美术教学走向了僵化、没个性的方向，我奉献了一片虔诚之心，我呼吁按艺术规律引导教学；我提倡人们说真话，是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早日繁荣富强，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永远充满活力！难道这就是对我奉献的报答么？真的让钱新之他们说中了！

他的心被委屈揉碎了，一股愤然之气从绞痛的心中蹿出，奔入血管，涌向四肢。顿然间，他感到自己变成一只充胀了的气球，他的脑袋也随之鼓胀起来，嗡嗡地响，眼前的事物也旋转起来，轰地一声，他感到脑袋炸裂了，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陈师傅一直关注着海粟，见他失魂落魄般走向回房间，就拎起一瓶水紧跟着推开了他的门。见他倒在地上，双拳紧握，牙关紧闭，口眼喎斜，口角流涎，面红气粗，痰声噜噜。他惊慌了，连忙放下水瓶，蹲到他身边呼唤着他：“刘校长！刘校长！”见没有反应，又轻摇了他一下，也不见醒。他大叫起来，奔出门去，“来人哪！来人哪！刘校长昏过去了！”

看管海粟的人连忙从旁边门里走出来，呵斥着他：“大喊大叫干什么！”

“他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了！”他拉住那人，“他可是大名人啦！世界上都知道他呀！快快把他送医院吧！”他急得要哭了。

那人走进房，看了一眼，他也感到责任重大，就转身往外走，对陈师傅说：“我去报告，你在这守着！”

陈师傅从水瓶里倒了一点水，蹲下去想喂他。可他牙关咬得铁紧，他无法把水喂进去，也没法让他的嘴张开来，他不停地喃喃：“这怎地是好？这

怎地是好？……”急得团团转。

去报告的人很快回来了，对他说：“领导叫送医院！”

陈师傅连忙起身往外跑，“我去拉车来！”不一会儿，陈师傅拉来一辆大板车，他把海粟的被子铺上去，就抱起海粟，和那人一道把他抬上板车。他拉起车，脚底生风般直奔就近的解放医院。

五

海粟患的是中风。经抢救，缓解了症状，脱离了危险。但口眼仍然喎斜，舌头舒展困难不能说话，右下肢麻木，手臂无力，抬不起来。这是种很难治愈的病，有人就是抢救过来了，也终生瘫痪在床。伊乔却有信心治好他。在她的要求下，经学校同意，她把他接回上海家里养病。

这种病非常磨人，急不得。就是治疗得法，也好得慢，需要耐住性情，长期奋斗。伊乔了解他的性情，更理解他的心。她相信爱的力量，坚信她的爱能医治好他受伤的心灵，也能医好他肉体的病痛。她是有主见的坚强女性。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乘电车转公车，到郊外市场上去寻找活鱼活虾，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她像哄孩子一样哄他服药，哄他吃下有利康复的食品。她认为活的鱼虾有利于恢复生命的青春，想办法让他吃到。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郊外的泥路，冻得铁硬，刺骨的寒风，肆无忌惮地抽打着，她清秀美丽的脸庞冻红了，紫了，她全然不在乎。她拎着竹篮的手冻僵了，肿了，她也没觉得。她一心只想觅到活鱼活虾。不管多少钱一斤，她都买下。她已几次没买到鱼虾了，她很快明白了这是为什么，渔民们害怕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抢在天亮以前回到家里。从此，她起得更早了。那天，她起得太早了，公共汽车上只有她一个人。她从汽车上下来，伸手还不见五指。她无法看清摆在地上的鱼虾是活的还是死的，只有用手去摸去感受。那天，她买到了五条活蹦蹦的河鲫鱼，又买到了两斤鲜活的大江虾。转身马不停蹄地往家赶。

一回到家，拣出一条，把其余的鱼放养到铁桶里。见它们个个张嘴吐气，摆动起尾巴，她开心地叫了起来：“老先生，今天我买到了上等的河鲫鱼和虾呢！”拎起养鱼桶就往楼上跑，把它放到海粟床前，“你看，条条都是活的，多爱人哪！”她把海粟扶起来，靠到床上，“你看看、玩玩，我去给你做鱼汤。”

这些鱼，条条有筷子长，青黑的脊背露在水面上，闪着油光。看着它们在水中轻摆尾鳍，快活地游着，海粟那沉甸甸的心湖，仿佛流进了一股生命的活水，滋润着枯死的腋芽，沉睡的美，在那里蠢蠢蠕动了，希望也随之萌生了，他仿佛又闻到了久违的春的气息，看到了烂漫的春花。他张了张嘴，舌头突然间舒张开了，他使劲喊出了声：“伊乔——！”

伊乔刚好煮好鱼汤，正往碗里盛。突然听到了他的声音，惊喜得手足无措了，不知是丢下鱼汤跑向他，还是把鱼汤端了去。她还是端起鱼汤连声应着：“呃——！呃！老先生，我来罗！”

“伊乔——！”海粟又喊了她一声，“我这个哑了七个多月的哑巴能讲话了！”

“好好好！”伊乔激动得泪水滚滚，把鱼汤放到床头柜上，抱住他的头，

“先生，我说你会好的！你一定会完全好的！”她用袖口揩了下泪，坐到床边，拿了条毛巾给他围到脖颈上，端起鱼汤，“先生，要好得快，就得多吃鲜活的东西！你坐坐好，我喂你！”

他像个听话的孩子，张开了嘴。他的眼皮还不能完全抬起来，但他还是能看到她的脸消瘦了许多，往昔的红润已经退到生活的风尘中去了，细密的皱纹布上了她的眼角、额头。他的心中不禁浮起了她往日的风采：白衣白裙的她站在南国炽热的阳光下，微风漾起她的裙摆就像初开的一树白玉兰花，鲜亮、高洁；她风情万种地站在落日的椰林中，光彩照人；他为她脱下薄呢黑大衣，她像一个高贵的公主一般初次走进他的家……可眼前的她，一身风霜，一脸憔悴和疲倦。他的喉头不禁发热发酸，便哽咽地说：“伊乔，苦了你了！”

“说些啥子呀！我们谁跟谁呀！”

他使劲不让泪水滚下来，又说：“我感到太对不起你，你毅然离开富家，万里迢迢来嫁我一个穷画家，我本想要让你过得舒服一点，可是，……”

“别说这些好不好？”伊乔把剔除了刺的鱼肉送进他嘴里。

“我要说，”他吞下了那块鱼肉，“你待英伦、刘麟、刘豹如己出，把他们送到国外深造，为他们安排好前途；你又把身体不好的韵士接回来照顾，把本应我该担的担子你一肩挑了，让我潜心艺术。你为我作了这么大的牺牲，我却总给你带来麻烦。如今，我连吃饭都要喂，拉屎拉尿都要你侍候，……”泪水蓦地从他眼里滚了下来。

“你今天怎么啦？”伊乔伸手揩去了海粟眼角的泪水，“我是你妻子，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些话捂在心里很久了，可我的舌头伸不直，今天我能说了……”

“快吃吧！”伊乔把碗沿凑到他嘴边，“喝下去，都喝了，你的病才好得快。”

天天喝鱼汤，闻到鱼汤，他就反胃。但鱼汤里倾注了伊乔的深爱，他就把它当药来喝。喝着喝着，他突然想到要问问鱼价；“鲫鱼多少钱一斤？”

“活的五十元一斤。”

“啊！”他大吃一惊，“这么贵？”

“还买不到呢！”

“伊乔，我的工资降得只那么一点，买不到几斤鱼，如今我又不能画画，就是画了也没人买，这么一大家要吃饭，不要再买鱼了吧！”

“我自有安排。”

“不，”他很坚决，“就是全家不吃不喝，你也养不了我呀！”

伊乔微微一笑，“你别管，我有办法。”

他不由一惊，问：“你是不是把我的藏画拿出去卖了？这可不行！”

“没有，你放心！”她走到他身边，把嘴附到他耳边说，“老姐姐把她的几件首饰硬塞给我了，要我拿去卖了给你养病。”

他抬头望着她：“你收了？”

伊乔点点头：“不收下她不依呀！”

海粟沉下了脸，半天不语。伊乔望着他，“你怎么啦？”

“你不应该收下。韵士什么都没有了，就那么点我给她的纪念品，我很对不起她，让她留着也是一种安慰。”

“我没卖。”

“没卖就好，你还给她去，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

“等会儿我就去。”

“伊乔，”海粟的思绪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了，他又看着她问：“你哪来的钱，还没对我说呢？”

“先生，这是我仅存的一点秘密。”伊乔握住他的手，“我都对你说了吧，免得你胡思乱想。我要离开印尼到上海来找你，我的父母和兄长知道我不会再回去的了，你别介意，说句不好听的真话，一个艺术家名气就是再大，但在富商的眼里也只是个高级乞丐而已，他们无法阻止我，又心疼我，怕我受穷吃苦，在我临行前，母亲给了我几十根条子。我没告诉你，是想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现在果然派上用场了。”她捧起他的额，轻轻亲了一下，“你不用为钱担心，一心养病，有了人，就有了一切。”

他抬起阔嘴，在她的腮边碰了一下，“伊乔，谢谢你。”

她笑了起来，爱嗔着他：“你这呆子！”

“我觉得你比过去更美了！”

伊乔的脸上倏地泛起了桃红，突然泛起了一缕少女的羞涩，她轻轻地叫了一声：“先生！”

“伊乔，我现在才开始真正领悟了人生的奥妙。这是一个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无法领略得到的。过去的六十多年，我虽然也经受过风风雨雨，被攻击、被误解，但从未经受过人格的侮辱和践踏，越遭攻击，我身边的朋友越多。从不像现在，谁都怕接近我，真乃黑在闹市无人问，红在深山有远亲罗！我很想说，感谢生活给了我这样的体验。可伊乔，我这样躺着，日子太难过了，你给我想个办法，作一个架子，放到我面前，让我观摩观摩家里的藏画，也许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这个主意好！先生。”伊乔高兴地说，“我就去请人做架子。”

第二天，全福就取回一个既像画架又可作画板的架子。这是伊乔设计的，下面是个半弧，架在被上不会倾斜。上面是张有点坡度的画板，用轻木和三胶板做的，架在他面前的被上，一点不重，不但可以把画放在上面观摩，还可以作画呢。

全福把它架上去，他欢喜得不得了，当即就喊：“伊乔，给我拿画。”

全福说：“师母去买面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他听到关院门的声音，连忙又喊：“伊乔，快来。”

伊乔放下采购的物品，就应声上楼来了。“老先生，满意吗？”

“太好了，谢谢你。”

伊乔又笑了起来，“你这呆子，就会讲那一句话。”

“去给我拿画来。”他抬了抬身，“钥匙系在我腰带上。”他什么都不瞒伊乔，也并非不信任她，但藏画间的钥匙，他始终带在身上，好像这样才感到宽心。可见他爱这些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爱到了何种程度，不亚于他自己的生命。

伊乔从他裤带上解下钥匙，问他：“先拿哪个的？”

“关全的。”

这是一张丝绢本，长一百九十公分，宽一百八十八公分的巨画。它历经了近千年的岁月，色泽古旧，但画面仍然鲜亮，山色空濛，水影浮动，从山光水色中，仿佛流动着自然的韵律和活勃勃的生命。他常常把它挂起来欣赏，

可此时，他只能一段一段地看，每看一次，他的爱又深了一分。买时，他并不知道是关全的。

那还是首次东渡回来，在船上结识了画家徐朗西，成了朋友。有天，他去拜访徐朗西，正好有人拿来两幅旧画要卖，一幅是有陈立中具名的青绿山水，这一幅没有款，他一见就爱上了。朗西叫他买下。回家就挂上，有空就站到画前观摩欣赏。有一天，他发现画上的一块石头上有两个小字，他的眼睛顿时放射出灿烂之光，“关全！”

他以为自己眼睛出了毛病，就取下眼镜捂了又捂，擦了又擦，复又戴上。确是“关全”二字。他兴奋不已，关全是五代梁朝人，一代山水巨匠，在中国美术史上占着极重的地位。唐、五代画家有以不署名而为画者识为荣的习惯。他仍不相信他这么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关全的画。

他便去找美专教授收藏家唐吉生鉴定。

吉生不能确认，但他认为其艺术价值很高，建议送给吴昌硕、高邕之等几位老画家看看。

那时，他和吴老还没有交往，便请吉主送去。没几天，吉生告诉他：“吴老认为是无价之宝，还说你那么年轻，怎么弄到了这么好的画？”他便请吉生引荐，拜访了吴老。

八十高龄的吴老见面就说：“你是美术学校校长，学洋画，画模特儿的，能对古画这样钟爱，很难得。关全的手迹凤毛麟角，我也是初次见到这样的宝画，应该妥善珍藏。”

他把想请老人题首诗的想法告诉了吉生，吉生就对老人说了。老人坚决地摇摇头说：“我不够格！这张画有一千年历史了，非常名贵，题脏了愧对古人。”

他误以为吴老要润笔，又托吴老的外甥诸闻韵去说，表示愿意付高酬。老人让吉生转告他：“不是我舍不得几个字，古画是历经磨难的稀世之宝，一题就弄坏了，破坏了画面。你告诉他，千万别找人题字。”

他这才知道，珍贵的古画不能乱题乱盖章。从那时起，他成了山西路吉庆里吴宅的常客。他常把他的作品拿去请吴老看。吴老建议他：“你的洋画有中国味道，可以下功夫攻攻国画。一个中国画家，千万不要把国画的根基丢了！”他这才起步研习中国国画。老人看了他国画习作《言子墓》，大加鼓励，要他一定坚持下来，说：“很多人画不好，是因为他们太会画了！”他去请老人参加天马会，他也欣然同意了。他们成了忘年之交。

海粟浮想联翩，他那受了创伤的大脑细胞，开始生津活跃了。人生有很多契机，若非关全这张画，他就无缘认识吴缶老。若非吴老的引导，他也许仅仅只是个拿油画笔的洋画家！若非吴老的鼓励，他在国画上就不一定会取得如今的成就！啊！人生，他完全忘了病痛，荡漾在美的蜜湖中。

海粟有四十多件珍藏。他一日一画，每一幅画，都伴着一个旖旎的故事。循环往复，百看百味。他就这样打发着漫长的、磨人的病榻岁月。

孤独是思念的温床。他思念远在异国的儿女们，担心他的右派身分波及刘豹。他记挂着傅雷，早就听说他也打入了另册，在高压下，他也不弯腰。他拒绝和任何人来往，闭门译书。我多想去看看他哟，都怪我！若非我邀他去参加鸣放会，他就不会打成右派，是我害了他！他每回想起，就为这事难过。我多么想去看他啊，我这腿！我这不能抬的手，我成了一个废人！你宽

恕我吧，恕安！

他更思念学校。就像一个被父母误解赶出家门的赤子，思念着生他养他的母亲一般。他多想在校园中走走啊！就是挨斗挨打也情愿啊！

又一个冬天来了，北风在窗外呼呼地叫，雪籽儿打在玻璃窗上沙沙地响。伊乔给他灌了两只热水袋，一只放在麻木的脚边，一只放到他的怀里。拿出他的手，为他按摩。她按医嘱，每天为他治疗。他们都没说话。

突然，全福推开了卧室的门，探进头来说：“先生，俞剑华先生来了。”

俞先生？他惊喜不已。自从回家养病，除了吴湖帆常乘夜色来陪他坐坐，极少有人来。他能理解朋友们，谁能抗拒时代潮流呢？他也不愿连累影响朋友们，他不让伊乔把他回沪养病的事告诉朋友们，以免他们为难。这么风雪交加的天，他怎么来了？“快请！请到这里来！”

俞剑华一身雪籽儿。伊乔连忙拿来毛巾递给他：“快揩揩！”又帮他脱下大衣。

“校长，我早就想来了，没机会到上海来呀！”

“俞兄，你不该来！”海粟未说这话之前喉头就哽咽了，“会影响你的！”

俞剑华憨厚地笑了笑，“我不怕。”

海粟慨叹着，“唉！患难见真知啊！你冒着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风险，拒绝揭发我，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像黑夜的灯光。”

“我是人嘛！”俞剑华边擦头上的冰水边说，“我怎么能为了保护自己去昧良心呢？那还叫是人啦？”

“打我棍子最重的人，也是过去跟我最紧的人。”海粟又想起了那些批斗会的场景，无声地叹了口气，“不过，他们不使劲打我，自己就要挨打，我理解这个，剑华，像你这……”

俞剑华已感到他的到来勾起了他的痛苦回忆，连忙打断他，转过话题，“海老，我们学校改名叫南京艺术学院了。”

“好，这名改得好，比叫华东艺专气派。更重要的还是领导。”海粟的情绪又高了，“院长是谁？”

“纵翰民。”

这个位置本来应是他的，如今已时过境迁了，他已不会再有什么野心了。他牵挂的仍是艺术的前途，说：“艺术学院的领导，应该任命内行的人，才不误人子弟。我这个观点，就是把我杀了，也不会变的。”

“虽说你这主张受到了批判，实质上上级领导还是考虑了你的意见，不然就不会任命陈之佛老先生为副院长了。”

海粟的情绪倏然好了起来，“只要党的领导能听取有益于发展艺术的建议，漫说打我右派，就是送我去劳改，我也认为值得。但愿有关领导能渐渐意识到这个。”

“陈老先生是个好好先生，他的作用能否得到真正发挥，还很难说。”

“他人很正派，古文化修养深厚。”

俞剑华点点头。他突然想起了傅雷的嘱托，“傅先生让我问你好。”

“傅雷？”海粟好像听到的是个遥远的名字，又是他漫长的病榻生活中经常念叨的名字。“他知道我在上海？”

“不，他以为你在南京接受监督改造呢！是我告诉他的。他很为你的健康担忧。他想来看你，又怕被左派认作右派串连，对你养病不利。”

他的眼睛湿了，“啊，他还像过去那样关心我，我想起他被打成右派，是我造成的，我这心就不好过。我太幼稚了，我不知道这是钓鱼，带他也遭了罪。”两颗老泪滚落下来，“我听人说，定他右派那天，他在会上激动地说，‘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永远爱着我的祖国，问心无愧。既然你们视我为异类，从今以后，我不参加任何会议，该有什么罪，该负什么责任，我听凭处理。善意的意见，我感谢，那些夸大其辞的攻击，我反对，绝不接受！’他非常耿直，从不违心地接受没有认识的观点。”

“像傅先生这样坦诚正直的人不多，就因为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始终敬重他！”

“是呀！只有这样的朋友，对不会背叛你！哪怕平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许多日子以来，海粟还没像今天这样高兴过。他慨叹也特别多，“我总忘不了你初来校任教时，他的过火举动。不曾想到你们成了终生的莫逆之交，你在这件事上令我感动，你是个大度君子。”

“君子谈不上，但我以为，一个想在事业上有所前进的人，就要不怕听逆耳的真言，只有真言，才能让人前进。”

“对对对，所以你有了今天的成就。”海粟的思绪又回到傅雷身上，“他在家做些什么？”

“他还在译书呀！他译，夫人帮他抄。”

“啊！梅馥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女性。”海粟又慨叹起来，“她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丈夫。一切烦琐家务，她一肩挑着，烧饭、带孩子、洗衣，整天忙忙碌碌不停地转，还要给博雷抄稿，查字典、翻书、写信，有时还要忍受傅雷那没来由又极不近情理的愠怒。他打牌打球输了，却要对她发一通火，怪她没当好参谋。但怒一过，他又去赔理道歉。梅馥从不计较，一笑而已，处处都显示出她惊人的温柔。傅雷的成就与她是分不开的。不知他现在在译什么？”

“他手头正在译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他的情绪如何？”

“看上去很不错。他说，他心里正冲撞着一种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高速！”

“唉，”他复又悲哀起来，“他把苦难化作了力量，在寂寞中奋进，我却像一具死尸一样躺在床上！”

“海老，你别急，”俞剑华连忙安慰他，“夫人说你每天都在观摩古画，这也是在奋进呀！积蓄力量，以待喷发呀！”

“我不想在苦难中沉落！我渴望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我想画画，我要画画！”他大声呼喊，可上天不怜悯我，它是一个势利眼。它也帮着那些人落井下石，不让我创造，不让我用创造来获得光明！剑华，有时我真受不了啊！”他使劲想抬起手，刚刚抬起来，又无力地坠了下去，“我这手何时才能握笔啊！”他老泪纵横了。

“老先生，你又发急了！”伊乔端着两碗鸡蛋下面进来，“他常常这样大喊大叫，我也让他去叫叫，那样他心里会好过一些。”她把面放到茶几上，“俞先生，如今我也做不起人了，将就陪老先生吃一点吧！你也知道，现在有钱都买不到。”

俞剑华连忙站起来说：“不，不，我不饿。”

“你这老实人，撒谎都不会。”海粟像个孩子一样又破涕为笑了，“现在人人喊饿，你说不饿，分明是假话，在我这里用不着客气，你放心，伊乔还没饿着我。”

俞剑华端起面。伊乔坐到床边喂海粟。

“夫人不容易呀！”

“是呀，”海粟应着，“一家两个病人，又加遇上所谓的特大自然灾害。这两年风调雨顺，到底是什么灾呢？我不懂！”

“你只管吃吧，饿不着你就行。”伊乔嗔着他，“你管得了那么多么？”

俞剑华与他会心地一笑，他又忍不住了：“我看不是自然而然是人祸造成的。”

“乡下没人种田了，都去淘沙、砍树、砸锅炼铁去了，到处都在饿死人。”

“你们不说，我也猜得到。”海粟心头又笼上了沉重的云翳，“唉！这都是人人说假话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啊！我苦难的人民！”

“不说这些好不好？”伊乔挟起一筷面送进他嘴里，“你不要忧这忧那，把病养好是你最重要的事。”

六

伊乔一手执着点燃的艾条，一手揉着海粟的手指，让艾绒烟和热力萦绕着他的指关节，每天早晚各一次。她相信坚持就会胜利。艾条烧到一半的时候，海粟突然问：“伊乔，韵士的病怎么样了？”

“怕是不行了呢！”

“你怎么不把她送到医院去？”

“我几次要送她去，她不愿意去，还说，‘好妹妹，就让我死在家里吧！’我安慰她，许多人都带病延年，去住医院，系统治疗，就会好起来的。她哭起来了，说：‘你是想把我赶走吧？’我没办法，只得由着她。”伊乔说到这儿，眼睛潮了，“我知道老姐姐的心思，她不愿增加我的负担。她住进医院，我要两头跑，又要花很多钱，她是要我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到你身上，早日让你康复。我给她梳头揩面时，她常常流泪，拉着我的手说，‘好妹妹，我拖累你了！’有时她还说，‘你不要来管我，你要想一切办法把海粟的病治好，艺术是他的生命，不能画画，他会急得发疯的，我的命没价值，你别管我！’

“你现在就去跟她说，我叫她去住医院。”

伊乔听话地把艾条放到烟缸上，就上楼去了。一会儿她就回来了，说：“她又哭了，她说她知道自己好不了，也不会拖累我太长了，叫你别管她，多管管你自己。”

伊乔继续为他按摩治疗，可不安一点一点侵蚀着他。他想到了负心那个词。我是个给她带来不幸和痛苦的负心男人，她为什么还要为我着想？愧疚像一把铁爪在抓挠着他的心。她快走到人生的终点了，她还在为我的健康忧心，为了省钱给我治病，宁可让病魔吞蚀自己的生命，也不上医院。她这一生得到了什么？是丈夫的背叛！是孤独！是寂寞！她为什么不报复我？那样我心里还要好受些哟！我的良知发现得太晚了！轰轰烈烈时，往往只会想到

自己，只有当人生坠入了深谷，才知道自省了！我太负她了！她若就这么死了，我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说过，我的良心怎么会安？“伊乔，”他突然按住她的手，“我想去看看韵士！”

伊乔惊诧地看着他：“你不能走路呀？”“你去把全福叫来，你们把我架上去！”

“你的腿还一点使不上劲，你这一百多斤，我们怎么挪得动？”

他突然感到手有了一点力量，抓住了她，“自从韵士病倒，下不了床，我就没见过她了。她快不行了，我有些话要跟她说，若再不说，我就要痛苦终生了！”

伊乔是个善解人意又心地善良的人，她立即理解了海粟，说：“我去把她背下来。”

“不行！”海粟捺住她，“心脏病不能挪动，我能上去，只要你们帮助我。况且，我也不能永远躺在床上，我要下地，要去画画，我还要上黄山，你让我开始这第一步吧！”

伊乔眼里滚动着晶亮的泪水，她深深感动了，忙应着：“嗯，我们帮你。”

一九六六年，是中国人民被饥饿的魔鬼弄得死去活来的一年。伊乔的私蓄使海粟一家免遭挨饿的厄运。为了救这一家人，伊乔怀里长年揣着个“运气袋”，每天都要去走街串巷，遇到可吃的东西，不管多贵，都买回来。全福没挨着饿，虽说比海粟小不了几岁，可身体还很好，当伊乔告诉他，“先生要上楼看老姐姐，你来帮我把他搀上去。”便对海粟脱口而出：“我驮你上去。”

海粟摇摇头说：“我要试着走上去！”

伊乔明白他的意思，就帮他穿好衣服，把他挪到床边坐着，穿好鞋，和全福一人拽着一只胳膊，扶他站起来了。

他颤颤抖抖被拉起来，两腿无力地打着哆嗦，没坚持两秒钟，复又顿坐下去了。他不甘地大叫着给自己鼓励：“我要站起来，我一定要站起来！”跟着又往起站。在他俩的扶掖下，他又站起来了。他的腿仍打着颤抖。他咬紧牙齿，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五，数到六，他又支持不住了，复又坐回到床沿上。

他休息了片刻，又说：“你们架着我，我能走了！”

可当他们把他架起来时，他的两腿根本不听他大脑的使唤，他叫：“迈！”它们却仍在原地。

他又叫：“你们把我往前挪呀！我用力，你们帮我用力！”

“好！”伊乔应着，“来！”他们向前走了一步。几乎是把他向前拖了一步。

“再往前架！”

“往前架！”伊乔指挥着，架到了楼梯边，他们三人都满头大汗了。他累得不行，伊乔叫全福：“扶扶好！”她端来把椅子，让海粟坐下，“我们都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他就说：“我觉得我的腿有点儿力了！伊乔，你拽我一把，看我能不能站起来。”

“好哦！”全福连忙伸手去拉他。

他摆了头，“伊乔，你只用一点点力试试看，看我的腿能不能使劲。”

“好的。”伊乔抱住他的臂膀，轻轻往上提着。他屏息敛气，运足气力，

使劲往上撑。他的心怦怦跳，额上渗出了汗珠。他还在使劲撑。

伊乔的心碎了一般，不忍心见他这副模样，使劲把他往起拉。

他站起来！他快活地叫了起来：“全福，来呀！搀我上楼！我行。”

他们三人同心协力，终于达到了目的。

他被扶到那张他久违了的单人沙发上坐下，直喘粗气，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韵士，你怎么样了？”

韵士已到了灯尽油竭的时候了。她十分衰竭，她想挣起来，动不了；她想说话，气短心虚。张了张嘴，声音细若游丝：“谢……谢……你……来看……我……”

伊乔小声对全福说：“快去炉子上盛一小碗鸡汤来，要清汤。”

海粟的泪水倏地流了下来。他无声地坐了片刻，镇定了下心绪说：“韵士，这一年多，我躺在床上，总觉得对不起你，越想越感到内疚，我负了你。我没给你幸福，却给你无尽的痛苦，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唉——”他长叹一声，歇了一拍，“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才会懂得需要爱，才懂得爱的价值和爱的不可少。这两年，若没有伊乔的牺牲，你的鼓励，我就不会支持到今天，因为有伊乔和你的深爱，我在磨难面前才没有倒下，才没有丧失人生的信念。你和伊乔都是了不起的女人！你一切为了我，我却背叛了你，你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一句，我想到这个就难过。因为有你们两个伟大女性的扶助，我在艺术上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可我辜负了你们，总给你们添麻烦、添痛苦，让你们受苦、忧虑。”他抬手臂，想揩泪，伊乔连忙用手帕替他揩了。他继续对韵士说：“你一定要鼓起勇气，我们共同来战胜磨难，度过难关！你要勇敢地活下去！去医院治疗，你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伊乔从全福手里接过鸡汤，坐到韵士床边，舀了一匙，吹了又吹，送到韵士嘴里边：“老姐姐，喝一点！”

韵士的嘴唇无力地动了一下，就合上了。泪，无声地从韵士的眼角淌了下来。

“老姐姐，喝口汤呀！”

海粟哽咽地劝着：“韵士，你张嘴呀！”

韵士的嘴蠕动了一下又不动了，眼睛紧紧闭上了，泪也不再往外流了，泪迹在不觉中变干了。她想再见海粟一面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她可以幸福地离开人世了！

伊乔感到不好了，连忙放下碗，轻摇着她，突然，她悲怆地哭了起来，呼喊：“老姐姐！老姐姐！你不能就这样走呀！你不能哪！我为你熬的鸡汤你还一口没喝呀！老先生会难过的呀！”

刘虬、刘虹、刘蟾听到哭声，一齐奔上楼来。

海粟像老牛一般大恸起来，对儿女们说：“你们的老妈妈死了，你们快快跪下给她送终啊！”

泪水从三个孩子稚嫩的眼里滚了出来，他们一齐跪到床前，呜声一片。

韵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伊乔担心过分的自责和悲痛会加重海粟的病症，叫全福把海粟背下去。他坚持要多坐一会儿，陪陪韵士，“我已有二十多年没有陪过她，现在她死了，你让我多陪她一会儿吧！我太对不起她呀！”

伊乔说：“老姐姐希望你很快好起来，你不要太难过了。”她给他揩去泪水，找出韵士的衣服，叫刘虹打来一盆热水，替韵士擦身、洗脸、梳头。

海粟垂泪陪着。

伊乔一手操办了韵土的丧事，又给刘虎、刘豹写了信。

海粟在悲哀中走进了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

英人济慈曾经说过：“美的事物都是永远不绝的喜悦源泉。”春风吹溶了他心头的块垒，古画给了他赏心悦目的感受。他觉得生命已复苏了，体内积攒了一股力量。

那是一天上午，伊乔买菜未归，孩子们上学去了，他想独自下床试试步。医生说过，养息和服药只是一方面，锻练很重要，而且是防治肌肉萎缩、回复生机的重要方法。伊乔一天到晚忙里忙外，累得筋疲力竭。尽管她在他面前总装出满心快乐和精力充沛的样子，但他知道她，这都是为了不往他心上增加负荷。他心里非常明白，伊乔实在累了，累断了筋骨了！为了他早日康复，她用生命在做赌注。一个女人为他去了，不能再让她也把命搭上了。他不能没有她。他想偷偷锻练，给她一个突然的喜悦。他这样一想，顿觉浑身有了热力。

他试着自己穿棉衣。他先把手臂伸进衣袖里，顺利地穿上了一只袖子。可另一只，他弄了半天，满头大汗，也没穿进去。累得气喘吁吁，手臂还是不能伸到身后套上那只袖子，也披不上肩，套进去的那只袖无法固定。他想到小孩子们穿的围兜式罩衫，他把两只手臂从前面伸进去。但他的手还是不能伸到背后去扣扣子，仍然往下掉。他只得喊全福来帮他，把棉衣穿上，系好裤子坐到床上，待全福走了，他试着独自下床。他要走到写字台边去，他想拿拿笔。衣服别人可以代穿，饭别人可以代喂，可任何人也代不了自己画画。

他先把右腿挪下床，插进拖鞋里，又挪下左腿，顺利地套上了拖鞋。他两手撑着床沿，调集了全身的气力，慢慢向上撑起身子。他凭着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

他兴奋得像个孩子，急不可待地想学步。

他刚抬起右腿，左腿就抖得慌，一脚还没迈出，腿一软，扑通一声，他摔倒在楼板上。

伊乔刚刚到家，边把菜从兜里往外放，边吩咐全福如何摘洗。这“扑通”的一声响，吓得她哭叫起来：“不好了！”扔下菜奔上楼来，“老先生，你这是怎么啦？”她扑上前去，“你跌坏了没有？”

“没啥子事！”他侧过头，对她笑了下，“我想学学走路。”

伊乔嗔着他：“你想学走路，没错。可你不能一个人这么蛮干哪！你的病症刚刚有了点好转，万一跌坏了，那不就雪上加霜了！”

全福也跟着奔上来了：“老先生，没事吧？”

“没事，别大惊小怪的！”

伊乔、全福一齐来拉他起来。他说：“你们让我自己试试看。”

他们只好缩回手。

他使劲想抬起上身，试了几次，都没成。

全福想去抱他，伊乔摆了下手。

他伏在地上约略歇了一会儿，把身子往左边侧过去，慢慢抬起右手手臂，伸开手掌，使尽全力，想借着左边身子力量的帮助撑起身子。可刚用力，右臂就无力地弯了下去。

“还是我们拉你起来吧？”

他摇摇头：“我一定要自己起来！我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再躺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

伊乔只好由着他。

他又一次侧过身子，试着撑起来，又一次失败了。

全福不忍看他趴在冰冷的地上挣扎的惨样，他蹲了下去说：“老先生，我抱你起来吧！”

“你别管我！去做你的事去吧，我会自己起来的！”

全福含着泪，起身往外走，忽又转身站住，对他说：“老先生，我给你做猪肉末土豆泥。”这是海粟最爱吃的一个菜。若在平常年景，这是极容易做的一道菜，可现在食物紧张，什么都定量分配，难以配齐，他很久未吃到了。

“谢谢！”他高兴地应了一声，又试着往起爬。

伊乔蹲在边上给他出力。

他的内衣湿透了，头上蒸腾着热气，额上的汗珠汇成了小溪。

伊乔周身也在冒汗，泪水和汗水在她脸上横流。

“伊乔，你哭什么？”他想宽慰她，对她笑了下，“我一定能自己站起来！你把那只椅子转过来，把椅背朝着我，你坐上去，我攀着椅脚试试看。”

伊乔按他的要求，把椅子放到他面前伸手可以够到的地方，她面朝他反坐在椅子上。

他向前蠕动着身子，张开手，想抓住椅挡。

可他的手握不住拳，抓不住椅脚，几次三番失败了。

伊乔想帮他一把，“你把手伸给我，我抓住你的手，你就可以使劲了。”

“不，”他又摇了下头，“我一定要靠自己爬起来。”

伊乔的泪水又流下来了，她看着他在地上扭着挣扎，又往前蠕动了一步，他的手臂绕住了椅背的柱子，他觉得臂弯有了力量，他使出全力，身子一屈，搂住椅背站起来了。他狂喜地搂住了伊乔，“我胜利了！我胜利了！”

伊乔应着：“胜利了！胜利了！”

他得寸进尺：“你帮我学走路吧！走到桌边，我想拿拿笔。”

“上午你太累了，睡一觉，下午我帮你。”伊乔搀着他。

“说得有理。”他不得不听她的。

海粟为了练习走路，跌得鼻青脸肿，遍体伤痛。他没气馁，他心里有团火，他要画画，要走向自然，要去上黄山；他要创造，把心里那团火喷吐出来，把他的爱表达出来。爱和火给了他力量，他终于胜了无力的腿脚，开始颤颤抖抖的移步了。扶着家具、墙壁，自己可以在室内活动了。可他的手指仍然握不住笔！他没有灰心，他坚信，只要不气馁，坚持锻炼，画笔就能紧握手中。

他一天到晚练习握笔活动，掉下了，拣起来，又握；又掉，又拣起来，再握。经过千万次的失败，最后他赢了！

那天，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一个星期天，天没亮，伊乔就去郊外买鱼去了。头天晚上，她就招呼刘虹：“明天起早一点，陪你爸去复兴公园，我要去买菜。”早晨八点，阿虹就来侍候海粟穿衣服。自他能够哆嗦着挪步那天开始，伊乔每天扶他下楼，伴他到附近的复兴公园逛一逛，走一走。这已成了他每天的日课。累了，伊乔在石椅上垫上一块棉垫，让他歇一会儿，练练手指抓握活动，谈谈花，说说草。他已非常熟稔了复兴公园的亭榭楼台

和树木花草了。每天，他和花木会晤，都有新的感受，每天都能发现它们微妙的变化。池子的水开始转绿了；法梧开始发芽了；瓜叶菊打苞了；金盏开得像朵朵可爱的阳光；月季苞儿像簇簇朝天的箭矢，泛红、泛黄、泛白，暖风一荡，它们慢慢舒开花瓣，散发出阵阵浓郁的芳香；竹笋悄悄从绿竹丛中往上蹿。他从它们身边走过，它们无不投给他热烈的笑面，从不厌弃，歧视他，总是尽其所有地把美展示给他。他从它们那里，获得了甘美的滋润，他的心灵获得了轻柔的慰抚，它们让他淡忘了人世的冷漠和炎凉，把他的心灵引进了一片宁静舒美的天宇，慢慢愈合了他心上的痕迹，他的生命在它们美的圣水浇灌下，也在康复。可是，手指的握力提高得很慢，他想画下它们的姿影，留下它们的笑靥，可又力不从心。

刘虹把手杖递给他。他说：“把你妹妹也叫来一道去，带上我的画架、油画箱。昨天，我看到桃花都胀红了苞，昨夜可能已开了，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握得住笔。”

父女三人相扶着去探桃林，啊！海棠老远就欢叫起来：“孩子们，快看呀！多美啊！”

他们都停了脚步，都被那粉红色的雾霭迷住了。海棠异常兴奋：“阿虹，把画架支撑在那儿！阿蟾，把油画箱拎过去打开，放到那条石凳上。”他走到画架前，抬头端详看满园初放的桃花，赞叹起来，“似花非花，似雾非雾，似霞非霞，与你们相比，三千粉黛黯然无色，贵妃也要半掩蒲扇半遮面了呀！”他喃喃自语着，“美呀，真美呀！只有自然的美，不作态，不矫饰，才是真美……”他下意识地拿起了调色板，又下意识地挤出了桃红、纯白、石青、柠檬黄……不自觉间，拿起了油画笔。他完全忘掉了身旁的两个女儿，忘了世间的一切，仿佛已脱尘而去，沉浸到那片如花似雾、如云如锦的粉红色海洋里去了。

两个孩子一下惊呆了，她们想喊、想叫、想跳，“阿爸的手握住笔了！阿爸的病好了！阿爸又能画画了！……”可她们不敢，她们害怕喜悦会把阿爸手里的笔冲得掉到地上！她们抑制着小鹿般欢跳的心，屏息敛气，看着阿爸手里的画笔在画布上飞舞！看着画布上开出了朵朵艳丽的桃花……

伊乔买菜回来，已是上午十点多钟了，不见他们父女回家，她的心不由提拎起来，莫非出了什么事？丢下菜篮就往复兴公园跑。

她沿着他们经常散步的小路找去，不见他们。她跑到玫瑰园，还是不在。她发急了，就向游人们打听：“可见着两个姑娘扶着一个老人？”游人用摇头回答了她。她吓出了一身冷汗，继续找。她突然想到他们昨天去过桃林，莫不是看桃花去了。就从竹园插过去。

天哪！果然三人都在那里。她的心落了下來，喘了口气，慢慢向他们走去！她很快看清了，他的手握着油画笔，他在画桃花！她不由狂喜起来，向他们跑去。

两个孩子发现了她，向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惊了她们的阿爸。

伊乔放轻脚步，悄悄走到他身后。啊！她的眼睛蓦地射出了灿烂的光华！莫非出了奇迹？他的手指灵活得和病前没有两样，丢了两年的画笔竟然还是那么纯熟，簇簇桃花，怒放在画布上！发自心底的惊叹脱口而出：“奇迹！奇迹！”

海棠仿佛从沉梦中惊醒了一般。他回过头，对伊乔灿然一笑，“是你创

造的奇迹！”

伊乔热泪盈眶，轻声地说：“先生，不是我，是自然！是美！艺术家是属于自然的！”

“伊乔，我是属于你的！”他停住画笔，深情地看着伊乔，“我想把这幅画题为《春风吹开朵朵红》，好不好？”

伊乔连连点头，说：“好，好，春风吹开朵朵红！好！”

七

久病初康的海粟，有如久旱得雨的旱苗，调动起来了体内的积蓄的阳光，蓬勃起来。两年的病榻生涯，饱吸了古代民族文化深层的积养，丰厚了他传统艺术的根基。就像一座火山，缄默得越久，它的喷吐力就越强。海粟迎来了他艺术旅程中又一个旺盛阶段，他对艺术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他的画风有了崭新的面貌。这段时期，他创作了油画《水牛》、《最爱无花不是红》、《黄山天门坎风雪》、《兔子花》、《花卉》、《斗鸡》、《灵隐》、《严子陵台观富春江》、《七里泷》、《西湖南高峰》、《西湖叠翠》、《上海钓鱼会》、《黄山莲花峰》等数十幅。中国画有《斗鸡》、《牡丹》、《牧牛图》、《万古长春》、《墨梅》、《江山渔乐图长卷》、《庐山青玉峡》、《临石涛松壑鸣泉图卷》、《鳜鱼图》、《水墨荷花》，他还给马来亚弟子李样春寒如铁。春节刚过，有人来叩门了。

“老先生，学校来人了。”伊乔推开画室的门对他说。

学校早已遗忘了他，怎么突然又想起还有他这么个人呢？莫非又有什么辫子被抓住了，要写检查？丑媳妇总得见公婆面，既然来了，躲也躲不掉。他放下笔，走进楼下的客室。

来人站起来了，喊他刘老，还向他伸出了手。他以为出现了幻觉，他是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怎么可能呢？他没去握那只伸向他的手。向他的椅子作了个请坐的示意，自己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问：“你有什么指示请说吧！”

“刘老，我是校党委组织部的，党委派我来告诉你，鉴于你在这期间表现不错，决定摘掉你的右派分子帽子。”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的文件，起身递到他手上，“这是上级的批文。”

他哈哈一笑说：“我表现不错！好！谢谢了！”

三月底，他收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特邀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并有附言，可请夫人陪伴。

随着春风而来的特大喜讯，消溶了他心头的积冰。他不再被视作异己分子、人民的敌人，而是团结的对象，信任的朋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请他去北京共商国事。这于他不仅是一种政府待遇，更重要的是信任。信任于知识分子比千金还重。他有九年未进京了，他非常想念在中国画院院长任上的前辈师友叶恭绰，还有沫若、香凝……想到就要见到他们了，他异常激动。在收拾行李时，他把在西安作的中国画《骊山图卷》和《临石涛松壑鸣泉图卷》装进了箱子，带去请他们题识。

他的愿望实现了，会议期间，他会见了何香凝、章士钊、黄炎培、郭沫若、张伯驹等许多老朋友，叶恭绰在《骊山图卷》上题了长跋。曰：

样春寒如铁。春节刚过，有人来叩门了。

“老先生，学校来人了。”伊乔推开画室的门对他说。

学校早已遗忘了他，怎么突然又想起还有他这么个人呢？莫非又有什么辫子被抓住了，要写检查？丑媳妇总得见公婆面，既然来了，躲也躲不掉。他放下笔，走进楼下的客室。

来人站起来了，喊他刘老，还向他伸出了手。他以为出现了幻觉，他是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怎么可能呢？他没去握那只伸向他的手。向他的椅子作了个请坐的示意，自己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问：“你有什么指示请说吧！”

“刘老，我是校党委组织部的，党委派我来告诉你，鉴于你在这期间表现不错，决定摘掉你的右派分子帽子。”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的文件，起身递到他手上，“这是上级的批文。”

他哈哈一笑说：“我表现不错！好！谢谢了！”

三月底，他收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特邀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并有附言，可请夫人陪伴。

随着春风而来的特大喜讯，消溶了他心头的积冰。他不再被视作异己分子、人民的敌人，而是团结的对象，信任的朋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请他去北京共商国事。这于他不仅是一种政府待遇，更重要的是信任。信任于知识分子比千金还重。他有九年未进京了，他非常想念在中国画院院长任上的前辈师友叶恭绰，还有沫若、香凝……想到就要见到他们了，他异常激动。在收拾行李时，他把在西安作的中国画《骊山图卷》和《临石涛松壑鸣泉图卷》装进了箱子，带去请他们题识。

他的愿望实现了，会议期间，他会见了何香凝、章士钊、黄炎培、郭沫若、张伯驹等许多老朋友，叶恭绰在《骊山图卷》上题了长跋。曰：

与海粟别数年，今春来京，以此卷见示，属为题识。且曰：吾意在以此卷为双方友谊之证，非专为此卷也。余闻之，喟然曰：余将何言耶？下笔将罄纸不能尽，则且徒留形迹，以彰故之过，非吾意也。继思徐（悲鸿）、刘（海粟）二君与吾之关涉，深知者究不多，不自言之，将揣龠之谈纷然而出，诚不如吾言之为当。且吾识二君时，年皆方少。余以奖厨后进之为怀，颇亦尽其引掖提挈之力。二君交通不终，余方引为遗憾。徐君去世，余功刘君力表其坦白惋悼之意。刘悉为之，似有类于挂剑，徐君地下当亦释然。二君门下亲属，似不应当成芥蒂。且徐之对刘，诚有过举，然似为病态，无事殚述，且是非终有评定。刘君其努力艺术，前途期乎远大，为吾国增其声誉，则一时之得失，及交谊之亲疏，皆可置之勿关念矣。因书此以归之，世人论徐、刘交谊者，不妨以此为证也。

张伯驹题曰：

海粟为悲鸿师，后偶生嫌隙，亦颇似梨园程砚秋与梅兰芳之事。叶遐翁（恭绰）劝之，海粟尽释然。余亦曾与悲鸿发生论战，悲鸿谓：京画家只能临摹，不能创作。又谓其美专学生犹胜王石谷。余则谓：临摹为创作之母，王石谷画多法度，仍可为后生借鉴。经友刘天华调解，乃复友如初。此两事为后之画家所不知，因重记之，以在异日艺苑掌故。

叶恭绰对徐、刘交谊的评定，将成为后世美术史家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文献。

海粟又向朋友们出示了《临石涛松壑鸣泉图卷》，海粟在上面录了石涛

原题及何绍基原跋。又自题：

壬寅春分，刘海粟对临一过，与清淞血战。

朋友们见之，赞叹不已，张伯驹、黄君坦、李宝森等老先生都在拖尾处题了跋。张伯驹题了阙《水调歌头》：

千籁荷松响，万壑汇泉鸣。耳边水激风荡，不是世间声。

从欲接天一握，回欲转帆九面，螺髻影青青。看到有无处，疑雨又疑晴。挥大笔，争血战，气纵横。苦爪地下，应恨低首也心惊。行脚芳鞋踏遍，手拨烟云直上，五岳昔尝登。未可小天下，起我卧游情。

李宝森在他题的《临江仙》中有句：

淋漓泼墨一交锋，清湘甘退避，四海仰宗风。

对海粟这个时期的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识。

最使海粟开心的是，陈毅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海粟住在民族饭店。当他从车上走下来时，郭沫若就从台阶上迎下来，紧紧拉住他的手，把他引进宴会厅，大声连连向朋友们招呼：“叛徒来了！叛徒来了！”

陈毅迎上去高声朗诵郭沫若题海粟画的诗：

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

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

此图九溪十八涧，溪涧如何此峻险。

他紧紧握住海粟的手问：“背得对不对？”

海粟十分激动，连声说：“对对，完全对！”

“我很喜欢你的画，和你画的气势！”他左手向空中划了个大弧，“大气势！”

海粟眼睛发热了，连声道着“谢谢，谢谢！”

郭沫若睁大了眼睛，惊讶地问：“陈老总，你怎么也会背这首诗？”

陈毅哈哈大笑起来：“这有啥子奇怪的，在老区也看新画读新诗，你的许多诗我都能背。”

“啊！”

大家一齐哈哈笑了起来。

会见了许多文艺界朋友，海粟兴奋不已。

晚上，周谷城、陈鹤琴来到海粟夫妇下榻的房间，他们是他那个组的会议召集人，告诉海粟：“周总理、陈老总和习仲勋同志约你夫妇明早九时在北京饭店见面。八时半他们派车来接你们，让我们先通知你们。”

总理要会见他们，这是海粟没有料想到的。他非常激动，送走他们后，仍然亢奋不已。伊乔说：“老先生，我们早点睡吧，养好精神，明天好去拜会总理。”

他虽然被伊乔逼上了床，关掉了灯，可他躺在床上，还是没法入睡。恩来先生的形象更迭地在他眼前浮现。一会儿，他一身雪白西服年轻英俊，潇洒地向他伸出了手；一会儿，他一身钢灰色制服，流溢出阳刚之美，从思南路走到存天阁，充满希望地对他说：“你年轻时是翩翩佳公子，现在到了壮年，却壮健得似一头雄狮，希望你在艺术界成为亚洲的真正雄狮！”他的耳畔回荡着他那洪亮的声音，“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美术建设人才，希望你能留下来。”“别人以为你心爱的子女们在海外，不会留下来，我知道，你更心爱自己的祖国。”“团结就是力量。……”伊乔也睡不着。她轻轻碰了下海

粟：“老先生，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周先生。”

“啊！”不问她也知道他此刻的心情。但她还是对他说：“睡吧，休息好了，明天好和总理说话呢！”

“恩来先生日理万机，有多操劳，他还特地抽出时间约见我们，我怎能不激动？伊乔，就凭这，一切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是呀，”伊乔应着，“过去的事，就当没有过，睡吧。”“嗯。”他应着慢慢合上了眼睛。

他们很早就起来了，洗了头，洗了澡，刮了面。伊乔为他挑了套藏青华达呢中山装，一红黑相间羊毛围巾，皮鞋擦得闪亮，眼镜也擦了又擦。他为伊乔挑了件紫红绒线织的二五大衣，系了条大格方围巾。吃过早饭，他俩就回到房里等着。

来接他们的车八点半准时到了，他的心里像有一群兔子在蹦。不一会儿，小车就停在北京饭店大堂门前。总理派来接他们的工作人员已等在那里了。他把他们引进了一间会客厅，说：“请坐片刻，我去告知总理你们来了。”

他们刚刚坐下，服务员就端进来两杯沏好的花茶。这时，总理、陈老总和习仲勋就进来了。

海粟夫妇连忙站起来。他们紧紧握手，互相问好。“请坐。”总理向沙发示意，“我们有九年没见了把？”

“总理的记性真好。”海粟答道，“这些年，我运交华盖，给我戴了三顶大帽子，九年没来北京。在党中央和您的关怀下，才得以摘掉压在头上的重荷呀。”

“我们的工作出了点偏差，让你受委屈了！”总理诚恳地说，“我们现在改正了，希望你不要灰心，鼓足干劲，还要为社会主义艺术事业多作贡献。”

海粟连忙表示：“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无论政治上多么失意，我也不气馁，更不会放弃我的艺术追求。几年中，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我有了大块时间，观摩了大量的古代绘画珍品，作了大量的探索，使我的技艺又有了一点长进。”

“照我看，艺术家少一些社会应酬，让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总理鼓励着说，“希望你更豁达一些，更加朝气蓬勃一些！目前有这样一个可以悉心进修的机会，应当珍惜它。”

海粟不住地点头，说：“只是，我的社会关系复杂，我的经历更复杂，我心总有余悸，害怕日后又要引起麻烦。”

“别怕，”总理继续鼓励他，“你的过去，我们了解。”

泪水倏地从海粟眼里涌了出来，他说：“总理，有您这句话，压在我心上的那块石头就掀掉了。我可以轻装上阵了。您放心，我绝不辜负您的希望。”

总理转向默默坐在那里微笑着听他们说话的伊乔，亲切地说：“听说刘老五八年一度中风还很厉害，能够恢复到现在这样，很不容易，这有你一分功劳啊！”

一向落落大方的伊乔，听到总理的褒奖，竟有些羞涩之感。

她说：“我也没做什么，给他弄点吃的，管管家务，帮他锻炼锻炼。”

总理又鼓励她：“这就很好哇！今后还要好好照顾他的身体，这个工作很重要！”

伊乔的眼睛发热发潮了，一种强大的快乐像炽热的阳光一般顷间洒满她的心头。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家庭主妇，她做的只不过是一个妻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总理不仅接见了她，还给了她如此的鼓励，这说明了党和国家

爱重她的丈夫。她连连点头应着：“是，总理！我一定照顾好他。”
一股强劲的春风在海粟心头浩荡，他的心帆鼓胀起来了。

第十三章铁骨红梅

—

一九六六年，中国历史被导向了一条深谷，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政治风暴经过几年的酝酿，这年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生成了。它像飓风一样，顷间席卷了神州大地。红卫兵被狂热的个人崇拜鼓胀得如癫如狂。他们举着“革命造反”的旗帜，喊叫着“砸烂旧世界”、“创造非常革命化的新世界”的口号，像洪水一般，冲向历史，冲向文化，冲向艺术，冲向一切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与之有关的人们。笔杆、锄头、锤子、皮带、刑具同时抡起，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浩劫开始了。

八月廿三日，天没亮，海粟就被一阵激昂的锣鼓声吵醒了。自从周总理晤见他以后，压在身上的沉重包袱就卸下来了，他一心扑在艺术创造上，用新名词说，他轻装上阵了，从北京回来后，他就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了。冒着酷暑，去到杭州、建德、桐庐、富阳、绍兴等地，常常是晨光曦微就出门写生，在超过体温的高温下一画就是数小时。天阴下雨他也不愿放下笔，连晚上的时间也利用上了，新安江水电站夜景就是夜里画的。

可命运总是和他作对，中风的病魔又一次来纠缠了他。他以顽强意志又一次战胜了它，再次夺回了画笔，他也格外珍爱这夺回来的艺术实践机遇。在女儿和伊乔的帮助下，他不停地去和自然会晤，不停地创作，他一心要报答党和周总理对他的信任，决心要为人民、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艺术财富。病后，他创作了油画《九溪秋色》、《大雨花》、《葵花》、《上海大厦俯瞰黄浦江》、《上海大厦瞰视》、《苏州河夜景》、《雁来江》、《无限风光在险峰》。还作了数十幅中国画。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他仍在满怀信念，挥毫不止。就在上月，他还在刚完成的中国画《秋山红树图》上题诗曰：

天公用意白颜色，写出江山锦绣章。

只恐秋光多冷淡，故教红树映斜阳。

昨天，他完成经营了数日的《云山图长卷》很是自得，题道：

米襄阳居京口，建海岳庵，凝对北固诸山，烟云变灭，纵横泼墨，写出奇观，千载以来，遂成米氏云山之格。仿佛写此，雨气淋漓水犹湿。

又一阵震天锣鼓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伴之令大魂惊魄散的口号声，远远近近，此起彼伏。他仿佛又听到了曾经让他发抖的批斗会上的可怕口号声，不由打了个寒噤。“伊乔，听到没有？”他下意识推了下身边的妻子，“这么早就锣鼓喧天的！”

伊乔也被锣鼓声吵醒了，她不像海粟不太出门，她每天都要上街买菜，对空气中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儿感知较早，半个多月前，就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到上海串连点火来了。两月前，她就听人说，他们的朋友丰子恺和一些文化名人被挂上了“反动权威”黑牌子游街，她无时不在提心吊胆，害怕厄运又要降临到海粟头上。但她不敢把这些听来的事告诉他，担心他害怕。她说：“你睡你的觉，管它锣鼓不锣鼓！”

海粟不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伊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伊乔安慰着他：“别胡思乱想，总理都讲了，叫你别怕，还会有什么麻

烦的！要出事也等不到现在呢！”

“是呀！我也这样想过。可是，一听到那些让人失魂丧魄的口号，心里就发惧！”

“没事的！天还早，你再睡一会儿。”伊乔坐起来，“我去买菜。”

伊乔来到两个女儿的房里。刘虹已是大学生了，刘蟾就要高中毕业。见她俩还睡着，就叫她们起来，“你们今天不到学啊？”

她们应声坐了起来。刘虹说：“学校上不成课了，许多教授都揪出来，天天开批斗会。”

“你可不要去斗教授，他们哪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我是逍遥派。”

“这就好。”

刘蟾嘟起嘴说：“我想参加红工兵；他们不让，说我走白专道路，还说……”她低下了头。

伊乔傍依着她坐了下去，轻声地问：“说什么？”

“说我是老右派、反动权威的狗崽子……”她捂着脸哭了起来。

伊乔连忙把她搂到怀里，“别说了！不要让你阿爸听到了，他人老了，受不了刺激。上不了课，就不去学校，在家看看书，你跟阿爸学画画，你阿爸还指望你做他的传人呢！”

伊乔拎着一只篮子，乘车到了五原路菜场。家庭主妇们无不在惊惊张张谈论正在发生的事，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一群人围着一位退休教师模样的阿妈，听她在说：“南京路满街都是红卫兵哪！抬着毛主席的大画像，举着‘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大横幅和标语牌，到处演讲，散发传单、贴大字报。”

伊乔也傍过去，竖起耳朵。

“许多商店的职工都高呼口号支持小将们的行动呢！带头砸了店里的招牌，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

又一个人说：“淮海路今朝也热闹了呢！有人拿了剪子在剪小裤腿！”

“刚才我从车上看到一个穿得很摩登的女的的白泡泡纱连衣裙被剪了！”一个阿婆说。

“啊？”听众们不由打量起自己来。有个穿裙子的中年妇女说：“不得了，我得赶紧回去！”抬步就跑。

伊乔的心像打鼓一般，这还从未听说过。庆幸的是今天她没穿裙子上街。她突发奇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她决定去南京路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南京路人山人海，聚集了成千上万手臂上套着红袖章、腰间系着皮带的红卫兵。他们稚嫩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红光。砸招牌的，烧广告的，撕商标的，呼口号的，演讲的……。

她好不容易挤到了永安公司门前。只见一个女红卫兵站在一张叠起来的台子上，手执扩音器，慷慨激烈地大声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何谓‘永安’？它是旧社会的大老板、大资本家企图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而定的名。有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我们绝不允许‘永安’这个臭招牌继续挂下去！”

顷刻间，在商店职工和红卫兵的共同努力下，永安公司的大招牌揭下来了，无数双脚踩上去，成了碎片片。橱窗糊上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南京路

上店铺的橱窗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封起来了，仿佛一个美艳的少女，抹了一脸锅底灰，披了一身乞丐服，脏兮兮的了。

一种恐惧直往伊乔心里弥漫。她抽身注回走，在大世界的门前，她突然听到有重物坠地“哐啷”一声巨响，震得她下意识站住了，不禁“啊哎”了一声，有五十多年历史的“大世界游乐场”的数公尺高的招牌，已躺在了地上，一群人站在上面又蹦又跳又笑。围在边上的人群高声欢呼：“砸烂旧世界！”

大世界门口也糊满了大字报。她飞也似地向电车站走去，赶上了开来的一辆车。没行几步，道路就被堵塞了。一阵锣声传来，她向窗外一望，好呀！一群红卫兵！手执皮带驱赶着一队头戴纸扎高帽，胸前挂着写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木牌的人吆喝着走来。走在前头的手执铜锣，边走边敲，嘴还在喊着什么，缓慢地从东边走过。市声喧嚣，她没听清。

突然，她看到一个变了形的熟悉面孔，海粟的朋友，上海师大的江教授。她倒吸了一口冷气。她想到了海粟，担心家里会出什么事，她急得心里都点得着火，可车子像爬一般。好容易下了车，她小跑着往家赶。

院门口没有什么异样。她掏出钥匙开了院门，静悄悄的，没有异常迹象，返身把门锁好，丢下篮子，就往楼上跑。

海粟安然地坐在画案后的藤椅上看书。她那颗提拎起的心方落了下来，无力地靠在门上。

“你怎么啦？”海粟惊讶地望着她问。

“没，没什么。”她有些气喘地回答。“高音喇叭吼个不停，在做啥？”

她本想不告诉他，但她又一想，如果一点消息都不透露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岂不更接受不了？她拉了把椅子，坐到他面前，轻声地说：“红卫兵造反了！”

海粟惊得睁大了眼睛。

“你不要出门，我把院门锁上，不是熟人不开。”但她还是没把看到江教授的事告诉他。她怕他受不了。

海粟愣神想了一会儿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搞不懂。”

他们谁也没说话，默默坐了一会儿。伊乔起身下楼去了。他又捧起书，可怎么也看不下去。脑海里突地翻涌着云雾，出现了似曾相识的黄山图景，他在书案上铺上一张六尺大宣，喊道：“阿蟾，来磨墨。”

刘蟾应声来了。墨在砚台中转着、旋着，化作了墨浆。墨浆越积越浓，缭绕在心头的云雾时浮时沉，时浓时淡，如梦似幻……。

“阿爸，好了！”

“啊！”他惊醒了一般站了起来，随意拿起一支笔。也许冥冥之中有神助吧，他的笔仿佛能呼云唤雨，垒山叠翠。不多一会儿，一幅《黄山图》成了。

一直睁大眼睛看着的刘蟾拍手惊叫起来：“阿爸，神笔呀！”

他笑了起来，换了另一枝笔，在左下侧题道：

黄山千峰万峰，千霄直上，不赘不附，如矢如林，瑰诡耸拔，奇幻百出。虽善绘，妙处不传也。昔人题曰：‘到此方知。’又曰：‘岂有此理。’又曰：‘不可思议。’得此十二字，千万篇游记可炬也。偶触余怀，用积墨法写此图。然黄山一松一石，无不耐人思。思无穷，画亦无穷，安有尽乎？

他不安的心在艺术的创作中复又宁静下来。一家人像约好了一般，不谈

国事了。

傍晚的时候，院门被拍得砰砰响。一家人的心都紧张起来。全福起身去开门，伊乔拦住了他，自己去了。她站在门里问：“哪位？”

“师母，是我？”

“您是谁？”

“我是沈之瑜呀！您听不出我的声音了？”

“啊，是沈馆长呀！”伊乔拉开门，“对不起，外面乱哄哄的，不敢随便开门。”她把他让进门来。

沈之瑜解放前毕业于上海美专，现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海粟因而有条件观摩到许多历代藏画。“刘老在家吧？”

“在，在画室里。”伊乔插上门，就走在头里。“先生，沈馆长来了！”

“之瑜来了，好！好久不见了！”海粟高兴地拍拍身边的沙发，“这里坐！”

伊乔沏了茶，放到他面前说：“喝茶。”

之瑜客气地说：“师母别忙，坐一会儿，我有话跟您俩说。”他端了茶，呷了一口，“昨天，市委召开了个保护文物会议。我们已对馆藏珍品采取了保护措施。今天下午，红卫兵抄了好几个收藏家的家，把许多文物都堆到人民广场烧了，太令人惋惜了！我想到您家的藏画，就赶来了。”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期间，帮海粟整理过藏画的目录，知道他的家底。

“谢谢你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也在担心呢！”伊乔连忙说。“我昨天看到他们砸店铺的招牌，好吓人的，难保红卫兵不来找我们的麻烦。怎么办？藏画是老先生的命哪！”

“之瑜，这可怎么办？”海粟着急了，“它们是我们民族艺术的宝贵遗产哪，去了就不复来啊！”

“别急！”之瑜又喝了一口茶，“我就是来帮您想办法的。你们若愿意，可以把它们交给博物馆保存。博物馆是国家的，我想，红卫兵还没那么大胆会烧博物馆。”

交给博物馆，肯定比放在家里安全。但将来还不还给他呢？它们和他朝夕相处了数十年，和他血肉与共了。倘若以后他们不还给他，或者国家没收了……他沉默了，他还在幻想侥幸，还想等等，看看形势发展。但之瑜是一片好心，他怎能不领他的情？他思索了片刻，说：“那好，那好！我还没整理，待整理好了，就给你送去。”

“最好要抓紧一点，风云突变哪！”

“谢谢！谢谢！”

晚上，海粟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只要一合上眼，那些宝贝就在面前交替出现，八大山人的《孔雀图》、他临的石涛的《黄山图》、《临黄石斋松石图卷》、仇英的《秋园猎骑图》、倪云林的《树石图》、唐寅的《岁寒三友图》、巨然的《茂林叠峰图》、李甲的《回部会盟图》……仿佛一条瑰丽的艺术长河，翻滚着从他心头流过。他能背出它们的构图，它们的色彩，它们的笔墨，它们的题跋，它们伴他度过了人生最孤寂的一段时光，是它们温润了他枯萎了的心，催开了几近枯死艺术苞芽，它们和他的血液、生命已凝结在一起了。我不能失去它们！我不能失去它们！它们代表了我国伟大民族艺术的辉煌！

他嚤嚤地哭了起来。他不是不信任之瑜，但他信不过这变幻莫测的时势！

“先生，睡吧！”伊乔伸手替他抹去了泪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有了人就会什么都有了！现在睡一觉，天明了再想这事吧！”

他长叹一声，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他刚刚迷迷糊糊睡去，宣传车就轰轰地从街上开过，高音喇叭震天价响地演奏着“革命造反”的歌曲，令人胆颤心惊。海粟睁开了浮肿的眼睛，自语般说：“湖帆好几天不来了，不知可出事了？叫阿虹去望望。”

“嗯。”伊乔应着。

“给傅雷打个电话吧，看看他那里可安全？”

“嗯。”伊乔应着，“傅先生夜里工作，他要十点后才起来呢！”

“嗯。”

他们又合上了眼睛，进入了一个似睡非睡的意境。

“铃……”画室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大作起来。伊乔滑下床，去接电话。

“谁这么早打电话来？”海粟躺在床上问。

“是傅先生！”

“傅雷？”海粟连忙坐起来，趿着拖鞋跟过去，伸手从伊乔手里拿过话筒，激动地说：“恕安，你好吗？听说已点名批判你了，没事吧？”

“我没事，这里很安全！学生还没来过，你不要为我操心，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傅雷在电话另一头说，“我一早就把你吵醒是告诉你一些事。”

“我早醒了，你说吧！”

“昨晚，徐先生派他的大儿子来告诉我，说昨天红卫兵到万国公墓造了反，把那些雕刻有艺术图案的墓碑统统砸烂了，还捣毁了宋庆龄先生父母的墓穴。”

“连宋先生父母的坟都挖了？”海粟惊诧地说，“宋先生可是有功之臣哪！真是胡闹！”

“是在胡闹呀！外滩那些大厦门前的铜狮子都搬掉了！学生在摧毁文物，不知如何了之啊！”

“是呀！”海粟应着。

“什么都叫我们这代人摊上了，好多熟人都隔离起来了，关进了牛棚，我刚接到艺校一位朋友电话，阎慧珠用一根她演《天女散花》的彩绸带，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吊死了！”

“阎慧珠？”

“嗯。”

“她可是个全才的演员哪！梅先生的得意弟子呢！她演的《牡丹亭》，那真是韵味无穷！”

“一个多么烈性的女子！”

“她也太想不开了！”

“心气太高，受不了侮辱啊！”

“是呀，士可杀而不可辱。”

“海老，你中风刚好，可要当心身体啊！”

“你也不要太累了！”

“我现在夜里不开夜车了，我译好手里的东西，就着手准备给你写传，你的传，只有我来写，才能写出你的精神。”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呀！”

“五年完成！”

“我想那将不逊于罗曼·罗兰笔下的《三巨人传》！”海粟激动地说，“问梅馥好！”

放下电话，海粟就对伊乔说：“我已想通了，我们还是把藏画送到之瑜那里去吧！只要它们能保存下来，即使永远不属于我，给了国家，我也没什么后悔的。倘若被抄走了，毁掉了，不仅愧对了古人，我也会终生不安呢！”

“我去收拾一下，装进两只箱子里。”

“嗯。”

不一会儿，伊乔站到楼梯上说：“三轮车也被当作封资修取缔了，没人敢坐，也没人敢拉，怎么运走呢？”

“你给之瑜打电话，请他派人来拉去。你写个清单，叫来人签个字。”

“好的。”伊乔去到画室，回来告诉他，“电话打通了，之瑜说他自己带人来啦！”

“让他把《但丁与维吉尔》也拉去。”

“嗯。”

就在这天下午，一群红卫兵翻墙跳进复兴中路五一二号的院中。

海粟正躺在画室的藤椅上休息。他突然惊觉地喊起来：“伊乔！伊乔！好像有很多人上楼来了！”

话音刚落，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响到了门前。他扶着椅背坐了起来，伊乔也从内室走出来，就被红卫兵紧紧围住了。为首的是个女学生，她一把抓住海粟的圆领衫的领口，柳眉倒竖，怒目圆睁，大声吼道：“你是老右派、反动权威刘海粟吧？”

海粟抬头看了她一眼，那是一张多么稚嫩秀美的脸啊！却被扭曲得变了形状。他想不通，这么美丽的女孩子，为何要把自己搞得这样丑陋可怕。

“你是不是？说！”她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想蒙混过去是不可能的！”她使劲地把他从椅上拉了起来。

她的追随者们这时高喊起口号：“打倒老右派刘海粟！”“打倒反动权威刘海粟！”“砸烂旧世界！”“……”。

顿时，艺海堂地动山摇。打倒之声甚嚣而上。红卫兵们像着了魔的虎狼一般，把一块写了罪名的木牌挂到了他的脖颈里。本牌上的铁丝深深陷进了他的脖颈里，不由分说，就把他向楼下推搡。

伊乔拽住推他人的手说：“他年纪大了，患中风刚能站起来，你们不要这样推他！”她抓住陷进他脖子上的铁丝往上提，“我代他！”

一个红卫兵用力把她往边上一搡，吼道：“老实一点！”

“把他们统统押到下面院子里去！”为首的那个女红卫兵命令着他的部下，“你，你，还有你，看着他们，要他们老老实实！你，你，你们几个留下来，和我一同抄搜封、资、修！”

海粟和伊乔被推搡得跌跌撞撞，赶下了楼梯。她们命令他们：“老老实实站着！”

楼上传来阵阵瓷器炸裂之声，和“扑通、扑通”物体倒在地板上的声音。海粟的心随着那些碎裂之声也在碎裂，这都是他搜集来的文物哟！他焦心如焚，不由自主抬起了头，向楼上望去。

一皮带猛地落到了他光秃秃的头上，顷间那里出现了条皮带宽的红痕。他“哎哟”了一声。

伊乔连忙去护他，说：“你们不能打人！”

拿皮带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说：“不打人？牛鬼蛇神不打不老实！对你们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伊乔知道跟这些无知孩子无理可讲，为了不让海粟再挨打，她也没有再抗议，任凭皮带抽打在她身上。

海粟不忍伊乔挨打，他怒不可遏地大声反抗说：“为什么打她？她又不是老右派、反动权威，要打打我！”

“不能打！”伊乔像母狮一般护着他，她灵机一动，“他可是周总理接见过的人哪！周总理还说要我照顾好他的身体，说这很重要！”

这一着还真灵了，无知的红卫兵抡起的皮带放了下来，他们睁着困惑的眼睛就那样看着他们。

伊乔见这话镇住了他们，就拿条凳子和海粟坐了。

这时，抄家的红卫兵下楼来了。他们把抄出的画册、画稿、报纸，所谓封、资、修的东西，扔到地上，用火柴点着了，罚海粟跪在火堆前接受批判。

海粟虽也运途坎坷，可他何曾受过这样的羞辱，任由一些无知孩子作践！他不肯跪。他越反抗，他们就越把他往下按。他毕竟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又刚大病初愈，怎能抗得过癫狂了的青年们！他只得跪下，流着屈辱的泪水，默默地看着从欧洲携回来的大师们的画册，和他跋山涉水记下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名胜在化为灰烬。他只有在心里悼念着它们。

发了狂的无知孩子们扬长而去了。伊乔扶起了满面泪痕的海粟。两人抱头痛哭起来。“伊乔，士可杀而不可侮呀！”嚎陶大哭起来。

伊乔显得特别温柔，她轻抚着他颤抖的背，安慰着他：“你不要太难过，要豁达一些，看淡一些。我们的许多老朋友早都遭难了，江教授被戴上高帽拉到街上游街了，丰先生早进了牛棚，傅先生也挨批了好些日子了，你这算不了什么，大家都在遭难，你把心放宽些，你不是常跟孩子们说，要忍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难，才算坚强吗？咬咬牙吧！”

她关上门，就搀着他上楼。

满室狼藉。他的作品撕了，遍地纸屑，宣纸踏上了层层叠叠肮脏的脚印，笔也折了，笔洗砸了，瓶瓶罐罐的文物砸了。海粟对这些都没在意，他心系的是另一批无价文物，“不知三楼的门砸开没有？快上去看看。”

伊乔就扶他攀着楼梯扶手往上爬。

“伊乔！上天怜我也！他们没发现这个贮藏间！”他突然兴奋得挣脱了伊乔的手，仿佛一下恢复了年轻时的气力，疾步走到贮藏室前，从裤带上取下钥匙，打开门。

他一下就扑到藏有蔡元培、康有为、陈独秀、徐志摩、郁达夫诸多名家所赠对联和信札以及鸡血石图章，与一些珍贵文物的箱子前。他紧紧抱着它们，像搂着就要远离的爱子一般，喃喃地说：“这是国宝啊！国宝啊！伊乔，怎么办？放到哪里能保下来呀？”

伊乔叹了口气说；“家里是没有一块安全之地了！既已来了一回，就不愁二回、三回。这次没被发现，下次就难保了。我也想不到放到那里能够保下来！”

“这怎地是好！”他顿坐到楼板上，仰天长啸起来，“艺海堂啊，你就要完了啊！你不再是艺术的港湾啊！天哪！”他就那么抚爱着它们，久久坐在地上，直到室内没有一点亮光。

“阿爸，阿牟来了。”

海粟突然有了那种落海人发现了救生船桅杆的感觉，他立即爬了起来，坐到一只矮几上，“请他到这儿来，拿个电筒，不要开灯。”

阿牟轻叫了一声：“老师。”就坐到另一只马扎上。

这间屋是从不对外人开放的。就是伊乔和孩子们，也不能轻易进来，钥匙他总带在身上。

他说：“近来很少有人来看我，你这时冒着风险来，使我很高兴，我让你看看我藏的一些宝贝吧！恐怕过了此刻，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呢！”说着打开箱子，把他视为珍宝的名家墨迹一件件展示给阿牟看。

阿牟是他的得意学生，他懂得这些文物价值连城，就说：“老师，你若信得过我，就把它们交给我，我给您代为保管，不会有失的。”

“我正想把它们托付给你呢？又怕连累了你。”

“我不会让人知道。有我在，它们就在！”

海粟一把攥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阿牟，谢谢你！我把它们交给你，我相信你会把它们保管好的。因为你懂得它们是无价的。”泪水滴到阿牟的手上。

阿牟的眼睛也湿了：“老师，您放心。”

“交给我我当然放心。”海粟说，“箱子太惹眼，不能用箱子装，你去叫师母找床旧被单，或草席子来裹出门。”

他们先用纸把它们捆好，再用一条草席把它们裹了。他挟在腋下，就像草席卷了一只枕头，如果路上遇到熟人，说是到外滩乘凉，绝不会生疑的。

伊乔先开了院门，探头向两边张望了一下，才让阿牟出去。

海粟还收藏有一些古代珍贵文物，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原都陈列在会客室的博物架上，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他作过一次筛选，把年代远久的精品也收到贮藏间来了。这也都是失之就不可复得的宝贝。他又在为它们的命运担忧了。往哪儿藏呢？这么整整齐齐集中在一起，儿辮头就可毁掉它们！可这个家已无安全之处，但他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叫来两个女儿，用破布、旧报纸把它们一件件包好，分散注水池、墙拐，不易一眼发现的地方藏。有一些碑帖，他就夹进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中，上面压着厚厚的报纸。

那天中午，全福就被里弄“革命造反队”叫去开会了，八点多钟才回来。一回来就先上了楼，见伊乔在收拾被红卫兵“革命”遗下的“战场”，不由惊诧地说：“怎么？来抄家了？”

“在劫难逃啊！”伊乔应着，“他们又是逼你揭发我们划清界线吧！”

“嗯，”全福回应着，“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就批评我，说我是天生的奴才，心甘情愿受资产阶级剥削，骂我是牛鬼蛇神的，狗腿子！还说，要开我的批斗会呢！”

“谢谢你，全福！是我们连累了你。”伊乔边把从地上拣起来的破纸整整平，叠在一起，边说，“你就回家吧！看来这只是个开头，我们不愿把你也牵进去！”

“师母，我不会出卖你们的。我跟先生几十年了，我不能在你们受难的时候离开你们，那还叫人？”

“全福，你今晚就回去吧！”

“不，”他坚决地说，“我做饭去了。”

第二天，艺海堂又遭洗劫，又抄走了一批“封、资、修黑货”。院门口糊上了打倒刘海粟的标语和大字报，在墙上钉了块黑牌子，此乃黑帮住宅的

标记。这块黑牌子给海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路过的红卫兵都可以随时进来破“四旧”，对他采取“革命”行动。

海粟自身难保，他还记挂着朋友们。“湖帆怎么样了？阿蟾，你偷着去望一望。”

“阿爸，吴伯伯藏的字画都让街道造反派抄走了。”

“你去徐先生家门外望望，看看可有他的大字报？”

“他一个金石家，还会有什么麻烦？”“不，他这人和他玩的金石一样硬，太硬了的人，总会碰得遍体鳞伤的！”

“阿爸，被你说中了！大字报上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徐璞生’呢！”

“我最忧心的还是你傅雷叔叔。他们会把傅聪出国未归和他联系起来，把责任加到他头上。他可是真正没有奴颜媚骨的人。六一年，上海市委要给他摘右派帽子，他单位领导到他家去，他关门不理。还是你梅馥阿姨出来接待了人家。后来、市委领导知道我们是几十年的好友，就要我去跟他说，让梅馥阿姨代他写几句表示检讨和感谢的话。我本知道他没有错，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我也本不应该去做这样的说客。可是，我还是去了！我是想让他早点从那沉重的帽子下解放出来，而他戴上这顶帽子，我一直怀着愧疚，我就违心地劝他，要他去认本没有错的错。我们劫后余生相见，泪眼唏嘘。当我说出来意，他一句话没说，径直走进书房，不理睬我。我立即意识到我错了，我们有数十年的友谊，我不应该劝他去作委屈心灵的事，这举动亵渎了我们的友谊，我让他失望了！伤心了！我立即向他道歉。他突然哈哈笑了起来。我知道这笑声不发自内心，他是为了安慰我。我的心不由一阵发酸，肩背不住地颤抖，泪水涌了出来。他连忙扶着我，说：‘算了！’我了解他的性格，担心他受不了无知孩子们的作践呀！”

“我去打打电话看看。”

“好。”

“阿爸，电话不通。”

“再拨。”

“阿爸，怕是剪了。”

“剪了？那是监视起来了啊！你去我们两家合请的花师傅阿李师傅家看看，问问他这两天可去了傅叔叔家。”

“好，我就去。”

“阿爸，阿李师傅不在家，他老婆在。我对她说，李师傅回来了，说我来找过他。他会来的。”

海粟一夜没睡，他牵挂着傅雷。

第二天中午，也就是九月三日，阿李师傅来了，他泪流满面对他们说：“前天我还到傅先生家去了，他怕我受连累，叫我不再去了，叫夫人送了我两瓶酒和一包点心。我一个工人怕什么？昨晚上我又去了，我不放心他们，他太刚了。果然出事了！给他们做饭的姆妈对我说，昨天上午××带红卫兵去抄了傅先主的家，把他罚跪在地上，又是踢，又是打，又给涂了一脸墨汁，把他当命根子的书一齐烧了，把他折磨了一天。我探头向书房望了一眼，见他在灯下写东西，就回来了。今天上午我去时，门就已经封起来了！”他说到这儿大哭起来，“先生和夫人双双吊死了！”

这个消息像一个炸雷，突然炸裂在海粟头上。同时，仿佛有无数根钢针扎进了他的心上。他放声哀叫起来：“恕安！恕安！你不该死呀！”双手捂

脸，像伤心过度的老牛，呜呜地吼了起来。

伊乔也哭了，刘虹、刘蟾、全福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艺海堂哀咽一片。

二

海粟家被抄了二十四次，所藏书画文物，洗劫一空。踢、打、罚跪、罚站砖头和板凳、批斗，皆为常事，几乎每日要挂着沉重的木牌，戴着牛鬼蛇神标记的白袖章站到里弄门口示众、请罪。工资取消了，只发一点生活费。他那握惯画笔的手，要他改握竹枝扫帚去清扫街道，打扫公厕。

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寒凝大地。他在寒风中肆淋着鼻涕泪水，受尽人间屈辱和折磨，这还不算，又被扫地出门。

在一次一次的抄家和批斗中，全福不愿批斗主人，也多次受到羞辱，骂他是“保皇狗”，死心塌地的“狗奴才”。伊乔多次请求他：“全福师傅，请你回家吧！我们不忍看到你受连累。”

全福就是不肯离开他们。

伊乔又说：“全福，先生不发工资了，没法请你了，你回家去吧！”

“师母，”全福坚决地说，“我不要工资。先生那么大岁数，你们又都是女人，万一有什么事，没个出力的人在，怎么行？我知道先生那点生计维持不了家里的生活，我可以回家吃饭。”

伊乔被深深感动了，难得如此义气，就依着他。现在“勒令”已贴在院门上，限定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搬到瑞金路一条深巷的一间地下室去，伊乔又一次对他说：“全福师傅，如今这种形势，谁都害怕沾了我们，你宁可自己受牵连，也不愿离开我们，我们是前世修来你这样一位忠实的朋友，我们很感激你。可是，刚才我们去看过那间屋子，半截在地下，半截在地上，潮湿阴暗，蟑螂老鼠乱窜，那不是人住的地方啊！你也见了，只放得下两张小床，你是万万不能跟过去的，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的。”

全福眼里漾起了泪花，“这真是造孽啊！”他哽咽起来，“师母，让我给你们搬好家吧！让我给你们做最后一顿吃的吧！”说着就泪如雨下，捂着脸，跑进了厨房。

这间地下室的门正对着巷子，关上门，就好似黑咕隆咯的地狱，他们怎能整日生活在黑暗里？开开门，他们的一行一动，又都在众目睽睽之中。画画、写字都是罪恶；枯坐于黑暗中，无疑等于慢性自杀，在腐蚀生命。这样下去，不要多久，海粟就要彻底垮了！伊乔深知海粟，离开了艺术，等于把他送上了绞架，他必死无疑了，她得想法让他活下去，让他的生命漾起绿色。她自己动手，用旧的画布隔出一块地方，可以挡住行人的视线，用两只箱子搭成一个写字台。把她整理出来的破碎宣纸拿出来，放到写字台上，又找出抄家时被扔掉的毛笔，买来了墨汁，放到他面前，对他说：“先生，你是艺术家，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艺术，真正的艺术是砸不烂、抄不走的！对吧？”

海粟那枯木般的心，仿佛受到电钻猛然一击，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个活人，还有思想，他何曾遭受过这样的磨难？他的心能不枯？能不灰？伊乔却在他死水一般的心湖中掷下一块巨石！他似乎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腹脚，兵法修列……”

他的心应和着，难道我刘海粟是个懦夫？被这“厄”就厄死了？厄没了？我往昔在“厄”面前的豪气又到哪里去了？古人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许这“厄”，正是我艺术的生呢！磨难对于坚强者来说，应是一笔财富！伊乔说得对，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艺术！真正的艺术是砸不掉的！他眼里渗出了晶亮的东西，“伊乔，你说得对！我不能沉沦！”他伸出激动得有些哆嗦的手，攥住了伊乔的手，说：“谢谢你！”

伊乔用温柔如水般的微笑看着他说：“先生，这就对了！”

伊乔拿条矮凳坐在门外给他望风。发现可疑的人，就给他发出信号：“老头子，头痛好些吗？”海粟立即将笔墨纸砚藏起来，出来应付找麻烦的人。当听到伊乔喊：“老头子，你躺一躺吧！”他又摆出那秃了的笔，撕破了又踏上了脚印的纸，用一只饭碗作笔洗，在幽暗的光线中，他练书练画。有天，一位女青年路经这条巷子，认出了伊乔，吃惊地上来招呼：“师母，你怎么坐在这里？”

伊乔认出她是油画家陈钧德的爱人，不由凄苦地一笑：“我们被扫地出门了。”带她进屋见海粟。

海粟正借着半截露在地上窗子的昏暗光线在写字，她受了深深的感动。第二天，她从旧货店买了盏台灯送来了。海粟激动地说：“小罗呀，你这是雪中送炭啊！”

海粟有了这盏旧台灯，他就有了一片光亮。这灯光，虽然比不上阳光，但给了他战胜黑暗的力量。

伊乔尽一切力量保持他昔日的作息时间，她代他去扫街，代他去受批判。全福走了，一应家务完全落到她的身上。她也年过半百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买菜、烧饭、洗衣，还要照顾海粟，还要像哄孩子一样抚慰他失衡的内心，慰藉他的寂寞。一切值钱的东西都抄走了，她还得学会如何合理使用海粟那点生活费，保证海粟的健康。

有一天，她在菜场看到有人出售吊兰，虽然手头拮据，但她想带给海粟一缕绿，一缕美，就买了一小盆带回去，用细绳把吊兰系上，吊在那唯一的半截子窗口。

海粟顿感室内有了生气，心里仿佛漾起了生命之帆，闲来就凝望着它，看它在微风中荡漾，看它的嫩枝儿抽条，感受着生命的顽强和活泼泼的生机。他常常看着看着，就联想起他读过的欧·亨利笔下的“最后的绿叶”，老画家用自己生命画了“最后的绿叶”，他为之献出了生命，而他的伊乔，也是在用她的生命在为他画这片“最后的绿叶”。在这片生命之绿的浸润下，他才没有枯死！我得对得起她！

破纸画完了，他就望着微风摇动的吊兰，在心里画，在心里背那些名家藏画，背他跋涉过的山山水水。他们就这样在那间地下室度过了最寒冷的冬天。

一九六七年三月，他们接到搬回原处的通知。一幢三层的住宅，已成了大杂院，一、二、三层都被他人强占住了，叫他们一家住到四楼阁楼上。阁楼虽说低矮，但毕竟还是自己的家。里面堆满了抄家留下的撕毁了的书籍、字画、画报、报纸、废旧纸张，还有一张台子，光线也比地下室好得多。这堆废纸也成了他心醉的乐园。

有天，他在纸堆中发现了一本破碎的《群玉堂帖》，竟是米芾写的《学

书》一章。他又拾起几条撕破的纸，用破笔临写了几遍，遂成了《临米帝学书自述草书长卷》，自觉别有风味，遂题跋曰：

锤王不能变乎蔡邕，蔡邕不能变乎籀古。今古虽殊，其理则一。锤王变新奇而不失古意，庆、谢、萧、阮宗法而法在。

欧、虞、褚、薛取法而法分，降而为苏、黄、米、蔡诸公之放荡，犹持法外之意。愚于离乱中草草临米公此帖，怪诞百出，则慢法矣。

海粟的生活刚刚安宁了几天，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他。已是家徒四壁的家，还要一次又一次遭洗劫。一九七一年，造反派在破纸堆中搜出刊有蓝平（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私生活文章的报纸。他被指控私藏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恶毒攻击革命旗手，以图变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又是一个奇冷的早晨，海粟刚刚吃过泡饭，一群手执红白棍的专政队队员，就涌进了他家，气势汹汹，把一块大木牌挂到他脖子上。他的名字打着大红××，他的罪名又多了一个。不由分说，就把他往楼下推拽，推到院外。院门外停了一辆卡车，车的两边，糊了巨幅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海粟！”院墙上也赫然写着：“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海粟揪出来示众！”

他们把海粟往上架。伊乔拉着海粟不放，对专政队说：“让我替他。他年岁大，又有病，求你们啦！”

“滚！滚！”他们对她吼着，“滚到一边去！”

伊乔就是不放手，他们把海粟往上拖，伊乔趁势爬上了车。“你干什么！”他们要把她往下揪，她拉住海粟不放，“我自愿去陪斗！”

其中有个专政队员大概是良心发现了，向推操伊乔的同伙摆了下头，示意让伊乔跟去。

汽车开到红都电影院门前停了下来。海粟被人架了下去，押进了剧场。舞台上贴了用报纸写的横幅：“揪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海粟大会”，海粟在震天价响的打倒之声中被押上舞台。伊乔甘愿陪斗跟在身边。

海粟刚抬起头想看一眼会场，就被站在身后的专政队员按了下去，接受“愤怒的声讨”、“群情激愤的批斗”。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当场宣布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

海粟突感脑袋胀痛，两眼发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伊乔站在他边上，她没在意那些声讨、指控，她的心神、目光全在海粟身上。她看到他眼睛突然一合，晃动了一下，就向后倒去。这时，她那薄薄的身子，不知哪来的力量。她一把抱住他，用身体支撑着他，连声呼喊：“老头子！老头子！你坚强些：坚强些！”

她叫了一辆大板车，把海粟拉了回来。

海粟双眼紧闭，躺在床上，悲怆地说：“死容易，活下来太难啊！叶恭绰先生去了！湖帆也去了！我恐怕也要跟去了啊！”

伊乔坐在床边，一手轻轻抚着他的额头，一手攥着他的手，她的声音是那么充溢着柔情。她细声软语安慰他：“先生，你要想开些，一定要挺住，活下来。这是一场劫难，活下来的就是强者。你在哀悼湖帆和叶先生时不是这样说过吗？”

“是呀，我想活，这批斗、这扫街、这推来搡去，何时是个尽头啊？”海粟的泪水滚落下来，“我老了，这罪名太大了，它会要了我的命啊！”

伊乔用手把他的泪抹了，“那你更应该活下来！绝不可失去生的信念。

你不是常跟孩子们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么？你怎么忘了？”

“说说容易，可我这身心的承受能力怕是已到了极限哪！要活是太难了啊！”

“人生还有不难的？那还叫人生？”伊乔说着从床垫下抽出一本《古文观止》说，“先生，我给你念念《报任安书》吧！”说着就轻轻地念了起来。伊乔的声音时而柔情如水，时而萧萧雨雪，时而战马嘶鸣。

不觉间，有股热流注入了海粟心中，鼓起了他失血的心扉，又缓缓向身体四肢涌去。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他体内萌生、回荡了！仿佛中，他又听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声音：“何谓丈夫？在别人活不下去的环境中活着，又不失高尚气节，能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

他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和刚才几乎判若两人。他大声地说：“拿纸笔来！我要给英伦回信！”

伊乔连忙在台子上铺好毡子，摆上纸笔墨砚。

他说：“给我找张大点纸，把你藏起来的几支国画颜料也给我拿来。”

伊乔不解地问：“你不是要写信么？”刚问出口，她就明悟了，这种时候，信中又能表达什么呢！但他可以把他的心情寄托于丹青之中呀！她顿感兴奋不已。她的先生又一次走出了深渊，她连声说：“好！好！好！我还留了几张稍大些的纸呢！”

他的心中已浮现了一幅美景：一枝红梅，横空出世一般傲立在寒风中，灿然欢笑着，那枝桠硬得如铁铸的一样。这瞬间，他顿感身心在回荡起一股豪气。他站在画台前凝伫如山，悬腕举毫，有如神助一般，忽篆忽隶，龙蜒蛇蜿，矫恣无忌，时如锥划沙，硬若石刻，时细若游丝，轻柔如水，霎间，铁骨上缀满了簇簇梅花，仿如拥拥挤挤少女的笑靥，那艳、那丽、那瑰、那绚，如云如雾，如霞似锦，满纸流辉……

伊乔惊了、呆了，痴了！狂了！她大声欢叫起来：“美！太美了！”

海粟回头对她一笑。

伊乔发现他突然年轻了。她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攀上他的脖子，像年轻时候一样，在他脸上响响地吻了一下，说：“先生，春天来了！你战胜了寒冬，你是强者！”

海粟也情不自禁地嘟起他那刚毅阔唇，在她额上亲了一下，说：“寒不改容嘛！”

“这才是真丈夫呢！”

海粟放下笔，坐到椅子上。

伊乔知道他要构思题跋，给他端来了一碗茶。又给他点了一支飞马牌香烟，对他灿然一笑，就出门去了。

海粟微微仰起头，凝望着袅绕眼前腾起的热气和烟霭，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他似乎看到了自己行走在风霜雨雪之中，他奋笔疾书，与孙传芳论战；他挺立在上海县的法庭上，怒斥危道丰之流；他在日寇的刺刀下走上飞机；他在会上大鸣大放；他头上戴着纸帽——老右派，反动权威，现行反革命；红都电影院，他昏倒在伊乔身上；遥远的天际出现了一线曙光突然，他心里回荡起一缕高亢、雄浑、豪放的越曲商调旋律——《水龙吟》。他的胸臆豁然开阔，随着这水龙吟的豪迈曲调，一阙新词高山流水般从他的心里，从笔端流泻到这幅题为《铁骨红梅》的画面上。

直教身历冰霜，看来凡骨经全换。冻蛟危立，珊瑚冷挂，绛雪烘暖。劲

足神完，英雄内蕴，风光流转。爱琅琊石鼓，毫端郁勃，敛元气，奔吾腕。

迅见山花齐绽，醉琼卮，襟怀舒坦。乾坤纵览，朱颜共庆，异香同泛。三五添筹，腾天照海，六洲红灿。正芳枝并倚，阳和转播，称平生愿。

海粟吟咏的是梅花，实为在吟咏自己，他写的是梅，写的又是他自己。他吟他一生的抱负、一生的战斗、一生坎坷、一生冰霜。直教身历冰雪的梅花，冰雾杀灭不了它，风雪奈何它不得，它的枝干反而为钢为铁，它的花朵更加灿然烂漫。梅既已放，春已不远，春阳将灿灿，春花将红烂，即将还来一派大好春天。

这是何等的卓然天地的气概！

海外的亲朋非常关注他的遭遇，每每来信探问。他是受监督的“四类分子”，没有自由，不能真言相告，惟恐引来新的灾难。他就常以丹青代信，回覆英伦、刘虎、和马来亚弟子李家耀，新加坡弟子刘抗、陈人浩、黄葆芳及友人周颖南、张振通的探问。一日接到李家耀的信，他给他画了一张《葡萄》，题了徐渭的诗：

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掷野藤中。

又跋曰：

是日大风，奇寒，手僵墨冻。点染狼藉，乃甚于三尺之童。徐增光谓：此中真气流行，古朴如拓碑然。家耀以为然否？

家耀读画，能不悟出他的艰难处境么？

自红都电影院揪斗时宣布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已无人敢登他家门了。海粟除了扫街、写检查、写反省汇报、接受批斗、训话，还有很多时间。他每日画画，练书。在数年的苦苦追求中，他创作了数百幅中国画，数十幅油画，书法作品无以数之。他常画葡萄、牡丹、荷花、梅花。还常凭藉他观摩古代名画的记忆，表现他的心性，他的追求。他常作中国画《拟沈石田青绿山水》、《拟董香光没骨山水》、《临韩滉五牛图长卷》、《临沈石田大山图卷》、《临倪元璐山水长卷》、《拟石涛松壑鸣泉长卷》。董香光没骨山水启示，丰富了他大泼彩的技法。他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的艺术实践，使他的“绘画乃表现而非再现”的艺术观得到了至善至美的体现。

他的中国画越发苍茫华滋，纵横泼洒，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的油画，也更为雄肆豪放，称丽沉厚，既蕴有深沉的民族艺术的光华，又融进了塞尚、高更、梵高、莫奈、蓬那诸多西方近代大师强烈色彩和简练线条。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一个崇高的境界。他练书从篆入手，碑、帖交差练习。他讲究博采，尚厚重，又爱拙而生秀，不偏狭。临《散石盘》、《石门铭》、《石门颂》的同时，又临黄庭坚、苏轼、米芾。临《毛公鼎》时，又临张旭、怀素，行、草、楷同练。颜真卿对他的影响深远。他像工蜂一样，采众花之蜜，酿自我之香。他的书法给以绘画笔法，常以狂草直接入画。他的绘画又滋养着他的书法。他的艺术观在书法中也体现得潇洒自然，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完美意境，创造了雄浑、阔博的风格。他的书法代表作《临米芾学书自述》、《散石盘铭》，他的《归去来辞》、他的《秋兴》、他诸多题画诗、跋，无不有他独有的性灵，达到了采众美而集大成。古人云：悲愤出诗人。海粟的题画诗、词，无不是真性灵、真情感的表露，豪放、雄浑，撼人心魄。他的诗、书、画无不极富浪漫主义精神。

他没有死于忧患，他在“厄”中新生了！在直历三九冰雾的“厄”中，又创造了一次艺术的辉煌。

春天悄悄来了。

海粟最先在窗台上发现了春。那盆伊乔从菜场买来，润泽过他枯寂心田，又遭专政队践踏，伊乔剪下一段未伤的枝条，插到一只火钵的吊兰枝生出了嫩芽，泛起了一丛生命的新绿。他对这顽强的弱小生命顿生敬意，恭恭敬敬向它鞠了个躬，就呼喊妻子：“伊乔！吊兰活了呀！”

伊乔走过来。“啊！”她惊喜地赞叹起来，“活了，是活了，生命不灭！”

他们又颂赞了一会儿生命的顽强。伊乔就推开窗，复兴中路上的法梧已泛出了一派淡绿色的晨霭。这生命的新绿在她心里漾起了一缕和暖，她欣喜他说：“先生，春天来了！”

随着春的脚步而来的，有亲情，有友谊。在门庭冷落的日子，只有远在异国的儿女、孙辈，远在南洋的友人、弟子，不怕他头上那吓人的帽子，他们先是用一封封深情的信慰藉他，和他谈书论画。当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宽松的时候，他们陆续来探望他了。刘虎一家和周颖南是最早来的。李家耀接连来了三次。刘抗、陈人浩、黄葆芳来了。他们带来了一身身热风，催溶了他的一身冰雪，驱去了寒冷。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摘去了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一九七六年初夏的一天，海粟和伊乔傍依在窗前，欣赏复兴中路上法梧的霏霏葱绿。突然，两只喜鹊飞到窗下的棕榈树上，对着他们“叽叽喳喳”叫着跳着。伊乔拍拍海粟的手臂：“先生，要来客人了。”

海粟的心倏然一跃：“会是谁呢？”

“虎儿吧！”

虎儿？海粟思念儿子。刘虎是他最爱重的儿子，他在联合国秘书长助理位上工作了二十来年了。中国在联合国刚一恢复席位，他就率全家回国探望他。他第一次回来时，他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相别二十多年的父子，紧紧相抱，泪水滂沱。

“阿爸，你受苦了！”

“虎儿，我这不好好的吗？”

“阿爸，我是不孝子，连累了你！”

“非你阿爸一人之难，许多建国元勋，不也在劫难逃？与你不相干，你不要这样想。”

“阿爸，你和阿妈跟我走吧！到美国去和我们一家生活在一起。”

“虎儿，谢谢你，美国我将来是要去的。可我现时不能去！反对中国的势力会因之大作文章。我不希望成为他们攻击我祖国的枪弹。”

“阿爸，你们实在太苦了，我不放心哪！”

“虎儿，苦算得了什么？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呢！这些年，你阿爸对人生已有新的理解了。你阿爸一生，有过轰轰烈烈的日子，耗费在艺术以外的精力太多，难得有这样一个宁静自悟的日月，这是上天的恩典，是历史的重托，我没有辜负上天的恩予。这些年，我在艺术上有了新的顿悟，取得了从未有过的收获。这苦，吃得很值得呢！虎儿，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呀！但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会把不幸和磨难视为财富。逆境能教你如何去认识人

生。”

“阿爸，我为你自豪！”

“儿子，我也为你自豪！”

“阿妈，我感谢您对我阿爸的深爱 and 照顾！”

他们狭窄的阁楼回荡着天伦之乐的欢笑。

他以重彩作了中国画《寒岩积雪》赠儿子，用工笔重彩写中国画《锦鸡山茶图》送儿媳妇，和儿、孙合作了中国画《江山一览》，又和伊乔、孙女儿合作了图画《岁寒三友图》，并为初次试笔的孙儿作的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题字：

一九七二年大暑，虎儿全家回国观光，畅叙天伦之乐。

八月三日，吾最钟爱之孙儿刘璞在存天阁初次试笔作中国画，成此图，浑厚天成，气概不凡；为之狂喜。因记。虎儿去年再度携全家回来探亲。他已恢复了人身自由。虎儿那次回去，心情比第一次别离时好得多了。虎儿刚走，刘抗率新加坡访华美术考察团就到了上海。相别三十七年的师生，紧紧相抱，互诉思念之情。他们要到家里来看望他，他婉谢了，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生活的窘困，在他们心上抹上一笔阴影。可他们不用他人引领，数十年前就是艺海堂的常客，竟自悄悄来了。他们谁也没有道破他的境遇，谁也没有表示出同情和怜悯，他们深深理解，那会伤了他的自尊。他们大声谈笑，大笔着彩作画。他给他们每人一张新作。新加坡又一次刮起了刘海粟的艺术热风，南洋刮起了收藏刘海粟作品的热潮。

“你在想孙子吧？”伊乔看出他又坠入了往事的岁月，想引开他的思翼，“刘璞、刘英实在可爱，你一定很想吧？”

“怎地不想，可远隔重洋呀！”他凝视着那对忽上忽下欢叫着的鹊雀，心里倏地构造出了一幅图画。“伊乔，给我拿纸来。”

鹊雀果然是给他传送喜讯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率领的友好访问团抵达了上海。李先生一到上海就提出要会见他。这无疑给接待他们的上海市革委会官员出了个难题。他们说：“联系看看，他常出去云游写生，可能不在上海。”

实则是个托辞。他是专政对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对分子，怎能让一个外国总理会见他？

李光耀却坚持要会见他，他诚恳他说：“刘海粟大师是我们新加坡人民的老朋友，抗战时期，到过新加坡宣传抗日，举办过筹赈义展。我国当今画坛巨擘都是刘大师的门徒。我拜读过他的不少杰作，新近在新加坡出版的《海粟大师山水小景》，简直美不胜收。我们仰慕大师已久，想会晤他也是我久有的心愿。否则，我会感到十分遗憾。”

他们不得不通知海粟。同时，告诫他说：“你虽已摘去了反革命帽子，但你并非没有问题。和外宾谈话，只谈友谊，当说的说，不当说的不说。”

海粟是个明白人，他怎地不知道这个？他的帽子摘了，但仍拿在张春桥之流的手里，他头上的阴影永远存在，对人生得失，他常以陈眉公辑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自慰。他问：“可以送两张画作礼物吗？”

“友谊嘛，当然可以。”

他们回覆李光耀说：“已找到刘海粟先生了，他非常乐意前来拜会阁下。”

李光耀却说：“我去拜会他，他年岁大。”

“这不可以，您是我们的国宾，我们珍贵的客人，当然他来拜会您。”他们当然不能说刘海粟的宅子还被人民群众占着，他只住在鸽子笼样的阁楼间，不能待客呢！“明天上午我们用车把他接来。”

伟人李光耀虽然不能具体揣摩海粟的处境，但他立刻明白他去看他有诸多不便，回答说：“明早我们在此恭迎。”

李光耀要会见海粟，使他难以平静。新加坡曾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三十七年过去，他的心湖里珍藏的友谊记忆，不住地向上浮泛起来。他仿佛又回到了期颐园，见到了达夫、刘抗、陈人浩、黄葆芳、紫梦兰、胡戟坤、赐道、赐彰……又听到了他们对日寇的愤怒声讨，对故园的思念的吟唱。阿，还有那轰然的炮声，新华义勇军殷红的血……往事像流水一般从心头淌过。李光耀，伟人李光耀，新加坡在他的治理下逐渐富强起来了，一国的总理，新加坡人民杰出的领袖、代表，他想到要见一个曾在那儿留下足迹、洒下汗水的艺术家，一个被江青、张春桥之流划入异册、刺了金字的贱民！

想到这，他激动非常，嚯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伊乔，我要给客人作两幅画。”

伊乔也披衣坐起来了，“家里还有新作，题两幅下也一样。”

“不，我心里有了更好的！李先生是新加坡人民的代表，他要见我，是代表新加坡人民的，我要送给他最好的作品。”

伊乔受了感动，就拉开灯，照顾他穿上衣服，端来热水，让他洗脸洗手，又在画案上铺好纸。

海粟精神焕发。他先用水墨作了幅《五松图》，又用朱砂写了一幅《朱砂峰》，这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他就起来了，他让伊乔给他找套不失国格的衣服。这些年，他很少有钱添置衣服，糊口而已，伊乔找出他在北京饭店会见周总理时穿的那套衣服。但她怕勾起他对周总理的怀念，没提及此事，就帮他往身上穿。

他一眼就认出了，顿感鼻眼发酸，潸然泪下，肩背不由颤抖起来。

他手捧一份匿名寄给他的手抄传单：《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谈话。》

周：“人体模特儿是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训练。当年刘海粟为此和军阀孙传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和徐悲鸿对中国新美术事业是有贡献的。”

毛：“基础训练课是必要的，人体模特儿不管男女老少都需要画。”

泪水从眼里无声地流下来了，他悄声对伊乔说：“我以为恩来先生忘了他说过话，他没忘，他在暗暗保护我哪！”

“我们被扫地出门，很快就让搬回来了，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我想，与这个谈话有关。”

他叹了口气，放低声音：“传说他也自身难保呢！这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这周公不是暗指他么？”

“这斗来斗去何时是个头啊？”

后又听说他患了重病，他们无时不为他担忧。当从广播中听到他逝世的消息，他突感失去了依恃一般，悲痛已极，四天没吃下东西，周总理老在他眼前浮起。

伊乔非常着急，怕他积郁成疾，劝他说：“你写呀！你画呀！把你的悲痛写出来，画出来吧！”她又在画案上铺上一整张纸。

他心里充胀着哀伤，挥笔就画。纸上出现了一棵虬劲的古松，一只雄鹰蹲伏在上面，俯瞰着大地。悲痛的闸门拔开了，洪水汹涌而下：

空谷古松起怒涛，苍鹰突出霜崖高。
四顾九霄动矫翅，八荒六月生寒飙。
时而眈眈作俯瞰，两眸炯炯察秋毫。
时而掉头踵欲下，奋然振翮风萧萧。
落笔虽惨淡，肃杀气不灭。
戴角森森爪如铁，迥若愁胡眦欲裂！
朔风吹沙秋草黄，安得驱骑臂尔走。
长埭万里，骁腾搏鬻桀，长空洒尽妖禽血！

“先生，”伊乔用手帕为他揩去了泪水，“时间不早了，穿衣吧！”

“唉——”他长叹一声，“我一直想要为周总理好好画一张，送给他，今生无望哟！”

他们刚刚准备好，楼下汽车喇叭就响了。

李光耀下榻在锦江饭店。车停下，等候在那里的李光耀就迎上来搀扶他，热情他说：“光耀久仰大师大名，今日得见，深感荣幸。”

“早听我的弟子们说，新加坡在您的领导下，已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对您，我表示由衷的敬意！”

他们在总统套间的会客室坐下来，服务员就送上了茶点。

“您老桃李满天下，我们新加坡的画坛领袖无不是您的高足呢！”

“这用得上中国一句古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海粟快活他说，“刘抗、陈人浩、黄葆芳他们学生时代就是出类拔萃的，又都到欧洲进行了深造，加上他们不懈地追求，都创造了自己的艺术风貌，我兴叹后生可畏呀！”

“哈哈……”他们哈哈地笑了起来。谈到新加坡，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话语，艺术、朋友，谈得很投契。

他拿出送他们的作品。李光耀一再致谢，说：“新加坡已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欢迎您再访新加坡。”

海粟知道，政府是不会批准他出国访问的。就婉言谢绝：“我是非常向往新加坡这个美丽的国家的，那里有我的许多朋友。我会去的。不过，不久前我又患了次中风，身体尚未复原，还不能远行。将来我一定要去贵国看望朋友，交流艺术。”

他虽然不了解海粟的真实处境，但从外电一些报道中，也略知一二。他点点头说：“新加坡随时欢迎大师光临。”

春风终于吹暖了神州大地。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十年浩劫的祸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抓起来了，举国欢

海粟从电波中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喜泪盈眶，连唤妻子：“伊乔，伊乔，他们落网了！”

她不明白他说什么，’“谁落网了？”

“‘四人帮’啊！”

“真的吗？”

“中央电视台正在报导呢，你听！”他把耳机塞到伊乔耳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作恶多端的人应得的下场！”伊乔拔出耳塞，街上就响起了爆竹锣鼓。

海粟的心兴奋得不能平衡，他激动得在斗室里走来走去。突然，他对伊乔说：“我想喝酒了，你去给我买瓶酒来吧！”

“好！”自从中风以来，伊乔就不让他喝酒，今天特别，她应声去了。回来说：“哎呀，每家酒店前都排了长队，酒都卖空了，满街都是炸裂的炮仗皮，绯红遍地呢！炮仗也紧张呢，一个熟人让给我一挂。有人昨天夜里就听到广播了，我们这是迟来的消息！”放下酒，就把炮仗挂在竹竿上，点了起来。

鞭炮“哗哗剥剥”炸响了。

“哈哈……”大家欢笑起来。

海粟多年没有这样放声笑过。“炒两个菜吧，我们庆祝一下。”

海粟自感回复了生命的青春，觉得年轻了十岁。他放下酒杯，已是满脸红光了。他说：“我心里已有一幅画！”就走到画案前，铺一张大纸，在纸上画了个风流万种的着红袍的钟馗。忽又想起昔日他给一个朋友画的《钟进士醉酒》的题诗，遂题：

看惯千年鬼魅，依然嫉恶如仇。

乌纱抛却更风流，换起香醪一斗。

世上鬼多人恨，环球无鬼君愁。

存弓忍把兔狐留，怎敢皆填海口？“妙！妙极了！”伊乔叫起好来。

“像我么？”海粟耸声大笑起来，“哈……”

第十四章老树新花寰宇香

—

无数的传奇故事，组成了海粟悠长的传奇人生。然而，他的人生故事还在发展、完善，有如黄山的云海，神秘而阔大；有如长江大河，唱着汨汨无尽的歌，不断结构出戏剧性的火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首都北京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人们把它称作“六·四事件。”刘海粟夫妇就是“六四”这天离开上海，应邀赴德国访问，举办早就计划中的个人作品展览的。

海粟夫妇乘坐的是头等客舱。他依窗而坐，伊乔傍依身边。他们今天都穿着质地很好的红色服装。海粟着的是麻丝织品，紫红中夹着灰色条纹衬衣，扎在水洗绒的绒灰色西裤里，雪白的领带，稀疏的华发折闪出银鱼的光辉，两颊泛出健康的红润。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海粟几近枯萎了的生命，他勃发了生命的青春，就像艺海堂院中的那株老梅，几经砍伐，虬曲的老干上，葳蕤出了簇簇新枝，跟踪着风雪的脚步，放出了拥拥挤挤的花骨朵。这压弯了枝头的红梅，并非普通的春花，而是历经了冰霜之后的成熟的花朵，意味着一种辉煌，他的艺术创作进到了一个顶峰阶段。“四人帮”被粉碎后，政治上的完全解放，随着自由而来的，他恢复了一级教授，推举为全国政协常委，任命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他被视之为国宝，他重新投进了自然的怀抱。十二年中，他四次上黄山，游了闽粤、云贵高原、齐鲁大地，他荡漾在黄岳、匡庐、奇峰、湍流、红梅、香荷、葡萄、紫藤、怪柏、苍鹰之中，美从他的心中流出，无尽无绝。

他到底创作了多少国画、油画、书法和词章，无人能统计出准确的数字，他的近作展览会从北京开到南京，从山东开到上海，从神州大陆展到香港、新加坡，两度出展日本。会晤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又应法国政府邀请重游了故地巴黎，会见了密特朗总统。《刘海粟名画集》、《刘海粟油画选集》、《海粟老人近作集》、《海粟老人书画集》相继由上海、福建、新加坡、香港出版，许多作品被印成单张，还有的印成邮票发行。《刘海粟书法集》、《刘海粟艺术文选》、《刘海粟艺术集评》、《刘海粟诗词选》、《黄山谈艺录》、《齐鲁谈艺录》、《花溪语丝》、《刘海粟画语》、《刘海粟存天阁谈艺录》和《刘海粟传》相继出版，介绍他绘画艺术的电影艺术片和以他身世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也与观众见了面。

世界艺坛为奖励他对艺术的卓越贡献，意大利艺术大学颁授他功勋证书；意大利国家学院授予他骑国手金奖和奥斯卡奖；意大利国家学术研究中心任命他为国家院士；意大利中央研究院、欧洲学院授予他欧洲学院院士证书；获意大利国家艺术研究中心世界文化奖，欧洲学院欧洲艺术大纛奖，欧洲学院金棕榈奖，美国世界议会金焰奖，德培利亚桑斯学院院士证书、艺术骑士荣衔，英国剑桥大学传略中心杰出成就奖，法国文化及通讯部文学艺术荣誉团一级勋章，选为世界成就学会终身会员，美国传略研究所授予他荣誉纪念章和证书，并选为成功大使。

他的传略刊入：意大利国家学院出版的《近代艺术家辞典》，美国马贵司名人录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美国传略研究所出版的《国际名人光荣集》、《世界社会领袖人物录》、《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美国历史保存所出版的《世界传略名人集》、《传略光荣榜》，美国世界智力资料

银行和爱因斯坦基金会出版的《国际传略专集》，印度南亚西亚出版公司出版的《国际传略集》，英国国际传略中心出版的《国际传略辞典》、《国际知识界名人录》、《国际名人传集》、《国际成功人传略》、《国际事业成功领袖人物传略集》、《世界成功人录》、《欧洲和远东地区名人录》，英国欧洲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名人录》，英国艺术界出版社出版的《艺术界名人录》，瑞士国际艺术界名人录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艺术界大辞典》。

他的影响早已飞越了国界，已是名满寰宇的艺术大家。马来亚的李家耀撰文称他作“东方的毕加索”，锡吾称他的画为“创新的艺术”！自由和欢乐使人回复青春，谁也难以相信，这位依窗而坐的鹤发童颜的老人已在人生年历上翻过了九十四个春秋，仍然精神飒爽，充满了人生信念。

飞机像鱼翔浅水般在几缕淡淡的云絮上平稳航行着。他从丽日、蓝天间收回目光，转向伊乔，问：“怎么样？吃得消吗？”

伊乔虽已年过古稀，仍然秋花一般美艳。水洗丝的紫红连衣裙，把她那洁滑如凝脂般的面庞映衬得格外细腻光洁，细如柳叶的修眉，挺拔的鼻梁，那双溢满温爱柔情的凤眼，仍然很美丽。她对丈夫妩媚一笑：“没啥，你躺一会儿吧！”遂帮助他放下椅背。

他安详地靠了下去，微合起眼睛。

伊乔亦放下椅背，让飞机带着他们的梦，漫游蓝天。

“海老，”瘦瘦精精的《文汇报》记者老谢攀上四楼阁楼，有些气喘他说，“我只听说造反派强占了你们的房子，没想到只留给你这么窄窄的亭子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吗！”他哈哈笑着把老谢让到一把椅子上，“海粟虽身居陋室，你这大记者还不是找来了？”

“不过，”老谢说，“我看物归原主的时候不远了！”

他淡淡一笑。

老谢坐下，伊乔给他沏上了茶说：“谢老，我们多年不见了。”

“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哪能见着？”

“是呀，我们都做了场恶梦！”伊乔应着。

“恶梦终于醒了！”他慨叹着。

老谢喝了口茶，忙放下：“我今天来是有使命的，后天我们报社和上海美协在上海美术展览馆联合举办粉碎‘四人帮’赛诗赛画庆祝会，你可要去参加哟！”

“我第一个要去！美协的同志也来了，他前脚走，你这后脚就到了！”他抑制不住满心的欢悦，“这个赛诗赛画会，策划得好呀！我要作张大画参赛，庆祝这历史性的胜利！”

“你能透露点你的构思吗？我想先知为快！”

“对不起，老兄，”他故作神秘他说，“天机怎可泄露？”说罢，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老谢一走，他就对伊乔说：“把被子卷起来。”

伊乔明白，他要作大画。没有大画案，只好借用床板了。她麻利地卷起被子，抱到别处，又把画毡铺上。

他拿出丈二匹宣，铺上去，又找出乾隆时的朱墨。伊乔替他研着磨。他靠在木椅上。良久之后，伊乔对他说：“你看看可行？”

他的构思也好了，用笔试了试朱墨，说：“行。”

不到半小时，一幅《朱砂五松图》完成了。他放下笔，心潮仍然起伏不

已，不一会儿，一首《水龙吟》就吟就了，挥笔题了上去。

上海美术展览馆大厅，一片欢腾。大难不死的老友们相聚一堂，互相祝贺劫后的欢聚，喜悦无比。人们围拥着他的《朱砂五松图》交口称赞，他激动万分地朗诵着画上的《水龙吟》：

擎天五岳峰高，九州生气风雷换，云冈千切，涛声万里，紫烟生暖。天矫拿空，峥嵘立节，乾坤新转。看千霄磅礴，葱葱郁郁，虬枝直，同舒腕。

最喜膾腥尽洗，去荆棒，征途夷坦。百花齐效，层林竞爽，五松长健。琥珀脂凝，笙簧韵协，光辉光灿。正旌旗红遍，江山锦秀，遂苍生愿。

排山倒海的掌声，经久不息。他热泪盈眶，又乘兴挥毫作了中国画《鲲鹏展翅九万里》。

回到家里，意犹未尽，又作了幅中国画《朱松》，即兴题上了一阙《满江红》：

玉字澄清，正辉映，天光大赤。黄埔岸，云龙风虎，群贤毕集。四害同归槐穴梦，万民重见尧时日，洗白头强健又逢春，欢何极！

几多事，从头说，倾肺腑，披胸臆。愿葵心不改，吾劲挥笔。郁勃苍松平地起，崔嵬岱岳擎天立。看百花齐放庆功成，千秋业。……

“夫人，您和老先生要点什么？”空姐细声细语地问。“谢谢，”伊乔对空姐微笑着，“两杯热咖啡不要糖，加奶。”“好的！”

伊乔向海粟倾过身去，轻声地问：“老先生，睡着啦？”他暮地睁开了眼睛，接过杯子，“没，我想起了赛诗赛画会。”

“你夺了头奖。”

“你记性这样好，我倒要考考你。”

“你考我什么？”

“我们游漓江，作油画《伏波山写漓江》，我在画面上写了些什么？”

伊乔不由笑了，“我以为你考我什么呢？这个难不倒我。”她轻声地念了起来，“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一日游漓江，欢度八十三岁生日，速写此图。”

“还有呢？”

“你题了一首《水调歌头》。”

倏间，海粟仿佛回到了阳朔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他小声吟咏起来：

万里扶摇去，一笑偶相逢。友朋刘关周邓，落笔起飘风。

老海平生汗漫，虎步西洋东海，妒煞米南宫。八三正年少，铭管笑司空。

书压架，画满筐，酒盈盅。桂林山水，留得意气著腾虹。

剪取漓江青黛，妆点神州新貌，新句记游踪。愿约伏波至，共醉月明峰。

他看了伊乔一眼，自我陶醉起来，连连击掌：“好诗，好诗！”引得一些旅伴向他投来惊奇的目光。

伊乔用时轻轻碰了他一下：“老天真！”

他仍然旁若无人，又吟起他的一首题画诗：

大红大绿，亦绮亦庄。

神兴腕合，古翥今翔。

挥毫端之郁勃，接烟树之微茫。

僧繇笑倒，杨升心降，

是之谓海粟之狂！

“好！”机舱里突然响起了喝彩声，伴之热烈的鼓掌。“我们得与刘大师同机，真乃三生有幸呀！”

“刘大师，我感到好荣幸啊！”

机舱沸腾起来，有人递过来笔记本、纪念册，要他签名留念。有人提出想跟他合个影。

伊乔乐哈哈地笑着站起来说：“诸位先生、女士，谢谢你们的盛情。可老人已九十四岁了，我们到香港还要转机去德国，他的‘八十年代作品展’六月九日就要在科隆开幕。只有请诸位谅解了。”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位蓄长发，不修边幅的中年人，从座位上抬起身子，向海粟方向倾过身来说：“刘老，我跟您是同行，也是您的崇拜者，在中国美术馆，我看过您建国后在那儿举办的第一个展览，还听了您作的《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演讲。”他摹仿海粟的常州口音，“摹仿，不是死摹，摹仿的意义在于吸取其长处，不是全盘照搬。不创新，没有特别的面目，是站不住脚的。历史是严格的，无情的，人云亦云，跟着人家走，是不行的。”他发现旅伴们全神贯注在注视着他，便有些得意地转向听众，“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我要充满着激情，好像美术学院的学生一样，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我的艺术生命在恢复青春，艺术家于时代，于生活一旦失去了爱，艺术生命也就终止了！……”

“好哇！”旅伴们不约而同叫起好来。

“刘老！”那人激动起来，“我十分赞赏您的艺术观，您主张在艺术上贯古通今，融会中外，勇敢创新，不落陈套。您的国画、油画，气势磅礴，劲健有力，变幻多妄；您的书法如蛇似龙，魅力独具，美不胜收，……”

“刘老，”一位操齐鲁口音的旅伴急不可耐地插上说，“我在青岛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节目中见过您。您出席康有为先生迁葬和揭幕仪式。您敬献了花篮，即席诵了诗，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青花岗岩刻的巨型石碑，正面七个金色大字，‘康有为先生之墓’，背面刻的是‘南海公墓志铭’，您的书法刻出来，美得不得了，我的同事们无不为之感慨，说，‘刘海粟先生八十多岁了，还千里迢迢来参加老师的迁墓仪式，如今像这样不忘师恩的人很少了！’”

海粟想起了近年的三度齐鲁之行。

一九八三年四月三十日，他到北京出席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画研究院、江苏文联、江苏美协、南京艺术学院为庆祝他从艺从教七十年来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刘海粟绘画近作展”，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在那作了《忆写黄山白鹅岭》、《掷笔卷波涛》、《一片孤云千树低》、《牧牛图》、《金笔牡丹》、《金笔葡萄》……数十幅国画，为国宾馆作了巨幅中国画《曙光普照神州》，他以饱胀的激情，酣畅的笔墨，艳丽的色彩，将巍峨峻秀的峰峦，烟雾迷蒙的云海，苍翠挺拔的青松，以及绿树掩映的屋宇和普照的曙光铺满画面。观者无不为其磅礴的气势和奇伟壮观所震撼。他在上面题写了一首他颂黄山的七律：

黄岳雄姿峙古今，百年九度此登临。

目空云海千层浪，耳熟松风万古音。

莲座结跏疑息壤，天都招手上遥岭。

一轮最爱腾天镜，中有彤彤报国心。

专程来国宾馆看望他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国务委员谷牧观后赞不绝口。国宾馆又请在京的著名画家华君武、李可染、黄胄、邵宇、亚明、谢稚柳来共同观赏，又得到他们的交口称赞。他们说：“刘老又为国画艺苑增添

了一枝奇葩。”他在那住了四个月。九月五日抵达济南，游了泰岱，登上了南天门，访了孔庙、孔林、孔府，游了大明湖，参观了烟台博物馆，观摩了蓬莱阁的卧碑亭，登了掖县的白云峰山，又到了淄博，沿途画了很多画，题了许多字。十月一日在山东省美术馆出席了山东省文化厅、教育厅、文联、美术馆为庆祝他从艺从教七十年举办的他的绘画近作展开幕式。这是他获得第二次解放后的首次山东之行，齐鲁人民张开双臂拥抱了他。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为了重建康师墓园，他乘火车离开南京，第二天下午抵达青岛。启程的前一天，他为康师的七女康同环所藏康师九十七件书法作品题写了《南海康先生法书》封面和序言。他在序中说：“吾师奖掖后进，诲人不倦，桃李满园，人才辈出；励精治学，见解独具，于经于史，阐述宏富，尤于书法、诗文，精严纵横，片纸只字，中外同珍。”那次去青岛，去东郊浮山察看了当地政府为康师选的新墓址，商讨了墓园设计图。又去福山支路五号访了康师故居。还去天柱山访了郑道昭书郑文公碑，并应请书了“环玮博达，绝壁生辉”八个大字，将镌刻摩崖。康师墓碑、墓志皆为那时书就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他从上海去青岛，专为康师迁葬而去。康师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病逝青岛，葬于崂山李村象山，十年浩劫中遭毁。康师魂无归处，他常为之涕。新墓地选在浮山南麓，占地七百平方米，墓园以花岗岩石建筑围墙，墓后两侧植龙柏六株，以象征戊戌维新遇害六君子。他仁立墓前，思今抚昔，心潮起伏，眼前又浮现起他在十六铺码头送别康师情景，风撩拨着他的白发，掀动着他的长衫，……人生几多生离死别啊！有的人活着，没人知道他，记着他；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有人怀念。

“唉——！”海粟唱然一声长叹说，“尊师重教，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况且康师是位爱国主义者，他的《大同书》提出过前人未曾提出过的内容，把‘变器不变道’发展到‘变器又变道’，这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转折，也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我们应该对康先生作出公正的评价！”

“是呀！过去受左倾路线影响，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了！”一位学者模样的旅伴应和着，“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否定一切，肯定一切，都是错误的！比如蔡元培先生，我们也应给以公正的评价。刘先生，我从您的谈艺术录中读到了您写他的回忆文章，很受感动。”

提起蔡元培这个名字，海粟就不由激动起来。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蔡先生开创新学风，倡导美育，爱才用才，奖掖后进的故事，说到后来，他激动得声若洪钟：“世有蔡元培，才有徐悲鸿和我！没有他的鼎力扶助，悲鸿去不了法国深造，我也非今天面目。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支持、奖掖，一直想为他立尊纪念像。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中国教育史上的功臣，他的研究会在北大成立了，我专程去出席了成立大会。去年十月十一日，是他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他的纪念铜像，在上海静安公园落成。它出自我国雕塑大师刘开渠之手。我参加了奠基，也出席了揭像典礼。我站在他的像前，激动不已，我大声说：我已九十三岁了，我仍觉得我是一个小学生，艺无止境，这是你的精神在激励我永远前进，我的艺术生命才如此年轻啊！”

机舱里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又一位旅客说：“刘大师，听说您去年实现了十上黄山的壮举，回到上海，又举办了《十上黄山画展》。遗憾的是我正出差在外，未能一饱眼福。”

“那时，我也在黄山旅游。”一位年轻姑娘连忙说，“这个消息在报上一公开，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国务院总理李鹏、文化部长王蒙、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都致电致函祝贺刘老，安徽的许多领导和作家都上山来看望他。黄山沸腾了！刘老的许多入室弟子和崇拜者纷纷涌向黄山，台湾画家江明贤专程赶到黄山拜访刘大师！”姑娘说到这儿脸都激动得红了，“我们也忘了去观景，跟在刘老后面。那位台湾来的江先生当场在宣纸上画了一棵松，向刘大师讨教，刘老当场用杯子装墨泼了上去。经大师一修整，嗨，那画面立刻变了样。我也评不来画，只是感到那松和山便活了一般。刘老还在上面题了诗。对吧？刘老，祝您和夫人健康长寿！”

“祝刘老健康长寿！”“……”机舱内一片欢腾。

“谢谢，谢谢！”他想站起来。

伊乔捺住了他，她最了解他，喜欢聊天，聊起来没完，表面看精神很好，实际心里很疲惫。她站起来，微笑着对大家说：“谢谢诸位给老人这么多鼓励。他今朝起得太早，对不住大家了。”

听话听音，机舱立时静了下来。

伊乔坐了下去，对他说：“把眼睛闭上，养会神吧！”

海粟听话地向后躺下去，微合上眼睛。可他的心无法安静下来，他的神无法静谧。黄山，使他梦魂缭绕的黄山，是他的艺术之山，生命之山！他和它有着特别的感情，他已十次登临它，他对黄山的情感一次比一次加深。它是天下第一山，千峰竞秀，万壑横崎，集雄、奇、幻、险于一身，胜景天成，百看不厌。他每上一次，都有新的感受，它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的诸多作品中，最杰出的都是黄山赠予他的。它的奇松、怪石、云海、瀑布、四时景色，源源流入他的笔下。黄山在他的速写、素描、油画、中国画中无所不在。他为黄山画的大泼墨，大泼彩，中西技法互相渗透，集古今萃华于一体。评论家谓之气吞山河，登峰造极。黄山，此刻又滚滚奔来他的眼底，《立雪台》、《朱砂峰》、《莲花峰》、《散花坞梦笔生花》、《黄山天平砣》、《泼墨黄山》、《黄山狮子林》、《天都峰雷雨》、《人字瀑》、《峰峰削出青芙蓉》、《孔雀松》、《天门坎观云》、《一线天奇观》、《黑虎松》、《雨溟图》、《黄山云海》、《天都峰之海》、《黄山图》、《十八罗汉》、《黄山颂》……

他仿佛又身临其中了。

去年七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他从南京乘汽车出发，中午在泾县略微休息了会儿，就向黄山进发了。

车到汤口，红日西下。金红落日的辉煌，倏地把他送回到八上黄山，在那里创作油画《黄山汤口》的情景中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他的画兴浓得如甜酒一般，决意去汤口作油画。黄山疗养院的大夫们，一齐拥来劝他：“您太累了，又那么多路，作油画要站很长时间，还是在附近画画歇歇吧！”

几次经汤口上黄山，他都为皖南山区特有的民居所吸引，特别是那风墙，是别处所没有的，加上黄山为衬景，画稿早在他心中构成了。他谢绝了医生们的好意，执意和学生们去到汤口。只用了三小时，就完成了。这幅画是他十五年来来的最佳之作，在民族化上作了探索，在运笔上，他采用了传统书法的技巧，溶石涛、八大的笔墨与西画的长短笔触于一体，他削去了繁冗、力

求洗练，用亦庄亦谐的大红大绿之明艳，又用了些中间色。通过节律线条的组合，落日的感念，在房屋上还未出现夕阳余晖的时候，他就先在画布上把三块风火墙涂上了橘红。未及涂好，果然夕照在房屋的风火墙上出现了。刚涂好，墙上的晚照就消退了。

“天不早了，快回去吧！”他的学生们催促着。

“不，”他固执地继续画着，“我要赶在日落前把那两座山画完。”

他终于在光影交替的时候，完成了《黄山汤口》。

他留恋地望着那些被晚照映成橘红色的风火墙，感受着那色彩的美韵，心里流淌起了一条幸福的河。这次启程前，有人劝阻他：“刘老，这么大热的天，冒着酷暑上黄山，您毕竟是老人了，万一中暑，怎么办？”

他风趣他说：“我才九十三岁嘛，身体很好，走路不用拐棍，我最了解自己。前年我在大风大雨中登上了巴黎艾菲尔铁塔，你们不用担忧。”他灿然一笑，“这次我要用我的全部激情去拥抱黄山，去吞吐黄山。只有这样，我的艺术才有生命和青春。”

晚八时半他们一行才抵达黄山云谷山庄，他豪情满怀地口占一绝：

年方九三何尝老，劫历三千亦自豪。

贾勇绝顶今十上，黄山白发看争高。

第二天一早，他就早早起来了，对伊乔说：“今天我要出去作画。”

伊乔连忙去转告随行工作人员，要他们作准备。他们听说他一早就要上山，都跑来劝阻：“刘老，您昨天坐了一天汽车，我们都感到很累了，您修整两、三天，再去画吧！”

他急起来了，说：“我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不能浪费时间呀！”

他们没法，只好打开行李，取出画具、墨汁、颜料和画板、画架。问：“您先去哪里？”

“我想画人字瀑。”

“那我们就到温泉观瀑楼。”

黄山已有一个月没下雨了，又正值炎夏，人字瀑已经干涸，八上黄山时，他就画过它。那天，大雨滂沱，下了半天，中午时分，雨过天晴，他来到观瀑楼。

一个银液写的人字从悬岩上泻了下来，犹似银河从天而降，又在岩壁上分作了两股。那气势震撼了他。他作了幅油画。银练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透过油彩，仿佛都能听到银河倾泻的轰鸣。

他望着无水的山岩，久久凝视着经年累月被瀑布冲刷得发白的瀑痕，不觉有种怅然之感。他又望了望天空，夏阳正灿，奇迹不会立即出现，便说：“雨总会下来的，下次再来吧！”就走在头里。

他的学生们连忙上前扶着他。他们步行来到桃花溪上的白龙桥。

他的视线立即被溪畔一株古树吸引了。树下有块巨石，树上缠绕着碧绿的藤萝。立然，他心里活化出一只屈踞着的猛虎，古树青藤活化成一条舞动的龙。一幅龙腾虎啸的画面浮现了，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吩咐工作人员：“铺上四尺宣！”

画架撑起来了，画板架上了，画毡铺上了，宣纸铺好了，用镇纸压着。

他脸上红光溢泛，挥笔蘸墨，笔底响起了虎踞龙腾的格斗声响，时疾风狂旋，时春蛇入草。他用浪漫的笔墨，很快挥就了一幅写意画，题上“戊辰夏刘海粟十上黄山写龙虎斗”。

一九八〇年，他七上黄山时，作过国画《莲峰紫露》、《黄山宾馆即景》、《万山溪谷》和油画《青龙腾波》、《黄山烟云》、《始信峰松林》、《锦绣河山》、《黄山》，为赴港举办画展作了准备，也在这桃花溪上作过《百丈泉》、《青驾舞雨》、《白龙潭》、《溪谷林泉》、《溪雨流丹》。回去他制了一印：“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他的朋友江辛眉教授评之曰：“他所画的黄山，比黄山本身更概括，更神气，更美化。”他又说，“石涛得黄山之灵，梅瞿得黄山之影，渐江得黄山之质，黄宾虹晚得黄山之浑厚深邃，海老得黄山之真，之神，之变，之力。”此刻，桃花溪又在喧笑，它好像也年轻了，他情不由己地又口占一绝：

光怪陆离真似梦，泉声云浪梦如真。

仙锦妙景心中画，十上黄山像又新。

七月十四日一早，他就坐缆车到达白鹅岭缆车站，转乘竹椅小轿去北海。哟，沿途游客都仁步向他欢呼、鼓掌，表示敬意。许多准备下山的游客又折转回来，跟在他们一行的后面，回到北海，一直把他送到北海散花精舍。正在附近游览的数百名游客。听说是他上山来了，一涌到散花精舍楼下的路上，要求和他见面。他听到那一片欢腾之声，心里也腾起了烈焰，走上阳台，微笑着向他们扬起手。

楼下欢声雷动。有人高喊：“刘先生，我们敬佩您！”有人喊：“刘老，向您学习！我们要学习您勇于攀登的精神！”“祝刘老健康长寿！”“……”

他眼里升起了一缕潮雾，他激动地扬起手，频频挥舞，大声说：“祝大家健康长寿！”

人群不肯散去。

他只休息了一会儿，就对伊乔说：“请他们帮我准备一下，我要去画梦笔生花。”

伊乔望望天，外面烈日当空，游人们挥汗如雨，想劝他下午再出去。可她了解他，没敢说，就去对门房间对他的学生们说：“老头子现在就要去画梦笔生花呢！”

“天太热，这太阳晒得人头发昏，师母，等太阳稍软和一点去不好吗？不要让他中暑了！”他的一位学生第一个反对。

伊乔莫可奈何地一笑：“我有什么办法？”

他们只好把画具、椅子等等往外面搬。

游人们听说老人要去作画，都兴奋起来，忘了饥饿和疲累，纷纷来帮忙，搬椅子的，抬画架的，扛画板的……浩浩荡荡簇拥着他一行来到散花坞山巅。

哇！往日这里云蒸雾袅，波滚浪翻，可天旱和酷热，改变了它的容貌，梦笔生花脱去了缥缈的婚纱，朴朴素素裸露出它的皱纹和筋脉。

他望着一览无余的谷底，心里倏地涌起了千奇百幻、云霞蒸腾的壮美云涛。他笔下的梦笔生花烟涛滚滚，浪花沸腾，紫气萦绕……

“海老，”不知是谁唤了他一声，“您把烟雾云露给了黄山，她要感谢你呢！”

“哈哈……”他笑了起来，没回头，也没停笔，说，“山不变化我变化，我画的是我心中的黄山，是她的神，不是一时的形。我与黄山至交七十年，我了解这位老朋友的性格，她在我心中是变幻不息的活泼泼的生命，我用爱滋养着我心中的黄山呢！遂在画的左上方题了一绝：

年方九三上黄山，绝笔天梯信笔攀。

梦笔生花无定态，心泉涌现墨潺潺。

七月十九日，吃过早饭，他们一行就往始信峰腰去。他要再次与石笋砭作一较量。

每次上黄山，他都要到那里去作画。那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千峰万蟑，形态多异，诡谲神奇，被称之为丞相观棋，仙人对弈，仙人背包，三娘教子，观音渡海，达摩面壁……他第一次见到这些景象时，就曾惊呼：“瑰诡耸拔，奇幻百出，吾虽善绘，妙处不传也！”

他仁立在始信峰腰，凝望着神秘莫测、有如春笋般的峰群。良久之后，才对随行的学主说：“先作张油画。”

他挤了些赭石在调色板上，又兑了点大红，勾出了群峰的轮廓，遂铺上大色块。他一手持刮刀，一手握画笔，仿佛跃马扬鞭的勇士，驰骋在沙场上，心与山会，心与神会，忘了世间一切，乐在色彩的飞动间。不一会儿，山、石、云、树就蓬蓬勃勃在画布上了。他后退一步，坐到椅上，自我陶醉起来：“你们到这儿来看呀！我又变了！这线条，这笔墨似国画，这层叠的色块，又是油画。在这幅画上，一样的气势苍莽磅礴，高远壮阔，一扫人间俗气，溢出了浪漫热烈的童心和简洁无华之美。”

伊乔站在他身边，脸上流溢着快乐和幸福。她说：“老头子，我们应该在这画前合张影，作为你又变了的纪念！”

“好！”他快活地欢叫起来，“来，我们大家一起照。”

回到下榻的散花精舍，他让学生把画陈放在卧室里。午休的时候，他仍然不能平静，坐在床上，久久凝视着画面，不由又心驰神往到石笋砭那奇妙的世界中去了。

“老先生，”伊乔轻轻走到他身边，把一瓶盖红红绿绿的药片递给他，“吃了药，休息吧！今天你已累得够呛了！”

他回头一笑，“好，我听你的。”

他只得躺到床上。伊乔也上床躺下了，不一会儿，她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心里又出现了一个美丽奇幻的画面。

他悄悄溜下床，轻手轻脚进了借作画室的外间。在画案上铺了一张五尺宣。他要用瑰丽的泼彩，把心中的石笋砭留在宣纸上。

顷间，宣纸上岚气氤氲，万峰如林似海，湿云粉白如烟，铁松塔立。三两峰端映着几抹赭红，令人惊心吊胆，光怪陆离，美不可“太美了！太美了！”伊乔早就站在他身后了，她不敢惊扰他，这时她忍禁不住喝起彩来了，“先生，你腕下的黄山，比真实的黄山更美！祝贺你！”她把一杯黄山茶递给他。

他非常得意，兴奋得说话都有些打颤了，“伊乔，书画凭气，这是难得的一幅。”他接过茶，喝了一口，就坐了下去。

伊乔知道，他在构思题跋。就在沙发上默默地坐了下去。

茶才喝下几口，他就站起来了。他放下茶杯，提笔在画面左上处题道：人世沧桑大变迁，黔山郁律自巍然。师生几共游山日，桃李春风又六年。横翠嶂，起白烟，冥搜物像近日边。争高千仞山皆浪，裂壁云岚石笋寒。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石笋砭泼彩画，刘海粟十上黄山，九十三岁。

忘不了的八月七日。昨夜黄山下了喜雨，晨起天又晴了，山景全变了样。他激动不已，拿出珍藏的金笺纸，他要到白鹅岭去画晨光晴岚。

他踏着湿溜溜的石阶，登上了白鹅岭，凝神眺望着天都、莲花、佛掌诸峰。

他的学生们为他在画板上展开了金笺，用镇纸镇住，站到他身边。“自古金笺破墨难。”他们只知道祖先留下的这条经验之谈，可谁也没画过金笺。他们揣着忐忑和惊奇，凝神屏息看他调墨、运笔。

他几笔勾勒出凝重的远远近近的山影，峻秀的林壑。墨泼上去了，水泼上去了，远山层层叠叠，近山巍峨挺拔。冷翠泼上去了，绀蓝润染着青峰。金笺不渗不滞，任画笔时纵时收，胆气激发，光华四射，似云似幻，似油画又不似油画，是国画又不似国画。

“金笺泼彩泼墨成功了！”学生们欢跳起来。

他在上面题了一阙《菩萨蛮》

天都脸上云纱绕，莲花耸若蟠然老。岭上展金笺，墨潮随兴添。

香风吹短笛，耳畔松涛急。山画两苍苍，铁崖老更刚。第三天，他又用金笺作了黑虎松，忆李可染。题曰：

一九五四年夏，与可染同学画黑虎松和西海。朝夕讨论，乐不可忘。今可染已自成风格，蔚然大家，松下忆之，忽三十四年矣。

“校长——！您在哪里？”

他正在升仙台作中国画《始信峰石壁》，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他。他仁笔倾听。

那个声音越来越近，他已辨出来了，不由兴奋起来，大声回应着：“我在这里——！”又补充了一声，“我在升仙台——！”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悦，“伊乔，是刘抗，刘抗来了！”又吩咐学生，“新加坡著名画家刘抗先生来了，你们快去迎一下。”他放下笔等待着。

在他还未获得自由时，他们就到上海来看望过他，并和周颖南、李家耀一起将他们的藏画出版了一本《海粟老人近作选》。去年六月，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和新加坡艺术协会联合为他举办了九上黄山画展，出版了《刘海粟画册》，刘抗为之写了序。他应邀访问了新加坡，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一走出机场闸门，新加坡艺术界的朋友就像潮水般向他涌过来，问好、致敬，祝愿他健康长寿之声响成一片。刘抗和黄葆芳久久拥抱着他，激动万分。

“人浩呢？”他没看到陈人浩。

刘抗怔了下，告诉他：“人浩去年病故了！”

不幸的消息使他非常伤痛，两颗混浊泪水滚落下来，悲声地说：“我永远怀念我们在巴黎的日子。”

“我们也是，”刘抗安慰着他，复又强笑了下，“校长，记者招待会在等着您呢！”遂推起他的轮椅。

展览会隆重而热烈。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主持画展开幕仪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交通部部长何家良在桃园食庄宴请了他。刘抗又为他主持了艺术讲座。他畅谈了艺术源于自然、胜于自然的浪漫主义创作观。最使他感欣慰的是，重逢了阔别四十四年随他逃难到印尼的胡大夫的儿子，当今新加坡的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胡博士设晚宴招待他和伊乔，又陪他去他父亲胡载坤先生墓前，凭吊了老友，重访了期颐园。这是度尽劫波后的重逢啊！他还重访了吾庐。大华银行以十万元新币买下他一张《黄山图》，他把这笔巨款捐赠给了宗乡总会。又在阿波罗酒店环龙阁欢聚了香港报界闻人金尧如和新加坡艺术大家潘受。在摄影家蔡斯民的安排下，他和刘抗、陈文希一起作了次人体写生。模特儿是一位外国美女。他这个倡议人体模特儿写生的艺术家，已有五十年没画过人体写生了，除了一九八一年在香港朋友

的安排下画过一次《巴黎少女》，这是五十年中的第二次。他好高兴啊！画毕，又在画前留影纪念……

“校长，”刘抗也已年愈古稀，他摆脱他们扶掖，快步向他走来。

“刘抗兄！”他迎上去，紧紧拥抱他，“你好！”

“您好！”刘抗激动地说，“我们听到您上黄山的消息，都激动不已，蔡斯民先生和陈人滨先生也来了！”

他放开刘抗，去和走上来的他们握手，“欢迎你们！”

“刘大师，”蔡斯民说，“去年您在我们那里说，要上黄山，当时我们心里还有疑惑，您九十多岁了，还能爬得上，您还真的上来了，这是奇迹！”他再次把手伸给他，“祝贺您！”

“刘大师，我们就是专程来向您表示祝贺的，也是来向您学习的！”陈人滨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我们回宾馆去吧！”他提议说。

“校长，您画您的，我们在边上看，”刘抗说，“也好让我学点东西。”

“刘大师，”蔡斯民说，“我这次来有个设想，想把您的绘画过程拍成摄影作品，出一本《留真——当代中国画名家像传》。我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合作。”

“这好呀！”他高兴地说，“要我做些什么？”

“您什么也不用管。”蔡斯民脖子上挂着几架高级照相机，他取下一部，卸下皮外套，“您只管画您的。”

刘抗拾起他放下的笔，递到他手上，看看始信峰，又看看他已画得差不多了的画面，赞叹说：“校长，您这峭削的立壁，您这姿态万千的松，多像草篆啊！真是飘逸之至！飘逸之至！”

他提笔收拾起沟壑间的林木、远山，又在近处画了一株横出的松说：“松是黄山之花，露冻雨打，使它们都是平顶式，瘠薄的土地，锻炼了它们的生命力。你看那棵小松，高不过四尺，粗不过拐棍，根却有鸡蛋样粗，穿过了石壁，长到这里来了，少说也有一丈多长。它们向阳的本能，又使它们的枝桠多向一面生长，不论是迎客、送客、连理、凤凰、墨虎、龙爪，都是这样。这是黄山生命力的表现，独特的表现！”他边画边说，“清凉台那里有棵孔雀松，左边大枝为雷火所劈，右边大枝发出许多劲枝，向上下伸展，活像孔雀开屏。我从未见过病态的树木给人如此壮美！”他突然停住笔，“它去年还好好的，前几天我去看它，它已枯死了，还被人锯成了两截短短树桩。唉！造物太残酷，不假以永年，竟被人肢解而去，何其惨也！我还是画了它，题了一绝：

天地铮铮骨，山川耿耿情。

老夫尊逸气，铁笔写诗魂。

算是为它招魂吧！让它在我的画里永生！”

蔡斯民的闪光灯闪个不停。

他收拾好最后几笔，又题上一阙《西江月》，掷笔后，大声朗诵起来：

万古神州灵秀，凝成铁壁铜墙。

苍龙上下竞回翔，翠壑岚光流荡。

漫洒钧天彩雨，随吾袖底汪洋。

九三犹是旧刘郎，莫笑故人狂放。

“美哉！美哉！”刘抗赞着又一次拥抱了他，“校长，您这一幅较之八

次上黄山那幅更有气势，更有韵味。”

“画境诗情是我对黄山深沉炽热的情爱啊！”他欢笑起来，“我们回去吧！晚上我设便宴给你们洗尘，再请你们观赏我十上黄山的作品。”

晚宴席上，他又谈起了陈人浩。“唉，人浩去得太早了！他是一个多么幽默爽快的人啊！”怀旧之情泛上了他的面腮，“那时，我们在巴黎的时候都还年轻。……”

刘抗担心忧伤会影响他的健康，端起酒杯送到他面前说：“校长，您再说说您前年出访巴黎的情况吧！人就是这样，年龄一大，常常想到从前去过的地方，巴黎现在的面目如何？”

果然，巴黎之行使他一扫刚刚泛起的悲伤，他脸上倏地溢出了红光，说开了。

那是在香港开画展获得成功之后，我又收到了日本的邀请，两年两度到日本开画展，访问。援看，我又接到法国对外关系部出访法国的邀请。我愉快地接受了。可法国人担心我年纪太大，坐二十二个小时的飞机吃不消，就借三王节请我到法驻沪领事馆赴宴。我知道，他们是想亲眼看看我的身体状况。哟，看到我食欲那么好，又红光满面，就放心了。

法国人把我安排住在皇家大宾馆，你记得那地方吗？和罗浮宫隔着广场遥遥相对。我巴不得一下就扑进巴黎的怀抱。你知道的，我是从那里向中西文化合流迈开脚步的。可法国人说我年纪大，要我休息，不让我出去，我心急如火，生气了，对他们派来照顾我们的小伙子柯那巴发脾气：“你们怕我老了，跑不动？我告诉你，我在黄山一天可以站着画三张画，年轻人都比不上呢！”我发过脾气，又来软的，“柯先生，我阔别巴黎已五十多年了，就像一个人思念他久别的恋人那般，恨不得立即和他相会、拥抱。我了解自己的身体，能行的。”我又带点胁迫的声调，“你们不让我出去，要我休息一周，恐怕我反要相思成疾呢！”

哈哈，这一着还真管用，他去汇报，又请来了医生给我作检查，结果证明我的身体一切正常。柯那巴笑着对我说：“您可以在巴黎尽情游玩了！”

我决定马上出去，伊乔给我穿上外衣说：“天阴下来了，怕要下雨，就近先去罗浮宫吧！”

“去艾菲尔铁塔，先看巴黎全景。”我又对柯先生说，“我第一次到巴黎就是先上铁塔的，还是你们陪我一道去的。”啊，你还记得，那时夜幕将临，我们站在塔顶，仿佛站在云中，俯瞰巴黎，十二条街，华灯初上，辉煌如练。啊，人浩大叫：“此乃人间仙境！”不料，汽车刚停在铁塔下的车坪上，天就下起雨来了，随行医生说：“改日再来吧！”伊乔和随行的人见雨越下越大，又刮起了风，都来劝我，等雨停了再来。我坚持要上去：“这点雨和风算什么？我正想一睹风雨中巴黎的风采呢！”

我们乘电梯上到顶层。哦！笼罩在烟雨中的巴黎独具魅力，引起了我不穷的联想，似缥缈的海市蜃楼，似黄山的海岛，似我的泼墨泼彩，美不胜收。我心情激荡，口占一绝。啊，你还记得，你念给我听听。

云涌风驰九十秋，攀登忘乐又忘忧。

昂首铁塔惊天外，更喜珠峰在上头。

你的记性真好！我获得了一阵掌声。柯先生问我还想去哪里？我说我要去但丁街访周恩来总理故居。他抬手一指：“就在那幢高楼的右边。”我望着周先生的像，心里就浮想联翩了，遗憾的是，他没看到我们这些老知识分

子“衰颜今喜发春红”！他逝世后，我写了好几首诗词怀念他。那天，我当即又作七律一首：

不朽声威震九垓，绝伦四海一人材。
立身严正留公论，谋国忠勤悴杰魁。
悲恸化为群众力，德功无愧万方推。
英灵妥矣昭遗爱，松柏长青望继来。

重游巴黎，已偿了我平生夙愿，我又去了奥弗在梵高墓前献了鲜花；去访问了毕加索的故居，和毕加索美术馆。尽管我对他晚年的创作有自己的看法，但他的变革是在深厚的艺术功底上的变革，变革并非不要艺术基础，这与如今有些年轻人凭空乱涂，谓之新潮是绝然不同的。

伊乔用肘拐了下他。

他哈哈地笑了起来，“我这人聊起来没完，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蔡先生，吃菜，这是黄山特有的石鸡，尝尝。陈人滨先生，您是第一次回祖国吧？吃。”

与他们同来的另一位新加坡朋友突然提了个问题：“不久前，有位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教授到新加坡讲学，讲的是中国现代人体艺术。我想他一定要讲到您为模特儿论战的事，你首创人体写生，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不可抹掉的事实。可那位先生却只字不提您。我们很多人当时就很愤慨。您这样一位誉满世界的艺术大师，在自己祖国难道还得不到公正的承认？”

他淡然一笑说：“我很欣赏您的快言快语，这个问题也问得好！”他端起酒杯呷了一小口，“我一向提倡艺术大公，主张艺术创作应有多姿多采的流派，但我反对宗派。”

刘抗对同来的青年画家笑了笑说：“艺术天地亦非净土啊！它也是一个社会。既是一个社会，就有社会上的万千现象，文人相轻，只是一种现象，更可怕的还是宗派。刘校长主张要流派，不要宗派，我非常赞同。只有这样，艺术才能繁荣。可有些人死抱着祖宗的庭训不放，令人遗憾。”

饭后，他们一齐来到他的画室。

蔡斯民第一眼就看到画案上那块雕刻了水牛芭蕉的金星砚台，连连称赞：“好！好！”

伊乔高兴地告诉他：“这是安徽歙县砚厂送给老人的。他们听说老人喜欢画牛，就雕了这条栩栩如生的水牛。”她又指着一箱高级油烟墨和制有黄山古松图的徽墨，“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厂长姜林先生，听说老人爱用他们厂的油烟墨汁作画，就特制了亲自送来的。”

刘抗看到他十上黄山画了如许油画、国画，惊呼起来：“这么多？哟，比九上的作品更奇瑰了！”

蔡斯民走过来，惊叹道：“我仿佛置身在一个奇幻的世界啊！”

陈人滨啧啧称颂，惊羨不已。

他说：“人的感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我对黄山的情感随着日月的延伸也在变深变阔。特别历经了十年浩劫，我对人生有了更深沉的认识。八上之后，就有了一种告别和惜别的依依之感。过去我在清凉台作画，一攀就上去了，八上黄山，我就要人扶一把了，但我毕竟是自己上去了。这靠的是一个敢字，世上无难事，只要敢攀登。我在九十三岁还能上黄山，就是因为我热恋着黄山，爱，使我有力量 and 勇敢的攀登精神。爱也使我画里的黄山更奇更瑰更美了。你们多看看，多画画，就能品味出黄山的佳趣。黄山奇，

奇在云岩里；黄山险，险在松壑间；黄山妙，妙在有无间；黄山趣，趣在微雨里；黄山瀑，瀑在飞溅处。”

他走到那张题为《松涛呼啸》的泼墨淡彩国画前，吟诵起上面的题画诗：
泼墨淋漓笔一枝，松涛呼啸乱云飞。

黄山万壑奔腾出，何似老夫笔底奇。

刘抗带头击起掌来。

他又说：“你们发现没有，我不是用一种笔墨一种手法在写黄山。这幅松，有草篆的味道，显得飘逸。这幅，我用的是古籀的笔法，显得极凝重。这莲花峰像不像巨鹫蹲夷？梦笔生花像不像天马行空？这幅的山峰几乎都是线条，没有一株同态的松。”他转向刘抗，“你是看过人民大会堂上海厅那幅巨画《黄山狮子林》的。”

“气象雄伟，笔法苍劲。大面积的泼墨泼彩，笔力千钧。真乃杰构！”

大家各自回房休息后，刘抗一人又来到他的卧室里，师生促膝又聊了起来。他们说得最多的还是艺术。突然，刘抗沉吟了，似有话说，又似不好开口。他笑了起来，“你听到了什么话吧？”

刘抗点点头：“我从上海来时，碰到一位见过面的画家，我说我是专程来黄山拜望您的。我们就谈起了您。他对我说了您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有位夫人散发传单攻击您。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嗨！”他淡然一笑，念起了陈眉公所辑《幽窗小记》里的一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未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四人帮’就是那么诬陷我的！日本人没杀我，是威慑于我的声望，用飞机押送我回来，是汪精卫想利用我。可我在高官厚禄的诱惑面前坚定不移！大难没死，倒成了某些抱着宗派不放的人用以诽谤我的口实。我刘海粟有叛逆精神，但我热爱我伟大的祖国，深爱我伟大的民族，我这颗赤子之心是不容玷污的！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是深谙用什么样的箭矢才能击伤我的，就用了这样一枝毒箭。我明白这一点，也就淡然处之。我这人哪，一生大起大落，阅尽了人间光怪陆离，放得下，想得开，我在别人没法活下去的时候，明知活着比死还痛苦，我还是活下来了。何惧造谣诽谤？又何在乎不公正，不承认？你刚才看到我在《文光亭泼墨》一画上的题诗吧！”

浇尽平生块垒胸，衰颜今喜发春红。

更携茗水无双笔，十上黄山写奇峰。”

“校长，我佩服您登高望远又忘忧的境界和胸怀！”

这期间，他夫妇还和学生们一道去游览了九华山，在观音峰下用泼墨作了《凤凰松》，刚一回到黄山，一位著名作家就给他带来了位日本客人，他介绍说：“刘老，这是日本著名作家开高健先生，他是芥川龙之芥文学奖的得主。”

“认识您很高兴！”他向日本客人伸出了手，热情地握着。

“刘先生，”开高健向他连鞠三个躬，“我在北京听到您十上黄山的消息，兴奋不已，就产生了要上黄山来拜访的念头。我已在黄山等您两天了！”

他被日本朋友的友情深深感动了。欢快驱开了他四次访问日本的话闸。

开高健先生，我第一次到日本是去参加一九一九年的日本帝国美展，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我被当作‘学阀’，遭到通缉，避难去的。朝日新闻社为我举办了个展和讲座，贵国皇室购藏了我两幅作品，裕仁天皇赠我银杯一座。那次画展影响很大，和贵国艺术名流藤岛武二、满国谷四郎、石井柏亭、

桥本关雪、小室翠云诸位先生整日交流论艺，他们赞我为‘东方艺坛之狮子’。小室翠云、桥本关雪还在东京著名的艺妓之家设宴招待我。这是当时贵国艺术界接待外宾最隆重的礼遇。小室翠云先生是日本关西画派的领袖，他请我住进他箱根函岭间的别墅长兴山庄，那真是富丽如御苑哪！生活起居的奢华，有如王公贵族……

他越说越兴奋。

一九二八年，桥本关雪先生偕夫人来沪访问。当时，我为以何种方式接待他们，大费了脑筋。倘若仿照贵国艺术家在妓家接待，那在中国又无此例。而且，社会又视花街柳巷为不干净之处，虽有某些风流名士偶尔逢场作戏涉足青楼，但从未有人正儿八经在青楼接待外国贵宾呀！

我和天马会的同仁一商讨，决定破除世俗观念，找一个高雅的妓馆接待桥本关雪夫妇。

作家们乐了起来：“您不愧为东方艺坛之狮子！”

“哈哈……”他也笑了起来。

当时上海有种叫“长三”的雏妓，大都知书识礼，能歌善舞，色艺俱佳，卖艺不卖身。遇到愿以巨资替她出籍的意中人，就出嫁从良。我找的高级妓馆在上海四马路，叫作“天韵阁”。房屋宽敞，陈设雅致。出席宴会的除了天马会的江小鹤、王济远、丁悚诸多同仁外，社会名流经亨颐，你没听说过？就是何香凝的亲家，廖承志的岳父呀！著名的教育家。还有诗人徐志摩、陆小曼夫妇。数十人出席作陪。桥本先生那天非常高兴。

“这真乃一次别开生面的款待嘉宾活动啊！”两位作家又赞扬起他来，“您是生活的勇士！”

“哈哈……”他仰脖放声大笑起来，“艺术家、作家都应该是勇士才行！”

“对对对，您说得对！”他们响应着。

“艺术家首先应是生活的斗士，敢于鞭笞假丑恶，颂扬真善美！”

“说得好！”开高健也激动起来，“刘先生，一九八五年五月，我看过中日友好协会和朝日新闻社在东京高岛画廊为您举办的中国画展览。”

“哦？”他兴奋得脸放红光，“您有何高见？”

“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还写过一篇观画有感呢！”

“原来您还是我的艺术知音！今日相见，真乃相见恨晚呢！”他站起来，拿出一幅国画，提笔在上面写了则跋，记述他们相见的趣事，对他说：“好画赠知音，开高健先生，留个纪念。”

开高健兴奋不已，连连鞠躬致谢。

“坐，坐！”他率先坐下。

“我从报导中得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首相官邸会见了您和夫人。”

“他很客气，亲自把我扶进客厅，扶我坐下他才落座。用中国话对我说‘您好’！问我可习惯日本的生活，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

“我记得他对您说过一段话：‘您是当代中国画的巨匠，我们的水墨画是受中国水墨画影响而发展的。因此，您也是我们日中两国水墨画的宗师。’”

“你们的首相不仅懂艺术，也深知中国人民的艺术情趣。他的谈话洋溢着日本对中国友好的情谊，这从日本政府要员身上所表达的真切感情，使我这个近一世纪来饱尝外国侵略之害，尤其倍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老人来说，心里有种难画难描的欣慰和自豪感。使我深深地感到，祖国的强大和稳定，是赢得周边近邻友谊、信任和尊敬的保证。我是一个老人了，我

热切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我之所以在九十二岁还要来上黄山，就是为了表达一个信念，‘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他们给他热烈鼓掌。

就要告别黄山了，也许还能来，也许是永诀。他心里漾起了千般情感，万种色彩。他要作幅抒发像那日出一般激动、日落那般壮美的画。

下午，他就是一张六尺宣上开始了，已泼了几次彩，午夜，他又偷偷披衣起来了。不让伊乔知道，不能让工作人员和学生们知道。他们看到他的脚站肿了，就要劝他休息；下雨了，怕路滑，也不要他出去。起早了，也受到干涉。有一天，他画完了一幅表现黄山日出的绚丽油画，他们才起来看日出，也大惊小怪叫起来：“这不行，我们有照顾好您的使命！您不能这样硬拚！”他不得不悄悄行事。

他轻轻掩上了画室的门，调好颜料，添起彩来。他越画越兴奋了，心里涌起了明丽的晨曦，白絮样的云海，回荡在山涧、壑谷，几派朝阳，抹红了面东的山峦，青黛色的松，翠蓝的林涛，铜灰色的峭壁，朦胧的远山……组成了生命的赞歌，天籁辉煌的乐章。他忘情地哼起一支来自心底的歌：

芥子须弥，偏钟爱，黄山秀色。游人仰望，楚天清澈。点点苔花，飞壁上，层层雪气浸诗页，温吾怀。翠海啸，松涛声宏烈。十番上，难言别，情缕缕，抽不绝。纵挥毫万次，丝丝遥接。砚上落红吹不尽，纸边醉蝶，添彩墨。梦悠悠，常怀众峰峦，云千叠。

他没去斟酌声韵律格、字数，这是一首天格的歌，从他心中奔腾而写的歌！他自己也醉了，他握起笔，题到画上，把它题作《满江红》……

他的身后早已围上了半圈人，他没发觉。突然，他听到了抽泣声，才回过头去，大惊：

“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不去睡觉？”

“刘老，”负责全程照顾他的学生说，“我睡了一觉起来，发现这里的灯光还亮着。推门一看，您披衣在画画，师母远远站在您身后。她向我摆摆手，阻止我惊动您，他们不知为何也陆续起来了！”他呜咽起来，“您不该这样不分日夜！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要乘一天的车呀！今晚您该好好休息！”

“你们不了解一个老人的心。”他的眼睛也湿了，“我怎么可以放松自己？人民期待着我的新作，我多画一幅画，就多为祖国和世界增加一分艺术财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不能叫对我寄托厚望的人民失望，不能辜负各方面的重托和厚爱。我感谢……”

“老先生，香港就要到了！”伊乔轻轻推了下他。

他坐起身子，向舷窗外望去。飞机减低了速度，正在下降。像叠起的积木般的高楼大厦渐渐高大起来了。他的心不由激动起来。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他和伊乔在南艺副院长谢海燕夫妇和江苏省文化局局长的陪同下，从上海经广州飞抵香港。那是他建国后第一次访问香港，出席集古斋举办，香港新鸿基（中国）有限公司赞助，一月六日在香港大会堂底座展览厅举行的“刘海粟书画展”开幕式。在机场他受到新鸿基（中国）有限公司主席冯景禧夫妇、未曾谋面的老朋友港大艺术系著名教授罗慷烈、《美术家》杂志主编黄蒙田的迎接。

下午二时半，他在文华酒店康乐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文化是斗争来的。我的一生就是斗争。艺术家一方面要研究旧的传统，另一方面要

接受西方的好东西。但研究旧东西和外国东西，不单是模仿，还要创新，因为模仿只是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时代是前进的，艺术要创新，中国画也要有时代感。时代感不单是指形式上的，更要表现出这个时代的内心感触。我愿穷有生之年，创作中国新艺术。”

开幕酒会由财政司夏鼎基爵士夫人剪彩。冯景禧在致词中说：“刘老亲临香港主持这次展览，并把画展收入捐于国家建设，还慨允为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院校演讲，这都表现出刘老的艺术热诚，对教育后辈的关怀，对国家建设的积极，实在值得大家尊敬。”

香港的文化工商界名流霍英东、何鸿燊、李嘉诚、邵逸夫、邓肇坚、包玉刚及其父包兆龙等数百人到会祝贺，新加坡美协主席刘抗专程来祝贺。展出中国画一百零八幅，书法七幅、油画四十幅，大多为在桂林、苏州、黄山所作。展出一周，观众达八万人次。中国画《锦绣河山》冯景禧以百万港币购藏。书法《精神万古，气节千载》，包玉刚以十万港币购藏。《黄山宾馆烟雨》，李嘉诚以三十五万港币购藏。《始信峰松林》、《黄山青鸾峰》、《万壑争流》、《芭蕉樱桃》、《泼墨熊猫》、《一树独先天下春》、《福寿》等，皆以重金购去。各报出了特刊，发表了罗慷烈、饶宗颐诸艺术家的评论。画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轰动了香江。

他被聘为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现代艺术》，连续讲了六个下午。在中文大学讲学时，示范作了丈二匹宣中国画《泼墨黄山》，饶宗颐教授在上题诗曰：

七上黄山礼古松，老翁泼墨气如龙。
频挥鬼斧神工笔，一豁嵌崎磊落胸。
北斗南箕皆化雨，东涂西抹即成峰。
移来造化供吟悬，满纸云烟兴正浓。
中文大学赠校徽一座作纪念。

这期间，有位叫作卜少夫的台湾客人来看他，和他说：“台湾经济发达，生活富裕，那里是艺术家的天堂，可以自由创作，自由到世界各地开画展。张大千的摩耶精舍真乃美不胜收。我们都希望您到台湾去。您会受到各方照顾和热诚欢迎的。”他回答说：“台湾是中国的，中国人都爱中国，我当然也爱台湾。那里有我的许多学生和朋友，还有我的侄儿，我很乐意去。但我要说明的，我去台湾，是去游览，举办画展，描绘宝岛的山水风光，我去了，还是要回来的。”

卜少夫说：“我回去商量商量。”他专程回了趟台湾。回来后对他说：“您去了又要回来，那不等于说，台湾并不比大陆好？那会产生不好影响，我们不敢欢迎您去。”

“这是原则！”他坚决地说，“去了还要回来，不欢迎就不去。”

讲学结束的当天，他电告谢海燕，“我爱祖国，我爱南艺，爱下一代。巨款港币一百万元献给国家，愿望悉数拨给南艺，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其余购买图书器材。”

没过几天，侄儿刘狮带着儿子、媳妇、孙子一同来看他。刘狮也已七十多岁了，两鬓染霜，一进门就跪下，号陶大哭起来：“阿叔，都因为我在台湾的关系，使您老人家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斗！戴了多少帽子啊！家也破了，我该死哟！”

他把刘狮扶了起来说：“我人没亡！现在不是好了吗，你说的事是‘四

人帮’干的，要把共产党和‘四人帮’区别开来！”

“阿叔，您跟我到台湾去吧！那里比大陆富呀！像您这样声望的艺术大师，很看重的哟。”

他淡淡一笑说：“阿狮，你可记得那句俗话？‘儿不嫌母丑，犬不嫌家穷！’”

刘狮连连点头，说：“阿叔，我错了！”

“知道错了就好。”他把孙儿、重孙拉到怀里，“我是受了很多委屈。可是，如果父母委屈了儿女，没错挨了打，难道儿女还要记恨父母么？不要老记着自己受了多少委屈，受了多少苦。苦难有时也是老师呀！它教会我们如何去认识人生，珍爱人生呢！”他提笔在宣纸上写了首诗：

同是炎黄子与孙，盈盈一水卅年分。

九州铸铁休成错，迅速归来看彩云。

他把这首诗送给了刘狮。刘狮突然拥抱起他：“阿叔，您没变，您还是那么强悍！谢谢您！”

“我总有一天会有机会去台湾的。”他拍拍他的肩，“去看你们一家，但还是那句话，我要回来的。”……

广播响了，送来了播音员清脆动听的声音：

“此次航班的终点站香港已经到了……”

“喂，”伊乔摇了他一下，“飞机停了，我们下去吧！”

海粟和伊乔刚一出现在启德机场闸口，已在香港成家立业的儿女们就欢叫起来，“阿爸！阿妈！”响成一片，像潮水涌向海滩一般迎了上去，紧紧拥抱着两位老人，争相问候。刘蟾、刘虹、刘虬、刘麟他们每人挽着父母的一只手，刘蟾对她夫婿说：“你先去取行李，我们先陪爹地妈咪回家休息。”

海粟突然停住步子问：“飞法兰克福的机票是几时的？”

刘蟾从挎在肩上的小皮包里取出两张机票递到他眼前说：“明天上午十时的。还早呢！”

海粟又问：“寄到新华社的展品取来没有？”

“您放心，两位哥哥昨天就取回来了，也办好了保险托运手续。”刘蟾挽起他的手，“走吧，明天上午我们送您上飞机。”

他们坐进了汽车。汽车上，海粟问儿子：“新华社的同志说什么没有？”

“他们问您的班机几时到，需要他们做些什么。我见他们好像很忙，气氛有些特别，就没告诉他们。”刘虬回过头回答着他，“明天上飞机前，给他们打个电话，表示个谢意，就不要去打扰他们了。”

“你处理得很好，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也不想在这种时候招摇过市，引起新闻界的关注。”

“阿爸，”刘蟾搂着他的肩头，小声地说：“我担心您俩出不来呢！”

他和伊乔同时惊诧地看着女儿问：“为什么？”

“今天凌晨北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解放军进了城，驱散了静坐示威的学生，天安门戒严了。刚刚我们在机场听到广播，北京机场关闭了，北京飞香港的航班取消了。”

“啊！”他感到很惊讶。

汽车驶进了车流。

“上海还算平静。”伊乔对女儿说，“我们上飞机时，一切正常。”

突然，前面的汽车停下来了，他们的车也只好停住。回头一望，后面停

了一大串。

“怎么回事？”在香港这是很少出现的事，刘虬探身窗外。交通警察回答说：“前面的路被游行的人群堵塞了，正在疏通。”

“什么游行？”

“声援北京学生哪！”

“阿爸，”儿子掉过头来，“北京到底怎么回事？”

“你阿爸耳聋眼花，不看电视不看报，只知道他的艺术。”伊乔抢在他前面回答儿子，“他能说得清是怎么回事？”汽车流动起来，行不到一会儿，又让游行的人群堵住了。一个小时他们才到达刘蟾家。

一家团圆，非常高兴。刘麟说：“只缺虎哥、豹哥和英伦姐姐“我是很想念你们英伦姐姐的。”海粟的心飞回到遥远的岁月，“在我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时候，她带着我送她的书画来到香港，在这里为我举办了画展，又从中选出数十帧给我出了一本画集。这可是我在香港开的第一个画展，出版的第一本画集哟！这对我不仅是支持，更是鼓舞。”

“阿爸最爱大姐了！”刘蟾搂着他的脖子，娇憨地说，“大姐是当今藏您书画最多的收藏家呢！还都是好的，对不对？”

“对！对！对！”他笑了起来，“你大姐最爱我嘛！”

“我不爱您？”刘蟾撒起娇来，“嗯嗯……”假装哭呢！

“哈哈……”大家一齐欢笑起来。

“我说阿爸最爱大哥，是不是？”刘虬笑望着他，“大哥事有所成，您最引以为宽慰！”

“也对！”海粟得意地说，“他十二岁跟我到法国，他是自长自成人。人需要有这种精神！你们都应向你大哥学习。这次我想到美国看看他们一家。”

午饭后，伊乔就对儿女们说：“你们各自请回吧！忙你们的事去。我们休息一会儿。”

刘蟾把空调的声音调到轻柔了。“阿爸阿妈，你们休息吧！”就轻轻带上了卧室的门。

伊乔侍候海粟躺下，自己也上了床。她很快就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海粟却怎么也不能入睡，他惦记着北京，紧急状态、戒严，机场封闭……这些词组在他心中构成了沉甸甸的铅块。出访日期的戏剧性巧合，会不会带来误解和谣谚……？

二

六月五日，海粟夫妇飞法兰克福，当天抵达科隆。六月九日，他的画展在科隆市德累斯顿银行大厦举行，展出了他十上黄山的优秀作品一百多幅。德国有句谚语：“不到科隆，就等于没去过德国。”他曾两度到德国举办画展和讲学，也曾游览过莱茵河西岸这座美丽的古城，重游故地的梦想，一直魂牵梦绕着他。专程到法兰克福迎接他的东道主界面就告诉他：“我们以为您不能预期到来呢！上海机场今天也封了，取消了原定的所有航班！”

“啊！”他不由庆幸起自己的运气来了，倘若原定五日启程，或者从北京起飞，他的故地重游、举办画展，弘扬中华文化的计划，恐怕就很难如期进行了！也许冥冥之中真有神助也！

他大笑了起来，“天助人愿哪！”

画展揭幕以后，他就偕着妻子在主人的陪同下，去重游故地科隆了。

科隆风景优美，文化古迹丰富。五十五年前他来科隆时，有十一、十二世纪，中世纪建的各种教堂一百五十座。特别是建于十二世纪的著名科隆大教堂，是德国最大的教堂，科隆的标志。建筑宏伟壮丽，两座尖塔，直插云天，仿佛两柄刺破青天的出鞘宝剑，壮观极了。他至今记忆犹新。他还记得有座路德派教堂，内有战争纪念碑，上有雕刻家埃内斯特·巴拉赫作的《死亡天使》。

他和伊乔徜徉在古老的建筑艺术之中。他们游览了各种教堂，哥特式的市政厅、演奏厅和节日大厅，十六世纪的军火库和设在里面的博物馆。上面那块铜牌上刻着：“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创办之处。”

他们参观了瓦拉特·里夏茨博物馆。观赏了上起中世纪科隆画派的绘画，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普普艺术和欧普艺术。也去看了东亚艺术博物馆内藏的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还参观了科隆香水生产史博物馆。

主人问他：“科隆有什么变化吗？”

“啊，全变了，全变了！一切都变得现代化了！唯一没变的的就是科隆大教堂！”

主人不由惊叹起来：“您说得一点不差！科隆大部分建筑毁于二战炮火，教堂就毁了九十一座。现在的科隆是战后重建的，尽量保持古城风貌。大教堂是按原有图纸重建的！您一个九十四岁老人，还记得五十五年前游览过的地方，您的记忆真惊人哪！”

海粟的画展七月四日闭幕。八月五日，他重访瑞士。应邀在日内瓦举行的华人学会第五届年会上讲演《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参观了日内瓦国际核能中心，重游了洛桑、孟脱米、莱梦湖。

五六十年以来，莱梦湖的绿漪常常在他的记忆中荡漾。如今在他临近黄昏晚照的时期重来湖畔，他的心中仿佛插上了双桨，搅起了往事的波澜。

他第一次来，是应傅雷的朋友之邀来避暑的。他一家和傅雷、刘抗、陈人浩住在莱梦湖畔的小村圣扬乔而夫，傅雷友人的别墅。从一排落地长窗眺望绿的山，绿的水，白朗峰袅绕着浓浓淡淡的白云。万山环绕的莱梦湖，山色空濛，水光潋滟，可谓人间仙境。他们一群，每日背着画具，穿山走谷，画呀画，画飞瀑，画危峰，画湖光山色。饿了，从枝头摘下一只苹果，用手抹抹，就啃起来；渴了，捧一掬清泉，阴凉爽口，暑气全消。他们在那里画了五十多天，收藏很多。回到别墅还是画，他把它称作“白峰寥天画室”。仁立窗口，画山画水，《多变的莱梦湖》、《流不尽的源泉》、《圣扬乔而夫》……几天里，他偕着伊乔在湖畔荡来逛去。累了，就坐下来，凝望着像软缎一般的湖水，谈傅雷、谈刘抗、谈人浩、谈韵士，更多的谈的还是成家和。

“伊乔，我三次来游莱梦湖，陪我的是三位女性。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呢！”

“哼，是很有趣！”伊乔讪笑着他，“恐怕下次来，还得换一个吧！”

“那敢情好！”他快活起来，“只怕你要哭鼻子呢！”

“我才高兴呢！”

“我若能在一百岁还来旧地重游，我还是要你陪我来。”他们在一株橡树下的石椅上坐下来，“伊乔，你猜我又想起了什么？”

“傅雷？”

“我突然想起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傅雷家书。”

“那天，你回到家就躺在椅上不动了，我也不敢打扰你，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我刚才好像又听到了他的声音：‘海粟，我们到欧洲不易，中国有上亿人一生没有到过县城。我们要多学些东西回去，改变中国的落后。’”

“唉——！他这人太刚正了，经受不了屈辱，太遗憾了！”

“他那份遗嘱，就是声讨‘四人帮’的檄文。他是以死在反抗屈辱啊！可他在我心里是永远不死的！他的那些闪耀着文采和智慧光华的译作，就是生命延续的碑石，他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伊乔又挽起了他，环湖缓缓而行。湖上的游艇，像天鹅般掠过湖面，传来阵阵笑语喧声。

“人生有限天无限哪！如今游侣云散，人浩、韵士、家和皆都作古了！”他感叹起来，“家和还是给过我很多幸福。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她和我到瑞山避过暑。”他抬手指了指一个山峰，“画了许多画，那些画也都参加了我在日内瓦举办的中国美展。我那幅中国画《瑞士烟霭》就是那时作的。”

伊乔不喜欢他念念不忘成家和，不高兴地从他臂上抽回了手，往旁边走去。

“人都死了，你还吃什么醋！”海粟微笑着走近她，挽起她的手臂，“人老了，总喜欢忆旧，我老觉得，造成她后来的沉沦，我有责任，不过一种自谴而已。我跟你谈起过她，她若不和我结婚，就很可能在艺术上有出息。我以为是我扼杀了她的艺术生命。后来我听说她和萧乃震移居到香港，又离异了。他们的女儿萧芳芳成了香港著名的影星，她晚景很凄凉。”他喟然一声长叹，“唉——！路是人走出来的，每个人走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别人只能指引和提醒，无法代替的，更无法强迫啊！”

伊乔少女般殷红了脸。他们只在莱梦湖住了一周，就返回到德国汉堡，出席佩特拉夫人在她创办的东西画廊为他举办的画展和演讲。

画展闭幕的当天晚上七时举行演讲。六时半，听众就陆陆续续来了，座位很快坐满了，人们还在不断往里涌，可站的地方也塞满了人，大门也堵住了，外边有几百人。许多人都是不请自来的。

佩特拉夫人只得挤到门口，向他们表示抱歉。

海粟演讲的主要内容，还是重复一九三一年他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所作的《中国绘画的六法论》。他称谢赫提出的“六法论”“为后世所宗，经千载而不易”。被请来当翻译的西德《明镜周刊》常驻中国记者席孟斯博士，他的中文好到你只听其声就会认为他是地道的北京人。可海粟的渊博学识及他的常州口音，竟使他束手无策。恰巧世界闻名的西德汉学家小弗朗哥教授刚从亚洲回来，也在听众席上，这才给翻译解了围。

他从气韵生动，谈到他十上黄山。他说：“先把黄山吞进去，然后把黄山吐出来。吐出来的黄山比现实的黄山更美，更有诗意。”他又讲了老子、庄子哲学对他绘画艺术的影响，“老子的无音就是有音，庄子的无色就是有色。在我的绘画中，凡是没有着色的地方，也是一种颜色，而是多种色，每一种代表一种层次。”接着放映了《海粟老人访黄山作画》的记录影片，人们惊叹不已。他又当众作画写诗，千百双眼睛注视着他的笔，看他泼墨。一幅美妙的黄山图很快构成了，他题了“丹青不知老将至，天地常在壮观间。”

伊乔也在观者的热烈要求下，挥毫写了“鹤寿”两大字。画展结束，他

访问了西柏林，乘船游览美丽的莱茵河，访德的行程就结束了。在他快要告别的前夕，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在大使馆宴请他。事前，梅大使亲自作了邀请，又派人去了解他爱吃什么。但问者把海鲜听成了海参。使馆的厨师出自江南名厨，海参作得非常鲜美。海粟吃得非常快活。大使邀请他为使馆的亭子题字，他一口应允，提笔一挥，竟是“其味无穷”四字。大家哗地笑了起来，他赞起厨师的手艺来了。第二天，他才为亭子题写了“环玮博达”四字送给了大使馆。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七日，海粟偕夫人从美国洛杉矶乘华航班机，于晚六时飞抵台北桃园中正机场。

他和伊乔一出现在飞机的舷梯口，专从香港赶来迎他的小女儿刘蟾就欢呼着：“阿爸！阿妈！”跑上舷梯，扶着他往下走，欢迎人群中爆发起热烈掌声。台湾财团法人董氏基金会董事长严道先生、历史博物馆陈癸淼馆长迎上前去，将用鲜花串成的花环挂到海粟和伊乔脖子上，和他们热烈握手，说：“欢迎您重访台湾！”举着写有“欢迎刘校长海粟伉俪”横幅的上海美专校友代表和台湾美协代表依秩走上去，把欢迎的花束献给他。有的说：“欢迎您，恩师！”有的说：“欢迎您，校长、师母！”

海粟非常高兴，连连道谢。虽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他仍然精神很好，在欢迎人群的簇拥下，走进了机场记者室。早就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一齐站了起来，鼓掌欢迎他。相机、摄影机一齐朝着他夫妇开动起来，闪光灯像雷暴雨中的电闪一般，闪个不停。

他兴奋得连声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落座后他又接上说：“我一九四八年二月曾在我太太和侄儿的陪同下，来过一次台湾，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个展，一别四十多年过去了，非常希望重访台湾，举办画展。这次董氏基金会邀请我访台，并画展，了却了我多年的夙愿！严道先生为这次画展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工作，经历了很多曲折，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我终于得以首位大陆杰出人士身分访台，实现了我赴台举办画展的愿望。我非常感谢严道先生，在此，向严道先生深表谢忱。我还感谢为我实现赴台举办画展出力的所有朋友，特别是历史博物馆的陈癸淼馆长和上海美专的老校友们！”

他结束了简短的讲话，就在女儿和侄儿的扶持下，坐进了汽车，往市内下榻。

海粟作为第一个大陆杰出人士访台，引起了举世注目，成了报界追踪报导的热点新闻。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摄影机、照相机在等着他。

第二天中午，他在家人的陪同下，驱车去到慈湖蒋介石先生的陵墓。陵寝内早已集聚了新闻记者和等候陪他谒陵的主人。

从暖热的汽车内出来，突然走进肃穆阴凉的陵寝，他突感有股飕飕冷风扑鼻而来，鼻腔受到冷风的刺激，其痒难忍，一个嚏涕就要“啊且”一声而出。为了表示对死者的礼貌，也为了文明，他得立即阻止嚏涕发生，连忙掏出毛巾手帕，捂起鼻子。闪光灯“咔咔”个不停，他把一束鲜花奉献到蒋先生的陵前，鞠了个躬。

谒陵仪式结束，记者一拥而上。接待人员拦住了他们，把他送上了车。

他的汽车刚在下榻处停下，有位超先而达的记者一定要他谈谈为何要去谒陵。

他淡淡一笑说：“蒋先生是我早就认识的朋友。公元一九三一年，我到

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讲学，他以‘海天泓藻’四字以赠，勉励我弘扬中华文化。我认为，给一个朋友献花奠酒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目的。我希望别人能理解。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还要会见蒋纬国先生、张群先生、陈立夫先生。我本来还想见见张学良将军，可他不在台北。他们都是我很早就认识的朋友。”

第三天上午，他在历史博物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晚到了四十分钟。记者们谁也没有因他的姗姗来迟而离去。却急坏了严道和陈癸淼，他们焦虑地等候在门口。

他的车子一到，他们就立即迎上去，问：“是否身体不适？”

“我很好呀！”

“我们是按时出门的。”伊乔知道他们等急了，“没想到路这么远，一个小时还不能到，在车上我就急煞了。”

“哈哈……！”大家不由笑起来，陈癸淼说，“从您下榻的地方到我们这儿，二十五分钟足够了，刘大师，这是司机欺生哪，故意绕远道，您让他‘斩’了一刀哟！”他用上海话对他说。

海粟和伊乔对司机的恶劣行为也只好一笑了之。

记者招待会设在楼下遵彭厅。海粟在严道、陈癸淼的陪同下和各界人士代表在主席台就座。

他首先说：“我以九五高龄还能来台湾，真是万分荣幸的事。我并非什么成功的画家，我此次来台，是来向同胞们学习的。我喜欢游览名山大川，我去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中国的黄山，我最爱画的也是黄山。我在七十年间，十次上黄山，去年夏天，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实现了十上黄山的梦想。我虽脚力不好，在他人的帮助下，还是上去了，到了光明顶、始信峰，画了国画、油画五十多幅。为了到台湾画展，我从中选出了二十多幅，我把它们呈献给台湾的朋友和观众。拥抱黄山，吞吐黄山，是此次画展的重点。”他向记者们展开了那幅题为《满江红》的《黄山图》，继续说：“黄山是世界上最美的山，最奇的山。我见过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日本的富士山，它们都比不上黄山。黄山烟云吞吐，千变万化，光是一个天都峰就不得了。欢迎大家也去看看黄山。”

严道将他的茶杯掀开盖，他礼貌地向他点头致谢，呷了口茶说：“我特别希望大家看看我近年的泼墨泼彩作品。‘师自然’，这还不够，更要‘胜自然’！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创新要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进行。研究传统，是为了吞吐传统；学习西洋艺术，也应是為了吞吐西洋艺术，以达到融汇古今中西的境界。唯有能古到极点，才能新到极点。此次展品中，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追求。”

有人提问：“众所周知，张大千大师画泼墨荷花，刘大师您也画泼墨荷花。请问您对张大千大师的看法？”

他高兴地回答道：“大千是我的朋友，曾在上海美专任教。他很漂亮。但我们个性不同，他曾到敦煌进行研究，学的传统基础深厚，晚年也泼墨泼彩；而我去的欧洲，学的是素描基础。我已说过，创新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行，泼墨泼彩不可乱泼。前年，我在日本示范泼墨，有位日本画家也跟着泼起来，结果把画泼得一塌糊涂。泼墨该用多少，水该用多少才适合，是个功力啊！”

他接着说：“我十次上黄山，画了上千张黄山图，我孜孜以求理想之作。过去我是‘师法自然’，近几年我已过度到‘欺自然’、‘胜自然’。去年

黄山久旱，我给它‘水’，泼墨泼彩齐上阵，黄山在我的画上是活的。”

他向大家展示他携来的书法长卷《狂草归去来辞》，简单介绍了定于一九九九年元旦举行的画展内容：“此次参展展品都是我亲手选定的，共一百零五件，其中国画七十九件，油画二十一件，书法五件。”他在结束时谦虚地说：“我到九十岁的时候，才感悟到自己学问不够，愈懂愈难。浮生有限，学海无涯，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我觉得自己才刚刚起步呢！”

公元一九八九年除夕，《中国时报》在他们的贵宾室安排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

海粟是晚宴的主宾，主宾还有九十九岁的摄影大师郎静山，九十四岁的绘画大师黄君璧。三位大师的年龄加在一起是二百八十八岁。他们在艺坛上各领风骚，相识在本世纪初，相逢在世纪之末，被誉为世纪之会。

郎静山华发美髯，精精瘦瘦，没一点龙钟之态，犹似青年。

三人一见面，就手拉手，乐哈哈地谈起来。

海粟记忆非常好，他握住郎静山的手说：“你还记得吗？六十多年前，你参加了‘天马会’第八次会议，那次会议上，专题讨论了摄影美术。第二年，你就组织了中国摄影学会。”

“你的记性真好！”郎静山说，“我起初喜欢山水摄影，后来才开始搞人体摄影，那是受你的影响所致。在那样封闭的环境中，你大胆地启用人体模特儿，使我才有机会搞人体摄影呢！你的勇气可观哪！”

“我毫不后悔少年时冲撞社会礼俗的做法。我始终认为，人体是生命寄托之所，是最美的。”海粟转向黄君璧，“你还记得么？五十年前，我们在上海火车站合作壁画的事吗？”

黄君璧因前年患气管炎，两年中，一直深居简出，因是来晤海粟，才由夫人陪来赴宴。他连忙说：“记得！记得！”

“另外两位合作者傅抱石、吴湖帆都作古了啊！”

他们又各自交流起长寿秘诀。

郎静山说：“我之所以长寿，就是我爱摄影。”

海粟说：“我胆量大，心胸广，什么都往肚里吞，我愈老愈觉出绘画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

黄夫人介绍黄君璧长年练一种自己发明的功，“日积月累，还真有用。”

他们的谈话引发了阵阵掌声。

画展将海粟访台的热浪掀到了新的峰巅。

元旦这天，历史博物馆有两项大展开幕。其一就是《上海美专师生联展》。由于台湾教育部规定：以大陆杰出人士访台者，作品不得公开展出，严道和陈癸森只得另想办法，来展出海粟之作。

海粟的作品陈列在二楼、三楼，学生二十人每人一件作品，陈列在地下室遵彭厅。出席开幕式的文艺界、绘画界人士和民众，如潮水般涌来。开幕典礼隆重热烈。陈癸森代表历史博物馆赠他荣誉金章一枚，推崇他对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与创新的贡献。严道代表董氏基金会赠他镌有“中华之光”双凤奖座一座。美专校友三十人赠他奖牌一座，感谢恩师的教诲。海粟致答辞说：“我要继续努力作画，到世界各地去展出，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台湾大小报纸都作了追踪报道。《青年报》以“美展揭幕掀热潮，大师吃不消”为题云：“……观赏联展的民众相当多，把国家画廊挤得水泄不通，刘海粟面对热情人潮，有些招架不住。陈癸森不断请民众给大师留出一点空

间来，才使他稍有活动的空间。

……”

《中国时报》以“刘海粟画展人潮汹涌，大师作品见真章，画界评价有高低”为题报道画展揭幕盛况，在一片赞美声中，列举了不同的评价：“水彩名家李焜培，则对刘海粟晚年用色难以吃入画面，表示不解。并表明：从用水调色的观点来看，林风眠的用色较能令人折服，阿波罗画廊负责人张金星笑嘻嘻地说：‘教育家嘛！刘海粟功在教育，而非画作。’”

《民生报》在一篇特稿中说：“刘海粟是现代中国画坛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十七岁起在上海画坛崭露头角，获得‘艺术叛徒’之名；七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七年复出，到各地画展，又引起议论。一九八九年来台，也引发了不同话题。谈论刘海粟的更是为数不少。徐志摩说：‘你尽可以不喜欢他（刘海粟）的作品，你尽可以从各方面批评他的作品，但在现代画家中，你不能忽略他的独占地位。他是在那里，不论是粗是细。他不仅在那里，他并且强迫你的注意。’倪贻德则说：‘世人对于刘海粟先生的为人及其艺术之毁誉各半。誉之者说他有过人的才能，坚强的毅力，热烈的情感，敏捷的手腕，是艺术家，同时也是个事业家。毁之者说他刚暴固执，好大喜功，其艺术亦如其人。’”

《书画家》为他出了专集，刊了十幅作品和两篇长文《中国第一位模特儿和艺术叛徒刘海粟》、《艺术叛徒刘海粟》，在全面介绍他的艺术同时，也使用了这样的词语：“充任中共宣传御用画家”，“但愿他不再为中共充作‘统战’的‘马前卒’。”

海粟读了这些报道和文章，一笑置之。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他一向不小肚鸡肠，什么都听得下去。他得抓紧时间，去了却另外的心愿——到博物院观赏《富春山居图卷》和参观张大千故居摩耶精舍。

那天，天气很好。他在严道和黄君璧陪同下，兴致勃勃来到坐落在外双溪的中山博物院，受到博物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被请进了贵宾室。刚一落座，海粟就说：“我知道，这里藏着很多闻名世界的珍品，但我最想看的是《富春山居图卷》，欣赏这幅画，也是我平生一愿，能让我一了此愿吗？”

“当然，当然！”博物院负责人一口应承，“刘大师不远万里寻访《富春山居图卷》，岂有不给您看的。”遂令人取来，他亲手把两轴画卷展开在海粟面前的长桌上，“您请欣赏，这是真迹，这是仿作。”

海粟顿时兴奋得眼睛发亮了，说：“此画是元代黄公望绘制的杰作！”遂说起了它坎坷凄婉的传奇故事。“画家非常喜爱富春江的山水，晚岁尤甚。便在江边建一小屋，春秋佳日，就住到小屋里来，观赏真山真水，历经多年绘成了这幅长卷。你们看，这画面上画的是初秋丽景，起伏的山峦、坡石，云树苍苍，疏密有序。这平坡、亭台、渔舟、小桥、飞泉……表现了一片平和宁静的自然胜景，达到了最佳艺术境界。此图是他为无用禅师作的，后人遂把它称作‘无用卷’。后来又有人仿作了此画，款题‘子明隐居所作’，人称为‘子明卷’，引出了‘双胞胎案’。”海粟指着仿作之《子明卷》，“乾隆皇帝见了《子明卷》，以为是真迹，不断地在画上题词，整整题了四十八年。”他指着乾隆的那些题词，“这就是他题的，把画子都题坏了。《无有卷》历经沧桑，落入明代吴洪裕之手，他钟爱异常，临死前还要把它带到阴曹地府去，拿来火殉。幸得他的侄儿吴静庵从火中抢出。但已烧成了两截

了。前段仅尺余，后人把它裱成《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我见过。”他兴奋地用手点点铺展在面前约两丈长的《无用卷》，“后段就是此卷了！这是全图的主要部分。今天我太高兴了，一下看了真、假两个卷子。”他又重复了两次，“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又连连向主人道谢。

接着，博物院负责人陪同他去探访张大千故居摩耶精舍。

摩耶精舍距故宫博物院很近，就在内外双溪的合流处。几分钟后，他们的汽车就停在了园后的小广场上了。

这是一所改革了的二层楼式的四合院，大门向西，以院子为中心，每间房子都面对院子。

院内有假山，栽有上百株广玉兰和奇松怪柏，以及数不清的热带、亚热带奇花异草盆景，数十缸荷莲。外双溪的流水从小木桥下漏漏流过。一楼是大画室、客厅、餐厅、电视间，画室旁边是贮画间，备有现代化的防虫、防潮、调温装备。

海粟一行从大门走进院子。他对院子别具一格的设计很是赞赏，对外双溪的明澈流水经过假山，穿过小木桥很感兴趣。他也很喜欢那些盆景。又看了画室。就通过乳白色的自动门，进入电梯间，上到二楼屋顶。

屋顶上摆满了盆栽花木。陪同的博物院负责人告诉他：“大千先生把它称作空中花园。”

二楼是卧室。他们从空中花园乘电梯下来就去后园。

他们踏着白石铺就的小径，穿过南国观赏花木组成的花木长廊和精巧的竹篱茅舍，来到一个竹棚前。

博物院负责人指着里面的石桌石椅和一个安了水龙头的陶土缸介绍说：“这是大千先生用来过滤溪水泡茶的。”

海粟笑着说：“真是故园难忘哪！四川的许多茶馆都用这种方法滤水。”

“是的！是的！”

沿着竹棚前的曲径而上，来到内、外溪分界线上的双莲亭。陪同的主人说：“这是摩耶精舍风景最好的所在。”

两座亭子，用茅草、棕皮、木头搭成的长廊相连。

海粟仰头看上面的题字。一曰“分寒亭”，一曰“翼然亭”。他扶栏观赏，青山环绕，双溪涌流，山色水光，花香鸟语。他不禁赞道：“大千真会享受呀！”

“大千先生常对客人说，这里是他卧月看荷，听风声雨声的人境桃源！”

海粟一行又转回到前面的院子中。有位记者问他：“刘大师，您有何感想？”

“很美。”

记者又问：“张大师有这么美的别墅，您在大陆有吗？”

“有！”海粟不假思索就果断地回答他，“有很多。大陆上所有的高级宾馆都是我的别墅。我愿意住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伊乔补充说：“各地都争着要我们去住呢！”

他们说的是实话。

海粟来台湾，除了画展，会晤亲朋，就是想到处着看。严道很理解他的心情，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两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在海粟就要告别的前夕，华视安排了一个别具情趣的告别活动，请海粟在摄影机下当众挥毫，向台湾同胞辞别。很多社会名流都来给他送行。

海粟在严道和家人陪伴下来到华视大楼演播厅时，先他到来的名流们给他热烈鼓掌。新知旧朋们迎上去问好道别。台湾省长谢东闵先生迎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刘大师，我从日本到上海求学时，才二十岁左右，就已闻您的大名，很想与您结识，可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实现了这个心愿。不仅能面对面地向您讨教，还能多次观看您现场作画！”他兴奋地慨叹着，“人生真是莫测啊！可是，刚刚相识，您又要告别而去了！”

海粟也被这些惜别的话语牵动了离愁。他说：“只要老天假我以年，我还会再来台湾举办画展的！我们还会相见的！您也可以到大陆看看，去观赏观赏美丽的黄山呀！”

他的手又被另一个朋友握住了：“刘老，听说美国加州前国务卿余江月桂女士要来接您去加州举办画展？”

海粟点点头说：“前天，余江女士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拟议中的刘海粟国际文化基金会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就等我去参加成立大会。”许多人围了过来，他补充说：“这个基金会属纯粹的文化活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它将努力推展海峡两岸文化艺术的交流。重点是弘扬中华文化。余江女士说，基金会成立后的首项工作，就是筹设刘海粟奖学金，并将把我的生日三月十六日定为‘南加州刘海粟日’，每年这一天颁发奖学金。”

又是一阵掌声。许多人把手伸向他，“祝您的美国之行顺利、成功！”

“到洛杉矶，您可准备去游览大峡谷？”

“要去的！”

“西来寺去过吗？”

“去过，我和我太太同去的。与那里的主持星云大师研讨禅道是一大乐事呢！我准备再去，满足他的要求，为母亲节题几个字。我都想好了，写‘精忠报国’四字。”

又有人问：“刘大师，您对美国画坛有何看法？”

“啊，”他笑了起来，“太过商业化了！”他复而严肃坚定地说，“我绝不商业而画，我要保持我的名节！”

“您对台湾的印象如何？”

“恕我直言，”他脱口而出，“台湾经济有成绩，给我印象很深。”他有些激动，“不过，文化似乎还没赶上来，精神层面建设也不够，要知道，不是经济便可办到一切的！”

“台湾当今的文化被声色之娱占领了，我们是需要改进。”

“我希望再来时，台湾文化有个新面貌。”

就在他们自由而热烈交谈话别的时候，大长桌上铺上了红毯，摆好了文房四宝。伊乔把他扶到桌边，刘蟾铺上了宣纸。照相机对准了他。

他拿起笔，在砚台上舔了几下，激动的心情才复平静，手里的笔在宣纸上舞动起来。不一会儿，《苍松图》就画好了，一株老龙般的苍松，虬曲的躯干上，勃发出青春焕发的松针，从墨色中漾出一派生命的绿意。他在右下角题道：“虬角龙鳞气屈蟠，长风天末座生寒。分明艺海无双笔。”又在画面的左上方写了：“纵横郁勃”四字。

观者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海粟放下笔，向着镜头扬了扬手，在心里默默地说：“宝岛，再见了！同胞们，再见了！”

昨夜刚刚下了一场细雨，洛杉矶蒙特娄公园的空气显得特别清新，花木像沐浴了爱雨的少女一般，特别可人。草坪上像撒了一把细小珍珠，莹莹的露水在初上的春阳爱抚下，闪耀出水晶般熠熠的光芒。

海粟一向严守伊乔为他制定的作息时间，今天他却早早地醒了。昨天，幼女刘蟾从香港打来电话，说香港大学将于三月二十六日颁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她已购好机票，来接他去港。

港大颁授他学位的决定，早就通知他了，虽说他享有很多世界性荣誉，但他仍然很高兴。就要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去了，就要见到相别一年的女儿了，就要和在港的儿女们团聚了，离故土越来越近了，回上海就非常容易了！他的心不由热烈地跳了起来。

来美快一年了，他受到了侨胞们和美国朋友的热情接待。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余江女士赠予他加州荣誉市民证书，河滨市市长赠他市钥和荣誉市民状。泛太平洋艺术表演协会颁给他特别贡献奖。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成立了，并宣布三月十六日为“南加州刘海粟日”。为弘扬中华文化，为了让世界理解认识中国的文化艺术，大耋之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宣传着，工作着，志在报国。可他的报国之心常常被人曲解。特别是他的台湾之行。有些人总戴着变色眼镜，以自己主观的想像，去瞅着别人吹毛求疵，没事生事，津津乐道，纠缠不休，让别人不痛快，他就舒服了！

对于流言，他本可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不予理睬。可在听到时，还是让人生气。

“阿叔！”从台湾送他到美，一直侍候在身边的侄儿夫妇，从朋友那儿回来，就急急忙忙拿着一张报纸走进他的画室。

“你们回来了，国内有人来吗？听到什么新闻没有？”他向他们热切地转过头去。

他们有些慌惊，把要脱口而出的话又吞回去了，把报纸往身后藏去。

侄媳童建人搪塞地说：“我去换衣服。”就转身离去了。

他是怎样的人？能一眼看不出他们的内心？他笑了下说：“你阿叔一生备受争议，是个集毁誉于一身的人。什么没有经受过？说吧！”

刘狮仍然忧心忡忡，但他知道，他刚才的表情，要想在他面前打过马虎眼，是不行。就把手里的报纸递给他：“您看，是这儿刚刚出版的一分英文报。上面刊了您在慈湖谒蒋先生陵时的照片。”遂把边上一行说明用中文译了出来，“中国大陆艺术大师刘海粟在台湾祭奠中华民国先总统时，悲恸欲绝，嚎陶大哭。”刘狮气愤地，“真是无耻！”

照片正是他用毛巾帕子捂住鼻子，阻止嚏涕时拍下的。

他淡然一笑说：“造谣也是一种逼人走险的阴谋！我不会上当的！”

“可……可是，”刘狮还是不敢把听到的谣传告诉他。

“狮儿，听到什么，统统说出来，不要这么吞吞吐吐的，反使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好受呢！”

刘狮用牙笄戳了块雪梨递给他，“阿叔，我一直不敢跟您说，大陆有少数画家因参与支持天安门静坐示威学生，‘六四’后，害怕政府追究，逃到国外来了，有人逃到了澳洲，有人逃到了法国，个别人有失分寸的言行也就祸及到您了，谣言沸沸扬扬起来，说您要留在台湾了，现在又说您要留在美

国不回去了！”

“这是胡扯，我是经政府批准并得到支持出国举办画展和游览的。我到世界各处走走看看，旨在弘扬中华文化，纯文化活动，我所到之处，都受到我国使馆的接待和欢迎。我就是我，我不是因政治原因出来避难的！岂有此理！”他的手哆嗦着，他已戒烟二十年了，突然想找烟抽。“阿狮，给我一支烟。”

“我也戒了多年了，您忘了？”

“哈哈！”他自嘲地笑了起来，“我这是怎么啦，又激动起来了！自我创办上海美专起，我从没被社会真正理解过。外界对我的评价，始终是毁誉参半的。倪貽德总结过，徐志摩为我呼喊过，傅雷为我鸣过不平。可是，我从不后悔我在每一个人生当口的选择。我是封建主义的叛逆，我是世俗的叛逆！我鞭答社会的假、丑、恶，但我对我们伟大祖国，我伟大的民族，我的心是忠心的，我的胆是赤的，我的爱是深沉的，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志在报效我的祖国。这是不容诬谤的！……”他哽咽了，两颗混浊的老泪滚落下来。

“阿叔，别这样，我们理解您！”

“阿爸！”他在美国认的干女儿慕慧君不知何时进来了，“您不要回去了！您爱祖国爱得要死要活的，得到的却是这样那样的流言！我替您申请绿卡去！”

“慧君！”他严肃地喝住了她，“我不准你这样说我们的祖国！我是祖国的儿子，她并没有抛弃我这个儿子，祖国的报纸上也没说过我半个不字。至于谣传，是出自某些别有用心人之口，也许，就是谣言制造者不欢迎我回去呢！也许，是一种推测。你别生气，这些于你阿爸，不过一把沙子撒进了沧海，于我是掀不起微澜的。我不会上当的。”

“阿爸——！”慧君眼里衔着晶莹的泪水。

“对于谣言，千万不要发脾气，要争气，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一个人不但要经受得起失意，失意时，泰然处之，也要经受得起得意，得意时要淡然处之。……”

“啊，阿虎！”他紧紧拥抱着从纽约来看他的刘虎，“我本要去看看你一家的。一来到这里，就活动接着活动。”他放开儿子，搂抱起孙儿刘璞、孙女刘英，“我很想你们！”

“爷爷，我们是来接您和奶奶的！”

“好，谢谢！”

他忽然忆起刘虎偕全家第三次回国探亲的情景，孙儿孙女也是这样搂抱着他，说的也是这句话。他的心热热的了。“虎儿，你还记得你第三次回国时我乘兴绘赠你的《万古常青图》吗？”

“我一直挂在家里的客厅中呢！”

“你们谁能背出我在上面题的那阙《水龙吟》？”

“我！”“我！”

孙儿孙女抢着说。

刘虎背了起来。

擎天柱立苍茫，九州生气乾坤换。飞砂皴裂，惊雷天矫，几番寒暖。错节根盘，虬枝针密，新机流转。喜今朝佳境，凌空横绝，掀髯笑，春来腕。

刘璞用他那别别扭扭的汉话抢着接上下阙。

犹恨欃枪未灭，舞鸡鸣。志坚胸胆，缚龙射虎，斩荆锄棘，乔松独健。

云海翻澜，玉山争翠，万方光灿，映红旗一色，风神日异，遂千秋愿。

他给刘璞鼓掌，伊乔、刘狮夫妇、慧君也跟着鼓起掌来。“璞儿汉文大有长进！”他把他拉到跟前，“要记住，你是中国人，炎黄子孙，可不能说不来中国话！”

“嗯！”他应着。

“哈哈……”

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夜很静，大家都休息了。

刘虎悄悄来到他的床前。他也没睡，拉他坐到床边，“虎儿，你有话说？”

“嗯。”刘虎应着，“西欧某些国家中的一些人，嚷嚷要制裁中国。”

“我听说过了。中国的事为什么要他们外国人来指手画脚？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阿爸，我是担心那些谣传对您不利呀！加之，您出来快两年了，您已老了，再也经不起误会和打击了，我怕您又要遭灾祸呢！”刘虎紧紧握住他的手，“我是长子，我有义务敬奉您和阿妈的晚年，办个居留证，您乐意住在纽约更好，愿意住在洛杉矶也行。”

“谢谢。”他把儿子的手紧攥了一下，“我不想固定住在一个地方。我是中国公民，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想回家就回家。既然美国给了我荣誉市民称号，我想往来你处当没问题，无需绿卡。我很思念上海家中院内的腊梅、红梅、棕榈、翠竹呢！”

“房子还给我们没有？”

“还了。八五年全部归还给我了，政府还拨款把它装修一新了呢！我的根在那里，我很快就要回去了。那里也是你的根之所在，你想它时就回去。”

“阿爸！”刘虎拥抱着他，“我为您骄傲！您一点没老！”

“我才年方……”

“老先生，”伊乔端进来一只托盘，里面盛着两份早餐。她把两块面包、两只溏心蛋、一碗麦片粥，和一杯菠萝汁放到海粟面前，“你今天违反了纪律哟！”伊乔用玩笑的口吻责备着他，“你是老人，可得下不为例啊！”

海粟却没被她的幽默逗乐，他所问非所答地，“刘狮他们呢？”

“他们一早就去机场了。”

“阿嬷乘坐的班机几时到？”

“快了。”伊乔在他对面坐下来。海粟的食量一直很好，她却不及他的一半，早餐她只需一碗麦片粥就行了。她喝了一口粥说：“慧君在酒店订了三桌酒席，提前在今天晚上给你暖寿。余江月桂和她的助手周立玮先生也来出席拜寿晚宴。她还请了你的新知旧朋，又订做了一只三层大蛋糕。”

海粟正用面包蘸着蛋黄往嘴里送，他的耳朵有些失聪，停住手，竖起耳听着。伊乔又重复了一回。

“啊，难得慧君如此孝心。”他快活起来，“既可算是暖寿，也可算是饯行吧！我也好利用这个机会，向侨胞们的热情照护和接待说几句感谢的话。一年多没回去了，很想家的。我也好告诉大家，我就要回上海去了，还要到北京看看。”

伊乔领悟了他的意思，他要用事实击破那些谣言。她对他嫣然一笑。

“只是，还有个心愿没有了。”他喝了口麦片粥，“在美国举办一个像样的大型展览，这将对我很重要。我一直非常慎重，没有轻易、随便去开这

个展览。你知道，我有意在西大区附近去年落成的汉默尔博物馆举办。汉默尔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故世了，在他创始的这家博物馆举办我的个展，算是对好友的一份怀念之情。这件事迟迟未办，一是博物馆的展览时间排到了一年后，另外，我一些重要的作品还在上海家里。”

“这里的筹备工作，慧君会催办的。你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他笑了。

海粟夫妇告别了洛杉矶的旧友新朋，在女儿的陪护下，三月廿四日晚六时抵达了香港。二十六日在香港大学陆祐堂接受了港大校监、港督卫奕信颁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颁荣誉博士的杰出人士有邓莲如、杨铁梁、潘灵卓。港大并决定在港大的冯平山博物馆附近兴建“刘海粟中国现代美术馆”，长期陈列刘海粟的作品。他捐赠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八十幅，包括中国画六十幅、书法一幅、油画十九幅，其中四十幅为伊乔借出。这个美术馆将是世界第一流的现代美术馆，拟于一九九四年建成。海粟的家乡常州也建立了他的美术馆。在江泽民主席的关怀下，一座现代化的“刘海粟美术馆”正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兴建。海粟从二十多分招标设计图中挑中了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建筑师的作品。

这一晃他就在女儿处度过了两个生日。九七华诞，中国华润集团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祝宴会；九八华诞，香港各界人士和来自国内外嘉宾、学生、亲朋好友三百多人，聚集在湾仔君悦酒店，为他举行了“九秩晋八华诞寿筵。”海粟因偶感风寒，入九龙法国医院静养，未能出席晚宴，由夫人代其出席，并答谢各界盛意。中国中央电视台驻香港记者为了让出席盛筵宾朋亲睹他的风采，于前一天特地赶往医院拍摄了他在病榻上接受各界祝贺的纪录片，在席间放映。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赋诗祝寿：

已领风骚数十年，万千墨宝遍人间。

心如沧海昭月月，寿似蓬莱不老仙。

海粟在香港期间，举办过两次书画义展。一次为救济华东特大水灾，一次为香港保良局筹款，用为社会福利。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初旬，他又实现了一个小小心愿，与老友、来港参加“红楼梦文化艺术展”的中国著名《红楼梦》学专家冯其庸一起合作了一幅画。冯其庸赠给了他一轴诗书长卷。

十一月廿八日，上海市文化局书记偕同“刘海粟美术馆”（筹）常务副馆长一行到港拜会海粟；商定了海粟回沪交点作品日期。将在他百年华诞之日，举行开馆大典。

尾章百年人生犹未尽

腊梅，刚刚跟踪风雪而去，春风闻讯而来，在江南梅园中掀起了热烈的雪海香涛。

野花、野草，从封冻的泥土里，倔强地抬起了头，吐出了绿、吐出了红、吐出了紫、吐出了白、吐出了黄，喧闹了田野和山岗。

阳光金黄，裹着蜜蜂色的光泽，仿佛透明的细雨，明媚和暖。春天来了。

三月十六日，位于虹桥，新建的“刘海粟美术馆”披红挂彩，鼓乐喧天。数把大剪刀下了一朵朵大红绸花。

海粟老人，坐着轮椅，容光焕发。中国人有做九不做十的习俗，百年华诞和他构筑了一生的艺术殿堂开幕，双喜降临。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显得年轻多了！

他从上世纪走来，横跨了两个世纪，正在进入第三个世纪，他在跨越一个世纪的生涯中，胆识独具，他站在世界的峰巅，俯视东方艺术，博集众美，融汇古今东西。他是一颗巨星，光耀了中国画坛，也为世界艺坛添了异彩。百年人生，载誉天下，荣膺三十多项国际荣誉。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他的轮椅在缓缓滚动。

黄山向他走来，日出的辉煌，日落的壮美，奇妙变幻的云海，呼啸的松涛，奇幻的危崖、峭壁，飞瀑流泉……。

阿尔卑斯山向他走来，莱梦湖的绿波，白朗峰的晨曦，洛桑的红树，瑞山的雾霭，圣扬乔而夫的月色，……。

巴黎向他走来，玫瑰村向他张开了双臂，塞纳河的游船，圣母院的晚照，梵高墓地向日葵金黄炽烈，啊！但丁和维吉尔驾着小舟在和恶水奋战！……。

雪！我钟爱你！卢森堡之雪，罗浮宫之雪，圣母院之雪，复兴公园之雪，佛子岭之雪，太湖之雪，……。

黄河、长江、太湖、西湖、前门、天坛、长城、颐和园、漓江……美和顽强结合，就不可摧毁！

海粟逡巡着他的心与力凝成的杰作，他心里涌起了一条色彩的河，他是这条河中勇敢的漂夫！

他爱这条河：

请让我叫你相信，我只盼望一件事情。

给你献上我的心灵，和这心灵中蕴藏的全部情感！

马克思献给燕妮的诗句，恐怕也表达不了他对艺术的笃诚和挚爱。他献给艺术的不仅是心灵，全部情感，还有他的百年人生。

艺术就是他人格和生命的表白。

尽管他的人生毁誉参半，尽管误解和诽谤没有离开过他。可他无愧人生！春阳灿灿地撒向他。他感到了一种勃勃生机在他心中跃动，他自感年轻了。

荣誉算什么，它只代表过去，事业才是最重要的！我的人生传奇还在延伸发展，我的商旋故事正在编织，我的前路还很遥远，在我的人生还未走到尽头时，我要继续努力奋斗！

他用力撑着轮椅扶手，颤巍巍地挺立起来了，用洪钟般的声音致词：“繁荣祖国文化，提倡学术大公，欢迎后来居上，开创一代新风，创造一种中国

的新艺术，这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我还一点没觉得老，我要继续为这个目标奋斗，直至走到人生的尽头！

掌声雷动。

“祝刘老健康长寿！天保九如！”

“祝刘老青春永驻！”

“……”

祝福之声和春雷般的掌声响彻云天，久久回荡在虹桥的上空。

一九九四年一月九日下午三时

后 记

伟大，是苦难造就的

去年，我去河南参加巾帼书画院和黄河碑林举办的国际书画友谊赛颁奖活动，曾戏对一位河南书法家的友好说：“我的墓志铭你只用写一句话‘这里埋着一个为入地狱者立传的人’。”虽为戏言，却导自真心，为苦难的奋斗者立传，早就成为我终生的选择。我和海翁的相识，其缘媒就是我的第一部苦难者传——《画魂——潘玉良传》。

十二年前，《画魂》刚一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雪片似的读者来信中，有封署名“刘海粟”的信。我心情异常激动，这是我在《画魂》中赞颂的一个人物。在撰写《画魂》之先，我却未能采访他，凭藉的只是一些报刊资料和几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艺术家的访谈。没想到，我这本小书却深深打动了这位八十七岁高龄的艺术大师，他竟流着泪水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热情地邀请我去南京参加南京艺术学院建校七十周年和他从事艺术创作七十周年纪念庆典。我去晚了一天，没赶上庆典大会，只赶上了他的作品展览会的开幕式。展出的一百多件展品，是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我喜欢上了他油画艳丽的色彩，他国画阔大的气派，以及游漫其间的浪漫主义气韵和浓郁的民族艺术韵律。可他因为陪同江苏省委负责人和艺术界名流观看画展，从一楼一口气上到三楼，脉搏遽然加速，被立即送回住地健康路三十三号省委招待所，接受检查治疗。他在接受心电图观察时却记挂着我，向身边人询及，问我在哪里？说他要见我。有人把我从南京美术展览馆接到他的住地，嘱咐我：“只见见，不要跟他说话，他的心脏一分钟跳到一百五十多次，不能激动。”我遵嘱一言不发。海翁却紧紧攥住我的手说：“你的《画魂》写得好呀！我还以为你是我上海美专的校友呢！没想到你这么理解我，这么理解我的美专，理解我的事业！……”他泪水横流，激动得泣不成声。南艺副院长他的老友谢海燕教授、伊乔夫人，还有医生都吓慌了，俯身齐声劝道：“你不能说话，不能激动！”他却不管这些，继续说：“石楠同志，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谢院长又一次打断他：“刘院长，有话现在也不能说，等你好了，我们再请石楠同志来，你再慢慢说，今天不行！”我使劲从他手里抽出手来，含着泪，一句话没说，退了出去。谢院长亲自把我送上了火车。

一九八三年春天，我收到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信，说海翁请我到南京会晤。我应邀前往，我到宁时，他住在工人医院，背上患了一个囊肿。是南京军区一位司令员驾车把我从他的住地送到医院去的。他侧卧在病榻上，见到我非常高兴，握着我的手，一说就是一小时，把那位首长冷落一边，我为之很是不安，他却毫不在意，只和我一人滔滔不绝。若不是伊乔夫人怕他累了，上来打断他，他还要继续说下去的。以后，我们又会晤过多次，作过几次倾心长谈。他给我的《寒柳》和散文集题过书名，还在我所获的《清明》文学奖奖品册页上题写了：“一卷画魂书在手，玉良地下有知音。石楠为潘玉良立传，玉良之名始著人间，儿女异代知音，书此赠之。”

一九八三年六月，海老到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作品展览会，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寄给我两张开幕式请柬，我不能前往出席开幕式，在回覆中隐约透露了一点有关《画魂——潘玉良传》的争议。他回信说：“石楠同志：读手书洒然如面谈也。因事冗未覆，歉悚歉悚。潘玉良传之所以轰动一时，说明

人们之觉悟愈高，对封建主义之憎恶必然愈甚，绝不是任何人所易否定。一切都置之不理可也。专此奉答，不尽凄凄。”在信尾空白处又写上“纸上人间烟火，笔底四海风云。”

可当有出版家建议我为他撰传时，我却又有些信心不足了。因为他是一位伟人，中国新美术的一代宗师。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而且，他已有了两本传了，若不能有所突破，我写又有何意义？更重要的是，海翁愿不愿意我来写？我写信征求海翁意见，一面搜集资料。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很多人给我泼冷水，劝我放弃这个创作计划。说什么的都有。一位我崇敬的文坛前辈关切地对我说：“你在《画魂》中歌颂了刘海粟，因而引起了画界的争议，吃了棍子，还不吸取教训？刘海粟是个敏感人物，传说内部有指示，不予宣传，你干吗要去捅那个马蜂窝？这个人物不好写的呀！”这些善意的冷水，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勇气，我过去笔下的人物，无不是被误解的奋进者，这不正是我为之痛苦要寻觅的写刘传的契机和角度吗？这时，海翁在洛杉矶，他委托其义女慕慧君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说他得知我有意为他写传，非常高兴，他和他全家都将全力支持我，并说他相信我能有新的突破。并亲笔题赠了刚刚出版的《刘海粟书画集》和他在国外弘扬中华文化活动的剪报资料，并告知他回沪的日程，约我作竟日之谈。这也更加添了我的信心。可有关海翁访台的多种谣传，伴着恶毒的攻击，不断传给我，还有人给我以软硬施的威胁。我一个半平民作家，有什么可怕的？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越来越好，作家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我一笑置之。

海翁的家人陆续给我寄来了他的几近全部著作、谈艺录、年谱、传等，海翁无不亲自题字签名。还有他们整理搜集的报刊资料复印件。我的许多朋友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福建人民出版社社长鲁岩先生给我寄来了他们社出版的《海粟艺术集评》、《海粟黄山谈艺录》、《海粟诗词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江曾培先生购来了《刘海粟艺术论文选》寄赠给我。山东作家高梦龄为给我寻找一本山东出版的海翁著作，跑遍了济南的大小书店，终于在一家书店的库房找到唯一的一本，他在信中说，如果买不到，就去图书室借，他已打听到一个图书室有，将采取赔款方式只借不还，并将他自藏的有关书籍都送给我了。

我阅读了一切能够找到的书刊资料，其中有沈祖安先生整理的刘海粟《存天阁谈艺录》，柯文辉先生整理的刘海粟《齐鲁谈艺录》、《黄山谈艺录》，柯文辉先生撰写的《艺术大师刘海粟传》，张欣等先生写的《刘海粟传》，袁志煌、陈祖恩先生编著的《刘海粟年谱》，刘海粟《艺术论文集》、《世界美术史》、《西方美术史》、《欧洲近代画家》、《印象派》、《欧洲艺术》、《米开朗基罗传》、《梵高传》、《达尔文传》、《申报》、《辛报》、《中央日报》，以及中国历代画史、画论，各种美术画刊，数千万字。不是读一遍两遍，有的读了八遍十遍，海老的百年人生像沧海一样浩瀚。他十七岁创办上海美专，获得“艺术叛徒”称号。为捍卫新兴美术，与杀人如割韭的军阀孙传芳论战。为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一生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雨和苦难连着的苦难。他三十岁就被法国艺术评论家称作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创造了无以数计的艺术珍品，享誉世界。可艺术家超前的意识总是难以为平庸者接受，误会像影子一般不肯离开他，他成了现代中国画坛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个人，不管他是伟人还是普通人，不被理解，总是痛苦的。可海翁从没因误会而气馁、而沉沦，地狱之火把他冶炼得更坚强。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

何谓丈夫？何为坚强？在别人活不下去的环境中活着，又不丧失人生信念和高尚气节，能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

苦难，造就了他的伟大，也造就了他的辉煌。三年中，我们共唱着一支和苦难搏斗的人生之歌。

是书能得以完成，得助于一切支持我、帮助我的师友们，伊乔夫人、刘蟾小姐不断地把整理出来的珍贵资料寄给我，慕慧君小姐在到山东参加国际旅游节之前，从美国打电话来约见我，为我提供了海翁近年到世界各地弘扬中华文化活动的宝贵资料。

我向所有支持我、帮助我、关怀我、为我提供研究资料的师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谢忱。特别要向为海翁整理书稿，先我研究他的诸位师友致以诚挚的感谢，正是你们劳动成果的营养，开扩了我对海翁百年人生的视野，我特别感激你们。

我很感激台湾出版家魏成光先生，他慧眼独具，捷足先登，首先将书介绍给台、港读者，我十分钦佩魏先生的胆识卓见和大家气派，在这里，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特别感激我的忘年师友，亦是海翁的忘年之交、著名的红楼梦专家冯其庸先生。是他将书稿推荐给了魏先生，又亲为审稿，为是书增添了光彩。我怀着崇敬之心，诚挚地向冯老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这里，我还要再次重申我的艺术观。我写的是纯文学的传记，我把它称作传记小说，它不同于史传。我追求的是史实与艺术的统一，重在人物的神似，不求一言一行的形同。是书传主所有人生经历都是真实的，但我希望读者诸君不要把它当作史传来苛求。

这本书能写成，更得助于海翁。他同苦难不懈搏斗的人生始终给了我震撼心灵的激励。我不想多说，只想用书中一句话来结束这篇后记：“任何不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哟！”

一九九四年四月八日于安庆

